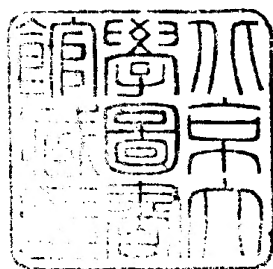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四一冊目次

松石齋集三十六卷

〔明〕趙用賢撰
明萬曆刻本

..... 一

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六卷附附刻一卷

〔明〕沈承撰 毛孺初輯評
明天啓六年刻本

..... 五四七

松石齋集三十六卷

〔明〕趙用賢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松石齋集序



夫世餌于靡也若三冬老嫗耗
無暖氣此非有陽明挺直君子
起疇能振之年於定宇趙公有
遐思焉趙公常熟人鐵面長髯

松石齋集

序

矢口直腸在班行中望之如長
松拂霄又如羣少年袷服為驩
忽一燕趙奇男子排闥而至令
人骨竦乃無端為人髡髡歸辭
世十餘年而集行子璚美隆美

偕姪士履走使謁叙予受而卒業公

所為詩與文有排山倒海之勢有吞

天浴日之象丁丑後半在牢騷

悵鬱中度日故多商音然公傳

者非文也文者人之神情寄焉

松石齋集

序

人履幽憂愁苦中則其神閑而

不揚不閑則不光此公文所以

傳也予涉習趙內江事輒為神

王及見公如見內江焉內江廷

爭北虜事左尉荔波公嚴譴去

死無幾願內江從崎嶇嵐霧中
深澄名理公不無稍遜然公集
種、匠心又非內江可比內江
雖大拜席未暖去與公不能平
章國事者則一內江儲于

松石齋集

序

三

肅皇受知于

穆皇公由庶常進

穆皇首拔之今

上始未嘗不知公倘公而在其
遇未可知記當時內江為人故

擊疏辨云以臣庸則庸以臣橫
則橫橫必不庸庸必不橫予讀
其詞悲之夫以陽明君子居丞
弼之位必以點之去此何心哉
公之遭殆與內江後先並驅而

松石齋集

序

四

馳者也或曰趙公墓久宿艸而
議者求多何居予曰子謂公可溜
乎夫卑詞不能勝廷論隻手不
能掩天日此皆巧為造化用撲
之而愈光者是也或又曰玉以

潤而稱至寶文以禮樂古有明
刑趙公徑情直行故世得而聞
之予曰松栢堅凝桃李色澤即
造化不能密移若執文以禮
樂訓則世始以一事布名卒回

松石齋集

序

五

心易面取大位如攜者文耶禮
耶樂耶世無孔子殆簡誰裁趙
公如在半榻可以盟心今公既
往寸爰惟有銘來與子仰止可
矣常怪海虞一巖尔地五十年

間如文靖文懿及陳莊靖皆彬
彬大良為世名碩趙公復起然
半生吞炭茹藥跡三先生良苦
讀公集者可以觀世可以興矣
時

松石齋集

序

六

萬曆戊午春月通家友弟吉水
鄒元標爾瞻父顏首拜撰



海虞後學嚴徵顏首拜書



松石齋集總目錄

第一卷至第五卷

奏疏

第六卷

中秘彙

第七卷

試程

第八卷至第十卷

叙文

第十一卷

題引跋書後募疏議

第十二卷

記墓碑墓表

第十三卷至第十四卷

傳

第十五卷至第十六卷

行狀

松石齋集

總目錄

第十七卷至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祭文

第二十四卷至第三十卷

啓尺牘

又

第一卷至第六卷

詩

松石齋集卷之一目錄

奏疏

星變陳言疏

乞恩封贈疏

乞恩放歸兼論大臣不當分黨斥及言

事諸臣疏

告養病疏

再乞放歸疏

三乞致仕疏

松石齋集

目錄

六十二

松石齋集卷之一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諱

奏疏

星變陳言疏

翰林院檢討臣趙

謹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

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

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

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

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一

三

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

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

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

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

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鞏然

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

請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下一正言之臣聞賤

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二

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君相

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
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四
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
嘗不爲之歔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 陛下
之聽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托之寄繫
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
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苦處塊啗哀茹痛而不
能不勉承於 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
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十五

義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
少盡於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於此也臣查
得楊溥李賢在 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
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 旨奪情固未有不
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
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參決
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
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不能有如曩日之周
且悉而四海之遐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十六

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四

五

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昔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隳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鑒於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

篇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

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爲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乞恩封贈疏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陞右春坊右贊善臣趙謹奏爲恭逢慶典比例陳情懇乞聖明俯

垂卹命以均恩寵事臣由隆慶五年進士選授
庶吉士丁嫡母憂回籍守制萬曆元年恭逢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款兩京文武官未及三年
考滿者俱與應得 詔勅庶吉士候授職日補

給臣於萬曆二年十二月服闋授翰林院檢討
於時臣已故父承謙原任廣東左參議先於嘉

靖三十二年考察冠帶閑住嫡母蕭氏以父任
郎中考滿推恩得封宜人臣於是時念臣生母

張氏未經授封不敢陳乞隨例止得贈母張氏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六

爲孺人而臣父猶然在閑住之列又臣元娶妻
張氏已故繼妻湯氏先於 覃恩日俱得加贈

如制獨臣見在繼妻陳氏未沐 恩命茲者誕
育 聖嗣加號 兩宮 詔中外文職官一應

冠帶閑住者與致仕繼妻受封已故者見在繼
妻准封此益 皇上浩蕩之深仁臣子遭逢之

盛事曠千載而一遇者也但臣先以言事落職
近該言官論薦 皇上憫臣無辜拔之編戶之

中而還之侍從之末臣自揣榮遇逾溢即捐糜

此身莫能圖報何敢他有覬覦而臣一念區區
狗馬之情猶冀 皇上不以罪廢之餘而墜其

恩澤之究是敢披瀝血誠上瀆 天聰查得萬
曆十一年該兵科給事中李國觀緣父李應奎

先任寧羌州知州考察閑住遵奉 恩詔奏乞
致仕萬曆十年九月該翰林院侍讀羅萬化繼

妻謝氏已封安人見在繼妻章氏復得請封與
臣事例實亦相同伏乞 皇上憐臣誠款俯賜

矜恤 勅下吏部照前例准臣父致仕臣見在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繼妻陳氏照臣原任檢討應得 恩典如例給
封則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獨臣父枯朽遺

骸得邀榮於九原而臣螻蟻餘命亦得胥慶於
一家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恩放歸兼論大臣不當分黨斥及言事
諸臣疏

右春坊右贊善臣趙 謹奏爲孤忠積毀懼深
罪戾懇乞 聖明亟賜罷歸以完臣節以慰群

疑事臣由隆慶五年進士蒙 先帝拔臣爲庶

吉士第一入館授翰林院檢討萬曆五年奉

旨廷杖落籍爲民十年十二月經言官累疏起用十一年六月又該御史曹一鵬論薦陞授今職伏念臣一芥草茅荷不歿之殊恩膺再造之奇遇何敢言去况臣自入仕已來徊翔禁署飽食大官已歷數年未嘗効一犬馬之力以上酌天高地厚之德亦何敢遽自言去但念臣孤介獨立既不免取猜嫌於衆而愚暗無識又時至於觸諱犯忌而不自覺臣固自量其非逢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八

世之資久矣是以於去年之冬因疾具疏乞歸荷蒙皇上准臣在任調理臣復遷延未去以迄於今但始而反目於羣小臣猶計守之以默鎮之以靜久當自釋耳今乃宣言廟堂陰爲指摘隱然陷臣於罪以快既歿之奸諛臣安能以一身之微而當衆口之鑠哉况臣年已向衰憂危日叢則精神日耗安所得殫智畢力以稱一官一事之責且臣以此時而不去則疑構愈積機穽愈深即有曾史之行夷齊之操亦不免

以讒而見汚况於臣之猥瑣行能無似者乎臣

是以敢復哀鳴於君父之前仰冀皇上矜

臣誠惻憫臣憂患早賜放歸令臣以未盡之年

既得完其硜硜之節而又以山澤之餘得常謳

歌於盛治臣之志願永畢而皇上之及於臣

者真同天地之無窮矣雖然臣竊有憂焉夫黨

之一說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之國者也漢

宋之世嘗起是禁矣其時大臣如竇武李清臣

輩猶力諍之夫此兩人卑卑耳其持論猶如此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九

三六

豈以今之所號爲賢者而智不及此耶且漢宋之黨果賢乎果不賢乎夫黨非藉於有權力者不附若徒以空名可以號召而謂之黨抑不知爲此言者謂公乎謂私乎有天下之責者即聞是說猶當唾其面而銷其萌况乃昌言而揭旗鼓於先哉臣慮其開讒賊之端而遏仁賢之路也臣之告君凡涉於影響幽微者不敢以出諸口畏其近於誣也畏其以誣而誤傷善類也今方以摭拾浮詞詰責言者而顧掇細人躡足

附耳之說，曉曉而爲之倡，抑何襲其跡而更惡其人耶？臣慮其助陰邪之勢而消正大之氣也。臣往時嘗竊窺居正陰蓄異謀，故論其牽情廢倫一節，豫折其端。其後怙權悞國，誣上行私等事，及馮保徐爵等皆係御史發其罪惡，仰賴皇上獨奮乾斷，以次捕逐。於臣原無與也。居正奸黨如王篆、曾省、吾、朱、璉、于、鯨、賀一桂、王宗載、于應昌、傅作舟、王蔚等，布滿中外，相結爲奸，其爲決裂紀綱，何如也？豈獨不聞其風耶？何不爲松石齋集

卷之一

十

三十一

皇上一指而破其黨，耶！今顧於臣等竄逐流移之三四人，皆目爲比周相黨，是臣等皆當斥王篆等皆當進明爲居正報仇洩怒於臣而惠此姦宄也。臣亦何負於國而爲此陷害也？此說一行，使後之爲言官者畏威自阻，相仗莫發，即有姦如山弗聞於皇上之前矣。臣慮其騁報復於一已而淆朝廷進退之大公也。正人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能指正人爲邪，是難辨也。辨諸其言與事而已，辨諸其心之爲國與否。

而已。即使能言正言爲正事，臣猶未必其始終之一節，然猶勝以一已之私決諸順從，喻皆之間而謂之賢者也。凡今世之所謂輸忠讜驅姦惡爲國家已宣力者，悉指以爲顛倒是非，悉目以爲感激意氣。夫取孔子盜跖徒衣冠儼然置之而欲辨其爲孔跖，其道安從哉？蓋不自知其持說之悖而忽已動於恣睢陵轢矣。臣慮其混是非之原而傷公平之體也。今元輔之渾厚和平，天下所服也。其虛懷樂善，亦天下之所信松石齋集

卷之一

十一

三十二

而從也。偶有註誤，何足以損其毫芒？故當其辭疏一出，舉朝莫不頌其休休之度、仁義之人信其言之藹如矣。乃不察者畏於形迹之涉急，爲暴白之舉，訐激其詞，誣飾其語，意在動人主之聽而一逞其睚眦之報。幸賴皇上篤留元輔而亦不深罪言者，猶使不因元輔而有竄斥言官之累。皇上善處君臣之交者至矣。且言官之於宰相，其是非可否兩相重者也。言官不當豈能逃聖鑒之明，掩廷論之公也？何今之

大臣者紛然羣起而求勝耶昔者周公之被流言不聞召公之起而喁喁也豈周召不相和衷哉彼大臣固自有體也是不過踵昔年保留之故智耳臣慮其長諂諛之風而來壅蔽之漸也夫小人之心常在于匿其短而君子之失常在子不能容人過即爲君子者日雍雍緘默彼且度之於意想之外而以爲必無見容之理故其居平搖唇鼓舌轉相訛詭脅肩諂笑謬爲款誠旣以深中主者之心而其主者亦或循已自反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

不無可摘忽不自知動於其說蓋往者以十年糾聚雖解散于一旦然臣等以三四人抗直之迹立于孤危之地機必不投勢難並立遂指爲議論之倡坐以排擠之罪故一有論列必曰某之所主使也一有彈射必曰某之所報復也一人造言成虎千百人見影驚蛇此日夜所以欲甘心于臣等也夫自古未有臺諫之言而必欲根株其所由者豈皆以聾瞽視天下之豪傑哉此非盛世所宜有也臣慮其習傾陷之跡而臨

忠良之行也臣頃於三月中見黃霧風霾者累日五行志曰其應爲惑衆在位又於初五日當晝雨雹劉向曰雹者陰脅陽也抑賢不用故當雨不雨反下雹也斯二者天變應之矣豈偶然哉臣仰觀往事俯察今時積二十餘年有弊於中亦已久矣願今長辮闕廷永闕林壑一念報君之心誠以爲銷朋比辨邪正戒阿附崇任輔臣而復優容言者皆一時政體之急務敢不畏斧鉞之威爲皇上一陳之然非臣不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

能爲此言非臣亦不敢進此言惟皇上善爲社稷長慮俯采臣言臣愚不勝幸甚天下不勝幸甚

告養病疏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謹奏爲奉差事竣中途患病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事臣原籍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由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陞今職臣於萬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欽承制命捧節同副使行人

劉霖前往河南鄭府行 冊封禮既畢臣即遵
限赴任供職顧臣自少有痰熱之疾自去夏以
來跋涉長途觸暑積勞舊症舉發輿疾至儀真
地方調攝數日其勢轉增日夕警惕畏稽程限
忽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得邸報該吏部題奉
欽依陞臣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謹
力疾望 闕叩頭謝 恩即圖強起扶曳前進
冀得急赴 君命勉盡官守不意沉痾被體急
難痊可醫人診臣謂臣久勞損神非假以歲月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五
漸次調理不可望瘳伏念臣草茅賤士樸陋無
奇仰荷 皇上累加拔擢雖捐糜此身無可圖
報況太學有造士之責課功程藝一日不可乏
人雖夙夜趨命猶懼不遑臣何敢遷延旅次負
瘵曠之罪哉實因病體彌留力不能任趨走是
以遲回顧望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查得
翰林院編修鄧以讚檢討教文禎先後各以奉
差患病具奏俱蒙准假調理臣與二臣事體相
同伏望 聖慈憐憫微生曲垂恩貸勅下該部

查覆容臣給假回籍養病俟痊可之日起任供
職庶 欽命不致違誤而殘喘尚可苟延臣干
冒 天威不勝悚懼祈望之至
再乞放歸疏
原任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 謹
奏爲力疾赴任中途危篤再懇 天恩俯容休
致事臣於萬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差
冊封鄭府於路觸暑積勞遂成痼病續該吏部
題奉欽依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臣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五
恐稽違程限墮廢職業隨具疏乞歸奉 聖旨
趙用賢着遵新命前來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
自聞 命已來念欲遷延待愈則時日益稽強
欲扶曳前進則氣力弗任焦灼萬狀苦莫能名
旣而伏思臣以溝壑不保之身喘息待盡之命
荷 皇上旣賜生全又加拔擢自顧此生雖肝
腦塗地猶懼弗稱况疾痛在身敢重自恤哉遂
乃扶病矜奮忍死奔趨沿途覓醫調治冀得漸
就痊可少圖報効而臣疾在鬱積非旦夕可愈

加之長途顛顛暑氣熏蒸行至濟寧地方痰喘大作胃膈關塞四肢浮腫熒熒旅次伏枕呻吟形影相弔若復進而不止則朝露之軀或無以遂首丘之願不惟仰負國恩而亦無以見祖宗於地下臣歿且有餘愧矣伏惟皇上答臣欵誠憫臣哀苦特賜放歸使臣得專心醫藥庶幾狗馬餘生尚延命于晷刻而謳歌至治永畢分於田里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三乞致仕疏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三

原任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謹奏爲久病綿延大懼瘵曠懇乞天恩放歸調理事臣頃者奉差復命中途積勞成疾先於二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兩具疏乞歸伏蒙聖恩不遽捐弃再賜留用續又該刑科給事中劉尚志題奉欽依告病官不得遷延稽久曠廢職業臣時方在病中旣感曠蕩之恩雖萬死有所不避而又恐罹違慢之罪一息不敢自安即扶病就路晨夜兼趨行至景州地

方更加瀉痢繼作伏枕宛轉痛楚不勝隨於天津延醫生張楠服藥調治復勉力前進旣抵潞河驛恭遇皇上萬壽聖節臣亟圖望見闕廷匍匐拜舞一效嵩呼之祝乃臣病旣積久焦灼愈甚纏固益深旅次旬餘藥石罔效羸瘵之極形神俱脫心雖切于趨走力不任于支持是敢冒死復哀祈於君父之前上臣起編戶僅逾二年旋擢五品旣貳太學復叨侍從可謂人臣之極遇矣臣何爲而不樂於仕臣職在早瑣以狗馬之病陳乞再三皇上不罪其逾禮之請而猶賜非分之留可謂主恩之極厚矣臣獨何人敢於悖慢而仰負聖意如此也臣雖至愚極陋蠢如豚魚然皇上德邁堯舜祥臣會際昌明孰不驥首企踵思一踴躍自奮可謂世道之極隆矣臣獨何心甘於隱情而自棄明時如此也凡此皆臣所欲剖肝析膽而輸之皇上者但今沉痾被體危亡將迫不早爲披悉緩一日則臣甚一日稽命之罪展轉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三

思惟勢不得不再瀆 聖聽伏乞 皇上憐臣
垂絕之請得 賜放歸或准回籍調理令臣得
少延餘息即令遂捐溝壑亦不至抱罪而踈踏
於原下矣臣情詞俱竭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松石齋集卷之一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六

八十五

松石齋集卷之二目錄

奏疏二

議平江南糧役疏 凡十四條

議田賦之數

議混派之弊

議征稅之則

議蠲減之條

議偏重之派

議派剩之目

松石齋集

目錄二

議白糧之運

議兵餉之實

議折銀之例

議存積之重

議荒田之核

議征歛之期

議徭役之累

議積穀之制

松石齋集卷之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課

奏疏二

議平江南糧役疏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臣趙 謹奏爲

國家徵課屢虧東南民力久竭懇乞 聖明亟

賜平議以足國計以厚民生事臣竊惟財用者

有國之大計未有不取之於民而足用者然欲

其出之無窮是必取之有制故善理財者不加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一

賦而用自足非有異術也不索民以非分之征

故惟正之其常足也彼不善理財者多其名色

煩其科歛以爲取盈之計不知天地生財止有

此數取足於雜項而反致虧於正額此民力之

所以益竭而國用之所以常不足也臣考天下

財賦東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蘇松常此六府者

又居東南之六分它舟車諸費又六倍之是東

南固天下財賦之原也乃自頃歲以來逋賦日

積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轉歿於溝壑者

相望二者謂交弊而俱誦矣臣嘗與一二同志者今禮部辦事進士表黃等考覽沿革究極根株蓋知其原不獨在徵歛之日增而科派之無別是以使重者之益重其弊亦不獨在徵輸之日急而隱漏之多端是以使困者之益困當此時而不爲之一裁制樽節焉誠恐日甚一日民力愈不能供而國用愈致不足此非細故而已也臣頃伏見 皇上詔書屢下惓惓欲公用不誦而民且足衣足食是 皇上之明深達於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三

國計而又下憫夫小民之依雖堯舜之憂阻飢禹湯之懷兆民不勤於此矣顧臣敢終嘿嘿無一言以仰裨 聖治之萬一乎請條析其槩爲皇上陳之一曰議田賦之數夫有田始有賦凡與之貢賦未有不因於田之多寡惟田數未定而槩以糧數派征此侵漁隱蔽之所由生也臣查各省志書悉皆明載某府某縣土田若干貢稅因地若干惟蘇州府賦書通無土田數目祇據會計原議見在二款以爲徵派之則臣查會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三

計錄諸司職掌會典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官民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七十一畝弘治間一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九頃九十七畝零比洪武原額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至萬曆六年蘇州府冊報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又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四十七畝田有增減宜賦因之以爲盈縮矣今查戶部見派蘇州府實徵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蘇州府徵糧冊內則該平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六斗六升三合七勺比部所派增四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勺雖此加派皆係折耗輕齎板席等項非出無名然徵派之數臣以爲即升斗無有不使 朝廷知者况四十四萬石而可使不入會計乎惟此數不入正額在 皇上則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其多如此在司計者動以江南尚有餘米可派而歲歲

增加之不已也。臣愚以爲宜將江南各府州縣土田開具實數應征糧若干耗米若干務使田數與糧數均平畫一據實奏聞然後刊行書冊永爲定規使百姓曉然知一定之法而不復困於加派之征雖有奸宄亦無所容其欺隱矣。二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四

辦民田起科止於五升甚輕又其時大戶恃彊不出加耗偏累小戶故將民田每畝例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於是蘇州一府增糧一百餘萬石通杭嘉湖蘇松常鎮共增糧四百餘萬石謂之平米初年每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日酌量支撥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後收又次年益多則令加五爲止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遇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修葺導河不等口

糧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繇里甲襍派等費皆取足於此又屬郡有荒歉亦撥餘米以補不足蓋其時糧雖加於民而其補助餘積之利悉歸於民民自征賦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亦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而歸之官於是徵輸雜然逋負始積矣然所括者止餘米耳猶未有他額外之征紛紛如今日也是後供應不足復有均繇矣備用不足復有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五

里甲矣又如京庫折絲絹南京庫農桑折絲絹起運馬艸等類此舊征之於山地者而今亦混千秋糧中矣又如驛傳馬役驛遞水夫戶口鹽鈔筭議征之於均繇者而今亦混於秋糧中矣近年又有義役料解帶徵兵餉役銀三項復計糧而派矣蓋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增視昔周忱所加百餘萬石不啻三倍矣臣查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潤奏乞復糧額事以蘇州等府廣德等州歷年加派數多乞要遵嘉靖初年舊額

征派戶部尚書馬森覆稱本部卷查坐派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有一定之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艸爲正賦其餘各項襍派銀兩等役另立款項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繇或取足里甲原與夏秋糧艸正額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賦襍派皆混入糧內征收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而不知者以加派歸咎戶部不亦寬乎合咨巡撫將各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米各正若干內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六

何項加重何項爲前舊額何者爲後加增送部查理裁定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江南糧額之混戶部已明言之於先矣第有司奉行不力無心力計算之人而奸徒猾胥幸其淆混而乾沒於其中故尚朦朧至今卒未有人任而清之也臣愚以爲宜 勅下所司一遵 祖宗夏稅秋糧馬艸正額征派不得復立平米餘米名色以滋那移高下之弊自正額之外其餘襍派征輸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繇或取

足里甲明著定數勒成一書必使與正賦不相混襍庶國有常賦而民無橫征之苦矣三曰議征稅之則臣惟地有肥磽則獲有多少故制賦之高下因之此百代之所不易也國初始平僞吳之亂將蘇松嘉湖所抄入田地定爲官田糧有至八斗者蓋照私租起科也其後民漸生聚墾荒成熟者名曰民田悉報五升起科官民不均如此故積逋至于宣德而周忱始一經理之官民之名固自在也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七

均田之策蘇州府知府王儀履畝清量於是始定不等科則長洲縣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吳縣二則最重者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五合吳江亦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六合常熟四則最重者三斗二升太倉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嘉定土稍瘠科則不等最重者不過二斗八升他松江嘉湖每畝率三斗有餘常鎮稍輕僅二斗而不足糧之重至蘇州而止矣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

耳今槩一府之田而均攤其糧是槩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復有所謂耗米者哉祇緣瀛初建議以行之一府不敢請免暫將耗米亦從正額通融計筭各府效之不及詳考亦遂以耗作正且各省糧輕每畝不過數升即加耗米亦不爲多今江南每畝科糧數斗而又加耗過半百姓其何以支也惟其有平米耗米二端爲之支吾影射故每年巡撫之派會計有於此縣增而彼縣減者有於此項多而彼項少者轉移變動弊孔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八

三

多端不過資豪猾之詭計籠利耳又各府州縣悉有山地蕩田又有新漲沙田不等報官起科有重至一斗五升者舊制蓋以供馬艸絲絹或抵坍江拋荒之數也及臣查蘇州書冊內並不開報細數又稽之戶部亦無籍載可考如臣邑中止有猾胥一人世主其籍小戶有報公占江坍等項應開除者非重賄此胥不可得舉臣一邑而他邑可知奈之何委良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蝕也臣愚以爲宜勅下當事者逐府

縣按田籍報如蘇州一府先列錢糧總目後開某縣某則田若干該糧若干石各項加增若干石必合總數無差其山地蕩田等項臣以爲不必有多寡等則山地除高嶺大石蕩水除無人佃種外悉起科三升或四升者爲定額仍不得加以耗米名色以致混淆偏累貧民其應供某項應補某項俱填注明白總入會計又如嘉定一縣地瘠不甚宜稻每派徵數嘉定縣改折居多兌運白糧或多派各縣嘉湖二府往往踵之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九

三

此法一出府總縣總各操其權奸利不可勝窮伸縮在合勺間而此輩之囊橐已狼籍矣上官無所究詰小民無所控訴是豈畫一之制哉錢糧重事未有數不歸一而能禁人之不侵欺者此江南今日極弊之政不容一日緩於釐正者也四曰議蠲減之條臣惟國家惟正之供歲有常制主計者方日鯁鯁焉慮所入之不足當所出矣是安可輕議減損也顧其浮濫不經利不歸於上而費乃獨貽於民者安可不爲之裁

制也。臣查得蘇州一府額辦驛傳馬匹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解赴山東北直隸以備買馬之用。歷年積欠。民間甚苦之。又各省移文催徵。歲無虛月。文書往來。動有耗費。其弊無窮。且江南既非產馬之地。其稅額極多。何得復有此派。今亦以耗米尚餘之故。復混入秋糧數中。似非祖宗舊制也。即朝廷蠲此二萬金。未必遽爲馬政之累。臣以爲是所宜從寬減者也。又如鳳陽倉麥五千七百石。每石折銀四錢。鎮松石齋集 卷之二 十一 三

江府倉麥五千石。每石亦折銀四錢。臣查此二項舊原解本色。因彼處積麥無用。乃改折色。然京庫麥折每石不過二錢五分。而鳳陽鎮江乃折四錢。江南米價不過三錢。而麥折乃至四錢。此不可減。而從京庫之例乎。又如江南水次并江北瓜淮水次正米每二石該蘆席一領。以三分爲率。本色二分。席每領價一分二釐。此不可少也。折色一分。席每領銀一分。米既已折。席價亦何所用乎。又如德府祿米一千石。萬曆八

年題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銀一兩。糙米一石折銀九錢。又每石加腳耗銀二錢。米既改折。不應復有腳價。今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江南米價至賤。是一石之價。幾費民間米四石矣。此腳價獨不可省乎。又如涇府汝府養贍祿白粳正米一千石。此舊制所無。皆派之于餘米者。臣以爲是當出於原所分封之國。何以復偏累江南也。獨不可議改派乎。又如鳳陽府倉正米八千石。揚州松石齋集 卷之二 十一 三

府倉正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皆每石折銀六錢。今正糧折銀每石不過五錢。而此二處乃折六錢。獨不可省而爲五錢乎。又如近年額外撥辦料價銀。蘇州一府該銀七萬三千一百三十七兩零。內工部四司料銀止該三萬兩餘。解修淮河等用。頃年河流稍寧。乃據以爲常。而歲歲徵歛。是獨不可以議停止乎。諸如此類。臣不能悉數。然皆不係上供而可少寬之以蘇貧民者。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逐一詳計。應去

應減務虛心條議毋拘成案毋憚更張必使寬
一分而民受十分之惠斯今日東南之大利也
五臣議偏重之派臣惟因地制賦賦之有厚薄
者勢也至于國家有供應錢糧自宜計畝加
徵何得照糧增派也臣查各省田稅每畝三升
惟江西浙東以米計浙西江南則以數斗計是
各省糧一石可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一石僅
當田三畝耳以三畝之額而當三十畝之派是
不重者益重乎臣查供用等四庫蘇州一府料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價四千四百十六兩零幾居天下十分之一又
近年新派工部四司料銀二萬九千一百七十
九兩零而河工修理復四萬有奇幾居天下五
分之一蓋皆以計糧而派故偏重至於此極臣
嘗籌之當今偏重之稅非獨江南困也臣考光
祿寺所派順天等八府及山東河南等處如每
細粟米一石折銀一兩赤豆每石折銀一兩四
錢冬麻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五分小麥每石折
銀一兩諸如此類率費民間三石而內庫支折

更有加焉故北地之民自田賦外丁銀有每口
出一兩者其困窮亦已極矣至如江南白糧每
石自增耗春折水脚車夫等費大約四石而致
一石查得細米諸色豆并各省果品物料皆折
銀解寺該寺自行召商買納夫此諸項可召商
而買臣謂本寺白糧宜少高其折價而亦召商
買納可也臣又考國初設上林寺四署自棕園
漆柏下至瓜果皆取給於此遇有不足令買之
民間歲用錢不過一千八百萬文鈔四百萬貫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皆于天財庫關領正統間始會派各省直動支
官銀收買至正德而後遂增至三十六萬餘今
四署所供歲不過四千餘兩而園戶之口糧官
吏之祿給又取于官帑則四署之設不惟無利
而且有費矣臣愚以爲光祿之費係上方玉食
之供自當與天下共之請勅下該部總計天
下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七十六頃又總會一歲
應供諸料價數目每畝均攤大約每畝一分而
足盡解光祿寺召商買辦則天下皆無雜派內

受輕糧之惠矣。何至偏累畿內近省亦何得照糧增派而重困於已疲之江南哉。其上林四署乞盡法清查尚有餘利可歸官者仍入光祿以減各省之歲派誠今日之大利也。六曰議派剩之目。臣查天下稅數無有所謂派而未盡者止因蘇州府有耗米一項出之於民而不載之於籍。即如漕糧中所加四十四萬餘石折耗之多極矣。非果有未科之田隱漏之稅也。安得尚有派剩之米哉。見今會計內乃有派剩米三萬八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十四

千一百三十四石三升。每石折銀七錢。該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解宗人府等衙門折俸。蓋惟不筭耗米。故有此剩餘耳。司計者不能細加考求。凡有所需皆加派蘇州。不知派一分則增取于民一分。至于今而剝膚椎髓皆此說基之也。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詳考賦額果見餘在何處。果見何項派而尚未盡者。如果爲額外之目。乞即與除豁。不獨杜將來之灑派而亦可銷奸詭之隱蔽矣。七曰議白糧之運。臣通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十五

按國家歲派光祿寺及內庫各項白糧共二十萬十七石。此正額也。皇上所得按籍而知也。及查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該米二斗六升。夫船本色米四斗。折色米四斗。折銀二錢。又車脚銀。杭嘉湖每石六錢。蘇松常每石四錢。是白糧一石。所費民間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爲四石餘。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實爲八十餘萬矣。此天下之所無。而獨江南之所有。民幾何而能勝也。故近日有貼役之徵。每糧一石。通正耗又加役銀一分四釐。民力愈困矣。然至一僉當白糧解戶。往往破家亡身。蓋關津之留難。閘淺之盤剝。暑濕之汜爛。風波之喪失。日與死爲隣。而又各鈔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磚。船戶之抑勒。水夫之索詐。其苦千態。既至河西務。則有剝淺之損失。既抵通州。則有搬運之偷盜。既到後門。則舖墊之費。歲甚一日。且吞聲而受痛矣。此一白糧也。而民之費如此。民之受累如此。皇上之所不及知。向來諸臣亦未

有周知其苦而建言及此者臣愚嘗私籌之
聖祖開國金陵此數郡者在輦轂之下耳故白
糧以民運今京師遠在三千里外豈意今日勞
民如此也誠宜破拘攣之格勅下所司會議其
光祿寺白糧應均派天下折銀買納今江南軍
運船不下數千艘臣以爲當充運日即令各衛
所運官公同寄派每船應載若干量除其船價
之半亦可以免貼役之派運軍到日別設科道
官各一員收貯公所其後門等處加贈一照常
年舊規收完轉納內庫無使又累及貧軍而又
於臨清免其帶磚之累運軍亦且樂從如是則
可以免解戶之破亡而亦可寬江南百一之費
所當亟於裁處者也八日議兵餉之實臣按國
初沿海設諸衛絡繹相援專爲備倭計也嘉靖
中倭夷內訌各港哨始募水陸兵列守一歲合
用糧餉并上司閱操犒賞修船置械等項該銀
七萬八百兩零內除寧國安慶太平三府協濟
銀九百三十二兩九錢又太倉鎮海吳淞江三

倉軍儲內扣省羨銀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
本府留存鹽鈔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六錢實
該徵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三兩定派每石平
米加銀二分自倭難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
是歲歲被寇也吳民何以不困哉臣查蘇州府
均徭冊內一款操江兵餉銀二千二百二兩留
本府兵餉支用今不在扣除之內又每年防禦
不過春秋二汛所開犒賞果皆無破冒之弊乎
以七萬餘金之費養士幾何果在行伍而無影
松石齋集 卷之二 王
占之弊乎臣不敢必也臣又查各州縣差操民
壯共二千四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又該
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今各州縣除守城襍差
外不可以其半充防禦乎太倉鎮海二衛吳淞
千戶所額設官軍果可使之坐堅城享厚餉而
不効一力乎乃顧偏勞重賦之民又出養兵之
費非祖宗之意矣臣愚以爲宜勅下撫按
詳核兵數度海波無虞兵宜從減更將鎮海吳
淞等三衛官軍抽其精銳給以行糧春秋汛期

委嚴明將領率赴應守汎地。協助防汎。汎畢仍還各衛。如入衛班軍故事。亦可以省兵餉之派。而并漸復。祖宗設衛之規。所宜亟於講求者也。九日議折銀之例。臣按永樂十一年。成祖皇帝更定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行之二百年無變矣。今戶部議折。往往以五錢爲輕。甚至七錢八錢。如萬曆七八等年。江南大水。顆粒無收。定議折銀。皆是六錢。原司計之意。蓋以正米一石。外有耗米四斗。即折六錢。尚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太

三頁六

有二斗盈餘。以爲加輕於民矣。不知此四斗者。本係運軍折耗。不入正數者也。即使全運。朝廷止得一石耳。顧議改本因歲荒。乃更欲多折一錢。以爲蘇息貧民。臣不知其何心也。至於此外。更加七錢八錢。是耗米初不入。朝廷今反因議折。并運軍之所得而悉歸之于官。非恤民之意矣。臣愚以爲宜。勅下戶部。今每歲議折。悉從五錢之例。不得復有增加。以爲取盈之計。則不惟法制歸一。而朝廷亦無愚使其民之

嫌矣。十曰議存積之重。臣按各省直府州縣。率有存留錢糧。蓋所以備軍儲賑濟及官吏廩祿。一應諸費。所謂藏富於天下者也。臣查蘇州一府存留米二萬二千七百三十石零。折銀七千七百二十六兩零。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米五萬五千餘石。銀一萬八千餘兩。皆以供軍儲所留於各州縣者。不過正米一萬四十石耳。而官吏師生之給。皆取足於此矣。徵輸未及之數。又包補于此矣。以故一遇凶歉。府縣官束手無策。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元

三頁一

請賑于上。而坐視下民之轉死者。往往無及於事。前此撫按賊罰未行。起解地方。一旦有緩急。猶可借以賑救。今悉括而上進矣。又歲歲增益不足。且曲法而取諸罰贖矣。異時者府庫尚有累朝遺蓄。少者亦不下萬金。自嘉靖末至于今。不獨無遺。且或以來歲之征。應今歲之用。日皇皇而不給矣。夫如是。欲禁有司無爲分外之征。上官無設巧取之法。勢必不行矣。臣愚以爲自今。國家有蠲貸之詔。逕赦起運本色。或於別

項少加寬宥無徒以量免存留爲名庶幾百姓得沾實惠其撫按等衙門間有賊罰少餘者悉貯本處以備賑荒之用積之數年府庫可望少充而可無虞於水旱盜賊之警矣十一曰議荒田之核臣按萬曆六年冊報蘇州府土田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已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頃餘矣及查近日徵糧冊內又有無處荒糧平米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每石折銀五錢該銀一萬六千一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平

三十一

糧無處似宜從寬恤矣乃每石折銀五錢彼穀糧本折各半而荒糧獨全折銀是荒糧反重于穀糧則以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故耳臣愚以爲宜勅下巡撫通查前後荒田數目要見何縣實荒若干因何錢糧無處何縣沿江坍去若干見今有無抵補委官踏勘逐畝清查明立界限開註區分其有以熟作荒隱蔽糧差者許本區首告勘實治以重罪然後總報糧數若果係荒糧無處即與開豁無得復混載書冊以滋奸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三十一

一月民得乘其有餘。即以完官。固稱兩便矣。然兌運甫畢。有司嚴限。即追比折銀。方收成。日粟米狼籍。不免賤糶。至播種之日。工本率取諸稱貸。夏秋之間。米價少高。又出息而借食于人。此小民所以愈不足也。不知當兌運之畢。所當急征者。特輕濟一三二六及板席等類。此十分之一耳。何爲而遽嚴比通完乎。此有司失於急之弊也。又如京庫折銀。此係上供正額。所宜先於別項者。臣查蘇州一府京庫折銀正米七十六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萬四千八百二十六石零。每石二錢五分。該銀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兩零。通一府計之。共十分之二耳。乃自萬曆六七等年。又有拖欠未解京者。至使皇上恩詔優免。而京庫銀猶逐日征比。豈一府錢糧自七八年來。尚未及三四分之數乎。此有司失於緩之弊也。臣往見大戶狡猾者。輒賄囑吏書。如名下應完銀百兩。止將十數兩應比。餘悉詭匿不登簿案。不應比較。小戶之願還者。顧日受笞公庭。雖責其盡完。曾不能抵

富家一戶之拖欠也。迨其後有司坐違限之罰。而朝廷受虧課之累。職此之由矣。臣愚以爲宜勅下巡撫。將錢糧自夏稅秋糧馬艸正額外。分別何項宜先。何項宜後。征完即行逐項分解。無得那借其京庫銀。宜分四季征解。不如期者。年終類奏罰治。其比較簿籍。亦宜頒降長格文冊。一樣循環二本。明開某戶應該糧若干。各項該銀若干。以十分爲率。定限每月完納一分。逐季倒換照驗。所完分數。必使無欠。如是則吏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書無所用其隱匿之私。奸猾無所容其欺賴之術。小民之輸完者。且甘心焉。而國課亦不至于虧損矣。十三日議。徭役之累。臣惟江南所以重困者。財賦固極重。而徭役之煩難。益有以甚斯民之困者。昔年巡撫海瑞嘗加意樽節。議革庫役增脚價。減驛遞夫馬省各厨傳供億費。不貴其後條鞭法行。民皆出銀以顧役。少得休息。而尚有一二偏累者。今江南諸役莫重於櫃頭。蓋櫃頭之設。管收一年錢糧。若錢糧不完。歲歲待

役官府而又有移借之賠償火耗之暗出門皂之需索諸邑皆苦之而猶莫甚於松江以松江之櫃頭兼昔日之庫役也上司之供應鄉官之交際郡縣之百費皆取足焉故有行賂一二千金而始脫此役者其重可知矣近者華亭知縣傳需一切減去不煩櫃頭一錢民皆懽呼載道然恐需既去而後來者復踵故轍也審如此條鞭之法果何爲者哉又沿海諸縣每至春秋二汛率報風汛大戶四名給與官銀積米水次汛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卑仍將米糶價納官一出納虧折間動至破家今海上幸平何爲循故事而勞役小民也又每年各縣糧長點撥船頭解戶等襍差其中審無力者量免差役蓋以貧不能勝也然每名空役糧長量分數多寡派空役銀入官公用此果出何名哉又每年各縣派修龍衣船一隻輒用千金浮費居半大戶當此役者無不破產從事此舊制所未有者臣愚以爲宜勅下所司詳爲議處或如崑山縣定派每區撥領袖糧長一名

收銀一千兩周而復始無偏累一人或每報一名挈貼一人以分其役其松江買辦應付仍照各縣悉依條鞭法不得妄有誅求其餘如風汛大戶空役修船諸襍派原係一時私意創建者悉與蠲除庶不使重賦之民復罹重役之苦矣十四日議積穀之制臣惟積粟以待饑歉所貴出陳易新要爲斯民之利耳非謂徒貯之無用貽地方以監收之害也邇來郡縣在在積穀視多少以爲殿最法極嚴矣然縣官取盈不免有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科罰之擾斗級看守不免有盤折之賠蓋藏不謹爲風雨所蝕管鑰不慎爲奸盜所侵貽累於典守者無窮矣及至郡邑水旱民饑流離曾不聞發斗粟以資賑濟徒聞今歲查盤折穀幾何明歲交盤賠穀幾何是使先王救民之良法乃爲弃於國中矣豈法之弊哉臣考歷代如常平義倉社倉之說皆以通有無化新故爲利甚大本朝獨以濟農爲名深識所重而今日之弊至于如此良由有司憚於出納之勞以爲吾僅守

成數足報績而去而監司者委官稽考漫不省視不過一按文籍問徒數名罰贖入官而已臣恐考竟其實穀之在倉者有不爲灰燼幾希矣如是則不若併其法而廢之猶可以免遺害于官民也且臣聞天津臨德等倉所積小米已逾六七年穀猶消耗如此况粟米乎臣恐亦徒有粟之名而鮮粟之用也天下之積弊類皆如此亦或處之者無術耳臣不敢遠舉漢宋之事如近日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許守恩四鄉各立松石齋集

卷之二

官倉將所積穀遇耕種時放散小民收成後擔赴就便倉口還官止補折耗三升有罪應罰贖者除開報上司外餘悉聽入粟故官廩充溢民不見有查盤之擾而坐饗借貸之利富豪大戶亦不得乘急而多取小民之息故鄒縣之民頌之如父母舉此類推則積穀之制未嘗不爲今日利民之政也臣愚以爲宜勅下該部將天下各府州縣見貯穀粟略倣鄒縣收放成規不責民以花利不假吏胥以籠取之權水旱如何

賑贍耕歛如何周給毋顯握成數取具文卷以圖塞責庶幾積穀不爲徒費其爲利益於民生非鮮淺矣臣智識短淺所得于見聞如此非敢必遽能盡利弊之詳也亦非敢必遽能一一推行之而無遺也然補偏救弊之要足國裕民之本已略舉其要矣臣嘗譬之治天下如治家然善治家者其於良田美產壅植之必勤糞治之必力會算之必精而其撫恤農佃者亦無所不用其厚何者彼誠以爲衣食之原出于此也今國家之於江南固所謂良田美產也可坐視其日就敗壞而不爲之所哉此臣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頃又伏見四方多水旱之虞如山東河南赤地千里自陝以西連年大旱延安慶陽平涼三府民幾無孑遺且挺而爲盜如山西近日所報礦賊流入境內是大可憂所當急爲賑贍庶幾無潢池之警他如湖廣江西自九江至淮揚一帶數千里衝決無遺而江南淫潦田畝淹沒近又以災報矣于此時而不議蠲貸則恐意

外之變必至於不測苟議蠲貸則恐經常之費或至於不支此臣所以日夜憂思焦灼而不容已於言也伏願 皇上憫念東南國家根本重地亟下公卿博議采擇臣言詳加處置盡剗浮溢之弊一施寬解之仁無務積財於上徒置無用之地必使公利於下勿成偏重之害則東南既安天下舉安東南之民既不以橫征而困則朝廷之用亦不因通稅而至于告匱誠天下萬世之長利也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附陳莊靜公跋語

東南財賦甲天下至于今而民困極矣使東南人不言誰當言者然試舉而叩之類如啞者啖苦而不能言何邪其事如絲之勞而莫之解其弊如淵之重而莫之窮也趙太史上爲 國憂下爲民憂憂之真故覈之勤覈之勤故得之詳使太史不言則又誰能言者以能言之臣逢憂民之主而誠猶未感行尚有待譬之買千金之劍者祇爲獨知之契懷

松荆山之璞者竟成無當之卮豈斯民之不幸耶余既如啞不能言而功又不能請於上以行其言誠媿之矣顧經 國大計不可使其泯泯遂梓而播之見今之吳中亦有抱先憂之志如希文者萬曆丙戌仲秋朔日吳郡陳瓚識

松石齋集卷之二終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松石齋集卷之三目錄

奏疏三

初請告疏

請建儲并乞歸疏

再請告疏

三請告疏

請修南京國學疏

南京太學條陳疏 凡七條

請復勲冒送監之制

松石齋集

目錄三

請修遺賢薦用之典

請嚴監生久曠之罰

請查銀兩積逋之弊

請正儒官崇重之體

請申在監加納之禁

請復監考防檢之役

松石齋集卷之二

奏疏三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初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趙 謹奏為劇病屢嬰曠

職是懼懇乞 天恩亟賜回籍調理事臣于萬

曆十五年二月十八日蒙 恩陞授南京國子

監祭酒隨于本年六月十一日到任不意沿途

觸受暑毒舉家病疫臣于其時內則經營醫禱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一

二十八

外則奔走職事憂惶兩月臣亦大病瘡痍交作

幾至不起經五十餘日方能步履升散幾廢講

誦亦闕臣甚慮不勝即欲具疏請告顧伏念臣

行能下劣無足比數仰荷 皇上拔臣罪遣之

中五六年間遂至今職雖捐糜此身不足報稱

詎敢以私念自諉而又受任甫爾凡職業所關

百不能舉一亦何敢遽以疾請稍復因循日靡

廩餼臣罪日益深媿日益重而會今年春司業

復以遷秩行諸生以科場既近抱藝而至者日

亦駢集則臣狗馬之力正當藉此少展以逭虛曠之罪乃自六月已來復爲暑氣所侵臣向衰之年精力亦不任支持遂於八月初二日陟發寒疾痰涎壅脹嘔噦日數十次晝夜如坐炊甑雖秋丁大祭亦不能與迄今已踰五十餘日猶惓惓氣息僅屬醫者胥臣謂積勞成瘵非旦夕可愈亦非尋常藥石所可療治臣益悚息不能寢處夫師儒之地非庸人所可高枕而優游課業之勤非病夫所能竭蹶而供事臣自度力不能勝而又徘徊不釋是臣圖報之心乃更爲戀位之私臣所甚耻是以展轉圖維不得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也查得萬曆十三年南京祭酒黃鳳翔以疾乞歸仰荷聖明矜允臣之事體寔與相同而臣病尤久職業廢缺尤甚伏惟皇上俯憐螻蟻之命曲垂帷蓋之仁勅下吏部查例題覆准臣回籍調理庶臣餘生得以苟延儻其長保畝畝將咏歌聖治於無窮不幸遂填溝壑亦當銜感聖恩而俱往矣臣無任

激切懇祈之至

請建儲并乞歸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趙謹奏爲力疾摠誠極陳宗社大計以定國本以昭聖斷事臣惟人臣之事君也不以其身之將退而遂忘忠益之進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其臣之且去而遂忽虛受之誠臣嘗讀史至宋臣范鎮每論事輒守闕待命鬚髮爲之盡白呂誨引疾乞歸猶借醫爲諫言極剴切未嘗不歎二臣之忠蓋忘其身松石齋集

復加杖。關中外諸臣皆疑。陛下於中官之譴治。未盡其辜。於言官之譴罰。已過其罪。臣愚以爲。陛下不忍於鯨者。或念其平日執役侍從。姑緩死須臾。而終正典刑於後。未可知也。陛下獨忍於沂者。或忿其一時誤觸忌諱。姑嚴爲懲戒。而終肆眚赦於後。未可知也。然臣之深維過計。以爲今日之要機。國家之所最當急圖而不可一日緩者。惟有冊立皇太子一事而已。數年之中。臣伏見科道嘗以是爲請。禮部閣臣亦以是繼請。章無慮數十上矣。陛下皆格而不行。臣意陛下或以皇長子年在幼冲。未任講讀之勞。又或以潞王未就藩服。陛下友愛之篤。不欲以冊立先於分封。事固有待耳。今臣計皇長子生八齡矣。應古出就外傳。遊年而歸。潞王復已之國。則嘉禮宜以次修舉。臣請得亟勅禮部詳定吉日。早正儲位。有如此。陛下或以大禮煩縟。憚於疊舉。經費宏鉅。難於設處。則請豫命內閣大臣。先於

儒臣中擇有道德才能者數人。循祖宗時左廊講讀故事。分日入侍。皇長子以時臨聽。仍乞勅下諸司預議禮儀。及一切備用諸物。期以明春舉行大典。則皇長子得早受教學之益。而天下臣民亦得大慰縣企之望。宗社之計。孰有重於此者。臣嘗備考我朝列聖如宣宗英宗憲宗孝宗皆能早建太子。獨我皇祖世宗皇帝儲位久虛於時。先帝不無危疑。故右都御史海瑞方爲主事。抗疏申請。此自陛下所知。故瑞始終荷陛下眷遇之厚。今臣雖不才。謬居師儒之位。所職守者桑倫所講明者父子君臣之道。臣竊以爲有父之親。有君之尊。陛下今日之於皇長子。蓋莫切焉。而居子與臣之節。正皇長子今日所當早教而服習之者。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臣過不自量。竊引以爲職分所當言。臣之忠雖不及瑞。而臣之言則寔有切於瑞者。豈陛下能察瑞之忠於已事。而不能

用臣之言於當局乎伏乞 陛下亟聽臣言斷然行之無復牽制然後將張鯨遠加斥逐以絕小人窺覷之端將李沂量行寬貸以振朝士忠直之氣則豈惟 宗社無疆之慶而 陛下恩威所加實亦天下萬世所瞻仰矣臣病且日亟敢畢此款款之愚 陛下如以臣言爲過雖膏斧鑕有所不辭如以臣言爲可採乞憐其垂絕之命得 賜放歸田里則臣身雖去其言已行臣或病即歿亦有餘榮矣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三

再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趙 謹奏爲夙疾復舉不能供職再懇 天恩放歸田里事臣以萬曆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忽嬰寒疾沉綿月餘幾至不起隨於九月二十六日具病疏 上請蒙 聖恩下部覆議令臣在任調理奉 聖旨是欽此臣伏念臣竊祿過當秦臧無狀 陛下不加擯斥至以狗馬疾病之軀猶欲飾 厩而藉以供

馳驅之用臣誠無知若禽獸亦思感激自奮隨於十二月初八日復強起赴監視事不意久病羸弱元氣未充又加勞勩舊疾復發重以膈痰壅塞兩目赤翳晝夜喀喀寢食日減形體日羸醫者胥臣謂臣勞傷心肺風寒外襲病在臟腑非旦夕可愈南雍雖稱務簡官閒然課誦講習一日不可廢臣自去秋至今臥病十九升散漸稀諸生不無怠惰約束不免弛縱臣每一念至則憂慚無地以是病勢不能遽去反致增劇是敢披瀝血誠再瀆 天聽仰冀 皇上憐臣犬馬微命晉臣螻蟻下誠得 賜准臣回籍調理庶臣得保有餘生長被 聖德膏肓不知所言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二

三

三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趙 謹奏爲久病難痊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放歸調理事臣竊祿過當奉職不效獲譴于天久嬰疾病先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具疏乞歸中伏自念臣入仕已來幾

三十年未有寸長可以上酬國恩狗馬微誠
不欲以瀕死之軀忘報須臾故復以建儲大
事爲請伏蒙皇上鑒臣懇款不加誅戮臣雖
戴天履地感恩踴蹙無以自容然臣待命
已逾兩月展轉寤寐不能自寧是以夙疾日加
沉篤頃者復加膈痰壅塞兩目赤腫晝夜喀咯
寢食日減形體日羸慮疾將不治且臣尚縻官
守而課業不能親校講誦不能親聽國家設
師儒之謂何臣職任之謂何每一念至此則憂
慚無地病日益劇臣是敢不憚煩瀆天聽披
陳危篤之狀仰祈皇上俯賜矜憐准臣回
籍調理庶臣尚得保有餘生長被聖德賡眩
不知所言臣不勝哀祈懇籲之至

請修理南京國學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趙謹奏爲請遵舊典
崇修學宮以恢聖化以煥人文事臣等伏念
自古聖帝明王建國君民莫不以教學爲首務
故泮宮旣作魯頌以之致美學校不修子衿爲

之典刺葢教道之隆替寔與治道相爲盛衰其
所繫誠爲重矣我太祖高皇帝開國金陵首
立國子監其規模之宏敞棟宇之隆峻諸司莫
得而並故當時園橋冠帶之士辟雍和明之化
直上繼成周而歷代亦莫得比其盛自我成
祖定都京師並建太學而留都爲根本重地崇
飾申重詔書歲下歷聖嗣統闡揚鴻烈率
加隆尚故迄於今二百四十餘年而南雍文物
之盛彬彬濟濟殆如一日顧自頃歲已來財用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九

瓦神主不免淋漓又查得成賢街東西牌坊四座柱木各脫數根國子監大門二門三門左右井亭東西書庫樓或勢將摧壓而尚存四壁或半就朽腐而僅支一木其燹倫堂東堂博廳等處率性修道等六堂自隆慶六年嘗一修理今又歷二十餘年檁桷撓敗椽瓦滲漏每諸生坐班輒虞倒卸率擁聚一堂使臣等約束無法即率性堂在數月間凡兩次倒東西四架他可類推臣不敢縷數又據典簿廳升任典簿王珩呈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十一

三

惟南京太學建自聖祖歷時已久又當時材木甚大甓甃甚厚自嘉靖二年雖加撤蓋終屬補苴至于今勢益岌岌常憂隕墜若非大爲修葺臣恐三四年間必致盡壞其費更有什伯于今日者查得正統末祭酒吳節請修太學特命工部左侍郎吳政會同參贊機務靖遠伯王驥親至本監視度興工成化中祭酒王僊復請修理亦命侍郎劉俊審度廟宇房垣會計物料祖宗時其惇念根本而致重于教化所出之地如此我皇上自臨馭已來文明之風洽於區宇教學之典重於申飭正鑄京敷化之日闕宮典頌之時也而顧使師儒講誦之所鞠爲荒艸甚非所以揚盛治而恢弘儒術也且兩都國學亦旣並重矣今在京師者皇上先年特允祭酒張位之請創新堂宇充拓街衢遂煥然清嚴而獨在南京者日淪于毀廢亦非所以述祖業而潤飾皇猷也說者又曰頃來財用不足水旱數聞時屈舉羸或非急務臣愚以爲學校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三

治化所先不當計盈蝕而坐視其廢墮今釋老之宮下迨橋梁道路往往傾圯修飾而獨於先聖宮墻乃闕焉坐視其廢亦非臣等所以奉職業而助宣國家道化之隆也伏祈皇上俯鑒臣言勅下該部或命大臣按視或專委官看估大破常格即賜修理仍於動工之日該部定委廉幹司官一員在監督視必俟工完方許別差亦容臣等於六堂助教等官內擇其精勤者一二人協同管理庶幾錢糧不致破冒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而工程可望堅久當使聖教有作新之功而士人荷帡幪之慶其裨益於治化非淺鮮矣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南京太學條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趙謹題爲申飭監規修明祖制以隆治化事臣等竊惟祖宗建立南北太學所以羅天下之材而儲養之於禮法之地其體至隆其規條亦至備二百餘年已來南北蓋亦並重無少差焉然今日國子監在京

師者數爲皇上之所幸臨四方之所觀瞻故其崇重申勅特爲周詳而南都僻在耳目之外間有一二廢格及法制不能畫一者宜加修舉臣等猥以凡庸仰荷聖明推擇濫叨師儒之職自揣不勝誠日夜兢惕思所以無媿職業而奉揚朝廷作成人才之至意除講誦差撥等事或有因循冒濫臣等已悉行釐正相與遵守不敢上瀆天聽所有事關臣等職掌而成本法久弛墜典宜飭者謹條七事伏乞皇上俯垂采納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不惟祖制修明而臣等奉職無狀之罪亦可少追其萬一矣緣係申飭監規修明祖制以隆治化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一曰請復勅胄送監之制臣惟求將之道必先悅禮樂而敦詩書蓋謂文事武備兼資而後裕也我聖祖命公侯子弟讀書國學特起龔敷爲司業曰非敦則此輩無所矜式又命曹國公李文忠入監有頑梗不率加之朴罰成祖以永康侯徐安建平伯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高福安鄉伯張安年少未諳禮度命之入監讀書成化弘治中命公侯駙馬伯子孫年十五至三十者送監照依監生讀書作課講習禮儀雖公爵已襲在行間者亦依此例則祖宗時甚重此制久矣今京師太學見在舉行惟南京自隆慶初年祭酒姜寶題准俱遵照舊例赴監肄業未幾復廢臣以爲祖宗之立此制非故爲好勞也其深意固自有在今國家求將往往乏材而世胄子弟縉紳悉鄙之爲統緒白丁無足比數此無乃弃之爲不足教而顧謂人才獨不產於此歟臣以爲世祿之家其感恩思報當出於尋常而韜鈴世業其講求亦當有異於常人者乞勅下該部一照京師事例勛戚子弟凡應襲者悉送入監容臣等稽其勤惰督令徧讀武經兵法諸書親與背誦講解必其曉諳大義兼於五經內別授一經課以字學令他日洩軍行政不至以愚駭取笑其進監時雖體貌當少別於諸生然亦當仍用儒衣巾毋得紆紫橫

金徒騁服色若非襲有職事及奉明旨敘用者毋得輒行規避以長驕惰如有此等亦容臣等糾舉以爲他日用舍之地庶幾可豫儲將帥之材而上舒聖主拊髀之慮矣伏惟聖裁二曰請修遺賢薦用之典臣等竊見國初人材悉聚於太學故當時所舉用者亦特超於常格至今以爲美譚臣不敢遽舉如成化弘治中舉人陳獻章湛若水或以薦起或以徵赴會試其後皆爲名臣世以爲此我朝極盛之日故其得人亦獨盛也近世太學雖設蓋借以籠天下之財徒聞開納之例頻頒加級之令數下昔之所稱爲賢關今乃辱爲利窟即今在監非無一二能文詞者不過厭名場之難於躡取故假此以爲捷徑耳非若曩時所務皆實學而所蓄皆真才也臣等以爲天下之大生才不數而我皇上文明化成則應運而生者當不乏人臣愚竊謂薦舉辟召之令亦宜間一舉行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不顯在入貲而士風嚮慕亦稍知

有道德之重臣等自數年以來亦專心查訪如江西建昌府新城縣舉人鄧元錫飭躬勵行志希聖賢少舉鄉試養母六年已而四出從計偕乃絕意仕進杜門著述十五六年矣其方嚴介潔行既不爲詭隨其潛心積學才實堪於經濟臣近讀其所著五經繹由史諸書精深宏博皆能悉載籍之微義他若三禮編潛學稿等書皆極淵邃成一家言及訪之鄉評暨仕宦之在江右者又言其親終廬墓能立義倉以贍一邑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三

本

三

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於鄉閭雖其父嬰足疾然而縉紳之過其廬者未嘗不式敬焉此三人者皆古之逸民而寔聖世之遺賢也臣以爲如元錫者宜處之禁近可備採擇即用之郡縣當爲循良元卿雖自毀其引宜如湛若水例或今之會試或督之赴監勿使遂終老於山林即准近日王敬臣故事授以京銜使足表率一鄉而矜式後學誠今日風世之盛軌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訪特賜錄用臣查得隆慶三年

松石齋集

卷之三

本

三

五年至十年者邢繼武等一百四十三名其餘十年內外共一千二百七十三名中多歿亡革黜及年老自甘廢棄者猶掛名監中歲歲造冊登報設有已經貢罪問革時移事改朦朧府縣起送執贖假票而圖復班者亦何由窮詰其奸僞也。祖宗時有因祭酒分別違限監生逕發充吏者有因告親老子幼乞歸至編戶保安州者臣等不敢詳舉成化中納粟之例開已久矣然陳敬宗請以入監違限者移文催促如更違限照宣德九年例仍發充吏凡患病一年之外不復監者放爲民弘治六年申明違限事例各省直依遠近爲期三月外不到監者發充吏嘉靖間亦申飭數四不廢舊章近自萬曆十年已來南京祭酒高啓愚等累行文嚴查視若故紙迄無一人至者故今坐班人數漸少而教法亦幾弛廢夫人情惡檢束而樂放縱不有以提誨之雖賢智者亦不免怠肆況此輩皆膏粱統綺習於驕惰者哉今國家往往罪郡縣小吏貪

濁庸縱而不知他日之官百執事者皆此輩爲之也居平任其偷惰臨事責之廉能是猶取燧於淵而索水于木必不能矣伏乞勅下該部通行各省直查照弘治十八年奏准事例凡舉貢納粟等項監生已經入監其病故問革查審緣由報作開除其二十年外不到班及年老廢疾者照例與冠帶或如近日生員加納儒官例量納銀幾兩以濟邊餉亦即與行監開除其十年外不復班者嚴立程限亦照舊例兩廣雲貴限松石齋集 元 一年陝西福建限七月江浙山東山西湖廣限五月兩直隸限三月限外三月不到者或行提問或逕除名舉人入監查照祭酒程文德姜寶題覆事例未經到監告會試決不許容應試其臨當會試方來到監者俱不准告會試歲貢年四十五已下亦照舊規皆送監肄業毋得輒告就教遷延以圖僥倖於科舉凡此皆係 祖宗定制非臣等敢創立意見以滋多事也伏惟聖裁四曰請查銀兩積逋之弊臣等謹按本監

乾魚膳夫銀兩肯定於弘治十七年祭酒章懋及馮御史所題准事例乾魚銀按月分散自有舊規惟膳夫銀自嘉靖十年祭酒許誥林文俊費案先後題議以十分爲率內除一分以充修理公廨等費用一分充當廟戶其八分亦按月均散師生是膳夫銀不獨資之以供師生亦藉之以充修理也臣等到任見各處塌倒即行典簿廳查有贏餘並無分毫貯庫隨據呈稱湖廣布政司萬曆八年分欠乾魚銀二百四十二兩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主

三

欠銀四百一十一兩五錢常州府共欠銀八十兩共銀二千七十一兩五錢各府去年雖稱災傷然十三四等年亦稱稍熟迄未嘗有分毫之及獨常州府近解銀三百八十兩故所欠遂無多臣等以爲此係國家養士盛典况所輸甚微而積逋乃至於此或以爲閒曹不急之費故爾稽緩不知此項銀兩監中月有支放一遇缺乏將何那借今歲復當科舉諸生方駢集支費更多使臣等束手無策何敢復望藉以克修理哉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主

三

伏乞 勅下該部作速嚴行催解或差官坐徵仍行編入巡按御史考成冊內毋使視以不急恣爲拖欠臣等非不知地方報災相仍乃故爲此竢奏然關係臣職掌需用甚急臣實無措不敢不請伏惟 聖裁五曰請正儒官崇重之體臣等伏見 祖宗時崇重儒術禮數優異 國學諸臣宴錫班位皆出常格故我 宣宗章皇帝特諭陳敬宗謂司業乃師表之任儒者之榮又勅教官中有學術材識出衆者尤當不拘資

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聖謨洋洋布在方策。遵行二百餘年矣。然在今日不無少異同者。司業在朝班中皆隨坊局等官。而南京序立乃在光祿五品之下。六堂等官其品秩可視行人。況在師儒之職。宜示優崇。今見部之儀。乃與襍流爲伍。頃自祭酒張位題申舊規。僅將監丞提爲上見官。博士已下則猶然仍舊而已。永博六堂諸臣多出甲科。或由教職經薦。始內擢此官。昔年嘗與行取得選臺省。其次擢部寺。又其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次始外補府倅。及查近歲最上者不過二轉各部司務。而通判之擢遂以爲常。若行取之舉遂視爲曠典。夫諸臣既以上考而入。乃以劣轉而出。甚非所以隆師儒而示激勸之權也。至於齋捧表箋。每間歲委堂官一員與鴻臚光祿諸衙門輪差。臣考成化中嘗差學錄明輔常纓。後以堂官專司教事不預差遣而止。況其往來道路所費不貲。儒官寒薄亦當下察其情。伏乞勅下該部查照兩京一體。其司業班次准在京

朝參規則堂官見部奉差二項。行南京吏禮二部釐正停止。至於陞遷之日亦量留行履端正才識優長者三四人以充行取之選。顯示拔擢俾知所勵。臣等非敢庇寮案而求自張其體面。顧此數者是。祖宗崇儒之盛事所當修舉於今日也。伏惟聖裁。六曰請申在監加納之禁。臣等伏考祖宗時國子之制皆取四方英俊或有道術之士。故其教典弘敷而得人亦稱極盛。自景泰中邊事有急始開納粟納馬之例。是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後亦時開時止。不過間一舉行。惟正德十六年中凡三開此例。當時遂以爲濫觴之極。大臣累請罷至我世宗皇帝初年即詔嚴禁上粟入監者。仕途遂爲一清。頃年以來此例遂以爲常。甚者戶部今歲開一例工部明歲又出一例。要以濟用爲急而不暇計夫開納之頻繁矣。然向來應詔加納者率皆在部年久與歷事掛選之人。未聞方在坐班而已先爲加納之圖。如近日之事也。臣于二月中有監生王紹元告稱

赴部加納。臣竊甚疑。持不敢下。紹元稟稱舊亦嘗有此例。臣乃查得在前有楊九重。余紹堂郭登俊等數人。已爲之先矣。及查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工部開納條款。內止稱監生選期未及。預授兩京及在外相應職銜。先給劄付冠帶。聽候挨次選用。則所謂選期未及者。乃歷滿赴部聽選之人。非謂身尚走班。而便可謂爲聽選之人。可豫授以職銜也。此風一開。使少年競進之徒。羣然趨命。致有晨而衣巾。偃僂班次。暮而冠裳。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招搖間巷。甚非所以肅體統而整齊教道也。伏乞 勅下該部。明開選期未及之人。不繫在監人數。移文禁止。其自本年四月內加級者。姑令暫准。此後一切。再不得朦朧僥倖。以圖速進。此於士風世道關係非小。伏惟 聖裁。七 請復監考防檢之役。臣等查得國初本監考試。或命公侯。或命大臣。監臨詳閱其事。至重。自納粟入監之例一開。監臨之法遂廢。而試事亦遂以輕。後惟春秋二季考及科舉一考。差爲嚴密舊制。

每當考期。本監預先行文至五城兵馬司借用弓兵。或百二十名。或百名。以爲搜檢巡視之用。近者通議裁革。去秋季考。臣等親自檢察。懷挾之弊。往往有之。本監人役既少。又兼平日素與監生識熟。其間或更有代爲傳遞者。豈肯盡法窮搜哉。關防不周。欺蔽遂積。而科場之弊。亦因茲以生矣。至于春秋二丁祭。藉艸夫役舊皆取用地方人夫。百名。今議每祭不過三十名。一日而罷。使殿陛之間。宿艸叢生。甚非所以肅趨踰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而尊。先聖也。伏乞 勅下該部。詳加酌議。准復舊制。且今科場取之營軍。在外提學取之民壯。本監季考科舉。不爲不重。五城弓兵。既有工食。歲用不過二日。丁祭人夫。每歲亦不過兩次。皆非有甚勞於民者。不得於此而示節省民力也。伏惟 聖裁。

松石齋集卷之四目錄

奏疏四

申定國是疏

請勤召大臣早教元子疏

請申飭舊規以精技術疏

南禮部請告疏

南禮部再請告疏

修理衙門疏

松石齋集

目錄四

松石齋集卷之四

奏疏四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申定國是疏 疏具有止之者不果上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趙 謹奏爲申定國是乞

賜罷黜以絕羣猜以全晚節事臣待罪南中三

年矣伏見近來銓敘未盡當人心科場未盡愜

公論或假氣勢以排正論或攻諂諛以報私恩

至使堂堂 朝廷乃爲營利固寵者聚窟而築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壇級於其中竊爲憤懣則時時取往事讀之至

宋臣范仲淹司馬光自爲小官日於天下之事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未嘗不掩卷嘆息今臣雖

不才位居卿貳乃嘿嘿不敢吐一語實仰負

陛下所拔用而俯慚宋臣所以事君之道顧時

方尚同謬引臯夔和衷之說互爲容隱以濟其

私以欺 陛下之視聽而聾瞽天下背誣無耻

之徒片言示異立見猜疑一事見違暗加斥逐

反更鄙守正者爲干進目憂時者爲好名臣是

以徘徊囁嚅復以出位爲懼空言無補故隱忍而至今日臣頃見邸報先該部臣趙南星姜士昌科臣王繼光萬自約等先後四疏皆齒及臣名心竊危懼謂必且累臣後又接得少詹事黃洪憲辯疏給事中李春開叅論南星士昌二疏洪憲疑臣千里移書若有所挑釁春開語意大都言臣與諭德吳中行南太僕卿沈思孝不當與薦而謂南星士昌譽鴟爲鳳則旣以言及之矣而臣復不言天下必謂臣低頭就籠絡戀戀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二

三

此三品而盡喪其平生臣何顏復敢見天下之士也數日已來又見給事中史孟麟刑部主事吳正志連章論劾春開及所授意承指諸人正志薄加譴謫孟麟求去伏蒙陛下並加留用以陛下明秉日月豈不能燭諸臣建言之心與其互相攻擊之故姑兩存而並置之者臣有以知陛下實難於重傷大臣之意寧使屈在下勿使薄自上陛下之厚諸臣至矣獨奈何諸臣之負陛下哉臣聞明主執是非之極隨

之賞罰以御天下故天下服其公而莫敢以私自逞惟是與非同條而共貫則淆亂愈滋邪正愈混小人得以播弄脣舌而朝廷之威福漸移而之勢重之地其究天下皆習非以爲是而莫知底止嗟乎今之臣食君之祿受國之恩有不趨權門而歛皇上者亦寡矣臣不敢遠舉亦即諸臣所條上者少別其是與非并明今者之紛爭其端在上而不在下惟陛下垂鑒臣請先言洪憲洪憲故與臣爲莫逆友昔年洪憲爲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三

三

張居正所厚居正三子令其代作文課易服入幕外議籍籍臣愚不知結權貴之是而又爲故御史孫成名責臣不能匡密友之過臣曾一言勸其少避形跡當即色變遭其面斥抵書詈臣造言當辭舌自殺自後謗讟百端欺陵萬狀臣惟忍之及臣起官虞臣發其往事先遺書臣假田畫之責鄒浩累數千言刊布四方其實傷臣名行增臣怨尤臣能爲鄒浩田畫不如是矣當時有謂臣宜具疏上聞又謂宜作一書解嘲臣

知其人不可犯且不足置對亦惟忍之迨後洪
憲勢益張行益下其刺臣語多不讐然後天下
始憐臣而薄洪憲諸臣論洪憲之賊私或未必
是洪憲謂臣爲政府門生同年之親近天下皆
知臣之見忤於時洪憲獨不知而爲此言則其
他之作慝於冥冥而飾說於昭昭者自可類推
臣恐洪憲之言斷爲非矣趙南星等條陳時弊
多中機宜獨臣見居三品不爲不用不爲不重
而亦列名薦中是以召春開之疑而啓其爭論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四

之端春開之言未爲不是然張位沈思孝均一
丁憂也沈鯉吳中行均一請告也皆諸臣薦語
所及春開獨重刺思孝中行者蓋緣沈鯉張位
雖德望隆重一時然未若思孝中行爲時所恨
且又逆知鯉之守高必不輕出位之去服闋尚
遠時移事改未必遽出故幸免爲鴟之詆耳不
然則沈鯉張位亦嘗蒙不韙之謗於前何不一
言明薦者之爲是耶春開又謂部屬不當奪舉
刺之職訟言所舉之非是矣乃近日有薦龔懋

賢鄭汝璧龔懋賢爲居正爪牙嘗疏引伊尹太
甲以致譏切此豈人臣之言汝璧爲選郎潦倒
無賴雖居正亦惡而斥之春開既自負舉刺有
權矣此獨不能爲同官者効一言哉何曉曉不
平於二臣如此也且古有舉相而推陳平舉將
而推辛慶忌史家以爲美譚此豈皆流落不偶
廢閑不用者哉即如近者贊誦在位功德何疏
無之而獨訾二臣所舉專於顯融偏於慕用其
言似是而實非矣少卿艾穆守正不隨南星以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五

嘗師穆故獨避之此正南星之公也何乃病以
爲私黃道瞻姜應麟等抗志苦節久沉下位春
開責二臣之不及是矣然此皆以言忤皇上
者他若顧憲成諸壽賢李懋檉薛敷教高桂饒
伸何不類舉以爲言耶此可明其非矣臣往與
吳中行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同忤權相中行思
孝之才局穆之介特元標之純正皆臣所不及
臣獨偃然而居三品常芒刺汗背臣之被誚是
矣然臣諗知中行思孝之爲人其輕發寡慮急

於自見不能無過。至其智識敏達操持潔廉斷
斷勝於今之齷齪自賢而回面污行以圖富貴
者何世之加瑕于璧添足于蛇以媒孽二臣者
無所不至耶。昔張位與中行同在國學嘗語臣
自吾與吳同事半年未見其過舉但見其有不
可到處臣識之不敢忘今思孝困頓餽粥闔門
自守亦足垂憫且彼已塊然田畝矣何爲肆口
虛據不遺餘力耶此可明其非矣惟臣等得罪
居正今在津要者多感恩居正之人又襲用居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六
正故智以鈐天下之口而臣等又執一而不化
故今日虞某人之進必敗若事何以阻之明日
慮某人之言必攻吾隱何以禦之部寺不能周
知而爲之防創堂官鈐束之例以束縛之使
廟堂之心志日膠擾焉爲目前之享用謀爲身
後之子孫圖而國家用舍之柄一切逶迤以
徇人朝廷賞罰之權一切淆亂以從事 陛
下何惜臣等數人不明著其罪示不復用始以
安諸臣之心志今得以閒暇或一籌國家之

急哉臣聞邪正不兩立是非不並容孟麟與春
開等同爲科臣議論互相矛盾致蒙 皇上下
部詳看部覆復爲兩可之說乃督其微意則似
右春開而左孟麟若謂孟麟之論黃洪憲出吏
部右侍郎徐顯卿所使夫顯卿疎而好大洪憲
密而善謀其智數不敵也孟麟臣雖未識面然
知其不聽人指使也臣聞京師中頗有爲顯卿
稱冤者吏部豈不能稍低昂以明告 皇上而
姑爲事不可知者嘗試於 君父之前哉然則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七
議論之所以益煩由上之處置未盡公也臣見
數年已來諸凡以言觸時貴者始雖少示優容
未幾而旋得外補臣恐孟麟輩不爲年例不升
之叅政且爲遠方之丁此呂王士性矣銓衡之
重豈宜以妾婦順從之道居之哉臣心知其非
也臣又觀近日所以中傷善類者其法雖寬於
居正而其術則又深於居正居正苟拂其意殺
之而已黜之而已今則必巧加猜伺廣爲排陷
如沈鯉之端方而加以鎖刺黃緣辛自修之強

耿而加以傾危誣詭必使負不可解之責於天下而後已此二人者皆國之大臣也特不能委曲遷就而猶若此況下此者乎又况臣等乎此天下所以靡然向風一可百可一否百否而臣等欲自免於今之世不亦難乎陛下試觀沈鯉辛自修之易於去及近時之被論屢屢而必篤於留者其故可推矣臣又能心知其非也臣願陛下沛然發明詔昭示是非如以孟麟爲真非則并趙南星等與臣皆宜顯賜罷黜松石齋集 卷之四 八

以慰諸臣之心如以春開等亦不得爲真是亦宜量加薄罰以爲人臣諂附阿黨不忠於國者之戒陛下慎毋依違於可否之間爲巧於籠取者陰竊進退之權以去也臣行能鄙下無一長可名兼之多病駿尋兩年中乞休者三四矣仰荷陛下憐臣而留之臣亦遲回而不遽決者徒以報陛下之心未盡毫芒又時方耳目疑臣之請去故爲難首復爾濡忍然臣之心未嘗一日敢自安也今臣進此一言庶幾陛下

之是非既明羣臣之邪枉自定陛下賞罰之大權不至爲似是而非者所搖奪仍乞將臣亟加褫職或論罪或賜歸田里使區區報國之心藉此少展臣即駢首丘壑膏身斧鑕亦何恨哉他弊端之大者以事外臣不敢具論惟陛下垂神省咎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請勤召大臣早教元子疏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趙謹奏爲恭承德意敬獻愚忠以協泰交盛美以保聖治無疆事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九

臣等待罪南中職司邦禮日夕惴惴然懼任使之弗稱惟於祖宗之紀綱文物國家之典章名分兢惕奉持思竭其職守以仰裨我皇上聖德盛治之萬一而其道無由也伏又自思臣等雖至愚極陋然芻蕘之誠固聖王之所不棄塵露之益亦臣子之所自將故自去冬及春連疏請勤御朝講早建儲貳皆未荷皇上特賜允行臣等深自悚愧豈忠懇之未孚不足以格聖心歟抑論思之未當不足以

回 聖聽歟臣誠日夜顙天叩心而莫知其罪戾之叢積也乃頃者元旦 皇上特召三四輔臣於 毓德宮開示時事優容狂直四海臣民傳播 天語莫不以爲唐虞之都俞於一堂明良之交會於千古史冊所頌無以加此矣臣等竊惟人君致治之道在乘時以加修而人臣進言之忠在因機以交徹今臣旣幸際昌期而無一言上贊休美仰毗 洪烈則尸素之罪復何容逭然臣亦不敢遠引不然之事多爲之說以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一

撓 皇上之視聽亦即 皇上近所宣諭於輔臣者稍對揚一二仰祈我 皇上之加意而推廣焉夫召對之舉我朝 列聖嘗行之國事有所當商確機密有所當披示蓋於 朝講所不能盡者君臣相與籌咨而盡諾焉其情洽其言得自盡而又省披閱之勞故我 祖宗非時召對率以爲常誠便其親切也今 皇上朝講雖少闕於一時矣臣請得如輔臣所云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以 臨御之勤易而爲

便殿之對機務則召輔臣政事則召部院駁正則召臺諫文史則召翰林其他考詢庶務雖下寮百司得人人自効於敷對之際 皇上因而別羣言之是非譽諸臣之邪正久之事體益以明習情僞因以周知則不必厭章奏之煩責斥議論之紛紜而 天威咫尺 清問殷勤孰是裒奸挾詐復肆欺蔽於 君父之前乎臣以爲勤召大臣我 皇上自今踵而行之即 朝講少缺固可有辭於天下也至如 建儲一事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一

海內之屬望與夫羣臣之建白無慮數年於茲矣臣何敢復贅然臣觀近者輔臣所奏一則曰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一則曰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皆荷 聖明懽然采納矣乃 皇上猶欲俟其壯健使出就外傳及觀輔臣之仰賀 皇上者又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夫曰岐嶷則非弱小夫曰不凡則聰明固已夙具矣 皇上特愛之過慮之深故暫假內侍之誦讀不欲

涉外庭之勞勩耳臣愚以爲內侍非士人之比終不離保姆之手授習止句讀之粗終不若講說之益且我皇上以五齡而即能讀書以六齡而正位東宮豈皇長子生九齡而不能就外傳哉臣請得如輔臣早教之言即於侍從詞臣中擇其學問該通操持嚴正者數人循祖宗時文華左廊講讀故事分日入侍皇長子以時臨聽則議論誦說之精庶得以開發睿知而冠裳堂階之肅亦可以檢束身心且一日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一

之間講誦自有常節游息不至過勞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則今日所以成皇上之愛者即少勞之未可遽以爲過臣以爲早教元子皇上宜自今斷而行之即冊立少緩亦可有辭于天下也臣等愚昧無所知識又遠在陪京見聞未真不敢謬有陳說而區區一念報主之忠復不容自己竊計皇上今日保治垂統之要莫急此二者天下臣民所望以慰其宣德達情之思亦莫急此二者臣等復敢昧冒上言伏

惟皇上垂神睿納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請申飭舊規以精技術以備任用疏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趙謹題爲申飭舊制以精技術以備任使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南京太醫院呈稱本院舊額食糧醫士六十名醫士二十三名共八十三名近因數年未經呈考見在除丁憂等三名止存十八名以致人心怠惰脉藥荒疎乞要照例選用及時督教以充差遣等因又據南京欽天監呈據五官靈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一

臺郎蔡錦等呈稱本監額設食糧天文生八十七名及今見存止三十三名官生冊籍十餘年未經清審以致推算少人差用不足等因據此呈乞施行到部送司卷查先於隆慶六年該禮部左侍郎管南京禮部右侍郎事萬士和題准考選過太醫院醫士生六十三名欽天監天文生六十五名又於萬曆七年該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題准考選過醫士生六十名天文生六十八名各食糧不等在於該院監聽候委用迄

今十餘年未經考選中間事故消乏十居八九
委宜及時取補及查南京太醫院專供內府
安樂堂神機營新江口後湖齊庶人四惠軍藥
局大小教場等處一應官軍調治南京欽天監
推筭選擇晝夜觀候換時報更奏進天象等本
壬遁晴雨等錄差用甚繁即使原數不缺亦僅
僅取給而已況今缺額如此之多選補如此之
曠宜該院監之慮及而以爲請也臣惟自祖
宗已來兩都並建設官相等職用亦略相通南
松石齋集

卷之四

齒

百字

人技術類多精詣即如近年奉旨採訪名醫
亦南人居多特以遠在陪京堂官時或缺人故
其教習不常作興無術遂至因循隱廢殊非設
官本意臣等又查本部職掌嘉靖二十三年題
請每三年兩京禮部通將該監食糧天文生陰
陽人照例考選術業精通者仍舊食糧供事待
後品官有缺依科照次送部覆考咨選除職其
戶口冊籍俱三年一次本部行文該監備造文
冊具由齋繳赴部太醫院亦每三年題請考選

兩京一體至於吏目醫士兩京亦互相推用查
得嘉靖十八年吏部具題行南京太醫院取年
深醫官二員題請欽點陞任御醫著爲定例
又因醫士周節嚴儒供役日久起送赴吏部除
授太醫院吏目其戶口文冊俱三年一造祇因
嘉靖二十九年袁院判給由赴京至三十一年
始克造報遂以五年爲例今乃至十餘年矣豈
規制則然哉臣等其故非徒當官者之廢弛棄
事而人心亦憚于趨向至盡改其本業逐末糊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五

百字

口一聞選補之令昔皆踴躍爭趨而今且畏避
遷脫蓋緣南京監院差役較多而陞叙不及即
有執擅軒岐妙等甘石者不過食糧數斗而止
既絕其上進之階而欲責其向往之志此勢之
所必不能者及考凡欽天監官陞遷俱從禮部
考選查俛轉送吏部銓注太醫院按季考試每
年終呈送本部委該司會同考校驗其有無進
益及各考滿官亦須出題默寫登答此舊制也
今南京監院於本部若判不相蒙間有呈請不

過俸糧曆紙一二事塞責而已監院官既時缺於下而本部又不及點檢於上統紀既弛職業益曠其弊悉由於此今據該院該監呈要考補教習既經查有前例相應題請伏乞勅下禮部查覆容臣等遵照先年事例於已未食糧者通行從公考取將應冠帶者准令冠帶應食糧者准令食糧應停支者照例停支五城上江兩縣凡醫藥人等通行取考各醫籍子弟應習學者聽該監院官推舉堪任教師者二三人常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七

三

行教習監院按季考試年終照舊呈送本部委官驗試遇三年大考擇其一二資深而藝術精通者送赴禮部再加考試或留聖濟殿供用或量授吏目分撥各差其欽天監缺員俱依次銓補凡監院考滿選補事宜一循舊規俱由本部起送本部亦時加督率庶人心有所激勸術業不至怠棄而無負於設官之初意矣再照得本部鑄印局額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先年議裁大使惟留副使一員自萬曆七年副使鄔儒

給由升任至今員缺未補本部食糧儒士一名僅令護管局印餘四名雖係劄局肄業其丁憂病假者居半不能常川在局况皆遠方孤苦之人令其嗷嗷待廩於十五年之間似非人情所安而頃來詐偽叢生辨驗印章事既不易及寫進表箋諸疏等項亦非一二人可辦乞准嘉靖十六年舊例南京儒士再量增食糧者一名其副使一員即行選補管事如此則庶職既舉衆務畢集而臣等亦可以免瘼曠之責矣緣係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七

三

申飭舊規以精技術以備任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題請旨

南禮部請告疏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趙謹奏爲驟感暈疾久治難痊懇乞天恩聽歸調理事臣愚仰荷聖明採擇起家八年躡躡卿貳臣誠自媿行能鄙下則日夜思效奔走之勞以追源曠之罪故自去歲九月履任已來兢兢職守罔敢少懈不意於本年三月初三日方同寮長公座忽然暈

眩仆地扶至火房嘔痰數升液汗交下如雨幾不能生調理踰月始得漸瘥隨即勉出供事詎意積痰深入腠理而臣年已向衰勉強支持精神愈耗近者忽加痰氣上湧四肢酸楚少遇迴旋暈輒不止醫者謂此疾非靜養不可愈而臣惟恐一時瞑眩或遂至不可採藥則臣之歸似旦夕不容緩者且臣自任祭酒時以病乞歸者再三皇上不罪其煩瀆更加拔擢臣於此時雖捐糜此身未足言報而輒欲引疾以自遂其私臣有所不敢也邇來請告者未必遽遂或更得陞轉人或疑臣以恬退博名高又以爲不樂居南而爲此請然臣自祭酒超遷侍郎在任甫十月耳以臣之疎庸方幸優游閒曹以蔽過而欲假托以爲覬覦之地臣有所不能也使臣病體不至阽危精力猶足矯奮亦安敢數數陳瀆以煩君父之視聽哉方今宇內饒旱財用缺乏臣頃見邸報恭親我皇上憂勞於上而至計者百方厝注於下猶日且不給如臣奉職無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太

三

狀以久病之軀乃徒擁虛位而日靡朝廷之厚祿則所以召災眚而致廩食之虛耗者臣自顧實凜然若墜淵冰矣伏乞皇上憫臣危苦之狀憐臣狗馬之誠勅下該部題覆准臣回籍調理庶幾餘生不遽填溝壑臣不勝懇激哀祈之至

南禮部請告疏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趙謹奏爲病體日篤不能供職再懇天恩俯容休致事臣於本年三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九

月初忽病昏暈嘔痰數升幾至不起隨復勉強供職遷延兩月有餘迄今病勢日劇已於六月二十日具疏懇乞放歸七月初九日奉聖旨趙用賢着在任調理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謹伏枕叩頭謝恩訖竊自念臣之庸愚奉職無狀謬登九列榮遇踰涯方日夜悚心愧汗無能展一籌以仰荅國恩之萬一而又以狗馬之病累肆陳瀆即使罪其狂妄而加之斥罰臣亦何辭乃仰荷皇上曲賜優容臣雖脊眩失

度血氣尚存寧不感 恩思奮尚冀策駑鈍以
申報稱於末路哉然臣之病積已數年始者病
在腠理猶可支以強力既而病在胸膈猶可蕩
以湯藥今 駸駸病在骨髓矣必非藥石可及
而亦非旦夕可望其脫然者故自聞 命已來
展轉牀褥愈加沉篤左足拘急作痛如刺少聞
人聲頭輒作眩臣深慮頃刻不能自保若非激
切上陳恐一旦溘先朝露是仰負 皇上在宥
之仁而亦下失臣遂初之志臣歟且有餘愧矣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三

伏乞 聖明憐臣誠懇准令致仕庶臣得少假
靜攝更延餘生則自今以往幸一日之生皆
皇上一日之賜也情迫詞危不知所言臣不勝
戰慄之至

修理衙門疏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趙 謹奏為衙門頽壞已
極懇乞 天恩及時修理以復 祖制以重禮
教事照得南京禮部自洪武元年設六部官屬
逐建立廨宇其規模之深嚴棟宇之隆遂誠以

邦禮攸司示教化所自出之地為天下重也自
正統九年始別為南京禮部於是視以閒曹今
局漸次傾廢歷二百年來未嘗具題大加葺治
又本部並無鋪銖之入無可以佐修理之資遇
有倒壞必移咨工部稍為補苴其間文移之往
來匠作之稽遲往往經年累月迨十分頽敗所
用亦不過數十金寸木尺椽不可以支隆棟片
瓦卷石非可以補崇墉故有斧斤方釋而屋旋
欹斜版築甫畢而墻隨倒塌臣等自去年十月
到任正值水旱之後淫雨烈日上漏下穿蠹損
愈甚司空苦於諸司之陳請又方以告匱為憂
并數十金之費亦不敢輕動迨今則崩頽日
泥爛日滋本部自大門二門及前後大堂左右
廊廡等處木植盡朽椽蓋半傾每遇風雨憑陵
四下如注當臣等公座之際衣裳每至沾濕甚
或不能成禮且歲時拜進 表箋奉迎 詔書
俱於大堂行事又慶賀 聖誕及元旦長至等
節俱設 鹵簿於大堂上文武百官對越展敬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三

此其地之森嚴誠與諸司迥別而今敝壞至此
非所以明 尊君之義也他若表廳以恭閱表
箋冊庫以奉守典籍尤屬緊要今皆圯廢司務
廳四司廳事俱滲漏不堪日懼傾壓鑄印局并
土地祠及周圍垣牆蕩廢僅餘舊址使官僚無
所託處隸人無所棲息亦非所以嚴居官之體
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 國計稱絀邊儲無措
凜凜相爲舉羸之戒臣等何心乃敢以勞費爲
言但念 祖宗根本重地禮部尤爲法紀所關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三
敝壞旣極若不於此時早爲修理臣恐日復一
日必至壞盡無遺將來重復締造則所費有十
百於此者是敢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
專委廉幹司官從實估計大破常格作速修理
容臣等亦於屬官中擇其精力者一人常川在
工協管務令錢糧不至冒破造作可垂永久庶
臣等當供事之日堂屬有序共睹禮法之嚴於
慶賀之辰臣工有翼若瞻 堂陛之尊則所以
重禮教而作觀法之原者所裨非小小矣臣等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松石齋集卷之四

松石齋集 卷之四

松石齋集卷之五目錄

奏疏 五

改禮部請告疏

癸巳大計自陳疏

請建儲兼論並封疏

望輕致謗疏

聞謗驚虞疏

三懇放歸疏

題爲印信疏

松石齋集

目錄五

蒙恩放歸劇病不能陞辭疏

直陳會推始末疏

松石齋集卷之五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奏疏 五

改禮部請告疏

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臣趙 謹奏爲 新命

恭膺舊疾驟發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容令回

籍調理事臣于本年正月初八日接得邸報蒙

恩改臣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本月

廿三日又接吏部咨准臣改授臣隨于二月初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日離南京任行至京口地方忽遇大風雨臣

船不及艤岫震蕩幾覆驚惶叫號幾一日夜幸

而脫死緣臣舊有暈痰於十八年七八等月中

兩次乞歸養病皆荷 聖明俯惜犬馬不遽遺

棄臣雖勉力共事然夙痰未除精力日耗茲者

內乘驚悸外觸風寒舊疾一時陡發當于舟中

昏悶數次嘔痰三四升隨延醫團禾周炳等調

治至今月餘轉向增劇胸腹煩懣節骨酸楚一

聞人聲輒加震眩醫者胥臣謂臣痊可難期臣

竊念質本蒲柳器實斗筭幸際聖明濫躋卿貳即南部素稱清簡臣以病軀雍容竊祿猶日慮弗稱况禮部總朝廷之典章寔庶司之儀軌最爲重地而臣乃以非才居之懼于辱國即今皇儲冊立既將屆期典禮之區畫規制之講求最爲繁鉅而臣乃欲以孱病待盡之人從賢俊馳騫之後則懼于僨事臣伏展轉思維皇上拔擢之恩雖捐糜無惜何敢以奔走自憚然臣實疾病不支即勉強扶曳而前必致隕墜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亦何敢以溝壑之身而自居于寡廉鮮耻之地哉臣是以不得不鳴其哀苦之情伏乞皇上營臣懇誠憫臣危急特勅吏部查覆聽臣在籍調理庶幾全臣餘生保臣末路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癸巳大計自陳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臣趙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嚴計典事近該吏部題奉欽依考察在京官員其四品以上准令

自陳伏念臣性資愚戇才識疎庸謬濫供奉之班既餘廿載洊叨南北之任未展一長雖中間擯斥之歷時寔由忤物以取罪乃遽蒙拔擢之過當能無反已以增慙且卿貳爲百僚之重而教習乃多士之宗臣復何人敢膺斯任况臣自頃年以來血氣虛羸頭目眩瞶即優游于閒署懼且不支若顛隕于一朝悔將何及循分自省幽斥爲宜伏祈聖明鑒臣惓誠將臣罷免庶公評不爽而僥倖再進者知有所懲仕路允清

松石齋集

卷之五

而庸分不職者實無所逃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請建儲兼論並封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趙謹奏爲儲議未定人情大搖懇乞聖明亟舉大典以釋群疑以安大臣事臣叅貳禮官伏見數日以來大小臣工紛紛籍籍皆以建儲爲請奏累數十上披陳已詳章累數百言辭意已竭臣復何能置喙但臣日夜反覆思維此舉寔

宗社休戚所關天下臣民瞻望所屬臣無知識本不能言而私衷寤寐所不能安又不敢不一陳於君父之前也臣竊惟祖宗家法遠過漢唐宋其深思極慮不爲情暱啓嫵端不爲濡忍妨大計事事度越百王而建儲一事尤非歷代所可望其下風者謹按本朝歷聖即位之初必首舉冊立大典皆載在掌故班班可攷惟我世宗肅皇帝臨馭最久亦於十八年即正儲位未有遲至二十餘年猶曰有所待者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四

三七

也累朝元子誕生無論嫡庶或二三齡或五六齡即行冊立未有年及十二睿性已開屬望所繫猶曰尚可遲至數年者也且陛下所法者祖也所欲遵行者祖訓也然祖訓所載立嫡之說蓋爲朝廷無皇子別有所徵者言耳安得據以爲成憲而附之今日之事而啟將來無窮之隱憂哉臣謂九廟在天之靈必有大不安于此舉者矣且我皇上之正東官方六齡耳于時仁聖皇太后睿齡正茂我

穆宗莊皇帝嘗不爲之少待豈先帝故薄夫婦之誼哉思社稷爲重不忍言情以宗祧爲急不難割愛此固累朝之家法而近事之可師者也今待嫡之說一旦自皇上發之隱成命而開厲階臣意兩宮聖母之心必有大不安于此舉者矣陛下篤念中宮以待嫡嗣之生此盛德事也第使中宮而誕育有期待也又使皇子而胄齒未長可待也今發祥之兆杳不可期而陛下必欲待之於數年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五

三五

之後托中闈之愛而藉以筭盈庭之議臣竊謂中宮之心亦必有大不安於此舉者矣元輔王錫爵清正廉直陛下倚之爲股肱天下望之以主持臣亦習知其必能辦此者當其始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矣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初不知爲何語一旦諭從中出忽有并封之命遂至道路猜嫌縉紳皆議咸謂錫爵默有啓告致成此舉然臣竊聞其緒論之所敷陳於皇上之前

者未嘗不切而群疑衆毀一時并集其迹若無以自解雖爲君蒙調大臣不辭然數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何以更使之安意行志輝思極慮爲陛下宣贊於密勿哉臣見錫爵之心亦大有不安於此舉者矣且晉皇長子之誕生也陛下嘗昭告

郊廟覃恩海宇主器之托默有定矣今待之十二年乃忽有封王之命僅等於藩服之稱雖陛下眷念中宮以爲有辭亦安能家置一喙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六

三古

哉臣見天下之心疑且慮焉亦有大不安於此舉者矣夫人君之舉動係天下之安危故舉事一當則當時法之後世誦之以爲楷舉事不當則當時非之後世傳之以爲戒况冊儲何事也詔旨何言也可令屢遷而數易朝更而夕改乎臣愚以爲宜亟召三輔臣或於便殿或於平臺面加裁決或召九卿科道諸臣盡赴闕下公加評議如以爲必不可緩乞收回新命仍照原旨即行冊立此天下臣

民所快觀宗廟社稷之大幸也如必不然寧

姑停詔命少需異日庶猶不至成一時之過

舉而開萬世之釁端也然臣又計皇長子十

二齡矣未幾而且加冠又未幾而且大婚情

竇一開則收攝不易衆好一啓則功力爲難此

聖功貴在蒙養教豫所以成善皇上試自反

今日之聰明睿知獨高千古可以惕然悟惺然

警矣臣愚不識忌諱敢披瀝肝膽布其狂言惟

陛下矜愚而採擇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三頁心

望輕致謗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臣趙題爲望

輕致謗負難堪懇乞聖明亟賜斥逐以消

怨讟以全晚節事臣不肖行能無足比數荷蒙

陛下拔置清華列居卿貳已二十餘年日夕兢

兢思以禮法爲防無敢踰越尺寸此固臣所自

矢不求人知而人亦或有知之者願臣命途多

蹇謫口橫加揣分安常惟有一去自可默消而

事關大節孽非由已則有不容終結舌而退者

先該臣于本月初九日蒙恩改吏部左侍郎
昨五日到任管事隨于十八日忽有原任御史
今聽調吳之彥誣臣論財逐壻極其醜詆遣于
監生與鎮具奏闕下臣聞之不勝驚愕不勝
慙忿遂致發疾忍死敢披瀝此事始末仰貢
夫聽臣于萬曆二年備員檢討吳之彥亦任中
書知臣第三女始生其時之彥同鄉懿親有言
及姻事者臣初未敢輕諾之彥又央臣已故表
兄光祿寺署丞錢懋中苦口相勸當具二幣羹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八
果相遺嗣後往來亦泊如也至萬曆六年十月
臣以星變言事斥爲民之彥方任御史又之
彥出按福建還里威稜氣焰非復昔時之彥
矣臣嘗兩登其堂致賀致賚僅報臣一刺後又
操舟送于蘇門待四日不得見復至無錫之黃
魯墩倚舟相邀自辰至酉始得一接詞色甚厲
是日適大風起船舟小震蕩之彥作不寧狀遽
別去時臣心微不平而莫知其故次日之彥發
舟遂亦欲往訪同年吳中行舟小行疾之彥望

見臣舟遣人來言昨已相別何爲又送且踪跡
不便不須再來等語臣始大駭而懼焉比訪中
行後還家詳詢其相遠之意錢懋中又親往太
倉探聽消息于時親友具道云之彥出京時見
王篆篆言爾不應與趙檢討相近若相公知之
禍且不測故之彥欲絕臣正與前踪跡不便之
語相合而是年適御史劉臺謫死廣西臣危懼
甚遂抵書其父文炳并前幣封還大畧言今罪
犯不測不敢以不肖之身重累交知請從此絕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九
炳受而不報此萬曆九年事也十二年冬臣復
起官檢討之彥時爲山東武定道僉事臣行至
德州地方之彥始具書深自悔罪有天地無弃
物聖人重絕人等語并幣金二十兩折程五兩
視昔有加臣心甚鄙之隨報書言前告已詳經
久不蒙下荅今忽見賢起官復有此書恐親親
之義必不如此且已唾之核豈復登几俎此則
臣惡其反覆正言以絕之也自是之彥絕迹不
相通矣又踰年臣以贊善奉命封鄭府還家

有同鄉養病參議蔣夢龍求臣女配其次子蔣
鑽十六年正月出嫁經今已歷五年生女二人
一四歲一兩歲矣使臣果貪財負約則之彥何
不言于十一年之前耶臣居南京五年歸病一
年餘去年三月始到任今又一年零四月矣使
果臣賴婚之彥何不言而直待今日耶此非獨
臣不能解即之彥亦不能爲詞不過矇矓捏造
誑惑天聽敗臣各行逐之使去耳臣俗凡嫁
女者必備六禮始求允繼下定有折禮銀兩女
家具庚帖復之繼下送有衣飾之餽繼又道日
催粧迎婦此必六禮備而後可成婚此吳俗常
禮今之彥以何禮加臣臣遽加厚回款遽以庚
帖相投耶臣生女三月之彥謬云六月又不明
寫生日及父母此故鄉俗庶民家規而臣俗不
然其誣一也且臣旣爲女家何得先爲雙幣十
兩之遺之彥雖周于羅織竟其疏終不言施何
禮于臣豈其智不及耶盖鬼神奪其魄耶卽有
之下聞之彥之相報也則臣固非索人厚禮者

其誣二也將夢龍吳中稱爲廉謹其家不滿千
金今贈臣輒以六千金而謀進不知此金投誰
何人受臣金而相援耶所傷且多其誣三也吳
定生平與臣無交僅于公所一揖今已忘面目
臣何從指使論劾之彥今定復命入陛下試
召問之定豈爲臣諱且御史論人必聽人指使
已非國體陸樹德雖沒顧其志尚在臣座主申
閣老其的據以臣爲主令者當必有說臣何從
面質似不應造言至此其誣四也方今仕路清
明貨賄絕跡臣自先臣以來家無餘貲安有萬
金營求入閣之計卽有金矣餽之何人之彥意
必有所指青天白日可容魑魅之狂嘯乎其誣
五也臣生母張氏歿于嘉靖四十年次年臣父
承謙擇地葬於虞山之北又七年臣父始歿又
四年臣嫡母蕭恭人故葬二十步之上阜兩穴
相對此皆臣父手自阡定何爲亦舉爲臣罪古
之葬父母者雖朱子大賢亦不免異穴此于名
教亦有罪耶其誣六也顧章志張元汴皆臣石

交臣才其亡每念之酸鼻當其存日無所不言豈容臣悖義至此而不加救正刑部尚書王世貞臣少嘗師事之每言次輒捫胸捶手臣不敢言其事尚有遺書在臣篋中陸光祖最愛臣十餘年來未嘗齒及若顧九思張鼎思皆臣所往還者何嘗爲之居間禮部羅尚書與臣同居南中三年日侍言教何嘗語及皇上可與臣面對即見虛實誣死者猶可乃謾存者至此此皆十餘年之彥欲中臣先爲危詞聳聽誘其回啓

於石齋集

卷之五

三

三十三

今以傳播動聽遂其私怨耳且之彥于諸啓片語隻字無不粧點入覽矣何不亦載臣絕交二書耶臣愚不足惜而所玷于諸人之友誼多矣其誣七也吳鎮臣生未嘗識面頃赴闕奏誣何嘗至臣寓何嘗聞其聲跡而云臣叱逐之白晝大都之中豈無一人耳目而敢爲欺妄如此上誣天子他尚何所不至乎其誣八也當臣告絕時時臣爲民之彥爲巡按臣方欲倚其氣力苟獲安全乃遽然告絕橫挑強敵非病狂喪心

之人必不至此其誣九也臣長子琦美當提學御史李時成考童生發放時以臣子爲落卷第一議賞紙二刀慰遣後頗嘖嘖議其以此示公欲執政知之當時景象如此臣雖愚必不向人乞恩之彥已尊貴臣必不敢向之作色投袂其誣十也總之彥疏中數千餘言無一言不涉虛誕士夫如此況下民乎告皇上如此況其下者乎臣乃知今刁譎之風自上倡之小民轉相效尤又何怪風俗之日壞乎臣聞之彥于三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三十三

聞謫驚虞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趙 謹奏
為聞訪驚虞夙疾舉發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
賜歸田里事臣於本月十八日接得邸報有原
任聽降僉事吳之彥遣子吳鎮誣奏臣論財逐
壻一事臣隨具疏自理伏蒙 聖旨趙用賢着
照舊供職奏辯事情該部院一併看明來說欽
此 聖明洞燭幽隱不遽加譴斥當席豪待罪
以俟公論之定但臣賦性愚執經經一念頗知
自好忽蒙詔至此轉展不能自寧數日已來痰
水方齊集 卷之五 一四
氣上衝頭目瞶眩長夜或至不能交睫久病之
餘復加煩鬱遂至增劇醫方蘊璋易大良等
僉謂臣病且日深非退居靜養必致精神日鑠
遂不可救臣伏枕思維身尚有官守則部院似
難看議無以服誣奏者之心况又一日不去則
一日有職事當盡危眩顛倒萬一有過差何以
自解何所逃罪是用瀝誠哀懇於 君父之前
伏乞 皇上憐臣狗馬微命察臣螻蟻至誠得
即 賜罷斥或准臣致仕則臣庶幾得尚延餘

息歌詠太平即不幸身填溝壑臣亦有餘榮矣
三懇放歸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趙 謹奏
為驟發痰喘危篤已極三懇 天恩急 賜放
歸事臣頃因痰氣上升伏枕旬餘已於本月二
十七日具疏乞歸伏蒙 聖旨趙用賢着遵前
旨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聞之感恩流涕竊愧
臣列官 輦下僅止七年超登三品未展尺寸
以圖効犬馬之報不意復於二十八日夜至二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五
鼓腹脹氣湧幾不能生服牛黃九香酥飲數劑
方得少甦目今痛楚宛轉遍身麻冷瞶眩失次
莫能名狀是敢力疾上懇 聖恩亮臣危迫至
情即 賜准放歸臣朝露之命獲全一日則一
日感 皇上再生之恩矣
題為印信疏
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趙
某謹題為印信事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該本部右侍郎蔡國珍具題印信奉 聖旨印

趙用賢署掌吏部知道欽此今臣因病注籍具疏乞歸杜門已經數日一切部事俱置廢格臣日夜悚懼不寧所有本部印信臣難掌管今照右侍郎蔡國珍在任相應題請伏乞 聖明欽定署掌緣由係印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蒙恩放歸劇病不能陞辭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趙 謹奏爲蒙 恩放歸劇病不能 陞辭事該臣於七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六

三

月二十九日以驟患痰喘懇乞致仕伏蒙 聖旨趙用賢准給假回籍候事明之日起用欽此竊念臣才品最劣伉儷無奇謗讟橫生孽雖非由已作而遭逢弗類命寔有所主張過沐 聖慈不加譴斥猶被 溫旨得假生還臣分當匍匐闕廷躬陳辭謝但臣自數日已來委頓床簀氣息雖云尚延跬步不能自展狗馬啣結之私惟伏枕嗚咽籲 天瞻戀而已臣瞶眩不知所言

直陳會推始末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趙 謹奏爲恭承 明旨直陳會推始末以祈 聖鑒事臣行至靜海縣地方有吏部右侍郎蔡國珍差官賁至本月初八日邸報禮科右給事中朱爵一本銓臣會推日久乞 宸斷早彰以息異議事奉 聖旨這本着吏部快問趙用賢二次輔臣曾否預先托用羅萬化當初要推繼而不推果是何人之主意聽了何人之言即便指名從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三

實奏來欽此讀之不勝惶恐臣伏在床褥不能究科臣之言直以事之始末爲 皇上陳之方臣之蒙 恩改吏部左侍郎也適吏部尚書員缺臣未到任輒念諸臣如左都御史李世達并禮部尚書羅萬化似堪推用曾與輔臣王錫爵等言之錫爵等咸是臣言未嘗有專言已而訪諸輿論僉謂故事翰林之推冢宰不甚經見臣竊疑之及臣到任文選司郎中劉四科來見臣問本部尚書應推何人四科遜謝此堂官事也

非司官敢與因更問其人於臣臣爲言李世達等四人且及萬化臣又及輿論翰林鮮推冢宰之言乃四科職掌承行遍查令甲祖宗朝以來委屬希見世廟間有一二乃特旨簡擢非由廷推通詢各司咸以爲然先朝成法具在外廷公議僉同臣初入部安可遽改遂置萬化不推顧其說稍稍流傳于人聞者業不能無疑迨冢宰之命久而不下則揣摩衆意議論益煩兩次輔又與萬化同年說者遂因而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十八 猜耳夫人臣簡用上出聖裁下咨廷議閣臣僅得與聞豈容先期預托况下此臣寮更無干與之理臣于萬化始而議推繼而中止無非遵祖制協公評仰副皇上疇咨至意豈敢使他人主持其間而臣漫然聽之耶科臣言事不厭風聞臣之對君不敢不實故述其顛末如此獨念臣猥蒙拔擢甫一受事遽召羣疑仰厪明問迂疎無當大端可覩矣尚安敢以抱病投閒之身而遷就粉飾以冀逃罪于萬一

哉伏惟 皇上矜而登之

松石齋集卷之五 終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五

松石齋集卷之目錄

中秘橐

知人安民說

孔子高子順子魚論

原心論

述志論

先王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吊論

中星解

薛文清從祀議

松石齋集

目錄六

王文成公從祀議

松石齋集卷之六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誨

中秘橐

知人安民說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一

二六六

嘗讀書至臯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安民而繼之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夫天下至大也兆民至衆也而人君者以其身運之蒐蒐之上凡天下之事物皆責成于君之一身其饑而欲食寒而欲衣顛連而無告者皆待命于君而其有暴戾恣睢亂紀數倫足以戕吾民之生者又皆以綏定安集之功顛顛焉望之于其君而有不能已其懷者則天下之人固不易安而人君之欲以安民爲事者其道當不啻一二而足也乃臯陶則敷之以知人之一言者斯何以說也蓋人君仁天下之心雖無窮而必有所以寄其心者斯其仁益運而不得故安民者聖人之心而知人者則聖人所以善用其安民之仁者也使人君以一人臨天下而亦欲

以一人盡天下之務則輻輪之廣其勢必有所不能周閭閻之隱其情必有所不及周而一日二日萬幾輦委雖勞心焦思日弊精神以從事而其知力必有所不能及吾慮切于民而患與于彼民之疾痛痾癢其何以悉達之于上吾即欲舉天下而衽席之而天下之遺于吾所見聞規畫之外者將日嗷嗷而有不得其所者矣故聖王能以其安民之心盡之于已而不能不以其安民之責任之于人能以其安民之責分之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十三

有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非而得人有明刑弼教典茲五禮如臯陶伯益者而用之則天下之安于相親相遜者不曰臯陶伯益之仁而曰堯舜之仁也天下以其各遂之欲取足于聖人而聖人以其獨運之知公之于用人此聖人所以勞于求賢逸于得人而天下之治所以至今稱隆也雖然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使人君者不能以公天下之心察天下之人而一以其用舍之權徇之于好惡則希旨迎合之徒或得以售其巧便僂者蒙立事之譽桀黠者被疆幹之名天下之民方日被其禍而猶以爲是足以致治也任之而不疑斯何貴于知人哉故人君必以其安民之心寄之于人而尤以其知人之明通之于天下必如堯舜之于禹臯益稷斯其人真可不媿于人君之知而亦可無負于天下之任斯至公至神之化也故曰此知人安民之說也

孔子高子順子魚論

管者嘗讀孔叢子所載子高子順事則未嘗不

歎其高蹈遠引當群雄角逐之日獨能甘心隱約使其身不污於亂世而聖人之道亦賴以不墜至其孫子魚則既應秦召拜博士官已更就陳涉聘爲太師諮之計畫又未嘗不怪其出處之異從而去就之靡一也夫秦虎狼之國蔑禮棄義其不足仕可知而陳涉者一甕牖繩樞之子特因秦之敝而倡爲之亂階其位非尊于楚韓趙魏也其深謀遠慮用兵行師之道亦非及楚韓趙魏之士也乃二子顧不仕于彼鮒何獨松石齋集

卷之六

四

三十三

取于涉而就之乎噫余因是慨秦人怨毒入人之深而君子當其酷烈暴橫之時苟一污其身可以少濟于吾道則其出處去就之間固有所不暇計矣夫秦自孝公已來藉累勝之餘威蠶食諸侯艾翦王室陵夷至于衰周天下日尋于干戈智士寢謀正人結舌河決魚爛不可復收即君子有憫世匡俗之心未嘗不欲一出而拯斯民于水火完吾道于塗炭也顧當其時秦之虐方殷而諸侯之力旣屈莫可依以行吾道者

吾觀子高旣拒楚趙魏三國之聘不就而子順訖不赴秦莊襄之召相魏亦僅數月即解去其語新垣固曰方今諸侯救亡不暇何化之興夫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非伊呂之不欲也勢不能也噫舉斯言也足以見二子之心矣至于子魚之世則秦旣滅諸侯制六合敲朴刑戮之禍極于焚坑徵發逮捕之擾遍于山谷鮒之隱忍而就此其心蓋有大不得已者故雖以陳涉之微一旦奮臂而呼天下皆驥首跼足目松石齋集

卷之六

五

三十三

之爲湯武而世之賢人君子亦欲托之以自逃幸而其事之集則未必如秦人之毒吾身幸得以出水火而吾道亦幸以不絕斯子魚之心固即二子之心而已矣二子以時處其難故能潔身自遠而卒不至于辱已子魚以躬履其危故雖降志從時而卒不至於隕身三子之迹不能皆同而要之審時度德不詭于全身遠害之義三子者其趨則一而已是故其辨張叔之謀稱管穆之德懇懇于韓魏附秦之非計者則二子

豈遽無心於斯世而嵩山之隱陳下之辭鮒之
出而秦之勝也豈其所欲哉蓋不得已也故曰
三子之不同者出處之迹而其所同者出處之
心也夫是心也孔子蓋先之矣孔子敘書終之
以泰誓固逆知秦之且繼周而直其位及始皇
帝壞孔子座乃又得所記顛倒衣裳之說則秦
之厄儒道也固亦天所啟歟孔子者先天而察
其幾三子者後天而奉其時則先後固一心矣
若三子者誠無媿于聖人之後也夫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六

三十三

原心論

吾人所以靈於萬物者此心而已心之爲體固
於形氣之中而實未始不通乎形氣之外著於
感應之間而實未始不超乎感應之迹所謂不
著有無不墮方體執之茫乎無據而其斟酌萬
變主宰百爲蓋無物非心亦無心非物而寔有
不得其朕者此心之所以爲神也世之言心者
以爲心在我也則遺物忘形求之窈冥之地而
不知心本不在我也以爲心在物也則馳神游

精索之象數之噴而不知心本不在物也心不
在于物我則以爲物乘乎心心主乎物來則御
之去則收之彼已兩忘在物我之間而不知心
固不在物我之間也然則心果無所在乎曰雖
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
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此心之真
在也是故心本無物而以爲在物者言其用之
動者也心本無我而以爲在我者言其體之靜
者也體用並游于不窮而動靜相乘于無間則
心之爲心果不可執一而求矣吾觀孟軻氏論
牛之轂蘇孺子之入井若以爲心感于物故爲
之惻隱怵惕而子思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則心又若專主于內者噫此正心之所以不
滯于物我而爲神者也何也彼其未發之時一
理渾涵而在物者未始不寓故方感之際一理
順應而在我者未始不形卒然而感卒然而應
物之感於我者不知而我之應于物者亦不知
此豈可以方所有無執者也故求心于物則逐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七

三十三

物之心非心也求心于我則有我之心非心也
以爲在物我之交而求之則心心相猝將迎起
伏膠擾于無窮而心之真者愈失矣蓋譬之太
虛然即之無象就之無形萬物方有則與之有
萬物方無則與之無儼仰消息惟萬物之與俱
而其所以爲體則未始以無物而爲之先未始
以有物而爲之後也然則求此心之真者何在
乎其始也存之以不識不知而其既也出之以
何思何慮感在于物緣于物而我非有心也應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八

三十三

本于心順于心而我非有物也夫如是則至虛
矣虛故一矣一故神矣神故能應而不宰化而
無迹彷徨周浹蟠際上下將無適非物亦無適
無心而終不以心礙物以物累心則心體全而
心之真者在我矣故有心者滯物累人之事也
無心者忘有賢人之事也虛心者忘乎物我聖
人之事也故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心之
原也

述志論

君子所以不可及者何哉亦以其志之所趨者
異乎人而已矣今夫吾人之有是志也其始蓋
幾微耳然而趨舍之原非志弗端理欲之介非
志弗決而事功之隆替學術之崇卑非志亦無
以定其準而審其所從故志之所蘊其始于一
念者雖甚微而其係于終身之嚮往者則甚大
管者夫子之教人曰隱居以求其志而他日又
曰志于道者何也蓋志而弗求諸理則物欲或
得以褻之求道而不本于志則作輟或得以間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九

三十三

之如是則其於理欲之趨舍將貿貿焉莫知所
適俄而天飛俄而淵淪卒之徇于感溺于欲舉
其身委之於沉冥濡湎之地而亦不自知者此
豈其志之弗立獨異于人哉其始也求之弗精
既不能辨之于志而其終也持之弗固卒不能
歸之于道此志之在人誠有得之則進于聖賢
失之則入于禽獸而不容以一日自弛者矣吾
觀夫人之始而學也方其困迹于厄窮而游心
于往古莫不曰堯舜事功之隆者也吾志焉周

孔學術之正者也。吾志焉。即其所自負。若將澤此身于仁義道德。而天下國家之寄。亦舉一身而任之。斯其志非恢然大也。及夫名譽旣彰。志意已得。則寵利所居而眩焉。而此志以之移矣。毀譽所交。吾徇焉。而此志以之溺矣。聲色貨利之雜然而至也。吾歆豔焉。而此志以之蕩矣。故求士于不得志之日。則以天下爲已任者。夫人皆有可見之志。求士于得志之日。則舉平生而棄之者。夫人迄無可見之功。此其故何也。彼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 三十三

其所以蓄之于素者。非真見夫志之所以不疚于物。不回于利者。以定其所從。而徒以其感憤激昂於意氣者。欲舉天下之事。嘗試而漫爲之。是故其皦皦者易汚。而其悻悻者易撓也。是果可以病夫志哉。古之聖賢若伊尹。顏淵者。一則千駟萬鍾。不以嬰其慮。一則簞食瓢飲。不以改其樂。其所以求志于隱居者。必有介然于理欲之辨。而不移者存焉。故尹之出也。堯舜其君民。而卒以得孔氏之傳者。獨顏氏之子而已矣。彼

有莘陋巷之迹。蓋得以困其所遇。而不得以困其所志。故尹也。道行而其志見焉。未始不可爲。顏子之學也。回也。道隱而其學成焉。未始不可爲。伊尹之志也。此孔子所謂合志與道而一之者也。彼徒囂然自恣於窮居之日。而至于寵利毀辱之交。則繭然而自喪者。豈所以語于此哉。故曰。君子不貴有尚志之名。而貴有定志之實。者。此之謂也。雖然。聖人之志。嘗定其見道也。恒一衆人之志。常動其見物也。易淆。則所以一志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一 三十七

者。其功何所先乎。昔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夫以悅道之志。而或見物之可好。則以理欲之交戰于中而已矣。易曰。陰凝于陽。必戰。夫爲其嫌于無陽也。而戰焉。爲其理欲之相乘也。而交戰焉。是故必得其所以戰于中者。而志其可一也。已此。又理欲消長之幾也。辨志者。其審諸

先王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論

夫天下未嘗有乏材之時也。稽之隆古。自九德

咸事而下師師濟濟至於兎且之野人猶足以任千城之寄於時王者所都不過千里而才至不可勝用如此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而其所臣境內亦足以備任使郡縣而後執皇序者臣妾萬里蓋先王之所羈縻而弗籍者悉被以詩書禮樂之教而恒患于無才則何故哉其所養者殊也天之生大聖大賢也不數而豪傑之士則世世有之夫所謂豪傑者蓋卓犖環偉即未粹然一出乎正而充其才槩乎有濟于天下然

五臣十亂已乎則曰師師百僚曰濟濟多士彼豈盡非才者百僚多士之才不得與五臣十亂並稱而率能濟其所不及則亦有以養之故也吾觀藝教胄子如所謂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云者孰非變化氣質之功而伯契則以勞來輔翼之教大造天下又勸之以九歌然後以九德之多寡爲論官之高下周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賓其德行道藝之優者漸升之司馬辨其材其不率者則有鄉遂之移而大司成造士于國六德六語之條復加密焉夫人非下愚未有不可與進者而天子復多方以作之則孰肯以天地所厚植之身而自委于棄置之地也故皇黃之世其人薰蒸于禮義道德士之出而濟世者其上佐天子順四時而他智効一官能比一職者亦各効其長以共襄國事非夫養之有素致然與帝王道降而育才之意微顧又不能以無才致理也或采之聲譽或求之詞章然士無素養而取辦於臨時故積薪之誚生而倖進之途啓

其庶幾焉者知人善任之主爲能羅致羣材而天下又有負跼蹐之才不就羈縻不可用而尤不得不用則曰御得其道天下狙詐成作使而有顛倒豪傑之說噫此其豪傑真耶僞耶周之後而天下無王道也固也或曰商岩起相渭濱得師此又何所養歟曰是所謂天縱聖賢其生不數者也弟觀典學之訓敬義之箴其所自養可知已嗟夫天下之無所待而興者能幾哉中材而豪傑之豪傑而聖賢之非養不可也或又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三

哉
中星解
夫中星之說何起也人君嚮明而治南爲陽中又爲午位日月星辰之交必於午以故測景驗候考時定日者率以南爲中此中星之說所由起也粵自帝堯始命羲和敬授人時其法以二分二至驗時之中春分日在胃十二度昏中鶉鳥所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也夏至日在柳十四度昏中大火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也秋分日在氏十度昏中虛所謂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也冬至日在虛七度昏中昴所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蓋四方皆有七宿自井至參是爲朱鳥而星鳥則爲其中自角至箕是爲蒼龍而星火則爲其中虛爲北方玄武七宿之中昴爲西方白虎七宿之中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也至月令所紀仲春則日在奎昏弧中旦星中仲夏則日在東井昏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五
三

亢中旦危中仲秋則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
中仲冬則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與堯典所
載絕不相類者何也今考天之體至圓周天之
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星偕運
並行然天在外日星在內遲速盈虛不能一律
齊天外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內轉而縮則漸
差而東度數積于盈縮而勢不得不因之以差
故朱氏謂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則鳥火皆
差于未張子信亦曰以古曆推之凡八十餘年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十三
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堯時則已差矣由此
觀之天之行常過星之隨天而行常不及則中
星所在斷不容一律拘者而或者以書中星常
在後月令中星常在前乃謂月令舉月本書舉
月中或又謂書言分至之所中月令言昏旦之
所中皆未免牽合以求其同非至當之論也至
若鳥火虛昴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
何也蓋星適當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
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尾火星

也星不當中而適見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
如星鳥是也他若孔安國注書自取畢見之義
馬鄭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而永嘉鄭氏
則以爲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春言星鳥
以二十八宿各居其位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
舉而言之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
而東昴轉而北而大火適見于昏中不可以象
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則玄武之虛冬之
中則白虎之昴故于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十三
星爲主而有廣狹遠近惟中者則載之舉中宿
則餘星可推要之惟其度數之合耳政不必拘
其互見之文爲專指之宿也

薛文清從祀議

近該言官題請議將前吏部左侍郎謚文清薛
瑄從祀孔子廟廷臣等欽奉 聖諭詳定薛瑄
應否從祀謹按諸儒之祀于孔門者非有功于
斯道不可若當時七十二賢則親炙聖道無容
論矣下迄漢唐則或以蒐輯或以注釋迄有宋

而理學始振其間得與于祀者代不乏人然要之所以彰德報功垂世弘教其要在使人覲往思來體任斯道而已矣故非其人而矯舉以祭者非所以尊聖統也有其人而廢墮莫舉者亦非所以翼聖統也臣觀薛瑄生於聖遠賢湮之後其學乃能以力行爲先以明道爲主清而不詭異而能同自童叟以迄殿齒無須吏外于聖經所著讀書錄平易親切寔有身心體驗之功故當其時雪夜抄經獄院誦易其志可謂勤矣

松石齋集

卷之六

木

三十三

却饋于表誠抗節于王振其操可謂嚴矣辨冤獲咎逆師保而不悔懲奸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其志可謂定矣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義如難從於權勢奚顧其進退可謂一於道義矣故大學士李賢稱爲本朝理學一人冢宰何文淵稱其不媿往哲而四方士子至比之曰今之夫子臣以爲若薛瑄者誠聖學之流宗儒者之遺範也往時諸臣論列如張九成姚謨許讚喬宇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無

忝其久而弗舉者特因論者間謂瑄少于著作故耳臣雖愚昧竊謂不然夫聖人作經垂訓固欲學者博求蓄德飭已反躬非欲垂空文資誦習今後世知有經籍已也且自古儒者訓詁之多莫如馬融而專于體認本心者惟陸九淵一人而已嘉靖中嘗黜融而進九淵矣况瑄之篤志好學推見本原無媿九淵而讀書錄一書其著述亦可槩見不容以是少之也臣又觀許衡吳澄二子皆仕元其出處不無可議特以其于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九

三十三

道統有關進而祀之夫以元胡之陋而猶得兩人者與于孔氏之座豈以我朝道學大明之日而顧無一人可仰邇聖統者哉臣以爲瑄之從祀久而未定者非議者之昧于知人則亦其黯于大體也傳曰謀之多族民之多違臣願聖明早賜裁斷升瑄從祀之列實昌文公議昭協之令儀且示天下知道統所係而興起後學之心其于風教非小補矣

王文成公從祀議

伏蒙 勅旨命下臣等議先臣新建伯謚文成王守仁應否當從祀 廟庭者臣等謹議得國家之所藉以維持者皆取法于先聖而道統之所賴以羽翼者須有藉于後人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名德者出而膺斯道之緒而聖王者因其爲道之所屬輒從而尊禮之嚴事之生則旣顯用其身歿則又從而褒崇寵錫之至類于孔子之一堂儼若于俎豆尸祝之間而躋之者不爲過居之者不爲赧此所以紹明世翼正統

松石齋集

卷之六

手

三十三

光昭邦家之令德而啓後學之師承者其爲益豈淺鮮哉臣等覽觀守仁所著述間採之朝士大夫之論說守仁始以韶齡即慨然志于斯道迨旣登仕益肆研窮遂窮體要良知一言直挈千聖心傳之統而闡其秘他如所論動靜互乘之機博約相該之體以明心見性爲宗以因物致知爲障捐拘攣之見破泛濫之說皆能推見道原無遺纖翳探極理蘊不滯羣疑若其操已廉潔淬志勤厲龍場之謫屢瀕九死而意氣自

如所至學者景從賢人亦以輩起真能上接不傳之統而下啓來學之宗者也臣等又原從祀者謂能從孔子之道而不媿于爲之徒故能列聖人之祀而不媿于爲之享考昔歷代如漢鄭玄服虔不過訓詁小儒後世猶謂其有功于六籍獨河汾以紹聖自任昌黎以原道見趨乃其言之不詭于經者十才得三四耳即以文成例之奚啻千百宋世道學大明今列在從祀者最稱彬彬矣然自濂溪太極一圖明道定性一書

松石齋集

卷之六

手

三十四

其得號稱醇儒無疑下是獨九淵最得領要而
其他臯比以雜失永嘉以粗失東萊以博失即
方之文成瞠乎後矣且以元胡之陋而其所推
進于吳許諸人蓋數數焉彼之專心考訂與北
面虜廷者顧獨蒙不世之典使其一當文成或
不免覲顏于座右而此顧寥寥者說者謂齋夷
之陋將假一二以自文而聖代多賢即文成且
弗及然臣罔計即多賢弗文成若也臣又考
世宗皇帝時嘗下羣臣禱議至 莊皇御極又

下庭臣議率報罷言者大要謂守仁學主理性或近于禪至執其徒之嘵嘵者遂以病師授之非似矣然孔子之聖不聞其以冉求伯寮而損必若所云是多學一貫之旨果不足信而必以辨陳庭之隼識龍威之秘如太宰所問而斯之謂聖耶必不然矣臣觀嘉靖初嘗退楊雄進后蒼矣至九年中以薛侃之奏又進陸九淵矣然不聞于本朝諸臣有所進與者隆慶五年乃僅推薛文清瑄列從祀夫瑄持已之正績學之純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三十四

無容喙矣倘究于所謂道德者未必若是之融會通徹而極于所謂言論者未必若是之明白痛快也豈以一進一退其輕重若此哉臣載攷嶺南志所記龍南和平四境之會諸新民多屬守仁撫定近或跳梁羯夷亦指以爲訾不知夷類蕃息非我族類而時移備弛豈能帖服于數十百年之後况鄱陽之甲使狂王就殲遂使南服無虞于振搖說者又謂其功之不可諱者天子祚之土田既足以食其報則此似不應更有

所益矣不有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曰施法于民則祀之守仁之績其賞延于世者固國家醇功之典而守仁之學其進之于從祀者又聖王崇儒之盛心也亦何害其爲恩之濫哉臣歷訂之古爰考之今竊以守仁躋之從祀誠不爲過即守仁有知其陟降于宮墻而委蛇于俎豆也當必無赧色矣于以彰我昭代之有人而翼斯文之統于不墜也斯不亦甚盛哉臣故曰進之便謹議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三十二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跋

宋儒朱子所編資治通鑑綱目其筆削一倣乎春秋蓋上下千五百年間采掇窮於諸史而彙括成於一家凡所予奪褒貶莫不有深義而可以備人君之鑒觀者朕於萬幾之暇時覽史籍意獨有取於是書旣因其字畫漫漶乃命工重刻之且申數語於末簡夫人君之致治非考鏡於前代之得失則無以爲法戒而資其用於治理顧前代之事著之簡策者紀載煩多篇帙浩

瀚雖窮歲月莫探旨奧獨是書綱舉條分詳而不繁簡而不遺其是非有不純踵襲於昔人而至其理亂興衰之故往往能揭綱維而析體要一披閱而有犁然具備者誠史家之統宗百王之軌範也儒者之言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朕聞六經者聖王之陳迹而史籍者又六經之陳迹也惟在因其迹以求其意則安知史之不爲經乎是編也朕將叅已往設施之迹而圖方來治安之業寔重有賴焉豈徒馳騫於史冊之觀炫燿於記誦之繁而已哉

松石齋集

卷之六

書

松石齋集卷之六

終

松石齋集卷之七目錄

試程

丙戌武試論

丙戌武試策

松石齋集

目錄七

松石齋集卷之七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試程

王者有股肱以成威神論 丙戌武試

聖王所以宰制天下而擅其無敵之勢者非徒以力服人也其威以神運而不以力運是以其威不窮而天下之相率歸命者亦且專心抑志而不敢悖夫天下至大矣兆民至夥矣羣而不足則必有乖爭凌犯之患聖王者出欲消其暴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一

三

戾恣睢之氣而納之于生養安全之域則不得不震之以威顧吾欲以一人之力使天下爭訟於吾而吾始得以制其敝則其威必有所竭而弗振故夫神之爲言所謂立於不測之原施於無有之地潛天潛地而莫知其所自出斯聖人之威也威運於神天下亦且以神應而尚有爲吾之敵者乎六韜之文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其威神斯言也古帝王所以駕馭一世而其威之不窮於天下者用此道也吾聞邃

古之治其上在化之其次則威之夫此兩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至於威之夫至於威之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然而王者曰吾與其微最上之理慕不罰之化坐視天下之相傾以智相軋以力惴惴焉日蹈於危亂而不一爲之救其闔解其紛則生民且幾於無類聖王固不若是之忽然而天下有軼群之智離倫之勇當之者破觸之者亡思一旦乘風雲之會對鴻鉅之猷者且喁喁待奮而吾不能假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之以爲吾翼戴之資聖王亦不若是之勞也故人主之計安天下而振威烈於無疆者其要在得人以任股肱之寄而已矣法曰得賢將者兵強而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而國亡然則人主日孜孜焉任屬賢將者固將藉以慰吾安天下之心使天下畏威懷德吾可不勞而坐收其功也何也賢人者固國家之股肱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必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遊江湖者托於舟適遠道者

托於乘成王業者托於賢賢者固致治者之舟乘也考之三代神禹薦而干羽旣格三苗爲之率服矣伊摯任而鳴條造攻萬方爲之輯寧矣呂望載而牧野陳師八百爲之來歸矣此數君者知夫三聖人足以保天下之望故寄之心膂任之爪牙極委用而不疑而三聖人者因其君之資以伸威於天下故功名得至於今誦其烈而不衰蓋微乎賢者之折衝厭難哉君臣之交其神之所契惟若魚水故威之所孚捷於桴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三十四

鼓如此也下是則夷吾之用齊百里奚之用秦雖區區彊霸之習要不足以語王者無外之化而二君者固知夫持社稷立富強之道非得此二子則弗昌也秦而後得聖人之威者獨項籍耳然奮其私智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僅一范增而不能用故其興雖暴而其亡亦且忽焉君子觀於齊秦之得與楚之所以失則人主之威懷天下者非得賢而其道無由矣明主知其然故不以一人之智勇槩天下而必舉天下之智勇

效之於一人天下有蕩定震疊而可以佐吾燮
伐之勛者乎雖取諸耕釣之微可也有運籌決
策而可以贊吾帷幄之圖者乎雖取諸鼎俎臣
僕之餘可也有冒難攻銳而可以奮吾攻取之
略者乎雖取諸鼓刀販繒之徒可也吾方詘羣
力以威天下而天下之智者各竭其謀勇者各
獻其力爭輻輳而歸於王者之廷唯吾意之所
指而用之無窮夫是以野無校兵對無立國拱
揖指揮而當之者莫不廢滯崩弛天下又孰敢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四

三十四

有抗志而橫行者乎故曰積力之所舉則無弗
勝也衆智之所集則無不弗屈也吾所御將本
乎無方之用故不窮吾所制勝立乎大象之首
故不禦此古之至兵也非三代之英莫能幾矣
在易之師有之王者以衆正天下至于毒天下
而民從之此威神之象也然惟九二以剛中帥
師爲衆陰所歸而五以柔順之君應之故繫之
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是乃所以爲師中之吉
而初之凶三之輿尸四之左次見謂使之不當

至上九之開國承家而猶戒以小人勿用噫是
可以見聖王將將之心矣三代之王明於此義
故能動無不克舉無不勝天下皆知畏服王者
之威而不知其君以股肱任將將有所憑而不
束於用將以腹心視君君益有所恃而不窮於
威此之謂廟勝之精者也此之謂諭威之神者
也豈必躍馬投戈鬚與角逐騁一劍之任而後
可以伸威於天下也哉雖然聖王所以寄股肱
之託者亦非苟然而已也古者將相合而股肱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五

三十四

之任出於一是以奮武於袁荊者即秉德之公
卿整旅於薄伐者即壯猷之元老故得一相而
將帥之責舉矣後世將相權分而股肱之責始
專重於相何者彼其腹心必有所寄而後股肱
可以爲吾之役也漢之高祖唐之太宗亦古善
用威之君也當其時奇材猛士推轂旅進至其
委之深任之密者不過曰良平房杜而已而彼
奇材猛士者亦卒藉其指示而底於成功故後
之人主在論一相而將將之道兼舉之矣語曰

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於乎此又人主致治之大計而不可不審所重于用人之際也

程策 丙戌武試

問兵志云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則求將之重於廉久矣古論將者無如孫吳孫子以廉潔可辱爲將之危道而吳子又謂貪者可貨而賂其旨豈各有所歸歟考諸往史將以廉名者更僕未易數試率一二評之彼和戎辭二肆之樂家賦無一卒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六

三〇五

田與夫愛鼎弱楚沒賂敗晉廉貪之分亦既較然矣西河守身有其言者始固以貪名其後乃節廉而自喜王將軍始不得田宅及伐楚而屢以爲請驃騎當匈奴未滅不欲爲家而重車餘載曾不省士代公少以貲自雄旣貴而居處乃如寒士斯數子者所由不一豈爲將之道張設輕重固不拘一途歟他如卻秦之帥父子異趣而善敗立見平蜀之師帷幄易操而功罪頓殊無容議矣乃衛公縱掠

奇寶爲蕭瑀所詆汾陽侈陳聲樂因楊綰而

驟徹其半不可謂非汰也然而功施劍守勳

塞天地豈將之策奇建績果不係於廉歟我

皇上側席求才拊髀思士無歲不稽廉貪討

功罪期得古廉將用之而駸削成風羈牽爲

馭卒未有超然而應上之求者豈溺錮之

習其趨難挽而跣踵非常之原果不當顯

以繩墨御耶抑別廉之道更有出於今之所

求者歟諸士子固應將帥之選而來者願相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三〇六

與極言之以觀禦衆之志

甚矣將之難求也非才將之難而廉將之難也夫將何重於廉也人君任將蓋旣舉竟內而授之柄是國之司命也是三軍之所恃以動者也將不得人則統馭不立無以附衆而威遠故貴求將也求將而不主於廉則制節不明無以飭躬而勵士故貴得廉將也將誠廉矣然而抱咫尺之義者或以曲竭而僨事負跣踵之畧者亦得以握奇而建功將豈徒貴夫廉哉孫子曰廉

者可辱言可激而致也吳子曰貪者可賂言可誘而致也將而可致于人非善將也是二言者將安所取衷乎哉夫兵無常形而置將者亦無常用故曰廉可使也廉者好明其志貪可使也貪者邀趣其利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將將之微權也然而非所論於將之常也古之善爲將者相機而爲之動審勢而立之權有所削心卑約見謂從事於無欲而非以爲名高也有所役財豪恣見謂快心於自衛而非以爲厚利也張設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八

三

則晉因之以削雖修武之德亦何補於亡也此其得失之數若以璽印塗引匙勘鑰較然而不爽矣吳起居魯嘗以貪見斥乃其後更節廉而自喜竟中公叔所料而走楚王翦始不得善田宅既受伐楚之命及關而五請至被誚曰乞貪已甚此非先後之易操也起蓋欲因財以啓衆翦特自污以釋疑耳非翦固貪於起也霍去病耻匈奴未滅不欲爲家然其從軍重車餘載曾不省士蓋已不勝其汰郭元振嘗一日散其貲四十萬及貴居宣陽里第不一省院廐所處乃悲如寒士此非情迹之殊方也去病以寵幸自邀故稍示廣大元振則以功名自保故獨遵儉素耳非元振固廉於去病也他如馬服爲將盡公其賜予而趙恬乃重顧其私藏是以有長平之難曹彬從下西蜀惟載圖書而王全斌乃恣其漁奪是以有昭化之命得失在家庭帷幄之間而禍福應於呼吸安危之際將之不可不重夫廉亦既彰彰明矣說者乃曰以衛公之英略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九

三

而猶縱掠於奇寶以汾陽之勳業而猶侈陳乎
聲樂將在立功而已疆場揮霍非所忌也戎行
雄宕非所拘也嗟乎此特便文自營之說耳不
知頡利旣擒敵不得以乘我掠之可因資於敵
此勝算也故靖於蕭瑀之論特謝置不對汾陽
爲朝恩所忌盛聲樂以自娛此微計也故聞楊
綰之相而坐中輒裁其半彼二子者豈遽騁其
雄心而自快於顛冥之地者哉乃世之議者方
且以爲矜而失律方且以爲憍而縱欲又况其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十

三

庸庸者乎君子考樂魏之迹而知操行之可以
保世循起翦之謀而知蹈機之可以成名較量
於秦蜀之師而知功罪之不爽究觀於汾衛之
烈而知勲名之克終蓋性尚旣以分流而鏡戒
遂亦異適得則天下以爲顯榮失則後世以爲
戮辱然則爲將者奈何不務襲跡於其所安全
而顧出於其所危亡者哉愚以爲今韜鈴之士
豈無有慕樂魏之踪希李郭之績而陋秦漢諸
人於不足法者亦顧上之所求何如耳夫怒鼉

見軾爭死藝於伏殺浴馬致誅誓畢身於鳴轂
士固驅之亡則亡置之死則死耳今獨以廉求
士士奈何弗應哉我皇上威德遠敷神
明除戒凶警雖夷而拊髀之慕不輟泰寧雖
洽而盱食之思猶勤詔書歲飭邊吏無慮
數四簡廉黜貪稽功核罪賞無不當罰無不公
卽武夫悍將莫不凜凜奉法惟謹是宜革心易
慮洗貪黷而還之廉潔矣顧習尚惟深則濯拔
爲難參逐旣久則更轍未易今之諸將豈無有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十一

投醪分菽同甘士卒者其人乎而縱心於膠削
且有饑鷹餓虎之誚矣亦豈無單辭一矢卻報
千金者其人乎然而極意於誅求且有剝膚推
髓之慘矣上之求在此而下之應在彼督責愈
峻而名實愈淆議論愈繁而勸懲愈悖斯何以
說也夫體貌之嚴本以制驕悍也今自大將以
下偃伏趨走不啻若嬰兒然旣足以耗折雄氣
而又筐篚溢於克庭餽牢豐於首路嘒息頓笑
皆係榮枯如是則何以責廉文法之峻本以申

約束也今幕府對簿功罪掩于苞苴之盈虛殿
最視其問遺之疎密甚或刀筆下吏得牟奪梓
抑之而士不得不爭趨於其所重如是則何以
責廉古者闔外有專職予奪不從中御也今或
飾羔雁於昏夜借羽翰於簡書少屬吹噓謬張
功伐甚且立躋榮要而寒峻羈旅無不抑首受
挫如是則何以責廉也者將在軍束矢修摯而
已今或輦載踵於私門斧資鑒於密地締交自
內乃借援於外主名自西實薦賄於東甚則與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隸厮役得以紹介而願使之矣如是則何以責
廉自古未聞有入貲可爲將者今賈人子往往
少托奇贏躡起行伍而污官棄吏昔蒙詎於簠
簋者更得耀寵於干旄又其下者星卜優伶之
賤亦建牙一面鼓唇舌而制介士之死生焉如
是則何以責廉伎倆庸流本無籍於軍府今自
詞人墨客下迨遊閒技藝莫不倚邊境爲外府
規薦引爲胥篋士非玉壁譚者爲價雖羣誹滿
腹而莫適爲禦如是則何以責廉夫是數者上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窮於求有涸轍之憐不得不假之以濡沫之澤
下窮於應有漏卮之勢不得不乘之以侵牟之
姦故列校之勾索於陴障偏裨非不知也偏裨
之需求於列校大吏非不知也勢有所激極則
上下啓相蔽之端情有所牽掣則臂指有相依
之痛奈之何不委鋒鏑之餘而爲漁獵之資也
哉愚以爲方今夷狄款服疆圉輯寧非有墮城
降邑如起翦之事也又非必係名王摧堅敵如
漢唐諸將之事也第得所謂廉靜者緩帶而鎮
之毋推剝於什伍毋屑越於撫賞毋借資於修
築毋攘利於首功毋驅精勇以佐耕牧毋立科
斂以實谿壑積之數年使邊民漸克士氣日奮
市租不乏可使有投石超距之勇妻子無顧可
使有趨敵赴死之心如是卽虜嘗弭首示服吾
得以蓄威待之卽一旦跳梁而內訌吾且以全
力制之而有餘矣又何憂於匈奴哉愚故曰求
將於今日非才將之難而廉將之難也雖然廉
非可易求也三略之言曰致清白之士以禮致

節義之士以道彼其翹然而自負以不羣之操也則豈利祿威刑所可羈縻而驅策哉故欲致之以禮則毋務以其財困之欲致之以道則毋務以其勢窮之使之嘗有以養其操而不屈其威蓋吾無求廉之名扶而納之天下莫覺其意天下自不得以名習眩我舉浮淫之蠹皆不得以加吾名實之上則樂魏且踵興卽衛公汾陽之勲績惟吾所意指而不憂其不任矣此將將之微權所謂勝於廟堂者也愚於聖天子

端有望焉

第二問

問今之譚兵者疇不以決勝爲期哉然有形埒者衆共見之有篇籍者人傳學之此以形相勝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則謀先之矣今海寓清寧韜戈卷甲凡戴胄稱雄抱鈐思効者惟以疆場爲先事之慮汎舉則端雜籌紛則効寡特舉近所弗靖者與諸士商之國家沿邊置鎮延亘數千里而遙自乞封奉貢

乘時而振武者禦外之宏規也通變以救弊者治內之善策也蓋禦外必立難犯之勢所以壯國威於不替也治內必先自固之術所以圖事幾於將萌也勢不張則操縱無方人得以窺其隙術不審則壁畫乏策我何以固其基夫惟外勢既定內基以固則常勝在我常勝在我致人而不致於人矣執事探往跡舉兵志以策遼事豈以孤懸之鎮彫敝之氓外攘內修之略不可及暇豫圖之耶生學軍旅安敢無詞而處此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五

走此一道也漢初匈奴連西國結南羌中行說
輩復誘惑其間遂屢寇屢得志迨謀臣建策表
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右臂既斷匈奴氣
奪久之稽首內附此又一道也漢神爵間先零
與諸羌劫掠小種背畔宣帝命趙克國發兵詣
金城是時辛武賢出兵擊罕开克國以先誅先
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朝議從克國計罕
开果服此又一道也唐貞觀間突厥部落離畔
衛公率勁兵三千趨惡陽嶺乃縱謀離其腹心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此又一道也之
數事者或正兵耀武彼醜之虐焰頓消或變易
出奇我軍之精神自倍事雖殊途得制禦之道
則同也跡此以籌遼左之夷儻可幾乎 國家
鑒前代之得失酌一時之窾會沿邊適中之地
各制重鎮以控御之內夏外夷之限罔不周悉
而嚴肅矣然形有險夷事有緩急甘肅孤懸河
表其勢非不可虞然地非肘腋措注猶可展也
剡門密邇 神京誠爲肘腋要地然勢非孤懸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策慮猶可施也大都彼醜之部曲既隨順義以
羈縻在事者隨機而善應之自可以柔彼驚悍
彰我威德矣故幸而堅約夙定之成算既有常
形萬一敗盟預具之戰守可以應卒雖在我非
恃此爲久安長治之策十餘年寧謐之效不可
誣矣獨遼左一域爲東北之藩籬顧三面瀕夷
中通一道誠肩背之要區孤懸之絕塞也九陲
防禦之地莫急於此而兩河之夷且歲時苛擾
之矣夫土蠻之地非廣於八陲之夷也兵甲非
多於諸虜也器械非鈇於西壯也度長黎大僅
九陲之一區耳乃諸塞之夷交臂受事蠢茲土
虜爲讎大邦此豈無其故哉蓋遼與虜鄰本爲
用武之地而逆會遺黨猶懷必報之心兵連禍
結已有由矣三衛屬夷又首鼠而嚙矢之自土
蠻得屬夷之聯結故前無所懼後無所虞而我
之虛實可坐而得矣三衛者利在來賓則陽順
以徼其賞利在往掠則陰逆以濟其姦是在土
蠻則憑藉屬夷以爲耳目之用在三衛則倚重

土夷以恣谿壑之貪兵連勢合遼陽之亭障未得安枕而臥矣然則計將何出乎請徵已事牧守雁門不輕戰藉令匈奴不屢犯吾知牧亦不戰而已蓋志在靖民非快意一擊者今遼左一捷于仰逞而逆會授首再捷于一灰克正而黠虜寒心然吾士馬亦重困矣堅壁清野抑鋒養銳俾士賈勇而待用馬騰櫪而嘶風不追其窮所以防其敗不搗其虛所以閑之來在此時矣其靜如山不可以倣雁門之遺意耶漢神爵五

松石齋集

卷七

六

鳳之威不在元朔元狩之上蓋自表河列郡通西域匈奴之西國南羌去矣安得不爲漢屈乎今遼陽所患者在土蠻屬夷又東有建州海西夷西有青會執非所當備者乎東夷土蠻左臂青會右臂地勢然也海夷近稍耳目之建夷亦未大合于北二夷稍示羈縻青會撫賞得宜獨不可使爲我用乎若是則與我抗者僅一土蠻耳由是以計土蠻者應土蠻計屬夷者應屬夷則我專而敵分我衆而敵寡矣此便計也衝地

交合不可以踵斷臂之故智耶金城之役辛武賢出擊罕开計亦未甚左乃克國欲先先零首禍者不可不重創也今三衛藉援土酋以爲在我莫敢撓其鋒故恃以爲垣壁也當其無事堅壁之計可施矣萬一夷氛未息所謂先擊先零而後服罕开者在此時矣懸權而動不可以尋金城之遐軌耶衛公夜襲頡利固由兵勁使彼心協而謀衆聚而不携貳亦未必遽得志也惟間諜旣行心疑而勢睽遂爲人所易與耳三衛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十一

屬夷本世受爵秩通于中華者也第嗜利而甘役于土蠻耳若覈其順逆之實有偵報之功者優賞之不然者如故附虜以竊掠者閉絕之不然者如故且諭以恩德之不可忘歆以內附之有厚利有能購內訌者之酋首賞以不貲爵以崇階彼之情形反爲我得且不得覘我之動靜矣難知如陰不可以循夜襲之芳猷耶若是者或因敵勢强弱而隨機以制勝或因夷情逆順而變易以行權事可按而覆者監于前代有

餘師矣欲求攘外之策乎前所云備矣欲求治內之術乎生請言之兵志所謂知彼已者何知也知虛實也虛實者何謂也卽審於遠近勞佚饑飽之間而已今遼左之地虛耶實耶果處其實則我有恃以待人若猶未也我且變而爲客敵方有以乘我矣然則不知其虛而不圖者是玩愒也知其虛而不早爲之所者是噬臍也夫遼地商賈不至貿易不通居其地若處囊中惟閔閔望有年耳邇者天災流行地遭陰沴卽歲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年矣愚謂海禁當弛島禁不可不嚴也宓子賤爲單父宰齊寇至麥禾旣成父老請放民出穫不許曰今茲無麥來茲可樹若使不耕而穫是民樂有寇也今歲租議蠲矣然所當蠲之地貴在當事者躬臨而精覈之斬於分數明而已不然窮簷蔭屋之民力不能自白於官者何限乃使可以僅支之輩反冒貼危亡者之冤恤填溝壑者且不免催徵之負不耕而穫者尚多也非公家之利也愚又謂歲租當蠲蠲租不可不審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也漢武帝詔賜孝弟力田老年帛米卽賜毋贅聚蓋恐所得不足償所勞也然猶優游暇豫時也今議發內帑以賑待哺之民其憔悴呻吟之狀何如使非當事者隨至而輒發親民者巡行郊野真見而分布之第恐賑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得一朝之賑而奔命守候於連朝要之同歸於無及耳愚又謂賑金當發施賑不可無方也子路論治賦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謂必有親上死長之義而後兵可用也今之兵無論

老弱卽丁壯亦烏合耳何也無一體之義也兵藉有卒伍有家丁皆戰守不可偏廢者乃衝鋒冒矢石者大都家丁之力居多也建議者亦欲贍家丁矣第宜立選用之規聯一體之義各地之有將領者舊有者增之舊無者置之其所增置不必拘以名數卽取將家族親或卒伍所選土著子素稱超距伉健者籍缺無令攀報當則充無則止由是以例所當施者及近議所謂幫貼豁差副丁之類無不從其厚也以勢相聯合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之人而加之以倍食之利旣感仁恩於平日自當効死于臨戎且優厚之資卽取諸老弱之費是去一人得一人之用也愚又謂家丁當贍選用不可不慎也信能行此四者則餉易而食足氣鼓而兵強在我可以稱飽稱佚稱近而實矣乃又以前四策者禦夷則夷之勢誠饑矣勞矣遠矣而虛矣由是以戰則無堅陳以守則無勁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全取勝之道也譬則人身然元氣旣固則神旺色澤四肢百

骸無不強健風邪何自而入乎此外寧而內無憂之術也夫遼左奠安則肩背有賴薊門之聲勢不孤薊門無驚則手足相維宣大之窺伺自戢延寧甘固皆將俛首內向奉約備藩之如故矣執事所爲獨惓惓者意在斯乎雖然西北疆圉未可遽謂晏然也順義物故議封未定羣心未協約束未立安保無猝至之虞乎此一時也守盟與不守之會也不可不蚤計矣且甘肅亦不無事也胡騎數百踰垣拒阻而南且交兵矣矧番夷畏虜久且甘爲之用又匈奴西結羗氏之會乎其漸不可長也以約束籠北虜以經略離番虜此在廟堂有閣議封疆之臣有令圖也愚又何贅計焉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松石齋集卷之七終

松石齋集卷之八目錄

敘一

管子書敘

韓非子書敘

四川鄉試錄敘代

山東鄉試錄後敘代

武舉錄敘

南游漫稿敘

吳少君續詩集敘

松石齋集

目錄八

靈洞山房詩集敘

張孟奇廣陵懷古詩叙

櫻寧王先生續集敘

刻東坡先生志林敘

雪夜暮歸詩卷敘

南都同年會約小敘

講院會錄小敘

松石齋集卷之八

敘一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謨

管子書敘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予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

松石齋集

卷之八

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紬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予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

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管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二

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勿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五刑之遺也四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還士言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說與也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鐵亦園廩之舊也他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美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脩甲兵而大國亦將脩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臂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母招權勇母權鹽鐵不踰時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霸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

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強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助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四

三十九

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非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予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韓非子書敘

予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歎曰：世道之趨於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捍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騁其機略辯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五

三十九

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喝之迹。雖其揣摩馳騁，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忠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聳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辭，亦無以當主意而盡歸遊士之

口故千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余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爲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揜明而下以拂世揜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遏黨與絕異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虞其有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六

三十一

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醞釀鬱積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所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慘辱爲天下笑者雎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七

三十四

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忌前之心挾狼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於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蓋悲非之爲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予以爲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夫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逆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實夢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行於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予以爲彼輩緝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爲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玉姦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四川鄉試錄敘

代

皇上御極之四年丙子四川當大比士巡按御史某代前御史某行部寔監臨其事先期則馳幣四方聘文學官某某爲考試官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某官某某監試則某官某某御史既以率百執事相與毖飭而後從事乃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若干有奇遵故事鎖院三試得七十人次其名氏及文之雋者謹籍以獻臣猥以職事宜敘首簡臣往嘗讀蜀紀言蜀固僻松石齋集

卷之八

八

陋由開明以前未曉文字漢文翁始修起學舍招延弟子於時士民乃稍自厲飭至王哀爲益州作中和樂職宣布三詩令依鹿鳴聲歌之以宣風化一時才士如長卿淵雲者間起輩出摛詞拔藻精耀華燭卒能使蜀大重若是者豈非教之使然耶始臣之浮灩澦溯沱潛而至也得周覽其形勝蜀蓋四塞爲固沃野千里而其中所謂廓靈關包玉壘岷峨滙波褒斜綰轂瓊瑤豐蔚之狀莫可名數夫山川之氣盤鬱而舒必

且洩之人文以協昌明之會由斯以談蜀靈秀本甲天下乃所產才僅僅如漢所稱二三子者將由地之靈乃爾抑士之束於教然也臣以此則歎士生斯時漸靡之無術令宏碩之才僅委於詞賦小道也我國家運際熙洽列聖紹休文教旁魄邇浹渙者游原迴濶者泳沫彬彬乎以程較自昔且什百於漢矣主上以冲齡嗣大位首嚮意文學嘉惠賢雋海內之士卽阻深疏遯莫不聲附景從爭自磨濯思一躍風雲以自効於尺寸矧蜀故閒於文學而尤重泳沫於聖化者哉某今者得徧閱諸士所爲文大都囊括衆美春容不竄藉令長卿數子授簡而談不過於此矣乃主上方勤思乎道德而經緯乎仁義禮樂之用諸士子卽幸以文進顧所以効之用而塞今日之求者則豈徒顯顯競詞采藻麗爲也臣又按圖記蜀界西南於位爲輿坤坤之象爲文爲臣二臣位其爻曰直方大是所以應黃裳之君者惟取於直內方外而其文則舍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八

三九

之爲地道之光而已以今天下士習稍競於文
矣卽其所論說非不人人當於名實然至其操
行則或外獵修姱之名而中實包伏姦譎苟以
規竊富貴游徼榮寵如是亦何所貴於文亦何
以稱於臣道而不負乎 上所求也 主上右
文隆化超軼往古臣以爲卽得士如漢猶化理
之薄而報稱之不厚也此亦士之過矣儻其徒
飾寵譽之言以自售其恣睢之行是臣等以非
其道無以宣 主上作成之化而下使山川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十

三

亦且蒙詬於靈秀臣等又安所逃罪乎故由前
言之臣猶耻士之爲長卿淵雲也由後言之臣
乃懼士之不得爲長卿淵雲矣諸士子宜何處
焉是役也巡撫四川都御史某某綏靜西土弘
闡教化某官某某或先時綜畫或臨事贊襄皆
有勞於斯舉某官某某以使事至某官某某以
入 賀行亦與觀乎斯事之成者法得並書云

山東鄉試錄後敘 代作

今上之七年己卯山東復當選士於鄉旣定其

可舉者且爲錄以 獻而臣以職事宜敘未簡
乃展言曰夫世所稱學聖人之道者不重經術
哉山東故齊魯地也昔者孔子當周之衰悼道
之鬱滯於是論次六經而折衷百家之旨一時
羣弟子涉六藝以教咸遵夫子之業而潤飾之
秦項之際蓋稍陵夷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
也漢興諸儒始得一修其經藝雖原遠未分然
當時所稱爲大師宿儒者大抵皆產山東高者
援經傳義坐論廟堂若董江都公孫丞相其最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十一

三

著矣次則專門名家自濟南生而下轉相授受
更數十世不失膚寸至抱以謀王斷國亦兢兢
不敢自謬於師說蓋信之精而用之一如此彼
其服習既久則趨嚮自醇亦所漸靡者近也故
自漢而上儒者獨以經術顯名當世斌斌然兼
有其文質矣我 高皇帝之興原本聖學詔取
士一用經術盡罷去唐宋博學宏詞等科行之
旣二百餘年文教翔洽洋溢方外卽阻深仄塞
之地莫不懷鉛握槧爭自拂飾以冀幸於一遇

乃東人士歲所藉而獻者以視異時文學高第
不啻什百章縫家誦法孔子端弁帶而說經義
自謂較兩漢且奕奕過之然以今載籍所傳其
能爲 國家建樹鴻業標顯令望自二三耆碩
所可考見者於漢不能無遜美焉此其故何也
天下方日驚於文矣齊魯之士不勝其質而務
出於澶漫奇離者以窮之往往剽其外郭而昧
其中局故經術之說幾爲天下用而不足齊魯
乃以其故竭蹶而趨噤心而語蓋至於徂往失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十一

三十一

守亦終莫幸而至焉此不勝天下也夫傳久而
僞則知者正之譌甚而亂則知者止之以觀今
日臣以爲東人士宜易而反其本初則幾矣
主上崇儒右文嚮用經學間歲輒發 明詔申
布功令孳孳以通經適用爲務要以剗剔浮僞
而彰顯道術甚盛舉也諸士業以奉承德音知
上意所嚮而又思其鄉先聖賢所以勸學明教
爲天下先者不顯在屬施虛詞文美而實不効
也則奈何忘其所宗本而浸淫於文致令兩漢

諸儒獨擅矣於前聞也哉諸士子今以經術進
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而論藉令諸士効
一官而比一職其勤已以務施端意以明旨出
入不悖所聞者視漢儒不知何如也諸士懋勉
哉毋使天下謂經術非齊魯之故焉可矣臣故
於諸士之始進願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如
此云

武舉錄敘

萬曆丙戌秋復當大比武士大司馬集所舉郡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三十一

國材官諸勇略者按故事校步騎射中式復策
以儒臣 上命臣用賢侍讀臣訥往試以籌略
而都給事中臣廷相臣九思郎中臣一禎臣之
屏寔分校之臣自惟愚戇無足齒數幸 上不
忘使過拔之廢棄中令得陪侍從今年春禮部
貢舉士臣既濫竽其間惟是淺陋不足奉任使
用惴惴懼乃茲復越俎而任所弗習臣益懼
命之辱則與當事諸臣奉頌所申飭意旨夙夜
慎矢校校與辭堪備將帥材者遵 制拔一百

人籍。奏臣謹序首簡臣伏謂、國家設文武科取士甚大備矣、文雖少右、然武士中格者、卽秉羽仗鉞垂金緋樹旌鼓、是可立建奇勳、幾封侯之業、然而世尠名將何也、噫此特例舉耳、武士亦自解曰、武重於開創、今趣文法、樞筦之吏自大將軍下不止半部、席今有太公苴武衛霍輩、卑之班演昂之守陴、障爾故皆媮學士語、握鉛槧而薄勳猷、蓋朝廷威靈輝赫、北除邊關、南進寶琛、方內外晏如、無所事兵革故也、然一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古

三十三

烽羽動、上下倉皇、緩急徵將、或稱乏材矣、豈曩所試技與辭率沿例多、頑詬統袴者乎、何將之不中見也、夫黃金臺故在也、買駿骨則千里馬畢、至今漁陽之突騎、與羽林諸俠飛容、容無所倚、良家子有弄弓矢、蟠鞍馬者、吏目爲武犯禁、忠勇之士、撫劍顧白日、銷鈍雄氣、咄咄自悲、孰謂雲臺之後、頓尠大將、而屠釣之間、遽亡猛士哉、亦時方注意於文、所養未素、所未真耳、夫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而爲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皇上英明冠絕神武、布昭華夷、寧謐億萬年、稱無事、然上切淵猷、占風觀象、宵旰乾乾、遼左數創、虜奏功、不惜封拜、金繒思深哉、頃關河之西、白馬之津、饑氓奪糈、上亟憂之、至煩詔書申督將帥、嚴防禦、廩廩不忘牧圉、而試適當期、復謂精延攬弘敷奏、庶幾與南宮士等、以養若彼、以求若此、士其奮臂而呼、風雲豈復卑卑自解、臣比閱三試、果孰輕重、技重則詘、謀重則詘、技、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古

三十三

已中之、臣則權辭而審謀者也、然則比、翰較、菟亦若文學篇耶、又豈專其智而辭之略哉、春秋名將如樂毅、劇辛、操觚管而至今、豔之茲入、穀者、果祗跼踣科頭已歟、臣閱辭度其心之忠與氣之雄者、錄之、心忠謀必深、氣雄略必遠、急可備呼吸、驅使若徒攻纖詞、縱陰謀、而刻薄少恩、豈足福哉、茲諸士以騎毅則俱、蹲甲洞札之良、以辭則義形慷慨、而忠披肝膽、卽未効之用、而能已見矣、顧諸士平日所扼腕、欲銘旂常、敝天

壤者念何以自快不可滅者名也不可失者時也。不可輕而孤者主恩也。捐身忘私忠臣之精志。摧陷廓清壯士之盛節。士當其奮於立功。卽蹈奇歷險。愈足見奇況。主上直以清夷警慮。建威於未萌。諸士直以雍容坐籌。厭難於不戰之地哉。臣以此敢信諸士之辭。果足以効用於他日。無負也。天下固稱六經之治最重矣。觀上所嚮意。武固未始少詘焉。士奈何卑卑自解也。馬之逸同。一千金一五百金。千金者足無塵。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六

三六

南游漫稿敘

南游漫稿者。今中丞蕭公允修居同署所賦詩。

若記也。署枕滁南輿區。其地坦迤。紆鬱崇岡。迴伏長川。映帶瑯琊諸山在焉。故宋學士歐陽永叔嘗所憇而樂者。其西南則醉翁豐樂諸亭環而列焉。蓋自渡江已北。其山水之名勝。莫過於滁。士大夫之爲南北遊者。率就而假息以一寄其登望之樂。予生自結髮而神游寤寐於其間久矣。歲之甲申。蕭公由奉常卿遷爲南太僕。其秋予適以使事至滁。公因命巾車導予游諸山中。相與翳嘉林。俯危石。徘徊指顧。公從酒間輒數南滁諸景。得於杖屨所及者。凡爲詩若干篇。記若干首。酒酣則又輒隨指所向。相與歌一二章。予雖不能一一歷覽其勝。然而蒼翠隱顯。綺綰繡錯。若與詩歌之藻麗相爲應和也。其傳景陳意。若開林霏而挾風霜也。其撫今追昔。若會山林禽鳥之樂。而與六一公揖讓乎几席之間也。予然後知君子之心。苟有以自適。則夷險一致。而喧寂齊觀。故昔之人或蹈海居夷而志樂棲遲。或披裘帶索而歌出金石。彼直以寓形須。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七

三六

東搏冥控地何適非我泊然自脫於世俗所謂
悲愉厭美之外無入而不自得如此也蕭公曩
嘗觀給事中以言事忤時會琉球國請封當使
同曹郎畏險以計請去公慨然將命涉驚濤巨
浪者萬餘里三年而始歸所見海外諸幽遐蒐
瑣事無不以入篇咏公嘗言當至彼國時颶風
大起舟滴蕩幾覆獨擁被唵嘯不輟其出而爲
卿於茲土也蓋亦所謂棄朝右而適於莽蒼冥
寞之鄉者乃公獨以寬閒自適方且鯁鯁焉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六

釐校馬政勾稽芻牧而其暇則又以追逐巖壑
爲事若日不足夫公起家漢書其形勝甲天下
而又騁目於大荒窮微之濱宜其於山水飫聞
而習見也公之於此乃能窮勝躡幽若與山澤
好奇之士爭一丘一壑之長以自爲愉快此非
其志有所定而物不能移者又孰能游四海之
外而憂樂無變於已齊大小之故而得喪無動
其中哉公今者晉爲南中丞矣南都古所稱佳
麗而中丞地望尊顯繼自今公且有奠安國

本之責其紆畫獻納當有銘鼎彝而勒旂常者
又不獨在詞賦之工足以盡公已也予不佞濫
竿館下操筆以俟請敘公他日之功烈云

吳少君續詩集敘

金華山人吳少君氏先有集刻構李予嘗聞王
敬美評少君五言詩淒清幽宛擅極工苦足稱
長城蓋已心識少君已而少君遊敝邑客友人
孫齊之所余因識少君少君數過予談詩其所
服膺盛唐諸名家及誦說近世名能詩者皆務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九

掇其菁藻不逐凡體余益心服其精久之意有
所不合拂衣去後十餘年余官白下少君自四
明山中襍被從一奚奴走數百里訪余署中少
君蒼然髮且變矣而其攻詩愈益甚盡解橐中
所藏詩數百篇授余余稍爲刪定刻其可傳者
百八十餘首少君又謂余必子序者庶幾可信
來世夫聲詩之道其本在性情其妙在神解其
傳景會意恒超於學問語言之外然而匠心獨
詣超契渙渾者多發於羈旅草野之人而得之

怨懟悱惻之語，昌黎有云：「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彼士既自放山澤，往往獨立於情慮之表，不蒙世之緇垢，而巖觀川遊，行歌坐嘯，又得以其暇發舒性靈之所獨得，故其爲詩離羣睨俗，使讀者變踣慘慄，感慨却顧，而不能自己。然後可以言隱者之詩也。少君性故奇僻，獨好佳山水，家故饒貲，中歲妻子死，遂盡棄其產，更購古法書名畫，携以遊江湖間，搜抉珍怪，卽凌斷谿絕壑，以必致爲快。嘗踰天台石梁，採萬松石齋集 卷之八 手 三

君嘗自謂生平所注嚮，獨孟襄陽，故其學不務博而孤愁窈眇，動求真適，幾窺襄陽堂奧，晚更慕韋應物，集中多擬韋詩，其高潔寡欲，亦幾似之以予所親記。今世之稱山人者，口崖壑而心城市，放利自資，肩相摩於道也。少君乃能棲遯巖谷，獨保其素微，少君山澤幾無人，後世有讀少君之詩者，亦可以知少君之不受氛垢，超然絕俗矣。少君名孺子，晚號懶和尚，又曰玄鐵道人。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三五

靈洞山房詩集敘

古君子必有離世絕俗之慕，然後視天下之富貴，不足以爲吾之重輕，而可以養其靜虛純明之體，故喧寂不易其常，悲愉無改其素，其或進而居巖廊之上，雖至於都將相，歷華臚，而吾悠然之思，嘗運於物表，故足以應天下而有餘，卽退而就藪澤，處閒曠，其心益安而無事，則可以盡世態物情之變，雖一旦舉而納之紛華波蕩，而吾不因屬厭而有所移，故江湖廊廟，昔人謂

出與處蓋一心而彼之徒湛尚於寂莫顛冥於富貴者固不與於此也學士澈陽趙先生起制科上第持方守中見忤柄臣嘗出爲廣左臬司棄官隱金華山中日選勝於泉石而追逐之得今所謂靈洞山者築室以居據幽發粹亦日與之娛而澹然其自適也已而起官南中數遷爲天官侍郎尊顯矣先生時時念故所釣游處輒低回慨憶又數數譚其林居盛事能使人樂而忘其老久之則以一編畀不佞賢曰此吾所紀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圭

三十一

於茲山之勝及四方賢豪嘗過吾廬而追賦其勝者也子數志於林麓其爲我序之吾且携以當臥遊焉賢退而詠歌其詞不自知其身之徜徉於白雲紫霞間目動神飛而因以窺先生之志果能超於富貴之外也今世士人一或坎壈於時往往矯迹棲遁希恬退之名一旦微時之幸遂不勝其酣豢沉湎昔山林之托惟恐其影響之或及視以爲不祥而去之矣先生當放逐自能棲遲嘉邇不萌怨懟之心故方公貴在日

月之際而澄懷觀道猶不廢山林之思斯非不受氛垢而無易慮於富貴者豈足與於此哉宋儒蘇子瞻作醉白堂記謂以韓魏公之勳名終身有美於樂天而不以其所有自多歐陽永叔思穎詩序方欲乞身於強健之時而無媿其踐言之晚兩君子當國家樞筦之地宜其劬勩不足而其所思乃常在山水園池之間此所以能薄富貴齊得喪運功名於天下而恒有餘裕也不佞於先生之是編蓋亦謂其有醉白思穎之心哉因書其端以歸之先生不知亦有當於先生否耶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十一

三十

張孟奇廣陵懷古詩敘之端

羅浮張子孟奇質茂初齡業隆弱冠自乙酉之歲挾策赴公車試已而再不得志於有司棲遲吳會間乃更逾宣歙遵秦淮徘徊廣陵最久尋江都之廢宅追中散之餘聲眺陳隋之遺迹訪煙花之故墟揆奇獵異咀華納靈於是疊意迴舒新詞振起發揮造化之微抉摘江山之秘凡

爲小序十三篇篇系以詩考古務覈其義敷辭必類其情清愁素豔綺韻繁思足使長吉失步而子安變色固一時之雋也孟奇間出示予予爲三復累日昔子長發奇於縱遊太白標靈於攜句古之詞人未有不法景曜而開文章者乃若燕公謫居思加悽惋右丞棲遯句益妍秀斯又得助江山非徒見情篇籍者矣孟奇雖少阨於世然緇塵軒冕羈轡宇宙其胸中蓋吞若雲夢者八九故能騁意於優逸抒藻於偃仰奴僕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櫻寧王先生續集敘

文章之道其要統具於六經自孔子既歿諸弟子各以其微言奧義散而之於列國其精者爲論說辨難所以闡發其幽深粗者爲訓詁箋釋所以演繹其意旨而散見者爲紀述敘載施之政事託之諷詠雜出於歌謠稗瑣文之用雖極

於不可紀然其原本六經而發揮道德其旨則一而已漢唐以文名家者何可指數當其折衷羣言博求約取憂憂乎用心苦矣及其肆於詞而闢於著作邴邴乎其信今而必傳後者有一不賅於六經者乎言不出於經固道之所不載道所不載言不可法於來世矣自晚宋迄於今日儒者或顯爲名理之說始薄文章以爲雕繪不足飾直取六經之糟粕稍抽其緒而率然出之病於才之不入則逃之性命以自便苦於法之難工則託之母庸障吾理而掩其拙以爲高不知六經非聖人之文耶彼聖人抱其根源而播之述作固未嘗廢文也於是豪傑之士起而厭其文之衰以爲非一洗而盡規之先秦西京之盛則終不足以振其弊而還之古乞乞焉非遷固之法不以涉思非秦漢之故實不以其採掇至其意有所馳騫而入於冥心玄解者非莊列之奇瑰不以關於論議此復古之功真足超駕一時而凌軼千古矣迨其末流規擬之過則

乾強而寡味標剝既深則玄虛而鮮自得之旨
蓋昔者之病病在訓經而忘法今者之病病在
務陳言之去而遺六經之精蘊二者俱弊然而
經術之亡則華實之辨弊固有所重矣臨海樓
寧王先生蚤歲發聞自舉制科歷官少司寇垂
三十餘年中所更駟騁內外及籌畫厝注日且
不給而先生沉潛乎六籍泛濫乎百家抽英擷
粹不遺餘力今退而處山林者復十餘年矣道
日益以尊而文日益以富先生前是有集行世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乃冢嗣水部公復哀先生自行塞諸疏及歸田
所論著通得八卷既梓成使使抵用賢俾敘末
簡賢最淺陋惡能言文亦惡識知先生第以居
平所考論於諸名家者揣摩以窺先生蓋已苞
秦漢之雄古極名理之精深雖指事傳意無所
不該求一言之不本於六經而背馳於道者亦
鮮矣不佞蓋謂先生以經術爲文章故近世作
者所未敢望其藩籬至先生勳名之炳耀於天
下者又能以文章而兼功業之用則世之所以

窺先生者豈徒盡於斯文已哉

刻東坡先生志林小敘

東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紀元祐紹聖二十年中
所身歷事其間或名臣勲業或治朝政教或地
理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仙伎術片語單詞諧
謔縱浪無不畢具而其生平遷謫流離之苦顛
危困厄之狀亦既略備然而襟期寥廓風流輝
映雖當羣口見嫉投荒瀕死之日而灑然有以
自適其適固有不爲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者矣余友湯君雲孫博學好古其文詞甚類長
公嘗手錄是編刻未竟而會病卒予子琦美因
拾其遺復梓而卒其業且爲校定訛譌得數百
言庶幾湯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當時其趨
趨於世途羈縛於窮愁者亦略可見云

雪夜暮歸詩卷敘

予爲諸生時與杜子庸號莫逆交子庸每過予
數言其尊人懷親杜隱君孝行淳至蓋平生之
所拮据而營者孜孜悄悄生極奉養之勤死極

斂葬之備惟二親之事是力耳則每爲之動色
咨慨萬曆丁亥予來官南雍明年子庸自上林
丞遷上元主簿又數過從譚極懽庚寅冬予被
命改官且行矣子庸乃出示其家藏雪夜暮歸
卷謀託之梓而屬不佞一言爲序子庸故文太
史徵仲高弟其圖風雪中獨行狀一撫卷猶可
想見當時隱君僵凍饑號之苦及讀彭先生孔
嘉記其事甚詳乃知孝弟之至信可通神明鬼
神之隨類而感亦若陰佑於至德而克顯斯應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天 三百五十四

意其間不欲使隱君事終湮沒不稱也哉子庸
刻而傳之是亦孝子不泯其親之意歟隱君名
遵字守之子庸名大中詩凡若干首其刻成以
某年某日後有續而和之者虛其左以俟
南都同年會約小敘
我辛未同年之官南都者舊有會約一篇始自
駕部郎管登之後十餘年遷敘既多而升沉亦
異皆散而之四方今其聚者落落十餘人耳乃
或者拘牽名位則燕見不修束扼微文則鴈行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元 三百五十二

者非偶然也隱君始甚自秘不欲誦言後吳中
好事者爭言其孝遂至盛傳至二先生爲之圖
記諸名卿士爲之歌咏而其事益不可掩夫孝
誠幽達神且爲見異矣况諸君子有世道之責
則夫宣延德美觀示後祀宜其侈言之而不已
也子庸又謂予言此卷先爲蜀人毛檢討先生
持去幾十餘年不返一旦從蜀賈客携至毛先
生題其端謂曩不知胡然而留今不知胡然而
返雖子庸亦幾以爲不可復得矣豈鬼神又有

莫問凡我兄弟蓋漫然猶途之人矣不佞賢亦
屢歎焉而迄無以挽其流也庚寅秋仲太常顧
兄韋所來慨此弊習之日深將友誼之益遠稍
更次舊約列爲四條示我諸兄弟共相敦守大
都申重情好脫略勢利期於經久可行不隨俗
作汎交態自取疎薄之嫌也既成而命用賢明
者斯義夫古未有同年之稱自唐宋以進士設
村遂有此名其交誼之重歷千餘年不變矣宋
蘇子瞻氏詩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可想見其當

時往來情契之厚不減家人父子獨唐李深之謂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於情何有言若疎外然深之作相日遇猜主疑其舉用爲私故有是言至其後隨才任使又未嘗引避於同年深之固非自處以薄道者若平居出入相待慶弔相通杯酒相對自當以子瞻氏爲法安得以一日之通塞忘百年之義分哉本朝前輩於同年誼最厚卽身歿已久而子孫猶有蒙庇者況在當日乎余所覽前輩三十年事於今日判若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十

三百一

講院會錄小敘

文章小技耳至今之所謂制義則束之以傳註而限之以程式尤稱靡焉故宏博之士稍藉此媒科第輒謝去耻言之邇來海內爭言秦漢劉

剝史遷莊周無遺或掇其影響傳之經義又其甚者至拾老佛刺語抑割附會而聾瞶之徒傳相矜詡謬以爲盡掩前修而獨擅後美其究乃使經學盡廢聖賢之精微先儒之講明顧視以爲糟粕煨燼一時文詞之弊幾如晦菴氏所稱文妖經賊而人心士風亦因以日競於華巧靡薄詭於正而不自知其爲非矣余官南雍慨然有矯俗之意內自慚道德闕於躬修而經術淺陋槩乎不足以爲人師則日取制義家言羣六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十

三百三

館士分而課之亦時時操鉛槧繩削其間旣數閱月則始之浮剽者漸以夷而實譎誕者漸以醇而飭幽渺而雜出於二氏之荒唐者亦漸根極於吾儒之切要洋洋灑灑可觀也蓋庶幾於少變焉而會太宗伯所條上正文體諸事且頒示天下以舉業正式一書然後士人益知上意所嚮往且以信余向之所論說者爲不誣也乃取丁亥秋迄於戊子五月所試講院士得數十餘人拔其文之不甚詭於禁令者得百二十

首命工鋟梓廣示學官弟子卽不敢望彷彿太宗伯所評許如先正王文恪瞿文懿唐中丞兩三公亦或使諸士子知一時剽剟附離之非因之漸反於正且使天下後世無謂以制義取士而更得其靡如此也則余之所潤飾科條者亦庶幾藉以少釋其媿云

松石齋集卷之八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百七

松石齋集卷之九目錄

叙二

梧桐岡稿叙

麻城劉氏族譜叙

東岡劉氏新修族譜叙

具慶長春詩叙

奉送大宗伯履菴萬先生予告歸宜興

叙代

送吳汝容之任河南藩幕叙

松石齋集

目錄九

一

下八十二

送督漕少司農楊后山暫歸安邑叙

送少司成余公擢洗馬管司業事叙

送宮洗劉君王試南畿還朝叙

送給事中徐儼弦先生擢浙江僉憲叙

送賀雲樓年丈令閩縣敘

送詹起莘年丈令浦城叙

贈張玉陽先生轉大司成叙

贈兩廣總督節齋劉公叙

賀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古田叙

代

終

松石齋集卷之九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叙二

梧桐岡稿叙

新淦柴居李先生始爲諸生時則已嚮意文詞
喟然思古作者之事然竟不能一取世資久之
僅以貢入禮部爲武康博士有聲晉掌教吾邑
先生於官未嘗一日去儒於爲官亦未嘗一日
去於學蓋憂憂然苦矣先是武康諸弟子旣已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一

二八十五

彙先生文梓之而先生意恒不自滿間取故所
刻者搜抉繁穢稍傳益以宦吳所作凡爲文總
若干篇詩若干首編成乃授簡用賢使序之夫
文之爲道非小技也其要固非寡聞淺識所可
窺之於鉛槧之末而掇取於尋摘竄擬之間者
自近世制科比偶之業旣興學者耳濡目涉不
踰方寸其槩率取一切膚俗軟媚之語綴屬隱
括乃謬以爲規韓藻蘇得文之統而其巧者往
往抑割時事而曲傳於古義至使士類失倫竅

言無當猶日鶻鶻然自命吾將躡華於諸子而操調於遷固文必至是而後爲復古也不知臭腐相沿則菁華久謝而剽割既繁則義尚多詭二者雖其所趨有高下之別其於古途未踐而正軌未開則均焉爾矣吾以爲文必根諸理而理必傳乎情是非淹該於篇籍而沉冥於體輿將無以析斯理之精然使徒務於詭音竄句一不本其中之所欲言則亦非所謂出諸情性而當乎事理之實者以是言文宜文之日漓也李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二

三十三

先生之文吾不知其所竟爲何如大要離經生之津筏而上之其稱引務不背乎六經既犁然悉中於肯款而其屬詞比事則又舒徐而不迫易簡而不煩蓋真有見夫聖賢立言之本而傳乎情之所不得不言故其高者既不墮象罔駢支之謬而其下者亦不至顯顯襲制舉之餘少變其質以求振於藝者語曰立言而朽君子弗由也李先生其志不朽者哉先生爲人朴外而愿中好學而嗜古其所遇多抵牾於時而其所

篤志而不厭者雖白首棲遲乃憫然一旨思以其不能託之於行者一見之於言先生之志斯已勤矣余三復其文未始不壯其志而又以歎世迄無知先生者徒使以空文自見也於其請特爲之序其志如此

麻城劉氏族譜序

夫類族之道不難言哉天地生人其初一耳乃其後永久滋蔓至錯繆相紛不可統緒王者屢省而亟憂之詳爲之法而約握其機故其祚公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十一

卿大夫以土而攝其人民則各命之姓氏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姓氏系以宗法而所謂比閭屬黨者又聯以邦比之條使之相受而相和親故周官所以繫邦國者曰牧以地得民曰宗以族得民蓋地廣而民夥立之司牧則聯一之勢成於上民衆而支分別之氏族則親附之俗應於下然則古公卿大夫士者內而攝固其族所以昭舊德隆宿望保世以滋大而外使比閭屬黨之民知世本所在維係而不解故曰九族

既睦百姓平章言上有定宗則民無亂族此古者之民常聚而不散常親而不二也麻城劉公既令江陰之三月則首爲鄉約法羣鄉之子弟教之孝弟力田而擇高年有道德者主其會月朔爲讀法則宜聖訓所謂六條教民者蓋期年而桴鼓不驚游情有警四鄉之民且相率以禮讓興矣劉公顧退而念曰夫影標自準枝斜從幹乃吾將綴屬若民而吾族之人且有出逐不收者是吾徒慕於稀澗而惇敘之行何淺鮮也於是則取大叅公訓所敘譜更爲詮定而屬不佞爲之序不佞既受而讀之則作而歎曰嗟余讀劉氏譜而知其載述之勤具五善矣闕疑以徵信故斷自彥三爲始也尊祖以崇讓故嚴於列祖而舅弟不次也重嫡以著代故詳於繼嗣而妻妾必紀也述規以示守故係之家訓也合族以明親故終之月會也惓惓乎守善載德紹明世而法懿美者三致意焉劉公不以隆名之化得之於牧而乃以首善之誼振之於宗斯

公之意深哉不佞往蓋讀易矣渙之三曰渙其躬無悔至於四曰渙其羣元吉夫三當下位其躬僅可無渙而四以居上得君遂能羣天下而使之不渙茲非劉公收族齊民之意乎劉公誠進而修古賢公卿大夫之業必且勅厲其宗使之益興於仁讓禮樂如古之世家大族者因以振教羣品而緝和萬民則比閭屬黨安有奇衰而睦嫻之化不可興哉不佞故曰劉公是譜也蓋達大易之奧而善用周官之遺者矣劉公名松石齋集

東岡劉氏新修族譜敘

劉氏譜獨備於漢蓋當時以漢承堯祚則屬籍所系世紀宜詳其後子孫益蔓衍而竄詭亦日衆至唐劉知幾獨推漢氏非出堯後彭城叢亭里諸派各條別其所自出不復仍踵譌僞故其言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藉談見笑斯其大旨可觀矣然譜之設要在重本始正統

緒教後世而爲之昭德垂戒不可易也若其徒
矜門閥恃舊地以取貴如崔盧李鄭之徒亦何
貴哉余同年劉達可自其始祖景當天寶中居
安成東岡至達可凡二十五世大父封員外郎
秋畹公始徙楚之潛江父運同公勳起家鄉薦
達可舉進士其居楚僅三世而下泖山莊簾橋
諸劉之支分於東岡者皆以文學自奮世有顯
人族至是始大枝屬幾散而不收矣達可乃按
舊譜哀而新之始原族終翰澤凡八卷自景已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六 三

豈其以得爲者止於敦敘之道而於經世御物
之用遺而弗講歟古之君子用則及於天下不
用則修之一家吾孟氏亦曰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世固未有不能展親於同姓而其智慮
情款乃足以及於民物者達可其有以識此矣
故以此合聚其宗使仁人孝子之心有所寄以
明吾無窮之恩微而顯婉而有章爲觀而不忒
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斯續譜之微意乎達可且
出而顯庸於時執是道以往將使勸勵其宗而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七 三

具慶長春詩敘

虞部郎張君子發居曹中滿歲當入上功闕
下始子發第進士出宰畿縣治行超等由最召
稍遷留司仕幾九年不歸矣及是其兩尊人某
翁母孺人李壽皆六十有六齊齒同德並躋康
壽按令甲凡官兩都者既報政例得封翁孺人

如子官度子發上計竣事歸及春仲且得覲翁
孺人又適當初度之辰焉蓋所謂吉祥善事并
至而輻輳矣於是南都之士大夫嘖嘖稱奇違
相與作爲歌詩以紀其盛題之曰具慶長春集
子發且函而歸歸而眷幃上壽且次第歌以爲
翁孺人驩也子發乃問序於不佞不佞惟不文
何能爲頌然竊觀世之人子辭親而仕者孰不
希微一命藉手以榮其父母乃竟有束於微文
故事或累十數歲且不得卽得矣非白首而長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八 三

而又以未艾之年當此春日令子發得持一觴
斑舞於前不至如昔人徒以瞻望來諗爲懷者
茲非 熙朝之盛軌而人子之榮遇歟子發以
司空命來作我頒宮不佞因得與周旋者累月
蓋知其才足以肩鉅而解焚其名位爵祿方且
日引而月至則世所謂聚尊寵之極而効岡陵
之頌是編特爲之倡耳其屬而和者且無窮矣
不佞謹書其端以徵福於當來者如此
奉送大宗伯履菴萬先生 予告歸宜興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九 三

世往往苦於食報之遲至有南遊負米之歎其
或幸而得之及於父母之未艾矣然或繫官一
方驅馳執掌有如陟岵所詠深以不遑將父母
爲懷至於四壯之詩王者憫其臣之行役亦惓
惓於其父母之恤而已終不能使之不靡監於
王事而遂其懷歸之願也由斯以觀則人子所
欲得之於親者雖 天子亦不能必之於其臣
是詩人之所咏歌而咨嗟者也今子發之歸翁
孺人且並得拜 恩里第重纓襲帔輝被閭黨

今上之初大宗伯華亭陸公以疾予告 天子
念禮官重任難其代 勅諸公卿謹擇可者諸
公卿咸推轂毘陵萬公萬公是時以禮部侍郎
管南祭酒事 詔進祭酒大宗伯公再疏陳讓
言甚切至卒不得請既至則 上斂容禮下之
其諸公卿率注意欽仰經歲餘公所條布綱紀
咸彬彬有秩而公意恒慙然不自得曰夫臣已
老億力不任劇 主上方以冲魯之資隆唐虞

之化而臣徒以雍容忝竊大位卽一旦上更嚮意禮樂章程之事其何以稱任使乃上疏復乞骸骨上亮公惻誠詔特聽歸且賜乘傳以寵其行諸與公同郡者謂余往守公郡僉授簡屬言予辱從公游最久又竊窺公行誼所著於鄉者蓋知公之去始未嘗不以進退易用而終寔交濟於世云余嘗按兩漢所稱賢公卿如董仲舒二疏之屬率以言論風軌表著朝廷爲世主所尊任及其歸居猶能教化子孫使其鄉之人默受法焉而回行以嚮道何者彼其人養深而望重故所居見化如是卽不必參論帷幄乃所維植世教敦厲風俗者功固與居位等耳而當時人主亦聽其以進退自逸要惟利益人國不必以名爵羈係而後爲使也以故史家傳其事而往往欣慕其迹余守毘陵日間從縉紳談說公故爲荆川唐先生高弟恭謹質行推於郡國筮仕踰三十年所奉職無不稱理而純白之操嶢然如一蓋晚而受主上特達之知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十

三言千九

身致大位然卒能抗疏引決蟬脫聲利惟主上亦憫其勞而曲聽公使公進不窮其力而退得以全其節斯亦所謂隆上下之交而庶幾於古大臣出處之誼者矣公自今歸且以純德爲鄉大老使夫鄉之子弟尊而信之嚮然易其環詭輕靡之習而一還於淳古之厚公蓋以其式於朝廷者式於鄉里而主上乃不以窮於一人之用者收化俗之效然則公之進退其於利益人國一而已矣主上方尊禮耆舊孳孳治道輜軒之使必且賜金臨問或就其家商決大議公自是道且日益重望且日益隆其所居而化者當不啻如漢史所稱述已也余不佞悉於公之行得備論公所化於鄉者以著公之進退其重若此云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十一

三言十二

送吳汝容之任河南藩幕敘

今仕於邦國者類以科第發聞爲重其次則文學歲獻士世所號爲正途下是雖聰明才諳卓犖出羣者亦屑爲雜流悉處以卑冗又往往見

謂卑纖細而重其苛責蓋以爲不足於用而彼爲世所重者率能躋華臚躡榮要卽少有不類亦且扳援憑藉翹然肆其恣睢之心顧得以意制輕重於卑冗之吏而爲之卑冗者亦見謂凌折喪氣既無所望以爲樹立之階則率從事於奔走承奉畏讒慮患焦仡而不得休且移其志於筐篋肥潤卽有才諳者傑出其間亦往往忘其所欲用於世而摧磨消耗使國家無所復資其用以故智筭之士擇官而仕悉欲就閒曹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七

三、四三

散局無所起誅責而貽缺汚者稍濡遲歲月幾得一善擢則以爲足尊其身而愜於志夫制舉之業既以求夫士士不能屑屑於詞章藻績者而品流之限復使天下奇材異能者扼於格而不得自効於時嗟乎士之才而生斯世亦難乎爲用矣余友汝容吳君所謂聰明才諳者也君起家家子自先名臣吳文恪公至大理公凡三世爲顯者而君孤自襁褓能刻厲恢其世業及是母孺人年且高矣徘徊於銓部者幾二年而

始得河南布政司經歷以去河南固中州大藩幕僚皆托處尊地非有錢穀刑名之寄諸廉察者又非若有司之嚴譏峻督難於自酬其責蓋庶幾所謂雍容而得善擢者矣君是以樂就也雖然才美之見忌於時久矣彼士之自負其才者卽退然日居挹損而其機穎峭露不勝掩鬱恒觸事而不能自晦故士處無事之位而欲炫飾以矜衆則既無以自見其才而獨見其所可忌固又不若州郡繁猥之吏猶得以簿書期會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七

三、四八

自効一職而免於煩儀苛文之枉見督察也君行矣藩臬大吏日臨於上而省會之交萬目睽睽督察者日環矚於下必其無可爲視者之摘而後無負於君所以求仕之心也異日者將去此而膺顯融焉然後出其聰明才諳者效長而見能君自是且漸資於世矣君慎毋以今之卑冗者自辱而求一露其奇也哉余爲序君之行如此亦以使夫世之稽察吏治者知君之才非徒借資於卑冗而無以自見者也

送督漕少司農楊后山暫歸安邑敘

古之大臣其才略智數恒殫於謀國任事之日非不足以建樹奇偉以震耀耳目而恒審度時勢必其功足以垂久遠効足以利社稷然後起而徐圖其所安乘事機之會而建不拔之績蓋不敢以僥倖事功之心而嘗試於不可幾幸之地故其持重之過見若以爲迂緩而少年喜事之習不勝其翹然自奮亦見若以爲無旦夕之効不知天下之士其鴻鉅艱難類非感激於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古

三十一

意氣者所可計日取辦而彼挾持所有思自騁於一表暴者往往力窮於投大技畢於見奇其究或至敗事而天下卒亦無所賴惟大臣者其慮事甚遠而其能恒不以沾沾自見故寧使吾無立功之名不欲使國家受靡費之實寧使矜長濟辯者疑吾無可集之事而不欲邀一時之利以自蹈於輕銳喜事者之紛更蓋余於少司徒安邑楊公之行則重慨公有經遠之畫而未究其當年之用也我國家定都幽冀歲轉

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給京師異時河決豐沛

天子旰食卒用萬安朱司空議開新河而自淮以南則屬臨海王中丞凡所疏濬填淤繕完隄防者法種種稍具既數歲復決徐邳乃詔用烏程潘大中丞潘公至則議增遙隄築高家堰自徐沛以下入海諸道逕二千里間余嘗道淮按視潘公行河處尤犁然具舉而楊公實繼兩公督漕淮上楊公所規條視兩中丞加詳然其大旨要在省民力節浮費一切以無事治水而頃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五

數歲自關以西大旱水幸平流無潰決患公亟憂之乃具疏以請得從歸德府導河經徐州小浮橋避茶城入新河口又欲自碭山濬復故道當事者憚於更始不報已而河果大決河南陳留諸郡縣出秦溝運道壅幾數月諸言者顧謂公不能爲先事備致漕渠梗塞遂詔公暫還留署夫漕天下大計漢唐以下言漕者率難其事而在今日則尤甚蓋河性勇悍其遷徙故不常必欲挽之而南以資運道故其難十倍往昔

嘉隆已來盡臣碩畫勛勤於謀野伐薪買石不憚於輸壑蓋歲所耗大司農金錢何啻數十萬江淮騷騷而三吳亦爲之坐困楊公深維根本之圖故稍欲以寬緩治河俾河定而民因以安卽所發十策大要獨詳河南而調發經費不欲輕靡民一錢公之用意略可槩見而惜乎深忠遠慮規効者徒責於近而淺識者莫窺其微公疏旣扼而諸原便宜者益紛籍不可紀余觀漢自永光後河無歲不決使者王延世丞相史楊松石齋集

卷之九

共

焉雜治之皆奏有成績然旋塞旋敗未有畫一之策而國用亦爲虛耗谷永解光等皆言陰氣盛故水爲災宜修政以應之及後平當議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遏之文卒用賈讓說陂障卑下令水有所遊蕩又東西列水門股引諸渠河隄成而漕渠民田俱利大抵與楊公策相近而楊公竟遇不得試吾不知後之治河者終能舍楊公策務穿鑿補苴而以有成功也公安邑世族起家給事中歷藩臬大吏晉今官其

爲人誠長者所至治辦不爲峭急繁苛務持大體故其謀國斷斷有古大臣之誼公當行而會江以北四郡公微不佞言爲公贈余往謁公維揚公嘗進與語稍得窺公一二因具論公微旨以復四公如此云

送少司成余公擢洗馬管司業事敘

我國家做成周豐邑鎬京之制並建辟雍羅南北之士儲而教之分命儒臣董司其事歷二百餘年稱並重矣嘉隆已來當事者以陪京故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七

稍議抑削減博士員裁制額十一自是供餽往往不繼而學宮幾蕪不治教典視始蓋亦稍陵夷焉仕宦之自北而南者非其厭承明而樂適於閒曠則不以屑意也少司成余公以萬曆丙戌秋官南雍明年予亦踵至相與慨然興歎思振其頽敝乃稽故牒條具諸所教士法復諸古於時堂舍日就圯公言某當修起某某浮濫當裁且得以供費皆犂然有成算而又日取功令所載久湮不行及今所行而非古制者得十餘

事賢猥以職任先得列名上之輒報可寔公口所指畫皆的中程欵公與余相應和若手戶樞而轉圜無不懽然得也未幾公擢太子洗馬仍管司業事以去當行公數顧予惻惻念鄉土曰自吾縻此官既遠朝市而又有衣繡之榮吾今朝出而講枕於六館夕而委蛇於三山之佳麗孰非上賜也吾甚適焉奈何去此而適夫風塵之瀕洞耶予唯唯蓋退而甚嘉公志且諗公之立教真能以恬淡矯士風廉靜鎮浮俗也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六

三

夫恒人之情大抵慕喧而厭寂至今之仕者尤侈言華腴而畏聞靜退卽有一二不勝塵炎之苦思自釋於寬閒之鄉曾不踰時而咨嗟喑嘆若囚山仇谷之所爲去之惟恐不亟夫先王之教非久道則化不成非其人有廉貪貞淫之行則不畀以師儒之任故周官所載自師氏保氏以及比閭族鄰之正皆其父兄長老與其平居所同溝遂川澮之人蓋雖効至於風移俗易而終不名某氏之爲師某師之爲教何則彼漸之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九

三

者有素而所謂以道得民者非若今之累遷而數易故化行而莫知其自也三代而下惟唐陽城爲國子司業最著一時士之興於德行者亦最盛然攷城嘗隱中條谷棲遲遠引後累詔敦迫猶辭讓不起唐史稱其一出而天下皆想望風采貪昧苟進之夫皆沮其志况當時及城之門而漸漬其訓導者哉假令城非有清貞之操乎於素亦烏能致諸生感慕之深至於伏闕請留忤上而不去也余公起甲戌廷對第二人及是回翔詞垣十五年矣僅僅得今官去而猶盤桓不急於進如此公之志誠非齷齪較遲速而酣豢於榮貴之途者比也公今者周南之教旣已培我國家豐芑之遺茲晉而師鎬京矣則所以收通駿之聲宣伊濯之功而佐化於皇皇維辟者且使四方之士無思不服矣予不佞寔藉公晨夕切磋於道藝知公爲深故於公之行具論公所以立教之本如此然余固耽於寂者公亦以其言爲然乎

送官洗劉君主試南畿還朝敘

余嘗讀雅詩言周家致治之隆其本在文王之壽考作人蓋於樸棧薪槨徵人才之極盛矣其後武王作都鎬京辟雍之化至於無思不服然其所以貽孫謀而燕翼乎子者猶取才於豐芑之遺焉彼久道之漸涵則數求易以相得機固然耳及誦卷阿之詠其稱馮翼孝德藹藹之吉士而必曰惟君子使豈人才之生雖盛於王國而其聲氣之應登進之自固必得君子者爲之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宗主而後衆賢爲之景從耶我國家定鼎燕薊以視南畿則成周之豐芑也歷世二百餘年文教獨隆而才產亦甲於天下以當卷阿則鳳凰之高岡也然自頃歲已來文病於雕刻而習漸於綺靡說者謂不無少衰而俗化亦因之以列弊至累勤詔旨釐革浮怪還於先正雅醇之盛乃其所申重而告戒者切切焉主司是責豈亦本於詩所謂求愷悌之君子而任用吉士耶萬曆戊子秋官洗江陵劉子良氏寔副劉元

東才志南畿試兩公勤思精慮其離枝之諗若

匠心所嚮不煩鼓鑄而千將莫邪躍冶而出一時都人士咸慕以爲得人最精卽世所謬謂能文詞而務爲剗削不經者亦戢心聽命莫敢相瑕疵也余與子良相從館下最久子良愷悌君子也宜其所舉之皆賢矣昔宋儒歐陽脩當嘉祐中士子習爲奇僻語互相標致文體幾裂脩旣知貢舉一切抑斥之當時文章幾復於古而名碩輩出如曾王二蘇者皆脩所賞識遂爲有宋中葉盛事子良學博而意深有人倫之鑒其所造竟不知於歐陽子後先何如而主上方銳意文學思得真才者而用之且將軼駕於樸棧之美而圭璋聞望之彥當有繼卷阿而來集不啻如歐陽子所得已也子良旣竣事當還大京兆新城張公德清許公以故事屬賢爲詞以贈賢不佞不敢復稱引他說遂歌卷阿之末章致美於君子之車馬以爲別云

送給事中徐儼弦先生擢浙江僉憲叙

晉陵傲弦徐先生當嘉隆之末以文學高吳中
所構制義學者爭相傳法余爲諸生時每讀其
文未嘗不艷稱而服膺之也已先生舉進士余
官長安數過從先生蓋不爲章言褒行易人視
聽而其載籍之淹該文辭之爾雅海內人士莫
不嚮慕謂徐先生非徒卑技於一制義者及余
官南雍先生由中翰選爲南京戶科給事中居
歲餘所條上便宜十餘事皆不詭時勢而其最
大者在首陳旱災請蠲貸貧民及留漕糧數十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

萬實陪京軍餉諸驕悍得藉以無震說者又謂
先生當事審機智略輻輳非徒嫻文藻攻經術
溢擊譚古而已也庚寅秋吏部以歲例上先生
名擢浙江按察僉事分巡台州詔遂以先生
往於時同省諸公過不佞言方今大江南北饑
旱洊仍西河虜跳梁內訌如徐公宜在禁中備
碩畫宣讜論乃輕去於瑣闥之地奈何令折衝
樽俎也余惟王者用人之權急於兼收君子之
益故不以內外論輕重君子之効用於天下惟

在行吾所學利益人國不以禁垣爲娛不以藩
臬爲戚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雖升沉萬變之
列吾前要惟當身之事足以致力而無恤乎其
他余有以知先生之得是擢也必不沒世人榮
內辱外之轍而苟爲動其情者余不敢遠舉卽
我吳名卿如葉文莊公盛起給事中安輯河南
饑饉還言八府旱蝗寇鈔宜垂撫卹其後稍遷
山西請立獨石諸城復廣學校課耕牧邊民大
便至今奉以爲令典文莊功烈卒始於此遂列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

爲名臣今徐先生之居南垣厓厓二載其所陳
說固略似文莊今其遷地雖南北稍殊以視文
莊固亦有難易然余聞文莊公學重道誼崇名
節論事無詭激故其功名曷爽當時而炳彪於
一代徐先生故從遊荆川之門與聞道奧而其
誠心質行不悖古人他日所建立固不難伯仲
於文莊者矧文莊任其難而先生又獨居其易
哉史稱台州俗故樸儉好禮遜然章安回浦間
依阻山海爲甌粵門戶古亦時有憑恃之孽先

生今第往以其文章經術者討而訓之精意所注嚮當使百姓還於典禮之舊度且以其暇蒐簡軍實緩輯武略令江海之間晏然無震驚之虞斯皆先生昔所形之論說者今詎獨昧於施設乎哉夫文莊公始以文學起其功業大抵著於燕晉邊徼安知先生是行異時不顯名於西北乎諸公其執不佞之說以觀徐先生之究可也

送賀雲樓年兄知閩縣序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十四

夫甌越之地史稱其俗儉嗇喜訟閩又其首邑也邑故麗省諸司百官在焉上自宣使監牧下迨郡守諸部不下數十人而令以一人唯諾趨走于其間米鹽之瑣屑簿書之叢積悉責辦于令而又賓從之往來者如織蚤暮歸厨傳戒廩餽奔走喘汗于水陸之衝幸其無呵望則以爲慰常所視事率至夜漏二鼓燃燭攤卷召囚伏庭下鞫所當論報事已退而息目未及交睫而紛然者又以還于前矣以故昔之令于此者皆

畏其煩且勞而又苦其俗之桀狡健訟莫爲之反也相與避之而不可得則咨嗟愁嘆生焉彼其俗始固非若是之甚也亦或率之者非道也何者今夫令一人耳其精神智慮所及幾何旣以揣摩承應于官府往來之煩惟恐一失其懽心而又欲勾稽考校于米鹽簿書之牘勞心焦思日不暇給于是吏書乘其怠厭強梁狙詐之徒抵其間鑄譴張虛詞刻畫寔事株連蔓引逞其睚眦王者一或弗察令詞稍得售則又夤緣于左右短長于詞說以間撓掇文移縱脫網法善良饑汚姦宄恣睢群不逞者翕然起而效之莫敢誰何則有武健精嚴之吏思欲爲之振刷其弊其耳目所指發心思之鈎摘非不足以震懾一二然大都峻法程物操若束濕使帖帖不敢仰視即所平反或不中理而彼已擅神明之譽故悞朴之民俛首受抑而機狡不法者輒以意逆上之所把持乃在刀筆敲朴之末非必其屹屹不可動則爲之顯示以推魯之迹而陰設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十五

其誣構之會至再至三其說必勝而後已已勝則囂然于里閭間道路相戒以莫犯于是素所奉法循理者俱爲所魚肉悉習于機智狡詐而訟者益不可勝矣是俗之弊于訟其始欲乘上之儵以一逞故其詐猶易窮其究乃欲逃上之法以求勝故其術愈益工然則訟何以息而俗何以淳也母怪乎仕者之難之矣余同年雲樓賀君舉辛未進士謁選得閩縣令人謂賀君性簡默鮮事或不足於將迎而又洞露底裏不說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六

三十五

機械宜爲謾者所欺也則何以治閩余謂不然夫民情即不齊然推誠御下則下無不服任數裁物則物無不格故曰水濁則魚噏政苛則民亂又曰刻核太甚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言民之率不率係上所感耳余讀班史載廣漢爲潁川守構會吏民互相告訐風俗大壞迨韓延壽繼之教以禮讓民始不爭夫一潁川也乃倏而告訐倏而禮讓者何也所治之術異也余觀雲樓君以簡默自持其所治當務大體必不恒擾

于匍伏趨承以蕩擿其智慮而矧其懷款洞達可望而知斯民且將革其囂黠之風以安于恬淡之化即欲欺之將有弗忍欺矣彼謂雲樓君不足于治閩者余乃謂雲樓君所以有餘于治閩者矣

送詹起莘年丈令浦城叙

自予始舉進士則識同年詹起莘氏其爲人大都懇款忠寔貌煦煦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與之論當世事可否賢不肖孰是孰非則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七

三十二

若持照膽之鏡操剗犀之劍無弗辨且決者余輒心異之以是數過從相與語語輒移日不去蓋相得其甚懽也居久之君謁選得閩之浦城令時與君同門者合二十六人相與祖帳于都門謂余知君深則以言屬余夫古之贈言者若李路顏回一言而終身相佩尚矣厥自秦漢而下其以文贈別者言人人殊然大要自叙故惜別而外其指不過有三或以美或以陳或以頌余欲以叙美獻則君之博學強聞溫恭孝友孚于

邦國此都昌之人能言之而余遜不敏也欲以敷陳獻則浦城地饒而民侈宜俾節雜五方之人而民惑宜俾一濱于海故多寇宜俾習戰深于文故多頌宜俾尚慤此浦城之人能言之而余遜不敏也欲以頌禱獻則以庶最者當爲天下宰以明最者當爲天下平以仁恕最者當爲天下牧以勇斷最者當爲天下帥此天下之人能言之而余益遜且不敏也余之所欲獻則曷以哉今今在楓陛下聽讀詔令時職甚卑也及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七

捧檄出都門入所治尺寸地則所治人戴之如天敬之如神明四境之內惟所願氣恐或後故君所好在美耶頌耶則浦城之人即面以美頌進君甘言日至諂諛日積虛譽之薰既久雖公不自持矣君所好在敷陳耶則昌言日至民隱日達苟可以發君之明將君之美者何所不至而亦何所不陳耶然要之甘言進則敷陳自遠昌言進則美頌自得茲二者顧所好何如君行且出而令矣今天下不患無赫赫之吏第所乏

者誠心爲民耳君必毋以武健嚴刻爲能而有撫綏顧復之寔毋以揚才炫奇震刷恐喝之爲務而思有以返雕爲朴破觚爲圓則庶幾哉浦城之治進之古矣夫法吏稱酷修吏稱良蓋自古記之君仁人也余知其治在此不在彼乃余復喋喋云者知君之必不昵甘言而能切昌言之好也君自是且進爲臺諫爲卿佐又且獲美于鄉獲頌于天下謂浦城之治不始基之否乎余之言其亦有裨于君乎因書而歸之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七

贈兩廣總督節齋劉公敘

國家自五嶺以南設二省會領郡十數州縣以百數東極海西包象郡東南抵交趾長沙延袤幾萬里中多叢林深菁懸棧絕壑夷獠錯居恒憑垣墉以截商旅繳毒弩以伺將吏而兩省兵不能以時會成化初始議立制府鎮蒼梧盡隸嶺以南諸郡縣又其地產砂蠟皮革所輸會也邊海諸夷蕃舶日往來珠璣犀象瑇瑁諸奇物溢於中國故制府之任非有文武威略則不能

戰羣亂非有貞廉絕俗之行則往往以貪媚生
事故制府之選必得人亦重於他鎮今上之
初柄臣以矜忤逞威福厚招寵賂以籠天下財
貨諸大吏凡持廉絕苞苴者一切斥去廣故利
藪所布用一二腹心皆希旨徼功征勦戮平民
數萬冒世賞幹山海之利供餉遺因以飽囊橐
於是兩廣民大困皆騷然不寧賴天子明聖
盡發柄臣姦狀一時相應和爲孽者皆報罷乃
稍稍用廉平識大體有威望於時者一意鎮撫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廿
之數年事益簡而民漸還生息萬曆丁亥秋八
月詔以御史大夫靈璧劉公晉少司馬往踐
其任劉公前爲方伯蓋嘗以廉而被斥者也余
自癸未起家長安中數聞廣左右人士言莆田
郭大司馬及今兵部尚書連江吳公相繼鎮粵
其治務在平定安集不煩兵希遠功諸珍奇怪
物一無所鉤取故廣遂以蘇今劉公先是嘗撫
粵西矣舉政宣和綏懷有略一以爲保抱一以
爲龍蛇衆戴之不啻父母故主上舉全粵而

授之公亦因得以其全竟其所厝注彼兩司馬
厘厘加卹於椎剝瘡痍其聲實已流於當時况
公之湛恩施於衽席而噢咻之者其功有不什
百於兩司馬哉歲之己丑公始蒞鎮府當誕之
日高聲備兵使者黃君化之將拜於門祈公勳
業之盛流千萬歲也以賢於公常同舉於鄉其
相知爲深因命書其致禱之意以獻

贈張玉陽先生轉大司成敘

君子負震世之才者常患其有矜長持滿之心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廿
而不足以當天下之事變夫有矜長持滿之心
則其視已也恒有餘其視人也常不足卒然而
當乎非意之摧挫其懷抱之齟齬結約者愈見
以爲不堪而其常所挾以思自快於一騁者雖
人之有技且欲屈之以形吾之長矣况望其捨
已之所能委心以徇人之不能者乎如是則心
勝而道有所不集量狹而器有所難周其何以
試諸難而任天下之任也予考虞廷九德相師
之盛蓋嘗歎當時之服在寮案者其翕受之益

若忘乎身之所有而惟浚明亮采之是急至周
召之動色而相告者亦惟曰篤棐時二人要於
慎厥初成厥終而已古之大臣不以才自負而
惟先國家之圖如此則豈暇動心於寵辱較
能於人已哉予以丁亥歲典教南雍明年祥符
玉陽張先生來爲司業又明年予以久次遷去
先生始代予爲祭酒先生發聞自少嘗參與
本朝大制旣而晉侍講幄日在帝左右海內
盱衡望先生端揆席矣乃竟以飛語蔽罪稍南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廿二

遷駕部郎先生怡然去置無辯余名位出先生
下遠甚一旦逾越階序而長先生先生顧煦煦
相下予福且陋先生劑之以和而文其所不逮
比先生旣視學凡所型範諸生及著爲絜法者
率能濟予所不及而洩其過視予寔倍詳飭而
先生退不居曰予惟蹈前之軌轍求不墮厥終
而已夫先生負才若此其鉅積勞待次若此其
重然終不以其偃蹇不平者仇厲以明自高卽
以予之不肖而先生始能以位相屈終能以道

義相維持先生豈亦有昵繫之私哉彼世固有
忌能媚前不能虛其心以爲天下以視先生其
度量相越奚啻江河之比行潦也予不佞竊慕
先生讓德之美益思以九德之義事先生先生
其終爲禹臯耶主上方篤念舊學旦夕且召
先生入秉衡軸矣先生念何以致理必且推周
召同心之誼以式於有位則師師之化寧獨被
此南國已哉予因六館諸君之請則竊以居平
所窺見於先生爲天下致願望之私諸君儻亦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廿三

能窺先生之大乎斯予之誦言非虛矣

奉賀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古田敘

代作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登用耆碩采撫明智相與
畢力謀議究意安懷惟時德澤流暢威輝旁達
普天之下莫不搏心戰志北虜首款塞稱貢暨
吐蕃諸酋長咸望風繼踵皆願內附乞封號輸
職貢永永作西陲衛天子乃稍紆西北憂顧
嶺表諸土獯猶時跳梁弗靖皇上軫念南顧
至分命重臣開府握符期盡撲滅乃已於是中

丞石汀殷公寔專征我西粵公先是嘗視學兩江時出行部郡縣卽相視賊所出入險巇道間走諜知其虛實賊素懾公威名已拜命則夙夜殫慮畢謀鳩師旅儲餉糗一戰竟擣其穴而覆之蓋不三閱月而鉅功屹成矣夫西粵卽秦所置桂林郡固交廣之間一都會也乃古田又隸省邑去郡不百里宋元時多聞人彬彬稱輿區焉其後民獐錯居始獷悍不可制往者嘗抗王師殄主將稍蠶食臨桂義寧諸縣邇乃至掠省松石齋集 卷之九 四

賊以是益輕中國謂莫且誰何若是者非獨其天性然也乃其地勢則然矣惟我殷公以英爽桓毅之材運博大通方之智始至結其土著假之偵視已熟察其險要則分道競進經隘搜伏紆路駐守賊相顧錯愕無所用其技公乃鼓行前驅再戰再破先後計斬首七千餘級所破柵數十百獲其魁章銀豹獻之朝蓋自庚午十一月朔迄辛未之春僅三月而百年之通寇一旦蕩平之矣公之功顧不偉歟昔我先臣襄毅韓公新建王公嘗帥永保田州之旅討平脩荔八塞談者至今美之余謂兩公卽用兵神矣其時江廣土漢之兵調者幾何所饋餉當幾何卽克有功矣其爲日又幾何乃公所徵師及軍興費率不逾十萬而成功之速復過之則公之功固無論弘正中用兵諸臣卽兩公者且瞠乎後矣公旣上其績天子嘉之退復疏所以安粵事宜卽其地爲永安州割義寧永福屬之而銅鼓富祿長安三鎮悉立之土司俾世世守而

勿失。夫公既已出奇制勝，銷累世所不拔之慙，而復振其長策遠馭，貽西土以永奠之利，則是役也，公不惟上弭天子南顧之憂，而耀我一統之威靈，解我生民之怨毒，則四夷且益輯而萬邦且用休，所以綏國家無疆之祚者，將在茲矣。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匡王國。者，公其有焉。余西粵人也，而職在史局，於公之捷，則輒最其略而書之，且爲桑梓之慶，并以俟世之銘功勒勳者采焉。

松石齋集卷之十目錄

叙三

壽太保嚴公七十叙

壽憲副胡公六十叙

壽大司馬楊公七十叙

壽王少湖先生七十叙

壽封太史莊小石先生叙

壽封侍御錢翁六十叙

壽柏泉張翁七十叙

松石齋集

目錄十

壽連太公叙

舒司空父母雙壽叙

壽鄭年伯母汪太宜人七十叙

壽吳繕部父母六十叙

壽錢恭人七十叙

壽繆孺人百歲叙

松石齋集卷之十

叙三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壽太保嚴翁七十叙

太保養翁嚴先生當 肅皇帝時起詞垣簡任

大政極人臣尊寵勳業之隆已而抗疏乞身勇

退於盛強之日蓋五年而爲六十於時海內學

士大夫以出處爲重輕者爭言先生強力無怠

旦暮望復起然先生竟未卽起又十年而爲七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一

二六十五

十則先生年已及古所謂大臣請老之期而

天子不復勞以職事者當先生之壽日一二能

言之士復操前說以進乃用賢以爲卮詞無當

窾言不實卽善頌善禱猶之吹劒首者耳賢請

跡先生所以係望鄉邦而出處福壽之有關於

國家者介康爵而一申其說乎往嘉靖之季

天子有所廢置吾吳華亭徐公獨秉衡軸先生

由兩制拜太宰遂晉端揆洗手奉職大要約束

羣吏而一振其廉素之節蓋徐公修社稷之伐

而先生相與提挈綱維以內飭國事而外導揚仁澤其輦伸唯諾間天下視之以爲安危說者謂明興以來無兩也而當時所號爲賢相者吾吳獨得二先生夫吳固多賢然自二先生安坐正色鈞旋轂湊以共襄太平之業說者謂自有吳以來亦無兩也及先生奉身而退優遊平泉綠野之饒先生年在古稀而徐公且登八十名壽福澤巍然爲東南之鉅望蓋今天下思嘉隆之治而不得則輒以頌二先生思二先生而不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二

三

敢必其復起則日夜幸二先生之白首長世而食夫休庇斯民之報繇斯以譚先生之身固國運之所藉以休隆而民情之所恃以維繫其進用與否卽不在先生然而靈結偉立造化蓋若萃先生以久長之福而與國家綿永之祚相爲引重者是豈偶然哉賢間嘗讀往記則有若文潯公富鄭公以渾厚端重弼成嘉祐至和之治兩公之進用而左謀右斷者大似先生潯公旣歸洛鄭公寔同里居兩公皆以道自重皆享

壽考於承平之日其爲鄉人所慕尚而倚重於天下者又大似先生夫世之休明其君子進而得以盡用其退猶可以自佚而保尊譽故史家傳其事謂有宋莫盛於真仁之世而人才之生斯世者皆博大而有耆頤之壽寔與世運相低昂過是而良士之思有旣愆之歎矣我國家禧隆之運極盛於弘正先生生際其時而又以相世廟中興之績至於今蓋身歷四朝之盛天下謂嘉隆之治徐公操其策先生贊其成一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四

與文富合德而吾吳靈秀之所鬱積遂一時而有兩賢相其以方洛社衣冠之會爲當世所侈譚者又豈盡遜矣於前聞哉然兩公在宋皆數起更大用先生歸而遂堅山東之臥世猶以此爲缺望比者徐公之孫旣舉制科先生有子方應進士試而次君及季籍籍有顯名或者謂天之報施先生而竟其未盡之用將在於此兩公所不能必之於子若孫者而先生得之斯不爲猶盛乎賢不佞故從史氏後嘗按次大臣之闕

於世運其重如此因先生之壽而一論著之庶幾有當於先生之指云

壽雲南按察副使後林胡公敘

閩詔安葵南胡公之令吾江陰者既閱五年歲壬午公之父曰憲副後林先生年滿六十而會公數以治行異等列上其冬復當以奏計詣闕下是時公既積勞久次當遂超入爲親近矣公始乃輟然喜已感然驚也曰吾不難以吏事馳走南北而重於達吾父吾非樂輕去吾所便

松石齋集

卷之十

四

習之民而樂是行之且得間而歸壽於吾親也雖然亦甚矣吾之思也孰能假善誦者一言使吾若蹴蒲饋饈於吾親之側而解吾之離思者哉於是邑諸生夏某徐某繆某周某將修祝者之辭而以屬某某既避席讓不敢已稍稱說先生德義甚高及胡公之治吾邑其孳孳奉職煦燠元元者蓋一時吏治稱最隆而因以慶吾邑之有遭也諸生已乃欣然各有得曰是獨不當以公之子惠於吾民者推述原本爲之贊長生

而一申燕喜之頌乎於是賦白駒之四章某曰嘻是先生之行也先生自解褐爲吏以大打行出爲戶曹郎崎嶇中外間乃竟一擠而殆再擠而窮其視軒冕榮貴曾不得繫維其遁世之思是無意於世者也然所居稱任職所去嘗見思雖其矩行慙步固非遇合之媒而海內仰先生之風烈者幾以爲不能盡先生而徒使金玉其音於空谷也於是賦有杖之三章某曰嘻斯胡公之心誠有之今世人子辭親而仕卽王事靡盬貽父母之懷思乃其義固將推二人之訓效之以赴公上之急也跡先生之心且使公殫智畢力夙夜在公雖旦暮無娛於顧復而有所以寧其餘年者若胡公所謂以志養者歟於是賦南山之三章某曰嘻命之矣吾邑自嘉靖中一中寇警更二十餘年民之憔悴日以甚徵需告急而豪暴之侵漁推剝者幾於無所聊其生自胡公之來一切綏之以愷悌之仁而蕩滌其煩苛不爲章言褒行易人視聽而閭里嚮訟蠡起之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五

夫無所滋其口無事於操切鈎距而民不敢飾見於鄉士大夫不敢飾見於庭者瞿然而顧化他如治河平田諸所爲吾民開百世之利者公不憚勞其身于畝畝而蒐隱剔蝨犁然悉當於事理真不啻若民之父母夫公旣以子視吾民而衽席咻噢之則頌公之恩而欲以壽考福澤歸之於所尊者亦民之情也公自是入爲天子之耳目當於宗社有至計于退民有大造其有光於邦家者愈遠而萬壽之頌歸于先生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六

三

壽大司馬楊公七十叙

予讀書至周家致治隆洽而極有道之長也未嘗不撫卷而艷稱曰斯皇王之上理祚運之基隆何以獨萃于成周如此也及考當時其君臣

相勉而爲之分猷贊治以宣久遠之謨者則一二老成之力寔重有藉焉當畢公之保釐東郊時蓋已弼亮四世矣而猶望其建無窮之基以垂無窮之聞君輿告老而去周公挽而留之乃欲其永念固命祁以天壽平格而保乂我新造之邦彼誠以國家昌大之運非藉耆年宿德則無以光賁鴻業而維繫其久安長治之澤故雖以畢召元老其所期而望之者不過祝以平格之壽有無窮之聞而已予持是說以槩于今古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七

三

若我大司馬震崖楊公蓋庶幾焉公起曹郎歷藩臬大京屯鎮撫江以西入爲卿貳中更艱難焚錯自桂林蚕叢絕徼數萬里轍迹幾遍而公坦然若在戶牖之下已晉南大宗伯意有所不合輒引去修德於家益謹海內皆望公旦夕復起秉大政及公再召陟南冢宰筦留務是時公所敷歷三十年其保望愈重天子知公而眷念之者愈厚公自顧遐然若其茹荼蘼而蹈淵冰也居歲餘凡五疏乞休不獲請庚寅十月

公年滿七十九吳人士之官南都者樂所以爲公壽客部郎顧君箴吾與公有連乃屬詞於不佞某夫祿位名譽旣公所自有而調辭諛說又公所不樂聞某何能爲辭則復請以畢召之說進主上方隆成周之治陪京之重何啻東郊叅贊之寄以視保釐蓋加隆焉公今者雖仕歷三朝年已應古大夫請老之期然視聽起居強力如故其精神可以折衝萬里其智慮鈞旋較湊可以不下席而周四海則平格之壽固天

松石齋集

卷之十

八

三

意所獨厚培於公以保乂我邦家靈長之祚非偶然而已也頃者宇內狎意豐亨諱言兵革致水旱時乘上厯宵旰而西虜陸梁窺我邊境主上誠日夜思用老成不二心之臣以鎮定而安集之舍公其誰與致理也故不佞某于公之壽不敢誦黃耆歌兒齒徒卮言無當而第以畢召兩公致周家有道之長者爲申私願於公如此

壽王少湖先生七十叙

吾孔子之教在使人踐倫紀敦名實日兢兢於非禮之防而率循於仁義道德之內故其道用之可以翔洽天地位序民物即不用而修之於一已則其誠心質行猶可以裨身而範俗蓋居一室不爲小而彌六合不爲大是所謂道之精歷千百年常存而不敝者學者至今宗之然其說不能無屢變而下遷我吳自言游氏北學中國得聖人之精華遂倡道於東南後稍陵夷涉宋而得范希文氏其立朝以名節自厲及退而老於鄉其孝弟忠厚之澤溢於家族而播於閭里去之猶如一日也明興獨莊渠魏先生始刻意程朱之學大指以經術名理爲訓而其行誼則前不隨俗錯寸趾蓋二百餘年已來掛名理籍者獨魏先生耳夫吳世所號爲多才地也文人墨卿恒妙天下而奇節瑰行之徒亦往往比肩而接衽矣顧上下數千載間其得與於聖人之道何寥寥者歟由是而深惟之大都吳人率輕儇巧利而其俗又好爲浮靡綺麗之觀夫儇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九

三

利則其智意恒詭聖賢於不足信而侈靡之既極則於吾儒之砥行植節者將見以爲矯厲而不能堪以不得不遷之道當積靡之習而特重以不信之心何怪乎任道者之鮮其人而風俗之益以敝也往予嘗追事少參陽湖王公服其操行淳和有先民長者之風參議公子爲少湖王先生先生其所謂性於仁義道惠而能皞然自疎濯於波蕩之中者乎始先生爲兒時參議公嘗語之曰鳳皇翔於千仞人之自處當如是矣言齋集 卷之十 三十一

矣先生遂洒然易慮相與窮性命之學而篤行凜凜未嘗詭隨於時好蓋父子間自爲切嗟如此先生諸行甚備其事祖母及繼母尤極孝謹參議公晚歲臥起皆先生身自扶翌至不御內寢者餘二十年即曾閔之孝不過也遇異母姊娣能推無其有諸內外姻族待以舉火者嘗數十家他人爲德以富而先生讓財以貧即顏原之操不過也處燕褻必冠帶無少惰容與人交務以誠信環先生之居而聚者一以爲父兄一

以爲師保即太丘彥方之行不過也先生行履高御史耿公踰次藉先生名充選貢固讓不獲命迄以親老不就銓謁居平於辭受纖芥必嚴雖對妻子亦莊言正色不踰尺寸即隋光之潔萬石之謹厚不過也先生之學予不能窺其奧獨竊從二三高弟聳其言曰吾人視聽言動悉以心使此心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十二

規矩矩其糟粕也吾夫子以天下歸仁期顏子而其要乃始之四勿至本其性情之發皆中節者以爲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先生雖不幸而不能以其學試之天下然能以其修之一已者使鄉邦化其德而囂薄回其行蓋孔氏所謂正己而物化存神而應妙者先生幾居其全豈以用不用而爲重輕哉今世之言學者類能迫性閉欲以號召名譽而價優迂詖之說每至抗其文而抑其質是以微者旣爲巧智所窺而不信

其誕謾而不切者又以滋浮華者之投競而皆類至於先生黯然顯行能神動風移於絕學之後此豈偶然也哉說者謂先生之德其及於閭里者無規希文而其行誼視魏先生不知所先後蓋歷千百年而屢屢一再見於先生可不爲吳人重乎先生今年七十矣門下瞿君元立與嚴君子澄當稱壽之日介賢詞以往賢不佞竊爲著先生之卓卓亘古今者當愈久而愈生是所以祝先生矣不然飾虛說以贊長生先生將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七

壽封太史莊小石先生序

往予以丁丑春校稅南宮是時閩晉安莊中熙寔與選中中熙業曲臺禮擅聲詞場而其弟中益君尤精制舉家言予得因中熙以交中益君游兄弟間歡然恨相得晚也未幾予以罪罷去中熙晉秩太史名日益奮而中益君舉癸未進士官戶曹郎並貴顯用事蓋十年所而爲丙戌予復與中熙同分校禮闈士於時中熙所拔士

黃子某凡二十二人予間得考覽其莛悉駿雄奇遠而尤善馭於繩纜則相與心盟之是且爲國士可藉手以不愧任使既竣事中熙則介諸君子相率造予予復得上下其議論皆深厚爾雅負才策而不爭於奇又竊慶中熙得士之盛如此會其秋八月某日中熙之尊人小石先生適懸弧之辰諸君子授簡不佞俾爲辭以壽先生予昔者處居海上先生嘗枉車騎過予譚累日其容貌惘朴無矜飾其言語洒洒率澤於道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七

德仁義斯所謂鞠躬長者也已稍知先生家世蓋自太師忠敏公某以名節著于有宋 明興代有顯者至先生父石山公以名吏部出叅大藩門地尊宿珪組相望先生承藉世胄一意博士之業要以經術自顯慈如儒生已而二子既貴得爲封君貴人乃其砥行植節愈益謹夷然韜戢無改布素斯所謂貴不以其伐滿不溢其盈先生蓋庶幾哉有道君子也夫世忽獲天則壽保已惜福則壽予持二說以窺先生即微諸

君子之請且將飾厄辭以贊長生矣請持是以
祝先生可乎諸君子相與逡巡言曰吾子言先
生之壽道備矣顧吾黨所願於師門者若之何
言介福也請具言之於是某作而颺言曰諸君
子亦知師道之重耶夫士之幸獲於王司也不
過以片言之善選一日之遇耳乃至正名之曰
師而等於域中之三大此豈形迹假合者哉士
君子進而欲有建树以効之君退而欲有娛悅
以致之親兩者非師無與成也義有所兼重則
必有所特隆是其尊所以等於君親也顧世之
爲師者視其所舉率以爲私人無嚴憚切磋之
益而襲逶迤順承之跡至于一旦氣勢既盡變
態閃爍於呼吸之際弃之若弁髦然此其人既
不有其師乃何有於師之父哉今諸君子事師
之父猶若是恭謹其亦進而思所以事君求不
負於所舉之意歟異時者或在館閣在郎署在
州縣浸至顯融率能精白夙夜上以毗王德植
紀綱而下以慰安元元則中熙且亦賴二三君

金石齋集

卷之一

古

子之宣力以錫厥類而揚令聞也審如是寧獨
諸君子事師如事親而能原本其所自即中熙
且持是以報君親稱無忝矣其爲師門之壽不
既多乎予不佞敢於諸君子之請竊陳師道之
立其係重于君親如此諸君子洒然變色曰是
且以不朽之業勗吾黨而因以貽之吾師者請
即是以爲先生壽可矣

壽錢封翁六十叙

予讀詩至小雅諸篇未嘗不歎成周之治何其

金石齋集

卷之十

五

綦隆也當先王盛時在上者有天保之福祿而
爲之下者敦龐淳固日嬉游于安養之中故其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一時賢士大夫亦
相與以至誠燕樂如所詠南山伐木者則欲追
我之暇而飲此酒滑且美其德音不已而思以
萬壽期之彼治化之熙洽無天厲凶札以于其
和故君子得以安于純朴之福而壽考萃諸其
躬此詩人之所爲致誦者也後稍陵夷乃至爲
繁霜之詩其視昔酒嘉肴而比合其鄰里婚姻

耆方且念我之獨而憂心爲之殷殷然則世治而君子得以雍容自適世亂而君子不免以幽憂自懟此雖一飲食燕樂而世道之榮瘁係之予以是不能無慨慕于古今之際矣吾邑中故事諸縉紳先生退而居林下者月旦輒置酒高會修古香山洛社之事其涉旬而壽者相率爲詩歌以祝釐而道譽益稔如有小雅之遺焉封侍御龍橋錢翁今歲當六旬矣諸先生謀所以爲壽者而屬詞于不佞夫諸先生之壽錢翁者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七

三

豈不以身際休明白首長世而侍御君方日致三旌之寵以爲榮微百城之頌以爲祝茲誠世之所謂吉祥善事也而予以爲未循其本矣嘗試以微論之夫伎麗之苦窳也而朴則堅牢華璧之易墜也而金鉄則難化何則其所完于中者厚故人不祇爲之虧也此壽道也錢翁起世家多脂田甲宅之奉乃獨以朴茂自持閭然凝然不以喜愠易色世方快意于天冶淫艷而翁靜自若世方競習于猥巧乾沒而翁訥自若斯

其耳目之所營取者有限而游心淫思非冀幸而無極是純氣之所守也其于致壽之道若取火于燧而挹水于淵耳夫是錢翁之所自爲壽者得矣不佞從諸先生後則竊見諸先生惇慕古義其行誼淳篤邇然若孩敦然若朴至其衣冠俎豆之間後先逶迤容貌都雅熙如登春臺而謳謠于帝力者斯非至治之君子何以遵是和平之福歟班生有言曰巧僞之飾內則致疾損壽而外則亂政傷民今天下之靡極矣予猶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七

三

及見夫錢翁裏淳古之風而諸先生雍雍愉愉猶太平之盛也是非其最幸歟諸先生請以黃酒肥羜惇伐木之義不佞且鼓南山之什而過之錢翁或者陶然一加爵矣敢書以復諸先生之命

壽張翁七十序

太史公傳游俠其所推許如魯朱家劇孟之流皆言其赴士之困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至于千里誦義莫不稱賢以爲原憲季次不得與此

權量力是固然矣。然考魯朱家所陰脫者，僅一季將軍足稱賢豪。其後田劇之徒，作奸犯科，厚招亡賴，所藏活率，豪暴不軌於正義。卒杆堂世之文罔，無足深怪。東漢諸士，用稍裁抑，佚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品覈題拂，不失尺寸。當時如張儉亡命，毛欽孔融破家相容，無少顧惜。賈彪亦黨人之雄也，獨以岑晊爲要君致讐，欲奮戈相待。此豈私爲好惡哉？義激於公憤，則湛族有所弗顧，事違於正誼，則比周有所不爲。此其視松石齋集

卷之十

太

游俠專急人之私，無賢與不肖而率爲之委命者，相去直廷與楹矣。故西漢之尚節義，不若東漢。彼專以武犯禁，而此猶引義以自別。故能陶物振俗，激聲名於無窮也。新安柏泉張翁，性與予友。吳子道相友善，丁丑之冬，子道與予論輔臣奪情非法事，矯旨杖闕下幾死。翁所以擁護子道者甚備，大金吾業以名上輔臣所矣。幾中危法，適有天幸，竟得脫。翁因子道識予，以間餉遺於窮窘，亦甚備。又七年而事解，翁始得出。

會今 皇帝誕嗣，恩翁應詔得賜爵一級，被冠帶而余亦起官田中，相與道故事，欬歎久之。又明年丁亥，翁遂躋七十，以間謁予，言文憲誠不圖今日尚有此生，亦不圖先生復入國門得相慰勞如平生歡也。顧文憲非得先生序其事，無以垂不朽。予惟張翁以畜賈游四方，此其人宜計纖悉較利害，烏有趨人之急至蹈危而弗顧者？方余與子道困急時，即居平所厚善，皆握手吐舌，弃去弗敢近，而翁獨奮不顧身，所以賑給予兩人者，不遺餘力。邏騎偵候，日迫於門，危言恐喝，日聞於耳，而翁迄不爲衰止。予兩人即不敢望張儉季將軍下風，而翁之義視朱家孔北海又何讓焉？予旣以心德翁，而察翁行事，蓋朴訥自持，逡巡有退讓之風，非挾氣勢以雄閭里所交必慎擇，稍涉弗類，即望望去之。固知翁之所取於予兩人者，非徒朋黨比周，設取予於公卿間而躡取榮名者也。翁蓋庶幾東漢節義之士，而世俗不察其意，猥以游俠語翁，是且與朱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五

家田劇同類而非之矣予故爲論翁之微如此
并以爲翁壽

壽連太公序

始不佞與文軒連侯之同舉進士也業嘗同舍
連侯年最少然其人朴誠絕不露鋒穎居平恂
恂不輕爲一言至語天下事則腹畫口計精密
中程窾聽者靡然賞其識而侯顧讓不居曰幸
家大人督之使習耳惟予則何能既補令常熟
其治行亦務循默不擾而強梗易迹羈馴侯命

松石齋集

卷之十

辛

雖儼若尸祝而畏于神乃一時同事者輒又靡
然服其練而侯又讓不居曰幸奉家大人教指
無失爾惟予則何能不佞既已習連侯言則退
而歎曰嗟乎非獨連侯賢也乃其父賢父父之
之獲以燕見古潭先生先生即侯父也先生自
是數數顧不佞語其平生則又退而歎曰連先
生其古所謂篤行君子耶雖然亦幸矣先生惟
不足于用故寄所餘于侯而侯始無不足之才
侯惟有餘于用故警所不足于先生而先生始

松石齋集

卷之十

辛

有餘于志蓋先生少負穎敏瓌偉不群既治博
士經則從其兄中丞白石公游中丞公以文學
名燕趙間亟推轂先生能先生亦沾沾視一第
如俛拾顧試有司輒不第先生益發憤修其經
業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人而先生子叔季最
秀碩率身自課責不少懈曰吾且隱弗獲一試
于時然有能崇鄉里之化貽子弟之則以廣賢
才焉即吾固結約無奇乃所以用吾餘者庶幾
哉有所托而試乎蓋未幾而先生叔子以恩澤
次選入太學季子舉進士令岩邑矣不佞嘗一
再過先生見侯希韞韞上食必偃僂先生時
稱說古今侯爲伏首抑聽其要在根極原本而
耻爲名高以故侯所質行多不詭先生焉侯既
治邑之二載先生年六十三矣邑士民既重侯
之治成而又樂侯之有以壽其親則相率而慶
曰幸先生有是子乃得以澤吾民幸先生之安
且壽乃得以慰籍吾民而俯稱我戴侯之心也
不佞既已徵民情而有以稽往牘則數以比萬

石君萬石君馴行孝謹子孫遵教而郡國化之其子建慶以九卿更進用爲丞相孝謹尤篤然史故言萬石君無文學而慶徒取充位無他大略較先生父子不大逕庭哉侯行以高第入而司王之耳目又晉而爲王之股肱則其學日益舒治行日益大所以用先生之餘而竟其所不足者其功不獨在一邑矣然予聞萬石君以上大夫歸老于家建慶等輒用洗沐入子舍竊問侍者萬石君益無恙先生父子或遂繼其事乎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然先生故趙之廣平人乃石氏亦趙人云

舒司空父母雙壽叙

不佞某少習曲臺禮比再試春官爲壬戌令中陽舒公舉高第冠業禮諸生於時蓋知舒公博雅名能文章矣後十年余始入仕版則聞舒公歷曹郎暨藩臬大吏所至以廉威著稱又數年公之子編修君心矩甫弱冠起進士及第予寓長安中每讀其文未嘗不服其駿雄奇邃益信公文學淵源所自已而公以大中丞節晉少司

徒總淮陽直入江南北歲方旱稔公諸所條畫規措大要減漕以抑糴節惠以經用民汔小康幸無震動凱澤所及予寔以身被之然後益信公之積官累政揆敷歷之間者非虛語也今年庚寅春天子念公久勞節鎮而會陪都內外方議治河及諸所修葺廢壞乃拜公南大司空司空公將取便道走桂林歸壽其尊人思溪翁暨母蔣太淑人是時翁與淑人年並七十蓋四被錫命稱中丞而司空公適奉新命其仲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季皆舉鄉薦編修君又適休沐里第一門之中主組蟬聯子孫鼎貴而翁與淑人儼然以遊漠然以處斯不稱吉祥之極軌與大宗伯王先生業屬文爲賀而又命予修贊者之辭不佞無能飾虛說以頌長生則請徵諸天人之際而知翁得壽道之全也既醉之誦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言君子有永命之道而天命斯爲景附也至洪範論欽福之本則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夫舉富貴壽考人皆歸之於天而箕子獨以爲

錫之自人然則天之所授率因人以隆替而人之所錫固亦可以保極而配命歟昔人所謂美意延年者正此謂耳予觀思溪翁籍累世名閥乃能薄紛華而蹈苦節親終廬墓幾六載迨司空公有累命之加而裘馬闇如不異寒儉宗伯又爲予言淑人之賢奉大母及所生孀母極孝敬司空公編修君雖貴已顯名猶訓飭不少縱有班昭執箕孟母斷縷之風夫是則有餘于德而不盡用於享天之所命恒在焉是皆翁之壽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五

三十三

也而司空公方且爲國家握樞樞樑樹無前之勛編修君方且邇興代起垂不朽之業則翁與太淑人亦方且優游耄耋綏無疆之慶夫造物者亦若因人心之所嚮推本德善欲引之千萬年而勿替矣故予謂太翁夫婦齊德媲美其壽固培之天而長年尊顯其福寔錫之人不然何基以肇之何感以通之而能堪滋至之賚如彼隆哉昔者洪範之陳也寔本於司空有平成之績舒公今者居其任矣予故欲以欽福之說介

壽於翁而猶以錫福之意終望之於司空公也王先生曰可哉乃授簡記其言載拜以奉酌者鄭年伯母汪太宜人七十壽序

三
又午之歲鄭大夫堯卿蓋與予同舉于京兆四年前大夫成進士除太常博士已被選爲給事中亡何柄臣密有所齟齬授旨大夫大夫不可卒中以考功法謫外又數年而大夫弟遜卿復與予同舉進士蓋自是予交大夫兄弟間甚驩也更三年遜卿令歸安有聲屬且徵入而大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五

三十三

夫亦再起爲比部郎中先是大夫以博士滿歲得並封其父母比再入天子以登極下恩澤詔大夫是時獨母汪在也母以是得再階爲太宜人太宜人以歲乙亥六月四日春秋七十周矣諸及大夫同舉京兆者數人將舉觴觴大夫于邸大夫辭顧念母獨家居不能以時稱膝前壽則又願予辱交兄弟間宜有言言且當母色喜也乃予則揚解而語曰夫壽壽榮顯世之所謂吉祥善事也今太宜人秉婉孌之節身嗣昌

暉白首長世而大夫兄弟方且躡華要微靈寵
舉人間世所不能旦暮遇者太宜人幸兩得之
茲胡祝以當母也無已大夫請以職壽往雋不
疑當論囚母輒問平反爲飲食笑語崔寔母訓
子動引書傳寔卒有惠政爲循吏故天下以二
子爲能而歸其賢於母此夫不宴喜而壽不綸
錫而華者也大夫業居爽鳩一歲中司隸所具
獄幾何四方所傳爰書聽報論幾何下吏武健
務在深文民至覆劾司寇日夜望解脫稟稟庶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幾荒歲糧肉矣有如一曰遜卿以 璽書就徵
太宜人行與俱東來至大夫府舍畢正臘問大
夫歲獻獄以平反獲全活者幾何大夫兄弟輒
從旁對簿所貰貸及縣令時奉職循理事太宜
人寧無色喜爲一加七箸乎哉然予又聞太宜
人始相贈公心田翁起家布素獨勤操作工紡
績持門戶內事甚備贈公得一意教迪諸子故
大夫伯仲旣以仕顯而叔以鑛亦以材稅稱美
太宜人至今教三子蓋唯能薄而官大無功而

家昌是懼也太宜人於母道何愧二氏大夫勛
業且隆隆日起又非不疑寔所厯厯貽之親者
比矣斯謂大夫能以職壽顧視世所云壽考榮
顯者不亦復越倍百哉大夫色津津起曰是足
以當母矣則酌而祝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
酌而代遜卿祝曰嗟予弟行役夙夜無已于是
諸年兄弟則更酌而進歌闕宮之八章壽母而
退

錢恭人七十壽敘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夫尤母錢恭人之生七十有一年矣恭人之始
歸於尤也是爲廻溪尤先生之配先生當嘉靖
中爲時名臣然其少時家貧困諸生間且十餘
年恭人與同辛苦已而先生舉南都第一人擢
進士高第解褐居郎署輒有聲而會相嵩意有
所寵致先生竟不屑就恭人相與勗勉無濡跡
權貴先生嘗爲詩紀其語及先生備兵南粵歿
身萬里外黃髮在疚諸孤藐然而恭人內外拮
据所以事舅姑撫遺孩者匍伏萬狀大都屈指

七十年中其處憂勞者積十有九而卒以令聞
長世老身長子鬼然爲笄幃之秀也是不可爲
難事歟蓋恭人子曰鏜鏜之言曰恭人凡再舉
子不育則爲先生娶妾程氏實生鏜幼而恭人
保抱鞠育忘其爲程之出也鏜孤而恭人與程
食貧處寡接憂相恤要於成子之善忘其父之
既死也余旣已識鏜言則懷然異之而今鄉里
頗傳鏜夫婦事恭人極孝敬每食必希講曲跪
歲時奉觴上壽中外孫六七人驩然班舞一堂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恭人時顧爲色喜亦時時謂程可藉此報夫君
地下以余所聞若此嗟乎難哉難哉夫今世婦
人特重嫡庶之別往往目眩於同異而意怵於
愛憎至使以宗祀之絕續而僅取快於一人之
妬媚毀本塞原甚於虺蜮及其末路窮衰無倚
上以餒其先靈而下曾不得一絲半菽之奉彼
其忿恚忤害聚而爲陰陽之罰故其中於人者
恒慘也予於恭人見其始以逶迤婦順母專一
於衽席愛好之間而旣至澤流子姓亦使其身

爲優遊難老之身是恭人之所以自爲壽而天
之陰騭護冒於其間而厚爲人報者亦若影響
之不移是非吉祥善事而世之所稱最難得者
歟恭人子婦爲文懿瞿公女瞿公子元立數謂
余言鏜讀書修行能世其家學而余先大夫往
官嶺南實與尤先生往來議弭盜事其書今固
具在先大夫歸而先生遽卒居平數歎尤先生
魁偉奇傑不盡其用鏜今者亦遂能披發蘊藉
揚聲帝庭使先生未盡之用得究其業而恭人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不盡之年有餘於享是兩者吾不知鏜終能兼
得乎否也誠若是則尤氏之美且當煥耀於後
昆恭人卽累千百歲猶之一日也余何暇言壽
矣

繆母崔孺人百歲壽敘

吳俗自五十以始率涉旬而一舉壽諸凡爲之
子若孫與夫生平之所謂親且故者旣愛樂其
親年之日進而思一張大其美往往就能言之
士丐其言以申頌禱而一二能言者苦於禮之

數而文之繁也則取一切屬施虛詞以祝釐造
譽多不本其人之實而至其敘述婦人女子要
不過掇取烹茗盛湘和丸斷機之事又其誕者
動引瑤池瀛海啖桃茹芝以震赫於睹聽其說
非恢詭不經則微淺不足道要之無當於壽而
亦安所論於頌禱之義也余生一當繆母崔孺
人而猥以執筆之役尾鄉閭而進一言爲壽也
則豈不謂至幸至幸者歟繆母生成化之癸卯
至於今百歲矣母始爲貢士西庄繆翁之配逾
松石齋集 卷之十 壽 三十三

於極壽及登堂而拜母母視聽固不衰步履輕
矯精爽若少壯然後知士衡所云獨以造化之
有盡者範人之形而不知世有度劫而生邁世
而存者其百骸四肢雖托於同體而其爲天之
所獨厚固自有不隨物而俱化者雖然是皆以
目論也自余束髮至今駸尋望艾矣遠者不暇
論就予邑中其稱七八十而壽者歲不一二見
其稱九十而壽者數歲不一見至稱百歲而壽
者厘厘於母一見耳母誠何以得此哉予聞母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五十而嫠已兩子元吉元亨後先以文學稱已
又見元亨既舉於鄉而卒女嫁太常陳先生有
封誥矣餘六十而卒已又及見諸中外孫之抱
子者若干人而母尚饒樂康健巍然獨存計其
景光托於天壤無窮間古所謂一世二世三四
世之事母蓋歲歲閱之而後有此百年之身吁
亦甚難矣余昔者讀陸士衡百年歌其言百歲
老人則盈數已登肌肉既單而四肢爲患蓋極
於呼吸頓蹙反側之難幾以爲有生之苦何樂

雅尚貞素持門內事甚勤固不異他女子惟至
於榮枯涼燠之變獨能汰而忘之當仲子既沒
家人悲悼阻喪母顧之不甚恤陳恭人事母特
孝僅一爲視含哭不盡哀人或怪問之母曰是
不終其天年者方重吾有生之累而吾奚暇爲
無益之悲也穆然輟泣余友人秦仁季數道此
語則數歎以爲達生之士猶病其弗如夫今世
人有所恃屬於子女日夜冀其長盛以自滿於
酣豢之欲遇其摧折則焦然喑然氣阻而志奪

神搖而精逝若有不能一日復安其生者以余所見蓋庸俗傷生而夸者死權此當世所不能自解免者多矣況婦人乎乃母獨能安時處順哀樂無所入於其中使形神歲月皆爲吾有而死生存亡之變一不足以滑其和是母非特得之天者厚而警乎獨全其天蓋庶乎莊生所謂有駭形而無損心是壽道之大者雖累千百歲可矣奚百歲之足云也於是嚴子子激瞿子元立曰子之論壽得達生之旨矣且也方幸以百

公石齋集

卷之十

三

吳繕部父母六十壽序

始吳子崇文之官繕部郎也則以其二尊人來朱京邸歲餘而會今天子將郊見上帝太常請預飭壇壝肅祭禮所事下將作推擇郎吏能者出董其役繕部君寔應詔往既竣事命進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郎一秩資帑金有差是時繕部君宦且三年而父怙岩翁母王孺人先後皆成六十矣翁孺人時時在邸中輒念歸繕部君事間得被尚書檄輸錢入郡國計遂偕翁孺人泝漳河涉青泉觀五都列肆復道汧渭歷覽梁衛遺墟已乃稅駕於韓原之上而偃息焉先是繕部君介侍御侯欽之徵不佞一言爲壽父之未有以應者則復屬唐禮部玄卿一再督過期必獲命不佞其何能辭往不佞嘗讀詩矣北山勤勞賢者重居息之歡而曰憂我父母四牡之行役孝子傷懷歸之遲而惟曰不遑將其父母夫人臣業已倍親而仕則不得復有其親然至其劬勞之感來諗之情所惓惓於顧復者猶不忘焉則兩得之難也繕部君自起家入官翁孺人未嘗一日不從旦暮得躬上食娛戲膝下不復貽父母憂而其歸又得佩使者符乘輅車逶遲入里門以得將其父母爲樂翁孺人可不謂有遭而繕部君可不謂兩得而際其盛乎然余聞翁性特纖儉恭

謹乃獨喜施王孺人日佐翁操作翁意所欲捐予孺人未嘗不爲從史家世業農至翁始自矯奮謂繕部君吾曹沾沾胼胝耒耜間共上良簿即孰與藉吾子穉孱褐執經義令宣力 帝廷而流光其聲也以故繕部君居署中輒能自表樹而其幹理視他同舍郎獨號煩委繕部君又謂予言家故直潑水上篋竹對東望太華其西爲商洛漢四皓所釣游處翁時顧繕部自吾老樂此嘗不識州郡詎意晚幸兒子貴得扶杖觀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四

宮闕巨麗都邑繁會也吾故倦游促返吾壘上無落吾事耳史賢曰翁蓋庶幾哉古有道之士矣夫世之枯槁山澤者大要取遺榮釋慮毋暇規人間利澤而脂染羶慕之徒類多低回寵祿汨汨窮暮不能舍去乃翁孺人由田間一旦教其子崛起爲王臣而稍涉人境所謂紛華者洒然思去之斯不謂有識乎繕部君方當 天子任使即盡瘁鞅掌翁孺人當不以爲憂且幸以旣老之身一得周覽於山川國都退而優游於

衡車繕部君即以日月上功有司邀 天子寵靈將奉璽書鵬章服遺翁孺人於田間也又何所憾於不將父母哉予故謂繕部君獨幸兩得之而以賀翁孺人之有遭也如是則又何論壽矣繕部屬行適 天子初拜太一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翁孺人乃以此時得 恩賚夫安知壽考福祜不與景貺靈符同錫也如是則又何論壽矣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五

一四十三

松石齋集卷之十終

松石齋集卷之十一目錄

題辭

題重刻北齊書

題詹東園蘭亭卷

題呂仙像後

題心融和尚禁足募緣卷

題大川和尚卷

小引

國學房稅圖小引

松石齋集

目錄二

跋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跋

重刻陳書跋

詹侍御梅花卷跋

梧庭圖跋

書後

書重刻周書後

書補刻玉海後

募緣疏

善權寺募製藏經疏

鴈蕩山藏經募緣疏

重修慧日寺募緣疏

重修東塔崇教興福寺募緣疏

山居重修前佛殿疏

重修老子殿募緣疏

議

治河議

常熟縣修城議

松石齋集

目錄二

松石齋集卷之十一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題辭

重刻北齊書題辭

萬曆戊子秋仲少司成玉陽張先生來蒞南雍於時北齊書繕寫甫畢先生遂總校讐之責凡再閱月中丞王公用汲御史孫公鳴治黃公仁榮各舉贖鍰來助通得四十餘金遂復以付梓助教林君煥章日匡坐廳事督諸梓人又再閱松石齋集

卷之二

月而刻始竟予按北齊書本出隋秘書監王部史家稱其敘述務審實抗詞明不撓可謂良史其後李德林更創紀傳稍益邵志爲二十七卷開皇初續撰增爲三十八篇至唐貞觀中德林子百樂仍其舊錄復加新緝演爲五十卷齊史在當時所傳惟王李二家而已王志旁摭祖敬徵陸元規楊休之等諸筆記最廣同時又有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號直筆然皆已湮沒無可考見今所存獨百樂本豈李最後出所紀較備

故獨傳耶劉子玄頗訾其意在文飾謬於是非如評伯起而三說互異紀襄成而二朝相錯大都美君懋而黜重規晁氏讀書錄亦謂體例不一議者少之書多亡失不完予復按次舊文繹覽詞義其間文或全同北史或粗紀事蹟而復缺論贊或並載世次而不倫先後諸所漏闕不可縷數是知今世所不獲見者不獨王邵諸史并百樂本亦謬刺非故物矣以其謬刺而不純不該必非世之所好予懼夫它日之復湮而爲松石齋集

卷之二

齊志矣故重加訂定以續監本之剝落無令爲全史之闕也刻成予識其端如此

題詹東園蘭亭卷

予舊藏裨帖一卷蓋得之楊憲副夢羽家即莫雲卿所稱外大父本在潘方伯之上者是也卷前故有闕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精巧入神不在僧繇道子下王元美先生一見心醉遂以他畫易去予不辨書今觀東園此卷因憶舊本五損字大都相類而用筆視此稍肥骨法似少遜

矣。語云：蘭亭無下品。予見此意，脉脉不無追惜當日之輕弃，令東園獨擅美于今日也。

題呂仙像後

碧溪李君雖混迹塵軌而棲志玄門，凡所翹心屬念，蓋庶幾窺若士於蒙穀，邀廣成於空峒，而得所謂長生冲舉之術者，嘗從王道人降箕，得呂先生像，道人不知何許人，然善符呪，其降仙獨用絲絲懸筆梁間，淨几攤膩滑紙，有以事請者，率默禱，鏘戶而出，不容一人頃之啓戶，則賦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詩及圖畫各以所請無不如願，此圖蓋先生所自繪像也。骨法奇聳，衣帶飄飄，若出塵表，大不類世人所傳。予考宋元祐二年先生常游神光觀，丐筆自貌，且題其傍曰：倘知吾下筆處，可以語道，然亦與世所傳者特異。及觀滕子京守巴陵日，先生來謁，因爲圖置岳陽樓中，其後太守嘗從水盂內得先生形圖之絕類。予京本，予不識李君所得於道人者，果無異於神光觀否？然以巴陵前後像推之，則知神仙變幻，雖不當以

形摹而靈姿秀質，霞衣雲錦，當自有真者。李君精心所格，玄鑒遂孚，予以是知先生所繪，果不異于神光矣。特不知所謂下筆處者，從何知之？先生嘗有詩云：色非色，際誰窮處，空不空中自得根。則先生固非色相空相所能制之於筆端。李君所以嚴而事之者，要非徒以筆之果肖於先生已也。陶隱居曰：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李君當求先生於離合之間，則先生之真者，豈在區區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四

楮墨之肖不肖耶？雖然，道人之技亦奇矣。

題心融和尚禁足募緣卷

心融和尚本湖州包氏子，年十九隸博士弟子，貲二十一削髮爲僧，初遊白下，師雪浪，又之攝山，叩達觀上人，殷勤辛苦，不辭胼胝，向道甚切。時雪公方之九華，將朝南海，栖息武林，而後反達公謂融須持一鉢，負擔從爾師，歷飢寒道途，風雨燥濕之苦，且晨夕藉師起發，又師所經行多遇善知識，汝於言下未必無得，融自攝山歸

以語予。予爲愆。思其行。明日融復過予。適楚僧無念者在坐。無念爲敘已悟道因緣。始遍參大德。足跡遍天下。已習靜觀累年。雖極勤苦。然於宗旨了無所得。念公旣去。融留謂予。學人是初入道。須要將心拏在一處。若復從師奔播。愈見此心散亂。未能清淨。不若且禁足一室中。聞觀音文甚靈感。弟子朝夕虔禮。倘蒙佛慈憫。冀得智慧。妄心少息。然後遍禮名山。求師印證。庶幾善法入心。令心清淨。于是有鄒楊二道人者。聞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五

是言。即於吉祥寺。覓得靜室三楹。裹一歲糧。助作閉關供養。融別予去。予爲言。諸佛超凡入聖。必假靜緣。然若專於靜處求。心動時。又是何物。心體最神。持之太急。恐放去逾遠。爾於二六時中。須棄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如一。動靜無間。即托鉢行遊。不離於靜。即枯坐方丈。不離於動。以此漸漸制心。令住緣處。若心能久住。是應禪法爾。必欲令此心拏在一處。此見病亦不少。融作禮別。予復爲說偈曰。

佛法本無住。何處有動靜。心靈具萬變。魔境亦千差。一落邊際中。執我得我所。知見立我見。枉墮波羅夷。下腸取滅度。不得差毫端。汝新學佛人。頂戴受持戒。隨身上下中。靜緣無定限。難能而易能。此最爲希有。微塵菩薩衆。由此成正覺。當作如是觀。精進不懈怠。常行佛功德。此是明白證。汝今能諦聽。眞爲諸佛子。

題大川和尚卷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六

昔佛言。飯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羅漢。後告舍利弗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舍心。福微。故佛無虛妄。作如是語。緣佛在舍衛時。與諸大弟子。皆得供養。故有如是分別。若施食人。惟在平等。不應分別也。大川和尚。發願飯僧十萬八千。嘗曳一鉄琅瑤。行乞市中。積十餘年。不懈。茲過金陵。弁山王先。生憫其苦行。爲題長句轉語。復索予言。予不知。和尚作是施。亦有所念否。和尚今者。孤露羸瘠。

不退此志得福自當無量予惟願和尚普施有情於諸有情都無所得亦願世間施食人於果報亦不須真望是名真能飯僧耳佛言若論無相施功德極無量和尚當會此意

小引

國學房稅圖小引

南京太學之有房地蓋始自國初洪永間其來舊矣嘉靖甲寅江稚川王公重加推勘復民間所侵地如王禮侯監丞家僕所竊以售者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七

數處立石勒記爲圖以制公私之界爲額以定廛居之稅凡諸生號舍小有頽毀者其修葺皆取給于此法至備矣其後三十餘年歷歲既久頗爲奸民所隱占而僦居數易市肆屢更遂至失其故址而歲租所入亦漸縮其常額矣萬曆丁亥予濫司教南雍甫至則號舍日報傾欵乃覈房稅所入將以修起而諸負租者至歲餘不入一錢且復以隱匿相訐矣乃屬一二教官按舊志所載稽其界限數月丈勘始畢復得志圖

載及諸私相賣買兼并侵蝕者其弊盡出于是始復按故所志更爲疏列其前總畫爲一圖後乃析所居戶各明注丈尺間架每欵必原志及今所清復其代更徙業不合舊圖者一一條具所由然後昔所遺漏者皆還于官而近所欺匿者各復其故但志載房租歲得八十金以今稽之不無少虧且地均列肆而稅或低昂或比屋連甍者償不盈幾或一廛尺地者償反厚酌似非畫一而服人心也今議量爲增減使均其輕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八

重凡稅所入悉留以修起號舍不得別有支費其輸租日悉定以四季之終毋令奸猾得通稅以自肥積之數年則號舍可無難于修治而祖宗制之意先輩講求之規庶幾皆不肯其本旨責在後之君子矣

跋

重刻陳書跋

陳書刻遺自國初再修於嘉靖十年歲既久雖數經補綴然漫漶滋甚至脫漏不可句讀予

至南雍逾數月乃加檢閱諸史中獨周陳二部最敝思欲重托之梓而剞劂之費苦無所資會侍御陳君邦科營繕郎崔君斗瞻權稅龍江首捐少府稍入金來助因爲籌計工用獨陳書差易舉始付繕寫而大京兆石公應岳許公孚遠臺使彭君而珩孫君鳴治各舉所部鍍金相屬遂得授工鉅刻更遍索古本校定譌舛續補闕失者幾數千言閱三月而工訖予爲識其端用記歲月亦以明諸君之嚮意文事得成美舉如

此云

跋詹侍御梅花卷

此卷爲樂安詹氏舊物臨川舊志載邑人詹大通讓所居宅爲縣治去隱邑西之龍江泉石特秀環以嘉木異卉中爲藏清可容觀瀾足閒四亭此所画梅乃宋馬麟圖以記足閒之勝者也麟在南渡光寧朝工花鳥然頗不逮其父遠遠愛其子多於已画上題作麟名今觀此梅立幹傳花蒼勁清潤亭亭獨立有傲霜凌雪之態

大似遠筆跋尾鮮于伯機書尤圓緊得唐人風度伯機同時善書者特稱趙文敏文敏嘗欲以已書三紙易困學一紙予所見困學書無慮數十亦或微傷稜側獨此妍逸稱絕真不減文敏宜乎爲文敏所重如此予按志云邑初於宋紹興中此梅已稱二百餘年至于今略約已七百年歲矣攷之所謂四亭與梅者不可復得而此卷獨流傳人間楮墨光潔如新遺跡見珍餘芳可折信乎其足寶矣侍御詹公明甫以萬曆乙酉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十

按視兩浙饒政從書賈索得不啻拱臂明甫寔詹氏裔孫立朝侃侃蓋爲時名御史者指不二屈宋紀稱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有鉄石心腸及作梅花賦清便富艷大得騷人興致然則明甫之珍此卷其亦有廣平之心乎

跋梧庭圖

紹南瞿君少亡其父獨與祖梧庭翁居梧庭翁躋大壽紹南君每晨夕必親上食侍病癢周旋膝下積二十年如一日蓋以孝謹聞里中云梧

庭翁既歿紹南則時念其祖輒蘇蘇頂涕一日偶閱遺篋得故邵宰所繪梧庭圖圖紙舊在篋上不盈一尺中爲小庭寓翁像旁立雙梧意貌散適類翁閒居時狀紹南撫之大慟既而裝潢成軸起居率挾與居間以投予俾題其上予惟世之爲人子者及親尚存顏色可承往往自至違異間有親歿未幾而祖父之業已蕩然無遺奚有于一簣思而存之哉視紹南君所寶何如也昔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獨留一畫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七

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紹南君無亦踵其事乎予故樂爲之書并以規爲人子孫而輕去其祖父者

書後

書重刻周書後

按周書成於唐秘書丞令狐惠棻而岑文本再加修緝始定爲五十卷評史者頗病其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然攷之當時如柳虬牛弘等所撰周紀或譏其務累清言或譏其未適俗義而惠

棻不能旁攷遠引止于潤色二家故所紀遂多失實然宇文一代之事襍見於王邵齊志及蔡允恭後梁春秋等書德棻采摭故不及此何邪劉子玄史通言周齊間事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國淮海志裴政大清實錄杜臺卿齊記中多鄙言故惠棻略而不采豈唐初諸臣猶彷彿周世知諸家之誣謾故獨取於虬弘二書耶予讀其文則所謂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者惠棻庶幾有焉此書刻板舊藏南雍署中歲久剝敝予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七

既梓陳書乃復取此重加校閱因取古本并監舊本正其譌闕者幾數千餘言方謀繕寫而大中丞王公用汲督學使詹君事講江臺使陳君邦科各舉所部贖鍰來助遂復刻此時萬曆戊子秋七月朔也

書玉海後

玉海一書篇帙浩繁獨南雍自國初時有刻本歲久朽蝕者過半正德嘉靖中累有補葺而校勘未備譌舛爲多萬曆乙酉金華澁陽趙先

生始議大加修刻未幾擢去所屬梓者僅四百餘葉丁亥秋予亦謬得承乏乃通核其文之浸減者尚四千有奇而缺者五十八葉于是遍索白下及三吳藏書家凡半歲所幾得其全今所缺特二三而已遂復以戊子之春仲更爲繕刻越明年己丑夏凡得四千四百通前刻蓋幾五千葉寔居半矣先是少司成余公叅定得四之一已而祥符玉陽張先生繼來乃摠任校閱之事故逾年而此書煥然幾還舊觀斯已勤矣若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募緣疏

善權寺募製藏經疏

自我大雄世尊四十九年說法俱付之大迦葉阿難陀而弟子阿羅漢復輯小乘經典厥後馬鳴龍對始探華嚴之文無著世親廣製大乘之論什公東來蒞師西往姚秦梁武資其翻譯唐

文父子廣爲流傳蓋至宋而經藏備矣第攷迦葉之結集乃在耆闍崛山而未法之歸藏必於娑竭龍府豈非以清淨之地可兼事熏修幽玄之宅故無煩持護耶義興之善權寺者唐故司空節度使李贇所創建也其旁有善權二洞陸洞則如層樓之下瞰水洞則若窟室之上承巨則鴻麗朗博細則窈窕深靚瓊乳戟布金膏寶溢伏流洊注鈞天四鳴雖易殊室利之道場帝釋僑尸之樂苑不能過也李公始讀書丙舍觀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四

起龍之瑞厥後建節大藩秉揆下台乃請於上以祿賜所得剏爲巍剎爰錫今名其後二李相公咸表同姓或證後身鬱起叢林增隆宰堵臨濟嫡嗣微公天童覺禪師高弟智公宗公及張子韶侍郎所謁禪師清公諸耆宿咸慕靈鷲之踪遍升後貌之座而唐昭末代爰及五季善信知識不以兵戈之厄而奪筆研之緣手繕經文殆數千卷雖尼連示災蝨魚竊飽今之存者百不能一而貝葉遺瀋宛然若新八法精微上逼

歐褚譬之驪龍敗領之珠所睹俱寶青鳳吉光之羽難更稱表有無着上人智海者夙稟靈異妙契真常受戒雲谷得法性空杖錫北游坐具屢展始則法堂澄印棒喝交馳既乃徧融妙峰針芥相入遂參五臺峰禮金剛窟精勤三載緣盡而歸乃結夏故園縱心隨喜觀此靈境恍然會心一鉢初溫四摩未果而道俗牽挽僧雛懇留慧達之廬山智顗之天台無以喻其緣應也上人謂三乘四部通邑大都奉持既易輕慢因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之劫運小衰兵燹狎有留京報恩有全藏故梓尚在印行匪難苟奉安此寺庶幾堅險石室清擬竹林大德具壽志誦持者有可幽探名賢勝流事游覽者不妨翻閱所念衣鉢之餘未供側理之費敢希善友勇發檀心如來謂受持讀誦厘金剛一經賢於千萬億劫以恒沙等身布施開士書空成法華七卷其土累世風雨不侵何況以無量經置無上地以清淨念行廣大慈豈唯上人能化一身爲億身而諸善友亦將轉財

施爲法施人天之內何利如之

雁蕩山藏經募緣疏

雁蕩山僧夢遠者擁錫來遊彌天獨秀嘗因戴祭酒倡緣使龍華寶刹成於俄頃復假王尚書說偈冀法海瑤函被於遐隱顧梵冊之富至七千檀衆之資須百億來諗居士發彼深心夫衆生迷情識而流浪於死生如來闡教象而開發乎聖賢披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信可糟滓五書糠芬百氏然則啓善誘之門非三藏文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六

孰警盲聾假方便之力非一縷施可成緣果我願十地大衆廣垂五種妙施天上天下皆識鉢羅結集之章有情無情具承善逝普說之法緇素其儀天龍競繞發覺路之緘縻十方傳句偈開空門之扃鐫八部會壇場居士作是言已復爲偈曰

六度梵行中 布施是一義 金滿祇陀園

欲天補菩薩 潘澱供空鉢 亦成辟支果

况此龍藏文 貝葉傳金口 焜耀七千軸

海涵等地負 融業證真體 解脫盡斯義
譬震塗毒鼓 韓俗悉警寤 譬焚旃檀香
聲聳四天際 開此筏疑車 驚我闡提輩
一滴一塵微 馮虛可責實 以是施功德
檀波蜜羅多 果報得自然 疾能成佛道
衆生心即佛 現前一大藏 一切諸布施
此是第一種 稽首大慈尊 攝慳憑慧力
今我闍浮提 皆願覺隨順

重修慧日寺募緣疏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七

我邑慧日禪寺初創於蕭梁之響和尚再闢於
趙宋之意闍黎逮我 皇明永樂間益用莊嚴
特稱弘麗嘉靖中鬱攸勃起法苑遂荒厥後亦
嘗稍葺迄今莫復舊觀寢殿僅敷鄔波之座堂
廡已非爛陀之常画壁修廊鞠爲茂艸法臺經
閣空想餘基廢者莫爲興起存者愈見摧殘零
落招提難延白足持流般若長有黃花釋子其
思振明慧光引阿顛迦于三明之域丕揚佛日
接羯吒斯于八解之區期募諸淨信共復禪栖

以予夙稟覺王之軌持請資化主之倡導予乃
爲之隨喜而宣言曰夫求悟剎於法界固無塵
而非寂光極羣生千昏衢必有像而興悲仰蓋
一如真性含識所同七趣分生結業懸異性同
故教化可以人承生異則淪溺不能自反必由
淨勝之緣乃啓醉瞢之目是以青鸞白馬賢豆
攸崇紫閣赤城旃丹咸企此我佛漚和之至慈
解脫之良導也眞聖互弘世主代重凡此三歸
之衆並依四支之場涉境既超於欲微熏心自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七
遠於情塵觀夫象近阿蘭埵忘猛伎狻依禪衆
且學跏趺在彼翳生猶能依於像法矧我全類
詎無感於妙因捷權傳聲邪山可拔脫闍入視
心樹自空露柱石幢何非實相果脣字齒不盡
雷音苟能入於寶地自無間於靈山豈必遠越
鸚林方瞻金腋長游龍窟始覩珠眉哉故普利
九有莫先調御廣攝四衆無尚精藍我邑之有
茲寺非直苾芻之依息定爲諸有之津梁何可
坐視頽敝莫加經營使福田久蕪智地長替也

伏望共仰同體之大悲，各樹異熟之淨種，任力
行檀，隨心興願，十方如來，自然周應，一念功德，
必不唐捐。

重修東塔崇教興福寺疏

蓋聞香城西涌，標真諦而超色，相於俱空，象教
東流，瞻梵容而結人天之勝果，故扣氷居岩，神
人獻地，而慧忠建宇，霧鵲遷巢，爰知攀十地之
緣者，諸天冥契，奉一音之偈者，衆幻迴迷，欲洗
業根，存電下之影，須弘法願，實地上之因，本邑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元

崇教興福寺者，肇自有宋，迄於我明，雁塔尋
雲，控山形之峻聳，龍宮掩月，隘水勢之橫馳，金
山抽紫焰，圓滿輪輝，玉地發珠華，莊嚴毫相，寔
住持之眞界，而栖息之妙塗也，何頃年以來，寒
暄積而風雨摧，剝落尋而輪奐圯，蕭條灌莽，非
舊日之鶯林，寂寞叢臺，豈當年之鶯嶺，市廛稠
沸，慧日爲之潛輝，羊豕蜂屯，業雲爲之結影，雖
恒河難計，不移忍地之靈，而祇切已臨，亦撓堅
林之色，法藏旣傾，禪和莫叩，寺僧其者，悲梵宇

之頽梁，痛祇園之絕構，將追勝跡於靈關，欲廣
良緣於法地，願皈依頂禮，雖欲規盧舍之舊模，
而捐施投財，亦須資檀越之多助，凡我達官貴
人，暨茲善男信女，競植靈因，爭開淨施，材掄杞
梓，峙璇刹於將傾，圖赫丹青，振瑤床於已墜，使
千軀金像，據初地而揚音，八部龍神，拔邪山而
護法，儘無算數之布施，有不思議之功德，珠匿
敝衣，待馬鳴而後用，金藏陋宇，須龍對而方開，
種福有基，捨財無量，旣成般若之緣，合證菩提
之果。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手

山居重修前佛殿疏

蓋聞殃銷普施，圓妙果于香城，緣法勝因，對冥
基于淨域，故布金之須達，瞬息而獲，欲天之宮
殿，障施之婆羅，俄頃而見報身之苦痛，善業之
根，必由夙就，攝受之所，皆本因依，欲弘上善于
梵天，須事良緣于福地，常熟縣露臺山居者，山
島峻峭，溪塢縈迴，八風鬱其吹繞，勝比伽維，五
緯森其照臨，秀通印部，乃有比丘明浩，鉢攜彼

玉衲挂茲山，芟毒對而建祇園。拔邪山而開妙觀，顧經營伊始，雖僅構乎旃檀之刹，而財用無資，須遍乞乎堅牢之藏。是用叩我居士，告彼行檀。凡一切賢豪長者，四部具眼通人，莫不濬發菩提之願，曲成般若之緣。青蚨委賁，用以品藻鷄林；紫貝兼朋，因之扶持象化。庶使寶塔紺殿，俄交震旦之墟；月面香毫，坐照毗邪之國。法輪再轉，佛日重輝，即說偈曰：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布施心善思 相應名爲檀 一切有我者
皆因破慳悵 是檀爲寶藏 常與身相逐
是檀爲善府 攝受諸善人 是檀爲集樂
能破衆苦賊 是檀爲妙果 人天所愛敬
不爲諸法故 求脫老病死 是爲聲聳檀
爲助佛道故 不畏老病死 是爲菩薩檀
闡陀造一寺 未任雨爲壞 一蒙佛照臨
福亦隨踵至 我願婆羅門 大衆心帝信
檀越數數與 數數得果報 數數受於生
數數生天上 得不數數憂 亦不數號哭

一縷微施心，展轉滿成佛。況此具法身，無不周遍現。如來眼睛捷，普賢毛孔大。償對明白證，神德難可量。衆生供養佛，即入諸佛位。我願世間人，布施莫懈怠。

重修老子殿疏

虞山迤邐西來，其東麓之跨於城者，最高處曰乾元峯。襟帶紫其前，闔闔出其下，碧墟參漢，熙若春臺。紫氣浮關，鬱如函谷。至正間，羽客申道元，因茲勝區，乃奠神祇，爰構始清之境，寔爲老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子之宮，像刻精工，猶龍宛矣。德容古厚，至人儼然入其室，而氣奪虛驕，論其世而歎興道德，歷代爲香火之崇事。頃歲失廟庭之護持，雨溜風摧，設尼父東來，不稱攝衣而問禮。鹿場狐窟，令榮越南至，何堪就舍以談生，乃勤老衲之憂，欲任前人之蠱。第石驅嶺上，祖龍之鞭撻，何自而施材取山中，吳剛之斧斤，正苦莫把，因就鉅檀而商確。願資玄果於絲毫，彼將自此鳩攝伎工，葺舊觀於洞虛之府，施塗丹堊，煥華構於混元。

之墟修精虔之供養求大道於希夷唯茲盛舉
良愜衆心凡我閭邑縉紳耆碩夙欽常淨遐慕
無宗其必膏於精不膏於施斥滿堂之金玉儉
於欲弗儉於與成一轍之規模則洞天新飾佇
鸞雀以紛飛蓬島增輝并雲霞而結彩龍漢之
尊形且現流沙之逸駕將回福錫上玄祥儲下
土

議

治河議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黃河爲中國患久矣自神禹治之而氾濫之害
不聞于中國者垂千七百年至周定之時河徙
矜磧始改其故道自是歷漢歷唐其決無常時
而治之之人率隨時爲計亦無定術五代入宋
河始南決其一東北流即今會通河也其一東
南流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即今所藉以爲運
道者也大要自漢而後治河者率資以浸漑故
其利害每參半而我朝則專資以餽餉故不
復計其利而東扼壅激喘喘焉不懼其潰而東

奔則懼其溢而北徙于是乎河之患日亟而言
治河者日紛紛而卒不得其要也愚從南方來
嘗逆河行歷窺其險竊妄計以爲河自西北極
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轉折之勢而乘以雨
水交集百川灌盈之盛而惟一淮以爲之委其
勢無所容不得不奔潰四出以洩其湍悍之怒
嘗觀之禹治水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砥柱
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漸爲二渠過洛水至于
大陸播爲九河盖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
平地則析而爲二此治之于上流也自大陸以
下地平疏水益善潰則播而爲九此治之于下
流也以今日之勢言之河自孟津經中州平坦
之地迤邐而東洩于徐沛之間土雜泥沙善崩
易決故往歲一決于徐之飛雲浦逆流而上橫
衝運河魚臺谷亭而下壅闕百里再決于房村
之下稍折而南逕出小河口下邳之道夷爲平
陸糧艘陷沒者幾四十萬石廬舍漂溺田畝蕩
噉者亘七十餘里而小河之水懸峭湧急篙師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四

水工過者惴怖失色。况水勢漫漶牽挽之力既不可施而沉后暗椿舟行遇之應手破漏以致糧米浥損者陪償罄產風信愆留者稽緩積日下損民力上誤國運適今不治其害將有不可測者故當事諸臣亟議修復疏既淤之沙塞諸決之口目今且有成績矣然愚以爲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譬如人病在心腹其宿沴積毒必發于四肢不善治者逐四肢而療之旋復旋起病未必已而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五

腹心之患且日益矣抑河自經汴而東流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過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塌場口出一自儀封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自徐州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皆入漕而摠南納于淮今已堙沒其四止存秦溝一股上流之勢既無所分則橫溢于下必不能免目今茶城之塞議者欲于梁山開一新河旁分其勢是也然挑濬之工非有堤壩以約攔則無所施力而既有堤壩則其水又別無

所受即茶城一道其難如此又况旁及其它乎愚以爲河流分則勢小而易防河流合則勢大而難治况茶城又黃濟二流交會之所黃水暴漲則濟水不得下趨而泥沙必致停滯黃水伏流則濟水反得下衝而泥沙亦致激壅故議者欲別求一路斥遠出水之口爲計雖善而爲力則難固莫若因黃河已失之道相其便利如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小浮溜溝二道開濬其一使茶城之流稍分則新河之工易就曹單諸隄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六

亦不致有潰壞而南陽魯橋一帶可免淤塞之患矣此治之于上流者所當議也若河既經徐呂二洪之阨其奔放特甚河身狹小而沿河諸鎮民居迫岸時下椿石以防頽塌水又過而不得逞每遇埽灣之處其流迅急而洄溜之沙輒復停聚故今邳州之塞大率類此今治之法宜寬立堤防當河流轉曲處所更加濬濶仍行徧諭居民稍遠內徙盡弃河壩地使直達而無碍所謂不與水爭地也而又自曲頭集至直河舊

無河堤今亦宜相地增築以防復決其新衝河口不下數處今欲槩爲補塞議者僉謂河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皆急之勢必無兩行之理是固然矣然今所決處地形視邳更下況衝蕩既久漸已成渠第宜據堅地作石堤增高水口如賈讓之說因而存之使夏秋淫潦注溢之時由此以洩不至散漫旁突而冬春歸漕之候水復安流于邳宿之下如是則不以合流而致潰亦不以分流而致壅未必非計也此治之于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毛

下流者所當議也夫國家仰給東南漕舟貨艦雲翔鱗次皆待濟于一河故今日議新河明日又議決河役大衆費累鉅萬自丙寅之決迄今迄無寧歲而河之遷徙不常有不可以人力制者安能保其不去彼而趨此蓋自禹至今河之存者有幾而必欲取濟於一途要非計之得也愚聞山東膠州舊有河一道先年憲臣亦嘗開鑿垂成而罷即今淮揚舟楫悉賴膠河惟自陳村以北亭口以南尚未經疏今宜計其道里達

近多役人夫增濬深廣則淮舟可自麻灣北以達天津萬一漕河有梗吾取道于此亦可恃以無恐此一策也又聞汴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內長垣鉅野出會通河達臨清每秋水時至亦能浮舟惟以陳橋迤西淺狹者數十里不得通流若于此廣拓水境則可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而江淮民船自徐州小浮橋抵陳橋以至臨清亦可以免濟寧諸閘挨擠之苦亦一策也又攷汴河舊自滎陽合蔡水東注泗州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二

文

入於淮今蔡河久湮而虹縣泗州之境故堤猶有存者若能循其故跡使淮運由泗以入汴仍尋正統間陽武已塞之路更爲開掘北通衛河此又一策也夫善救時者不拘于一途而善復古者不泥于陳迹今亦豈無相時議勢之人能規奇策以紓目前之患第豪強徇利之徒乘之以微利庸俗執常之夫因之以起謗是以當事者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說耳故與其役淮徐旣困之民盡氣竭力以取必于一河而不

能保其必無潰敗之勢則孰若均其役于齊汴未役之民使吾有他道之可濟而不惴惴然于一河之通塞斯萬世之利也雖然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欲據文字以定之鮮有不失者然盲者之擬目聾者之語音即不得其真亦庶乎影響之似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常熟縣修城議

按常熟控吳郡之北其地濱江抱湖多憑嘯之奸北界通州一飄迅馳瞬息附城西扼江陰旗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鼓相望寔下流之形勝常熟之有城歷唐宋皆稱重地久矣至勝國時僞吳從狼山渡江爲所殘破尚存遺址後陵夷至宣正中值歲大荒聽貧民以遺甕易食遂至湮廢嘉靖三十二年倭夷直犯福山邑人大震縣令東陽王公始議築城會有富民譚曉者死遺貲數十萬曉兄照殺其嗣子培坐大辟者數人乃沒其家財得四萬金需之官爲築城費時寇且逼王公晝夜督作僅三月而城成然工期速就不無庫薄事在創

見因恣侵漁故城之高不盈二丈而甃砌或取辦俄頃其于設險高深之義或遠于寔矣况自始城至今復幾四十年歲有傾頽修築之令雖屢下而委用非人惟滋乾沒又歷年大水之所侵蝕水霜之所侵裂居民之所剝損視建置之初其相懸抑又倍蓰邇年以來飢荒洊臻盜賊充斥設不幸有揭竿穿竇之徒地方何以自固庫藏何以自完有識者寒心久矣茲幸當道諸公既遠慮及此而賢父母孜孜訪思殫畫竭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籌冀爲一邑貽久遠之計則保障金湯其功雖在于一時而衽席覆露其安寔貽于百世敢悉衆議所共以爲得者列爲九條如左伏祈裁酌施行

一曰議檢勘照得本縣城垣長若干丈分爲七門非一人耳目所周今宜擇練事實心者數人分定丈數督令詳看先城外某處傾圯某處損壞某處城基卑下某處城垛箭臺宜新宜補次閱城內土宜培厚脚宜用黃石駁砌宜徧插柳

對以蔽窺望，次登城頭，逐一查驗。梁口當增高，當增土，路宜某處增潤，舖宜某處歸併，加設踏勘，既明，乃請縣父母覆核。後日興工，即宜專委此數人者，摠理事，既有條功，亦易就。伏候裁行。

一曰議增補，照得本縣城高不踰三仞，乃當時急於就緒，取便易辦，故致然耳。歷觀各縣如無錫、崑山，皆同時築造，其高堅視本縣達甚。今宜增高三四尺，即於舊梁口加磚上砌，其垛磚皴裂不堪者，或用鋪城街，或用修窩舖，其城內之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土漸坍，如小東門一帶，皆為居民削取，宜各加培厚。及西南一帶，城腳數年為巨浸衝去，城腳舊岬勢就崩頽，宜從外城河加砌黃石，培高二三尺，庶永無患。伏候裁行。

一曰議估計，照得甃城須磚，培城用土，二者燒造挑運，亦非容易。今宜定估應增每丈三四尺，合用磚幾何，每磚一千，合用價幾何，每砌一丈，合用灰幾何，擇傍城空地設窑四五座，雇賃窑戶，給與工食，自行燒辦，其柴草等類，給價令人

在宜與長興等價賤處買辦，其城該加處，議於何處取土，每培一尺，該用工幾何，喚集蕭山人給價挑運，一時可就。伏候裁行。

一曰議改造，照得本縣城分七門，惟虞山門踞在山頂最高處，最稱險峻。今城基既薄，城上馬路僅可仄足，一旦有警，何以令城守者自騁于矢石之間也。宜於此一帶厚培城土，其階級須每三四級處，輒就平二三丈許，展轉最高處，行者守者俱易為力。其外城垛照舊，一切透迤而上，毋改舊觀，方可據守。其虞山城樓，堪輿家或言其非利，今宜卸去，當城樓原處，即用舊材蓋造平廊十數間，令巡邏者有所棲止。守城者有所蓋庇，此便計也。伏候裁行。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一曰議修復，照得本縣設有四水門，所以通利運載，宜洩污濁，關係甚重。顧歷年既久，舟楫往來，篙櫓激撞，多致圯壞。屢修屢壞，勢日就頽。今宜重加修造，用青石砌底，如造橋法，窩舖舍用舊垛磚砌，壁少加高濶，桁椽俱用大木，早門

有傾圯特甚者須重加葺理城樓俱宜照舊治毋致倒塌貽大費於後伏候裁行

一日議占據照得本縣城自西迤東北皆濱於水地段本隘原有馬路一條以便往來且防夤夜有越城等事今沿城居民逕造屋連於城牆登屋則城可扳援而上殊非防奸杜變之道今宜盡行折卸留還馬路一條其南門外橋係人烟輳集之所橋基數數坍塌宜用青石剝砌加高一二丈下便舟行上便徒步伏候裁行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一日議管理照得本縣城共若干丈爲工甚大爲費甚多非資有身家大戶寔心幹事之人則乾沒塞責之事種種百出雖修猶無修也今宜預訪家資殷實心術端正者一二十人專令催督工程料計磚植官府發給錢糧必須經由其手明畫界限今有專任後有傾頽責有所歸如是則工易就而必無破冒之弊矣伏候裁行

一日議拒險照得本縣自北旱門歷虞山門至西門城跨山頂無城河以攔隔而山勢又最高

俯瞰城中極爲難守初城時嘗造一敵臺在三百步外有堙連虞山門大城後數年風水家言其不利于邑遂廢去之此臺原無益城守竟毀之亦未爲不得已也今宜增築欄馬牆一帶自北迤皆有障蔽一旦有警不至即附城下此亦一策倘于山頂高處更別築小城周迴里許可容二三百人或召山民居之或簽丐兵守之此守城最要策第恐錢糧不易處故此舉久不議及伏候裁行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四

一日議錢糧照得本縣歷更荒歉府庫空虛人民凋弊責成大戶不可加賦小民不可勸助亦非政體惟待上司設處如修府城故事則事易集而民不苦不如往日始城之舉獨取之譚氏一家非有大力量者恐不能亦終于盡餅而已伏候裁行

松石齋集卷之十一 終

松石齋集卷之十二目錄

記

重修貢院記

新修清溪忠節祠記

宣城令陳公義田記

常熟縣重建射圃記

聖母慈聖皇太后重修東嶽廟記

墓碑

秦太守墓碑

松石齋集

目錄三

墓表

中書舍人秦君汝立墓表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陳公暨配呂

恭人墓表

吳母屠宜人墓表

但母封太孺人墓表

松石齋集卷之十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誨

記

重修貢院記

皇上御極之元年秋八月言官言 陛下幸以

冲齡嗣位，莘莘勤學，詳延方正博聞之士，日相

與崇論議，究道藝，而又顯著綱紀，修舉廢壞，光

施文惠，以風四方，天下之學士，即阻深闇，莫

不延頸企踵，思耀於光明矣。顧人主致仕，莫先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二

於隆陶獎之權，而要以作新志意，回易視聽，非

有崇建偉觀，何以令天下拭目而愉快也。臣謹

按令甲國家取士以制科，每三歲輒貢士于鄉，

已從春官上計率，鎖院三試之，故獨貢院之在

畿內者，間歲得一再從事，乃其制獨庠陋弗稱，

無以尊重事嚴國體。又百執事各瞻其事，而湫

隘囂塵燥濕之不時，何以稽姦慝而警禁御也。

臣請得下所司議，宜少恢宏舊制，以度後觀，甚

便。詔下工部詳定，部臣首畫經費，主出水衡。

錢十六而佐以京兆贖鍰更爲相地所宜拓者
東西得若干丈其南北市廛業當除道者官爲
酬以厚直共得若干丈奏既具上特允其請
乃以萬曆甲戌某月某日鳩工庀材營始匠事
其外表棹楔列交戟簾之外爲樓五爲堂一爲
號舍四千八百有奇簾內爲聚奎堂者一爲會
經堂者一爲考官房者四十有一他如監臨督
察下迨庖廂與隸諸有事棘內者率樹之堂牖
開之垣檻凡爲屋大小三百四十七楹凡爲費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二

三十九

四萬九千九百餘金稽度既備傭役惟時越明
年乙亥九月告成事尚書郭公謂余當有記且
勒諸石以詔來者余惟明興以來二百餘禩
矣當文皇定鼎北平百司庶府寔始勑立維
時草昧初開而文明猶鬱列聖嗣起道化翔
洽詩書戶有士之挾策而至者往往填溢省院
至無所踦足而羅棘遮截則見以爲褻士世
廟末嘗一議增創屬財用方詘僅一開墾道輒
復報罷迨我皇上臨御之初首採羣言廓然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十五

更始其以建都邑之觀而開人文之麗皇皇哉
盛矣昔者宣王中興肇作新宮而其臣歌之曰
如暈斯飛君子攸躋至闕宮之頌則侈其松栢
之斷度而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夫其莫君子
之居而可以順萬民之望即興作何病斯其効
可覩已主上秉冲聖之資躬勤儉之德方且
規美舊觀增飾洪業乃他務未遑而獨首舉斯
役令遠方下士逃聽踵武知上之求士者甚重
而士之自試者不輕異時文教益隆真才愈奮

新修清溪忠節祠記

南都清溪之東有祠一區奉故禮部侍郎黃公

觀及其夫人翁氏并公二女像於其中按表忠錄載公世貴池人始從父贅外家許姓字尚賓舉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第一高皇帝親策士以禦戎之要公對言天道福善禍淫有機人事練兵講武有法稱上旨擢狀元及第授史館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建文二年知貢舉尋改官制以公爲侍中仍次尚書員掌尚寶司事與方公孝孺齊公泰練公子寧皆被親用乃奏復黃姓當北平兵起時嘗草詔極詆責四年靖難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四

三

金釧令奴市酒殺將共合歡具奴既出夫人手挽二女暨家屬十餘人俱赴淮清橋下死是後清溪居民時時見冠裳者一人携二女郎立溪畔心知其爲公也相與駭嘆宣德二年土人始就其地構廟爲三楹旁列二夾室其前逼衢道又屬時禁未解故隘其閤而寘土穀神像以蔽之歲益久故老益凋落過者皆謬指爲土地祠而已予官南宗伯慨然念革除之間忠臣義士其遺齒朽骼啖鳥鳶而委草莽湮滅者不可勝數也則稍爲搜抉其遺蹟儀曹郎汪君應蛟湯君顯祖首得方公瘞骨所爲買田畝供伏臘并勒碑識其處予因過清溪求謁公廟而廟門雜於屢肆久始得之顧瞻遺像爲之歎噓泣下已乃少捐俸資拓其門而顏之曰清溪忠節祠於是京兆府幕吳君繼茂上元令程君三省簿杜君大中將謀更創後寢妥夫人二女之靈而於前堂獨置公像三君謂予當有記以闡公休烈而昭示來世予惟忠節者生人之大閑而褒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三

忠顯節者帝王厲世之大權也。當商周之際，武王濟師孟津，夷齊叩馬而諫，左右且欲兵之，幸不死於太公之一言。其後卒爲採薇之餓，然武不因是而貶，王夷齊亦不因是而損名。吾夫子均稱之於周曰：至德於夷齊曰求仁得仁。夫武王必聽二子之死，二子必耻周粟之食，何者？蓋道必與世窮，則心必由死而盡，死者非悖而死之者非暴，要之各成其是而已矣。我成祖嘗謂建文諸臣之死，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斯聖王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三十九

之微意可識矣。迨莊皇帝之初，華亭徐文貞公當國，詔解逆黨諸禁，立表忠祠於冶城之左。祀當時死者百十八人，其祀所不及，各就其鄉立廟，歲時致祭，蓋至是而二百年幽翳之氣藉以大伸，億萬載綱常之重藉以克振。然後知我祖宗所以表厲忠節者，昔之戮以成其忠，今茲之表乃所以教天下之忠，固先後一心矣。况公之効節至闔門赴死，尤一時諸臣所未有者，可使之闇昧於塵埃零落於荒烟野蔓之中。

哉！故余於祠之成爲之紀其事而并著朝廷嚮意忠節之士如此。令後世爲人臣者有所法焉，是爲記。

宣城令陳公義田記

漳浦陳公舉癸未進士，來令宛陵。其治一以撫循爲急，煦育孤弱，勞來流離，而蒐剔其隱竄，要於去民所疾苦。一切武健明詈，樹赫赫之名，皆公所不屑。三年治旣大通，而始之凋瘵羸耗者亦漸以蘇息矣。明年丁亥水潦大降，大江以南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三十九

列郡數十，沃壤皆化爲沮洳，無所得食，往往齊民轉於溝壑。他有司錯愕失錯，又牽拘議論相顧，莫敢施振。掾公時出行田原，輒泫然泣數行下，曰：令爲天子寄百里元元命，奈何忍坐視其阡危而不爲之所也？於是力請於監司，得易金代歲漕粟石五錢，諸徵歛悉報罷。乃更議賑貸，首捐所應得俸錢，分俵貧民。已下令通籍一縣中富民，應出粟差次。鄉三老分道里往敦諭，令各率其力應募，無強。於是士民響應，旬日得

粟與金錢若干公悉以分屬主募者而身自巡
驗饑者凍者及病不能行履者給與有差所全
活幾累萬已稍斥其餘築潰堤若干丈令流民
復聚耕其故土又褒其羨買上腴田若干畝充
穰歲逋賦及水旱衣食貧民費既成而民大稱
便則相與歌曰我有金堤莫或捍之侯所作矣
污萊卒治又歌曰甫田穰穰惟侯甸止代我公
租嘻我婦子又明年已丑公以最召入爲金部
郎宛之父老介諸生某某等來請曰是舉也民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八

三

以義始而侯以義終請記其事而名之曰義田
之碑余按載籍所紀國之重農者莫詳於成周
即兩漢言吏治亦必勤稱田業顧田未有以義
名者蓋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始各私其利公家
之肥瘠且視若秦粵况乎井里敢望其相扶助
哉獨趙過令田家出三輔公田欲籍勢力之耕
以補縣官之乏李翱平賦書言十里之鄉當爲
公田每鄉所入歲十舍其一於公凶荒量家口
之多寡出困積與之勿徵於書是即古義倉之

遺意然昔人謂出納之侵沒給散之艱難小民
必不能扶携數百里以就餽合之廩則豈若義
田之設其利常歸于民而官得盈縮其餘以補
所不足其賦雖總於官而民得衣食其餘以振
所不給哉陳公是舉宜乎民之頌義無窮矣以
予所見近世號稱能吏者巧法侵奪率藉催科
以篡取甚或假採荒爲名歛之富室而人之私
橐是乘民之危而恣漁獵之毒也况如陳公孜
孜爲民既不憚文法以解一時之急又復爲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九

三

授睢畝廣儲蓄開斯民以永享之利哉宛民懼
公之去而後乃有侵畔匿稅以撓公之成者故
欲爲之記以詔諸後余考漢召信臣爲南陽關
田三萬頃王景守廬江墾芍陂稻田倍他境皆
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今陳公爲政旣不異兩
漢循吏而其所規設躬置視兩漢乃有加難者
故余因父老之請遂論著而書之於石如此陳
公名公相字某田在某甲某畝諸有事茲田者
並得書於左方云

常熟縣重建射圃記

按邑乘邑故有射圃正統弘治中凡再徙置嘉靖初縣令徐公濙即學道書院稍拓爲圃寔在學宮之西而其地頗逼闕閭再議廢置後三十餘年永嘉王公繼令吾土得城東隅甌脫地更爲繕完毋廢舊觀而其地歆仄湫隘庭廡下陋上不足以充揖讓而下不足以周步武今晉安留公爲縣之逾年興舉教化群邑之子弟相與講論道藝喟然興嘆於是圃之廢乃購地得息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十

三百廿三

壤於虞山東麓芟屏菑翳披荆叢興始就夷曠公乃首斤俸資庀材鳩工北面爲堂三楹顏曰觀德其後列更衣膳食之所稍西爲忠節祠以祀大叅錢公繚以周垣表以綽楔成之日萬曆丁丑夏六月也距始事時僅閱半歲而豐軒廣庭以及候壘福籌之具題榮瓦墁之飾煥然畢備公以時率諸生褒衣斐履觀游其間高陵迴谿綺綰繡錯若合形輔勢于堂皇之下昔之闕塵者隔於寬闊而岡阜林麓之曠非有市廛爭

逐之繞則是圃之設其可以永存而不廢者公于是屬賢爲紀其事余嘗覽觀成周之際司馬有射人之屬以法授射者而司徒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曰教之五射至其選士之法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小司馬因得以甄進退之而鄉閭族黨所書其德行者大司徒尤必校之於澤宮而慶讓行焉何者明道藝之教非出殊途而文事武備士固相資爲用者也晚近世不究于斯義儒生則持文詞介冑則高武力至互相詆訾而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三百廿三

平世右文見謂從容緩帶可以畫諾樽俎良有司緣俗爲治不務明先王之制亦見謂弓矢決拾非所以器人而專其道德之習者遂棄去不講無惑乎士之寡全才而文武之道恒以不備也夫留公乃當治平之盛其興賢與能旣以式化乎士類而修廢舉墜復以其餘推極乎先王道藝合一之教斯可謂卓然志古之道者歟士當斯時誠能繹公之志而遊意于支屈縱送之節使夫明之於詩書禮樂者未始不可用之于

折衝禦侮上以獵周官之遺文下以明德藝之統紀斯立射之精義而君子謂留公是圖之設非徒標致于土木之觀者矣留公名某字某舉萬曆二年進士歷今官治行爲吳第一人諸有事茲役者並得書左方云

聖母慈聖皇太后重修東嶽廟記

按舜典柴望山川則表泰山爲東嶽其神爲天孫居東方爲萬物始成之地故其德主生自昔受命帝王首崇秩望未有不臻於泰山者後乃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稍即其都爲壇時領祝官以歲時奉祀而其在郡縣里社者民各自以財祀於是東嶽祠徧天下今都城齊化門外故有嶽廟一區建不知所始人國朝載在祀典每歲當春秋祠官以時禮祭而都人士相率以祈禱毆祓請者神往往若有孚荅既歲久棟宇圯墜廟貌弗飾今上即位之三年乙亥聖母慈聖皇太后念保釐聖躬而降福兆民者非重祠敬祭其道無由於是則詔新東嶽廟顧又念征調庸賦或以病

民於是則捐內帑金若干命司禮監太監某

總其事而擇內臣廉謹者某某董其役凡爲門

闕垣墉率恢復舊制其帝殿神寢暨旁從七十

二司及佐神之尊貴者咸徹其朽材墮堅而更

新之髹以丹堊塗以金碧闕房穹閣鬱然雲更

擇廟東隙地創爲齋宮十二楹以便蒞祀者棲

止其處明年丙子八月工始告竣皇上命臣

勒文以紀成事臣謹按帝王之德主於好生故

虞舜秩祀必首東嶽何者事重民生則禮先所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自是以神和而降之嘉生也後世遐放秘祝侈心瀆履雖浸尋於泰山而神用弗享民不見德則以黷齋明而徼非其福也若我皇太后光啟聖睿嚮承天祐而一念祐民祚國之心尤欲通道幽微助致靈貺遂使都邑之近弘茲麗構祝釐歸福引望靡替即無俟駐華警翠泥金瘞玉而挈神人之驪垂昭錫之應功德蓋恢恢乎耀矣臣以爲是舉也非我聖后垂恩儲祉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皇上崇親廣孝

則曷能舒盛德作新廟由茲以益培 國家生
生之仁受厚福以浸黎民者也顧不偉歟臣謹
系其略而銘之銘曰 翼翼京邑百神所托東
門之郊肇祀惟嶽於穆 聖后修理地祇在舜
假典顧省厥遺惟 皇敬德克闡慈懿曰嚴自
親有赫東帝爰降制詔撥日載營充大厥宇永
宅萬靈我 后至仁軫恤民瘼內府輸金母困
將作崇廟巖巖不日成之飛梁遠棟繚虹屈蜺
瓊女玉童鳴璆撫劍紫衣朱髮猗猗攬瞰霓裳
松石齋集 卷之三 西 三月五

墓碑

秦太守墓碑

明萬曆九年辛巳三月十九日雲南姚安府知
府奉 詔進階中憲大夫秦公卒於家其冬十

二月七日莫公于姚灣之新阡子柄柱重痛公
象賢襲訓克紹先烈而位不濟於登用業不顯
於光明大懼湮沒無以昭軌迹於永久乃謀代
石樹碑既以屬某俾辭而繫詩其下按秦氏其
先揚州高郵人宋淮海先生觀以文章官侍從
紹聖初坐黨籍累徙卒滕州生子湛倅於常因
葬先生璨山九傳而爲瑞五公玉始由武進之
新塘來徙無錫又五傳而爲卑牧公霖以子端
敏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端敏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公諱金仕正德嘉靖中其居官自郎署歷藩臬
巡撫都御史再入爲南京五部尚書所至卓有
聲績其歿有贈有謚有太常之銘蓋功德顯著
爲時名臣公其仲子也當端敏以副使督學河
南母夫人鈕氏實產公大梁郎中故名公曰汴
而字曰思宋公生甫韶即端雅不妄戲語稍長
則益刮磨豪習嗜學不倦年十二端敏公平柳
桂有功 詔予一子世襲錦衣衛百戶先是公
伯兄泮旣蔭爲國子生兵部乃列上公名著籍

本所擊蓋司數年會 肅皇帝登極有 詔諸
緹騎官非以軍功進者悉停勒端敏獨抗疏言
武廟時所在盜賊蠡演諸疆圍臣幸藉 上威
靈旋次剪撲臣下何敢言功即言功安所得
天子禁衛疊疊若綬也誠汰冒濫請自臣始
肅皇帝嘉公有讓下其疏而是時兄泮既舉鄉
薦公復以次補國子生公自是益奮於學不縱
爲子弟遨遊事居太學日與其同舍生嘯嘯章
句出入被一襴袍騎驢蹇蹇道中見者不知爲
公乃齊集 卷之五
貴人子每郡縣歲校諸生公輒與甲乙其藝有
司讀其文咸注意高仰而公凡六應都試竟不
第端敏公年既高而兄泮早夭居恒默默不自
得則促命公就謁選公弟強俛以日月上吏部
得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滿三載而端敏公薨
公奔喪僅一日夜得與含殮已走京師告哀乞
卹贈如制既免喪母夫人且逾八十矣公還迴
不欲行夫人數爲強起公不得已復促裝行抵
都即上疏請得終母養歸又數年而夫人卒公

復將詣闕以葬祭請所知或謂公此恩澤故事
即使人上書無不得者公曰安有父母而異施
乎且君命寔承其何敢數既行值北虜入犯路
梗公冒險以進卒得所請服闋起家復除右府
都事尋晉左府經歷故事浙江戎幕悉隸左府
諸浙士人宦長安者數因故人邑千賁謁請托
公見輒榜其人不與通一府惴服軍政大肅是
時吏部尚書甌寧李公數嘆公材欲試之用會
姚安闕守公用久次當遷而同官有以賄囑故
松石齋集 卷之五
柄臣子求度公次尚書執不可卒擢公柄臣子
大不悅公至姚安甫逾月其土酋高某恣橫不
法前太守率留噤不敢問公獨奮擒致之獄郡
中大震相戒毋犯公法未幾柄臣子嫌前故中
公以考功法鐫秩歸初分宜相嚴故善端敏公
公之再起入都分宜方當國見公甚懽趣命予
世蕃具食相對數見言事適故冢宰子某以歲
滿應得增秩世蕃厚責其賂不入僅令以虛銜
視四品公從坐中數譏讓世蕃至不堪拂衣起

入內公亦咄咄逕出公卒以此黜官而其後尚書李公以積忤坐他法死公既歸遂絕意仕進即所居爲萬卷樓聚書其中搜抉疑互至忘寢食諸家人生產業息一切置不問顧獨喜酒每從賓客湖山間飲輒醉醉輒歌呼自快盡日不厭然亦竟用是以得疾公軌度夷曠而自持特偏偏其服御未嘗恣用美好交知必擇正人不樂聞軟熟媚耳目語端敏公嘗所造士鄢陵劉公訥靈寶許公綸皆貴至上卿公從下寮謁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直入踞上坐與抗禮無所避故人子有居尊官者公嘗一請刺不以時通輒爲罵絕不復往然至其處間里則浮沉自如雍雍而已性無所嗜獨嗜書聞人有秘籍數旁婉請求必得乃已鄉人唐姚二先生皆貧士有書數千卷公悉欸致爲上客在留都時嘗從神樂觀得道藏書令數吏繕寫太常卿某微聞之繫治主者謂道藏爲禁書法不當傳布將移劾公尚書奉新宋公爲居間乃免晚歲病痺手足奇廢猶列諸經史牀

下時引手探卷縱觀當其會心率口占賦咏童子疾書之往往成帙公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迨其病且十餘年亦不以晏寢自廢其於書固天性然也夫公本起家子裒德挾藝思一當世用而卒骯髒不偶見謂以紈袴抑絀故其沉寘醉鄉與世抹撇而大玩於辭章要以托而洩其牢騷不平之氣世固以未盡用公爲恨然公竟以其不用者而得全其天公亦不可謂不幸矣公卒年七十一所著書三才通考行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世他雜錄詩賦序說贊銘若干篇藏于家二子柄柱世俱推其學有高行柄以貢入太學柱爲中書舍人以秩滿再遇國恩故公得以原官致仕最後復進階中憲大夫云銘曰惟秦之先淮海聲聞清芬載揚昭彼後昆奕奕尚書爲朝德首允文允武勲名不朽劬躬燾後委祉於公肆公承之厥緒有融坦坦溫恭惟直是保不矜不盈韓焉振藻始參戎府姦訛革心暨歷遠郡不替爾箴權門炎炎炙手爲熏公也睢盱攘

袂抗唇其卒大忤竟遭斥奔言反初服介然而
居酣歌白眼天地遽廬仰讐百氏俯貫五車秩
殊惡積涵涵而停我思古人孰可與京醉鄉爲
徒托焉以逃亦有玄晏嬰疾孔牢耽娛文史窮
年兀兀身名大全思以勞息累累者墳青葱岫
岫慶源云云子孫世苗厥譽永垂視我斯述
墓表

中書舍人秦君汝立墓表

余友秦君汝立既卒之又明年其孤延烝乞銘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三十四

于宮諭吳子道復抵書白下屬余表君墓且曰
吾父幸辱知二子今歲已得吳公銘惟是墓道
之石請須子辭庶幾有以寵吾父而昭示于後
世而塞不肖無已之痛余發書爲之累欷而不
能自己往余官長安數從子道遊因以識君丁
丑余與子道被逮闕下創甚且死交游悉遂
散君所營救子道者百方計幸不死而因以庇
于余亦得不死邇者盡籍諸嘗左右吾兩人者
以名聞獨君且或一再至或卧起子道榻下日

夜不去相君既數見君名怒甚曰嘻是貫高義
耶何相向復與之多也亟命斥君爲王官中翰
故清貴無擢王官者擢王官自君始君遂罷歸
又三年辛巳大計兩京吏尚書疏嘗所作相君
者百餘人悉落職錮終身復竄君名其中已褫
職而更中考功法亦自君與余二人始君爲大
司馬秦端敏公諱金之孫端敏勲業在名臣傳
中然矜節義重文學士以故諸孫皆能世其賢
而君自少尤穎慧語言恂恂未嘗有子弟之過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三十五

年十七補弟子員博學精記頌自經史百家傳
註雜家小說能具涉其要以是數善病君父姚
安公最憐之爲入資游南太學祭酒陶文僖公
一見許以國士是時高新鄭當國高故端敏公
所取士雅慕重君而大金吾朱公希孝與君有
連能薦人君書最精工楷法逼歐率更行草仿
佛孫虔禮尤善尺牘稱名家會有詔選諸能
書者共事內殿兩公以君名上遂補中書舍人
文僖公聞嘆喟曰是連城壁顧斷而小之兩公

拙于用大矣。未幾新鄭忤諸常侍同事者，更以計傾之。禍且不測，單車馳去，門下故所善客皆避匿，莫敢主名。君獨追送之百里，更語諸偵隸曰：「毋籍我名爲我告諸常侍，我中書秦某也。」常侍竟莫能誰何。君以此義迄坐，余兩人事黜落不振。嗟乎！友道之廢久矣。彼其平居所號爲肺腑親暱者，臨小患難輒棄不相顧，此無足怪。又其甚者，藉窮交之義，一博名高，始亦紛紛求入，而和及後名已竊而効已著，更反唇相排，不遺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餘力以視君終始于死生之際，蹈折辱而不悔，歷險夷而不易其相信之志，此其人賢不肖相去何如也。後子道與余旣起廢，嘗欲爲君具疏列上其事，卒不果。嗟乎！余誠負君，君不負余矣。君天性孝友，姚安公晚病痺，侍七飭十餘年，不懈。母楊恭人喪，溢米不入口幾不能生。仲兄病疽，爲走羣望，請以身代。豪長者過梁溪，率造君，君逢迎徹席，必盡歡乃已。故人貧者來就食，君養之有加禮，或爲賑給其孤嫠，傾橐不倦。生平

所好惟古今石圖、書、秦碑、漢碣，積至充棟，酬價皆不貲。所緝國朝大臣傳志幾數千卷，秘書奇策購得輒加繕寫。侍史常數十人，君故公卿子，產頗饒厚。及君之歿，有責累千貧不能具殮，延恣至盡鬻其遺書謀葬。嗟！此可以觀君矣。先是甲申秋，君及伯兄柄省墓汎湖歸，舟覆，伯溺死，君幸免。伯故名士，善考古，君所與晨夕上下論議者。及沒，君恒邑邑不自得，竟以此卒。按秦世譜自淮海先生以文章著于宋，歷十數傳至端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敏而大顯。姚安公汴起官任子，然讀書好修，亦以不得相嵩意齟齬歸。至君益肆力于學，其嚮節義重然諾卓然出世俗之表，蓋君之用于世者雖不盡其才，乃其不愧祖烈者，以視前人則有光焉。余故特爲論著其大者，使刻石墓上，後世覽觀于斯者，當必有徘徊歎慕君之風烈而不能去者矣。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陳公暨配呂恭

人墓表

陳氏世墓在廬山之西麓先是封翁陳公葬其元配呂恭人既甕石爲壙期同穴矣後二十九年萬曆丁丑陳公卒公之子奉常卿陳先生瓚圖更行營高敞以公主墓兆而會烏師家言故穴中穿法當得水越又明年庚辰卜吉于大和之東始里乃啟呂恭人之柩合窆焉既謁少保嚴公志其葬而屬用賢爲表其隧道之石賢不佞游公父子間最深不可以辭公諱策字獻可以陳先生貴故公三命爲縣令給事中太常寺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少卿皆如子官公蓋生而醇樸不爲世俗輕脫狡獪之行身不踰閭閻而扶義慕古憫然修古有道之事故自孩提以至耆耄未嘗無聞焉性最孝友甫十歲即喪母金安人躡踊哀悲弔客不忍聞浸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而遲重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父一鶴翁既久困計偕乃去爲令遷倅南韶家政一委之公公規調極纖悉一鶴翁間得俸餘畀公即以其餘稍斥田宅不爲貲貸贏得與民爭利後母徐安人舉重慶

守諫正術君某微有嫌于公多所詆風公益敬謹諸有指使無不如一鶴翁意又求不失徐安人驩即囊篋碎細一無所遺漏呂恭人數被虐使驅作憔悴下同羣婢公又數從容戒事舅姑毋敢失禮比重慶公既長娶妻時時從旁爲言呂恭人寔孝敬無他腸徐亦稍爲霽威余所見王太保篤孝純至而弟玄通亦化其行至使閨門雍愉而子孫遂興于江左陳公蓋庶幾焉當陳先生令豐陽日潔廉無私嘗入觀便省公僅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獻豐所產土瓜二公笑謂瓜得無苦兒爲廉吏甘之矣及先生廷諍受杖公始慮先生弱不能勝頃復自解曰兒即死死職耳兒幸且爲直臣吾安之矣已而先生竟不死他所籍寵子弟者率放誕夸世見謂得意或嚙嚙有司之庭以凌駕閭里公故門地尊宿雲仍鼎貴然逡巡無盛容歲時一再接長吏吃吃不得少語間有以不法求居間者輒奮聲叱使去里中或見豪奪不平則露斷裂皆咄厲不休自其少時雖總家

政僕僕不厭勞勩顧獨耽閑寂喜北門南郭之
隱陳先生學既成則悉畀以父產更治別業構
亭鑿池漁釣其中已而先生以忤時罷歸父子
相與鼓腹游行山澤間休休甚自得也夫公雖
廉退不伐殆得之性然吾以是知封君貴人其
福澤長久者固自有度矣誇詡者流不勝其泰
猥云食報而德誼滋薄以較陳公何如也公居
平夷曠不設城府其持議特重名節交游中聞
有過舉面詰不少避少時嘗爲豪貴家懷其郭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二

美

三

西田數畝更加評語未幾豪死田輒歸公竟厚
酬其直陳先生舉鄉薦之歲焚所負券餘五百
金鄉民至今德之呂恭人既歿妾包氏所舉三
子璨璫玘公更拮据門戶爲累黍計陳先生數
舉所授產讓諸弟公笑應若不能官于家乃更
欲家而弟耶吾終不以累若也蓋經營者二十
年佳植中人之產三比公卒陳先生至甯田以
供葬而三子亦墜屨不給衣食噫斯可以觀公
之始矣公晚年和氣彌盛遇物尤醇謹賢往嘗

數侍公讌即深夜廣坐見公巖巖不動非謬爲
恭愿者卒之夕精爽不亂坐子姓榻下申飭餘
數千言大要首以忠孝大節次及砥行立身最
後復大言曰若務治其心爲于善而遠于惡也
庶幾于完其言如此余惟陳公淳朴不散獨以
長厚濡忍之德修于其家而處不涸俗逝不留
生蓋若學老氏而有得者夫文中貞曜古之人
有沒而私誄其行者矣賢不佞謹節取公行之
大而表之曰是爲吳孝靜先生陳公之墓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二

美

三

吳母屠宜人墓表

屠宜人者予友吳伯子維貞之母尋甸太守小
泉吳公之元配太宰默泉吳公之冢婦也父曰
諭德公屠先生應峻母曰項宜人大司馬襄毅
公之女孫參政公湮女也宜人人生而貞靜當其
盛時內外門地皆極鼎貴然宜人共儉慈惠劬
力逮下寔有古葛覃樛木之風焉至讀宜人所
以亡其處死生之際一何純孝篤至也宜人年
十七而嬪吳吳族旣大食指數千又多過客往

來供給非意卒至事號難辦宜人肅廟見即操
箸經紀襍取局鑰身佩之累累雜紛悅間無下
數十當是時太保公迴翔藩臬戴夫人且病耗
謝閫政矣太守公壯遊四方不問生產而伯子
又素羸善病醫禱幾無虛日會宜人晨興稱婦
朝戴夫人膝下甘滑滌髓先意娛悅之退而稱
小君以御于家已稱母若保母以拊伯子時其
饑飽撫其寒煖已又稱女以存于項宜人使者
履相屬也而更以其間益治女紅蠶織纂組爲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諸婢先以佐日用乏絕當此之時宜人食不及
飽髮櫛不及沐勞不及休垂十餘年久之伯子
病良已任讀則宜人釋保而傳朝就塾則設重
關蒼頭司之夜附宿內設重幃躬司之伯子既
益強遊賢豪長者間業益起宜人始得自解稍
稍休息矣居數年太守公通籍兩都宜人奉戴
夫人一再就養意忽忽不自得乃諷太守小泉
公置媵因身留侍戴夫人是時戴春秋高而母
項亦老矣得數起居承侍宜人仁孝多大節類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如七於諸昆姊必當項宜人於諸媵所生子必
當太守公兩庶子姚戀宜人以爲其母愛已弗
若即其母亦自以爲弗如也常携兩庶子寢堂
後山夜火逸狎獵甚熾宜人倉卒排戶戶閤決
其鍵惶急鍵堅不能立拔而諸侍婢衛宿帳下
者皆從呻吟嚶中驚起股票莫知所措火勢益烈
方薄衣衣盡熟而二子方熟寢斃宜人手穴
傍垣破之徐出其二子皆免矣而後乃以身免
二子怡然無驚即不知有火且何以得生也宜
人更太保公及戴夫人喪皆極力奉湯藥哀毀
過度指爪盡浮脫丁亥正月項宜人遭危疾宜
人年且六十矣歸省遂留侍是時天大寒庭中
積雪幾沒股夜漏五鼓侍者皆顛不支益懈稍
稍引去宜人獨強力護母卒中寒仆地絕復甦
輿歸竟不起寔先項宜人三日卒嗟乎方火薄
衣時可謂岌岌宜人豈不知自爲脫身計哉討
不獨生而令二子死不憚灼膚之酷出二子于
烈焰中彼誠不重其死然竟免及項宜人疾篤

宜人留連顧戀豈能憇然舍項而須臾者誠重其死然竟身不免免以成宜人之慈死以成宜人之孝其免其死可不謂皆天乎嗚呼若宜人之慈孝天植焦火不烈凝冰不栗死生以之是可以表矣宜人他懿行甚多余不表表其大者

但母封太孺人墓表

語稱婦德無非無儀故婦人之行非有節烈可喜足以維名教厲世風者其事多闕而不書然觀傳紀所載若公父文伯母及斷機截髮諸爲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二

三

三

母道所繫者一何其詳疊也夫亦以義取刑家教存聖善固生民之紀歟豈緣常事而得著錄也余讀李太孺人狀益重慨母道所係於子者非淺鮮矣太孺人故家南康星子之石符村封文林郎但公友儒之妻也祖椿四川榮經縣令父某母某氏封公父東泉翁允爵素善榮經公故孺人以歸但翁年甫十四耳而聰明婉順動有禮法事封公暨姑彭饋盥必親當寢必致起居乃敢即安于私封公時方爲弟子員有聲藩

臬大吏爭虛館延致獨賴孺人爲綱維孺人專屋而居身爲桑麻以取衣食自賓祭補紉饘爨一任其勞苦已而彭姑卒復繼萬姑封公先是有前母兄稱家督及同母弟弱小皆須孺人共饋孺人事養惟謹惟恐不得當其意封公乃得精志于學免內顧憂其後舅姑繼歿皆封公治喪紀孺人脫簪珥衣服相助曰毋恩伯叔爲也始封公葬母彭時孺人弟某故善青島家術卜地得息壤曰是謂甲陰庚陽奕世其昌既葬孺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人於是夢一媼持三元龜納寘懷中覺而光耀熠香猶襲人孺人固秘不洩已而連舉子卒符其數貴元今爲南駕部郎啟元舉應天戊子鄉試調元府學生尤工文名埒伯仲駕部自其少稱警穎封公或他館穀孺人輒手寫書義授讀稍長則傾橐裝資其游學始師事陰大司馬武卿王太常世懋旣而聞今趙中丞參魯謫居高安孺人謀之封公令束貲往從之游駕部數自言於此益開發遂舉進士始令長壽營能改富

順兩令皆以廉平著名駕部又數言奉太孺人教乃得無過既官司馬屬時王元美先生副留樞孺人色喜曰王夫子世之名能文章者兒幸出太常門今者又得晨夕共事於司馬螺螄螟蛉取肖惟速若其勉之是時余典教南雍日羣六館士督課之孺人亟命其仲入貲爲上舍生曰若促就大司成論說余因得與啟元相周旋者期年啟元果脫穎而出人謂但氏母非獨善教子亦善爲子擇師故三子終身飭行其交友松石齋集 卷之十三 三

者室人且徧謫焉毋論矣即有名能教子者婦智不及遠苟視富貴而已孰有如太孺人之矜重於師友哉其智足稱矣余爲論次其大義使表於墓下後世知母道所重云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三

松石齋集卷之十三

傳一

少司寇陳先生傳

太常卿王敬美傳

少宗伯張公傳

太僕卿王先生傳

張烈婦傳

何母周孺人傳

松石齋集

目錄三

松石齋集卷之十三

傳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少司寇陳先生傳

少司寇陳公諱瓚字廷祿生七歲就傳即能強記屬駢語對甚麗驚人稍長清刻自厲專精于學祖復嘗再令長興大庾皆有惠政父策以孝謹聞里中復旣去官則命策治田農共家食而日督公及其次子重慶守諫攻詞藝家近廬市松石齋集

卷之三

數僦居山寺或湖舍水澳處徒步單衣未嘗以甘鮮輿馬自快于一時也故中丞陳公察最攻苦淡遺公蒸餅頗雜糠覈公對使噉之盡中丞喜曰是我輩中人遂日與瞿文懿公嚴文靖公以道義文章相淬勵業益大進中嘉靖丙午鄉試又十年丙辰成進士出令吉之永豐豐故巖邑多豪猾舞文鈴制官府地產薄而民貧公一切裁以法而治大都在軫恤下戶盡謝請托居五年姦利衰止民大稱便累薦入爲刑科給事

中數言事一歲中所條上十餘疏最後論選郎南某某居曹以賄聞銓叙悉徇私不及格會舉大察衆擬且斥某而某以他計詭免蔽罪于郎傳夏器傳謹愿人也公發憤疏請黜遺姦以重銓司採遺賢以充器使語甚剴切先是御史凌儒有所薦罪廢數人忤上旨逮杖闕下號其官公疏入上怒甚詔同儒處分遂得杖歸歸四年丙寅莊皇帝即位遵遺詔錄諸言事者起公吏科左給事中是時華亭徐文貞公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二

當國極嚮意公每軍國籌畫惟公與丘簡肅公檮得聞其密公亦侃侃自將其陳說多引古賢相揀時義及近世矯竊之非文貞公輒首肯促膝恒至移晷未幾新鄭貳于文貞唆御史齊康疏劾徐不法事語多傳致公奮起首劾御史不應諂附恣擊排小人成黨非社稷之福亟宜罷高并斥御史上是其言十月擢太常寺少卿又明年庚午新鄭再相公請亟歸省高啣舊事竟中公考功法謫洛川縣丞公自是杜門不出

凡十四年方江陵柄用日人或謂張已傾高當起公而公前以論止大閱語微侵張故終江陵世不起張既敗癸未秋始補會稽丞尋改漳州府推官歷南儀部主事銀臺參議甲申復太常原官已徵晉右通政南京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凡七遷至今官公爲人坦中質亮不設城府與人居竟日夷粹不聞喧咤及其論關是非邪正則慷慨執辯雖遇權貴盛氣無所抑挫其爲小官務孜孜民隱營姦剔蠹窮見底裏至居大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位則又方介自持不爲苛細獨于附勢罔上者雖度力不可奈何然容嫉之色恒稜稜見眉宇故天下以此信公必爲正人其卒見疑而不究于大用亦以此公之令永豐每過大府必造請念菴羅先生多所咨誨林居時數稱引自謂于此少窺理學原本斥俸錢買田羅一峯館中收諸生董行仁輩七十餘人廩食之鄉先達某有祠城南其孫依以居公一日過祠下詢知其孫已逾壯貧不能娶立捐數十金擇良家女配之

比公行則抱嬰兒拜公車下曰賴父母寔延吾祀大司馬雙江聶公家居以道自矜重從子儀制郎靜稍陵轢其鄉人所受產或不讐直司馬數加譙讓至有城穎之誓公乃進諸訟儀部者爲平反其直而稍扶其最誣者儀部大戢服公因間請司馬得爲叔侄如初梁汝元者以講學名聚其族匿縣官租不償公檄捕之急一夕遁去繫其黨梁龍五六十餘人悉寘之法閩寇流劫虔吉殘峽江殺副使汪公某其魁二大王者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四

號驍勇常先賊介而馳將薄城下公設伏隘口乘其不備遂斬魁餘賊迸散御史上其功詔賜白金文綺其再入諫垣具疏六事皆切主德政要語具國史再請追謚楊公繼盛羅公洪先及正楊順路楷曲殺沈鍊罪順庾死獄中楷故厚新鄭得從末論其後劉御史臺爲干應昌王宗載羅致死地事發迄得減死公聞扼腕曰是固當然往年不殺路楷宜二凶之漏于吞舟也戊辰先帝臨幸太學故事大司成當坐講而

是時祭酒某或云非人公乞別選莊士于是廷推得大洲趙先生既講上改容稱善趙迄以此入輔政稱賢相詞臣王材唐汝楫皆附分宜相黨顧利冒耻公特疏劾去之當公以南太常應召入佐中丞大計丘簡肅方爲南吏部頗加意裁別公因就訪得其詳及入都乃與總憲餘姚趙公麟陽公加黜陟時論有所容庇者某某一切汰斥不顧將竣事而趙公以憂去公獨抗當事者堅執可否已而嘆曰吾不如趙公令趙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公少緩須臾此舉無遺姦矣越月轉刑部右侍郎猶以前故畏公方直不阿不欲令居要地也明年丁亥公年七十一上疏乞歸不許復轉左侍郎公居刑曹雍雍而已然至定國家政事及生民利病則咨嘆色動畿內縣歲苦車役破產相屬諸生張汝清屢投牒訴不報公獨白大司空石公爲平亭其偏重時給車直民以不困厥衛邏卒鉤致或非辜每下詔獄公輒戒諸司詳獻毋令枉濫同官有欲臨弔戚畹者必藉公同

事公宛詞爲解迄不往嘗論事執政所爲剖辨
賢不肖絕不視意向同異要自攄發而已公性
甘淡泊惟篤嗜遊覽削籍幾二十年吳中諸名
山足跡殆徧所居一樓懸數榻擬客客至觴咏
流連又最善顧曲賞工謫誤常至夜分不寢居
長安邸中每延客輒至卧榻下相與棋局杯酒
客有間窺公私者惟敝衣簏不設鑰案上書
百卷而已俸祿至盡用以周親舊有餘又盡推
以飯僧造寺故公宦三十餘年反削其腴產公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三 六 三十三
爲文簡古有法讀書自秦漢諸史已下皆涉大
義而常所披閱者獨晉書曰吾高諸君子得丘
壑間趣耳晚歲益修禪觀嘗剏蓮花菴集老衲
高行者翻閱內典究竟解脫手自寫宗鏡錄及
諸尊宿要語幾十餘萬言夜輒據蒲團瞑坐不
假寐者幾三年蓋公于理欲之境超然有以自
勝故其視利若滓視名若辱一顯晦齊得喪能
終始一節而不爲世所推移嗚呼公賢遠矣公
既卒于位天子詔贈公右都御史予葬祭如

制事詳王先生志中子禹謨博學有文名與余
善 論曰爵位之溺人甚矣古之立名者將以
弘道而從義今之立名者將以務長而取資余
觀陳司寇倏倏謹厚耳然其當官能抗節臨利
無改行雖屢絀屢抑老致通顯而卒能完其操
不挫其志斯可謂難矣彼世固有苟植一節詭
激紛紜計寵利居成功行若市賈然而詡詡自
命無所用耻視公若淵霄矣弇山王先生曰惜
也用公晚未竟公用嗟乎即晚也能究公用其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三 七 三十四
功業豈可量哉
太常王敬美傳
語曰文章之用與天地並故文質之推移繫氣
化之隆替士以文稱詎不重哉然而兼總華實
淹該先後卓然以所長冠一世者未易數見也
明興金華海寧二先生擢屬禮蔚文宗鬱起蓋
庶幾於大雅其後稍萎爾而北地起振之自是
學者識西京之遺規上古之業至濟南李于鱗
扶其輿元美王先生總其成潤古雕今洋洋極

盛刻一代之選也若乃撮勝諸家筆削擅奇學
藝并瞻則奉常之視王先生非特鴈行抑亦有
羽翼之功矣奉常公諱世懋字敬美別號麟洲
其先出始興文獻公導更亂累遷著籍于吳太
倉州世爲士林盛族祖諱倬歷官廉勤多惠政
有名弘正間終南京兵部侍郎父忬嘉靖中爲
名御史更六大鎮至都察院右都御史中權姦
讒死隆慶初追復故官再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公尚書仲子元美先生弟也母郁太恭人公生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八

三

秀發神府三歲機捷過人能操切其童奴稍長
耽嗜文籍一經誦輒不遺十餘歲即病羸累年
尚書公欲勿令業舉子公病少間私取程式義
擬撰一篇置案上尚書公見大驚乃爲延茂才
異等者授之經義一歲中師數辭去曰是奇警
且絕倫吾不任受若師弱冠游太學祭酒郭公
鑒教公銑皆極賞公謂異時當以文名天下二
十三舉順天戊午鄉試明年成進士未幾而尚
書公難起公哀號毀墨終喪未嘗一見齒旣除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九

猶籍藁純素不聽音樂者幾十年丁卯莊皇
帝登極詔得雪先臣幽枉而華亭徐文貞公
當國首舉尚書公寃狀爲言公乃從元美伏
闕下上疏申理事下邊臣會覈以功聞寃乃得
白是時公學益富文益工交游日益附于鱗至
推公爲小美以並王先生汪司馬伯玉時督撫
八閩遺書願折行輩爲交而海內所稱二三名
家如吳明卿徐子與李本寧皆屬目卑下酬唱
篇什流傳人間一時名稱大譟臺垣交口譽薦
大司馬楊襄毅公猶極推挽戊辰遂起公南京
禮部儀制司主事公於甲次應得令長故事進
士不謁選不與除目公以才望久鬱故超得之
然士人猶以留滯缺望歲餘擢比部儀制員外
郎會郁太恭人疾請急歸歸而太恭人已歿羸
毀一如喪尚書公時癸酉再起補祠祭司逾年
遷尚寶丞時江陵相方怙權數以睚眦中人御
史傅公應楨首疏言三不足畏觸其忌下獄遣
戍定海公與石廷尉星合爲治裝已而劉御史

臺極論其專恣諸陰事逮繫緹騎獄廷尉既上書江陵請代御史罪而公復偕廷尉詣相所善客李尚書幼孜所請得代爲居間李輒睢盱向人曰若殆王生從吏耳石君木強不及此頃之公奉詔往祭秦藩廷尉先引去亦擢公江西叅議治九江道又明年即其省爲驛傳道副使已卯監其鄉秋試直指邵君陞素服公才敏棘以內事皆屬公凡入公品第多知名士發三策博雅冠諸省俄改視陝西學政數月給事中某御史某以曇仙立化事言公不應附和驚愚俗事雖幸寢公遽移文臺使者乞骸骨遂行壬午江陵相死詔公以原官仍浙江提學辭疾不赴甲申冬再起福建提學先是王先生既辭南少司寇召朝議僉謂縣官方急需材此兩人不宜久置丘壑公意猶遭延不欲就王先生爲言國恩重余旣處若其以服任建功爲孝公乃行而大比期旣迫僅以六月遍八郡生儒試盡杜一切請托是秋士入彀者多屬公所裁鑒闕士

風幾爲一變已晉左叅政分守興泉其秋入賀萬壽還次里中改南京太常寺少卿猶以叅政早賀丁亥抵太常任都人士款門投謁殆無虛晷又四方以詞翰造請者趾背相錯公一一應之不廢疾遂大作其秋疏請得暫予告歸八月而卒卒年僅五十三公爲人精勵能應機決審不詭時好而其出入要必軌於正當事幾糾雜斧斷一歸於理而其因事劑量要以利民爲主居官好爲條教嚴而有禮而扶善抑過逾久不懈其再董學政敦行尚古尤得師法始爲南儀部魏國有兩庶子邦瑞弗愛欲立其幼邦寧邦寧母鄭黃綠得繼封矣令甲助胃應襲故封者須肄禮國學魏謬以邦寧當嫡應大司馬劉端簡公執不可邦瑞已入學而誠意伯及助教鄭如錦者規得魏厚遺相與說姜大司成爲返其牒少宰林公嫌時署宗伯意頗不嫌而無以難也公立奮筆移文明鄭以未封生邦寧則均庶耳庶均宜立長有國制在一言而邦瑞卒定爲

嗣都下至今稱公能抗法不撓在江閩日更三御史始張簡者貴踞按部江饒挾公與俱所獻獄皆公手傳爰書張大以爲才已趙君耀亢厲守高公嘗同與行部適江陵相迎其母養京邸所過大吏望風承謁惟公僅致庖廩趙以是益重公最後楊君四知治閩尚嚴察藩臬鮮當指獨公與平亭疑事多所寬解江右歲苦郵傳費或裁削過當校官遂至途行公下其事諸郡議褒益取平悉括其弊竇者爲繫今南昌令李某者始用苛刻治辦得上意任既五載則愈益縱通賕賄司府相與目攝公叙考盡發其姦御史悟露章劾去之嘗一佐入計當臺省大會方岳覈二千石及銅墨以下多噎媚不能吐公獨斷斷條其可否太宰目公且曰是練事敢言非他藩臬比公治訊牒或一日至百章據案屬草兩吏旁書之腕痛欲脫猶不給嘗覆案有一字異前獄詞即呼原牒校果故吏乘公代去假一字輕重欲變其獄耳窮治吏卒抵罪一省中皆咋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十三

舌以爲神公雖雍雍守文墨然其果辭傲絕剔刷蠹本即老吏亦讓其能御下雖見謂風厲然至機遘牽掣亦逶迤從事而不矜主已論者謂本朝以文學兼精吏治如公不多見也公於子史無不窺覽洎視學政遂盡究五經大旨旁採世說新語文心雕龍自謂得二書三昧於文出入秦漢而援證裁論間法韓歐諸大家務切情理於詩取裁六代取格盛唐善傳景會意以神詣獨到爲旨七言律尤踔絕幾與于鱗埒勝少工書中歲操習尤專妍媚娟秀不減趙吳興公嘗言吾於書得自天巧即家兄且退幾舍若詩庶幾偏師亦足制勝若文吾當北面非吾力有及不及則天授有至不至斯可謂確論矣平生篤倫理赴義如馳歲所周宗黨及厚招游客費嘗不貲士亦趨之如市大司馬公故有遺產悉割以畀世父又所置義田侵蝕弗治公謀出橐貲益拓其畝族人至今利賴家居絕跡公府遇間閭疾苦州里大利弊輒奮詞侃侃不憚詳盡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十四

少時或微耽玩好偶觸一語立加斷遣無少留
繫性獨嗜佳山水吳中東極武林洞庭西抵京
口三山暨白下諸名奧具幽討不遺南游窮匡
廬武夷北上泰岱觀日出伏謁孔林入關登華
山絕頂歷龍門砥柱憩嵩少徘徊不能去所著
詩歌游名山記累數百篇讀者皆爲色飛神動
晚年一志澹泊於釋氏典多所超詣於黃老家
恒操其說以御身接物獨鏡希識漸進玄鑒天
下士望之幾若朗出天外不可梯接矣公詩文

公石齋集

卷之三

齒

三十三

若干卷元美先生所刪次總曰奉常集其間部
疏望崕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藝圖
雜疏皆刻行世子四人伯士駟早卒仲士驥博
學名能文叔季皆秀朗世其業史氏曰奉常
公挾龍矯虎變之資擅懷瑾握瑜之業衣冠浴
杞惟恐或後亦云盛矣乃其於爵祿雖附弗應
汎然受悠然辭故終其身三十年而歸藏讓國
卒能自保其素即以江陵之操予奪其始非不
慕爵而後乃卒棄之況他瑣瑣者乎及讀公臨

歿遺書戒固寵近小人立黨希報復凜凜憂國
之言義烈秋霜矣嗟乎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非
好學深思烏能窺其際哉

張少宗伯傳

少宗伯張公者祥符人諱一桂字稚圭其先自
唐宰相文瓘家姑蘇軋符中避巢寇亂徙歙之
黃備村傳二十八世爲公祖福高公福高公仲
子清爲秋潭公秋潭公跳而之大梁受室于劉
因占籍祥符蓋大梁故三河地土地夷鮮所出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三十三

然道據四通利賈秋潭公因得數致千金年四
十餘始舉宗伯公公生而娟秀卓穎喜讀書聞
從秋潭公坐中聞客談奇贏家言心弗善也稍
長秋潭公從諸鄉老言促令公受賈公長跪請
得少假須臾冠而無成受賈未晚也秋潭公奇
其志許之未幾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一舉河南
省試其明年壬戌從南宮罷歸而秋潭遽卒哀
毀幾滅性獨與母劉居益攻苦嗜學學益遂隆
慶戊辰舉進士被選充庶吉士讀中秘書公因

矍然曰國家儲材禁林將需異時參帷幄顧問
豈其沾沾頰首柔翰間日月課成事以去如令
甲何乃日取金石所藏著古今得失之林者考
訂上下窮晝夜不遺餘力而尤加意于國朝
典制出則與同僚諸先生相與摩勘可否凡再
更冬而經世大業已隱然宏賁於胷中矣是時
殷文通趙文肅兩公實司教習皆極器重公爲
館閣異才庚午授翰林院編修又明年壬申持
節出封德府還報成事會今上改元大覃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恩贈秋潭公爲編修母劉封太安人甲戌同考
會試是歲穆廟實錄成公以分校勞進修撰
賜金綺與宴南宮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掌
誥勅已而太安人思歸請假送母越明年還闕
世廟實錄成進侍講與宴賚已選直起居注公
時階資駁顯盖鬼然負公輔之望而會江陵相
奪情之事起余友吳子道上書言不可而余亦
繼之被旨杖闕下廷臣皆懔息自卷舌公獨
與今相趙公張公合七人連章入抹竟用與援

故中格不報然業已流聞人闕士論籍籍多公
識大義於是相臣者則務修其郅假星變大察
首出趙公外臺謫習公郡倅遷張公爲南司業
將以次及公乃與今大宗伯于公李公少宗伯
田公連翩投綬而去交戟之下幾空無人矣亡
何相臣死上乃詔還諸諍臣公入充經筵
講官已分纂大明會典甲申擢右春坊右諭
德乙酉充日講官其秋以公與侍郎南充陳公
典順天鄉試所錄文稱爾雅士皆稱得人而會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輦下多中貴人子弟恥不見收因爲飛語謂所
取多浙士竄籍其中疑公爲有私受詔覈狀
卒無他上意未解詔調公南京別衙門用
遂出爲南京兵部員外郎諸廷議交訟公冤謂
公宜上章自理公第曰日翳浮雲雲可挾乎且
雨雪見現則消自湔何爲即趣就道盖是時政
地有不悅公者故及于謫旣之南中則日與諸
曹郎鴈行受事無少幾微偃蹇佗佗之態諸曹
郎始盖卻曲避公久而嘆服公真德人也居數

月尚書憫公勞苦則假使事暫還里戊子遷南京園子司業余適守官祭酒以晚進躡公上甚莊事公諸條具章程必就公裁畫始著為帙令公亦悉意為可否兩人相得驩甚已余改秩去公即繼為大司成所事事觀若畫一不復有所更置即南雍士素窳靡不飭自是稍束而就檢匱抑惟公始之而公成之余藉以逭尸素焉辛卯詔入公為奉常卿領祭酒事既行中道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明年壬辰七月改禮部右侍郎

公石齋集

卷之三

八

三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而公先是病痰嗽寢劇竟卒于永城之官舍計聞朝紳震悼上亦念公講幄舊學特命所司致祭出水衡金錢為公治葬一如滿考法蓋異數也公為人美丰儀步趨端雅議論清辯人對之穆若春風至義形于色屹然如山終不能纖趨以投時好歷官逾二紀絕不以利鈍淹速介其中即世所稱仄門倖竇競思一窺左足其間而公視之泊如也以故于先後執政一無所阿匿僅以沉寘邁

軸避權相之鋒後亦竟以非其罪黜既久而猶復裹裏南國不幸以死然亦足以觀公大都矣公學無所不該覽人目公腹若四庫縑湘徵詞者於公徵事者於公出而應之若懸河瀉注余常與公繙校通志略玉海及諸史其譌闕悉就公訂定已得善本覆之不遺一字未嘗不心服其該博也性至孝既早失殿講公奉太安人居凡一漿一炙必手自奉進惟恐失母懽孺慕之色至老且貴不倦家居尤好為德五服之親千家之市待公以舉火者甚衆公所為膏潤萬寓者于此僅僅一班惜不竟其施卒間恣以沒悲夫公生丈夫子四人堯咨為諸生能繼公業餘皆以次讀公遺書云贊曰始吾識張公其胷中多古文奇事又明習憲令若扣大鐘焉蓋博物君子已既而得公矯行亮節若鸞鳳翔而泰華峙也庶其正色立朝者乎及與公共事陪京最久始嘆二十年知公未盡蓋汪汪若干頃波即世之町畦城府何物足以介公之胷次倘

公石齋集

卷之三

十九

三

所謂大人虛已而游世公得無近之耶世降德薄爵祿名譽中人膏盲遇少得失遂至咄咄書空至溟滓以干時訾讐以張已人眎之若羊腸九疑然嗚呼若張公者安得起之九京哉

太僕卿王先生傳

太僕王先生者諱鑑字汝明其先宋文正公裔毘陵錫山人也父問起家戊戌進士歷官廣東僉事以文詞孝誼高一時學者尊稱之曰仲山先生卒而門人私謚曰文靜太僕孝謹悛悛不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異僉事公而詞藝大都亦彷彿具美海內不敢名亦稱曰繼山先生先生母李宜人當就蓐乞僉事公假寐夢邵文莊公舉一老僧入其室僧面有白痣覺而宜人產矣先生生而樸古面果有斑如痣狀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卓然早成十餘歲僉事公游宦兩都屬之家事內外斬斬皆有條序二十補諸生凡三試領應天已酉薦乙未中禮部試而會王父封郎中樂莘公卒遽奔歸從僉事公治喪一票於禮已乃屏居寶坻山

益取古人書讀之旁工書翰四方士就問業者戶外屢恒相錯又六年乙丑始奉對大廷舉二甲高第是時冢宰安陽郭公言知州須用進士庶知自好民不病墨詔知州與部署平選先生遂得濟南之武定州僉事公爲作州訓一編先生率奉以行甫下車盡罷諸供帳及一切贖鍰餘羨州故有商稅數千金歲共上僅出二三餘多入私橐先生乃盡括其贏募流民給牛種令墾草田自食而又推以佐州賦之抵負者流亡遂以日復先是州多逋稅上官勾較椽胥多得嚴譴悉亡匿去先生爲勸限令民得自實輸之官吏亦稍稍復役每歲當審戶爲役其豪者入賕得詭免先生獨廉得貧富主名計產授繇皆中其實有顯者某舉族隸下戶既按其籍遂易署上上其人伏謝不爲忤民間舊苦種馬芻牧不繼恒抵罪及解馬太僕弗中格又責償民間往往倍常直先生爲請當事者得徵價抵額馬罷其芻秣解京問遺諸費民至今稱便先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生雖好恬易與民善利無所靳顧時屹屹操緊
法不盡爲徇濟南守某故同年友也嘗遣卒下
州逮寘吏不獲大詎解中先生召卒諭解益詎
不休遂繫卒而以其狀白守守故右卒先生持
益堅不爲屈卒竟坐罪有李讓者盜一巾坐重
辟累年不決一訊立出之又高三畏胡雲鵬皆
盜魁屢犯禁率跳去先生以計縛之論如法一
州皆凜凜毋敢自恣爲武定三年境內大治以
治行卓異擢戶部員外郎頃之太宰楊襄毅公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入秉銓謂諸曹郎非得賢廉精幹者不足以倡
列屬遂改先生驗封司員外郎初先生始入司
農署嘗奉部委歸省念僉事公年已七十將具
疏乞侍養會改官驗封僉事公亟趨赴命且
曰此主上不次恩奈何忍負先生不得已遂
行亡何改考功已改文選又明年遷稽勲司郎
中吏部故要重資緣苞苴不時至主者不勝卻
則陽示潔而陰入之先生悉屏絕門無暮至者
爲吏部凡二年名籍籍朝紳間即當事者亦無

不慕說王君才藻卓厲然先生意恒咨咨念僉
事公不置曰吾獨不能効桐江投檄耶愧爲子
矣遂稱病篤解官歸蓋僉事公始赴廣左任至
桐江念其父樂莘公賦詩十二首自劾去故先
生援以自厲其父子間孝行相率如此先生既
家居名益重凡再召再不赴迨僉憲公歿中外
咸謂旦夕且起而時江陵相方柄用以武健毛
鷲爲治士多媒進者先生內鄙之杜門十餘年
不出江陵既敗臺垣薦者數上詔以原官召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居歲餘同曹郎相與嚴重先生皆不敢以僚視
稍遷尚寶司卿乙酉充正使持節封益府在
道復謝病請免不許乞南職自便再擢南京鴻
臚寺卿先生所居雖閑曹然至則興官勵事不
敢自逸在尚寶請五年一覈牙牌銅符製造成
數遇給散必投牒具白歲所頒制誥定以春秋
二仲月始得用璽皆著爲令南寺中故有演禮
亭廢且久先生請之司空得水衡錢數百緡益
出已貲加葺治亭遂翼然月朔望令諸屬習禮

其中舊都儀觀於是一新已丑先生年滿七十
上疏乞骸骨上重惜其去詔特進一階以太僕卿予致仕先生貌端厚不爲章言褒行而
誠心洞朗雖暴抗者見之無不心戢與人言呐
呐若不出口徐而叩之其辨人物邪正計事後
當成敗皆鑒鑒中程雖嚟辯者亦陰拱稱服至
性篤孝至宜人亡時先生年甫十三哀踊哭泣
如成人終其身每一念母未嘗不流涕覆面更
部世號歟赫居此率立致通顯獨先生戀戀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事公至棲遲十五年晚乃得一寺卿而年已迫
老矣事繼母袁色養不異李宜人撫異母女弟
恩禮倍加於己子僉事公嘗病痺幾危先生憂
思日嗽粥糜不盈一合夜輒焚香叩北斗請以
身代僉事公忽夢神人授藥一丸吞之覺而香
猶滿咽疾尋愈人以爲純孝所格至此先生居
官廉又治家絕不言利故家無常儲然至推以
週宗黨窮乏則傾橐不問胡御史淳以言事譴
歸歿而家貧有女不能嫁先生爲治厚裝送之

諸故人子貧不能鬻喪不能葬者爭走先生先
生應之務極意無吝色初所娶劉宜人早卒繼
鮑宜人數年亦卒是時先生年三十方壯也室
中婢三人一日遣去或問之輒泫然曰吾不忍
以生者忘逝者且是眇諸孤纍纍也可若何京
師貴要聞先生名欲以女歸之始示意先生即
爲正色謝却蓋室無姬媵席無童仆獨處者幾
四十年僉事公嘗遺一詩云憶昔懷珠感夢頻
維摩入室是昌辰祗今獨卧蕭齋裏猶是西來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清淨身及先生病將革櫛沐端坐啜茗如平時
忽揮手謝客曰勞苦諸君長別矣因閉目久之
復曰文莊公召我急遂卒年七十一由先生去
來之際觀之固異人也先生工書小楷取晉
唐畫法得李伯時爲世所珍亦自貴重不多作
所著有五經摘要楚越記寶畧集凡若干卷子
大義大道先早卒大益鄉貢士讀書修行能世
其永 史氏曰昔元德秀沒次山哭之慟謂舉
人情所就弱事愛可惡者大夫未嘗有焉吾哀

蓋戒夫世之荒淫貪佞者耳余每讀其言悲之
及觀太僕王先生一何其行之似也先生天篤
純孝榮名不足以動其衷美好不足以回其慮
矚然於紛靡波蕩之中豈與世之少無固性老
無專志遂歲年而遷其好者比哉假令先生居
表儀之地謀治亂根原瞻形容乃見其仁反頹
薄斯徵其化矣惜乎卒未究其施也僉事公於
先大夫爲同年友余官南雍日與先生上下論
議知先生爲深故褒其大者著于篇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十八

張烈婦傳

烈婦張氏者邑之興福里人張汝東女也年二
十三始以歸朱一鴻一鴻家故貧然行落鬼遇
事多餒悖不任治生產時時從村中授章句徒
歲所館穀得數斛不給晨夕烈婦日或具一粥
又不供則僅取畦菜及少麥屑糝食之每獨居
闔戶工紡絡迄夜分乃寢一鴻歸相對怡暢無
一詈語也久之徙福山益困不支謀復徙而一
鴻故有姊嫁爲諸生宗家相妻宗生哀其窮爲

授厘二楹移其居邑西塘頭鎮更爲一鴻延館

他弟子室烈婦日所佐食者獨籍絮布然家不
能具杆軸鄰嫗竊憫之時爲貸機織烈婦獨以
織故踰柵耳而里中惡少年宗周者聞自織所
窺烈婦容娟雅絕類數以目挑背自謬言彼朱
生有妻若是耶令周有妻若是者當不令其困
苦至此也冀以感動烈婦烈婦聞大慚亟移杼
就西嫗織周復從西嫗窺如故烈婦乃辭去矢
天不復就織鄰嫗矣居數日周意不解時爲游
閒偵烈婦出然烈婦竟不出周意益不自得朱
所居窮巷四壁徒編荏周從夜竊下門捷抵烈
婦室烈婦尚篝燈繡未卧微聞戶樞聲起繞屋
行已又荏壁四動覺有異則樞衣躍呼鄰卧者
皆寤亦驚呼周迸去明日衆相慰幸警盜無恙
又明日周怒毆其傭殷佩佩頗洩其語衆知事
出周周計婦獨身易持乃無奈鄰者之相呵也
輒裹少金啗其鄰兒華多李滿期旦日日暮爲
我闢朱家門俟我而更操豚蹄卮酒相勞諸鄰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十九

者諸鄰者乃素畏周又幸飲食我率相顧服曰
惟少年所意指不敢動既夜漏四鼓周獨挾刀
入榻下烈婦方卧周逕持擁甚力烈婦宛轉號
呌至頭搶地觸瓶疊盡碎髮被面聲嗷嗷徹天
周更錯愕不能犯而鄰者復起窺狀從旁囁嚅
周竟棄去先是微知賊時烈婦恨且欲死一鴻
爲投謀訴縣官會未逮至是益恨泣而呼天誓
自殺以滅耻衆方嚴衛不得有頃烈婦假少寐
衛者意怠方食時盡散烈婦乃起積薪床下擇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天

三十九

衣稍鮮者置薪上更徹所籍藁屨覆着身其上
復聚薪蒙茸已乃從簣下舉火自焚火烈毛髮
焦灼肩背無餘肉煙勃鬱四出鄰人大驚搶攘
入室邵氏遽以手撲火得烈婦即舉以出火火
着肌上猶騰騰耳頃之烈婦少蘇一鴻方從縣
歸則張目謂曰我何遽受辱如此不死無以白
吾志若幸無喘息我令我受諸痛也朱不忍爲
昇致婦兄張挺家強輔以醫藥牢拒卒不飲又
十六日竟死死之明日今大學士嚴翁首往拜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天

三十九

致賻而承胡公割其俸數金率里胥爲紀懋歛
悉如禮胡公曰烈婦之死難也身幸不污可影
響自解而相勸以勿死者甚或嗤之矣乃烈婦
竟慷慨捐一旦之命此其志可以生死榮辱者
變易哉曷有暢而徵其事者乎然度之無逾子
者不佞承胡公言退復從宗生覈事本末并著
以所聞如此烈婦死年三十三歲萬曆二年六
月二十四日也史用賢曰余始往質宗生宗
生於周爲叔也念振暴則傷周掩閤則湮婦也
兩存難矣則走筮之神其繇曰莫清真假神將
福汝宗生蓋瞿然自失云豈節烈之人鬼神類
有以重之耶余讀邑乘蓋大類二烈事然程難
易則引慝激於痛夫入火瘠於剗刃故曰烈婦
之死尤難也

何母周孺人傳

語曰婦行不越閭此言何謂也夫牝晨橋孽而
眇側虧行柔明旣進陽道斯忒作戒深矣乃至
有肇允才淑光敷聖善婦順母儀足以迴旋俗

習扶助德美而猥與潛閹並局徂音俱逝使此類名湮沒而不稱也余蓋重悲之述周孺人傳周孺人者都事南池何公配也諱閨縈父祥雲母楊氏孺人生甫期而喪父然故少慧其母絕憐愛之稍長精女紅授孝經列女傳輒能口舉大義母時時顧孺人兄謂曰吾女非凡當不嫁凡子而會何公喪其元配王氏乃往購孺人何公當是時則以經藝顯游太學有聲矣孺人母顧又謂曰兒誠賢然吾聞何亦誠賢者兩賢豈相當耶於是遂以歸何公何公先是有子鉦而三女皆次第在襁褓孺人入撫之無異已出鉦性豪舉喜任俠何公或時督過之孺人輒爲稱說其善務厭何公意乃已三女甫笄爲解其故橐裝嫁之曰吾安得愛于簪珥篋笥而使女有不得父母之尤也何公母朱孺人念孺人去母稍遠不欲勞問遣促令就城居數月念姑不置則速何公歸拜堂下朝夕恭進滌髓視溺浣婦姑相慰藉竟不忍復去戊子何公赴畿試母忽

邁危疾孺人悲啼廢寢食奔走巫藥誓以身代者數焉比何公馳還則母病已亟猶欬噓曰吾婦賢能代兒爲家又能代兒事母吾即死新婦足昌而後矣何公痛其言迨老猶時誦孺人代吾事母功常居半也何公爲人好讀書不專治產里中豪竊陷以重役又爲連逮證案轉相誣引陰仇中公孺人輒傾其囊中易賈人金往贖之以故何公得不乏資而卒能脫於厄已而何公游學兩都拜官走闕下率歲餘不歸晚自度不復可干時則益棄家事一聽孺人所爲孺人乃服䟽茹糲攻苦力作晝課僮僕振甌宴夜率婦女治繡絮終歲不怠薄計緡筭百不失一即米鹽醢醬必辦出納秋毫不妄耗至是所恢業過何公者半孺人凡舉四子所授田廬與鉦而五無異母心四子且長孺人猶嚴教督之誦讀少間輒加呵譴曰若父以家廢業若無家累何故自令見廢爲也由是四子凜凜於孺人何公有弟婦早寡孺人數爲遺致構脯收其孤育之

至成人兩姑赤貧無依皆仰孺人食母兄歿不
嗣歲時戒諸子必展周墓語及輒哽咽自何公
卒閨第間鮮聞嘻笑聲獨時會食諸子婦雍雍
一堂至今諸子婦化之不忍相離也孺人大行
章章如是余唯婦人之性於母恒怙愛而至其
姑則往往隔越如途人至田廬橐裝則不免厚
其嫡而薄其庶大抵然矣乃孺人篤孝於姑均
慈於五子既昭婦順且著母儀而壺政穆宣義
途冥踐卒之家臻洪業而身嗣昌暉也宜哉君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子謂何公妻于是能光其夫矣何公諱墨字翰
卿四子鈇鑛舉應天鄉薦鐔鉉以貢爲國子生
而鑛與余爲同年生云 黃曰語有之不知其
母視其子信然哉予觀古九熊截髮之流皆以
子故聲施後世何公即不幸挾策竟老乃孺人
幸善成四子四子卒用文學顯其貽孺人名豈
有既乎盛德之胃美善先積故觀孺人者觀四
子焉可矣

松石齋集卷之十四目錄

傳二

陳氏二母貞烈傳

孫節母繆太孺人傳

錢封公小傳

陸子韶先生傳

莫大夫傳

歸鴻臚傳

孫三峰小傳

松石齋集

目錄

蔣慕節先生傳

六十六

松石齋集卷之十四

傳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陳氏二母貞烈傳

陳氏二母者皆戶部主事陳君靖卿母也。婦一而已。配無並尊。則分有嫡庶。陳母何以得並稱母也。始陳父春江公。纔生二歲。其祖丘仁家故籍江南。乃自光化歸。祀其祖墓。而鄰有丘祥者。生女亦甫再週。兩人深相得。祥因以女許丘仁。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二

六十六

子是爲春江公婦。未幾丘仁反。光化道遇疾卒。丘仁婦王固不知仁之有約于丘也。爲擇婦得胡氏。公生八歲而母王亦卒。十五胡氏來歸。夫婦相得。懽甚也。越明年祥自江西携女亦來。春江公意猶豫欲弗納。胡曰。丘之約吾舅志也。君奈何以妾之故違父治命耶。妾請讓丘正室。身以箕箒充君役耳。於是丘氏亦入門。而讓三人相敬如賓。春江公性醇篤。每晨興必具香茗楮幣告謁于神廟。皆胡手自共具。而丘日佐之。又

豪舉好客客自遠至或賢長者間以事請必命爲懽累日夜值其資用乏時胡輒脫簪珥襦帛易之肆而丘亦力佐之左提右挈相効若一體也久之丘舉三男子大策爲諸生有學行以恩貢爲平利令大猷邑博士弟子大道余所舉丙戌進士以南陽令治行高滿最得贈春江公如其官二母俱進太孺人余聞春江公病且革胡孺人則痛不自勝先三日闔戶自經死丘孺人晨夕侍湯藥水漿不入于口者累日春江公知松石齋集

曰吾乃今知從死非難保孤爲重也復自斷其髮再矢曰聊代吾頸終三年喪未嘗一窺戶外雖諸姑姊姒相唁亦未嘗遽見也屬歲沴饑孺人晝則躬紡績夜則篝燈課三子讀書少長則令就名師遊督誨不少懈積四十年如一日諸臺部使者廉其貞烈歲下檄加粟帛旌勞將具奏聞上會大道令南陽從之邸中事暫已當母刎頸時血流濺砧上殷殷不滅大道葆祠之不廢已卯春祠中忽有氣如匹練騰起諸子驚趣視之則已化爲白兔躍而去不知所在余觀陳母事蓋懷然深異之昔者長弘死血化爲碧江濱之婦望夫而立化爲石此其事變幻其幾幽渺莫可覲矧然余以爲誠精所貫金石可開純氣能化隨類而感亦理之常無足深怪者獨陳母頸血漬石不磨旣已異矣積四十年石乃化而爲兔豈非純德之應久而愈神福極所彰明徵其兆歟陳母今壽七十有幾靖卿今督運江南以勤敏廉靖著聲所至民甚樂慕之余得

并著于篇。贊曰貞女亮節，徽美不殊，一以明志，死則從夫，一以宛轉，義重存孤，頸血濺石，白兔徵符，等其風烈，古莫與齊，神氣燿靈，萬古赫如。

孫節母繆太孺人傳

史用賢曰：余讀列女事，至梁高行、夏侯令女，未嘗不肝衡而嘆息云：夫俗化之趨也，貞亮夷於頽縱，而徽美佚于專一，彼虧閑爽操者，無論已，乃至重閨幽渺之行，往往以情感意移，端隱隙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四

三〇五

著見疑于薄俗，於是始一震異尚刻之行，非夫慷慨迫臆，發面沉淵者，以爲女子之節不彰，而世固有從容遠辱，老身長子，不幸踪跡無所暴著，闇然磨滅，余益咨咨恨焉。繆太孺人者，子虛孫先生樓之母也。孫先生父曰一元，字混之，方混之喪時，母年僅二十五。孫先生甫五歲，弟梓生纔數月耳。太孺人每哭輒欲絕，既累日，家人作糜強進之，又輒呼天，祁速從死，舅姑憐之，爲從旁慰解曰：若不忍於逝者，奈何忍其孤者？舍

孤者亦何以瞑逝者？太孺人乃稍輟泣。日，二孤調護之。孫先生自其幼固奇穎，甫就傳，則日夜程督不少休，而時時扶其惰，至肌肉墳燠，不以孤兒故假姑息也。孫先生已冠，益發聞宏肆，妙於文詞，一時名碩，如今閣學嚴公，故宗伯瞿文懿公，數以藝事過從。太孺人趣具醴饌，必精腍，冀以延納英俊，多所弘益，而又微伺所從游處，不使間非類。先生嘗一與客奕，太孺人從戶屏竊聽，得落子聲，怒亟索棋局投井中。先生長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五

三〇六

跪謝過乃免去。母歿，先生既白首矣，猶孺子慕蓋昔之人有受杖而泣捫足而號慟者，嗟乎！可以知先生之感矣。太孺人故儒家女，父奎爲諸生，母劉氏，素以梱範高里中。既嫁混之，混之父雲津公歲館穀諸經生，所之輒從。太孺人獨相其繼姑徐安人事，大父西川翁執婦道，惟謹。是時徐安人年與婦等，而西川翁治家嚴，多所督過，顧獨賢太孺人。混之最博達，強記風華蔚然，然相對必以禮，未嘗以媒進也。雲津公既舉進

士方在告而混之遽卒當鼎貴隆赫之日太孺人獨含凄茹辛勞三命喘息相屬卒以開先生而庇賴其孫子可不謂難事哉太孺人性嚴重居平寡言笑孫先生以壯歲舉鄉薦梓亦廩校官有聲矣當起居必候望顏色不敢先一語子婦有微過輒正色詆讓無不戢心聽命御奴婢一切嚴以約束而又時其飢飽勞佚門以内寂若無敢譁者既葬混之即屏居靜室常持一蔬素每旦起禮佛膜拜必百數夜則燃長明燈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六

三

一龕自隱篤老不倦間率諸婢治麻杲組紕歲所贏得悉推以餽遺姻黨及施之贅僑建梁不餘一絲蓋太孺人十七而嫁嫁八年而發發六十二年而卒無一發齒舉足之過邑先正中丞陳公察以勁節名正嘉中最慎許可嘗一過孫先生登堂遽北面再拜先生方錯愕倒屣出迎陳公曰老夫耄不屈膝久矣顧母之完節令善如是余所伏膺敢不重拜揖先生爲入將命母從中堂亦再拜以謝最後郡太守蔡公國熙邑

令馮公舜漁張公封廉母苦節先後具禮幣旌其間太孺人輒戒孫先生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斬不絕孫祀耳奈何市吾夫以微靈寵哉且吾所見近世乃有顯被旌命而不免敗志於幽獨者老婦寔羞與伍自今且勿更煩有司矣孫先生跪受教然猶計異時得以日月上功有司當陳母節行而先生竟折困計偕一爲吳興司理復以不能骭骹上官當左遷先生內自悲輒自循其裾嘆曰吾終不能爲溫太真行蓋又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七

三

奉母十餘年而歿嗟乎彼婦固有憤烈自裁効以大畢非不希曠絕俗也乃幸其無所寄則可矣以重累若孫母者即一旦引決捐軀下殉何以使孫氏之有今日哉余與先生居同里聞太孺人立孤事甚詳其精誠之極真無愧古貞烈事而其行之難則又有十百往事者余是以爲傳其大如此亦以使天下之厲節者重在此而不在彼也

錢封公小傳

錢先生諱亨字仲嘉今侍御錢君汝瞻父也自其先武肅王以保境獲福子孫散處吳會先生蓋世居邑西之石龍橋因以龍橋自號云先生沉厚朴訥言若不出口貌煦煦盤辟不敢先人然耿介多大節少時治博士家言有能聲已乃棄去治生業則其父西湖公命之矣西湖公性極孝友有幼弟曰三溪公庶晚中飛語逮繫獄先生蒲伏焦勞冀以身白見寃狀久之事解會西湖公卒而三溪公舉庚戌進士歲餘亦卒門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八

三十三

戶中落里中豪齒齷百端先生獨蒿目持計前虺虎而後疾藜屹然不爲動色也日奉大母及母徐甚懼大母老失明竟歲床第間三溪公母侯既喪子無依亦依先生先生戢足湯藥者累年扶掖浣衲率躬親之能具得二母心母徐疾且革爲禱于天願以已算資母葬之日天大寒凍先生袒跣冰雪中人或勸益衣則益悲號若欲從死也者弟某某相繼天死悉力爲紀其後收季遺孤育之如子兩發婦卒又爲視殮含有

加當是時先生一身外踐諸更繇而內爲家人一切倚辦日卒卒不暇給大減父產而先生怡然不以置意時顧侍御君曰夫垂雲之翼一舉萬里斥鷃終日不越枋榆則所圖有大小也即吾日握計趨時業終不益孰與孺子學而幸微我一日之遇也於是則日程侍御君隆禮賢師傳至粥產爲資不少愜性尤喜振人之厄有急請者雖傾橐捐廩未嘗以無爲解其治家勤力纖儉旦日較量米鹽恒秉燭手自籍記其所宿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九

薪儲詹率有常處不相移置然至其斥而召客必務爲豐腴甘鮮水陸咄嗟稱具窮累日夜不厭所業田廬多得境瘠間爲狙獍者籠以善價亦不惜也先生蓋坦中疎節立義取予非贏于治生者矣史用賢曰余往游燕時先生追送江汭相與登焦山其上蓋有焦處士祠云先生既揖處士杖策循嶺上顧瞻大江東流溟滓無他則飄然有凌雲思笑顧余曰吾乃今知足不踰閭闔者之拘拘也已汝瞻由廣州理官徵入

爲御史先生乃遵淮涉泗上太山日觀觀海上三神山躡屩抵長安覽五都宮闕之盛最後游西陵望見漁陽塞上大漠蕭條間權飲燕市中心一青衣曼聲長歌先生爲引滿一噀曰觀止矣吾且歸歸而安吾窮巷帶索之故也子試爲我傳其事余跡所見于先生者稍爲論次夫先生始以布衣修有道者之事而視其末乃能逍遙大觀引分止足蟬脫于聲利之外嗟乎先生之志遠矣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一

陸子韶先生傳

陸先生諱一鳳字子韶其先江陰人徙常熟宋時遠祖景山常爲光祿大夫世有聞人其最顯者曰左僉憲使時舉知慶元府大昌元海北道肅政廉訪使謚莊簡吳興郡侯屋先生大王父潤舉成化丙戌進士終溫州守王父隆恩以鄉舉累官福建鹽運司同知父朝介邑諸生蓋陸姓故著邑中而先生之起獨能以文詞自拔樹于陸氏爲尤著云先生生而豐肌白皙標望碩

美當諸父世受毛氏詩獨先生精敏強記乃更受曲臺禮弱冠補邑弟子員諸治禮者咸推遜以爲弗如當校藝有司數哀然稱首即先生亦自命以爲人弗如也然竟七就都試不利壬子始舉應天薦第五人先生於制科業最博瞻及是梓其文尤繁會有度傳者咸相嘆異其後數試禮部復不第先生乃更爲嶮削洒脫語務擴其所自得復試迄不第甲戌乃謁吏部選尚書張公瀚侍郎劉公光濟奇先生文授置第一授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二

福建泉州府同知泉當閩省大郡其民犷又數中倭兵事恒倉卒起先生職治兵始至即勾校戎籍汰其罷弱者千餘人既按視海上謂料羅澳當泉上遊爲立水寨選勁卒戍之諸島嶼悉列巨艦爲衛倭嘗一入先生率舟師趨赴賊竟宵遁已而颶風暴作他郡舟漂沒而泉舟獨以堅完得不敗頃之閩廣大帥檄先生會討林鳳鳳故劇寇憑惠潮山洞爲孽先生從諸將後邀之殲其衆幾盡鳳僅以五舟颶去既罷兵先

生逆策之曰是當走日南諸夷乘汎且伺我已得謀報鳳果走呂宋國先生從督府上計請得重講夷王而以兵躡鳳後呂宋果受間逐鳳獻所俘獲願內附得比暹羅諸屬國監司下其議先生執不可曰呂宋不聞隸我職方奈何啗彼小利啟大釁他日也無已第具臺檄報賞示羈縻勿絕便臺議卒從先生事聞詔賜白金一鎰是時閩列郡丞十數人當道獨材先生諸所倚辦先生若左右手居泉六年凡三視府篆再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七

署晉江南安二邑事案牘旁午所至輒稱治棲櫟朴廊間庭中訟詞常空泉故多山田姦民動以飛詭通稅先生爲履畝定賦少蘇其瘠者又泉屬潯浯浯惠皆產鹽他太守率厲禁私販貧竈往往流移至先生獨寬其禁鹽利更大入倍他歲安平豪李載美作姦犯法聚羣不逞且爲變出奇計掩之竟論死逋囚陳明陳貴竄入廣匿山谷中先生閱獄得宿盜陳福仔許以擒賊貸死已而果獲賊又丘明詐爲符乘傳抵閩所

過津吏皆苦其橫先生覆覈之立敗一郡中驚以爲神都御史龐公尚鵬御史商爲正交疏薦先生可大用而先生竟以勞瘁得疾不起當先生疾革守丘公問所欲言獨舉郡事一二當條正者他無所及既行百姓相隨巷哭曰公乃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其得民如此先生爲人外若軒岸而中絕無町畦當衆中言論風發遇所不合即鐫誚四至夷然弗屑也余爲諸生時亦治禮於先生蓋多所稟教先生業不可一世雖當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七

世所稱名博士家言如唐中丞瞿文懿兩公先生皆有所譏彈意獨駕而出其上公之歿門人陳紹功莊望梯黎時中輩既經紀公歛又爲哀遺文刻之今所行經生間三禮奧義是矣先生奉父極孝歲所資修脯率以共甘費母湯孺人卒一慟幾絕鄉里皆化其哀事伯母章及季父朝獻不殊其事父遇舅弟悉有恩教其族弟一驥孤侄重光皆爲諸生竟先生之身族人無有爲怨嫌者先生往數因公車間謂余言自吾

先世多聞人大官至吾大父而仕不遂也吾且起而大之必復其始矣然先生大父其舉薦應天亦以壬子其年六十三同其爲同知閩而卒官亦同夫是復始者豈先生志耶抑其命固有所制矣余旣傳先生則爲之低回三歎焉 論曰余始與陸先生遊蓋習聞先生崇論偉議凌視千古以爲是固當巧於用大而拙於儕俗者及觀先生治泉其張設措置無所不貫一質一文終始之變非通人達材焉能勝其任哉此與松石齋集

卷之四

四

虛詞濫說而無所要歸者殊科矣先生子重科與余善余是以得采其語論次之如此

莫大夫傳

莫大夫者名讚字惟誠世爲吳興安吉州人父曰禮大夫所生母爲丁氏而嫡母吳故有二子又禮所最幸姬馬亦生子以故大夫自其在襁褓即不得父歡居恒廩廩然能以敏慎自持年十一會王父某以寃逮治郡中奮自往從其叔赴闕上書自白事下御史臺繫詔獄十日論

私渡抵杖主者特憐其幼榜十數貫罪而意氣自如絕無所苦比歸及吳聞祖母潘卒即徒跣號赴若成人然人以是咸驚異之更六年父再以杭妓自隨念大夫且及婚期而妓故所携女甚美麗年亦當則屬吳母往探意所鄉大夫泣謝曰人生一配耳顧願得糟糠婦不欲以妖冶瀆人道之始也未幾勢豪果購妓訟於官不直父坐繫再更冬大破其產不解大夫往來訴諸官司所笞掠以百數間關萬方故卒不解乃走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五

都下上書得從減論凡三歲獄始得釋大夫是時年二十矣然大夫當其窮走時輒囊書自從稍間則吟吾桔拳間習博士家言以故業用不廢明年丙寅補邑諸生又明年餼校官廩時同郡陳先生良謨聚徒講學山中大夫踰門自通願備弟子列多所弘益操履日進而湖分守參政閱其聞其名以禮致爲師訓其子屬姻家趙璉坐娶婦事爲歸女人所訐又梅溪官倉所乾沒糧若干罪且連主者皆橐金以暮求請參政

亦念大夫貧，欲藉居間爲歡。酒中以微問，大夫具謝不知。後稍廉得，益自嘆服。其爲都講，日精厲於業，不間寒暑。每小試，往往能屈其曹。獨應省試，輒不利。歲所籍館，常不能饒。當父欲廢箸，聚族人爲謀，有所囁嚅，不出口。大夫則跪言曰：「兒乃以經師授餐，幸無窮餓。」願大人四分其產，授兩兄及二弟足矣。蓋是時，大夫同母弟諒年甫齠耳，則挈母與諒同居，寔不受父一椽。久之，兩兄以役破家，復分予餘貲，迎嫡母吳養之。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五

三

甚備。人謂丁母不嫌於以身爲下，而大夫之義不難以餘力而讓財，孝友之德穆然矣。嘉靖改元壬午，大夫以久次貢入太學，依故祭酒崔先生銑湛先生若水二先生，亟稱謂口耳不足盡。莫生丁亥，二母相繼卒，柴毀幾不勝。凡殮葬諸費，率身爲營具，不以煩諸弟。弟乙未謁選，尚書高其文補歸州知州，歸故僻處，又民特貧，而當川貴四省孔道，厨傳繹騷，恒苦不給。乃括軍民馬悉籍記，以次供馳道，富民不得乘急坐索價。

出羨金爲小舫十，客過傳相送，減歲所括船費數百。州故多江墾地，稅率入私橐。至是出以充僱役，復減歲編二百餘金。先是漕卒率賂連敖以私會出入，故掌賦得以輕重其取於民，輒數倍。大夫爲里置一人主其入，民以輸錢至者不耗一分，而又裁日供之饋，革里甲之需。精勤詞訟，抑斥豪猾，要一意洗手奉法。姦利衰止，民大稱便。戊戌入覲，還抵荊州，聞喪父一夕馳去。都御史顧公璘、御史蘇公某疏薦於朝。州人思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五

三

之至立祠肖像。歲時走拜祠下，服闋赴銓。銓部疑始選出，夤緣改知鎮寧州。州遠在荒裔，而治所積爲廣西泗城所侵，僅買安莊衛，甌脫地草立解宇，胥屬纒數人。先後官者見謂寄寓，輒投劾去。大夫至旬日，即有土獠于駐襲殺其長薛紹恩，駐故副長官而性特凶黠，負恃其險。諸監司累捕不獲。大夫則謀於備兵使者王公，積請得以便宜勦撫。而駐故所善居停主曰胡生，乃具檄令兩吏導生往駐寨。駐漫易謂書生獨安。

能制我邊巡不出居數日偵者言駐且以兵徇取紹恩故地未服者道當由安莊明日日中大夫馳牒候之中途固要其入見既遣胡生關說令毋難結帶刀劍令我得善爲禮駐報如命大夫乃集隸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趨要守禦者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紹恩事謂且留爲諸司具白駐方抗辭虛喝大夫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撲駐兩廂伏發梓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時事起倉卒徒以孱弱數人摧巨寇於几案如孤雛左右皆錯愕失色獨大夫神安氣定若無與者即夜檄土官蕭乾率兵掩襲其妻子盡獲之並械繫致王公所而又以計購駐弟端梟其黨于蠻兒虎兒等七人餘衆解散即昇端世替其職又紹恩死時幼弟榮逃叢箐中得脫事定榮乃出仍以榮代恩後是役也大夫前後所治訊謀及捕虜方略凡目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卒之不折不扣

不煩一卒而收蕩定之功亦云奇矣居鎮寧凡四年聲籍甚諸下檄勞者三具章薦者四得推恩授實階封父母如其官制詞多褒美然大夫起不由制科竟用無輿援卒不遷一旦以書抵諸監司致其仕去歸十餘年會隆慶改元詔復進階爲奉議大夫大夫家在深山中歸之日田廬一無所益歲入不足糊口所知間咎謂奈何不少須臾延一當主爵賞而自令貧困爲大夫笑應曰夫富貴吾不能知吾所知者命耳旦夕起視耕獲恒褐羹藜不異寒士暇則課諸子於學諄諄德義亦不爲世俗籍名邀寵之計生平於行無所不惇而孝謹節廉尤稱特至爲兒時嘗因吳母一言終身不敢洩人小過行道中見輕薄少年有窺人子女者叱其非理至垂老不敢有互視爲一州當應朝日盡裁諸道里費在鎮寧却土舍隴時康饋金四百兩諸細行種種多類此說者謂大夫節孝似吉翎友愛似薛包廉平不苛似朱桐鄉誅鋤巨梗似虞升卿而

白首食貧不加於官其介潔似吳隱之嗟乎斯誠知言矣大夫年八十有三子四人其仲揚舉萬曆庚辰進士爲江夏令有賢聲趙用賢曰余於莫大夫事而尤慨於治平之盛云明興之初官不限格職惟取稱故一時吏治號稱蒸蒸後稍陵夷遂致專崇科目而抑割他途使磊落抱節之士擯扼不遇者何可勝數也乃如大夫斤孝謹不踰尺寸而一當靡敝之餘卒能設策奮力坐摧強寇可不謂奇士乎假令當世一破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主

三〇九

歸鴻臚傳

歸公諱謨字民憲其先世吳人始祖罕仁南宋時爲湖州判官徙居崑山別子榮四再徙常熟之白茆浦遂爲常熟人數傳而爲善庵公仁仁能通五經以隱稱仁生祚祚生雷是爲素琴翁娶孟氏寔生公素琴翁儻有度家東海上歲

振業貧民用招來耕者無算每患邑下田渟汙而高地皆燒墾乃多假貲貸興修堤堰下田漸治而高者爲濬溝瀆畜陂池溉曷鹵之地嘗數百餘頃最後得九澗廢地土墳赤不可耕歲通稅民不勝困縣境視爲甕脫翁乃厚撫流竄郵表間爲設亭舍墾田益辟然猶未得其饒翁竟用前死而公寔能繼其事公生而敏慧喜讀書甫冠爲諸生有聲已進游六館六館士皆出公下則又皆推服公而會素琴翁卒公爲家督遂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主

三〇四

者立家塾置都講一人廩食之凡嫁娶喪葬老
無依者貧不能具餽粥者歲賑給率有常遊太
學時有鄰舍生病公爲周其醫藥迨死又爲厚
賻數千里致還其喪巡檢某坐誣且斥乃飾其
女求鬻公旣置券公佯諾爲酬價數十金迨暮
更以衣資送女還之巡檢後事白更叙太倉州
夫婦踏門搏額謝曰微歸公吾安有今日嘉靖
甲寅島夷內訌勢張甚而是時邑城久圯廢民
大惶怖縣令東陽王公首咨公屬任其事公相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地得污壤畚插難就者先成數十雉獨堅完異
常於是邑富人爭趣工所越三月城事遂竣明
平寇轉掠近郊虞山門故枕高麓最峻險賊易
俯瞰我王公間矚公能則以迤西城守率聽公
約束公援桴立睥睨間晝夜不去且以私糈糗
糒牛酒充乘城藁食民得無病寇竟喑嘆不敢
進公重念鄉民蹢躅殘無宿居而賊得蹂我內地
以我無犄角勢耳乃請即九淞地築爲堡令鄉
民得屯聚其中即寇至可出奇躡其後監司下

檄報可公乃大起土濬濠身自操板築其間伐
薪治埏埴周垣悉甃以甃共若干丈當成而寇
適大至公樹柵其衝內并力治樓櫓而外綏輯
流民用以爲城守計料丁壯與米若干老弱與
若干數日遠近輻湊悉遣授兵登陴賊候者望
見崇墉屹然又屬與大城勢相應援甚壯竟宵
遁方寇之初來堡城西門尚未具日者言歲不
利須後期否當禍主者公惻然曰與吾以一人
死而完數千人於不死即死無恨乃爲文告神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請得以身塞民命門成而公亦迄無他恙是役
也人謂非公設險厚集賊當益肆薄我郊甸流
携者安所附虔劉者安所庇也公之功蓋遠矣
久之 穆皇帝踐祚公以需就銓得鴻臚序班
又明年 車駕幸太學公與扈從退而嘆曰夫
吾以布衣起窮巷一旦陪天子法乘得親禮容
之盛此足以觀矣顧吾何所藉手報上恩獨退
而耕令縣官食租衣稅無乏吾事耳即日上疏
乞骸骨歸先是九淞地素琴翁雖闢草啟疆然

法猶未備公既歸乃大發廩募民視地形稍瀦
下處決縱橫渠各一其傍爲小渠數支用資畜
洩略倣古溝洫制歷數畝輒爲屋十餘楹以舍
耕者居者鱗次櫛比歲旱鄉民能以車輓致水
每車受粟若干當春舉事民無資爲瀆者受粟
若干皆有差所墾地一年秔麻中年秔菽三年
始秔之稼歲獲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里居既
密商貨更出其中民版賦籍畫一可稽百里之
內往往視爲都聚焉公子四人學顏學程濂達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三

以好義稱道傳學周爲諸生有文能遵用公之
教而益飾以儒術余交公父子間最久道傳數
爲余言公平生恭謹有怨未嘗敢修諸所嘗施
唯恐見知邑貴人銜公以婚家事有所左右思
中以危法公聞怡然無所辯事定後乃大慚服
常有田隣於族其人詭以計挾取公微知其意
操左券固授之族亦大愧悔迄相讓以爲間田
一日之海上海上民望見公輒擁馬拜曰是固
嘗脫我寇難而衣食我者至揮涕不忍去蓋公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三

行誼其崩崩動人如此公他細事甚多余不論
論其大者並逸事著于篇 史趙某曰余游燕
時見一二言者倣元虞文靖公議謂京師瀕海
以東數千里土皆上腴鞠爲萑葦欲稍自永平
山海間募南民善田者築堤濬渠先之畿輔次
及三河盧龍又次及遼海青徐蓋內以洩滹沱
瀛海之浸而外可舒東南轉漕之苦策班班具
矣主計者顧慮得人寔難而安常惡勞見謂重
拂百姓其說竟格不行嗟乎世豈乏才而所用

孫三峰小傳

三峰先生者姓孫氏名浚字用明其家世讀書
以族姓高里中先生生數歲即聰穎絕人稍長

受學於伯兄草堂氏日記百千言草堂氏故多蓄圖史先生間從課業暇輒探櫝出其書讀之伯兄時時譙謂若專經生業安所事此先生顧益勤治春秋家言旁讀左氏國語貫穿鈎引更資他經以濟其說爲文與衍卓厲同時諸生皆自讓爲弗如弱冠有聲黌校中數試有司皆占高等故邑令馮汝弼沈弘儀孟顏先後推延每燕見說經輒咤曰人言匡鼎能解頤設當生者能解匡頤矣督學御史莆田黃公洪毗素號博學於石齋集

卷之四

學好搜抉奇隱以置題命士得先生卷大驚賞爲梓其文以式然先生凡十應都試皆不第中歲仲兄坐糧事先生父某竟抵累盡破其產而是時邑令徐澹亟稱先生才乃稍更傳爰書得緩通追既臨去猶爲先生買宅一區曰吾不忍令奇士孤露如此也先生雖赤貧而意氣豪宕當歌縱酒舉觥船累數十百所遇即王公大人弗得意亦睢盱去之或有憐先生貧者間以金錢要一囁嚅爲居間地亦逡巡避不欲染指

余叔故西橋氏嘗延先生訓其子每五日一置酒奉先生爲遨遊歡六博投壺相引爲曹絲肉逌興螭蛾狎進先生嘯歌其間意若無足當者時余先大夫間一侍先生飲獨心慕其盛歸而語人曰若無言館事彼孫生絳帳咄咄馬融尚何強項爲也自是大族爭延致先生皆歷時不解所置館餼累數十金先生應手不爲留計及罷去寔不贏一錢久之坐豪飲肺病作而貧益不支乃盡揖故酒人而謝之曰夫千鈞之弩一發不獲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耳夫子將更求其適矣於是日坐一蓬室足不關戶外益讀子史諸書旁采稗官野說古文奇事窮晝夜不輟家貧無所得書數從人貸得爲程日而讀手自抄寫興至輒作詩間出佳語不減劉滄許渾又善音律工爲花間小詞宛媚流麗歌者往往傳爲新聲先生今年已七十餘矣其聰明固不異少壯方袍角巾日徜徉山澤間歸而擁褐吟哦深夜猶能握筆爲細書所知間召爲飲不醺

一厄然特審於顧曲雖繁響暗移而逐拍不爽
賞工摘誤與少年好事者均其精也明興二百
年來邑中於詩道不能大有所暢獨先生弟齊
之七政風骨蘊籍得盛唐格律先生日相與上
下鐫削故晚歲結撰尤謹小不當意輒焚去今
存者纔十一而先生又有侄曰子虛先生樓於
書無所不窺尤擅高譽亦極推先生裁鑒甚廣
驪彩兼收每相對則揚扈風雅研味字句其說
卓詭不羈聞之者驚以爲奇蓋於孫氏得三君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子他宗莫能望也先生所著有藻史草堂雜俎
諸子纂瓌花集詩話纂唐音珠玉事類漫抄皇
明詩文纂四六纂山窓筆談映雪齋錄凡十餘
種藏于家論曰夫人忌俊異世疵文雅久矣
孫先生卑卑名實聲不越閭巷或以此非笑之
然余跡先生終始當其奮起莚林頡頏游世自
以無前而其後乃至窮老挾冊樓遲無怨者此
豈可與世之齷齪較量者同日語哉彼誠欲有
所用其窮也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

以自見余於孫先生蓋亦云然

蔣慕節先生傳

慕節先生姓蔣氏名世卿字某八世祖爲元忠
州判官九一六傳而爲企菴公岳舉成化鄉薦
知汝州有能名於先生爲王父也先生生三歲
而喪其父思靜公依母季孺人以立季孺人節
行最苦先生自爲諸生時雖藐然遺孤而志氣
矯奮思一當母心以祚完節晨披暮習意未嘗
不在榮親也然先生竟鬱衲不遇母復背去則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時嗚嗚泣呼天予所不得于母者當不得爲子
矣乃日夜程伯仲二子于學束膏緼火忘寢與
食意未嘗不藉二子以榮親也久之二子以忠
以化並舉丁卯鄉試明年以忠遂進士先生則
大喜亟馳書至闕下屬以忠上母節行被旨
旌曰貞母又三年以忠令長樂奉職有制詔
封先生如其子官先生曰釜鼓滿而人概之人
滿而天概之夫子寡婦子耳幾絕如綫今幸以
兒子貴上揚母節而下以邀榮于不肖之軀此

於分已足矣。予安能以高冠大組日追趨而逐
嗜哉。於是則愈益爲和退。服故時巾屨。徜徉田
間。所接即故舊。雖貧下常引與抗禮。即貴勢者
叩廬而謁先生。僅一報刺。輒謝去。不爲顧說者。
謂先生久處困約。當意氣矜隆之日。而能恬於
快意極情之事。近世封君貴人未有如先生者。
也。先生諸善行甚多。獨尤篤于孝友。思靜公之
初喪也。季孺人實抱以適伯氏。伯氏命奴譚佐
季鞠養。先生後稍就成立。則迎伯父母養。盡歡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它腸不以爲忤也。少時爲人都講。寓宿里舍有
鄰女夜奔者。先生正色堅拒。明旦密徙其處。嘗
夜飲。客有醉遺其金數挺。先生從暗中索得。待
旦遺金人來與持去。乃迄就寢。其馴行不苟類
如此。先生凡舉丈夫子六人。初娶於朱生三子
矣。而朱孺人背去。三子尚弱小。每含淒相恤。讀
書至夜分。則撫而泣曰。予之奇窮。不得當以報
吾母。若殆勉於學。勿令而母復咨咨恨泉下也。
以故伯仲卒以文章起家。而其季以行以載亦
松石齋集 卷之十四 三

撫其孤。世臣與均有無。又推其先業。讓世臣子
以誠。俾歲食其所入。伯有女適袁者。既發而貧。
爲厚卹其衣食。歿更爲具棺歛。季孺人嘗脫簪
珥鬻兄子田若干畝。後季家益落。先生竟折券
盡還其田。歲所共族人布粟。率有常。姻黨以窮
歸者。量所有振給之。未嘗以貧爲解。故終其身
三族内外皆曰。先生於我有德也。性慷慨引義。
其論說侃侃。不作俛仰色。語人有過。緩頰指誨。
遇所不當意。輒奮髯高議。然察先生本洞裡無

浸以厲行進。至今稱蔣氏世益滋大者。謂先生
孝友之德光矣。伯子今爲南比部郎中。與余善。
史氏曰。語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以余所聞。世
之貞婦孝子。往往噴心沫泣。望幸於其子孫。以
徼一日之遇。而卒壅遏閼卹者。何可勝數也。豈
于所謂福善之徵。固百離而不一耦耶。余親蔣
先生。恂恂孝謹。然名顯節母。而澤流于姓逮身。
所行若操券而取責者。何也。彼其純衷高行。則
所格於神明者久矣。

松石齋集卷之十五目錄

行狀一

尚寶司少卿陸五湖先生行狀

封兵科給事中蠡湖顧公行狀

少保嚴文靖公行狀

東溪龍翁行狀

太常寺少卿文峰王公行狀

儒官梧山蕭公行狀

松石齋集

目錄十五

一

松石齋集卷之十五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課

行狀一

尚寶司少卿五湖陸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氏諱師道字子傳始號元洲歸田後別稱五湖道人學者尊而不以官名因稱之曰五湖先生云先生世籍長洲高祖繼宗曾大父鏞大父瑋弘治癸亥充弟子貢如京師未官卒父平以公貴贈都水司主事再贈尚寶司少卿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一

母陳氏累封太宜人贈尚寶公嘗服賈吳越間後稍及交廣歸道病竟卒真州先生年甫十六卽已嶄然能自勸學立節槩弟安道纔足勝衣而女弟一二瑣瑣在室里中豪睨先生文弱輒難以重役先生摧亢忍詬所以杆內外齟齬者甚備每旦出調委輸事暮歸則課安道讀手一編恒至丙夜而是時王先生穀祥稱善治易先生束賁往受易說多所剖析文日益起服闕就吳縣試補博士諸生無何太守聶公豹籍諸生

穎敏者更業春秋及曲臺禮先生則更受春秋
一歲中盡究其義明年庚寅餽學官廩又明年
辛卯薦應天高等又七年舉嘉靖戊戌進士當
射策時貴溪相第諸所奏記手先生卷輒擬首
置曰是文宗賈董字法鍾王者比進 御抑置
二甲第五人分視兵曹政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其冬尚書檄下留臺尚衣先生往督進奉歸拜
母壽已亥復檄徵上共銀幣既竣事還理寶源
局鎔鑄監陵工治方中約法勾稽姦吏洗手奉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二

職不敢私一錢庚子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入管
制勅房明年太宜人病請告歸侍不許再疏乞
休四上書宰相始聽予告既歸則日侍太宜人
太宜人數病氣宛篤不發先生親視湯藥卧起
未嘗少間夜輒焚香籲天祁以已筭益母更剖
股嚙以進霍然盡解尋復病翳失明先生三爲
餌目目迄復明後數年太宜人卒先生孺慕哀
踊朝夕溢米毀幾不勝既禫遂病風蹶時嘔沫
居恒憤憤然獨謹喪禮不遺毛細先生歸侍十

四年而母卒卒二年而病病可六七年而愈然
竟先生之歸足不及郡縣一干請未嘗抵政府
一書海內益高先生賢而重其孝部使者累疏
薦先生可大用乙丑以南京祠祭司主事召數
月遷膳部郎復改尚寶司少卿丙寅入都旋奉
勅諭祭秦府過陝濯驪山溫泉登太華辨仙掌
入終南南麓徘徊杜曲樊川者久之秦王雅熟
先生名至則遺書及他珍寶可數百金先生一
切謝弗納還會 穆廟登極恩階奉直大夫協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正庶尹戊辰署司篆以勞憊故疾益發復疏乞
骸骨 上特憫 賜歸 勅吏部須先生病已
更徵入歸而病時參擊乍大乍小又六年而卒
先生少有異稟六歲日誦千言七歲能爲詩自
始學入官至疾無一日去書博極羣籍鉤微抉
精下及星經地記稗官雜家之言悉入記覽平
居坐立不傾欹步履率有常度性特寬大喜施
尤厚於倫誼撫弟安道最有恩中年安道請廢
箸先生爲泣諭不解乃悉畀以父產先生故不

家於官至是益赤貧無餘安道卒撫其孤士寬
士寬又卒撫其孀嫠財帛闕出者一恣無所問
嫁妹務出厚貲收沈氏甥爲畢其婚娶先生所
絕不交者權貴而亦不狎近羣小絕不口人過
失然至後生有一善則津津道之不置所居一
精廬僅足嘯咏歲所穫穰田亦不過百斛竈突
常不溫意豁如也四方造請碑志者遺餉稍贏
輒斥而召客歌呼窮日夜費盡無所顧或親黨
貧不能具斂葬者持以分去亦不爲愛惜好事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四

家日載酒邀先生天池上方虎丘間流連觴詠
而先生故所善二三耆舊王參議庭彭秀才年
王太學寵文博士彭日相與揚摧今古品藻泉
石每游賞輒繪以爲圖和歌相倚醉瀋瀡澁超
然遺世見者幾以先生爲神仙而先生亦雅自
忘其不足矣先生爲文法昌黎詩取大曆中語
五七言律得孟襄陽岑嘉州致小楷精絕大都
似顏魯公仙壇記晚歲尤工隸書咄咄自謂逼
韓李畫法獨喜倪元鎮而傳染精麗者遂不減

趙吳興吳中故重文先生徵仲謂得四絕先生
自棄官後則往執弟子禮甚恭故其文稅多類
徵仲而名德亦相亞云先生生正德庚午卒萬
曆癸酉壽六十四所著有文集若干卷續別集
若干左史子漢雋若干卷藏於家元配曹氏贈
宜人繼吳氏封安人再繼陳氏張氏側室顧氏
生子二長士謙娶袁氏提學副使袁尊尼女次
士仁娶文氏前博士公女女二一適金應德一
適趙月照孫男三人孫女二人士謙等卜以某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五

年月日葬先生於長洲武丘鄉嚴村祖塋之次
將乞銘當世之宗工鉅筆以垂不朽而屬予紀
次其事惟予先大夫於先生爲同年友而交甚
驩往先生歸先大夫每曰陸公之去蓋察微矣
其後分宜卒擠貴溪而先生不與其難也及予
觀先生所上任叅政禦倭策至論賑荒諸事又
種種矣彼其大翫於詞一切抹殺於世也先生
獨文士乎哉志先生者幸詳焉

封兵科右給事中蠡湖顧公行狀

顧公諱佐字君賢別號蠡湖蓋公所居環湖而
廬故取以自號且志樂也其先爲吳望族自晉
散騎常侍榮以公開號於先其後子孫益繁歷
唐五代或顯或隱凡二十八世爲宋將作監主
簿仁又十一世曰仲賢洪武初嘗爲淮安府同
知同知有孫曰德瑞始去郡城家長洲之下保
里於是下保顧氏又名於吳中德瑞生約約生
瑤瑤號樂耕翁提身治家能克自修樹瑤生岷
岷爲郡諸生有聲學者稱爲斐齋先生已而由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六

弟子高等入太學滿歲補官廣東按察司知事
娶施氏凡舉六子公其仲子也公生而韶秀甫
垂髫則已穎異絕人斐齋先生陰奇之盡出故
所藏書令肆讀其中是時吳之名能文章者獨
高瞿文懿公先生爲越境走幣致公爲師晨夜
課勤勸嚴交與公自是學益進甫冠補博士弟
子與其伯兄某季弟某每就校官試相甲乙一
府稱爲三鳳然至應舉輒不第乃入貲爲太學
生再舉復不第而公元配吳孺人遽卒公獨身

操內外事所遺三子女給事君猶孩幼須公手
自哺歎而樞樑相屬拮据萬狀公自是遂棄業
亦訖不就銓選給事君稍長能任學時拊其頂
曰孰使予蚤興而晏寢耶小子勉之其毋復以
布冠菽俎而慰王父之蒸嘗也予誠日閔閔焉
久之給事君舉辛未進士試吏知南昌豐城縣
公爲口畫古循吏節用愛民事及清慎勤三者
爲戒給事君用能其官甲戌考功奏縣官考豐
城爲天下第一而會秩滿詔封公如其官明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年豐城令入爲兵科給事中又明年戊寅晉右
給事中天子嘉號兩宮又詔晉公封如其
子官已卯給事君進都兵垣夏四月奉冊使
秦府歸省公形神少憊計解官侍公養公色不
許又間要故人緩頰前謝公復默不應顧日強
飲啜示矯健給事君復行先是三吳歲旣屢稔
其夏復大水民流移無所得食公爲貽書促給
事君令亟圖上所疾苦狀給事君於是具疏言
七事大旨有在議蠲卹緩科斂期於平定安集會

時方以急刻責吏治不果行公自是益疲不任
寢食給事君忽忽心動遂請急歸養後三年而
公始卒夫公當寢疾彌留而猶勤恤乎桑梓給
事君蓋若視三公之貴不易其一日之養者其
父子之間相成以忠孝如此公爲人愷樂恬愉
而敦倫辨義一依於修謹不矯矯立崖異亦絕
不爲世俗媼阿浮沉態斐齋先生坊時甚富田
土公悉取其境瘠者或謬規公奈何不爲身後
累忝計公笑應曰幸甚善教我然我甚愧薛包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八

咄咄笑人言者大慚諸弟第五人悉能推有讓
無至白首無間言所居堂輒自署曰頃簾日夕
相與徵會其中從弟雙槐君最賢尤爲公所矧
重每出入相資誨飲食相對務極驩怡怡如也
族人某者年少失父旁支庶率利其財起大獄
困之累年賴公居間得免妹氏嘗從育於舅既
長舅將以字其里之富人子富人多行不義公
曰奈何令女子受其餘殃不可以嫁無錫朱某
其後富人竟坐論成家無子遺而朱寔長子孫

不廢儒業公之馴行先識類如此居平雖和謹
然內實峭直與人游處不作俛狎色語有過輒
加誚讓已復忘之人亦不怨也自失吳孺人家
日益落居屋僅數楹則日就廢址中灌園莖竹
樹旦暮手一編或手寫李杜詩數十首斗酒徜
徉若素貴屬厭於世味者不知其爲貧士也已
食給事君報爲封官章服僅一再御悉篋藏之
布衣從田中往來或時手自執蓋不知其爲貴
人也公歿之日郡邑大夫相視而嘻士君子咸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九

會於私室而哭田夫監子亦欷歔而泣曰是安
有不藉氣勢陵人如顧公者嗚呼公之所遺遠
矣公生弘治癸亥卒萬曆壬午享年八十配吳
氏先公四十六年卒贈太孺人繼馬氏封太孺
人子男三長九思卽給事君娶黃氏黃先生姬
水女先卒次九敘出嗣公弟儼娶周氏次九德
郡諸生娶韓氏馬孺人出女三人孫男五兆禎
府庠生娶鄒氏有禎邑庠生娶孫氏聘禎聘林
氏慶禎娶陳氏夢禎娶周氏孫女四曾孫男三

人女一人聘字皆名族給事君將以某月某日
葬公於儒教鄉祿字原之新阡且乞銘於當世
鉅公長者屬用賢按次其行事夫公立義較然
躬處士之行既已修之於家矣及給事君遂
天子恩澤一再褒顯人臣尊寵乃萃公門而公
砥行植節愈益加謹非其性習體安而自洒濯
於聲華波蕩之中者不能也豈與世之席盛怡
安每生而矜伎者同日而量哉給事君於賢故
以文字交又同進士舉爲年家子知公之深者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十

莫如賢謹論著其大而可書以傳者如此惟志
公者采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嚴公行狀

萬曆十二年秋八月乙卯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嚴公卒於虞山之里第撫臣以
聞 天子憫公 先朝舊臣忠勤夙著 詔禮
官優加卹典於是贈公官少保自始殮迄於封
土凡予祭十一壇廕一子中書舍人翰林議謚

曰文靖大司空遣官某爲起營兆明年乙酉正
月一日葬公於邑東練塘鄉鳳儀里華水之陽
其孤治等以用賢庇公宇下最久平居所熟於
論說行誼者甚詳而閭巷所窺觀稱道者亦惟
賢得其細而能悉公之隱也則以狀委賢公諱
訥字敏卿別號養齋其先某世居吳縣由其遷
常熟曾祖某祖某俱業儒有隱德考諱某讀書
知大義以儻聞里中晚尤工詩俱以公貴累
贈封宮保尚書如公官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十一

妣某氏皆一品夫人公生有奇質數歲能屬聯
語封公授之古文奇字輒覆誦不遺時以詫於
人曰吾子非凡不獨與吾宗也少長益奮於學
讀書無間寒暑常晝夜不解帶倦則少假寢卽
起一時文譽煽起故瞿文懿公擅名黌校中公
與較藝相後先數推服公精敏不可及嘉靖乙
酉舉應天鄉薦試錄進御會有所觸諱 詔罰
主者停諸舉子禮部試公因是益得肆力詞藝
自六籍諸子史皆鉤擷其芳雋彙爲一家以閒

工詩歌兼治草隸諸書法邑故有道院枕山麓公棲息其中嘗手署所居室曰夔龍事業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蓋公雖當未遇其所負者固不輕而學者亦哀然望公爲名卿鉅公不敢狎視也辛丑第進士改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編修是時文罔少疎諸詞林類得雍容文酒弛置自便而公獨斤斤自飭閉關下鍵無所規營以是人望愈屬丁未充同考會試官遂以其年奉冊封楚府歸奉觴壽二尊人甚歡竣事返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三

辛亥秋九載且滿當遷官明年壬子次得主順大試政府分宜方柄事其姻昵某與公同資亦當遷分宜念欲以試事寵其姻而藉公以明重公度某非可共事者亟具疏請得省覲分宜既逆探公指則盛氣詬曰是疏何爲者語謂翰林十年就熱脫寒若榮遇在前捨之而去大非人情公輒遜謝言二親老誠得旦暮侍卽三公不易則又曰吾聞色養不若祿養且聞二尊人甚康何慮若意豈欲有所遠耶吾昔者冀滿歲畫

日而待如農夫之望歲耳吾直曉淺近謀不解作迂籌曠覽也公又謝唯唯疏竟上得請歸歸未幾而同官者果以夤緣出入事論罷公侍父母再期封公時適病風緩公日娛膝下融融如也疾良已甲寅滿假是時吳中新中倭乏軍興費檄書旁午又歲大潦水入城郭漂田廬無數縣官日急徵輸民間嗷嗷相藉死溝壑公至京卽具疏大略言江南係國家根本瘡痍已極災荒存仍非破格蠲賑將不支旦夕并歷具道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十三

路所見流徙困窮狀言甚切至世宗皇帝旣嘉納公方下部覆議而巡按御史周如斗繼疏以請遂詔免是歲田租其已輸官者悉聽還民輓負相屬率舉手加額曰嚴公實活我父老言自數十年來吳民被饑亦數被恩貸然猾胥上下手姦民得詭籍侵免未若此舉之均一也故事翰林守在文局稍及時事動見爲越職而是時尤諱言災異獨公疏上世廟神聖陰奇公特允所請而中外愈益望公他日以弘濟之

任踰年遷侍讀主應天試事丙辰陞翰林院學士公猶咨咨念父母謀改官留都計便迎養頃之中 旨特命公擬撰 內制內制者蓋 天子祀太乙諸神祇所禱祁祝號也公初不習體式倉卒呈進 天子大悅用公詞已而密疏撰文諸臣冗名貯一器中寔寓甌卜之意既舉手得公及興化李太師名自是眷遇日篤五月遣代祭 文華殿先師先聖秋復命陪祀 帝社稷明年春正月寒甚特宣賜綵幣皆超越常格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古

八月陞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戊午夏四月賜一品服已未特 命主會試考公憫士學日趨簡陋所掄選率以材識博瞻爲主號稱得人庚申八月 天子以公効誠年久進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兼學士十月 賜飛魚服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再改吏部尚書初分宜執政久其子世蕃黷貨尤甚尚書率用其私人每除目下輒付片紙選人以貲高下得善地去雖大吏遷擢以賄進者率十八九仕逕淆濁選法大壞

世廟既逐分宜思有以振刷夙弊而難其入久之曰非嚴某不可其暫假以清吏治公平居既嘗見弊原而又特爲 人主所簡任則毅然自奮曰吾向者徒操文墨議論潤飾鴻業之爲耳茲所秉人材進退實繫天下否泰敢不殫心愼慮冀挽回世道少有補塞以稱 明天子任使至意受 命之明日見九節僚屬及諸司百執事於待漏所與定約曰自今日某不敢通一私謁納一私饋有以公事教我者惟卽此公所又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五

明日命舍家子盛具酒脯若肅客者日且晡未得主名公從署中歸徧召諸家人立聚庭下舉觴觴之衆錯愕莫解所以咸跪請故公徐曰自吾見長安中勢家僕從幸其主一躋權要率憑藉爲姦利鮮衣怒馬出入自恣迨其主敗而身亦不免我本窮措大耳微時之幸誓以廉勤報國自今與汝約吾出則扃戶汝第一心爲我守舍謹管鑰勿預門外事度吾力亦足飽煖汝苟犯吾約吾不汝貸此酒所以勸也衆皆跪曰諾

公既視事則慎選寮屬各嚴所事約束胥吏期一洗積蠹宿穢毋得有所干犯既又念天子所與共理天下者守令耳守令既操契於苞苴不得不合券於苛墨乃更因以躋躐華要天下風靡無廉吏矣齊民安所倚賴是非重創而痛懲之勢不得格居頃之郡守某者循故事有所謂遺公遽命以其人屬吏鐫守三秩曰吾寧負此君姑借以彰吾約自是羸橐來京師者皆無所投而返奔兢之風大爲衰息癸亥就加太子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太保其冬賜蟒衣銀鈔旌公任事久勞也公既精剔吏弊黜陟一新則又曰枉門不塞不能懲墨正門不闢不能斂材祖宗時三途寔竝用而名碩輩出由取舍明而功罪當也然則今非人乏乃法敝非法敝乃人敝之耳即具奏請得毋限流品毋拘資格一切審官受任使人知所自奮而材各得以自効報可公每延接賓客必咨四方吏道得失及人材賢否嘗挾小策自隨旁竄筆研所得善惡客去即潛識之或一人

數得善稱者亦數識之遇有推遷則舉所識者以應即遠方下吏片善微長無不採用率稱職有異効凡向之投閒絜身忤時抵罪者引拔幾盡一時昧濫遏絕吏治蒸蒸海內幾一廓清說者謂自分宜之濁亂非公力澄汰而挽回之其害當不知所究矣明年乙丑當廷試舊制傳奉制策題及閱卷捧榜類皆閣臣供事上手札特詔冢宰某代又特勅公撰是年進士題名記皆寵渥異數蓋上是時注意用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公極切雖居六卿而禮遇實與內閣相埒夏四月遂命公及興化李公入閣辦事而公仍管部務寔符向者甌卜之兆焉公再疏懇辭不允始公之掌銓甫歲餘而召入內直時天子駐蹕西苑周廬率用二三大臣宿衛公晨則出理部事夜則供撰其內制文字嘗目不得交睫一歲中休沐不得過十數日勞勩既甚而會所築直廬當下濕地氣蒸襲腴竟構痰疾封公又時時以書來言衰病狀公益驚憂疾遂增劇

乃上疏乞歸疏凡四上世廟察公果疲薳詔得賜歸仍命以馳驛去錫予皆出優厚逾年世廟登遐公向闕朝暮臨極哀明年丁卯莊皇帝改元敘公承天大誌會典總裁舊勞就家封四代皆一品嗚呼公以畸踪遇主事恩威不測之君而乘貪讒竝進之日從容守正躋於公輔可謂極遭逢之盛矣及其登用於晚方期一德協心有所展盡曾不踰時公以疾去而先皇亦且厭世信乎君臣相遇之難其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六

孜孜不懈念姻族繁多所調或不能徧割南郭肥田數百畝建設義莊歲量所入資給又裏里中童孺爲義塾延師教之并資其衣食出見所捕生鳥雀魚蟹可活者必令買縱日不下十百嘗構小樓於室之東隅旣落成矣賓朋酒酣相爲頌祝公忽愀然曰吾向寔不察斯樓棟所直適隣居之中堪輿家最所忌設東隣有疥癬災吾寔貽之矣吾居此何安卽命撤樓更其楹南向公之抑抑便物類如此公爲學不主章句要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以意繹聖賢之旨而其歸率體會於身心實踐弱冠時喜陽明先生家言每讀一篇必置几上一叩首辛丑對策卷盛推先生能繼濂洛絕統主司者大不悅爲標數十語抨擊幸卷旣入錄得不擯及後見道學者好以臆見自名爲悟徹輒痛抑之曰先生非可易及其言良知蓋實於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不搜究并徒托諸空言也今以渺聞少見之徒而詭言良知以自掩匿吾不信矣聞者以爲知言今皇帝改元之二

李屬大臣方有所變置忽公所善同年生介巨
璫刺來謁且爲公圖所以賜環計甚密公瞿然
起曰非不謝子顧念第大臣進退自有常度吾
猶處女耳寧當身議媒妁耶他日來與子須盡
歡今吾適以病不得奉杯酒爲樂矣客大慚遂
巡引去公居常對客每自念曰我心慈少斷決
膽小怯擔當自度非可大任謬荷 聖主特達
之知庸此非分顧今寢興間稍不媿形影者獨
掌銓二年力秉至公庶幾上稱 主恩耳又間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手

語治等曰周之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卽今吏部
尚書是矣其實故卽宰相蓋有遂事而無分權
也今冢宰上乃有輔臣輔臣與 天子相可否
於密勿如家人父子而冢宰均於六卿之長事
當悉聽裁決輔臣而不與冢宰同心導 天子
一置喜怒形嘖笑冢宰得自由乎冢宰三上疏
而三報不可惴惴焉將待命請死之不暇寧暇
爲用人計乎故內有權相則外無公銓非其人
之不任勢使然也吾仰恃 聖明厚眷傍鮮媒

孽之虞而元輔乃適當華亭相公公非獨不撓
我蓋教我庇我實無二心吾二人於國事若輓
車理楫然期於行濟云爾吾誠獨賢亦幸所遭
也然華亭公能不吾撓吾亦不撓司屬司屬誠
賢吾且虛懷受之亦要於國事之行濟爾仕者
有二患卑者爭利高者爭名所爭不同其於滅
公債事一也孟子深惡訑訑而秦誓獨重休休
誠有味其言矣公容氣和粹終日怡怡每舉事
皆依吉祥尤重陰陽孤虛不輕爲出往絕不信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手

機祥巫覡而事神必極恭謹當計偕日嘗以黎
明謁辭張睢陽廟見兵侍者急趨入若傳報比
入門間無一人目向兵者乃神侍卒也其使楚
道九江歸將過燕子磯忽旋風湧浪水立舞灑
灑若錢片舟人惶伏無措視雲際龍直下當舟
所愈震蕩客皆匍匐橋舌是將奈何公方倚蓬
窗縱目曰若不聞蜺蜺視龍者耶安危有數然
此實大是奇觀俄而龍蜿蜒移江渚舟亦得安
穩抵南岬公始與華亭公最號相得華亭初薨

公忽忽不樂嘗夢神人出二赫蹠一署文正曰此以屬華亭其一署文清以授公貞之解爲正清與靖文亦相類兩公得謚迄符所夢豈靈結偉立造化所特厚而鬼神類有默爲之啓佑者耶公文法司馬遷委迤旁引務悉事情詩初出漢魏盛唐晚益近自然間作白太傳語有集若干卷最好讀左氏傳至老未嘗去手所緝有春秋國華若干卷在館閣有表奏若干卷俱行世公生正德六年冬十一月巳丑享年七十有四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三

配吳氏封夫人先公七年卒齊肅貞順與公合德事載別志中公卒治等并乞恩澤詔得賜葬祭如制子五人長治娶某氏丁卯順天舉人次澂娶陳氏吳夫人出次澂娶李氏次澤娶吳氏側室某氏出次濟娶蔣氏側室某氏出公於諸子一以慈勝而教必以正居庭每舉胡康侯訓子語曰立志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古聖賢孰非可師顧近求準的只須二先生自汝王父訓予則諄諄斯語矣爾其勉之以故公諸子率純

儉謹飭好學自立能大其世夫公起儒生受知明主游歷清華遂參大政其勲業聞望足以庇澤一世其優游壽考足以表式鄉閭可謂人臣之至榮福履之極備矣然世猶恨不能盡公之用而惜公之未究於享也則公之所遺於天下者寧可以涯涘窺哉賢賤且不文無能闡公休美之萬一特舉其信而可徵者以告夫立言之君子且以備異日史家之采擇焉

東溪龍翁行狀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三

東溪龍翁者今郡理泰和澄源龍公之父也東溪翁歿五年而葬葬又四年而龍公舉進士爲吳理官治一切辦有聲諸以績奏者凡十餘上歲甲戌春銓司已大計吏則選諸所表超爲親近而龍公治行最高屬且以徵入間抵書用賢曰不穀宦三年矣卽幸而竊祿升斗乃至春秋窳窳之事無以給埽除而共事粢盛也蓋松楸之感鬱鬱恒寓吾目焉吳之君子其憐而賦之者若而人矣顧惟先人隱德弗耀而吾徒與識

恨於風木也孰與托吾親於不朽者乎茲不穀
且以表墓之石謁諸相國嚴公惟是先人之遺
行其以累下執事用賢旣已受記則伏讀而歎
曰嗟龍氏之澤厥亦有豐其本者哉按翁諱天
爵字良貴其居在甘溪里之東故自號東溪翁
龍之先自唐宋世爲泰和人七世祖仁安生五
子長榮官儀部主事主事二子光澈浦教諭文
工部侍郎光子伯以進士爲慈谿令有惠政卒
於官邑人祀而祝之伯子遇遇子敷敷娶於張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廿四

生翁龍自慈谿公而上皆不家於官產故貧而
翁少又孤無傍援產日益減翁生倣儻自樹少
長輒矯奮曰予先固永冠之胄也後世中衰絕
於予乎予無以續吾祖者甚媿人子矣於是旦
暮勤拮据焦勞筋力積十餘歲乃稍捐羨貲益
旁斥地得故主事公居規復之卽其居構勅書
堂奉歷世宸翰其中業自是稱振當翁父之歿
異母弟二人率在襁褓翁身自摩撫保抱惟謹
更爲婚娶同井爨者數十年未嘗色迕至營父

母葬經費率翁趣治不以關二弟歲時享塋廟
必先時飭事宗人無嗣者翁輒收祀曰不可當
吾世而令吾宗有若敖之鬼也慈谿公嘗買田
甘泉寺中歲供僧飯僧人德而祀公後田粥他
所祠竟廢翁爲倒囊入息迄還其田更起別室
屬黃冠人奉香火每父母忌辰翁必臨祭祭輒
泫然先酌泣也翁賦性類豪舉而丰儀魁傑與
人言悉輸肝膈無所留滯能輕財賑人之厄卽
家無餘十金而意度豁如客時時過從未嘗不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命酒食相驩姻黨以急請各厭所欲去嘗董造
賦籍猾胥爲姦利以意輕重傭調每不均都民
坐困翁矢天自盟務釐其弊諸以飛詭留籍者
悉聽除罷久之會邑令申里甲法故事戶首率
獨承役都民數過吏求脫翁至踐更時獨願首
編戶弗求脫郡一嘗議築城邑大夫迭主其謀
每咨翁至計遇翁有加禮其見若一達官云翁
先後凡兩勑祀宇推財率先羣族最後以艱子
請禱得獨給祀事方庀材而舉子未幾竟夭翁

亟歎曰命也奈何以子故而墮先人廟祔哉卒竟其工蓋期年而龍公寔生矣翁卽晚有子然其教督不少貸龍公生甫六歲已遣就外傳九歲能屬文爲慎選名師卒業束贊之贏恒十倍於常者公年十六當冠而是時民間故不舉冠禮翁曰此禮義之始吾安得愛於筐篚使小子無以喻於志乎卒爲筮賓日命醮率如禮辛酉公應省試不第翁輒迎慰兒勞苦且休顧得失有數母徒自挹損爲也自是蓋龍公益奮於學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云明年癸亥十月廿七日卒距生弘治甲寅十二月十二日得年七十娶嚴氏繼王氏子一卽龍公名宗武王出墓在燈芯坑祖塋之右合州守尹公武銘其石賢惟孝弟致林木茂迹翁所行事庶幾古所稱孝友篤義仁心爲質者矣乃竟昌厥後如龍公斯翁所以滋其本者誠深哉今龍公其孝不衰於官也則有本矣賢不佞爲識其大都以復於龍公者如此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文峰王公行狀

萬曆十一年癸未二月十二日太常寺少卿文峰王公卒於西城之里第其孤倬卜附兆於先公吉旣卜葬於又明年乙酉某月日亦吉以予嘗職在紀載又樸慙不敢嫻飾於辭以詭諛於當世乃手公之族出治行歷官年壽爲書畀予俾狀公行不佞賢輒刪次其語爲狀曰公諱有壬字克大別號文峰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恪公諱鏊之孫大理寺右寺副諱延喆之子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嫡母毛宜人舉子徐宜人寔生公當是時吳之起文學高第入參大政以清約謹進退稱名臣者獨推文恪公而大理公有權略善趨時翁張以故能大恢其業號爲佳公子公之生雖當其隆貴然能痛刮磨豪習委已學問少從蓼川黃先生觀僅姚先生遊兩先生爲吳名儒故公所規藻廓然離俗嘗一謁試縣官縣令朱君廷臣奇其文選寘高等隸校官公自是益奮期以經術自顯而會文恪公薨天子念其於先

朝有翊贊功 詔官太傅冢孫爲尚寶司司丞
公時甫壯也 俛勉就職未幾奉 冊封代府既
竣事還 朝而大理公病卒越明日毛宜人亦
遽卒大理公故多藏當死喪捨懷所闌出財物
不貲比公匍匐歸或勸其鉤校藏匿公輒泣應
曰先太傅以清白遺子孫予不肖何敢妄意室
中之藏且親死之謂何胡鉤校爲也一切置不
問服除仍故官秩滿遷尚寶司卿贈大理公暨
二母皆如其官滿九載擢太常寺少卿行尚寶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天

節情制性自同寒素其賓接下士推卹有無若
身自蹈於窮困者使代時里人有坐累謫大同
戍流離邊徼公一見爲資給以歸復白當路雪
其冤竟得減論少時同舍生一二貧不能具爨
公輒延置於家館穀之終身業師某嘗以所居
室僦貸金若干公曰奈何師成吾學吾乃令師
不承一椽之庇也卒折券置其金而返公元配
陸宜人故吳名臣給事中浚明陸先生女通經
史百家言明識類士行先公二十八年卒公之
松石齋集 卷之十五 天

失宜人年猶及壯寢處恒一室傍絕姬侍積三
十年如一日性不喜甘鮮華穀布衣糲食人弗
能堪家故饒蓄古彝鼎圖籍悉捨不置目曰古
蹟自具簡策中蓄此徒炫人志耳自解組歸絕
不干時事顧獨嗜書尤湛好史學常日杜門下
鍵手自編寫者累數十家卽大寒暑不廢或時
會心處輒作小詩意度洒脫絕出畦迕澹如也
夫公起任子徘徊禁署積二十餘年身所嘗脂
腴饒美其可快意適觀者何所不極卒乃能薄

紛華遠聲利超然自脫於世俗波蕩之中若公者斯加人遠矣公生正德戊寅四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二儼太學生娶湯氏俱先卒次卽倬太學生娶張氏繼黃氏孫男二儼出者曰永思聘嚴倬出者曰永熙孫女五倬亦謹愿有文能世其學予考兩漢賢公卿如韋賢張安世皆以經術致位宰相其後子孫各專所業以名其家亦時致大官與祖父等埒當時藉爲世臣後世傳爲美譚斯已盛矣 明興猶嚴廕敘卽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有軼材淵學見謂貴介不適事往往以常調見詘有如王公凜凜一操挾策竟老與兩漢賢公卿子持衡引長不知安所上下乃其究卒若此嗚呼惜哉太傅公勲業聞望隆冠一世載在史冊儼後有續公世家者請得如漢書韋張傳例并附太常公以著太傅有賢子如不減漢公卿也予是以得論著公行如左

儒官梧山蕭公行狀

蕭公諱仕字惟學別號梧山有子應官舉 今

上甲戌進士先是癸酉冬應官屬且計偕會公病請留侍臥起幸無行少間公疾良已則督就道旣涉江猶偵公疾狀邇延不欲行公輒遺責曰夫子先世嘗以儒顯至予而中絕孺子業幸以名籍矣盍亟行乎老人且待此以卒吾志耳應官遂發更數旬疾忽大作竟不起比計至應官以射策得高第而公不及見矣應官歸旣餘年則手掇公行事屬予狀公且曰不肖孤藉先人之教以有今日弟令少須臾延庶幾徼一命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爲先人歡而今已矣傷哉蓋竟食貧而死也足下幸哀憐之爲少狀其事將介是以乞銘於竊首之石惟先人且以不朽惟不肖無墮先人之行亦且以不朽予讀其言蓋怛然傷心焉按邑乘自梁太子統讀書虞山邑始有蕭氏南宋時有右十者以海運功封萬戶生子啓隆官國子學錄啓隆生茂先茂先生順之順之生愈愈子曰觀瀾公某梧竹公某觀瀾公負才氣早卒遺子某梧竹撫之長舉進士終雲南按察僉事

憲廟時頗著直聲蕭氏自是以文學稱邑中矣
梧竹公精陰陽家言爲人談禍福無不立應起
家至累千金次子某任俠有度好解推衣食里
閭間甚德之生某是爲司訓公司訓公子某號
敬椿公則公父也敬椿公受室錢氏生公魁傑
不類凡兒年十三會司訓公官永寧時祖母王
久卽世而敬椿公旣當戶則命公往侍司訓公
性嚴重雖甚愛公然不少假有過失輒對案竟
日不語公務爲宛解必色喜乃已以故司訓公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居永寧數年而敬椿公若朝夕膝下者已從歸
永寧補博士弟子員日程業不急爲文詞捷出
蠡涌校有司輒占高等然至試棘闈則數困司
訓公儒官故貧敬椿公又獨喜客客至責醇鮮
室中諸以賑貸請者無不得所欲去齋用益不
饒錢孺人時爲脫簪珥佐共具猶不給公乃出
就館穀稍資束贊爲贏矣里中豪歲長鄉賦匿
官租甚多比繫治急度非敬椿公莫解則詭以
什之七當公公爲傾橐代輸更舉諸子錢一歲

中故資侵削幾盡所匍匐者萬狀竟病血疾幾
不起儒學坐廢不講久之公輒奮曰丈夫不爲
名高則爲厚利耳奈何已則安咕嚕而貽父母
拮据勞乎乃益治田農旦日勅僮僕操作身自
爲督間率諸子拓甌窰行饁田畔時時顧應官
等謂曰夫治生不待危身而取給者獨農事耳
幽風之七章謂何孺子卽事詩書當無忘田業
矣居數年島夷內侵公家直海上烽燹四及每
旦負母出避母嘗陷賊中公號泣間行求得母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母病獨與弟絙籃輿肩之日可百里暮還止宿
廬下時王父尚在殯而敬椿公適捐館舍公旦
暮撫二棺慟曰天無絕於孤當勿燬我室也頃
之家竟燬而殯室幸獨完冠去則徒四壁立公
乃掇餘菽麥煨燼中者分食諸兒徐孺人獨晝
夜紡絡共母饁必鮮美治父祖葬卽窮愁中多
所營具必稱備禮公爲人峭直無城府於世俗
紛華絕無愛好人或有过不難面訴遇貴勢亦
不妄加禮然廉公實無他腸以是故多公能獨

行者其治家非由業所出弗衣食歲輸租必先
諸下戶掌賦者往往操其贏責公公亦弗恤也
嘗以里徃爲縣押獄故獄隸入直應募抵法論
死公念爲已踐役竟聲其寃得解罪司訓公次
子諫嘗客汶上歸而盡鬻故所授業敬椿公既
病猶恨減父之產公一夕貸百緡復之持券報
命敬椿公曰予目且瞶矣仲弟某病癘傳其從
者家人悉避去公獨與扶持視醫藥仲死嫁其
孤女始公念食指既繁不欲遺父累重則請効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廢箸既收弟諸孤則復命五子別室而竟合食
於二孤公之厚於人倫類如此公生正德壬申
閏五月廿一日卒萬曆甲戌二月初六日得年
六十三配徐孺人應官旣廩學官公得援授爲
訓導公生子五長卽應官娶龐氏次應商聘許
氏繼周氏次應角娶黃氏繼錢氏次應徵娶龐
氏次應羽娶錢氏女二一適錢某一適錢某孫
男三有聞有傳有聲孫女五人葬以卒之又明
年某月某日墓在縣西河陽山某里往公族有

鳴齋先生者以文名邑中先生最善予先大夫
公後起而名稍相埒先大夫數稱公長者予母
蕭宜人於公爲祖姑應官又辱從予游最久予
以是得諗知公公大都所謂孝友篤行仁心爲
質者也而其勁挺不阿操處士之義蓋又有足
多者予故爲著其槩如此俟夫志公墓者採焉

松石齋集卷之十五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十五

松石齋集卷之十六目錄

行狀二

先大夫行狀

連子可賢行狀

瞿文懿公配李淑人行狀

先妣蕭宜人行狀

析封孺人錢母褚氏行狀

太學生帆涇湯公行狀

廣東鹽課司提舉太湖陳公行狀

松石齋集

目錄六

松石齋集卷之十六

行狀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先大夫行述

先君卒且逾年不肖兄弟日奔走窀穸事既營
兆有定乃謀所以葬者惟是隧首之石將勾諸
名筆以垂不朽不肖乃思稍稍銓述遺事顧一
念至卽肺腸崩裂哽咽不能吐一語已復念先
君生不肖時最晚少時事間得於先君所論說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一

者十不一二卽自不肖有識以來所睹記者亦
纔十三四耳倘弗亟圖所以表著之將使先君
之懿德且日就泯而不肖終天之痛亦何以少
舒也謹泣血撰次如左先君諱承謙字德光別
號益齋按趙氏世譜裔出宋宗室熙寧初有諱
仲談者以功封簡國公談子曰士鵬授朝請大
夫守江陰軍紹興南渡因占籍江陰是爲始祖
士鵬生朝散大夫不違不違生朝請郎善言善
言生汝言汝言生崇昇崇昇生必岱必岱三子

良能良發良用嘉定中皆舉進士而良發尤著
良能生友彝友彝生貴文貴文生同悌同悌生
鎮鎮生中中子二人曰昇曰昂昂儼儼有才略
以義稱里中事載家傳昂子實任俠尚文號松
雲先生出贅常熟錢氏遂爲常熟人松雲公早
歿有孤子三人曰金曰璧曰玳玳卽不肖大父
也大父生七歲卽孤稍長折節讀書慨然以干
祿爲志適二兄相繼歿乃棄去出持門戶時歲
乍侵大父間從田家游見民有雜榆屑糠數中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食者歸計於祖母顧曰吾幸有廩粟餘奈何忍
民饑弗一賑也卽出廩中米數百貸之民期歲
稔而輸比來歲復大侵里中民間有流移者大
父乃告於衆曰民饑甚不勝官逋矣母以負吾
故重爲若累立取所置券焚之先是松雲先生
贊錢時錢素多貲會逮罪謫遼左戊乃中分其
業以授兩壻至是獲赦歸貧不能自立大父悉
還以前所授田屋不私一物大父性故豪又施
予不吝坐是業益圯乃自鹿園徙居邑城時外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君年十四矣先君有兩兄一弟大父日羣課之
所授書間有稍弗誦習者卽楚撻以十數顧獨
喜先君先君亦警敏精記誦能得大父意云十
五始治詩授舉子業下筆輒構奇語傍通四經
要旨讀諸史及濂洛家言熟而有裁彬彬爲時
望所屬明年大父卒毀瘠過禮服闋補博士弟
子閱三月祖母顧宜人復背世出依仲兄居一
年仲乃謀析產僅遺敝器數事諸篋中裝及田
廬童僕一無所與先君顧怡然弗屑也與吾母
蕭宜人僦居一室吾母夜躬紡績旦則携之市
易粟以餬口日或一食誦讀愈勵居頃之文譽
日起諸巨室爭延置爲弟子師弟子執經問難
者常滿座上督學莆田黃公侍御鶴坡朱公相
繼按吳試皆高等壬午乙酉累困場屋弗利歸
而益奮冬不解衣夏月讀書常過丙夜蚊刺兩
股垂垂若芒不休也爲文峭勁有氣力無一長
語談經義發疑抉異務洗時輩勦說戊子領應
天鄉薦二十六年己丑試禮部不第卒業南太

學祭酒汪公羣試六館士得先君卷大稱賞於是合諸生之秀者三十人立文會雞鳴山以先君主其評隲壬辰又不第歸食貧甚至不能具饘粥乃復出就館穀比乙未當計偕所知或勸曰是行脫不利亦可以仕矣先君笑應曰吾年老大卽吾氣力尚少壯不若固強需一第耳安能踟躕人下耶是歲先君年四十九始舉不肖又三年戊戌登進士射策爲三甲七十二人隸事兵部已亥謁選得江西贛州府推官贛俗囂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四

而好計其豪素善刀筆仰機利而食偵民間有陰事輒恐喝取財稍未厭復以意輕重爲牒上之官因約少年巧黠者誣證其事歲所破十餘家先君至廉得其實卽縛豪首數人譴去之一郡中皆服毋敢譁者萬安富民衛某喪子子婦有遺腹孫四歲晚更娶婦婦有先所生者三女皆皆猾胥民死乘間逐子婦盡據其業民族有白其事於官者胥輒爲左右事久不決御史下先君覈之胥窘甚乃夜囊二百金入謁先君揚

爲緩辭明旦聲其罪竟寘於法業盡給衛氏龍南山邑故多寇劇盜葉某白晝攻剽官軍不能制總督臺南李公嘗以兵三百人屬贛縣尉往討賊詐而劫其衆并拘尉先君時攝縣事有輿從兩隸導徑抵賊巢爲陳說利害賊叩首悔罪遂送尉出盡釋前所劫衆時謝公九儀按江右李公貽之書曰向睹趙節節推謂其悃悃精吏事耳乃至臨大事不愜弱如此斯其材非沾沾僅効一職者矣贛地界兩廣凡商人自廣挾貨來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五

者至贛率推其十之一每季調府倅一人總其計先任者皆以乾沒取汚而豪惡吏蚩緣爲姦商人至不勝困先君爲釐革其弊常所侵牟其中者悉痛繩以罪且爲約所閱貨毋得以故取贏而入金時具衡之毋得故昂以資貪猾皆著爲令季終當代去商人乞留復爲管三月帶攝篆寧都民太饑官爲發粟賑之會御史行部至贛故事屬吏皆伏謁郊迎先君獨不往比賑事畢御史已出境乃追謁境上并謝後見御史故

長者好言曰吾故知節推爲民計重爲官計輕也此吾所雅重者何謝先君在贛僅三歲所摧擊巨豪數十人平冤獄出囚當死者二百餘人代御史勾校錢穀歷饒吉南昌諸郡發奸剔蠹盡洗積弊御史下其法行之通省焉凡列論薦者七下檄勞者十三去郡日民遮道涕泣車爲壅不行至今贛人推廉潔不撓者必曰趙青天趙青天云壬寅有 詔徵天下治行獨異者詣闕下先君名第六適贛人董篴溪者居奉常卿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六

董家奴數爲奸利於郡邑先君按以法董積不能平至是宣言曰趙君固廉吏然戇甚且年又長矣卽入亦不當得爲臺諫銓曹乃豫擬晉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南都於仕宦號散地而主事官又特冷常日自退衙之後扃戶歛跡絕不交世事乙巳晉署郎中事主事秩滿上績吏部例得贈大父主事大母顧氏安人尋轉稽勲正郎以 先皇帝九廟恩實授階奉政大夫復贈大父母官予 誥命時分宜嚴相在位子世蕃

方隆赫以利權招天下仕者使所知謂先君曰吾知子寂寂甚矣誠得數百金吾力能置子北部先君笑應曰犬馬齒長誠不須卿貳且數百金亦非吾力所辦竟謝去丙午復南京任是歲上召冢宰張文隱公入爲大學士公平居時時念僚屬貧又歲苦僦屋錢不繼乃出所羨餘三百金命置爲公邸以優郎吏而先君自始居南部卽攝太醫令事所應得俸凡百五十金有奇悉以屬管庫至是亦發以佐費通得宅五區至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七

今南曹之有官解者寔自張公始而先君則贊之成者也以故張公亟稱先君廉其居相舉南中士必首先君寔公所注意也爲郎中三年興廢墜飭簿書嘗卽署中隙地構水竹亭一時同曹如澹泉鄭公椒山楊公雅相友善時過從必極歡乃去先君每所舉動引重兩公兩公亦推轂先君至謂守正不阿彊直自遂有汲長孺霍子孟之風焉已酉四月復以郎中滿抵家將促裝赴都十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叅議已聞報客

有賀者先君愀然曰吾已向暮恒媿無以自表見吾所恃者強力有可爲耳誠使吾得繁劇一官者治之則糾紛解錯庶幾猶可以別利器若徒以工趨走婉詞說詭投而巧伺炫外而矜名則吾安能與諸少年角逐也今叅議固無所事事直俛仰人下効趨走詞說者耳是以非吾所樂就也明年庚戌四月始至廣藩叅議故住省中而所轄潮惠地遠在二千里外歲時不過一再巡歷自餘錢穀刑名州府率具成案一關白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八

而已頃之分守廣州者以代去臺使檄先君署其事先君素嫉廣俗淫其惡少年日遊博徒間聚山谷間椎埋爲盜先君至則爲條數章下之郡邑戒以勿犯復論殺其常所爲盜主者十餘人民大讐服居數月而不肖先所娶婦張氏卒於邸先君乃謀歸明年辛亥當以次入賀先皇帝壽於是令不肖及家人輩先行而以身待事比行而鄉人有叅政某者實覬以是便歸省乃謬以母老爲辭請解去撫臺素善某議且以

某代先君徃先君業已遣其家人固不可遂行既竣事則益倦游且謀以疏請會和平盜李文彪縱兵肆掠嶺以東數郡繹騷時廻溪允公備兵潮惠使使者促先君冠蓋相望先君不得已復強爲就道既至則與尤公計當一以撫定爲事悉解去徒衆馳檄諭以禍福賊爲少戢嘗爲書屬尤公其畧曰五嶺天地一大畛也其俗窳窳其民慄悍輕生習於戰鬪若其性然至江閩之交則又有崇山峻嶺賊每每憑之百年而不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九

拔此其時非不能爲變但其土饒而地險足以自樂又其親戚墳墓所在不能輕去以故間有殺斂皆出他省而未敢甘心於鄉土惟當事者稍羈縻之使彼此相掣各爲一省之藩籬未必非利也今之欲用兵者類往往爲賊所有非真有勝筭我一舉事卽其左右已先爲之耳目故兵未及動而奔突於龍南潰決於崇義遂致跳梁莫敢誰何且彼以梟張之虜我以鳥合之衆彼以斬斷用其黨我以鞭朴驅其民不交而勝

負已可知矣。故曰撫之便。尤公則以書報可。計遂定。嘗行部至博羅。博羅令素廉善。當道有不悅者。以飛語被逮。先君察知其冤。竟爲申白。已而令佯獻書。實貯金其中。先君峻却之。一無所受。當是時。御史王生以使至嶺表。王剛愎以氣凌物。先君不爲之屈。而巡按蕭世延貪恣特甚。於先君爲同年生。先君之奉表而南也。意大有所望。及還。問遺一無所有。以是銜恨。乃相與日夜媒孽。而先君廉無可指瑕。僅以同官不讓。刻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

橫相加堵。卽事不在已。輒掀髯奮臂。挺身赴之。略無所顧忌。所接或爲知名之士。雖疎逖務傾身下之。或意有不可。雖權貴人視之亦傲然也。性儉樸。不好華靡。一布衣或十浣不易。仕宦三十年。未嘗重統襲綺。日飯一脫粟菜羹蔬食。不異寒士。器無雕幾室。無丹堊。凡卉木禽魚金玉圖畫。世所耽悅者。一無所嗜。非其義不妄靡一錢。至義所當施。卽力有不及。雖取諸稱貸以給。亦所弗計。始罷官。垂橐而歸。適有島夷之變。邑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一

敵爲選師教其子給以廩餼女不能嫁者爲備
資送之待諸族人率有恩意其鰥寡孤幼歲所
餉遺皆有常則以故族人多以是德先君而先
君未嘗自以爲德也居常嚴正自持不爲淫媒
尤絕去聲色之好或行道中遇婦女必爲掩面
却走少時嘗讀書中夜有女就之先君閉戶不
納明旦卽爲徙其處與人游處洞寫心腹無所
隱匿終身不能出一閑語人或以誕謾相加者
亦誠然聽之絕不曉世俗所謂鉤距機警便獍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七

浮巧之術天性峭急疾惡過甚或以非意相干
輒面加詬詈奮身叱咄久之恬然都忘間遇其
人禮意如故也先君於仕進最晚故其平生所
究心者獨於時藝爲精晚更喜作詩興至成咏
旋即棄去嘗裒盛唐名家詩彙選爲集以便披
玩年踰八十精神矍鑠不減壯夫燈下猶作蠅
頭細書日取朱子綱目司馬公通鑑及性理諸
書刪煩會要手錄成誦以授不肖其訓不肖輩
恒以德行爲先卽家庭燕談必首古人忠孝大

節閭里間見一言一行有可師表者亦舉以爲
訓雖甚愛不肖然每至課業不少假借或時呈
所業文必爲句程字品務要至當戊子不肖舉
鄉薦乃累上春官不第輒嘆曰兒績學良久造
物者固靳與一第耶然丈夫顧所自樹何如卽
位之得不得有命存矣兒母鬱鬱惻惻爲也疾
旣革猶執不肖手戒曰吾以長筭屈於短日夫
學不能抗志而踐古仕不能展蘊而立名此吾
所甚耻兒其勉之以繼吾志吾卽死且瞑矣先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七

卒之二日夢神衣綠率導從者數人鞠二巨象
候庭下及凡簣猶語音琅琅精爽不亂云嗚呼
痛哉先君生成化丁未五月五日卒隆慶戊辰
九月九日得壽八十有二卒之年三月會 今
上勅立 皇太子得進階中憲大夫娶吾母蕭
氏封宜人側室張氏實生不肖兄弟晚又納徐
氏亦舉二子長卽不肖用賢娶張氏贛州守張
立齋孫女繼娶湯氏太學生湯帆湮女又繼陳
氏廣東提舉陳觀如女次用賓娶沈氏張出用

貴聘督府經歷陳紹虞女次用貞聘庠生章如春女徐出女三人長適瞿恕次適孫尚德又次適憲副顧一江子台光孫男六人登美聘甘肅行太僕主簿徐妻泉女充美聘憲副陳魯山曾孫女際美聘太和令繆東州孫女琦美聘錄事徐虹江女同美幼未聘孫女二人一嫁儀制司主事王笠洲子庠生維城一諾舉人錢秀峰子時俊不肖等將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君於桃源澗祖塋之次竊念先君才足以用世而迫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古

於遲暮德足以表俗而阻於遇合不爲斬絕之行不要離衆絕俗之譽故其賢者見而知之則以爲古人所難而庸瑣齷齪之徒亦未嘗不忌其剛方而以取忤於衆不肖蓋懼先君之勵操累績而無以垂於世也是故撫其概而著之惟大人君子得賜之采擇以備史筆之遺則先君得以垂不窮而亦庶乎慰不肖爲子之心矣謹述

連子可賢行狀

連子可賢卒于嘉靖丙寅閏十月十一日先卒之四日召予等所友善者數人至榻下欬歔訣曰士及罪人也父死弗及葬母老弗克養乃天又弗延吾嗣今連氏不絕如帶矣惟是孤寡其以屬諸君而銘以屬陳公傳以屬孫公即死且不朽矣既卒予等乃先爲謁銘陳公陳公曰夫銘者名也名其人之志業以存往詔來者也必詳乃核必核乃信今世所爲銘者率虛語無事實此不免諛墓中人耳寔吾所耻連子雖與予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墓

善然稔知連子之實者固不若二三子二三子其以狀來銘當毋辭於是友人趙生退而作連子狀狀曰連子諱士及字可賢其先自北平徙楚之應山迨趙宋昭陵時有處士舜賓者教其子庠庶皆舉進士爲時聞人語載歐陽公誌中元季有以萬戶富于吳因家常熟萬戶名友信友信生桓桓生愷愷生宏宏生懿懿生連先生鑲連先生負大志多奇節僅以貢爲陸安令是爲連子父連子生而秀穎自其童時瑰偉不類

羣兒十三四即善舉子業其讀書務竟大義不解循行習句其爲文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其談穢意有所不可即衆所共主連子弗易意有所可即相提而論連子弗屑也歲壬子督學黃公選爲博士弟子奇其才擢置第一會拔其雋者隸郡庠連子乃得補郡庠生郡故多名士連子每試輒先諸名士諸名士亦莫不推轂連子然文章絕去畦徑多爲肉眼所訾乃再試南省弗售連子退而發憤益取其舊所業者刮垢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六

見奇務臻玄詣時與子（？）藝又輒喜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日出於正也而遽以死矣傷哉連子豐頤強項氣貌軒舉絕無卑疵纖趨態與人交不屑瓦合人有過面折無諱或以疑事相質必爲條計可否詳析利義皆鑒鑒有定論見人有善即在疏述亦務虛資善結惟恐不得見人有污雖素所與者亦稍稍引去惟恐其溷已也居平處已遇下整整有度一歲中自米鹽之外悉有成計常日閉關息慮屏去

世務家有精廬三楹左右雜植竹樹案上置經籍圖史方書野說廣獵博采徜徉其中翰卿詞客時一相過文酒彌留竟日罔倦狂悖俠思飛薄霄漢高語雄詞睥睨今古超然有凌雲之想也而今不可作矣傷哉連氏自數世皆業儒家貧獨先生以宦起家稍累至數百金連子輒推以賑族族之不能食者食之不能居者居之不能教者身自教之其施未嘗怠間有施而不獲其善應者連子亦不以是止不施也連子性極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七

孝事連先生暨母周孺人色養備至連先生（？）豪舉通賓客飲食每飲至夜分連子絕不飲侍亦至夜分連先生醉欲臥必連子扶之臥已又篝火誦嗚嗚不絕也如是積二十年無變迨死之日目且瞑頃復瞪視母周從有哭之曰兒曷不瞑連子復強起抱母頃泣數聲曰兒所不瞑者父在淺土母居老境耳言已乃瞑嗚呼若連子者可謂篤孝一忠惇德引義無一可死者而竟以死矣傷哉連子得年三十有九配范氏

子元孫聘李女一人葬連子于連先生之側予
既撰次其事則慨然而歎曰嗟乎士之於名亦
勤矣夫世之躡華躋要其勛垂竹帛名並天壤
豈偶然哉斯有以致之也乃至岩穴之士其修
行不出家其施惠不越閭而後世有聞其遺行
至憤惋咨嗟若履其阨者茲非其有所藉也烏
能聲施若是耶故賈豎之懇希掛名于子雲而
女奴之托卒永譽于韓子斯有以也彼連子者
既死而兢兢于二先生之文也得無類是乎予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文

太學生帆涇湯公行狀

我外舅帆涇湯公以隆慶丁卯八月二十九日
卒于家又明年己巳予妻之兄遠山君暨若弟
抱一君將卜以某月日葬公于漁洋山之新阡
先期乃手公遺事一編授予爲之狀予時屬先
大夫憂方腐心茹痛塊然苦伏久之未有以復
二子二子則以書來曰先君之屬意于吾子厚

矣曩吾妹之亡也先君蓋痛甚然每痛我妹則
輒念吾子不置今先君之葬有日矣不肖等痛
先君之績學抱奇而不能以時顯也且藉子狀
以乞銘于窆首之石而垂先君以不朽也子其
忍忘吾先君哉于是賢乃泣拜稽首承命退而
按次來疏採掇爲狀狀曰公諱某字子重帆涇
其別號湯之先世爲汴人宋南渡始徙江陰六
世祖潤卿者傳子均澤值元季大亂度海墾地
必先受兵乃悉弃其產來居于吳不去遂爲吳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文

九

公年十五出就試黃大纓之補博士弟子員時故太史衛山文先生以文行高吳中黃命公往師之公愈感奮學益勵未弱冠晉廩生自是每試輒冠其曹然至太比數困弗利公體素羸又以力學致瘁至是病羸益甚守齋先生憂之曰兒長苦矣今居黌校又多趨迎伏謁之勞兒且不勝且吾聞獵者祝網不獲必更置其網兒其勉從太學游于是乃以例貢入北畿試又弗利嘉靖庚子翰林童先生主試事得公卷擬置高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第比覓第三試卷不可得竟弃去已撒棘而卷出公撫卷咤曰昔者予夢兩腋生羽翩翩然飛也忽摧墮林莽殆謂是矣吾獨奈何公試鏤院者凡七至是稍厭薄時執則曰取聖賢遺義揭玄發蘊時見奇旨讀書自經史外目不接妍辭勝說惟山川形勝都邑沿革古今迂合之變政理得失之故悉馳騁貫穿巨細不遺或時從諸儒議論有所挾摛衆所舉者即務奇奧公悉能得之公聞有所舉雖號稱博雅者亦時不能

得蓋公之所學皆鑿鑿詳覈類非世之攻剽于耳目者比也公天性極孝守齋先生年四十始舉公愛護特甚公不以其愛故而自弛片言寸履悉蹈矩矱其事親自膳羞藥餌至于類鹽櫛沐吮摩抑搔皆躬自親之守齋先生嘗病痰熱疾且劇公夜禱叢祠請以身代得識有耳邊消息之語亟歸遇友人姚生者于道告之故姚語公盡謀諸曠庵之後曠菴故王氏醫之良者乃逆其子商之進補劑纔七許即稱愈自是日再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進疾遂大愈人謂公孝誠所格且得神助云守齋先生歿執喪哀毀終身孺慕其既老時稱說爲兒事猶簌簌淚下也公面目清冷絕無嬖媚柔媚之態終日危坐未嘗見其撥衣蹶足雖在燕樂亦未嘗出一淫喋語與人重然諾遇事謙退不難挹損或以非意相干亦受之恬然絕不以挂胸臆人或有一疾痛則憂動于色身爲之極療從姪某者久病癘家人惡其相染悉辟去公爲手進珍藥十餘蓋良又漸蘇已又一女姬

店而劇召醫率拒弗藥公爲藥之亦起其平居
好稱引古義動有所師至郡中諸徃哲恒口其
遺言行以訓子弟每云達者吾不及見若吳文
定王文恪諸公苟一接聲欬當使躁者定薄者
敦今茲若文先生朱恭靖蓋能飲二公之流風
矣惜乎後學者之偃偃也公性最整潔然雅尚
朴儉一裘垂三十年不易納一屨可數年而卒
完好其所居室廬下迨罷用書策皆務爲齊潔
然纔取充用未嘗恣美好族人或以貲相高飾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冠劍車騎習富貴容者見之輒咄咄曰浮薄子
固未知祖宗創業之艱耳吾不忍見也初守齊
先生出爲人後所生父當廢箸時欲以贏產畀
之先生堅不受以故湯族多饒財而公獨居約
中歲值繁役輦輿又族之某規侵公墓田族其
屬尤巧黠者構訟累歲弗決費且不貲既復以
島夷入寇軍興乏廢率取諸民間公不勝其求
乃避之留都積五歲自其先世所有廬閭闔城
門者多燬于兵其屢息既虛而往來移徙更粥

其餘產以給坐是業益落公處之晏如也公在
曹監最久所知間勸以謁選亦不失一命公笑
應曰是非吾志也夫鴻鵠九天鷦鷯一枝在所
適而已官固不足溷乃翁也謝不去公生于
弘治己未五月一日距卒之年得壽六十有九
元配盧氏歸二年而卒繼娶吾外母表表故爲
吳名家女通孝經子史與公同拮据白首相歡
人謂其有缺冀梁鴻之風焉子男二人長科縣
庠生娶王次雲孫縣庠生娶王女五人長適庠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生蔣承先次適太學生徐伯諒次適張鳳梧次
適徐士業皆郡學生次適賢貳室錢氏生二子
辰聘顧餘尚幼孫男七人嗚呼始吾婦之在室
也於諸女中獨慧而公愛之亦獨逾諸女及已
歸賢猶時時過從以故先大夫得數與公游甚
歡間謂不肖曰湯公小心謹畏人乃其睢睢于
于即非時好所屬然總之務華絕根者也斯古
之人與賢既識先大夫齒而默以師公行今不
幸既未吾婦乃天不奪公與吾父也不肖之

痛其何終窮哉。惟秉史筆者，微惠于二子而并
以哀不肖之誠也。畧其言之不文而賜之採擇
俾世世有述焉。

奉政大夫廣東鹽課司提舉太湖陳公行
狀

太湖陳公諱文周字汝中其先福之侯官人宋
末有陳伯暘者仕秘閣校理始徙南沙再傳又
徙常熟陳氏遂世爲常熟人更三傳而至繼芳
繼芳生璇璇生稷以虞山公貴皆贈官光祿卿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五

稷二子曰察中丞虞山公曰寰祭酒琴溪公祭
酒公即公父也陳氏故業儒若璇稷皆隱德弗
耀乃兩公鼎貴又以文學節義震天下于是吳
中稱世族者輒推轂陳氏祭酒公始娶顧孺人
生子道嘗爲中丞公後顧蚤卒繼娶者爲曾孺
人寔生公公生頌秀美顏讀書過目輒誦稍長
治春秋習舉子業爲文奇峭耻剽襲而性故獨
儻甫成童則已開敏習事以故祭酒公特甚愛
祭酒公嘗隨侍時督學御史張公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五

相來謁命公出侍酒張就試之文立成張大奇
公謂爲國寵也晉補邑諸生已循例貢入太學
有試輒冠其曹四方知名士來集闕下者公無
不折節與交歡間出讐稅上下四方士無不暇
公能即公亦自謂四方士莫已能也乃試于鄉
至再四輒不得推擇久之母曾暨祭酒公先後
背去中外事悉屬公綜畫業日以廢居間則竊
歎曰吾先人之烈布在政府追武承先毋替顯
緒固人所自致耳且吾亦安能邑邑待老一第
乎即一命亦足以見志矣嘉靖丙辰公年且四
十乃謁銓部選得光祿監事會先皇帝講學
裕邸一時侍從至百執事皆妙選博大通方之
士公與簡命入直夙夜奔走虔恭日懋先皇
帝譽其誠至親書中正字以褒之已未滿三載
晉一階爲署丞入直如故其秋虜入寇大同乏
軍興費邊臣告急乃擢公大同府通判專治餉
大同故爲五衛公所督者左衛直虜衝歲侵擾
邊氓不得耕牧又王計吏乾沒爲奸利故士馬

日僊公至則建議練精銳築堅堡謹斥埃通商賈興屯田數事上所司報可以次舉行而又身自按籍徵實明入考出不漁餘貲諸汎征橫費一切停革賦日益起歲餉轉轂稱不乏矣獄故有死囚千餘大半皆良民率邊將所捕擄謬以虜聞邀賞去公爲讞實出抵死者四百十三人有弟乙者與兄甲爭財乙素馮顯貴乃誣甲陰事致大辟繫數年不決公廉得其奸狀立寘弟於法一郡中以爲神明庚申九月虜闌入大同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出也今誠出其不意擊之可得志誠懷不戰即虜復來吾屬皆齏粉矣王始難之已卒聽公乃夜以女子乘城明旦率其壯士千餘人直戡虜營斬一酋馘數十人虜辟易遁去公乃以力戰墮馬傷左足幾爲所殲云是役也公以孤城抗虜單師制勝卒全大同者公之功也事聞詔下璽書旌異賚白金文綺有差公居大同三年餘以狀公最者疏十有五癸亥秩滿上績勲部予實封贈公室夏氏安人如制六月擢廣東鹽務司提舉先是兩廣數被兵其商人所乘白槽船率燬於寇而官又厲禁用他舟載者以私論所轄十三場皆遠在數千里外文移阻絕以故場官與竈戶夤緣關通私販者日益盛而歲逋國課無算公乃爲更約法聽商人從所便舟載而移檄諸務寬其積逋唯約自今課無得負鹽政遂爲一通御史核公才并下市舶司事於公一年禁奸民毋得故抑番價番人亦毋得輒以淫巧奇技者售而並薄其賦民夷胥便頃之兼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署廣州府糧事而會番禺南海二令以赴召去
所司復檄公往攝二縣公視事嘗漏下四鼓目
不交睫已披衣坐堂上記委旁午沛然應之各
中理竅人以欺至片言折伏株連立遣公自是
聲稱益隆起道路至以目異曰是印何累累而
綬若若也續書交奏且不次擢矣甲子秋公子
欽明應畿試弗第歸惟謫憤歎公聞哀痛累日
夜幾不能生即引疾乞休當道慰止至再公不
得已爲強起蒞事志鬱鬱不自得則時出從所

松石齋集

卷之六

文

善客載酒臨南中名山徜徉歌嘯以自愉快市
諸犀玳奇香英石及蒼梧日南諸珍禽異花宛
轉輸致之蓋是時公歸志已決不復語仕進矣
丁卯冬十月入覲抵家哭其子傷疾作猶強興
疾行至京口疾大作遂歸明年戊辰大計吏公
爲讒口所中報罷公歸則日治產多所興殖恒
樂觀萬貨之情與勢低昂善擇人任使走利如
驚即諸僮僕賈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者居歲
餘乃益起寢室飾歌舞前堂列優笑鍾鼓諸少

房數人貫魚爲文客來則伎倆競陳綠竹雜奏
靡曼極目呼盧浮白往往逾夜分始去家有世
業一區在湖上廣疇平陸溪山映帶最稱奇勝
公因崇築樓榭櫺櫺四時花木藝牡丹至數十
百本柳溪荷沼逶迤歷亂或時扁舟乘流簫鼓
橫發歌姬狎座襟裾交錯望之者以爲神仙蓋
翩翩未厭也未幾而公不起矣公事父母極孝
上食必躬自嘗膳有疾則晝夜不解帶每時饗
輒哀慕竟日祭酒公當屬續時田宅悉從口分

松石齋集

卷之六

文

念公出曾孺人而孺人有拮据勞乃獨以曾所
遺簪珥篋笥者畀公比中丞公復取更析之公
亦不惜也中丞公清介絕人所食御皆務從儉
公爲數奉甘脆中丞公時出游必命使以珍從
即或有意督過之而公事之無間也撫庶弟堯
仁尤有恩自其幼教之必選明師擇婚爲得瞿
文懿公女有患難身先赴之故公弟卒底於成
立公雖外宗祖易而內寔嚴整有度閭閻操縱
不露機穎富祭酒公甫歿兼并家旁睨公業思

構會一違而公屹不爲動迨居家時仇口猶喻
驚震撼萬計公一切特之以約飾終不爲厚望
者破一錢嘗割腹田百畝助役里中郡守蔡公
奉臺至以倡義崇仁表棹柳且爲下檄蠲其諸
徭賦以示風厲遇道路橋梁有傾圯者輒命脩
葺不計厚賞或見有胥黠在地上亟出錢穀募
貧者爲瘞之至野無暴骨焉公嘗耻仕宦不由
經術故其訓欽明甚嚴即單子然不爲少假時
時謂欽明若徒學今文學不如若王父節義不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如若王伯父何以言不失家世也欽明且蒸蒸
奮起而卒以仇死悲夫說者謂公之疾亦竟以
憂憤致云公生正德丁丑八月二十三日卒隆
慶辛未八月六日享年五十五配夏安人相公
起家備有內德先公十四年卒子一即欽明庠
生娶華氏女其長適庠生嚴澄次適不肖用賢
孫男一人不肖自先大夫游公父子間已知公
甚詳而賢又最辱公愛妻之以子輒以平日所
得觀記者識其大都如此以俟夫命世者采鑒

禮部侍郎瞿文懿公配李淑人行狀

李淑人者故禮部侍郎文懿瞿公配也先是瞿
公病在告淑人則有幽憂之疾比公卒而寃結
紆軫俛謝自抑則益疾不支蓋三歲所而淑人
竟以不起云淑人生正德己巳閏九月七日歿
萬曆改元四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五葬以卒之
十月三日合文懿公兆狀曰淑人父曰成溪李
翁母高氏生甫韶即聰慧百解而性復婉惠李
翁素嚴重繩子姓不少懈乃獨昵淑人時時爲
口授孝經內則及女誡諸篇應口輒舉大義而
李翁故與贈侍郎左村公交甚歡淑人及文懿
公生先後纔兩期耳文懿公自其童時則已警
穎絕倫李翁見而咤曰是兒長且不凡乃吾女
所以不凡者緣此兒矣卒以女女文懿公淑人
之來歸蓋猶逮事王父遵隱公當是時古村公
業儒而家甚貧獨與泰太淑人操作爲供具淑
人既歸乃佐太淑人賃縫井曰旦日調滷髓上
食左右率先王舅次舅姑數進必鮮文懿公歲

時所授弟子束脩率以供饋更不足則斥簪珥傾筐篚不少計嘗舉所御雙環粥之市曰安可令有婦飾而缺舅姑養也文懿公久困諸生間產日益落更數年遵隱及古村公相繼背去淑人至捐其衿綱以佐含歛益亦貧無餘文懿時時顧不自憚淑人輒慰勞曰夫訕伸固無常鼓瑟者不必能竽竽者不必能鼓瑟語其時是瑟與竽不齊也天其或者開夫子乎夫子其勉卒業無以易志癸卯文懿竟高第薦應天其明年

本石齋集

卷之一

三

甲辰會元及第淑人則侍太淑人居京邸庚戌母高計至請急歸治葬癸丑滿九載最封太孺人已未秦太淑人卒復奉柩還吳極哀毀壬戌文懿再起遷南祭酒已即拜南吏部侍郎已又召入爲北部淑人悉從甲子以侍郎得晉今封文懿居朝素勁挺不善爲骯髒又好持議如面詰權貴人淑人時勸止之曰夫子謂正言無誅乎彼聞者乃懼我實翹其過不厲謗報君則懸弁俟君耳奈何違國武戒也淑人自少食貧徃

往身自拮据既貴猶然文懿每晨入朝必夙興視膳居平自炊浣米泉皆手爲壁畫而其役任藏獲大小咸中未嘗輒加呵譴身衣大練尤不好珠璣翡翠諸飾日所啖惟取鮭菜見人輒退然絕不以盛滿自足蓋梁肉粗糲而綺縞疏布故無異食貧時也然至閭里親黨有以窮來歸者不但指廩授食有患難傾貲恤之務出于厚歲所掩骯髒及繕梁道廢計亦不下數十金其它浮圖人若諸女巫假以神鬼請者不爲破一

本石齋集

卷之十六

三

錢始文懿未第時淑人凡四乳子皆不育既第而公年且四十則輒爲公置妾未幾而淑人舉子稷諸妾亦復繼舉子淑人率親哺育之無異已出稷等稍長則日置膝前授之祇書蒙訓間稱說古孝行節廉事曰若即爲丈夫者乃當如是也文懿公教子至嚴稍不當則譙讓不已更加朴責淑人于諸庶子顧獨加軫惜有善亟揚之有不善輒掩庇之即諸庶子亦不自知非淑人出也文懿潔廉無私藏淑人大漸時呼諸子

前隱度田宅各占其一寸縷尺帛悉標而頒之
曰不使嫡儼操其贏其謂我有二心于諸子嗚
呼人情于嫡庶之際鮮不厚所自出而薄非已
出也者乃淑人始能廣設膠木而終能均愛鴈
鳩可不謂賢乎然淑人竟以厄塞死世謂此兩
者何哉夫其婉變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亦
幾乎密矣乃後竟不免勃蹊而相尤是遵何咎
而致然歟然予觀春秋書記宋二姬之倫流離
倉劇不失其度輒重哀其志若淑人者之死靡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誥

先妣蕭宜人行狀

先妣蕭宜人父曰城號敬椿公母曰錢氏其先
大梁人宋南渡時有蕭茂先者始徙常熟之河
陽鎮五傳至愈愈子梧竹君武精陰陽地理家
言起家至累千金生子數人敬椿公則梧竹君
第七子也敬椿公故與不肖先大父贈郎中公

永違府君相友善而居又同里府君以成化丁
未五月生先大夫先妣生纔後兩月耳兩家各
持羊酒相賀里閭中賀兩家生兒又各餉以羊
酒于是兩家輒約以爲婚姻先妣自少明慧端
靜竟日默坐不發一語十歲工刺繡即所未嘗
試一過目能令自手指指出或外家宗黨婦女有
以所善計縷來嘗試者無不稱服出先妣下先
大夫生十六而孤更三年乙丑隸名校官先妣
始于歸是時先大夫日攻業不視生產居依仲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誥

兄而仲有嫂張素伉健數加詆訶先妣至不能
安其室先大夫乃脫身出獨携顧宜人表孺人
僦屋而居僅取敝惡器具財物一聽仲所有顧
宜人者不肖之祖母而表孺人則不肖之庶曾
祖母也踰年顧宜人卒先大夫獨爲具槨歛力
不能支則盡粥先妣嫁來時簪珥以襄大事自
是貧益赤日或辰竈突常不得溫先妣晝則賃
縫滿流推布而操作每夜則篝火同表孺人以
機杼聲相應時時達曙盡二十尺乃止且携

售之市以供饋。壬申先君年二十六就館。錢氏移家居鹿園。是年表孺人卒。先妣連舉二子皆弗育。乃病癘。明年復自鹿園徙邑城。匍匐拮据。力貧支憊。備所不堪。歷十五餘年而一無難色。退言也。壬午乙酉先大夫試有司。輒獲雋。從游者日益衆。歲時弟子所上束脩。家用稍稍贍。始買宅一區。有田數畝。先妣猶持爨身竈上。除臘冬月辭績。手爲龜裂。撫二姊雖甚愛而有禮。自年十餘。即日課以女工。非女事戒勿越閫。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三

閩有笄皆促令就嫁。先大夫顧邇延弗忍。念欲爲仲姊贅壻。先妣不可。曰安有四十無子而遽自委絕者。且吾終不以愛女故。今後日有廢箸之謙也。卒嫁之。戊子先大夫領應天鄉薦。庚寅置妾楊氏不育。壬辰更置妾錢氏又不育。錢婉變善承事。得先大夫意。先妣則數請易置。爲宗嗣計。甲午乃娶不肖母張氏。乙未生不肖。先大夫年四十九矣。戊戌成進士。明年選江西贛州府推官。先妣從先大夫素方直不善訛。敝上官

多所拂忤。然潔廉無私。餘錢所入。纔給魚菽。坐厨蕭然。無異寒士。先妣則日晏坐一室。治紡絡組紵。亦不異操作時也。先大夫或時從御史按部出者。率半歲。先妣戒蒼頭無得闌出入。穴牆上爲汲道。日所市蔬菜。亦從穴中納。一老隸持門鑰。或踰旬門竟不一啓。時武功康公河守郡。諸僚佐以間爲家人會。先妣謝不往。固邀乃爲一往。至則諸家競炫珠珥襲錦綺。而先妣雅不事華飾。取具荆布而已。康公聞之。輒歎曰。嗟趙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三

公非特廉吏。乃其婦亦廉婦也。壬寅先大夫擢爲南京文選司主事。九月挈家居京邸。所僦廩下濕。先妣乃病脾洩。甲辰歸常熟。乙巳先大夫以主事秩滿封妣安人。頃之遷稽勲郎中。從九廟恩進封爲宜人。癸丑先大夫解廣東參議。歸始治田屋爲終焉之計。先妣則益厭弄人事。宅傍故有別業。稍遠市囂。先妣輒徙居之中。爲一龕奉佛。傍設一几一榻。每歲自正月若五七九月暨朔望庚申原命三七日皆長齋蔬食。侵

曉必焚香禮佛持大悲呪百遍食已匡坐夏則具筐績冬則沿布縷蓋終歲僕僕不少休也戊辰先大夫弃諸孤始就養于不肖先妣性最嚴潔居平作止步履不越方寸即階除廳事前或數歲僅一涉足所服御皆鮮潔不受纖汚晚歲既貴未嘗蕪味而食自少迄老無一戲語居庭嘗聞然竟日不聞人聲他兒女過之亦凜凜無敢譁者至老每念顧宜人及袁孺人輒歛歛淚下曰今二姑在吾得展一日養當不痛其食貧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三

而歿矣庚午冬不肖赴禮部試將行戒曰兒父教若良苦若所不愜父志者獨此舉耳老人幸健善飯且待此以瞑目兒勉之矣不肖泣先妣亦泣既不肖幸舉進士已更被選讀中秘書報至輒喜爲加飯卒之日猶晨興理盥櫛坐頃疾大作氣上衝不休亟呼婦訣曰吾不及見汝夫矣若第語夫令努力問學勉圖勛名即父母在泉下亦嬉遊耳嗚呼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先妣生成化丁未七月十五日卒隆慶辛未九月十

七日享年八十有五不肖等十以卒之明年辛未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先妣于頂山之新阡痛惟先妣少扼艱辛晚稍稱裕而即安儉素不肖無以備一日之養矧歿不與易第歛不親視舍雖呼天踴地萬死無補惟冀大人君子賜之一言光斯幽壤使懿德純行不終泯沒庶幾少追罪逆敢撮其大畧陳之左右惟哀憐而採錄之不任邪懇之至

封孺人錢母褚氏行狀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三

侍御錢君汝瞻以萬曆壬午按楚省監其試事既徹棘而承母褚孺人訃至袒跣馳數千里歸其一再往唁則輟泣而請曰往不肖之奉壘書而歸也母先是以病少憊矣顧強忍督不肖行送之江滸意中寔戀戀也不肖旣之楚日夕顧天幸母無恙乃八月入闈校士則膚若芒刺意忽忽不安寢食者旬餘而竟得母凶問嗟乎不肖始蓋不能決王陽之感卽心動而又不能絕去以誅母於一見痛忍言哉惟是慈德徽行

足以樹壺範而標女宗者將藉手邀一言於今
少保余公庶幾垂不朽而追不肖之痛乎用賢
乃按次遺事爲狀孺人姓褚氏祖侍御雪樓公
世居常熟之釜山里父慕雪爲邑生員母孫氏
汝瞻爲侍御以萬曆戊寅覃恩封孺人孺人在
室以聰明婉嫕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
今封侍御龍橋錢翁錢故爲邑鼎族而錢翁父
西湖公尤豪舉所姻婣皆右室諸妯娌悉盛裝
送習美飾而孺人家素清白取具荆布處垂璣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四

曳縠中雍雍如也西湖公性最嚴重既年漸高
封翁則代爲家督歲更大繇乃釋儒業就支門
戶孺人內力組紃攻紡績旦夕拮据外則課僮
僕耕織較米鹽出入不遺錙兩汝瞻兄弟以次
成立中外食指以千數率倚辦孺人擘畫西湖
公暨封翁皆好客客恒滿座日擊鮮醢酒爲歡
他賓至者脯資餽牽不乏孺人佐具無不當西
湖公者又稍稍相封翁振飭其家所謀事亦無
不當封翁意者是時西湖公季弟三溪君舉嘉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六

四

靖庚戌進士選爲大行方鼎盛遽相繼捐館舍
祖姑徐春秋最高嬰篤疾而大行母侯筑居無
倚封翁蒲伏省事孺人佐視湔浣奉寒暄甘旨
無不如志封翁弟三人皆早世仲季皆無子命
二子島巒爲嗣撫叔子不異已出又時飭二子
善事所繼母不得復顧所生比大母洎西湖公
四喪洊舉皆封翁經紀其費資用日削孺人至
脫簪珥機絲助供不給一不以煩諸弟宗黨甚
繁歲時所問遺亡不當禮外父母室焚於寇迎
養十餘年振恤其子女甚有恩意至今里中姊
姒姊妹相告勉無不稱引孺人願如孺人賢者
嗟乎世衰倫廢闕於兄弟之恩蓋敗於室中之
多構矣卽以姜肱繆彤之篤行乃猶不能無慮
於是而孺人獨扶助德美色語無忤使封翁成
讓於舅弟而推德於閭里也可不謂賢乎孺人
性故樸儉無統綺珍麗之好不妄靡一錢封翁
好施與孺人曲成其志歲所週親故窮乏及飯
饑饉喪率鑄橐中裝不足則取給稱息未嘗以

無爲解里中橋道河渠琳宮梵宇有所乞者無
不得所願去然至巫師牙媼及俳優角觝輒嚴
加斥絕不令一造於前也居常訓子女悉口誦
格言爲戒刺繡練洗無不極工一切入耳經目
卽不暇筆雖踰時不爽毫髮汝瞻旣就學歲必
延名師館穀恒過豐或所善文字友過從共具
務極精腆嘗語汝瞻爾所撰博士家言何義汝
瞻稍爲開說輒解頤曰此固類言而特其精耳
其敏悟如此汝瞻旣成進士司理廣州旣徵入

松石齋集

卷之六

聖

臺先後按山東湖廣孺人必首戒毋濫刑罰恣
威察令上干天和而下累祖德也以故汝瞻每
至斷獄多所矜宥其糾繩亦無責及苛細卽驚
悍囂貪之日獨能持大體而不闕於風裁緊母
教之力也孺人生嘉靖癸未閏四月四日卒萬
曆壬午九月一日享年六十子男三長岱卽侍
御君娶陳氏封孺人撫州守言孫女次島邑庠
生娶龐次畧娶徐俱出嗣叔季女三一適王命
益一適陳一許嫁孫孫男四時俊岱出娶趙氏

子弟用賓長女時保畧出聘丁氏餘幼未聘葬
以某年月日墓在許家橋之新阡始用賢與侍
御君嘗同問學旣又同舉進士而賢祖母於封
翁爲祖姑世有姻盟賢於文詞無能爲侍御君
役而知錢之世且所熟於孺人之梱行者甚詳
故侍御君見屬爲狀抑操筆長者之前不敢支
謾失實以自甘於諛墓誣死之罪是則或有敢
焉爾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四

松石齋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志一

熊南沙先生墓志銘

大理丞贈少卿傅公墓志銘

工部都水司郎中廖公墓志銘

余徵君墓志銘

刑部貴州司主事莫公墓志銘

吏部考功司主事孫公墓志銘

松石齋集

目錄十七

松石齋集卷之十七

墓志銘一

居士趙用賢汝師父誄

熊南沙先生墓志銘

先生熊姓諱過字叔仁其上祖蓋家江右之撫
州樂安縣元末避紅巾亂始祖淨壹僦居蜀之
富順故爲富順人六傳至先生皇考載舉弘治
戊午鄉試以選爲陝西臨洮府和州知州再調
鞏昌之階州不合棄官去先生生六歲從里人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一

謝釜授詩十歲授書於車冕十三讀易紀其疑
者爲贅言伯兄公安令遲甚邃易學兄弟間相
爲師解稍厭棄俗儒說先生天授奇雋窮一日
夜力嘗誦數千言無漏而又好深沉之思神悟
妙契恒超出文字言語之外讀書既探制作原
本又獲賢父兄爲師友乃喟然曰萬物之理備
於易聖人之用盡於春秋說者如聚訟然卒莫
究意旨所寄也於是苞羅旁蒐貫穿異同書而
志之十餘年繹其義而叅稽者又二十餘年而

後其書大備更贅言曰象旨決錄三卷十餘萬言作春秋明志十二卷三十餘萬言大都言易道不出乎象聖人觀象而繫辭因辭求象則可以決天下之疑春秋蓋舉衰周之進退予奪提而反之天子王者之道於是而存孔子之志於是而明後世以臆說窺孔子者非春秋旨也二經說成而宋元及近世諸儒附會成一家言者幾一洗其蔽先生自舞象時卽冥心理要探洪濛混沌之秘凡律曆禮樂星官地志六書百家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子史稗說以及當代掌故丹經真誥神仙黃白之事浩穰鉅麗幽微瑣怪字謹其訓句詳其義自少而壯迄於廢且老卽造次不廢篇帙故其富若海涵地負揚摧縱橫無不滿志爲文法左馬議論必傳經義尤工旁喻博證而精言古色不殊兩漢詩格本少陵其結撰尤務沉密不蹈大曆後一語明興海內以博物名者無若楊用修氏先生一時並起西蜀不知所伯仲而詞章之與衍深古譚者謂或過之先生年十六爲諸

生御史吳人陳察按蜀試爲學如煉丹論先生刺取叅同石函秘語相爲稽驗謂真人踵息卽吾儒至誠無息之說御史驚賞謂當以文垂世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卽閉戶日取三禮注疏加訂正尤詳於廟制戊子中鄉試明年永嘉相張文忠璫南海霍文敏韜主己丑試閩人林文俊得先生卷且擢第一永嘉見謂所策時事多雜老莊語爲躋駁抑稍寘後廷試成二甲進士首揆楊文襄公一清收攬賢俊舉先生進讀中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秘書閣試凡再居上第時張桂以議禮驟貴倨甚獨翰林不爲禮下張銜恨以故丙戌館選無留供奉者會給事中陸燦首論璫陸故庶吉士也益蘊怒至己丑張直以所取士數居閒召申款昵先生謝不往間出所著桃溪書院經語以示先生等又皆默不應恚甚未幾楊罷相讒者傳致燦語悉受之文襄張遂言庶吉士俱一清私人請如丙戌例付流選於是先生得兵部武選司主事其冬以嫡母程安人憂歸服除再補

武選管貼黃事。霍文敏時爲少宰，抵書訊武選利弊，乃與解縉、錢謙益疏言替襲太濫，中官奏帶入及撫總奮勇諸科奪士卒功皆當革，語具疏中。尚書張瓚通諸武弁賄，謬謂二少年新進喜事，且摘瓚語與都從龍爲斥乘輿，上怒詔逮二人者於獄訊治，以給事中王希文論救得赦出，猶奪俸半年。乙未階州公卒，三年再起爲祠祭司主事。乙亥，章聖皇太后崩，議遷獻皇帝山陵，或謂獻陵王氣所鍾，勿遷，便御史謝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四

三十九

少南請祀堯母以諷，上、太宗伯嚴嵩以謝疏下訊諸曹郎。先生奏記曰：慶都冢於學堯兩無當，此義不韙。且春秋皇覽諸篇無堯母陵，成湯碑已有明徵，御史意在惜費而失禮義，書上嵩大喜，卽據所議覆上不報。上遂幸獻陵，庚子擢祠祭司郎中，是歲四月，九廟災，文、仁三廟主俱失，上既郊告，勅所司詳定儀制，諸文學卒無以應，諭德童公承叙遺先生書，謂時已近太禘，欲遂不舉，宜如春秋新宮火五穀

哭，哭位當就都宮外。先生答書雜引左氏紀西宮災及所稱新宮哭者，以初祀宣公故哭之異羣廟，而桓僖宮災，南宮敬叔止命出御書耳，未聞以哭爲請，此以知哭廟之文皆禮傳附會之過，童是其議，請毋哭。又明日，上御平臺召嵩諭，二廟神主宜趣製題，主當何儀，嵩倉卒對當詣陵行事，退屬曹郎具奏。先生草疏其略言古者祔廟而後作主，未嘗題於墓，據虞祭祝詞有適爾皇祖之文，故題主於廟，則神適皇祖。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五

三十二

今二廟之靈久依皇祖，安得更從事墟墓之間。臣等請於景神殿諏吉改題，而毋詣陵稿上嵩佯謝郎中考禮甚善，第吾已得請，如悖何。明日，上下密札問嵩，嵩少變其說，乃命以翔國公勛大學士鑒告。陵題主，上竟不出。先生見部所覆不懌，曰：吾爲禮官，知守禮耳，今非司所議，是不得其守當去，遂謝病不出。嵩強起先生爲慰解，先生辨之強，嵩愈怒。先是，嵩爲禮部，以選譯鞮生多所私徇爲御史所糾，嵩

自効求去。上留嵩有勉思寅亮語。嵩因以勉思名堂。且爲記。示先生。中目言者爲愴夫壬人先生正色言。相公是文第當以勉強圖報。稱立說可耳。必深置言者。似非休休之度。大忤嵩意。無何襄垣王奏請樂工。嵩于世蕃納其賄千金爲居間。先生執不許。浙人趙文華諂事嵩。爲養子。世蕃數加謔弄。嘗強飲文華。使醕至餘瀝。沓汚先生目。攝曰。趙生何不遂據地酌。而令嚴公子目眙如此。趙大慚。亟馳去。而祠祭員外郎夏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六

三十七

浚者素不平於先生。因日伺隙構之。嵩所時會詔諭天下例。應祠祭郎進繳。勅書先生業已在告。不赴。嵩因効先生違慢不敬。詔鐫三秩。與遠方。明日譴雲南白鹽井副提舉。又十餘日復逮送鎮撫司杖四十。遂裹創南歸。過毘陵訪唐太史順之。荆溪上譚道數月。已弔故友。編修陳東爲經絕其喪。收遺文以歸。兩公蓋贊與先生講秘燕中所稱爲人俊者也。明年如滇。總兵黔國公畜馬烏撒爲蠻中害。貽書請止之。上益

高穀有材武。先生召署幕下。會入掠我新者穀。亦間得賊。因以易我被虜者。皆得歸。其冬量移常州府通判。太守符驗元急嫉先生。守高都御史丁汝夔始甚重先生。符因伺隙讒之。先生乃假入賀以避。比入都已再擢福建按察司僉事。丁噤前疑。効先生才力不堪。復調湖州府通判。未幾坐前武臣某貼黃骴法不糾舉左遷安吉州同知。居歲餘。御史陳九德効文選郎高簡陞除不公。詔下簡於獄。并詰吏科不駁正。都給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七

三十八

事中楊上林惶恐詣相。嵩問計安出。世蕃文華并欲傾冢宰唐龍。乃言簡所舉用皆龍逆爲指授。如熊過最其所庇。故屢黜得屢擢。疏上簡謫戍龍上林及先生皆削籍。貧不能歸。吳興人劉大司寇麟釀錢具裝始克去。先生念旣以讒廢歸。卽杜門絕交遊。開圃稅竹讀書其中。散家貲養緇羽雜流。不廢文籍。所註圓覺金剛維摩陰符黃庭參同契凡三十卷。爲外家六書譚昇舉之事。飄然若庶幾遇之。癸丑季弟迥舉進士。華

亭徐文貞公階爲舉主逆迥謂曰天下皆知若
兄冤今唐太宰已詔雪贈官錫謚前郎簡亦赦
歸卧矣且嚴意亦解誠令少通問遺吾力足辦
爲復官地迥歸具述徐語意先生堅不可曰吾
生平無谿徑幸爲謝徐相公卽槁死林麓無悔
也先生性孤狷絕俗惟嗜書當得意處輒命酒
一飲數升而中多慨鬱偶目青母雷安人卒哭
過度遂漸失明猶時時繙閱不休嘉靖末嘗遣
二給事中循行天下求方書及能言長生術者

松石齋集

卷之七

八

迥適以御史視鹺河東太中丞張允明毛愷囑
迥密求先生所著二氏書冀因以推挽迥伺間
以請先生亟呼子敦朴曰取六書來令佐史讀
吾更聽而訂之然須齋以授迥書至則閉閣須
史促召迥閣中煙勃勃書已付燼矣迥嗟訝失
聲先生正色曰主上玄修吾一言老公恨不
以時諫阻奈何若欲以我方技干上耶兩公但
佐天子端坐法宮勤舉職業天下幸甚且是非
所以導主也余蹟先生始終行事其窮經似任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九

彥昇而論著則遺其強記似虞永興而敷奏則
允其亢厲似稽叔夜而耻爲懶慢其矜嚴似沈
懷文而不爲奇僻其搜抉馳驟趨舉雄步足以
超出一世矯然有維俗變今之心惜乎事神聖
之主當禮樂之司方且陪論思佐宏議將藻飾
太平之治乃卒扼於羣小一擠而殆再擠而窮
使先生汶汶下位窮愁而歿也悲夫然先生守
高自厲白首無逸彼世固有不勝其類挫思一
旦逞於富貴盡喪所守而不惜者以視先生何
如也先生年七十五在孕凡十三月及卒刻時
而逝蓋異人也所著南沙文集十二卷廟議二
卷六書訂解八卷先天曆法攷異四卷土圭測
景圖論二卷讀史蠡測四卷皇明大事紀十卷
樂府琳琅六卷水廩撫言二卷南中異物志一
卷皆行世三禮直解十二卷外家言尤多遺命
勿傳子三敦大敦宗從先生卒湖州藁葬道場
山下敦朴舉隆慶辛未進士與用賢同選爲庶
吉士博文強記持論務循理峭直不屈權勢大

似先生其歷官累起累仕亦大似先生焉先生惇倫厚族他細行不及書獨書其文章節氣足以振耀千古而凌厲一時者如此其生蓋若當國家之休明而其歿也亦若係世運之隆替云爲之銘銘曰

神祖聖伏道既汨微言彫喪文亦佚有欲振之力恒絀岷峨降精偉人出先生乘之起西蜀探幽索閔磨蠹蝕匪惟撫華闡六籍惟其文章燦星日皦然秉德守孤直一斥不復修途踟躇悟真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一

見精非死息堂封罩如便房吉吁嗟乎熊先生乃返玄宅

明南京大理寺寺丞贈大理少卿慎所傳公墓志銘

大理寺丞傅公之卒官留都也余方蒞南雍甫十日而公病又七日而公遽卒當公未病時一再過從語皆極驩已病日再往問及卒比斂凡再往哭嗟乎天何奪吾友之速也既逾月公弟應禮携其孤君仁君儼護公柩旋葬於安福應

禮手掇公遺事畀用賢爲志越二年己丑始以吉水鄉公爾瞻狀來乃按狀而志之傅公與賢同舉辛未進士諱應禎字公善別號慎所其先世家楚之黃州元末盜起有壽卿者始避居安福之南鄉遂稱傅家嶺卿生德明德真明二子曰貴綱又徙城東綱五子其次曰璟璟生伯衛衛生益益生國相娶於王是爲公父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生時贈君於所居得五色芝大王父夢庭下鳳草蒸出瑞氣故以禎名公六歲能誦詩應口屬駢對已嶄然露頭角嘗從其師入劉忠愍公祠斂容曰夫是非夫耶何乃獨俎豆如此少長益開發游校官有聲從里人劉三五先生講學厲行劉大器重甲子舉鄉試後八年登第始授零陵令勸民勤耕織興學校禁吏不得掉訐有所漁取境有風賊依洞庭湖剽劫官司畏莫敢詰公發諫格捕夷之江表遂絕寇跡祈陽村故爲巨盜蕭某所苦上舍生李星者欲發其事盜誣構李殺人抵死推鞠且十年不解

公至立斷釋李罪杖殺盜村民大悅家肖公像祀拜之治零陵逾三年所勅革多本古循良蹟事具拙政錄甲戌調溧水明年乙亥召入拜河南道監察御史溧水民至今思公爲刻石紀績一如零陵公爲御史五月是時江陵方操大柄欲擅威懾天下而會雷震端門鳴吻正晝地震公乃上疏言三事曰存敬畏以純君德曰蠲賦稅以蘇民困曰擢言官以開忠讜言多剴切中所引安石三不足畏語似侵江陵旣大恨及諸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三

三十七

所請貸錢穀皆當時欲藉爲足國計見謂暴短而公所舉用言官給事中趙叅魯余懋中又皆犯所甚忌遂擬旨下公錦衣獄拷訊備酷已詔譴戍定海衛終其身勿赦當公逮杖日給事中徐貞明徒跣闖獄門營護進藥粥而御史李禎喬巖踵至邏者以聞執政傳詔詰給事御史何得闖入禁獄貞明徐應曰應禎直臣臣等知其無罪執政怒并鐫三公秩二級補郡縣吏天下皆冤公而甚壯給事御史公在戍所凡八

始至民擁道迎公爭列館邀致公謝不居僦數楹屏蹟委巷忌者猶日偵公起居狀公惟進諸弟子談稅論道不關戶外事獨聞時政得失仰屋嗟咨而已丁丑相君喪父時議僉謂相君受寄重不當奔喪余與二三同志者上疏言其非是皆杖闕下竄戍有差公自海上遺余書言患難寔進修之地隱約爲顯著之本毋令坐致失時有不學之嘆余誦其言至今不廢庚辰封公卒公號泣晝夜馳歸爲文奠幕次詞極酸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三

三十五

楚復還定海席藁卧地者三年蒸濕中肉理瘍發於足壬午冬御史郭惟賢孫繼先先後薦公詔還公故官七月抵都下上方嚴蹕道將以季秋駕閱壽宮公上疏言薊遼軍中數有火光火象主兵動而山後實隣虜境恐卒然有警且六飛一駕諸費累鉅萬不宜偏苦輦轂諸縣請勿行便上優詔報聞頃之以足瘍乞改南遂擢南京大理寺寺丞當行復疏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後皆以次舉用公在告復三年

未嘗一窺足公庭守令暨藩臬大吏皆式廬致敬事涉閭閻利病公必爲條畫可否所議大量及減官民沙米罷義倉勾筭法民至今享其利給事中姜應麟御史饒位累疏薦公望實隆重不宜久置閒曠丁亥復起南大理丞時大中丞海忠介公居留臺多所釐革貪猾者或云不便公入與中丞言輒欲其審物情所向出與士大夫言未嘗不嚴中丞爲法紀宜爾也余甫至公期余欲有所論說爲德業勸而公竟死矣嗚呼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西 三

奉四字表公間不乾坤正氣後有司爲樹棹楔卒符所夢後兩公皆以諫顯其竄戍皆南方歿而贈官亦略相等又皆不享中壽噫嘻夫造物者固命之矣於人何尤公孝友諸行種種絕人以非出處大誼故不書賢旣述其事乃爲銘而使掩諸幽銘曰

吁嗟乎傳公端而一忠孝天植旣其汝昌長筭屈短日天之旋孰知其然將奚以汝爲豈乘箕而上於天蓬顆之墟幽廬托焉視公瀨氣貫於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五 三

山川

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廖公墓

志銘

大夫諱文光字孚吉廖姓古周王子伯廖後按世譜惟衡陽山下多廖氏大夫始祖濟賢乃自衡陽徙居藍山濟賢生仁器仁器生宗智宗智生子琳子琳生得舒贈徵仕郎豹韜衛經歷得舒生經經以貴仕爲四川順慶府廣安州同知以能署岳池隣水二邑俱有惠政其後大夫歷

官同知員外郎皆得封父如其官母雷氏封氏
大夫雷宜人出也生有異質讀書學文皆不待
強教年二十以治春秋名其邑人補縣學諸生
當是時楚中以專門名大師者惟麻城大司馬
劉端簡公大夫走數百里往受其業遂爲都講
晉廩員甲午以異等應貢卒業南雍歷事御史
臺御史王湛臺某奇其才又明年丁酉舉應天
鄉試高第都人士獨梓其文爲式輒見嗟異凡
九試禮部不第意不自得壬戌始謁選得江西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清江縣令縣故瘠土俗好訐訟其民歲苦輸納
多漁取大夫一切爲蠲其煩苛專剔強暴民以
輸至者親爲停其多寡姦吏洗手奉法不得牟
一錢而又修舉學校雪冤獄數十一時稱聲籍
甚自中丞直指迫諸藩臬無不推大夫真廉能
吏薦舉相屬乙丑就其省擢廣信府同知治一
如清江以平曠寇論功詔得食俸比四品在
郡六年辛未再擢南京戶部浙江司員外郎奉
部檄權楊州鈔稅滿歲所入課獨贏三千有奇

所知或謂大夫必盡以輸部則似以廉形人而
後或難繼者蓋亦爲身後累黍計大夫毅然不
可曰此獨不愧四知金耶吾知奉吾職追恤其
他也久之晉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辛未年七
十應古大夫致仕禮遂歸卧癸未以子憲副公
貴再錫封誥又十餘年乃卒居平無他慕尚
獨好客客至則相與追逐雲月飲酒歌呼忘其
老之將至又最嗜詩詩咄嗟立就要取賡唱
快非顓顓模聲句爲工然意致固灑如也所刻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有玄夷集諸逸稿尚多不載長子希元卽憲副
公與余同舉進士憲副公始自貴竹奔什歸道
三衢衢故憲副所治郡德公最深於是衢人太
常少卿徐公爲狀大夫事甚詳大夫先是又自
藍山徙居南京余官南京最久知大夫父子爲
最深宜爲銘銘曰

仕於時爲通才於詩爲克遊於世爲不窮既壽
既富獲終掩銘於幽賁此新宮

余徵君墓志銘

余徵君者諱慶字惟德其先故江西南昌安定鄉人徵君父橘泉翁祿能遍讀子史工爲詩善楷法以醫術游江湖嘗渡湘漢浮於淮汴探嵩洛之奇旣抵固始樂其風土徘徊不忍去曰吾聞汝南多先賢漢世隱君子至以方箕穎而托處焉此吾菟裘也因挈其家以居是時徵君生七年耳橘泉翁竟老固始其後徵君以予水部公貴有封命而人猶稱曰徵君蓋本汝南俗故重徵君有巖穴弓旌之望云爾徵君生有異質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百三

始勝衣則通詩書文詞駿發遂傾汝南汝之鄉先生鄭中丞重彭侍御危行皆夙德有人倫鑒時時從騎吏入下里舍造請橘泉翁未嘗不目屬徵君曰汝穎間顧得奇士如此未幾補固始弟子員凡七赴河南省試皆高等嘉靖戊午幾入穀會主衡者別有所屬復落第甲子水部公亦就試徵君挈以俱來東出夷門指大河顧謂水部公吾之不濟此有如是河歲月且滔滔吾寧俟之復此一決耳其秋水部公遂舉於鄉徵

君乃歸宅宅兩河間得鳳城一隅立精廬數楹鑿池灌園左右植花竹日彈琴賦詩其中不復言制舉事隆慶改元詔諸郡縣各辟遺賢固始令大集諸生庭議誰當膺薦者僉曰余某可是明經且有道術事雖格不行然鄉閭益以此重之四年需次應入貢以疾遽卒大都徵君學務窮理而其要以真實爲主居家雖斤斤愿謹而能虛已以遊俗爲文章必主於理而不爲枝詞蔓說士之執經從指授者彬彬皆守其說不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百三

公卒憑之以起徵君所詮詎獨義方哉徵君始祖尚仁以貴雄南昌有行誼尚仁傳得敬得敬傳泰泰傳希希傳橘泉翁至徵君凡六世其餘子孫婚嫁已著梅太孺人志中太孺人志亦賢所撰也故不復列往水部爲常州時余辱公爲文字交得觀徵君所著障風集及得一稿蓋沉潛理窟而能兼詞人之致郡人亟推余公操行又平反多行陰德事余公未嘗不起拱立曰此非獨繼善能實先徵君之教如此余是以始銘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三十九

太孺人再銘徵君皆無愧色云銘曰

杼文以爲奇累德以爲基維陳之遷八世期自他有耀徵於斯太蘇之山汝水西徵君藏者幾千百年視此詞

承直郎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文川莫公

墓誌銘

莫氏子孔暉奉其父友當塗令章公嘉禎狀從跣走數百里至留都泣而告曰先生事君侍於先生者最久先君志與能不迫於施其知之者

無若先生最深請刻墓辭嗚呼余其忍銘君哉始君奉天子初元詔得超其州歲貢士常次入試大廷余時與閱內卷首奏君名在第四已卒業太學今亞相王公爲大司成一試大奇君君執贄來通居弟子列甚謹余因得館穀君爲弟子師君精厲於學晝則督課生徒夜輒誦唔迨曉不寐余與君分榻而寢漏率下五鼓猶聞君几格間颼颼有聲則君屬草未定也君所課業必就余商可否或時至十餘易草必適於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三十九

余所賞乃已君自是思日益精業日益大起明年丙子舉順天鄉試歸而愈自奮家居萬山中三年僅一再履行城市顧數操舟過余校稅如往時庚辰遂成進士君性醇朴不浮貌煦煦未嘗以色忤人然中實嚴介外若無町畦而是非則較然其行已不務爲表暴而臨事從容指畫具有條則自余習君十餘年間坦坦施施卽助勦多事不見其疲遽失措而事亦無不集余數以此服君君初選得江夏令縣當省會諸臺使

二司太吏日所供饋甚夥又宗藩祿糧及部使者往來傳餽絡繹百出君既視事餘月輒歎曰費且無經以江夏地瘠民貧非有以裁之後將不堪而是時方議行條編法臺使者下檄促辦他邑類以文具應君獨言是各良法而以畫一督成寔重民敝耳乃通籍一邑丁產覈厚薄爲稅而以叅於一歲之徭若費盡汰浮冗剩役不贏取民一分凡詳定者五閱月而始報議御史始詔君奉法緩數加訃詰至是大稱善更條

於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三

下諸邑一准江夏法時江陵相當國喜功者或言民間有匿稅未盡出敕郡邑丈天下土田必無漏而楚當事者陰傳意必加額得受上賞苛競百端下令如風火君方走矢於社戒諸握筭及授量者必務出至公以間辭上官日行騰畝間尋尺率爲手引又設匾縣庭令民有隱匿者悉赴投五日一啓廳復加覆按凡錙兩之姦皆知之他邑意在多得田而君惟覈田以應課凡二年始竣事賦不浮而隱田亦出民大便之都

御史遂以君首薦書先是江夏民城居者悉詭籍於鄉鄉民以田窳死徙名戶故民無見丁而戶無實田里甲大困君當丈田日得遍鄉聚乃籍記鄉城戶田貧富歸而磨勘總冊盡得其虛實於是丁皆歸戶而城里皆有田糧差顧始得均一流移以漸來歸者數十餘戶又議罷保頭錢歲省民私派千二百金聽民得以錢自輸官革櫃頭役其爲收貯代更諸法甚備縣所出漕糧歲以批不中納勒加耗石八升君乃擇上米

於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三

懸爲式令民以例輸而盡減耗米舊制入糧於府額加脚耗六百石其後既易銀而耗如故君爲議上裁罷之縣故有稅契錢不爲額君立約歲上藩司毋得踰五百金盡籍先所贏者二千餘金悉歸之官嘗因鹺臺委驗鹽買君立法公平所省商費數千金商人甚德君相率傾貲造大橋金沙洲上以爲報有豪李繼孫者夜殺其佐陳回童孺屍濠旁捕討累年不獲君他日讞獄忽於熊定生繫中得繼孫殺人狀一鞠卽伏

事然君非得之陰詞者老吏皆吐舌以爲神與齊民語囁囁惟恐傷之其治姦吏犯科者五年中所遣戍胡繼夏石大安等數十人不少假一縣皆輯不敢動君之初定條編適按察司馬文煒令隸有所賫索馬不得大詬於庭君執下之獄旦日身請謁馬公始怒拒君不納後輒自解悔更爲相知邑有顯者某素悍驚當他出其奴循舊事來請導送者主吏爲謝却奴輒庭辱吏君縛奴挾治之將盡發其隱某皇恐更介他客

松石齋集

卷之七

詩

居間君猶面數斥之始釋御史某素善君密囑君伺諸司及有他聽採卽按部列郡得非時奏記君數上狀起居不及他一語御史意鞅鞅然不能不推君長者翰林某以使過楚挾家勢甚張責郡縣供饋不貲君遇之無少加禮某大恚恨歸而遽卒其家爲蜚語長安中謂寔以忿死人爲君危之君亦屹不動後勢家敗去謫遂息君雖粥粥自將而臨事勁挺不阿乃如此居江夏幾六稔凡再入計皆貲金故舊爲裝以行入

都無錢治菴宜以餉權要以是無推薦之者最後召入諸藩臬贈遺百餘金悉以抵邑常費及充歲所積穀實不餘一錢常所服袍烏僅一具不盡敝不易閱孺人以一布襦從君之官及歸已泔濯數四猶仍是服其廉如此君之應召而行江夏民携老幼號泣挽留至車枳不得去已而哀錢樹碑以識其思旣歿舟過青原縣民爲商者猶望柩呼天而泣其得民如此君旣赴召會要人啗君入覲時饋獨不至讒之主爵而鄉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三

人有忌君者遂僅擬刑部數月授貴州司主事君怡然自若也寄居蕭寺中手疏解律例仡仡不休又明年戊子夏始得以其室來京師僦屋以居甫逾月而君病疫以卒寔閏六月乙未也歿之日無衣無棺妻兒號咷舍繙部郎董公嗣成聞之爲買棺以斂又合諸同年官都下者經紀其喪事乃得歸葬君事親極孝念父鎮寧公以廉吏著聲其居官每誦鎮寧自愧不如事後母劉迨老無違色迎仲凡養於官邸撫季弟使

有成立教伯兄子孔昭孔暉具有恩禮女弟夫
王有紹應春官試卒於旅君適在都爲殮殯扶
其輓三千里送之墓君他細行種種務出於厚
余獨詳其令時事蓋君之志與能屢施於一邑
其知君而能名之者不過數人余懼其久而或
湮也故悉論著之如此君諱揚字子克其先宋
太尉莫君陳從胡安定先生學遂家安吉州之
順安鄉至今有君陳塚入國朝始仲賢仲賢
曾孫祥祥生禮禮生讚讚卽君父鎮寧公起家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歲貢爲鎮寧州守以縛巨盜有功肅皇帝詔
特予階奉直大夫贈其父母如制事具余傳中
銘曰惟茲莫君積學累行謁謁吉人貴於經生
纂詞奮藻南金英英既穀旣官百里載寧民服
休惠五絳齊聲致其廉介式是百城逮於六載
績用乃成冀殫厥施登良佐明善胡履咎遠奪
之齡彼老壽者矯矯貪凌孰司禍福謂天冥冥
惜不可問善惡何憑噫乎甚耶寔命之傾高原
膺膺歸骨於京故友懷咨薦辭書銘於千百年

莫君之塋

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南川孫公墓
志銘

萬曆十四年夏六月余友南京吏部考功司主
事南川孫公以疾請予告行次樂城卒其子
養蒙以書抵用賢稱公遺命曰吾業不究而志
不獲伸於當時知我者獨吳郡趙子耳卽銘我
須趙子吾目且瞑於是并以其姻戶部郎劉公
狀來余爲哭失聲嗚呼善人君子不數得幸得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之而又使其厄窮而夭也天乎何哉公諱繼先
字胤甫南川其所自號其先故汾西人高祖塔
海仕元爲中順大夫授虎符督太原諸軍事海
生反反生花皆世官明興下太原花死之子
克仁奉母避難於孟之白水鄉因復爲孟縣人
克仁生平平生文顯文顯生愷愷生希哲是爲
公父母某氏公生自幼奇穎其爲人孝友忠謹
質訥無浮飾惟務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士好
獎拔人善而孤立一意若不可一世其發於事

惟視義可否而毀譽得喪若一無可動於中自
爲諸生則已籍甚有挺特稱丁卯舉山西鄉試
辛未成進士授雄縣令多異政 詔改遵化縣
民遮留不得相率建祠於莊歡生祀之未幾以
父喪去職服除補內黃令丁丑滿歲得贈封父
母如其官再以母憂起補獻縣甫逾月徵入爲
四川道監察御史會 皇子生大覃恩復封如
御史先是江陵相內結巨鎬馮保專權蔽 主
父死矯 詔奪情視事余與編修吳中行進士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三

鄒元標等五人具疏言其不可狀皆杖 闕下
落職編管比江陵既死羣小猶擁權閹錮善類
臺諫縮不敢言公首疏薦元標及余等皆復職
頃之復薦右都御史魏公學曾禮部侍郎王公
錫爵凡十一人皆海內所號爲君子者癸未奉
命巡按兩淮離政甫至卽奏治河堤陳便宜數
事堤成 詔賜金慰勞其冬劾兵部尚書張學
顏誣殺故御史劉臺事是時執政方與蒲坂相
公構隙蒲坂意在盡逐姦黨既去而時議稍登

擁護疏入謂公與蒲坂同鄉當有所授以憾已
竟以妄言鐫一秩補外爲臨清州判官尋轉慶
陽府推官逾年擢南京刑部主事再改吏部考
功司而公竟以脾疾解職卒不起矣傷哉公治
吏事極明敏而審覈最精數辨疑獄其簿書會
筭推悉秋毫惟務便民而要在使吏不得爲姦
始爲雄縣巨盜劉豪士者嘗因劫事敗囑捕者
匿所得貨於仇家趙可教豪士顧獲賞去公一
詢得實卒坐劉死畿內悉呼爲神公至遵化縣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七 三

僅旬日而會少司馬江公閱兵湯泉諸督撫司
道百執事皆集牢餽厨傳費且不貲議者欲一
切取辦富戶公愕然堅拒惟取常賦廩給不加
民間一錢司馬顧大賢公置首薦在內黃日常
車過委巷遇夜績者遺之二布旌其勤毫城盜
殺人捕者醉二丐以酒詭令詞服公飭邏卒五
日得真盜申牘貫丐者黃地多沙鹹無溝澮蓄
洩歲苦潦公令疏渠於沃壤皆畝收一鍾沙地
悉勸民植卉木以供薪樵黃自是無廢土民以

大饒相率爲公樹去思堂者十一所公之初按淮陽適歲荒民饑公括鍰金先後得萬餘兩糴粟給所屬六十郡縣不足更請賑貸詔免租十之三仍發帑銀十萬兩所賑活江淮民幾數十萬白駒場有巨豪史某者聚衆擅鹽利曹御史嘗一按部至場所史輒糾亡命千人聲言且圍獵曹懼亟托疾馳歸後再經二御史皆釋不治勢日滋蔓公至則臬使請以兵捕公弟緩頰曰是且經赦而密策海道俟其懈圖之其後史果

松石齋集

卷之七

手

入泰州掩捕論如法餘黨悉解去公居平雖潔廉自持而能推財賑施其四令皆大邑所携惟蒼頭二人一飯秫米粥未嘗酣飽聲所得俸買葦池腴田百畝分給族人并逮母妻族貧者兄繼芳早卒撫其遺孤四人皆立門戶教小弱弟繼元尤有恩禮同年生張翰才卒家貧不中歛公爲經紀其喪甚備復許以女嫁其子卒之日樂尹周公復元發橐中僅十餘金不足一棺費於是介諸當道撫巡賈公三近憲使喬公巖

定守王公价皆遣官來賻然後得以柩歸蓋其廉如此使公壽且不死必有所用而伸其志於天下惜乎其死也公之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頻瘡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公所著有警句錄南川集皆行世嗚呼公於仕宦終阨而其志業之不究於天下者非天故尼之實斯道之窮也爲之銘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三

銘曰

嗟吾胤甫孰畀其有孰闕其施謂彼無力也胡然擊而去之謂彼有力也胡不扶而納之嗟吾胤甫乃有繼而無時止或尼之天胡爲其亦降割於斯吾不知咎之誰歸徒爲胤甫悲

松石齋集卷之十七

終

松石齋集卷十八目錄

墓志銘二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仁齋趙公墓志銘

進階亞中大夫山東副使顧公墓志銘

浙江布政使司左叅議王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汝寧太守葛公墓志銘

光祿寺典簿廳錄事徐公墓志銘

光祿寺典簿廳錄事徐公墓志銘

松石齋集

目錄十八

松石齋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誥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仁齋趙公墓志銘

萬曆之初柄臣騁威權鈴天下諸臺省率俛首交臂役於頤氣惟時抗疏首發其姦者劉御史臺傳御史應禎臺竄死廣西傳戍定海於是海內益凜凜效趨走工媚附靡然向風獨御史趙公能介特不阿卒爲所中罷歸天下高此三御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一

三

史以爲微三公臺中幾空無人然劉與傳逆折於未萌而趙公乃抗顏於威福狠怒之日可謂交申其節臣紀賴以不墮矣趙公後稍起至南京大理寺丞遽卒余於公子思職之請銘爲之泣而刪其詞以志公諱應元字文宗仁齋其所自號世居涇陽夏鄉里族望冠關內六世祖敬禮生子景先景先生順順生銳銳生卿卿生嘉行以公貴封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配董氏劉氏皆爲太孺人封公歲行賈江淮間頗樂唐

陵風土遂僑居不歸公自第進士蒲伏迎請至再三卒不許廣陵人至今稱翁既貴猶偃行折節斤斤醇謹有萬石君之風公之勁挺誠樸蓋多稟之翁教也公自少以警頴聞舉嘉靖辛酉鄉試乙丑成進士初試戶部政授四川華陽令奉母劉以行甫逾月母卒服除補河南郟縣隆慶三年召入爲御史又明年萬曆改元出按遼東聞父喪解官歸四年復入爲河南道五年爲湖廣巡按既報代以病乞歸大中丞陳炯阿相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二

三

君意劾公爲避罪自引矯詔褫公職故事御史巡歷滿歲率得請休沐公獨以得効又輒被斥去今副都御史王公用汲時爲戶部員外郎乃上疏言公不當罷兼論炯阿徇非大臣執法體王公亦削籍去士大夫益結舌惟視意旨所向而趨之矣先是柄臣父死假上意留不奔喪及後言者籍籍始議一展墓出自都城門及江陵數千里率剗道反土凡道次所屬郡縣諸撫按藩臬大吏皆屏息候轂下守令百執事共

餽牢珍恠費日千金車折馬斃喘息流汗殭仆相屬比及楚地公時以事竣且還遇於襄陽相君私語公誠得一臨穴甚重比葬凡官楚者悉會或以他使命來楚者迂道皆集而都御史有衰經哭失聲者獨公已先去不顧相君啗公特甚故遂得譴余時居田中聞公風節輒慨嘆一國幾若狂乃得公爲獨醒耳更六年壬午相君死南臺御史郭惟賢表薦公癸未還公原官余亦起家長安中始識公一見語合公復條上遺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三

三

賢十餘人皆以次進用而故相君黨猶睥睨翫訛公疏請得如星變考察事糾遺奸去之時議有所滯忍不果行而詔臺省察諸所汚跡權要者不時以名聞于是少年輩爭奮譴發或過當故黨人自危因得乘間囁嚅日以危言構進迄于今是非莫適定而藉手擠排者紛拏未已儻當時如公言忍一決邪正且各歸分君子得以安位行志中人已下必不使驅而堅其回互之跡惜乎公言之不用也公之令郟下車首與

學校招撫流民數百家爲量室而居邑故榷酒稅歲逾千金率供縣官雜需或充橐裝公哀前後所入爲陶甃甃郊城數里自是民不苦修築費相率建祠肖公貌祀之城旁其按楚日有縣令某素黷貨公將劾治相君爲請不聽卒按罪如法楚多貴人日事干謁一切嚴爲拒絕公嘗謂余言寓楚歲餘所儲鍰金幾八萬兩代者某三日發饋諸權要略盡公蓋不知官帑可資賂遺亦自恨不以充楚通租徒令奸人得恣漁獵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四

三〇六

也公居家孝友遇諸昆弟相與共有無賑贍母家備極恩禮微時所善友六七人歲餉率數十金所居里有渠名海河者土疏岍數崩佃民歲苦易業公捐貲別鑿一渠避之至今稱利大都公持已潔廉雖由其家饒財用然好施振物不遺餘力所謂富而好行其德於公見之矣公生嘉靖十年八月一日卒萬曆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年僅五十有四公自始有疾余再一日往問既劇則日一往問及擢寺丞命下公已眩瞶不

能知余猶冀公萬一庶幾天或慈遺斯人不終使直道之湮也明日竟卒矣公配李氏封孺人子二人長思職邑庠生娶王簿李君女次思聘邑庠生娶尚書魏公女女三人孫男女各一人嗚呼天于君子有情耶無情耶以江陵之焰而三御史力能少撲而同之可謂不偶矣公卒之三年傳公起繼公官亦遽卒于位嗚呼茲豈天之偶然耶銘曰豐於道膏於遇舉世混濁清乃著直而死佞者何所忌天冥冥其不可籲兮予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五

三〇六

銘之志兮千秋萬歲兮亂臣懼

進階亞中大夫山東副使一江顧公墓誌

銘

當世宗皇帝之末邑之諸先生自名臬以禮歸隱數更薦引不起者則獨有顧公顧公其天性伉直高節鮮所與顧獨嚴先大夫而先大夫亦時時言顧公魁偉雄傑人也居平恒兩相引重最後至托以婚姻云顧公卒既六年而諸子恩光等泣持文學繆生狀來屬余銘公余所父

事者也。往余先大夫歿而公哭之文曰：「是使邦無司直而孤德於吾二三徒也。」乃未幾而公且以卒聞矣。嗟乎！余忍銘公哉！公諱玉柱，字邦石，別號一江。其先越之上虞人，曰細二者以術游吳中，因家常熟，細二生立辟邑曹吏，察廉起終雲和令，立生鎬鎬生湘，是爲東江公。娶于郁實生公。公生五歲能讀書，七歲日憶千餘言。東江公大奇之，爲選博士經受曲臺禮，一歲而盡精其義。十五則已爲諸生，善屬文，有聲辛卯舉應天薦。明年壬辰成進士，拜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癸巳大慶成，封父母如其官。乙未滿三載，最改北繕部監作。壽陵事竣，賜金幣已即北爲虞衡員外郎，遷都水司郎中。己亥，駕幸楚公以扈從行還，大推恩，復封父母官。頃之謁歸省數月，而東江公卒。服除，補刑部貴州司郎中。值春祈穀，公以總服居間，坐失陪祀。左遷道州州同。二年，量移山西平陽府通判。尋陞代州知州。再歷河間府同知，復以南京刑部郎中

召擢知大名府。庚戌春，上計吏部，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晉山東按察司副使，其秋虜闌入塞，都門不啟，烽火全鬱，通大內有詔，諸衛士分屯列門，而簡諸藩臬臣有威望者，按視其壁壘，公時奉表入賀。大臣咸推公，時變起倉卒，命下夜漏方四刻，即躍馬馳塵埃中，士伍捨攘呼噪，焦吻舌，晡時未得食，日暮虜大至，所格傷男女數百人。尾公馬徬徨行，比及門，門且閉，僅以一鐔待公入。公立馬介門中，而令傷者從馬腹度，旣投舍，心怦怦氣纔取屬舍人子強起持公飲，數杯復上馬馳去。如是積十餘日，輒病歷上頭岑岑，暈不止，先是虜以貢要我，大洲趙先生庭却之堅，公默爲是其議，語頗洩於嚴相，嵩所嵩數從衆中目攝公，而會都御史楊守謙者自平陽以兵入援，復爲嵩所構，斬西市。公雅善楊，往撫其尸哭之。嵩聞益慊，公自是決歸計，再疏乞骸骨，而公所與一時同事者皆超爲督撫重臣矣。公爲人節廉無私交，其治貴大指不譴

微細當其意所不可雖權貴人未嘗少懾即意
既當雖匹夫孺子未嘗不自挹損遇事斤斤必
究其行而持論恒依忠厚不爲危激當公之始
官工部所司嘗貸度支銀二十萬計償不稱大
司空以爲懼公爲搜權算所通者計程上共率
免科罪三月竟酬金而是時輸金者皆患苦內
豎齟齬攫取多十之一公愈主者悉坐堂上第
令兩隸持其低昂遂著爲絮法民至今稱便道
州故有庠地其民羯狹不均公至則申以威信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八 三十三

于是州有盜據險數歲不得公密勅射士迹之
一夕獲其魁餘黨迸散又間葺濂溪祠太極巖
下羣士子講藝其中雍雍自好若忘爲遷吏也
其趨平陽時獨操扁舟過洞庭不載一物中流
大風陡作幾覆公亟昇一巨石置舟中倚棹嘯
咏迄不爲怖公之在代州監司督共帳不趣治
筆責甚急公抗顏請曰此州之民良困即不辦
獨守當坐且與瘠瘠民寧平鐫守耳當道者爲
之赧服居大名逾兩載窘束豪猾不假毛髮條

催科章民循等應則毋得私上下先後讞獄千
數所傳爰書毋不稱允大名故事歲給邊馬千
匹富民坐索善價率以疲驚充數致抑黜負累
復科貧民公乃籍名受直黜馬皆坐主名應補
馬自是無不中選者郡故有甌脫地千畝收可
八百石歲共府曹諸需公悉推與丞史不私一
錢冢宰席公當計吏于公屬頗有所過譴公輒
平反其議席按御史牒曰是不應計耶公又輒
條其事某事具不如牒御史遠不若守近較切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九 三十三

耳屬吏賴公全者甚衆公仕垂二十年中外歷
十餘任始以從駕數抑中貴人暴橫則幾黜
既受法謫坐不見宰相夏公至邇延者數年未
竟以相嵩故歸不起公既歸足不履公府使者
千旄以時詢即爲口民間利病無隱島寇之警
首捐百金助城役屬寇傳城下公守東南隅身
御矢石散粟數百斛予編伍民佐邑令王公策
守白茆三丈諸浦寇竟創去邑歲苦重賦嘉靖
中吳興沈公常計明定稅三則其豪長者詭以

瘠土賦上上而間匿其腴田畝壤間謬爲彼此
屬率不賦公謂須更度田攤稅乃募握算者身
自操尺量所謀野而不蓋者越歲餘費累千金
事卒阨於要人不勝而賴公發其弊後匿田稍
稍出矣公歸僅二十年都御史方廉御史周如
斗鄧巍累疏公可大用竟以疾不赴隆慶改元
詔進公階亞中大夫後二年巳巳十月四日卒
公生弘治乙丑十一月十四日壽六十五配贈
宜人王氏繼劉氏封宜人子三恩光弟玉樹子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三

曰令一當顧生豈使其復伸眉於後耶嗟公之
至誠欲有所用其未足者也假令公少且暮濡
忍即致位卿相鴻昌懋明之業豈復難哉然終
不以此易彼余既按次繆生狀并具論逸事得
聞于誦說者著于篇銘曰 四方纖纖不可整
曰惟良臣稱骨鯁進乃逶迤退斯騁唯道大全
名式永玄屏一闕白日影我懷哲人孰其景山
雲悠悠駐靈境

浙江布政使司左叅議王公墓誌銘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七

公王氏諱嘉言字君謨既卒之四年其孤維屏
將以萬曆壬午冬十一月某日葬公于湖阡祖
塋之穆位則泣而來請曰先君之藏有日矣不
可以無銘而知先君者莫如子子宜爲銘嗟乎
余雖不能銘然於公有生平之誼又辱有婚姻
之托而樂道人之善以傳來世者又余之心也
余昔者獲譴而歸公方以病予告嘗一唁公山
中公時羸然瘵喘然屬息也迎謂余言吾病且
亟吾五子乃有無田以爲食無居以爲安者獨

奈何吾旦暮怍怍營營未有寧緒也嗟廉吏安
可爲乎公仕宦逾十五年所居稱任職而謹飭
畏慎未嘗忤於物既去位監司數問起居無恙
且薦公公竟以不起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
不獲盡用固有厄之者乎公生有異稟善讀書
攻博士家言與其伯兄更相淬厲以學問是時
邑故多名士其賢而妙于文辭者瞿文懿公公
師文懿最久所講說論著盡得其奧邑人既素
高瞿公公以此益知名久之隸籍江陰試諸生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士 三十三
高等舉乙卯應天鄉薦壬戌成進士授肥鄉知
縣丁父憂服除再知曲周縣以薦入爲工部屯
田司主事會 先皇帝幸長陵公按治蹕道勞
勩甚事竣疏請改南部徙祠祭司主事晉郎中
滿歲擢浙江按察僉事備兵寧紹已即本省陞
爲布政司參議守溫處二郡公體貌癯然若不
勝衣其御下一以和而至鋤擊豪暴則必痛繩
以法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識
於心在肥鄉時嘗一日斃三猾胥解去鹽盜數

百人郡吏有所攫取於下邑公捕治不少貸忒
守以爲嫌搆公過不可得更益推轂公其始按
察寧紹值颶風涌水戰艦蕩敗士卒懼有追捕
且謀創亂公輒下牒引咎自任無所問一軍遂
安倭嘗一入先是公所規調兵事極備至則困
伏中凡縛其魁六人斬首三十級餘衆宵遁有
詔賜白金一鎰處州多鑛穴盜間伺公行部雲
和有所嘯聚公一夕馳赴勒所部拒守賊聞以
爲神輒解散御史按兩浙者交疏薦公當大用
詔再賜金鎰未幾疾大作遂疏乞歸公爲人恂
恂懦弱與人語怡愉緩頰而中寔介畛域較然
人亦嚴伏之事其父山城公母孫太宜人備極
孝謹山城公微時嘗有齟齬者屬上官有所左
右事遂挫抑公益感厲當語次未嘗不戰慄後
公既貴卒直其事然其於仇家一無所睚眦也
山城公始謁選浣州歸邑方議築城捍寇軍書
下旁午縣官急持之不得行公時卧療力疾往
代其役時時語余吾于此二事蓋庶幾激頑起

儒成親之志矣性篤於仁義故交三四人終其身無離異遇族人皆有恩已歿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公始祖諱裕仕元爲學錄故邑中稱學錄王氏祖諱某父山城公諱魯仕終晉寧州同知以公貴累贈按察司僉事母孫爲宜人元配龔氏繼范氏皆如母封生嘉靖二年甲申卒萬曆己卯四月八日年僅五十六子男五維屏娶孫氏龔出維城娶趙氏余長女維禎娶周氏維祺娶徐氏維翰聘何氏女四一適徐昌孺

松石齋集

卷之八

內

三十三

一適陳繩武一諾錢某俱范出一諾時某側室唐出孫男子四人重輝聘章良臣聘范重臣聘徐純臣幼未聘孫女子七人許嫁皆名族嗚呼公與余善其行誼之修大者在世人所稱而其小者皆敏而盡力獨余知之余深悲夫公之未究于用將無所托以施諸後也故稍撰叙其事毋令蒙晦沒而不著焉銘曰 歸以衆好昇之時有拔而起莫或躋忽稅不駕其孰爲嗟吾君謨宜顯而壽弗羸于躬享不配有翔其德音人

簡天偶以完歸親謂公有後銘詩幽宮終古不朽

中憲大夫汝寧太守葛公墓志銘

嘉靖中吾邑以曲臺禮專門都講者蓋有二葛先生予嘗執經受業於南寧二守養予先生汝寧太守則南寧公之叔兄也汝寧公質木運重然精勵於學南寧公差警敏兄弟更爲師友卧起恒聯榻必夜分乃寢晨風暮雨無間纂詞構思每相甲乙學者所資質酬復淵詣亦相埒其

松石齋集

卷之八

五

三十三

試有司則南寧公數居牛比後汝寧舉乙卯應天第五人明年擢制科汝寧公後十六年庚午僅舉鄉試晚始得貳守所居府曰汝寧南寧又相亞若伯仲云汝寧公諱邦典字叙卿門生尊稱之曰育菴先生曾祖嗣初祖荆父覃以貢爲嘉興教諭公貴封工部虞衡司主事母張贈安人前母李亦贈如制公舉進士高等選司空郎典節慎庫庫主少府水衡錢出納是時 肅皇帝方興三殿工諸司所奏進贖緩及權稅歲數

白千萬公操筦鑰謹一切稱掣皆中程不贏取一錢商人大稱便尚書最其列擢刑部員外郎逾年大司馬楊公博廉公獨賢數稱之銓部改職方郎將資公籌邊計而教諭公遽卒歸治喪畢三年再補職方陞武庫郎中出爲汝寧太守政務體要不苛細而營奸辨獄不枉錙兩有吏某日共刀筆甚謹應得管庫公獨持檄不下曰是胥目動步高終當以姦敗衆殊不爲然頃之果以盜見捕吏故有善馬每夜竊出掠人被掠者竊識其馬因是得盜一郡人皆服公遠見屬邑令某頗矜摘伏有少婦挾貧寡居豪猾謀娶之婦堅不從乃投匭言婦秘殺一童子償私願牒報諸臺使按驗不得實令請具嚴拷公徐應曰償願恤事又殺人重罪也且童子獨無父母耶禱者爲何祠耶徒以不根語周內一嫠婦於死恐東海大旱當移吾郡矣屹不肯當道頗建公而令內懷慙思一聘會令入爲御史遂以飛語中公戊辰大計吏公竟罷歸是時殷文通當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十六

三十四

國大司農張公守直諒知公冤狀具疏且爲公辯留而公亟促駕曰吾亟歸治耕無落吾事也及歸則益勤力治生斥土田督僮奴耕種經營毛密日持牡鑰親校薪膾業乃日起南寧公久困公車家徒四壁公爲買宅一區割穰田數百畝畀之至今南寧公猶衣食其餘卒亦以廉吏稱查御史光述者公同年友也御史歿而家貧公以長子女贅其孫延禎厚加周給得不困事教諭公極孝遇伯仲兄友善至老無一間言教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十七

三十四

介聘公女爲子婦女天橫索金且數倍侵辱屢至公怡然竟厚酬之後應麟子以他事坐法公復爲申理得脫罪應麟僅具籩豆一篚叩公謝曰吾儕小人負公良多，不意大人優之至此世以此愈益賢公，公居常布衣不掩骭，食無珍味，然至其斥而晏享，供賓客則歌呼浮白，或極日夜，若不爲毫髮計者，蓋自公之治官守家，恒務恭謹，未嘗挂於過差，惜乎公一試於郡，方欲有所展盡，遽抑塞以歸，歸而勤飭自將，鄉閭服其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六

三七

行誼宗族藉其衣食，乃不登於上壽，蓋公歿而古鄉先生淳至篤厚之風於茲日遠矣。先是丙戌春，余師南寧公以大計入都下，屬賢爲公志其墓，後四年始卜地得吉。南寧公復以狀來徵銘，銘曰：世靡靡以爲趨，公獨悃悃以自居。士攘攘以干時，公獨偃蹇以自怡。自公返其初，經生失其師，而先民之風日益已漓。吁嗟徂今，何以慰古人之思。

勅封湖廣道監察御史龍橋錢公墓志銘

萬曆丁亥冬十一月某日，余友錢汝瞻葬其父封御史龍橋公於邑某山之陽，合其母褚孺人兆，而以志屬不佞。用賢曰：惟子知吾父深且篤，古而能嚮於詞，必子銘者庶幾。吾父傳德襲訓，用以不墮先世之遺者，將無恨於土中。賢旣謝不獲命，則謹按汝瞻所條世系及公所劬躬壽，後赴人困阨，義甚高，纍纍不可勝數。蓋伏讀而歎以爲有濟物變俗之志焉。公爲行不礪薄言，訥訥若不出口，然至其趨難解急，抗暴橫折，貴勢侃然有烈士風，其爲家纖膏褐，衣薦寢不厭，自米鹽蔬豉，常晝夜乞，乞籍記不漏錙兩，至其斥而賑乏，絕嚴祀宇，又割而共賓客，厚招文學以輔教二子，則往往極於腴美，不少吝惜。類豪長者之行，其燕居耳目瞻視無邪，雖盛夏常正襟不解帶，羣子弟皆貌之不敢狎，然當其泰至，則嘯歌諧謔，與少年好事，均其巧，其始公父西湖翁見謂饒裕，坐註誤寃死，仇豪盡攘其產，游更大徭幾不支，後翁弟大行公庶起家庚戌進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九

三八

士業稍復振而決行公旋卒齟齬者愈出最後
汝瞻舉進士爲御史有聲公乃得封如子官蓋
公之身三更榮瘁而處之若一余與汝瞻游最
久亦數從公未嘗見公讀書然卒而舉疑義或
辨譚理竅輒能遠證近喻人服其精約又類有
道術者公之甫棄儒業而督家政會縣大夫蕭
山葛公號精厲難事方裁諸弊孔念歲所徵入
數十萬金主進者率不得其人吏胥因求賄無
藝其根株難窮則遠命公端主進公爲剔刷盡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辛 三十五

官比賦急從所親貸數日僅得金幾兩隸故迫
期會爲約旦日當至縣忽中道遇叔父喪不得
收盡捐金與之隸輒大詬是獨不念剝膚耶公
泣應曰剝吾膚孰與暴彼骨也族人坐法當
抵罪者以急抵公公始謝去明日堅卧不起家
人或唁公病公喟然曰吾非病特假寐熟計某
事置之非情與之居間則非法可奈何卒貸金
錢爲旁轉仇家仇家素重公曲聽事乃解友人
某犯法既譴戍夜半亡匿投公公爲授舍上食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辛 三十六

聚居海上弘正間海沙漸壅爲田曰蒲臺者寔
饒沃錢宗人未耜其上雲集獨公大王父橫溪
公戒子孫卽田農不得以蒲臺爲事嘉靖中沙
忽崩諸田沙上者負課累數千率流徙他境汝
瞻之官京師公嘗就養一至邸中族長老相率
詣闕上書言貸租事公爲言汝瞻家幸守
王父訓得無負課然宗人之困獨非吾祖宗之
遺乎乃厚給緡錢更督汝瞻力請主計大吏盡
免其租錢氏遂用大安公持已大都其言必信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五

三十八

其行必果能自力於勞窶艱難之中及其已振
人之阨而不矜已能羞伐已德又庶幾逡巡退
讓君子矣公他行多惇大義六母徐失明公扶
持不去左右其後母徐暨大行母侯俱依公以
居養必極甘脆未嘗假湔浣積廿年不倦待諸
弟友以善教大行公及仲弟皆弗嗣公以子畧
島爲繼更析已貲授之室事外父褚館發妹梁
能別而有恩非貌爲惇洽而情有不至者其諸
細事多類此弗能徧舉公之歿鄉人相率嘆悼

族鄰皆行哭失聲比葬引柩而泣者數百人嗟
夫彼世有當勢得位力足以庇民澤物而顧宗
彊比周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其生爲人所詬置
至其死猶追數其過而咎之以視公既歿而人
懷思之乃又非有尺寸之柄可藉而及於人者
吁此所遺遠矣公先世出武肅王裔自千一公
從其父通州守始渡江家常熟數傳爲吏部主
事衡事具邑乘又數傳而爲順軒公某某生祀
祀生某是爲西湖翁公卽西湖翁長子余祖母

松石齋集

卷之十八

五

三十八

於公爲祖姑先大夫最善西湖翁而余不肯交
公父子間亦最久又辱有婚姻之誼侍御曰惟
予知吾父深誠然余銘爲宜銘曰
烈烈武肅雄於荆楚渡江而來寔居吾土其麗
不億爰居爰處更起而頽及公奮武蓬累而行
爲義卓苦淵實丘夷伏倚相御孰化其盈是有
令子素風依然厚祿止此公侯之後必復其始
徵公子孫不謬斯語有墓於原千秋封樹銘辭
不朽閱此玄元

光祿寺典簿廳錄事徐公墓志銘

光祿寺典簿徐公諱懋德字勉之其先蓋出南
州孺子裔宋建炎中有承事郎千十四公者從
南渡始家常熟遠祖瓊出贅李將軍開山氏將
軍死後人因其葬曰李墓以故徐獨著于李墓
瓊之後十傳而爲拙隱公鯤又一傳爲思隱公
天民天民季子是爲工部尚書鳳竹杖以故兩
公俱得贈三品而公寔尚書公伯兄侯冢子也
侯濶達明大義多智畧善排難解紛邑人皆呼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三

爲鳳塘公娶曹氏寔生公尚書少公一歲公自
幼與同起居問學相淬厲尚書公既舉進士而
公猶困經生間乃入貲居太學上舍其後尚書
公益貴公父益老盡委門戶事遂廢業不講復
以例入貲爲光祿寺監事頃之鳳塘公卒服闋
謁選銓部會肅皇帝升遐擇庶官護從山陵
故事選人非授職不得與百執事公竟以才度
次獲推擇歸賜寶鈔隆慶改元授良醢署監
事光祿司尚方酒饌見謂卑冗又其屬多純綺

子弟公獨倜倜自持嘗一閱收所上麴麥至灣

中却商人饋二百金是時光祿卿餘姚趙公數

推公才廉謂不當以貲耶相偶明年先帝駕

幸永陵諸道路駐驛供帳百需未易卒辦乃特

轉公爲典簿廳錄事寔總其經紀公晝夜拮据

凡所儲賡無不取立辦當上旨詔賜紗幣一

襲金五兩又明年建儲覃恩公疏請得馳

贈鳳塘公如其官滿三載考績當路諗公才意

嚮用之而公遽以省墓乞歸所知間勸公復濡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三

忍一出公笑應曰仕不由科第即矯奮何益吾
俛而就此者要爲異于齊氓可矣寧足復辱哉
竟不起公雖當尚書公仕宦顯赫時諸父昆弟
門第鼎貴然公能絕去宦家繁飾服御飲食纔
取適已於世俗綺靡浮曼之好一切拒而不受
晚歲築圃所居之旁其卉木藝植悉成列日遊
咏其中課子弟治經術勤誦習而庭內事無纖
鉅皆出意畫不漏錙銖與人交朴直不爲隱互
有過即親故必加詆訶雖遇貴勢亦顯斥無所

避讓余當罷廢時嘗私獲公庇公以余故迄受大誅亦竟不以語余也族人常抵公以危法怨家復有陰爲之左右者部使者廉其冤事得解其後主者雖稍自悔而公竟不以自白其長厚類如此公性行少戇坐右恒置百忍箴太上感應篇卧起循覽冀得規益又頗其堂曰有容以戒卜急取忤遇物尤醇謹與敵以下爲釣鳳塘公有業產再世矣比卒售者乘間誣公至再三悉寘弗校家世東海上兄弟合爨幾五十餘年

松石齋集

卷之六

表

三

自公之歸始謀廢著悉舉產授弟從所擇無少愴色盖公之心力智筭足以牟鉅取羨而有所不屑爲其氣勢族聚足以雄長閭里而有所不忍爲公可謂前亢後貽能成其先德者矣公子待聘謂余言當公爲錄事時莊皇帝命取光祿所儲金二十萬兩公亟草疏論諫不果上後又佐其長更定光祿職掌須知二書共若干卷惜乎世之不及見其論說也公生正德戊寅八月一日卒萬曆甲申二月二十日得年六十有

七配過氏白首相莊未嘗狎見公年四十不舉子始育弟之子待聘寔自襁褓待聘秀穎善讀書公以故殊愛之最後又嗣弟子待徵公歿時舉券授二千產高下悉以等業待聘曰吾父能讓財吾世父俱以雍睦稱吾其敢忘先志哉里俗以是多待聘能不競于財亦公之善貽也待聘娶陳氏待徵娶秦氏俱國子生女一人待徵同出嫁余子琦美孫男二鳴陽聘何瑞陽聘王孫女二一諾錢一諾某待聘等以萬曆十四年

松石齋集

卷之六

表

三

某月某甲子塋公于李墓思政鄉之新阡而書公系世官職行能以來請曰願有述也使公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系以銘銘曰徐以南州姓特著司空勃興振厥緒公起乘之濟才詣仰游於朝俯野處去盈知損德益樹世必蕃昌承天祐後千百年徵余語

松石齋集卷之六

終

松石齋集卷之十九目錄

墓志

浙江按察僉事趙公暨配許孺人墓志

銘

北虞邵先生暨元配張孺人合葬墓志

銘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志

銘

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貞菴蔣公墓

松石齋集

目錄十九

志銘

封中憲大夫劔泉黃公墓志銘

奉訓大夫中軍都督府經歷學山談君

墓志銘

福建都司都事水岩王先生暨元配夏

孺人墓志銘

贈文林郎念齋陳先生墓志銘

陳南園先生墓志銘

松石齋集卷之十九

墓志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誨

浙江按察司僉事進階朝請大夫延陵趙

公暨配許孺人合葬墓志銘

延陵趙公卒于隆慶壬申九月十有三日既訃

至予爲位而哭乃十二月癸丑其子樹忠等且

以公合許孺人墓先期則衰經詣予昇予狀請

曰子宗之良也唯子之先人數以元宗屬吾先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子唯先子又數以元宗屬吾子也知先子者宜

莫如子子宜爲銘余手其狀讀之至淚簌簌下

按狀公諱大河字道源延陵其號我趙氏裔出

宋宗室始祖士鵬紹興中守江陰軍即其官家

焉數傳爲雲一孝子孝子生淮淮生樞樞生煜

煜生汾汾生銖是爲公父母夏氏世居邑西石

橋里公生而敏慧絕出五歲善駢句對既長習

博士家言經傳疑義諸所屹屹未得者一覽輒

了究大旨操觚爲文事駿繁多奇語大父輒指

曰是兒不凡恨吾老不及見其成耳踰冠補邑諸生督學章御史大奇公文公名自是益出每試輒屈其諸生諸生亦人人自以爲弗如也甲午公年二十七領應天鄉薦其明年正月父錡卒公方試禮部已得報則驚啼幾絕祖跣就道及門哭復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服疏茹糲終三年未嘗一見齒焉戊戌辛丑試皆不第公歸而益奮則日取先秦兩漢書字稱句品旁及百家鬼瑣微言皆窮記覽讀書嘗自程至丙夜不

公乃籍民間丁壯身督之射御暇則呈技較賞罰義烏兵遂稱精於浙中矣居五月鑛盜發處州且犯義烏界公爲出精卒襲之所殺數百人餘一切解散而會胡總督謀以知兵者視海上師廉公素善方略乃檄公主練義烏兵而監大將戚繼光軍辛酉倭逼台州公先與戰舟山下設伏逆擊大破其衆已又戰白水洋凡八克斬首二千俘其酋數十收所捕擄子女七百日事上兵部方議功賞而公先是以治邑最奏擢大理評事踰月再擢浙江按察僉事復主練兵尋屯台州倭嘗一入公僉偏師勦獲無遺迄公任倭不敢復犯公善知人撫士卒最有恩居台二年所拔部曲士皆爲時名將帳下勝兵數千皆跣跣科頭貫頤奮戟戰輒冠軍以故公所向無不捷頃之倭復劇於閩戚將軍與戰不利曰我思用義烏人因移書公願假兵三百爲破倭是時趙炳然方督兩浙兵事公爲白之趙不可公退而計以爲閩越等朝廷壤且孰非吾民乃何

忍坐視賊日躡我內地令百姓塗血膏墊即疆場之臣一彼一此吾終不能徒擁兵自衛不爲赤子一假手也卒與之趙始雅敬公至是以公格議爲扞法微示意部使者部使者具疏劾不報而公母夏孺人方病亟公退則呈牒請休養不許既令許孺人侍母歸復固請不已當事者嫌公前故謂爲避事遂復具劾鐫其職歸里公歸絕口不道兩浙事日奉母爲老萊戲客至則命觴奕留連竟時或時作爲歌詩以自適志公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四

三

爲人雖和暢絕不見崖岸然至其當官行法一依于名義始舉進士相嚴方當國欲援公爲分宜尹公請急歸避去其令義烏日所知或謂公以監兵非計公不顧卒用以成功中歲好讀陽明王先生書得致知之說慨然有慕因從先生門人錢緒山游磨勘義利多所弘益故公行誼峻潔處不違衆出不隨俗彬彬稱名寔君子焉公元配許孺人處士森之女能代公事母教諸子率底成立語具公所自爲誌子三人樹忠邑

廩生娶徐樹志娶徐樹憲邑庠生娶張女二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四人墓在白龍山銘曰奕奕吾祖開厥祥八世而後繁且昌惟公之生流乃光賢良發聞蔚有望惠此園中祔四方世徒睢盱折爾鉉維大亨芳阻壽康莽欲叩帝詰彼蒼崇山峩峩雙巒藏後視我銘勿壞傷

北虞邵先生暨元配張孺人墓志銘

子邑自嘉靖中始多以文名世者當是時大學士嚴文靖公少宗伯瞿文懿公北虞邵先生三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五

三

人者鼎足而立其後兩公起家文學侍從歷館閣至卿相而邵先生獨偃蹇弗遇晚歲僅一薦應天官博士卒以窮死嗟乎子奇早夭屈平憔悴神理沕穆難知固如此矣予自弱冠即受知先生先生間一進與語文字輒詫謂他日將遂揭旗鼓超乘于詞場哉今先生歿且三十年余亦老矣卒何以酌先生之知先生仲子司理君復與余善且美先生謂必余銘余謹按公姪昌鉏狀并綴所聞志之公諱圭潔字伯如家世居

山北麓學者因稱之曰北虞先生其先世有福
三者始占籍常熟生子寶寶生彥皋彥皋生源
源生木木爲諸生有聲從游多知名士既卒門
人徐昌穀嘗志其墓木生天賜娶朱氏寔生公
公少負奇質目炯炯夜有光昂首軒鼻揭膺高
步望之知爲異人性孝友與人交疎朗洞豁不
設城府切則嗜讀書經目輒記誦不遺其爲制
義匠心獨妙參軌名家尤工古文詞不斤斤繩
削而清婉淒切入唐宋名家相與一時吳中士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爭避舍高仰文懿獨甚文懿曰先吾鳴者必邵
子也年十六即以文擅高等凡七試應天已酉
始舉于鄉再試禮部復不第丙辰主司薦其名
業物色之矣而先生竟以失路引擯不與試先
生既屢躓困甚乃謀赴流銓文懿時爲史官往
語其事相對欷歔文懿亦爲泣下亟呼伯子汝
稷曰邵叔天下士也今若此命有制也吾所餘
大官錢其悉昇來爲邵叔治裝以需後舉先生
感其意復歸歸一年而病折肱病愈應壬戌試

馬文莊公得先生卷大奇之擬以第一薦會所
騰進論策諸文字皆譌僞不可辨復弃去至是
先生已五上公車而意亦疲矣乃就教得德清
縣教諭居歲餘竟鬱鬱不起先生奉兩尊人雖
家無宿春每飯必滷髓備列居喪哀毀既葬猶
攀木長號弟玉潔業贅陸氏矣子女數人貧無
依先生悉召與同居推衣食分給爲畢婚嫁素
好客客至必暢飲歌呼極歡乃罷親故卒以急
抵必量輕重調之不以貧爲解門生錢之選從

松石齋集

卷之七

七

父徙遼左先生爲佐其行已之選即其地成進
士無錫人浦尚忠素善先生坐仇構歿撫其孤
有恩至以族女嫁之居平自負當用于世究心
時政嘗應部使者聘緝經濟錄刪蕪就簡所存
皆國家石畫今行世邑令王公鈇以倭變詣先
生求策上築城四議城成邑賴以全嘉靖庚申
歲大侵諸監司督通甚急作水災諸誼上黃令
嘉賓催科立止全活甚衆世徒憐先生以不遇
死乃余以爲即不遇視世之酣豢富貴夸詡名

利無所短長于世者相去何啻逕庭哉先生配
張孺人篤孝純穆與先生同德攻苦操作不殊
田家婦先生意有所施子即脫簪珥佐費先生
日所治甘鮮奉父母及推養弟姪諸姑不問有
無孺人亦不勞苦也先生卒宦邸乃攜二孤婦
司理君甫數齡耳乃售所居屋畀收責者獨與
二孤屏處窮巷手理績件司理君讀率至夜分
司理君稍長娶婦矣一日被酒歸匿不敢見旦
日跪請罪孺人泣而數曰汝縱自弃奈若父未

公方齋集

卷之九

八

竟若母未死何手杖數十司理君遂益自奮辛
成進士孺人始一解顏頃之司理君念母不置
疏乞歸省孺人數促謁選得武昌府推官孺人
從歲餘病目眚漸失明體益羸司理君遂投檄
弃其官奉母急歸諸監司爲代請得終養又二
年而孺人卒孺人少能背習古賢孝列女事晚
而事佛能暗誦金剛諸經在武昌日值暑疫日
爲煮粥食獄中病者每司理君出聽訟必戒曰
慎刑慎刑毋令人枉歟先是庚寅孺人嘗病眩

松方齋集

卷之九

九

幾危忽聞室中異香襲人左右驚視乃司理君
手捧藥至一啜而甦又四月漸晝臥不能起已
呼二子至榻下舉手自牽其裾令襜褕乃合掌
瞑心而逝余謂司理君非是母無以成父志母
非得是子亦無以竟先生之業而身與其盛司
理君誠不愧爲子矣銘曰 壺餐珍于垂棘束
脯重于巨鍾有不化以應化度千百億而若生
鼓不滅聲乃聲鏡不滅形乃形其俾爾昌爾熾
大塊乾虧孰盈時命弗可爲常亦既取償于後

封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志銘

惟陳氏世著吳下自宋敬公南渡居郡城四傳
而爲少保謚僖敏公鑑事具名臣傳錄中陳遂
大顯少保公有弟曰鑄鑄生僖官南京監察御
史僖生浙浙生桐號仰節先生有上行郡人重
之陳氏自御史公而下比三世宜達而厄歸成
後太數當封公乃封公之貴則又以其子燁云
封公諱某字致甫自少嶷嶷負鉅人度逾數歲

喪其母周即哀毀幾絕見者異焉稍長習公車業最刻厲事仰節公孝晨夕咕嗶即入視七箸侍寢當丙夜猶屏息榻下詰旦復候起居以爲常久之仰節公捐館族人有凌其孤者中之劇役公奮起出持門戶儒業從此罷而家亦漸落顧是時已舉子給事中燁始微有知則向學問公輒顧給事歎曰子陳氏屢顯功名于縉紳間今墜于予乎揭德振華將在孺子于是盡捐田業更貸子錢聘知名士傳之館督恒出諸富人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一 三十三

上燕居痛父蚤世自號懷節對燁言父時事未嘗不嘔涕薦享寢廟灑掃必親歲時登壘墓見圯不治悉括其貲事營葺不以煩昆弟曰吾寧橐裝之若洗而不忍宅吾先者之芊芊靡蕪也性冲溫遇人儀度舉舉雖下賤不敢嫌見隣少年有好齟齬人者嘗闌入據上座凌誅公戒舍人子謹避而身自逢迎更爲緩頰謝少年大慙明日徙其家去給事始起家行人公從行人封及晉給事中用 兩宮恩再封如子官公益抱

損貽書戒給事若無以給事貴我吾陳氏受

國恩者五世矣若尚思感激自奮拔針功名以報國可耳夫結舌國是支吾積級者蠹也借事沽直不中窾的者訐也突梯奸時承望風旨者汚也蹈一于此吾且羞稱給事父給事奉教惟謹名實卓卓公于財義積而仁散不立資遺以頒親舊朋友爲急即故見譴侮者以急請便忻然予或開以前隙則歎曰子休矣予故善忘隙見負販子所半纖細每售物率昂其直于是通國稱公長者既貴時出游山澤角巾布袍從一奚奴蹙蹙自隨生平寡靡曼濃郁之好削衣貶食非燕享未嘗輕一宰割最喜浮屠家言晨起必焚名香誦諸品經喜從名僧譚因果事嘗竟日自謂不貪生天第持是教則塵情銷實志慮明潔庶幾續眞之縷而聚精之原也余繹封公云云盖有慨焉恒人據六尺之所如以爲眞境役心如象罔濃嗜薄山河曾不思四大既離於身何有公之窺于斯際微矣公得年七十給事

方以使事過其里爲壽公夢神人與語還化之期及疾且革遽索湯沐曰是矣儻然而逝配許封孺人子一即給事娶余贈孺人孫男三人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墓在吳山給事爲余丁丑所舉士知公爲詳宜銘銘曰制而褒而好修美無道光無幽以而傳芳千萬秋

福建按察司副使貞菴蔣公墓志銘

夫士君子德行醇和遠邇無間其本以修身其緒餘以當官奉職循理學士大夫誦言之此於

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三

三

當世不一二見也吾邑憲副蔣先生其當之乎先生諱以忠字伯孝號貞菴先生自晉食邑海虞遂家焉傳至今成化戊子知汝州企菴公官最有聲企庵生思靜思靜生贈君中憲公先生父也母朱恭人孕先生時善病夜夢緋衣神告曰爾孕丈夫子寔亢爾宗者於是生先生狀貌挺秀異凡兒十歲即曉文稅時中憲公家日落數窘困先生兄弟仲季俱在繼緜恭人自毀蔬而儲粟啖先生兄弟先生泣曰奈何恐母糟糠

今兒甘食必推以啖母又四年恭人卒先生持二幼弟悲慟易衣并食露肘穿屨焚焚若無依已隨侍中憲公館比邑鉅姓其子弟日張樂歡呼先生閉戶讀書日夜不休中憲公強令就寢則搔首默誦輒達旦既博覽群書補邑弟子瞿文懿公亟加器重一時名流爭就先生相與淬勵丁卯偕仲弟以化同登賢書明年戊辰成進士會穆皇帝初立詔所在以節孝聞其大母季孺人寡居六十年先生遂得請旨旌其廬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三

三

灌田千頃諸豪滑竊據水利遂寢先生悉執下
於理大加疏濬歲入三倍湖利如故先是湖爲
唐倉曹所創歲民祀倉曹至是並祀公以報海
濱大盜數掠民震驚監司莫能制先生伏刃蘆
泊中命尉誘擒焦山當海瀾故夷出沒聚泊去
邑僅三十里數罹其患先生添築城社邑民由
是得安臥駟僧有輸例金不藉者三百餘斤先
生命新公亭秋毫無所涖更出帑金鬻田貯學
宮給諸生貧困諸生有寃者亟爲白當路脫其

松石齋集

卷之九

古

三十五

罪學宮相傳枯杏且數百年每縣官有異政則
生花至是花復吐邑士大夫入賀曰此奇驗非
賢侯德政詎今致是歲使者斷刑得爭一獄活
一人則津津色喜又悉請于上官蠲民逋負與
督征舊借支公帑數萬緡由是中丞御史監司
使者諸薦疏疏與書相勞者必首先先生當是時銓
衡欲以天曹給諫召公屬當事有沮之者竟選
留都比部王政歸省中憲公中憲公曰兒得爲
清白吏吾頗足矣天部比部其何擇焉趣先生

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七

三十四

入留曹有所鞠案大司寇大廷尉交稱之曰平
會巨璫僞稱選良家子充後宮部使者覺而執
之璫貴饒多聲援托權貴相脅先生不爲動竟
寘之辟頃晉秩本部郎中時中憲公居家遘危
疾先生遂徒跣奔歸而中憲公先一日已捐七
著於是投杖嘔血號慟哀毀幾至滅性歲已卯
起補比部隸京邑曹務煩劇簿書填委每夜分
乃罷會今上皇帝山陵事嚴分隸輦華城一
路獨馳驟勞苦而先生始病矣時江陵方柄用
聲勢赫赫擬以楚督學使者授先生先生遂堅
以疾請歸又三年而江陵敗識者謂先生見幾
明決能不汚跡是年冬復比部有太學生某挾
父尊貴使酒手斃金吾衛遍托京貴人陰請於
大司寇大司寇下諸司郎得同議先生挺身前
曰人命至重天理難欺三尺謂何而敢貸邪璫
其冠三木囊之由是京貴人無不目攝先生會
廣平守缺王爵者廉其能曰是不啻磔巨璫薄
江陵而禰尚書子者乎遂遷廣平太守蒞政五

月而十旬不雨先生請於上官曰太守寔速魃禍民請罷守以謝百姓既奉檄留乃素衣跣步拜禱赤日中神有憑病者下言帝將禍此一方民獨憫太守良苦已矣越三日雨三尺旱苗盡起廣平地故往往苦旱明年不雨又明年不雨公乃置常平倉歲儲粟八千以餉飢民不足又請益太倉粟於大司農傍郡邑流民入廣武者曲爲賑救關中飢來就食者悉活之曲周盜殺人崔苻中先生曰是夫迫于飢非盜也善諭之

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十六

三十四

當下已而果然戊子王出就藩諸牌校藉勢橫索先生曰當往問大司空當否堅執不與郡有豪貴公子所在作威福獨憚先生不敢干以私故中丞申公室中姬舉遺腹兒族衆齟齬之先生令抱兒至驗其指曰中丞公無名指三折兒亦三折此足信矣縣尉踏災死道旁先生泣解繫帶贈之爲治斂具撫其孤舉其櫬還學官薛應辰母年九十性不嗜粟苦欲死先生盡出所囊秬秠闢之母霍然起應辰拜謝曰母今餘

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十七

三十四

生寔侯所賜成有鬻妻贖罪者先生出帑金代緩後數月成夫婦抱呱呱泣拜於庭曰此侯生之也歲己丑遷福建按察副使閩人加額相慶謂寇君得借終惠吾土士民不勝大願于是先生便道歸吳而勞悴病寢劇時吳方大旱縣大夫計所以救荒先生條陳便宜數十事邑賴全活甚衆所與故舊友生周恤尤至然未嘗妄投一刺縣官或以請托相迫掩面謝曰吾族也義不甘垂老汚行以故自爲令歷官憲臬二十餘年索無遺金所居湫隘頽圯先生澹然趣有所適不欲再出因更其號曰存方以自鏡也先是令樂時使者聞其廉未信逮負擔者一人至庭嚇之曰縣官大費若曹錢第言無隱不者刑而脛矣其人大呼曰寧死不敢汚縣官以故閩人跂足望先生迎者絡繹載道先生亦念故所矜翼強扶病就道至茗溪病遂篤亟歸未浹旬而歿嗟乎先生自朱恭人卒後孺慕終身撫愛幼弟加意族黨親故雖貧好施子慕義無窮居官

廉今奉法不避權貴惠利窮氓其內行修潔醇謹孝友寬和出於天性四方縉紳先生下至閭巷細民兒女子口無不稱先生長者奈何年未六十功業未竟勞於王事卒致疾不起豈不哀哉先生配周封恭人子某某墓在虞山北麓銘曰 猗與先生純德化良含和守貞履繩抱方職業當官事行有常建設長利遺愛甘棠比皐曰平兩都歛跡簡命賢良爲二千石閭澤浸流四民飲德大矣哉先生之風南北暨及高矣哉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七

先生之行仰止無斁年未竟其所施胡積辭以淪埒天不遺耆老後來安所式

封中憲大夫黃公墓志銘

邑之耆宿黃翁當歿之日鄉士民咸咨嗟嘆曰黃翁長者是夫貧而能樹不侵爲然諾者也是夫貴而不溢孜孜好行其德者也黃翁不可作矣安所復得斯人乎其爲鄉人所向慕如此不佞蓋聞而異之越又明年翁之伯子太守公則以狀來請曰惟是先子不朽計以累下執事不

佞既厚善伯子而又習聞翁行誼甚高不敢以不敏辭按狀黃翁諱中字通理號劔泉其先勝國時由六合避兵徙居奚浦遂家常熟徙三世而爲廷璧公嘗出粟數十百石佐歲飢黃氏遂有好義聲又數傳而爲東浦公娶于錢生三子翁寔其季也翁少穎爽讀書窺大義少長從名師遊有所結撰多出人意表數試有司不利屬東溪公春秋甚高乃投帙去曰男兒無所不見才而奚斤斤儒者爲也且吾親解餘日不能遂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九

巡俟儒者爲也乃服田力作家用稍稍給則又時時擊鮮置酒召東溪公所善客宴會相與爲娛樂東溪公且屬續而囑翁曰吾今幸不虞伏臘皆兒力也而兄蒙吾即百歲後而寔王家政翁卒悉以腴產授伯兄歲所供官及喪葬費不以關伯兄也翁孝友天至內行淳備而尤能急人之急里中貧民或不能應縣官徭者輒推其產代輸且數膺大役產日挫至避倭轉徙南北間比返而家徒立壁矣翁雖當其資用乏絕願

舉舉自豪即通責窘至亦從容應之生平負氣不能俛仰下人人或以翁貧故睚眦竊笑翁乃喟然歎曰吾乃今知爲儒者之貴也使吾嚮時稍獲儒者效豈虞今日哉于是拮据假貸延名師課二子門閤操之甚急逮伯子補邑諸生尋領應天薦而操之復如諸生時至丙戌成進士得閩令交知方爲翁加額而翁乃循牆偃僂憂形於色謂此吾不能以一日事東溪公而吾乃能得之於孺子者也閩故饒山海錯伯子間以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十四

進翁翁即對使者遺書請讓謂若以珍錯食我寧如以清白遺我哉吾食汝清白腹果然矣伯子自爲令及官即署守南雄未嘗不以治辦聞雖伯子之能翁寔翼之也亦未嘗不以廉明著聲雖伯子之能持翁寔成之也翁自伯子移郡歸益不干戶外事頗飾治聲伎蒔花竹疏泉壘石日合鄉大老觴咏其間雍容是都至邑大夫以耆德嚴重翁歲造請爲鄉大賓翁僅一再赴遂弗與也是時守相臺察干旌日至翁門或謂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十八

翁不無修曩昔隙而翁瞿然應曰人有德于吾吾惟恐忘之人有怨于吾吾惟恐不忘耳其爲長者類如此翁配錢封恭人子二長太守公門次閤忼慨好義有父風孫男一定鼎邑庠生墓在某鄉予觀黃翁少負氣矻矻不可下既貴乃務折節爲恭謹視世之隕獲于貧而恣睢于得志者豈不大有逕庭哉及其治家種種稱辦訓伯子居官狀悉與道合使翁得以才見於世用其所設施當不可勝道矣至歿之日而沐浴命衣條然無累其于去來之際似微有能自主者何耶狀所稱翁臨化時事迂怪顧伯子篤行君子也必不以善而誣其親矣是宜銘銘曰造物者嗇翁于前而其後也既壽而康屯翁於所遇而其子若孫亦既熾而昌不知翁行視頌者於鄉不知翁教視仕者於邦條然厭世返帝鄉奕奕寵光賁幽房卜宜孫枝長發祥是爲耆德黃翁藏

奉訓大夫中軍都督府經歷談君墓志銘

談君諱志伊字思重世居常州之無錫談系出
剡子其始祖從宋思陵南渡遂定居焉入國
朝來顯者爲萊州守綱大邑令一鳳最後爲大
中丞公愷娶朱繼屠並封淑人寔生君中丞公
始爲兵部左侍郎滿考君得叙廕入太學已會
平嶺西劇盜再得廕一子而君旁無昆弟故以
子如錦應叙先是中丞公備兵山東時屠淑人
始舉君君生有異姿中丞公喜曰是兒必荷我
門基所謂一不爲少稍長雅好古文辭不屑肄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博士家業中丞公林居旣老思見其子貴乃趣
君謁選得太常寺典簿時關中鄒公應龍餘姚
趙公錦並人倫衡鑑每見君丰姿都甚顧賞曰
此真翩翩佳公子矣於是名籍甚公卿間而君
念二尊人春秋高特深陟岵之感已而病瘍楚
極不能支而會啣 命謁諸陵猶龜勉從事禮
無違錯旣竣事瘍益甚遂得請歸省旣行抵安
德屠淑人之計聞矣歸亡何中丞公以病不起
君悼二尊人之不逮養也日夜號苦塊間兩目

皆墳裂充充欲絕治喪葬一秉于禮大治冢封
石闕盛纁幣走四方乞碑銘哀誅諸文非名人
魁士不以句也歲壬申服除起家復故官今
上登極祇事醮燎及諸禋祀君並從行三載秩
滿加贈中丞公資政大夫母夫人配秦封孺人
遷中府都事奉勅餉上谷軍再晉本府經歷是
時江陵執政擅威福六卿以下率纖趨繁息惴
惴曲跽君輒歎曰孰是人斯乃作此態向人也
邸舍連相君府未嘗通一名刺意啣之旣江陵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不奔父喪諸君爭論列受杖罷斥君策蹇出都
門人爲慰藉爲偵者所得益忤江陵意居頃之
彗星出長竟天江陵欲藉以逐異已者無尊冗
悉汰之而君亦竟坐免君性素豪宕旣解組歸
遂屏跡園居風臺累翼月榭重櫺百拱千櫺采
飾纖縟時與酒人俠客徜徉其間飛觴汎月嘔
嘵率至移日宴醕所需必窮海之錯極地之毛
秘舞名謳續紛座上軒左與右多列鐘鼎圖書
諸瑰奇可喜之物以娛清燕入君室者觸目琳

琅游心淫思窮日不能竟其妙也少好內中丞
公患之時以爲言君遂不復近女而槃匝隨御
惟是一二富都晚益絕去桑梓諸貴人一切屏
謝不與游嘗曰牛羊順逆性也吾平生情塗猶
隔不喜見貴人且吾與其偃僂貴人前日救過
不給孰與吾游無何有之鄉縱情酣暢之爲適
哉而君亦卒以此釀禍矣君既屢遭坎壈意殊
忽忽不樂故居于是悉割其上腴產屬之它氏
而獨攜橐中裝去之金陵僦居長干里中日相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十五

與探諸六朝遺跡秦淮桃葉追歡渡頭聲妓羅
集方負綺錯不自知其身之旅羈而世業之蕩
爲烏有矣未幾疽發背卒嗟乎傷哉君善書研
精體勢楷法出曹娥碑尤工寫花鳥種種神生
人以爲畫馬圖龍之技不過也君執事多出人
意表亦天所授也至其推財結客一諾千金有
古俠烈風而不能促節跼步以應流俗斯其義
尤至高矣及君之物處君幸舍者不聞有一人
效扶輪之報可怪也予先大夫備兵廣左時談

大中丞寔爲總制相得甚懽君方提抱數稱君
秀穎不凡及子官白下君數過從知君特深故
君之葵如錦以志屬予耳配秦孺人子二長即
如錦娶華次如鉦娶劉女一人如錦賢而有文
能世其學其細行詳王穉登狀中予撫其槩而
系之銘銘曰維中丞公威稜有赫維君承之
絳組馬夾義薄雲天情紆泉石人重千金君輕
一諾在執斯博寄興刈除繁華過眼交臂與嗟
河陽古樹金谷殘花池臺何處風月誰家營魂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五

三十四

流寓歸骨故丘勒此貞珉彪炳千秋

福建都司都事水岩王先生暨元配夏孺
人墓志銘

王先生諱舜愷字某別號水岩其先世業耕讀
居常熟之石墩里國初有壽四者被亂始家邑
城壽四生能生贈監察御史琳琳子曰鶴臯
公宗錫以名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司副使先生
其仲子也鶴臯公始娶于鄧繼宋氏寔生先生
先生幼而穎敏有遠志六歲屬誦了了十一而

稱孤是時先生嫡兄舜元豪舉有文才而兩從兄爲御史舜耕副使舜漁一門鼎貴見謂咄咄軼道路而先生顧獨銳意於學爲文矢注風發援筆數千言急就十五試弟子高等明年以例進爲國子生試復居第一一時名聲籍甚先生輒自循其卷嘆曰嗟乎士業已屈首授經遊意于聖賢奈何獨厪厪艷一青紫耶乃益發古文辭讀之及濂洛諸家言覃精淫思不舍晝夜已稍慕悅陽明先生遂往從之遊聞其所謂良知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五

三十三

說歸益自淬礪造次未嘗不稱引古誼孳孳屹屹必至而後已蓋先生應舉南都者七就督學試者五再冠其曹偶其文章雖奇要爲羈縻尺幅以故竟不第晚卒就吏選得福建都司都事都事職故冗散先生則日閉門手一編吟誦不輟當路漸習先生文行至高諸所著作多徵之先生再署閩長樂事率以廉平爲治至其摭摭刺取令吏民不寒而栗閩人至今思之頃之嫡兄卒先生重恤其諸孤遂投組歸夫先生起諸

生大吏日臨之于上考政則政最論文則文重斯亦可謂難矣先生既歸則內自念其才志拂鬱弗克自效乃益縮足榮軌故邑令馮公汝弼再緝縣乘造先生廬請與鄧先生輟同董其筆削先生固辭不往最後復以書謝馮公卒不敢強予嘗一讀是書蓋知先生博物精理非虛詆踈跢不適於用而能逡巡自晦即竹帛汗青之業亦先生之所唾而弃者先生事母至孝食非親嘗不進疾則扶持非愈則不敢安私室歲所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五

三十三

闕給貧乏其中外親之待以舉火者嘗數十家形貌不逾中人而軒舉翔立不少媿阿家故闕閭間終歲足或不得一窺戶當其爲舉子時所善獨故尚書瞿文懿公數相與上下論議中歲攻古文奇字諸六經子史山經地志下迨百家稗說皆手自詮註評定可否時所善又獨憲副楊公儀楊公嘗以雪夜漏五鼓過先生先生猶假寐讀未休楊公笑謂曰不當作老博士耶年六十日益青旦日則下箔自蔽隱几伊吾蓋自

少以及垂白未嘗一日廢書其精勵如此先生家業饒然不爲米鹽苛小以故晚歲益落獨家所蓄古尊彝名画及法書宋刻輒自念先世手澤所遺種種不廢沒之前二年則呼兄之子之紀悉畀之曰夫是先人之所珍而世守之者百年于茲矣幸毋失墮先生先是蓋數舉子不育故卒以授之紀嗟乎伯道無兒羊舌殄祀天道無親子不可得而竟哉先生生于弘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萬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享

松石齋集

卷之九

文

年八十五配夏孺人出江陰習禮望族曾大父雲溪大父約菴父退菴皆以貲雄一郡孺人雖產自高華然勤約自持一遵檢柙相先生白首無間言既先生數不舉子則日進良家子爲勝侍撫子姓諸外孫一出慈愛無嫡庶彼我之間其生同先生卒後先生一年其葬以萬曆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墓在虞山拂水岩嗣子一人之紀娶唐邑令程公女女五人一適唐某一適馮檄太學生一適程柁一適繆一鳳俱夏出一適

李靈鳳側室出孫男一人兆瑚聘余弟用賓季女孫女一人余惟先生無抗言殊論而造詣不詭于古人不務孤介獨行而矜然不滓厥于俗斯所謂好學篤行有道之君子非耶是宜銘銘曰言不譁衆聽之醇如行無僭俗軌道以趨吁嗟乎先生歿也不亡神遊太虛夫以天地爲遠廬身名爲土苴官然而藏者非先生與

贈文林郎念齋陳先生墓志銘

萬曆六年戊寅二月二十五日念齋陳先生卒

松石齋集

卷之九

文

于家是時仲子俊卿舉進士需次得桐鄉令將歸壽先生舟出真州而先生病垂亟比揚帆遇順風日馳數舍遂得扶持供湯藥親視殮含鄉人謂俊卿事先生極孝故得終大事若獲天助也明年己卯八月癸先生於櫟頭原寔先生王父蓮庄公裘墓右又七年俊卿令江都滿歲贈先生如其官已而召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又明年己丑以翰檢教君狀乞銘於予先生行高法應銘俊卿以禮葬且必邀天子命爲榮而

後以志先生子乃按次遺事爲志曰先生諱汝琥字珍明其門人稱之曰念齋先生生六七歲則好學問方質有氣不類羣兒從父中丞公祥數迎撫曰是子且振吾宗年十三就試督學至揭試文於壁讀之已知其童子益驚賞十八晉廩貢文譽鬱謫一時先後校稅諸鉅公爭欲令名出門下皆梓其文爲式壬子當赴省試先生夢占一席已而火忽起席下俄報棘院災焚中式卷而先生適在數中戊午復試主衡康公得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十五

先生文太奇之且真爲首會監臨有主前他卷者康公爭不能得恚甚曰奈何以第二人辱此生也卒啣卷于袖去之先生竟用是不第未幾適公病先生不解帶者數日夜盡澹絕續粥毀甚俊卿兄弟方少日侍廬側見先生伏棺爲孺子慕三年不懈目液盡漸枯失明乃弃去庠序專諱各壘凡儒家微詞與義無所統紀者悉會而歸之於一或有以朱陸圖異爲說者辨議本齋起先生徐拊之曰兩公始雖分途終當

合轍奈何諸公更封頤頤標異論者赤幟也衆爲默然稱服乙丑遘奇疾幾殆既稍愈氣體憊不支乃取養生家書讀之旁及內典輒得妙解晚更自編三一居士其詠懷詩云三家合處是吾廬先生蓋直窺性命精微非徒矜奇聞異蹟誼詫一時也先生學務內求尤精於研究不尚辨說至與後生析疑義折古今治亂成敗輒能近證遠證煩而不雜人皆讓其精約及目眚後諸書一切置不觀獨瞑坐室中而內益洞朗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十五

凡生平所嘗過目者時占對不遺一字人或問之笑應曰此自吾淨明中故物耳丙子俊卿試於鄉先生忽題其夢曰幾年捷馬未歸陳壬午開科直到今夢馬初來壬午夜行看馬報又臨門至是果捷蓋其沉幾內兆亦素定也丁丑俊卿舉進士遺書戒曰昔潞公彥博以老成當國誦者謂公即精敏少年弗如兒今者幸年少當令人有老成之稱俊卿每誦其言然先生乃獨舉潞公意俊卿他日當符所豫期者先生性篤

孝友其行誼較然猶辨乎辭受蓮庄公有兄曰
祓曰袞祓無子次應先生爲嗣授產累數百金
先生悉籍記其貲最後袞坐訟破家乃呼袞子
龍昇之不遺一錢中丞公既歿夫人既後他姒
子弗愛意屬先生遽辭以父老兄病第且幼義
不得後它人夫人迄不能強自蓮庄公之卒奉
嫡母黃生母劉皆先生上食視寒燠十五年如
一日家口累數十悉仰給先生能時其饒飽周
旋伯仲間由髫髻及耆艾迄無違言而仲弟學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十五

傳君汝瑒亦終身嚴事先生執弟子禮陳族始
漢穎川氏至唐爲江州義門始祖一龍以宋景
定中來家于筠歷世十數歷年且五百子孫繁
多矣先生曰自吾陳之來徙不有祠以嚴先祖
亦何以收族而重宗耶爲畫條約諸由科貢及
有他吉慶者差次出金哀而爲祠甫議定而俊
卿適聯第登朝如約輸金再期而從子邦瞻第
汝瑒繼舉科貢祠乃落成寔惟先生之力先生
以嘉靖庚寅某月日生享年四十有九大王父

用由鄉舉任長沙教授中丞公父也用父方輿
公里中稱爲長者自一龍至方輿凡七傳世以
經術名至先生而義門之事始備先生配徐封
太孺人子三邦彥娶劉邦科即俊卿娶余邦選
娶徐女二人孫男八人俊卿余丁丑所舉士亮
直爲名御史銘曰 嗚呼先生言不爲華義爲
質惟寂寞道與則載鳴以文窮於斥天命維
常百不失侍御乘之光令德化虛爲羸終豈訕
筠山廬廬卜幽室子孫繩繩兮庇休福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

陳南園先生墓志銘

東莞有隱君子陳南園先生者生七十一年而
卒卒之六十年其曾孫德基舉進士爲戶部員
外郎視漕兩浙始以先生狀介使者走白下乞
銘於同年生用賢曰子曾祖抱德弗耀厯以獨
善其身而其施於家遺厥孫子者蓋自吾祖南
寧公銜訓事嗣以迄于今我重知子子其爲我
追而銘之以終我南寧公之志賢謹按陳氏故
家南雄保昌之嚴塘其上祖常仕宋爲朝奉郎

宦游至東莞樂其土徙居焉六傳至連山縣學
賓述再遷北柵述生衍衍生天錫天錫生宗政
宗政生堯欽堯欽生孝思孝思生珪珪娶何寔
生先生父陳氏自學賓公讀書敦行比七世皆
不仕至珪益修文學攻詩鼓琴自號琴樂先生
生七歲失恃事繼母翟盡孝無違色稍長能文
益拓以學邑令吳公試童子得先生卷大奇之
召置署中偕其子同業已入省城從解元鍾晟
講易年二十三始受室張氏二十五補邑弟子
松石齋集

卷之九

詩

三十四

負頃之副使胡公晉先生廩學官凡三四試會
省不第輒嘆曰吾有親在顧窮年估俸如菽水
愛日之誼何即謝去關所居南息壤數畝爲圃
穠植嘉蔬名卉徜徉其中乃自號曰南園居士
每當春秋之交荔枝盧橘橄欖檳榔柳柚之屬
實熟四垂溪魚林鳥芳徑繁陰俛仰羅列先生
奉琴樂翁寢處其中若華五柳之爲蔭而擅一
丘以爲適天動星迴曾不能迴其一瞬也先生
蚤歲游心百家晚更精青鳥家術按察使陶魯

下葬親地爲輿致先生一言立決今先生所藏
黃峒山亦手自營殖遂得吉壤先生凡產五子
至仁蚤夭至道至和並治田農志敬志正業儒
學皆先生指授經義志敬舉弘治甲子鄉試官
終南寧府同知有惠政志先生遺事者即南寧
公也張孺人佐先生幾五十年旦日出則糾諸
子孫各勤其業入則嚴諸婦五飯之勞四德之
節閭以內雍睦不聞諍語德基大母趙宜人數
言南寧公領薦日報者至庭孺人猶手女紅不
松石齋集

卷之九

三

三十三

輟居平所周急窮乏捐廩傾橐無少愆色先生
義聲隆隆起里中寔孺人匡贊之力後先生三
年卒亦七十一歲德基名履南寧公子贈君廷
對子也自先生至德基又更四世德基純行好
古以能詩名其爲吏汎愛薰然而凜凜持操不
愧古人常佐太守治吳郡至今人思之德基最
善予得諗其世行爲之銘銘曰嗟陳先生介
焉絕俗卷迹囂氛銷聲林曲美彼邦媛脩名順
欲夫鴻婦光千秋齊躋四世而起後祐斯篤責

于孫子繩繩世祿黃峒之原崇岡蔽屬尚千百
年毋震幽谷

松石齋集卷之十九

終

松石齋集

卷之十九

三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目錄

墓志 四

月溪顧公暨元配盛孺人墓志銘

郭徵君暨元配嚴孺人墓志銘

陸徵君暨元配高孺人墓志銘

張子復暨元配繆孺人墓志銘

朱處士暨元配潘孺人墓志銘

陸處士暨元配張孺人墓志銘

太學生歸宗魯墓志銘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

茂才石崖翁君墓志銘

錢敬虞墓志銘

舍玄子墓志銘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誥

墓志 四

月溪顧公暨元配盛孺人墓志銘

顧氏系出漢晉人 國朝世有隱德居邑之顧

墩鄉顧之先有聞者墓于是因以名其鄉若古

所稱君子鄉也公諱榮字大顯別號月溪其四

世祖曰質庵公質庵公生玄一公玄一公生春

暘公昭補邑諸生工書能詞賦生四子其長曰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一

培陽公間娶甄氏寔生公公八歲而孤母甄年

方少培陽公當永訣時目獨注視不瞑甄號呼

自矢曰吾不難一死從君地下所不即歿者以

君之子勿欲爲若血食計耳培陽公若啞啞應

者三乃瞑既葬甄益自匿毀容截髮足未嘗踰

閭諸伯叔迫令奪志培陽公所遺田厓二十畝

悉攘去又介甄父母爲言顧氏世衰即呱呱一

兒能必其成立恐河清難俟無徒自苦爲也母

益號慟第指心曰吾誓不食言諸伯叔愈仇之

所以辭巖者百方家有少布縷出易粟必取取之下至鷄羆蔬蕤必蹂躪不令長育值歲大歉母晝夜力作得少米雜糠覈榆屑中爲薄糜其上少糝以食二姑及幼子身所啖纔供飲啜充腹而已勤苦積二十年無間故及見其子女成立月溪公至老對人語未嘗不泣下沾襟也以故其持身益謹篤行好修皆母之教也公自其少好讀書伊五常達曙有疑義讀不能下母輒對之流涕曰今而父在豈使兒昧昧至此耶故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公益自淬勵迨長博極羣書遂抗經爲弟子師以其間考定諸籍一正譌僞邑故有宿儒某者教授海上諸塾師見之皆偃偻下風莫敢雁行惟公抗顏不屈更爲友朋質難往往心服嘗爲百韻詩遺公欲窮以多且立索報章公倚席酌和語更清適兩人始大愧服居平簡重和易絕不爲儼薄浮淺諸態行道中目不邪瞬將入戶必揚其聲見人爲不善必面加誚讓已過則絕口不道或舉以問者亦竟置不對與諸少年坐

松石齋集

卷之十

三

其舉止躁率或妄言笑者輒正色呵止遇人有過爲恭謹者復不喜曰吾聞禮多必詐若殆深情自文耳士安取此里人郭某憑勢使酒公正言偶逢其怒奮臂毆目幾眇公惟閉閣自訟它日行道中遇之其人反而自匿欲避去而公整衣肅揖如故子弟或爲不平公徐曰彼何心向不過爲酒所使耳今仇彼是仇酒也其長厚之行多類此公天性不尚華靡日所啖蔬食布袍縕著數經浣綬終不忍弃其後孫旣貴子且被封命矣或市一鮮衣以進輒篋而真之未嘗一御常日游行山水間僅攜一童子自隨封翁間勸以肩輿代步公應曰吾幸筋力未憊及時自取愉適倦即返耳輿何爲者遇茂林佳樹必盤桓目恣或選勝精廬圍棋竹下嘯咏彌留迨暮乃歸歸而偃仰一室中子孫環侍必命談說今古揚推經義當快意處輒引滿自慶曰吾祖孫一堂所言清遠勝絲竹滿耳多矣兩孫每夜讀必危坐拱聽夜稍久輒加勞苦或爲賦詩以志

喜時對兩孫言吾老矣幸若曹他日微一命爲表章吾母計吾得道進林間足矣已復合掌曰是非所望也蓋八十年如一旦云公平居口不絕吟所著詩數十百首曰蛙缶集其孫官蜀時攜之篋中爲舟人失之今所傳僅數首皆清婉流麗得山人之致公生正德庚午十一月一日卒萬曆壬辰四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三元配盛氏故教諭宗義公之玄孫女及笄而歸月溪公佐公治內挈持綱維米鹽細碎無所遺漏上事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一

四

三

孀姑具得其懽內相月溪公賓接以禮下迨諸孤姊妹及子姪臧獲皆有恩禮先公二十年卒子一人即封翁某娶陳贈宜人女一人適陳可立孫男二人長雲鴻邑庠生能爲古文詞有聲曾楊封宜人次雲鴻邑庠生能爲古文詞有聲曾孫男四人嗟乎公以詩書啓後以孝行光前可謂揚德振華奕世其昌矣法宜銘銘曰

行正而和孝謹兢兢穆如淳風先民是程維德不棄寔繁有祉旣壽而康施于孫子我思古人

孰嬾厥美庶幾梁孟千秋並軌虞山之原琴水泃泃公墓其顛賁于幽玄

郭徵君暨配嚴孺人墓志銘

予爲兒時蓋聞里中有起虞郭公元望者其人斤斤好修而故封大學士心萱嚴公倜儻豪爽名善知人兩公雖趣操少殊然其交相得甚歡封公有賢女擇婿竟以妻郭公子讓峰君尚賢尚賢字用章予爲諸生與君校藝上下未嘗不推其精相隨學宮望見君恂恂恭謹不苟爲言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二

五

咲又未嘗不心服君之能鎮浮而懲薄也其後封公子太保嚴先生浸起貴在日月之際而君猶蹭蹬老一經家徒四壁意豁如也當文靖公柄銓日常一再邀致君不赴則趣叙爲太醫令史固辭去已又爲君更其宅爽闇君復辭不得則請爲祠祀封公其中封公每對客輒言倩偶偶不隨俗作俯仰文靖公間稱說君雖貧終不折氣志以牢纖細非復今時塵中人也其愛重君如此起虞公久困黷序獨與君母沈孺人拮

據養其二親。此君既壯授室，復代起虞公爲養。君歲出授徒資館餼于外，而嚴孺人攻紡績刺繡易鎡錢佐供具於內。雖日闕無儲，然父母未嘗不怡然色喜也。曾大母顧沒，起虞公惶急，第拊膺哭。君爲悉括塾糈成斂，母之姪某坐法倉卒以下田求質子錢。君爲貸金故昂授之，直事已折券盡還其田。其治二親喪時，適歲大祲，剝產得若干金，或勸須少留爲後日計。君輒慟曰：「奈何！念兒女儉吾親哉！」卒盡費不留一錢。少弟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嘗封股救母，爲傾帑徵檄旌其閭。弟歿，粥一婢以治葬。凡君所收卹昆弟字孤寡，輒謀及嚴孺人。孺人輒慙，思旁究濟之，至垂橐若洗者數焉。太史公謂富而好行其德以爲難，若君所謂貧而好行德尤難矣。君爲人朴誠，一切世俗猥薄靡麗皆不入其心。少時嘗却麗女獨奔，晚歲益自檢押，日坐一小樓，手灑洛諸家言，期以身率範子姓。嚴孺人性尤恬澹肅穆，方歸君日，乍貧惟布操作。後文靖公貴，稍分俸資孺人。孺人荆

綈不改素服，盖有少君提甕德耀舉案之風焉。君之先世居雙鳳鄉，高祖琚曾祖本皆以孝悌力田稱。後割雙鳳隸太倉州，祖崇始徙邑城。寔生元望郭氏，以儒起家。自元望始，今彬彬盛矣。子六人：梅庠生娶程懋，娶沈森，娶章杰，娶屈郡庠生梧，娶徐邑庠生校，娶譚女一人。孫男十一人，孫女二人。墓在寶嚴灣。銘曰：天地曠曠，孰知其施。歸以才諳，獨屯其時。維惠之厚，宛乎孝慈。惟配之良，穆有令儀。賁于丘園，衍衍于不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七

贏于遇天偶人奇，其升遠矣。魂無不之，墓門有石。予銘其詞，子孫世載其以永宜。

處士朱賓山暨元配潘孺人墓志銘

朱翁諱時，字文中，賓山其號。有子曰光州守雲鸞，選貢生雲龍。光州與子同舉戊午鄉試，久之去爲長沙府寧鄉令，有惠政，以薦擢知德慶州。到官一旬而母潘孺人卒，寔萬曆乙酉冬十一月也。又三年戊子，余官留都，光州服闋當赴銓，意戀戀不欲行。翁故強食示矯健，曰：「若促就道。」

得官吾當就郎養遂行補光州翁即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卒光州君到官亦僅逾月耳光州君痛父母皆不及視含歛徒跣晝夜馳入門抱弟哭幾絕先是翁屬續日舉一函封畧龍須兄至當發緘比發視乃翁手所錄族世行止及潘孺人孝謹能共財義甚備光州君稍銓次其語授予爲之志朱故鳳陽縣人從我聖祖渡江占籍南京留守右衛子某征交趾有功授世襲都指揮使子孫坐貧病失官世宗登極詔國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八

初功臣後中廢不封者得追叙仍舊爵翁父碧潭公某詣闕陳牒事下兵部覆覈累年資用數絕乏翁方弱冠慨然思以修業自廣已娶潘孺人則盡弃儒業夫婦拮据益積居與時逐牟鉅取羨賴有天幸數得倍息家遂大起悉出以資碧潭公進用而翁贏利嘗得取給或謂翁子故有兄在即復官次不應及奈何自挫其產翁嘿弗應而委輸益厚迄得還故封翁同產三人是時饑饉指揮使弟暇故貧而庶弟瞻昉皆幼

無所資生碧潭公老念廢著不得饒翁謀之潘孺人請得推私財產悉瓜分之碧潭公大喜諸弟卒賴以立其後父兄既歿皆翁手自指畫喪事收養孤姪翺不異己子歲周給姻族不爲限里閭中稱翁孝弟以比姜肱共被田真讓財義不過此及翁所自叙輒歸助孺人蓋孺人雖纖膏治家然明大計識取舍居平所動色相戒必以含忍忠厚爲主翁亦每咨服其言故其涉世最久嘗歷最多而卒未有讎謫於室諍語於族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三

九

三十四

者非獨翁之誼足服人也乃孺人所扶助於德美者不淺矣翁性素儻善籌畫遇小得失意恒豁如光州兄弟始能任學即厚招賓友與相切劘潘孺人數斥簪珥佐游學費晚歲益澹泊自適不干人事日咏唐人詩及宋元小詞暇則登覽山水故知數人結社會飲酒歌呼每客至觴咏必盡歡或不得客則促召子姓對飲亦必極歡乃罷孺人自四十時即蔬食衣大練誦持佛號施財採飢寒無虛日嘗語翁今我所有業

皆它人業耳去來無常苟不務德安知不復爲
它人有也以故翁好施行德不欲贏取孺人生
四歲觸異蛇將嚙其顙徐以手拂去舉一履壓
之無怖色蛇迄不爲害翁嘗行賈涉江再遇大
風舟幾覆卒得免夜行林薄中乳虎突至見翁
掉尾不顧人謂翁與孺人齊德而壽子孫將昌
吉祥至止詎禍患所能入歟翁享年八十有六
今 皇帝登極詔高年有德者予冠帶京兆尹
陳公舉翁耆雋有章服之錫子二人長即光州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十

三十四

君娶梁氏次即選貢君娶李氏女四人孫男七
人孫女四人墓在聚寶門銘曰 胡德之厚維
年之長維子孫之昌實蒼蒼者福善之常白雲
帝鄉維爾夫婦其永藏賁爾泉下視此銘章

陸徵君暨配高孺人墓志銘

邑之東南隅其聚之最大者曰五渠渠當虞山
所窮外環以大湖蛇蟠鬱積地氣所厚鍾其人
纖儉有氣力好讀書攻詞說產才亦最盛嘉靖
中予師瞿文懿公以詩魁天下爲時名臣後四

十餘年陸子化淳亦以詩舉南畿第二人一時
文名幾埒文懿然陸子學所淵源大抵出其父
吳山君而吳山君又本之瞿文懿公云君姓陸
氏諱南英字俊卿吳山其所自號陸之先出晉
鬱林太守琄至勝國時有榮三公者從其兄轉
運使榮一公避亂獨竄居常熟 高皇帝已混
一命戶部授牒得占墾荒土遂世居五渠五傳
爲君父西江公龍工詩性嗜酒不能齷齪治生
娶徐氏寔生君君生五歲西江公口授之書即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十一

三十三

影響誦無遺教使作字運用輒解稍長益感激
思自奮拔誦先秦諸子日數千言爲詞章捷出
不羈西江公嘗攜以適高翁思忍一見大奇之
即以女許配君君年十四應童子試文立就縣
令馮訝其敏顧謂孺子其卒業毋啜小成君大
恚而會臺使者檄屬邑募能禮記者得復赴試
君則徙所治詩而更習禮僅市一月盡熟其說
請于父得隨牒一就試父不許間脫身從一二
少年渡江躡使者不能及則又大恚曰吾明二

經不得當一試，然是小技耳，不足發聞成業，乃盡屏文書，結客爲任俠行，蹋鞠習矜射，馳逐累年。高孺人旣歸室，時時讓君丈夫處世要當身名俱泰，奈何跣跣爲父母憂，齧一指矢天曰：自今而不以儒顯者，請不得復見君。大感悟，悉出先世所藏書，羅置左右，而身槃礴其中，讀徹晝夜，爲喀血猶不止。期年，補博士弟子員，試必居上等。君治經義，奇宕不甚循畦徑，獨以論說及策時事見推。即先達宿儒皆讓其博，以故數試

應天不利，君方期究力所未到，適島寇掠吳中，燬居室，君恐傷父心，與高孺人傾貲更營一宅，方迎與父居，而怒龍降于室，發屋飄瓦，復蕩無遺。君時館穀他邑，高孺人身自督童奴起仆埴，頽室甫完，而西江公竟以悸遘疾，君馳歸謀于高，所須後事略具。西江公意獨咨咨念仲弟猶未納室，高孺人悉出橐裝復貸得若干緡，仲以是夕娶，而西江公始瞑。里中以是推君孝友，而君輒泣曰：我之能成父志而無室適者，吾婦之

力也。然自是君益迫于貧，歲所藉館精悉具，甘鮮養母，猶不足，則高孺人佐以績紵，又斤而賑給族黨，至一簪珥不着身，而君仲弟數挫其產，母徐重爲咨咽。君割所居半授之高孺人，爲宿薪儲，脣具什物逆與居，未幾仲復議粥他室，君又厚酬其直，如是者再，而君終無愠色。君學坐是遂廢，高孺人迄以劬致羸疾卒，踰旬，母徐亦以哭婦極哀卒。君乃經紀三喪，更娶婦陳氏，而年且益長，乃奔舉子業，弗講而專督化淳等三子于學。今化淳旣以文顯而化熙名亦漸起，君志且獲申，而君亦以卒矣。君爲人強幹能堅忍，形不逾中，人行步跚跚，氣若凌一世，寔坦中無他腸，其治家嚴而高孺人每濟以柔和，其性輕財好賓客，當其稍餘，與所過逢歡燕累日夜，費盡不計，或分挈以去，間值空乏，不能設食，高孺人必悉力爲其具，以故君雖貧而意恒自適。予爲諸生與君試相上下，謏論務傳古好徵故實，自雄然，予氣縮胸弗迫君遠甚。嘉靖中郡丞某

者以督賦刑過峻辱一生諸生羣起將攘之君力爲止不得後經論列凡所指名者率遭困辱君當廷鞫日挺然獨爲申理使者移怒學博且筆之君解衣蒲伏請代事得寢解又萬曆初議丈民田吳中譁然君條上所不便再詣兩臺請罷人或笑謂君非多田翁奈何喋喋徒自取辱君輒詫應曰必若所云將脂韋隱忍漠然人已邪彼古有代闕撻登聞者非乎壯游吳市嘗逢遺金于道守之終日須亡金者歸之乃去又嘗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一

三

館富室主家被火倉皇中授橐金無筭君亟命兩童子拾置篋中已命主自歛取之曰是不當復污吾手大都君學完行高平居頽然惟自適以詩酒若無當于世及遇事踔厲風發必得其所守世之知君者或重其意氣或推其文學博瞻晚年或又高君洒脫于名利至君所懷抱一切臨患難立節槩不愧于古君子者惜乎不獲一顯于世而世之稱君者未必能盡君也所著樗叟叢談尺牘詩歌凡若干卷君所可知者止

此君生于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卒于萬曆戊子三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高孺人生嘉靖庚寅八月十六日卒甲子三月二十八日年三十有六子男四人長化淳娶周氏高出次化熙邑庠生娶夏氏次化冲娶瞿氏次化光尚幼俱陳出女一人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墓在虞山銘曰世趨靡靡莫適挽也君獨子子自爲觴也立義堅苦不墮輦也彼順與逆等一呷也惟歿全室詣爾配也惟惠昌後在爾子也我載其幽以完歸也其降在此永無斃也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十五

三

張子復暨元配繆孺人墓志銘

自予爲兒肯得及見秋逸張翁張翁雖布衣然多長者遊其人清遠有俠士風吳中一時名士如祝希哲蔡九達唐伯虎文徵仲皆相與爲爾汝交歲一再過從輒歌呼浮白必經旬乃去或挾一稅至者亦相與分甘推食人人各厭所欲而去故張翁雖蕭然環堵而隱然名動於三吳若公卿之重焉張翁有子曰一陽字子復別號

杏臺少奇敏嘗爲予師瞿文懿公所推許爲諸生有聲晚益連蹇不遇而家益赤貧張翁又好結客客從四方至者輒轍相屬張翁所共具皆咄嗟稱辦子復獨與繆孺人拮据共膳求當張翁心日汲汲不暇積十餘年遂置儒業不講已而子仲孝漸長爲延師家塾子復外劬力事張翁視所欲敬進而孺人晝則共賓客夜則勤女紅時時脫簪珥質子錢家以佐子復夫婦更相勞苦歡然也丙子仲孝舉應天鄉試時繆孺人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十六

三十四

已先卒年甫四十耳遂不更娶日抱甕取汲雜蒔花竹庭除間客至則焚香小齋或彈棋放歌徜徉山澤中頽然自適或攜賓朋二三及仲孝兄弟流連恒至累日性不善飲遇客有引滿酣醉者輒相爲愉快若簪裾盛集則蹙額去之矣邑令長高其行延致鄉飲強爲一徃直指使者甘公欲延訪者舊促入謁竟謝不赴鄉人以此益嚴重之子復雖居貧遇人以急請即傾橐不靳而尤慎於取予女弟適錢氏者家徒壁立歲

時賑給有常最後以五緡爲具木錢再鬻之子復輒爲再具其它親故有急視力所及應之毋少吝常言脫吾有羨資當不令范希文專美前聞矣仲孝昆弟外家皆饒於財當其廢箸時子復戒二子不得濡染聞人有一善誦說不置見一不善輒面加誚讓即交知不少假也仲孝計偕時常從之北游涉大江歷淮沛觀鄒魯之郊已入燕市覽帝都宮闕人物之盛慨然自托曰此足爲壯遊哉吾昔所稱雄于武林上方石湖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十七

三十四

諸名勝特斥鷃之自快於枋榆間耳不足爲奇也年踰七十步履矯捷如少年時閉戶讀書篝燈作蠅頭細書手纂古詩及陰陽醫卜諸家凡數十卷甲午春食少減入夏大減遂至不起先是數日室中忽有光入帳大如滿月子復亟攬衣起視見光中宮闕羅列樹影交蔭移時始滅人以爲子復無缺行且得生天云子復享年七十有八繆孺人得年四十有二丈夫子三長即仲孝恬雅守貧有操行與予善邑人重之娶周

次仲友娶顧次仲甫娶錢孫男五人曾孫三人
嗟乎子復清不絕俗和不混世雖其遇紬於時
而其誠心質行至使閭黨慕其風士民懷其德
蓋亦有足多者矣是宜銘銘曰維富與貴或紬
其身維壽與康自得其珍翼爾子孫訖訖綸綸
我銘其幽不替其聞嗚呼子復可以不死矣

陸處士暨配張孺人墓志銘

處士陸君者諱曜字蒸父其家世居畢澤上因
自號曰畢泉娶于張是爲張孺人處士錦女也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六

三三六

母凌氏孺人之佐處士君蓋三十年而卒後十
三年而處士君亦卒子達卿則以狀來請蒲伏
而輟泣曰不肖所旦暮圖報我二尊人者惟是
庶幾微祿養於一日而今弗逮矣顧先君子立
義長者而文采弗見于世不肖所更圖以爲不
朽計者惟子之銘是藉予與君居同里閭又辱
與達卿遊相善也其敢辭按狀處士君遠祖璽
在宋季以隱稱數傳而爲高祖榮榮生信之信
之生奇奇生金是爲東隱翁陸氏自榮而下世

以貴雄里中至東隱翁而益大東隱翁年九十
餘有高行嘗被 詔予章服及身而子孫且幾
百人鄉人傳以爲盛最晚貳室祁氏寔舉君君
幼而介爽東隱翁心獨奇愛乃以命仲兄忱曰
是兒早慧顧我老或不能須其成若爲我善撫
視之故君自羈絆及婚張孺人皆衣食仲兄所
久之屬仲嫂微見矜恃乃復歸東隱翁然君事
仲終其身不敢以褻進而張孺人處妯娌間亦
卑約自將毋敢望敵偶東隱翁歿君年始逾冠
哀毀遵疾幾不勝喪張孺人晝夜調藥餌躬扶
侍期年病良已君少治春秋工博士家言業已
有聲矣竟以病弃去乃益治田業勤本織膏君
時時操奇贏制於外而張孺人調度節縮於內
服疏茹糲未嘗敢靡一錢其斥而振業窮乏則
又夫婦更勉爲德未嘗較量于主撮也君雖居
田農間然一切用文持之不爲權利每歲輸公
賦率先其里人非力田所出不食邑令永嘉王
公常察舉君爲鄉長冀以風示閭左而君願亦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九

三三七

勤身率先矯然有濟物變俗之志居平恒咨嗟
自悼不竟於儒業故獨發憤於達卿達卿既任
學則益延名師勝友務廣其業而張孺人亦以
間司達卿讀業脯勞慰相繼而稍扶其情以故
達卿卒以儒顯君前後所行率舉大義方張孺
人卒時君年尚強或勸之更娶君曰吾兒孫且
遠勝安所事此且吾何遽遺所常共辛勤者而
復宛委衽席也竟不娶嘗從人貸子錢若干失
置券歲盡君賁錢入酌債家固不受讓者數四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迄納之乃止君爲人易中疎節依於忠厚而吟
域較然人亦嚴服之聞人一善歎賞擊節不置
間見俗里及子姓有不善事即面加誚詈不爲
少避凡君所扶義不侵爲然諾者張孺人必劬
宛爲曲濟之而至其勤拮据衡臧獲稱治門內
皆自張孺人發之達卿又間爲余言當母既病
劇適達卿始遊校冠儒衣冠拜母床下母爲強
起囑以卒學勵志毋替始進既達卿舉應天丙
子鄉試歸拜處士君君顧不色喜且曰丈夫得

時而駕要在行檢修于已利澤及于人耳孺子
勿遽榮一科名也達卿念此兩言輒嗚咽不自
勝而予與達卿遊亦見其恬默志古無世俗所
謂好藩飾喜夸利悻悻馳逐自快之習斯真不
愧于父母之教而君與孺人其積慶貽謀蓋亦
有足多者矣君享年六十孺人得年五十有一
子男四人長枝即達卿娶陶氏次相娶戴氏次
柱娶曹氏次桶娶王氏女一人孫男四人孫女
五人墓在畢澤圩銘曰陸氏之世以田起惟君
發聞用儒始昊天不僭寵厥子吁嗟有子弗躬
祉畢澤之丘築之俅俅惟二人之返於幽宜爾
子孫千百世其勿休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太學生歸君墓志銘

歸君道傳字宗魯其先世有隱德具他志中父
百泉公謨嘉靖中嘗官鴻臚永生四子宗魯其
叔子也叔子居平慕義任俠忼慨然諸赴士之
困厄厚施而薄責報即於行義其天性然也無
他嗜好顧獨嗜書發憤覽究載籍子史稗官無

不通名籍籍傾諸生既貲入太學爲瞿范兩司
成所賞識六館名家無不推轂叔子竟以數奇
不售慨然投筆曰是命也夫命也夫丈夫年已
過壯安能徒事咕嗶窮年仡仡也遂絕意棄去
始百泉公疾甚卜土爲崇叔子揮淚爲祝文露
禱願得以身代父疾旋已伯仲析箸東海上歲
時問遣使者相屬於道獨與季同居相課業嚴
如父師族故聚白茆習尚剛勁叔子患之爲立
宗約月給廩有額戒曰凡我諸父昆弟將祿襁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力田是務無扞文罔以勞長吏歲所收粟自輸
賦外宗人實共有之族遂大饒叔子即食必祝
曹陸家姑舉火日月輪奉布粟有常當是時諸
宗子姓若母氏諸郁無不人人自以叔子哺我
歲時伏臘爲具牛酒徃復三黨姻婭間於是三
黨姻婭無不人人以叔子爲家人有急抵即傾
橐相賙恤絕無幾微難色諸行義者力或不贍
叔子率佐財遠赴重繭數百里不辭於是諸所
識窮乏戚里又無不人人向往叔子門常如市

當歲歛既畢合券海上與田間父老相勞苦人
人誦叔子高義曰吾儕小人饜糠覈義不忍負
長者旣叔子立召諸不任責者折券貰負因謂
諸田家曰若等生無以爲娶若嫁有以告告則
助羞若等死無以爲殮若葬有則以告告則助
賙父之叔子所居鄉無不人授之金於是家無
怨曠野無饑饉歲已丑大稜疫暴於吳中特
甚殍僵相屬於道叔子睨視泣下曰悲哉是累
累者奈何不哺其後死者趣捐困粟遍賑之邑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大姓慕效爭行賑所全活幾萬人先是家奴格
虜構難事關直指使者屬里中生暴進者思得
陰擠以修郤於叔子竟逮獄已叔子從獄中事
得白奴且歿客請於叔子必剪以快志叔子謝
曰此故吾奴畜之者乃以奴故罹於獄是吾德
不修耳奈何睚眦殺人耶卒給之金令生還於
是邑中人益嚴重叔子爭願得叔子爲友後一
歲所暴進者病疫死死時口咄咄道由歸氏干
天刑云叔子孝友天植與物無競然負才氣善

善惡惡揣事則屢中會朝議墾田塞下業既遣
官而柄事陰撓之不果行叔子則拊膺太息曰
曰嗟乎此國家長慮也奈何報罷漢事所稱張
堪墾漁陽田八百頃彼豈易地而耕者哉居嘗
鞅鞅耻卒老文學無所知名乃築園堡東偏顏
其上曰十畝之間延諸師宿儒讀書自娛拮据
課二子二子自童年即有聞遂補博士弟子試
輒高等叔子素強無恙方屬意二子成名一日
忽眩仆不起遂卒卒之日其故素雅好及四方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誄
知名士無不遠奔臨哭道路行者知與不知亦
無不雪涕傷悼此豈有徵發期會交結要約哉
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名實影響神理非誣語曰
人類榮名豈有既乎予於叔子亦云叔子沒三
歲而長君舉鄉試識者無不仰天舉手誦叔子
此厚德之報叔子享年僅四十有八配曹氏丈
夫子二人長紹慶辛卯舉人娶施氏紹禎邑庠
生娶王氏女一人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君弟周
謁予請志予往嘗傳百泉公載其事甚詳叔子

數顧予言每讀斯傳未嘗不泫然也乃今復志
君墓惜乎天不假須臾令君之可傳斯斯乃止
於此也銘曰孰位是膺而名是亨豈其勢之馮
而政是用成精用極者中絕物不究者有終弗
蟻胡伸弗濬胡清與其達無聞也寧及守里中
負達之慙隱德可貞其曰肇啟我后生

茂才石岷翁君墓志銘

翁君諱拱極字敬夫別號石岷先世汴人徙家
長洲再徙海虞數傳至隱君廷秀生思隱公思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墓

隱公時族益鳩家聲益起予先大夫嘗志其墓
思隱公仲子介石公爲邑庠生即石岷公父也
公少受書介石公輒能解悟大意介石公奇之
曰若必振吾業而亢爲宗者惟是羸者公也素
善病介石公不欲苦之公益自奮冀以儒成名
究父志旦暮誦讀不休未成童即善屬文年十
四出試郡邑守令無不稱賞目爲奇自是試輒
高等既遊學宮直指使者試士公哀然冠然公
愈折節讀書古今載籍靡不窺覽未幾介石公

疾亟公日夜籲禱奉湯藥不解帶介石公竟不起公哀毀篤至母薛孺人與公焚炷在疚家日告困所有田廬又多以禦侮翦去更多負母錢時咄咄歎公踧踖曰兒即貧尚能具饘粥母幸強飯自寬時雖集蓼甘來有時兒善身穀後百年不解天豈終難我不一祚之耶公每抱沉疴重以外侮未嘗見戚容以貽母憂母素崇事釋教公即不信必曲順之母所欲施舍即乏必與其色養類如此當介石公時屬蒼頭盜錢祛篋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六

亡命逐之墮水死法曰自殺且奴也主不當論坐仇家陰爲構陷介石公幾不得脫公匍匐排解有司直公誣竟白諸怨家始動色相戒由是免介石公於難介石公既卽世三年將卜以冬葬江南故水土潢也窆有日矣忽冰合寒不可鑿公號慟曰吾父長者天寧使歿不即安者乎若其令終即安則冰解者乎水果解葬如期人共稱孝感云公爲人大都坦夷直率一切紛沓醇應不滑其中掩扉獨坐會心經史絕不與外

事天性尤篤于孝友肖隱公其叔父也事之如父每事必咨可否拱辰其從兄也以歿故圯家公周急匡困惟力是視未嘗以貧爲解有姊既寡無嗣厚其餼養既歿親爲含歛生死視之如一室家相敬如賓終身不見蹀狎有子五俱雋才公旣以一經自老念諸子郡萃州處則教不肅而成學不勞而能以故僦居城塾延宿儒爲都講諸子由是悉補博士弟子員叔子即卅角試每上首今年成進士少子又先三年登賢書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三

先是公日戒諸子曰孺子勉之寔不中聲君子耻焉毋重吾耻也孺子勉之乃今諸子斌斌繼起一時盛美其效睹已公疾一歲將卒獨向母薛孺人泣曰兒修短有命恨不及終母養此諸孤在毋傷母心又呼諸子曰若等善事大毋猶毋吾不死矣若等善繼吾志吾光於九原遂歿叔子進士君來謁予請誌予惟是先大夫旣志思隱公予敢不志石崖公嗟乎士飾枝葉謬爲薰灼者衆矣公姱節不耀斤斤踐繩

雙落

以沒然篤行於身榮施於子孫所就孰與世多
天不終難而一祚之非耶予有概乎翁氏之世
澤長也是爲銘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羸
躬以詒後昆繼繼繩繩蒸蒸顯聞既蕃爾裔既
振爾聲匪位不貴匪德不馨德則多有至貴在
身其永令名載在斯文

錢君敬虞墓誌銘

按史稱蜀卓氏及犍頗者流皆無他奇行高節
徒以業擅素封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變化有概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爲豪里中耳乃太史公尤亟稱之又况孝弟力
田篤古行誼斤斤自持如錢君者哉故當錢君
之孤良棟持吾友黃州守瞿公狀來請銘遂不
辭而銘之按狀錢君諱仲字齊文父爲東虞公
君性謹愿寡言笑遇人恂恂有愉色東虞公絕
憐愛之歲大侵東虞公不任更繇乃令偕伯子
理役事事立辦東虞公則大喜復令治田君即
與傭奴雜作駢手汗邪不惜也東虞公與緡錢
百俾賈淮陽君爲人廉不仰機利而又明於積

著之理轉轂所至津吏皆護持其行不數年衰
然稱長賈淮陽間矣久之君間歸行隴上息故
耕處適有以膏壤來傳者顧視篋中無所得金
且析賈資以應矣屬有一老人蹣跚而來遺君
青囊君愕然欲與語因忽不見發其囊囊金
適符券數里中入減神其事君以是棄賈而耕
數有天幸五穀繁熟得以餘力益治珍嘉進東
虞公東虞公踰衣甘食年踰八十乃卒性尤喜
施予數遇永旱道殣相望君爲首發粟粟給里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中貧者復爲粥以待流餓者塗有齒豁即捐粟
爲收瘞或言入有給者君亦不爲推問也歲甲
寅島夷暴至縣令東陽王公大發卒治城百雉
並作君所署板幹獨堅實爲諸雉冠居嘗受任
爲田賦長必率先諸里上輸諸繇之鉅者莫過
於主進與司會主進者昂若一鉢司會者失若
一算立得罪罪且不測故富人子往往以金錢
求居間自免耶不得免而憤憤受事又勤長吏
乏勾校檢登進下交相爲病惟君出納平允輟

索精密縣官於君所舉任輒倚辦無牟紕之憂君以此受知縣大夫出入數十年至其事鄉曲則退然如不能言遇有所齟齬憑陵君盤辟遜謝必令得所欲以去其居家率以身先下每晨起召諸子出就傳令諸傭保各授事而後朝晡已循行阡陌課督耕讀而後即安迄於白首毋變也君生嘉靖戊子某月日卒萬曆戊子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一良棟卜以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葬君於張墓橋之新阡法宜銘銘曰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手

世鬪其捷而君居以誠世競於華而君守以貞可以厚俗可以爲民之程吁嗟乎斯原後千百年其永無傾

明含玄子墓志銘

趙氏自宋南渡後散處江左其居璜涇者最大璜涇諸趙皆世力田孝弟至震洋趙先生汴以春秋發解南畿爲時聞人而族始益著含玄子即憲副震洋先生子也初名廷梧後以學道故

更名曰樗生字彥材含玄其所自號也生六歲讀書過目輒不忘十七爲諸生哀然有聲督學吳御史下檄徵吳中茂才異等士太守楊曲王公以含玄子及吳江毛君圖南等五人應徵其後毛君相繼成進士以去而含玄子獨連蹇不遇遂棄去讀他書隱闌闔中不窺戶外者三十餘年其學主六經旁及子史搜獵古奇文秘事矻矻不休閉門下鍵時至經旬或遇風月晴明僅出徜徉纔一瞬復入讀如故其爲文章構思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手

沉遠必本其意所獨到而橫溢開宕若不可羈御至其原本道術辨析名物涵今茹古出入無務極微妙大都論說具載集中明益與世揆抹嗒然獨處旁無侍者諸墳籍悉屏去不觀所留唯老子莊周維摩圓覺楞嚴而已久之益厭世氣遂長齋日飯一脫粟或經數日不食或日加數餐抱膝長吟若身在羲黃時也性復慈儉而賑貸施捨無所顧惜少時憲副公常令賁券出督租諸僮奴乾沒動以百千緡計一無所問

已復斥其餘散之間黨宗族之貧者必人人給足乃已至病大漸時猶手拈錢日數百緡謝諸來視疾者諸子幾無以應遂至大困常所服僅取蔽體數經浣濯垢膩破壞補緝纍纍若懸鶉百結而處之洒然敝裘介于狐貉之間了無動容與人接未嘗爲耳語絕跡公庭達官貴人之門未嘗一側足憲副公常構宜逸亭數楹長松碧流映帶左右時時濯足拂纓其中蕭然遠覽或隨意訪支硎穹窿石湖上方諸名山躡足層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嶠身在雲外幾以爲仙遊不遠居平常恨不得假尺一符歷九州探五嶽周覽古帝王遺跡一表章之齋中列孔釋老三像晨起必盥手瞻禮時與人言三教本無異趣其究在心性同原學者正當藉以相發奈何爲異同相讐也心所慕漢唐魏諸賢若子房孔明嚴光法真輩下迨晉隱士宋濂洛諸儒數十子皆欲人著一論披其心跡屬病未能也先是癸巳爲六十初度家人且欲舉觴爲壽時病脾下洩方劇子弟環請

謂茹素既久脾積損邪必一御膳羞漸實脾氣疾庶幾望愈則應之曰是皆欲以五味苦人者若第知我病苦不知我本無病苦乃更甚欲無苦其在無生耳卒堅拒不納病益甚呼諸子曰吾嘗夢上帝授六字符屬我爲泰山承事主事若殆往而行矣居頃之季子遇異人授丹三粒大如黍米謂可止痢諸子乃強進之明日呼諸子告曰吾固知非藥物所能留吾昨服丹後夢天上一人執幡一人援手強起余于卧蹈空而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行若御風冷然只見六通四達無一障礙余似別有境界母所用留也因示五子徵士詩而復自咏列其後復告諸子曰人生窮達此不足動念要須以聖賢自負學貴遠大近小無足羨也辟穀謝醫幾一月乃卒邇其生嘉靖癸巳十一月五日巳時卒之年甲子一周亦十一月五日巳時也可不謂奇哉余于含玄子爲同宗往常聞其性至孝友事憲副公備極孝謹終三年喪未嘗見齒姑有適張氏者憲副公女弟也後以妻

菲故失權於舅姑居數年其姑復來省視聞之
爲長慟幾絕戒諸子是若大父所鍾愛事之當
毋違禮與楊孺人白首相莊以習玄故屏居異
室者二十餘年中歲得疾若狂時長嘯悲歌或
踊出戶外忽忽若有所見聞者迄以是疾不起
寔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三雲蒸太學生配袁氏
先卒雲蒸遂不娶次日烹配王氏次順光亦太
學生配陸氏孫男九人弘基州庠生聘呂今再
娶陳次道基聘朱善基聘何福基聘王氏雲蒸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

三

出啟埏啟壙啟圭俱未聘日烹出無疆連城未
聘順光出孫女三一適徐遵一諾謝某一諾李
某所著修煉書論文雜著詩文簡牘共集六十
六卷他所記愛日編及子史摘抄別爲集行世
銘曰趙氏之先世有顯聞惟含玄子大闡于文
鬱而不試乃棲于玄若衡移權失銖得鈞大觀
逍遙雲翔風舉塵糝六合化心隱几烝烝孝子
厥聲世繼留身後名詎云忘世仙耶凡耶蛻骨
于此斷石寘墓肇福伊始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公最賢而是時浙歲苦織造中貴人復倨甚諸
司皆憚莫能誰何冀得能者停平之遂晉公爲
杭州通判主尚衣事公才既高治行尤異不當
復屈州郡又桑氏世阨是官意悒悒不自得故
事通判隸上方局謁中貴皆庭拜公獨賁一刺
直入雍雍當客位中貴人素服公名亦莊事公
不敢慢已更爲策錢穀弊孔及輪作工緻所由
中貴人又大服每譚不自知膝之前也丁丑
上將大婚急需御服四十萬段費當數百萬中
貴人約旦暮盡輸直匠者而中丞意頗難之公
入則爲中貴陳東南民力疲繭不可猝辦出謀
中丞謂當請度支水衡錢佐費得兩報可事迄
克濟民不甚擾臺司及中貴人復兩德公將具
疏薦公可大用公不欲令內侍得名舉主固卻
之尋以大婚禮成賜白金文綺始公之令清流
邑有戶田僞增者三千四百有奇歲償浮稅公
按籍爲蹙然亟請當道爲蠲除之鄰邑安沙人
素稱狡悍占夢溪倉地二里許而詭其稅千清

公下令自今母佃與沙人陰勒夢溪富民出息贖歸其田稅遂得平姦民林入番伏荏苒爲寇藩司且議剿公獨曰是迫饒寒弄兵潢池耳身往諭賊賊皆羅拜聽撫玉華驛當閩廣交走道有橋嚙漲水旣壞行者輒苦左擔公首捐俸庀材造二舟爲梁遂便濟渡大都公治杭多尚風厲治清乃純任德化非獨所居職異也此其意蓋有所鬱積欲少露其奇思愉快自解而耻以養交爲容也未幾果以憾商齟齬機戶公繩以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三

法忤御史意太守亟趣入謝公卒不屈御史遂中以飛語報罷公前在清流嘗條免里甲共縣官費歲所全數十家邑故有司戶籍者率先輸楮金三百兩泊他公鎡耗稅羨餘公悉謝卻方伯萬公以公所條著爲令諭諸屬邑通行之最後凡再管運歲幣入都例得贏金若干屬吏輒舉以進公叱去不顧蓋公所用爲治者或異術而終始依于廉潔則如一日也公旣歸深簡自重不交長吏家素饒古法書名畫皆手自編次

先世旣代有作者所遺文數百卷更爲收其散亡補訂譌僞即居第稍西徧爲樓數楹暇則面山舒嘯繼以詩詠趣致蕭雅題所編曰閒窓吟稿公豐儀白皙辭吐洪亮不翁翁爲人作短長若無所詣然寔寬然長者畸人賤士苟義所合即傾身禮下脫遇非類雖嚴重人亦落落不屑也事滋陽公孝謹祥順終老無色忤痛母俞安人蚤世雖老每祭未嘗不悲哀念二兄以才見誦生爲周其養歿則經紀其喪事收養寡姊及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

三

外父母皆極篤厚公當易第顧二子謂必銘我者以屬趙子于是孝達等以葵期請而携憲使錢公狀來予與公居全井里先大夫辱交公祖孫間三世矣知公爲詳方公初舉受知兩賢相一時士爭譽其才公亦慨然計當得意乃後少抑塞而沒於郡縣其始以御史薦僂得之矣尚書意在推擇而卒阻公及後已奏名當公工部主事而尚書乃坐笑江陵相不奔喪被斥章亦竟寢嗟乎誠有命焉然公固不爲齟齬于世其

卒乃卓然足以自快于志此豈非世所謂豪傑
士耶公生嘉靖乙酉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亥
三月初一日年六十三元配程氏繼丁氏皆先
公卒子四人孝達太學生娶李氏程出孝芳太
學生娶秦氏繼王氏孝成出繼仲兄後邑諸生
娶顧氏皆丁出孝植本孝芳幼子公遺命貳室
錢氏子之聘黃氏諸孫十二人孫女一人孝達
力學以文詞稱孝芳好古有醞籍能世其業葉
氏世有聞人在此二子矣銘曰孰歸以材兮乃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天

靳其施孰畀之遇兮卒又窮於時噫嘻是吾不
知誰之所爲白馬素車西南馳公今返者山之
隈墓門有石予有詞終千百年闕於斯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一 目錄

墓志 五

封夫人潘母施氏墓志銘

繆恭人墓志銘

封蔣太宜人墓志銘

封太孺人謝母王氏墓志銘

廣東叅議尤公次室程孺人墓志銘

太和令繆公配李孺人墓志銘

亡嫂錢貞婦墓志銘

松石齋集

目錄三

全元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一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誥

墓志 五

封潘夫人施氏墓志銘

夫人烏程施氏太子少保刑部尚書今治河都御史潘公之配溧陽令大復之母光祿署丞施君崙之長女也夫人以少保公貴凡三被封初命孺人再命淑人三命夫人生四男子大復舉丙戌進士龍翰以蔭叙爲恩生玄授玄儒皆博士弟子有雋聲以萬曆十七年己丑六月一日卒于里第壽六十有六十九年辛卯某月日葬于湖州之某鄉某原夫人生六歲聰明順善凡于女事不習而能父母皆奇愛之念日者言祿命當封至一品署丞君益慎所歸是時少保公甫韶而穎秀絕等署丞君乃許公委禽焉及笄德益充于容而動益稟于禮施氏內外親戚慕好以爲令女少保公家適中落或謂施君謀請以他女易而歸潘語稍聞夫人泣而自決曰婦

人之義從一而終耳孰有以身許人當其貧而忍背之耶兒命制于夫不制于貧矣施君深媿其言不果易年十六而來歸既廟見封尚書僦庵公及母閔夫人相顧詫少保公曰新婦誠賢然無柰糠覈非所甘也夫人乃盡謝璣翠佩筦簫操作而前一切剪製縷結烹飪酒漿事皆身自共饋惟恐一不得當舅姑意有提甕椎布之風尚書夫婦又顧而詫少保曰新婦誠賢足代若事我若殆勉于學無憂於貧矣少保公乃得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二

三

專肆力詞執久之再就都試不利夫人迎相慰勞曰未有業既成而弗售者子或者志分于俯仰耳請爲子裹一歲糧從游四方或者可藉以發聞成譽公乃西渡錢塘棲會稽返駕息靈隱寺幾歲半學遂大成其秋舉鄉試明年庚戌成進士又明年辛亥公司理九江夫人奉閔太夫人以從治門已內闈如無人即一糗飯之饋不至私室又數年公徵入爲御史游歷中外至大司寇中更尚書公太夫人喪夫人輒從事病侍

湯藥歿共饋奠始終敬一未嘗違禮少保公嘗語人曰吾官無敗于室謫而孝不衰於仕宦者夫人有助焉爾甲申少保公以司寇獲譴歸夫人復迎相謂曰公即不當以罪去獨不當以老去乎日治酒脯佐公爲歡媛姝一堂相樂也歲餘夫人疾作不良於行戊子河大決天子難其治者詔公以右都御史駐濟寧總理河道夫人病既困猶強起從公行諸子環泣請留曰吾第往令公無以內顧妨國家大計居九月疾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益篤而是秋河溢汴洛牒報亟甚公戀戀不能赴夫人乃持形立氣給以少間公遂行河抵淮徐夫人遽携其仲子挈舟南下公復走間道逆之茶城相與訣別曰老婦之始從公本謂公以室邇退可即安今公行無停輟而使之奔命于家室是以老婦故重公憂勞死且不瞑矣遂歸歸數月而夫人竟不起夫人性篤孝事署丞公母邵色養不懈沒三年肉味不刺齒愛及弟姝爲之經紀其家得不墜尤甘淡泊雖貴不御統

綺非賔讌不設重肉主家政四十餘年即左右
日侍者不見其有一發足啟齒之過遇臧獲有
儀法雖懷附依戴而未嘗不式其肅教諸公子
自其能言食至于就傳課業動處皆有常數雖
既長且貴未嘗敢一日媿快自恣夫人他細行
不可盡書余獨謂夫人其始能出其力以贊少
保公之顯于學其後至忍死周旋務欲究公之
功烈而不媿其輔佐勸勉之勤斯其義蓋視古
公侯卿大夫之妃飭身修行勉治服之儉明審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四

繆恭人墓志銘

萬曆七年己卯七月十九日太常寺少卿廷祿
陳先生元配繆恭人卒年六十矣明年庚辰十

三月十一日葬大和之東始里前事之月先生
手一編授予且曰唯子辱同里居又辱與吾子
禹謨游其爲我銘而納諸幽予蓋退而讀先生
狀并識所聞于鄉閭者乃作而歎曰嗟恭人雖
笄幃者流乎乃其行事蓋庶幾乎有道者此非
世之家人婦子鮮淺滌瀟纂組間已也法應銘
矣按狀恭人繆姓其先有曰南臯君以隱稱事
載邑乘四傳而爲西庄公公嘗餽學官滿歲爲
貢生娶于崔恭人其季女也恭人幼而警慧精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五

女工母崔以爲能則間與慮家事不讐所摹
擘西庄公又從日者卜云季有貴徵而會陳先
生大父一鶴公倅于韶父封翁獨任家督封翁
者邑所稱爲心椿公者也封翁教其二弟重慶
守正衍君甚勤日徵文士相與磨切是時陳先
生方齠而聲名詞章業已角諸髦俊西庄公得
以文菰交先生父子間每試先生輒大喜詫封
翁曰吾女待若子而貴耳蓋恭人十八而歸先
生猶少也而特以和順稱王姑徐方柄事而嚴

遇先生母呂恭人嗃嗃鮮當意每有虐使恭人輒推布趨共姑事徐卒不怒加禮焉諸姑伯叔奴聚居好以服美相炫恭人日閉閣治繅桑荆編自如亦卒不爲望加驩焉先生爲諸生十年相以內咸仰恭人遂得專一問學丙午舉鄉薦封翁乃以父產授先生而身自出居別館恭人則蚤夜攻苦動作劑量百費竟先生學不知有家累者丙辰先生成進士爲豐陽令恭人從日嚴扃鑰戒舍中兒無得爲譁常饌獨取蔬食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木

三

饒一簋辛酉先生赴召命晉給事中以前豐陽令滿錫恭人勅命又二年先生論事廷杖落籍恭人從婦又四年丁卯穆宗皇帝即位遵遺詔起直言廢者先生再補吏科左給事中以隆慶改元復予勅命頃之先生擢奉常卿會冊儲以恩進今封三命皆美辭蓋異數也恭人自其少時端居貞靜而特明達善決煩理細無不出人意表居豐陽五年官舍步武而內外聲無相接率諸女紉刺禹謨稍任學日置膝前課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七

三

其咕哩聶大司馬嘗書抵先生謂官舍乃似無人何杼聲書聲之多也其嚴肅如此及先生被杖幾殆恭人悉脫簪珥警諸負貸已速裝候潞河營治勤劇雖倉卒中無不取立辦既歸先生日侍封翁山水間稍涉吳會入武林徜徉動旬日恭人計日累糧多儲精醢糗脯即資用煩猥亦無不咄嗟稱具先生再起再廢皆以垂索歸時顧念恭人或不憚恭人顧怡然曰若既爲廉吏又賴天子仁明得不死杖下此如風舶艤岸出波濤而衽席之矣奈何計筐篋爲也恭人性極仁孝封翁年既逾耄母崔且九十餘得一珍膳必以奉二老人陳先生最痛其母每歲時臨祭恭人必親潔而進之姑姊娣有嫁而孀居者舅家有貧不能存者輒趣先生捐粟賑贍歲以爲常雖肅括減獲而未嘗不以恩濟諸眷屬以禮見者未嘗不折節下之事無鉅細率豫布規筭上自婚嫁下逮米鹽瑣屑未始以臨事恒擾先是歲餘恭人則亟請治木先生謂太早此

殘得函書篋中其處分子女莫不的的具備君子謂恭人蓋識微而計遠矣子男一人即禹謨太學生娶秦氏趙用賢曰予辱陳先生爲爾汝交又最善禹謨陳先生貞亮絕俗爲時直臣禹謨雖困諸生間而其名日蒸蒸起夫兩公信自賢乃恭人婦順母儀寔兩篤其美焉則亦有內德之助矣爲之銘銘曰懿茲恭人厥德孔賢達哉云云載美寔難孰爲閭則內功是宣以相夫子致其勤艱出入佐毗婉婉靜專孰爲慈範有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八

封蔣母郁太宜人墓志銘

郁太宜人者故貢士芝岩翁諱鍾之女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清吏司郎中思亭先生諱某之妻今浙江參議蔣君夢龍之繼母太宜人以子參議君官南曹會今天子上徽號兩宮尊

恩被今封參議君歷官臨川令倅守金華一爲刑曹郎再遷楚臬皆奉母行最後以母病疏請得終養歸歸七年而卒其卒之歲適冢孫綺舉應天鄉試譚者曰蔣氏孝慈蓋備于一家故福澤滋大云及予讀叅議君所狀母事然后知太宜人之賢蓋有異于凡母者傳所稱魏芒母齊義繼母其爲愛可謂堅苦勤勞矣卒能漸其子于禮讓而成之爲賢卿士此兩母非獨賢也母非親而能勝其愛於親母也以方太宜人何古今不相及乎太宜人蓋生而母徐蚤喪事繼母王極孝始服習組繪則精女紅已芝岩公授以孝經女誠列女傳諸書則能口舉大義固自少時而鄉里以爲賢比思亭先生既喪元配唐太宜人是時參議君猶屬襁褓一姪九歲耳二孤呱呱泣大母龔孺人則日夜抱二孤亦泣太宜人既來歸上事姑婉約恭順務懽其心下撫二孤煦沫哺歆不遺餘力龔孺人則輟泣而喜曰二孤無母而有母予未亡人乃今知有婦之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九

樂矣參議君稍長思亭先生日課之學太宜人至割衣食佐遊學費已爲諸生有聲父子頡頏黌校間游道日廣太宜人裁取具荆布而所資給文字交者嘗不速而供頃之思亭先生及龔孺人相繼捐館舍參議孺毀不勝哀邁異疾幾殆太宜人外委纓就事內護視扶掖而指授婦沈所候進七箸者歲餘不廢疾始瘳參議君至今言病時母所憂勞狀未嘗不蘇蘇泣下也太宜人數病脾濕氣下脘腴非既參議君舉于鄉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十一

三十一

疾稍平乙丑成進士將之臨川太宜人戒以當官必清廉爲天子守三尺法勤民報上誠自邑始參議君奉其言兢兢不敢失墮在南都時復病洩宛篤口不任藥參議君思解官歸奉母一夕自力起嘗藥病亦良已是歲擢湖廣按察僉事遭延重難將母太宜人乃更速裝行時湖襄間多盜藪白晝剽奪參議君下督捕令甚嚴數身試盜刃太宜人每念苦輒與婦相對泣及見參議君則又迎勞曰盤錯別利罷兒其勉之矣

居亡何參議君喪沈宜人太宜人日悲號不欲生而會江陵相啣故按楚趙御史應元不會葬事屬吏希旨疏訟御史御史故與參議君爲同年又厚善事遂連參議留聽勘一歲餘太宜人乃先攜其二孫歸明年事上得白擢浙江布政司參議于是參議君亟草疏乞歸養母或謂彼相君方墨衰輔政而子憫然露章求養事發相重子其危矣參議君竟不顧疏上時相適以假歸遂得請太宜人日撫二孫不異所以撫參議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十一

三十一

君者又時顧參議君曰吾始不欲爾以母故蹈遺世之譏今者乃幸以一歸雪爾憤世之志歸誠可矣蓋太宜人能審大義決去就非煦煦爲姑息以冒于寵利者故其母子間能備于孝慈之道如此太宜人享年七十有三子一人即參議君配沈封宜人女一人孫男二長錡舉人娶陳氏次鑽聘予季女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女一人墓在依仁鄉參議君既屬銘于予又謂予言太宜人貞慈孝謹動止率有常度相思亭先生

綜內政奴婢耕織盡力布粟充羨然戶封不聞聲跡有所施予即金帛亡所恡女嫁既長子孫矣歲時遺恤如初嫁時視唐宜人兄弟如已兄弟其諸陰細事皆可書予不忘志其大者銘曰嗟吁宜人婉有令儀在室而孤致孝維思及其來繼移孝爲慈人則有子予煦予煦暨于齊終卒獲其貽來歸武昌象服袞袞德音則有令母順順七十三年順化委蛇高原隆隆神所馮依載其寵靈子孫永宜勒詞立石不朽在斯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十一

封太孺人謝母王氏墓志銘

予友謝子厚自河內走二千里來京師謁諸名公卿將徵詞爲母王太孺人壽忽心動馳歸入門而太孺人已遘疾臥子厚親扶侍跼進湯藥凡二旬而太孺人竟捐館舍寔萬曆丙戌三月念六日也其冬子厚復走使來請銘嗚呼予方以辭壽母乃遽忍銘母哉按狀孺人世爲名族父處士君某以明經稱兩河間是時子厚大父都事公果有雋才尚儒術而子厚父光祿公恩

自其少即以秀穎聞都事公爲諸生與處士同學相厚善故光祿遂得忝禽焉謝氏蓋出晉太傅安後始祖唐臣徙居清化里代有聞望而光祿公弟古鄠公詔得尚獻皇帝永淳長子進爵駙馬都尉遂爲兩河冠族太孺人之始婦謝也光祿公猶困黽校每讀書至夜分孺人輒篝燈手女紅相佐無倦色其後數舉不第更習騎射講韜鈴之畧嘗一之都試孺人盡脫簪珥佐行會古鄠公既婚帝室業日起家政益修光祿公遂罷去文武業專爲家督而太孺人悉摠內政凡賓祭補紉饔饍一任其勞苦祖姑孟氏明有所意指侍者多不能愜獨太孺人宛委能盡得善心姑李夫人嚴整檢御尤精明非太孺人共事則不爲悅嘉靖戊子古鄠公奉獻皇太后旨盡召其眷屬入都太孺人侍姑往一再從王朝慈寧宮宴錫隆渥備極榮觀然太孺人勤愍自喜見諸服御珍綺上方饌絡繹輒怫然不能寧居亟勸光祿公促返駕安吾田舍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十一

當行都尉公捐千金爲贈復勸令都事公勿受
曰母益貲重贖若清儉之德卒堅却之既歸愈
勵織甞旦夕率諸婦女躬自操作數年家用益
饒至于今駙馬後已大減父產而子厚能恢復
故業好修樂施義聲方隆隆起蓋太孺人拮据
筋力非權利以成富故其食報自不侔也子厚
年四十未舉子更爲光祿公置側室數人後遂
舉六子三女太孺人撫之不異所以撫子厚者
李夫人既薨而光祿公卒太孺人事之惟謹視
光祿之存蓋有加禮子厚既久困諸生間乃謁
選得鴻臚序班已復以才推擇擢光祿典簿二
署職號獮猥子厚數以身試諸難太孺人居邸
中晨夕相慰勞勉以勿惰職守頃之太孺人念
家子厚請急賁餉延綬遂奉母歸歲餘轉平涼
通判子厚念母春秋高迺迴不欲往太孺人力
從吏曰自吾爲汝家婦見所受國恩侈矣平涼
邊郡歲苦虜侵軼又征輸方困汝第往展一籌
以報國可矣子厚遂行未幾報罷歸則日奉大

孺人燕樂已而子厚連舉四子先是大孺人之
就養京邸呼次子付管鑰令總諸家政比歸次
子頗匿其私財遂至傾橐大孺人怡然弗屑顧
時時囑婦武孺人令諭子厚毋以此傷兄弟心
爲田荆所笑其賢明遠識類如此蓋鳴鳩之均
一家人之悔厲太孺人備有焉嗚呼賢矣銘曰
王謝名高顯于江左兩河之美亦以世起都事
奕奕肇此簪紱允顯光祿發聞戚里惟是名族
令妻比只惠音頗頗亦有厥子令妻壽母福祿
卒止大運滔滔曷旣其始惟名不朽庶幾視此
廣東叅議廻溪尤公次室程孺人墓誌銘
朝列大夫廣東叅議無錫尤公諱某之次室曰
程氏程氏家世爲椒之歛人高祖章明以貢爲
廣州教授請老歸會仲弟某行賈無錫嘗一過
從游吳中遽卒遂葬龍山至孺人父林泉翁耀
凡三傳矣娶華氏華故歙子林泉翁蓋禱茅君
而生孺人故孺人諱曰茅徵年十五未字是時
尤公方領應天薦第一人繼舉進士高第才名

奕然起而性特嚴峻無帷簿之好尤公年且三十元配錢恭人連舉子皆不育乃謀擇副室者恭人曰公居平嗃嗃鮮當意是須得賢媛乃可已稍從里中問得孺人屬當委禽人或難林泉翁翁曰尤公固天下才乃恭人能致其貞淑而無介乎情欲之感斯不尤難哉吾女得偶之是兩賢矣遂許歸尤公年十六矣歸既逾月而尤公始以 予告還入門則請恭人吾安所得貳其室恭人爲詳孺人賢且貴種也庶幾得子男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太

三

不墮宗祀尤公乃安之孺人性故婉孌事恭人備謹盡得尊下心恭人則命代爲主鮑膾縫紉諸細事未幾尤公官於越父員外公母華安人就養邸中孺人每晨起候恭人即退治其鮮進舅姑積歲不倦尤公又時時過督以觀其能孺人則逾益勤慎動有禮法以故兩尊人亦交稱之戊申孺人舉子鏜進之恭人未嘗名所自出至舉女則躬自保哺不憚燥濕先是恭人所選進他姬年稍長孺人以身下之他姬子孺人擁

愛亦不異已出鏜生十餘歲猶未知寔爲孺人出也壬子從居嶺南尤公方行部而恭人遽危疾孺人左右湯藥晝夜不解髮積三月乃愈乙卯尤公卒官中孺人痛極不欲生恭人爲勉諭乃自力一就餐得以尤公喪歸比歸而員外公下廢箸之命恭人悉推田宅完好者讓其仲而身自取瘠薄尤公居官潔廉不立資遺歲入恒不足饘粥往往削衣貶食佐恭人機杼田獲操作不少休嘗歲一再稔孺人盡斥穀釧以充官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七

三

賦至一簪不得著身鏜生素多病孺人數禱祠請得以身代病良已始就學於叔氏其傳教故不甚力孺人輒飲泣自懟曰吾所不旦暮從夫君地下者庶幾藉此以微惠於逝者耳今若此與恭人相向泣鏜年十五少感奮會亦有收而教之者始讀經傳諸書爲文章十九補博士弟子累都試不第乃益從文人長者遊孺人稍色喜則又進鏜而語曰利鈍固有時若第晝日而盡先人之書勉行孝弟稱佳公子足矣已卯孺

人當五十邑父老諸生謀以節行上請孺人固辭不許鏗既重違母志又念孺人年未老且幸他日有以爲光寵者遂不果明年而孺人竟病不起鏗痛不自勝時泣而語人曰以鏗之不肖非吾母之佐吾嫡也何以使三喪之葬不失禮何以使子女之婚嫁不失時何以成吾父之廉恭人之讓而使不肖今日猶得衣食其餘也嗟乎鏗亦可謂能孝矣孺人享年五十二以萬曆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以又明年壬午某月某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本

日附於青山麓尤公之墓子一即鏗娶常熟禮部尚書謚文懿瞿公女女一適貢士邗塘秦公子諸生延烈孫男一之濤聘秦氏孫女一之嫻某往讀史蓋得周伯仁母李氏始念父兄門戶珍瘁屈節爲妾而其後卒啟三子以名行顯當世儒人於尤氏保孤恤嫠發其德既倍之而苦節自厲又千百往事矣是宜銘銘曰婦人助造家乃昌承夫與嫡難兩當猗嗟孺人貞且良我求有則齊姬姜偕爾尊兮安其藏繼世而起在

爾鏗視銘考施永有光

太和縣令東洲繆公配李孺人墓誌銘

李孺人者太和令東洲繆公之妻太學生可貞之母也往余爲諸生與可貞善故得聞孺人孺人蓋生有淑質父曰煥號一儉翁母沈氏最奇愛孺人而東洲公父樂一翁者居同里閭交甚懽東洲公自其少則已警穎善屬文兩翁時時過從道故舊間各携子女相示於是一儉翁顧謂樂一翁曰吾女誠慧惜不爲男耳然必且大吾門又且待若子而乃大吾門矣兩翁輒相顧笑約爲婚媾孺人遂以字東洲公頃之樂一翁捐館舍東洲公年纔十三家貧獨與母陳居既免喪當婚李翁念孺人獨女而東洲公又孤無依也輒命東洲公就贅歲所給膏粥及行經所修悉李自出而孺人拮据操作實佐公事諸爲贅者婦率憑藉操內權偃蹇至傲其舅姑孺人獨婉約不踰東洲公弱冠已餽學官廩諸從游弟子執經問難者日可數十人孺人爲量豐約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九

設飲食具進人人自當東洲公有所欲問遺孀人輒爲趣辦無問多寡無不給足者事姑陳色養備至每饌必躬出入必爲扶掖歲甲午東洲公先是應選貢入省試而陳忽遘疾不起孀人爲親視湯藥晝夜禱祈衣不敢解帶陳且死囑曰吾新婦孝能代兒事我爲吾語兒兒毋忘母當毋忘婦矣東洲公絕痛其言故終其身莊孀人不衰比東洲公既舉進士令太和孀人母輒從蓋重慰孀人且稱孀人事母也東洲公始困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三

三

鄉校間日修業不關家事已解令歸則日徜徉湖山縱歌舞爲樂亦不一視生產孀人獨以身爲家督持鑰歲幾披校計籍居常縫紉紡絡無斯須自暇東洲公凡所服用皆仰孀人至家大政積著興作下迨時享賓燕未嘗不取裁孀人諸由孀人指畫者輒當東洲公意即東洲公亦自謂非孀人莫能得已意也東洲公性樂閒曠居常宴處一室鮮御內中歲不舉子孀人間爲公一置妾公意有所進用須孀人愬更乃往然

亦竟弗予最後得嗣子可貞孀人日嚴教之舍旁築別業積書至萬卷督可貞課誦其中以故可貞淬志積學稱博雅能世其業云孀人生弘治庚申十月十八日卒隆慶辛未正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二東洲公諱宣字時化嘉靖甲辰進士先孀人八年卒語具瞿文懿公誌中子一即可貞太學生娶周氏女一適太守東麓陳公孫壽駱孫男二人繩祖出壽駱壽駱早夭東洲公命可貞子之聘侍御朱公孫女弘祖幼未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三

三

聘女三人長適庠生謝遷次諸余弟仲子際美次諸庠生蔣楠子某可貞卜以壬申十二月十八日啟東洲公露臺山居兆以孀人合葬先期屬余以銘余先大夫與東洲公爲石交而余弟與可貞復有姻聯之誼義不能辭也爲之銘銘曰夫哲以成婦哲以毀匪哲之毀蘊惡在美吁嗟孀人淑慎而勤既相夫子式穀後昆婦道含章乃光以孚釐茲女士等於哲夫有安者棲露臺巍巍偕此齊德百年同歸余銘闕此嗚呼

哲母

亡嫂錢貞婦墓誌銘

錢貞婦者余亡兄上舍生汝濂之妻再從伯父西橋公柩之冢婦月溪錢翁某之女死事叅政贈大僕卿錢公泮之女弟也錢趙故江左甲族余趙氏自始祖士鵬守江陰軍居邑西偏之章卿里錢則武肅王裔世家常熟之奚浦兩家嚶烟相望故亦世爲婚姻貞婦母某氏生而警慧在父母側凝重不妄出一語月溪翁可愛之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三

輕以嫁凡子而會汝濂喪其元配錢西橋公素廉貞婦賢以謂汝濂若求婦無若錢翁女錢翁亦謂汝濂可藉以大吾門也遂以貞婦來歸兩家聞望既略相等而子女又各以賢令相匹於是貞婦年逾笄矣入門則敬事尊嫜左右色養不違於禮拊前妻子崇儒崇德具極顧復即二子亦忘其非貞婦出也頃之貞婦亦舉二子而汝濂遽卒貞婦年甫三十耳矢志殉夫每慟哭輒絕數欲引決下從西橋公爲歎諭曰婦誠重

夫獨不爲夫卹其孤乎貞婦乃輟泣僅扶糜粥少間盡脫簪珥謝故所服御晝則供匕膳侍二尊人夜則手女紅佐四子習學不異寒暑居二年西橋公復捐館舍前母子皆廢箸或不任事減父產叔季尚在提抱貞婦熒然單力持門內外斬然視西橋公日加謹姑老病齒貞婦上食必爛肉成糜者始以進姑目晚益蝸眈不辨色貞婦親爲浣中裾踰廁疾則手調湯藥視西橋公日愈加慎嘉靖甲辰歲連大旱家素饒食指不能具宿春貞婦拮据力耕或拾橡栗佐食身所嗽取棟覈業藉是無削已而家人失火延及棟宇數年幾復故業已而倭寇江陰據蔡港居苦身數年幾復故業已而倭寇江陰據蔡港余宗人盡跳之他境貞婦盡室復燬於寇比寇退乃率僮奴晨夜操作俯拾仰取牟鉅規細不遺餘力又數年乃益治宮室拓田宅歲所入常操其贏視西橋公日幾還舊觀余先大夫嘗舉示不肖曰即吾二十年中見貞婦之家三仆三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三

起矣然貞婦足不踰相外聲不出閨中卒能刑
于子孫化于臧獲式于閭里而光大我趙氏之
宗者非獨其明智素優也乃其貞心亮節所以
存諸孤而邀惠於逝者耶死者復生生者當不
愧其死是不可謂難事哉貞婦年六十時始舉
家事一聽季子崇道然猶持鑰藏糴劑其豐約
至其所田蕪穢當治其所役浮蠹當節其批扞
當禦其服用當省井井成算不漏鐫鏹崇道率
奉以行無不中度即稍逸而裁以意其事多隨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五
以儉以故崇道終母身咨稟約誨亦不敢少踰
尺寸也貞婦性慈好施予宗鄰中或以急請無
不推貸間巷貧苦飢寒欲死者雖捐廩賑之不
恤他若以非分見邀及侈靡珍麗即一錢尺帛
亦不妄靡其微旨要以貽後圖惜餘福使子孫
不近靡敗而已貞婦生正德庚午某月某日卒
萬曆戊子正月十六日得壽七十九於是癸居
四十年矣崇道卜以萬曆庚寅十二月二十八
日葬母于沙湖祖塋昭位合汝濂兆命其弟崇

教持命閑太夏子樹芳狀來請予銘予往執筆
史局臆四方所上圖籍若士女者流必其守義
激烈足以勵世風美教化者始得論次其事入
國史然而世之窮巷隱約抱節泯泯者何可勝
數即幸有聞矣乃其子姓非有氣力貴顯者亦
終不能表見於世而貽諸不朽故予於貞婦之
行爲之歛噓三嘆而不能已銘曰 何以徵婦
於其姑何以徵母于其孤生吾無愧詞死以從
吾夫嗟貞婦兮寧此都余銘終古光幽途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五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墓志銘

封太孺人張母周氏墓志銘

繆母夏孺人墓志銘

孫徵君小川室朱孺人墓志銘

別駕吳公玄圃室杭孺人墓志銘

顧母陸孺人墓志銘

王母俞孺人墓志銘

夏孺人墓志銘

松石齋集

目錄三

封太孺人余母梅氏墓志銘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誥

墓志

封太孺人張母周氏墓志銘

贈文林郎兵科給事中張子心先生諱元卿之
配曰周太孺人周氏世家吳中爲著姓祖其
仲子某業儒而游于賈生太孺人年甫笄而歸
于張氏用于昀思貴會 今上大婚禮成暨誕
皇嗣再推 恩封太孺人太孺人爲周氏女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一

以警慧聞性柔婉處富厚而能持澹薄甫能食
父嘗噉以諸菓食獨取棗問何獨甘此應曰餘
悉珍貴此易得不煩厚直也父大奇其言謂他
日必且以儉起家擇婿得贈公入門盡得姑舅
歡心每調膳奉進必精以旨所治盤盂縫紉必
潔以完贈君爲諸生有聲太孺人脫簪珥佐游
學費篝燈相勞苦有鷄鳴警戒之意已復游太
學數困都試徘徊不欲歸則乘間言二親老久
客失溫淨贈公亟命駕甫歸而父卒獲視歛含

父之當赴銓選贈公復不欲往太孺人力贊其行既得西安簿是時姑故無恙則力勸勿往比至西安二月而母計至贈公哭且自搏曰吾一不聽婦言至不待永訣于吾母已終喪再補簿仙居太孺人從數謂贈公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責幸毋負簿贈公每念其言用能舉其職時島寇方亟瞰城忽圯贈公有却顧色太孺人迎謂曰若職在城守城亡與亡耳贈公乃益厲氣巡城身自操版築城迄以全寇引去郡故有中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三

三

津橋主權鹽算故事率主以郡丞倅齎使者察薦以屬贈公贈公內猶豫念辭慮失大吏催太孺人決之曰若奈何以小吏侵郡大夫權且利孔易以涇人卒奏記固辭使者果怒謂爲拂上旨以博譽陰圖中以法太孺人謂宜亟歸毋爲少年所困竟投劾去居平喜讀內則小學及曲禮女誡諸篇又好觀古今興衰事蹟至婦人所成敗人家國者輒三復致意故其明智先幾能使贈公孝不遺親而貞不忤物至今其緒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三

三

遺事張氏子孫奉之無失墮也昂思曰吾母事舅姑與吾父則爲婦之禮備于諸子則爲母之教章蓋太孺人有五男二女當其幼日置膝前口授經義汝化汝新汝熙皆爲博士弟子有才行昂思最賢舉丁丑進士選入中秘歷兵科都給事中以文章節介稱於時熙及少弟汝春皆天熙之天則以母病禱于神請得身代母愈而熙竟卒予嘗爲傳記其事郡人誦爲張孝子先是給事迎母養京邸越五載忽念其幼子寡女給事遂以使事奉母還吳比復命留其婦王孺人侍而獨身往居一歲餘復重念母乃陳情乞歸省天子以給事能抗顏持大體是不可去乃爲期虛其位以待給事既拜母覺母少憊方遭迴圖更請而太孺人一疾遽捐館矣太孺人始以早見成贈公之孝而給事亦得請急以畢母終事人以爲孝誠所格蓋母子一轍云太孺人享年七十有八孫男七太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它賑卹宗姻槩所施舍事不可備書書其所

扶助于贈公及其子之賢以見婦道母儀之具足以會于貴壽而享其成如此銘曰孰冠而珮孰笄而珥行配女宗道齊師氏宛宛令儀維惠之紀含章以從克順克祗猗彼瓊林奇翰集只濬發厥祥寔維今子既承其享復貽後祉嗚呼孺人可謂不死

繆母夏孺人墓志銘

夏孺人者繆君明思之元配貢士懷庵夏先生之女也夏于江左爲著姓自宋室南渡聚族居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四

三

於江陰之東人國朝而自承事郎約軒公榮四傳而爲懷菴公兼以文行名一時孺人生而秀慧婉約懷菴公絕憐愛之擇配得明思君是時夏氏業旣中圯而懷菴公久困諸生中不能具裝送故孺人之來衿綈纔取備而已孺人入門而孝敬姑桑氏性嚴重意孺人名家女故爲呵譙聲又數加督過俾習於勞勩而孺人事之愈益恭舅姑以爲賢輒推筦鑰授之矣而孺人乃布衣推髻身任操作旦暮不遺餘力故明思

君得優游從事而業日亦漸起已而舉子昌期昌期既就傳則穎敏異常兒孺人爲脫簪珥削衣食佐明思君延師之費而後明思君得竟其力用於穀子昌期少羸瘵多疾孺人謂明思君孺子雖明悟然孱然一緒耳君奈何不爲本枝計因飾侍者以進而後明思君乃有孽子不虞於單植久之明思君業以文弱不受事又性簡重不解世間機弄里中豪巧爲投隙中以危法累年不解孺人悉力營藥餌羣侮備歷艱辛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五

三

會是時昌期應童子試連得雋而王者亦廉得其枉狀事幸寢明思君歸而鬱鬱不自得病遂作十五年床臥不起中間所爲畢婚嫁供醫藥皆孺人手自摩畫日汲汲不暇值歲大疫孺人猶手調肉羹進明思君而身所啖者糠藁而已而後明思君得安於筦簞而無外內顧之憂孺人性好檢押有令儀其治家尤精警善肅括家人奉之恒慙慙毋敢欺情其撫昌期雖極慈而訓督不少貸雖急於趨顯而其居平所誨勅者

必先禮義而後富貴。昌期或時誦說當世名賢長者。輒俯首欣然曰。兒豈有意若人乎。至語世俗所慕尚以爲榮進者。輒搖手掩耳。欲勿聽也。其引大義薄紛華類如此。然孺人既及見子之學成而不逮其祿仕。以雍容享有融樂。卒以憂瘁熏心病膈而殞。豈天固嗇之邪。抑孺人所以收報於昌期者。酌之身後而有餘味也。子二長昌期邑廩生。博雅好古。爲時名士。娶李氏次昌胤側室施氏出。聘王氏女。一適縣庠生徐起鳳。松石齋集 卷三十二 六

孫男四。虛白。純白。貞白。大白。虛白聘周餘未聘。孫女四。孺人生于嘉靖辛丑七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甲午三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四。予維婦德無儀。夫重閨幽眇之行。不幸踪跡無所暴者。至有老身長子孫而竟閨然磨滅者。何可勝道也。使孺人不歷諸艱危。則何以刻意刻節而自見其才。使非有昌期之振藻標奇。亦何以轉相矜誦而致其親。必傳如此。是可以銘矣。銘曰。赫赫夏宗。振厥聞允。顯令儀惠。以純婉此。德門

永有聲。既極乃適。廢後人乃被浥。此衡虧盈。我識其石。秘幽坐萬古不磨亦不崩。孫徵君小川室朱孺人墓志銘

朱孺人者。予友齊之孫子之母。故徵君取益孫君之妻也。爾予先大夫交徵君最驩。而予猥以定字交齊之兄弟間。文最驩。蓋知孫有賢母。云予讀齊之狀。自嗟乎。夫古所稱文伯母及鮑女宗之賢也。彼世之賢人君子。所以修行而砥名者。非獨師友之備于教化矣。乃妃匹之助亦居多焉。按狀。孺人其先河南人。從宋亂徙常。敦父思齋公。沐母顧氏。孺人生數歲而徵君則有脫命。當是時。徵君太父介庵公嘗起家爲考功郎。而徵君父西川翁以節俠豪里中。孺人之歸徵君年僅笄耳。屬西川翁方好客。客無間晝夜。座上恆滿。而其它言神仙鍊形。及以技術請居間者。務各厭其意。祇禮常不足充。費客日益衰。徵君由憂傷。益過。孺人往往宿薪儲。所趣治無有不辦。而西川翁輒爲解顏。數年徵君伯兄雲

松石齋集 卷三十二 七

津公舉進士客復大至逾前而雲津公素多疾
在告亡何又亡其嫂孺人則愈益服勞節約左
右養無缺伯兄時時顧徵君詔曰而新婦孝敬
非特善事父且事而兄若父矣居久之伯兄及
西川翁相繼捐客孺人乃獨奉其祖姑沈與居
每上食必躬視寒煖下至廁踰率身自湔濯以
其間旦暮督諸子問學嗃嗃嚴厲即諸子無不
以事徵君者併事孺人也徵君故魁傑有父風
雖殖產不迨中人而專赴人之急甚已之私費

松石齋集

卷三十二

八

三

用或不饒數以急叩孺人孺人數解橐中裝授
之至一簪不得著身然性亦復好施宗戚窮窘
者賑貸無虛日里中兒時以飢寒請亦無不周
給蓋其儻然諾振人之命得之徵君家範矣
徵君雅好聲伎前後所畜婢嘗數人孺人間視
徵君所屬意者厚拊摩之中歲恒病不解輒爲
徵君置妾歲時伏臘諸所恩醴醑酪之計一以
委之獨祖姑及徵君有疾孺人必爲手湯藥終
夜不寢所以身代者數焉初徵君以豪爽不善

儕俗至有所紬抑孺人匍匐恤難多所欣助迨
老猶時傳勅諸子曰若父所不瞑于地下者徒
以皎行終巖而載德未昌耳即若輩毋能修衍
慕義而聲施天下也何以稱對揚先志哉嗟乎
賢矣予惟孺人不專于夫室之愛故能貞一于
舅姑之奉而其翼子以道卒能使二子之俱興
于文學也斯與古敬姜女宗者流將同德並稱
焉嗟乎賢矣孺人生弘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卒隆慶五年十一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三

九

四人長四象邑庠生娶沈蚤卒次五常太學生
娶徐次七政即齊之國子生娶王次八龍國子
生出繼從伯娶沈以喪母毀卒女一適周代孫
男七人曰柚曰枳曰林曰森曰榆曰楓曰樗孫
女六人曾孫男二朝肅聘黃林出餘尚幼徵君
諱未事具皇甫先生志銘曰亦有君子載德而
處彼美全歸寔獲所止坎而安豐厥祉翳爾形
穀爾子於萬斯年永母祀

別駕吳公玄圃室杭孺人墓志銘

杭孺人者別駕玄圃吳公之元配侍御安節君之母也侍御君生甫旬月業已承伯父之嗣事母屠孺人終始無餘憾而孺人後屠若干年坊侍御君乃得專置力於厚終手孺人懿行踊拜以屬予銘予讀而哀之按孺人大父爲憲長澤西公父爲州佐日惺公母楊氏生孺人三歲而亡繼母楊寔鞠之孺人幼即端莊穎慧能折旋從事當繼母心母亦忘其非已出也笄而歸玄圃公時姑徐孺人孀居且善病孺人每修色站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十一

屣而前躬調飲膳視寢嘗藥靡不圓轉當姑心侍御君曰大母自吾父婚而忘其爲孤寂者吾母也始屠孺人之子侍御君也寔斷自孺人以故於伯姒雅相親重有鍾郝風又懼侍御君之不若嗣母訓也誠詞諤諤甚於諸兒侍御君曰達可幸微一第俾吾嗣母令節得薦于廷旌封並榮庶幾無負者吾母也玄圃公爲諸生譽籍籍輒不利都試孺人從傍慰解無幾微不自得之色侍御君曰家大人安於義命若仲孺之有

感於婦言也最後以歲薦令嘉魚孺人從與居有嚴防弊竇之功四載滿績擢萊州府通判歲餘玄圃公念母不置恒咨咨不自得孺人乃亟趣公返轅玄圃公遂乞養解官歸於時徐孺人春秋八十高矣而孺人亦且七十猶左右供事惟謹屬續時白髮拊棺含殮皆躬親事號踴不異孺慕黨族并口嘆母賢孝侍御君則又咨嗟言曰吾母未識慈顏而思慕哀愴如將見之日惺翁弃世一有觸號泣嘗歷時姊氏之孤發晨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十二

夕供養備至遂獲全其節日惺翁晚而置側室既舉幼子母保抱不殊已出諸子若孫不以愛故妨其訓飭即先後得雋皆不寘色喜侍御君數泣言吾愧爲人子而不得令吾母膺一命之榮所私慰者身獨靈光巋然可俟而不虞其一疾溘然以逝也逝之日神爽如脫語琅琅迨瞑不亂嗚呼是可以觀孺人矣尼父刪詩自二南首述葛覃樛木繹之者曰貴能勤富能儉能敬能孝能逮下聖人以爲婦道居室之常如是而

已天然後可以風示天下後世若孺人奚帝卓
有士行哉動不詭于情而言合於諒雖詩人所
稱何以加焉爲人婦爲人母若孺人可以風矣
孺人享年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達禮太學生
娶金達可丁丑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娶李達
義娶朱達邦尚幼女一人孫男六人正志己丑
進士刑部主事正色正國並邑庠生正聲正學
邑庠生正路曾孫男三人銘曰孝而順惟德之
基惠而淑惟家之宜洵美孺人暗與道合煥古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三 三

顧母陸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陸氏故處士菊泉公之仲女怡東顧徵
君之妻今進士顧子務達之母也始孺人在室
時以警慧孝友特爲父母所鍾愛擇所宜歸適
笄而以適徵君徵君先是已再娶凡舉二子矣
而家故饒食指以千數孺人內撫二子務振其

家下御臧獲甚謹俛拾仰取纖膏筋力而動依
于仁厚諸姑姊姒妯娌聚居一室自始及終於
孺人一無所悔望耕奴織婢諸中外親所資爲
衣食者孺人一接以和與信卒莫爲怨嫌者徵
君好行德於鄉里歲掌里賦孺人勅槩量者勿
贏取一粟伯兄歿養其丘嫂并育其三遺孤悉
有恩禮他所賑貧賙乏輒從中從史徵君之稱
千里聞孺人蓋有助焉數年而孺人亦舉二子
徵君病當革戒孺人必善成諸子季且有貴徵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三 三

顧謂務達見所爲慰若父泉下者以此務達益
感奮讀書厲操不待強教卒以自立蓋後三十
餘年而務達舉丁丑進士既選得定海令渡淮
而聞母計方徵君背時務達生甫歲餘居恒咨
咨念父及是復傷母不逮祿養毒痛憑結乃手
掇孺人行事授予爲志其墓按狀孺人生于弘
治乙丑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萬曆丁丑九月
九日享年七十有三子四長霖早卒次雨次雲
龍娶陳氏雲程即務達也娶周氏孫男七人大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四

成聘朱大英聘王大任聘王大武未聘大章聘
蔣大韶聘何大夏予諾以幼女孫女六人曾孫
男一人史用賢曰予蓋與務達善爲姻家云孺
人閭行不悉著者其大者當孺人之始歸勤身
早約稱婉孌矣已而憂憂閨然襁褓未及燥衰
經未及除即無論其首蓬面垢焦勞蒲伏之爲
苦也而哭哭三命含凄茹辛嬰患侮交遘之中
得有今日可不爲難事哉吁嗟乎母援是而成
子之孝子援是而章母之節予于顧母之事不

恨矣爲之銘銘曰展如之人揚令質悲鳴夜半
歌黃鵠曉彼兩髦寔是我特其卒有子開景鏐鏐
隆者丘閉白日之死同穴歸此室稽于玄銘慰
幽漠

王母俞孺人墓志銘

始予獲薦應天善同年生王之陞蓋聞王有賢
母云已更十餘年母塋而王子猶弗第則泣而
徵銘于予曰傷我母也之陞不肖無以饒慰母
矣往之陞數下春官第母輒迎勞曰兒良苦且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五

休即老人安若以善養勝若以祿養第不第兒
無芥蒂爲也之陞蓋退而咎母色則殷殷憂焉
天乎之陞竟不能洎母存而竊升斗祿一爲母
榮也傷哉母也予蓋聞而悲之乃稍銓次刑部
郎金公狀而爲之志按狀孺人姓俞氏父曰瓚
號慎菴公嘗爲東陽令娶于許世爲長洲人孺
人少有慧質當慎菴公掌教太和時生纔四歲
已婉孌不與父母歡少長情女紅能誦內則女
訓慎庵公未前之年二十得友亭君歸焉王故

吳名族父牛槐君持家法整而繼姑周尤囑厲嚴厲臨新婦特莊孺人一切承以委順久之周遂稱能婦而守槐君亦時時誦孺人賢友亭君故豪舉好施復累及重徭生產日益微孺人佐以拮据服勞約勑諸米鹽壻盡悉耳經目存日夜絲枲不少懈業用是不隨居平尤敦尚儉素一衣嘗至數澣見子女被鮮華厭醉甘者輒戒曰厚味來殃美服患指夫習氣成性驕而能降蓋亦鮮矣用財常務節縮然至宗黨有貧者孺人爲計口授食歲時祭祀奉賓客無不腆潔遇臧獲多啣濡之王子旣治博士經則時斥簪珥資其游學所交文士或過從即設飲食具進竟日乃去以故王子多獲明師良友卒用成立由孺人之教也先是友齋君所置妾趙氏生女適錢杞杞早卒收其女慰養之并拊其孤近龍出友亭君卒庶女有未笄者孺人視之有加至傾篋笥以供衿襦無少憾色母許旣贅屬慎庵公捐館舍諸昆弟迄無存者孺人養母餘十年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一

三十三

少衰嫁娶旣畢猶時手織紵不去性清靜無它喜顧獨喜浮圖法常日齋居蔬素每有超悟甚生平喜愠無結多慈利心蓋得之此孺人享年六十子一人即之陞舉戊午鄉薦有雋聲娶顧氏女三人銘曰何以徵婦有家隆隆矣何以徵母有子奕奕矣坤道無訖允惟好迷矣芝環之原松杉鬱芊矣我銘其堅不泐不刊矣

夏孺人墓志銘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七

三十五

予友延陵郁子文周使其子庭葵走南都叩堵而泣手一編以請曰此吾父所述吾母夏孺人之行吾父蓋哀吾母生貽之勞以死死而屈于分無以厚吾之報也謂惟文字可以著不朽惟先生所言必傳後世庶幾藉此以徵惠死者而塞吾之悲予讀其詞絕痛遂叙次其族世終始而銘之按狀夏氏故江陰大姓祖良惠以貴雄一郡然好行德義稱長者父輔晴川翁初爲諸生入太學已奉詔問左輪粟補軍興費得進階比萬戶輔遂爲都指揮使母義興吳氏故太

宗伯審養公女孺生當其父母盛時又最少
絕憐愛之必不以嫁凡子郁子自幼以警敏聞
又其祖父世有令德故孺人歸郁氏是時郁翁
順湖方秉家政姑徐嚴嘯難事祖姑顏少而發
光矜潔少所當意孺人入門年甫十六耳婉順
得上下心其祖姑曰自吾有孫婦而吾無虞于
家事其姑曰自吾有新婦而後吾之事姑無怠
禮郁子少踴躍好擊劍跨馬盤戲孺人當其入
室輒莊語相戒郁子于是屏絕嬉弄一歲中儻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本

三十一

居僧舍嘗十九晨夕講稅不顧私寢順湖君曰
自吾有子婦而後吾子無倦于學頃之郁君夫
婦相繼捐館舍姑顏病目眚瞽兩弟方呱呱在
襁褓家業益落而里人歲中以鉅徭及所躡蹠
者日至郁子既不勝毀則病幾殆孺人晝夜理
湯藥慰解百方故病少間益勸之學曰非是無
以外禦其侮而卒保此門戶也婦請不愛劬瘁
以免子內顧憂乎亦請毋廢早夜以負我室家
之望于是郁子乃置家事一聽孺人獨身避之

惠山又假息虞山之麓讀三年丙子郁子遂舉
應天鄉薦孺人一身蓋獨當艱危愁苦之衝以
保有其家以發聞于郁子方且雍容衣食以享
報而孺人病且死矣是宜郁子之深痛也孺人
舉三子庭芝庭葵庭蓀芝蓀爲博士弟子有聲
蔡太學生孺人之始歸郁也甫歲餘而病輒請
舅姑置副室舅姑不許已而連舉子皆秀挺孺
人教督無少優假又時斥簪珥資其遊學順湖
君所遺二孤皆孺人爲畢婚娶治田屋視之不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本

三十一

異諸子居常縫紉績紡魚膾醴酪若歲時享祀
賓客率身自操作日僕僕不休卒以勞死年僅
五十一嗟乎等死耳死有賢婦之名而能起郁
氏爲詩書禮義之族蓋孺人可謂難已他細行
及子婦名字具予門人夏子狀中非其大者故
不著銘曰嗟夫人之秉懿是宜其壽祉胡然以
止此爾夫蒸蒸爾子英英爾衣賁寵耀九京子
嗣孫承承厥聲考事撰詞予爲銘

封太孺人余母梅氏墓志銘

故贈常州府推官固始余公諱某之元配封太孺人梅氏有子曰繼善起家萬曆庚辰進士司理常州治行爲四郡冠詔書且徵入而會太孺人卒徒跣馳歸旣數月則以狀來請銘賢公所治人又公所屬以文字交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太孺人故爲南昌著姓高祖某始遷固始父實母某氏以正德丁丑生太孺人於城東郭史水之濱太孺人幼有令質舉止不類凡女能讀女史內則諸篇而是時贈公父橘泉公祿亦自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三

南昌來徙贈公少奇敏年十四爲諸生有聲而橘泉公以詩游鄭中丞某彭侍御某兩公間甚驪兩公推里閭賢女必首太孺人故贈公遂委禽焉而橘泉公亦因是著籍固始太孺人事親孝及歸贈公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舅姑歿相贈公衣食二幼弟及壯爲買田宅居之嫁其姑悉捐奩具資送無恹色贈公久困制科至七試有司不得家益落太孺人食貧拮据所蓄僅一婢取給薪水兒女皆身自哺保余公在襁褓時

嘗憶母并抱妹懷中猶理緝紵寒燈熨綵迨曉不寐筆學官廷輒哀搏欲自絕後贈公稽資館榘益厚固敢然專力問學一切饋饗朝夕率太孺人經絕勞苦萬狀余公幼素羸多疾更爲選置側室繼生三子女皆保護若已出贈公性至慈顧時有辭語太孺人怡然不肩也里人傳某者嘗有德贈公迄其家廢僅遺一孤女太孺人爲收育之嫁與人子又故太子龍某貧無歸飲食之餘空手而贈公御家嚴數有呵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二 五

謹務從笏宛釋勞逸飢寒時其役使必令得所余公少嗜書太孺人資給甚備至悉取簪珥佐游學費蓋上以翼贈公不使貽內顧憂而下以督余公學卒發其聞譽太孺人之於余氏其積行累功亦云備矣太孺人自其少病脫適時發時輒及贈公之亡恒累歎不自得益就庵齋余公既歿郡迎喪耶中所進葬及純綺一再御進輒屏去盛嗟曰恨不令爾父見之居歲餘余余公手當殯期遂絮以歸歸也月而卒于之前

汝數饗諸翁泰公不置是時余公從直指按京
口數使使訊母起居狀道路相望太孺人每見
使者輒強食示健曰無煩兒憂予老人尚善飯
也已而竟不起享年六十有八銘曰紉薜荔兮
甘以荼也均鳴鳩兮載以德也從爾夫子藏高
原庇爾孫子啓後賢承纍纍兮於千百年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祭文

同館公祭封少師張公文

同鄉合祭封大學士李公文

祭沈君典文

祭錢景山大司寇文

祭封太常卿翰林學士丁雙松公文

祭董侍郎封公文

祭嚴相公文

松石齋集

目錄三

入都祭開侯文

祭王編修文

祭楊參政文

祭王敬美太常文

祭少司空雨亭陳公文

祭王元美先生文

祭石給事室丘孺人文

誄

少司徒喻公誄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三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誨

祭文

同館公祭封少師張公文

維公降神衡嶽挺秀荆楚濬啓英特是承天祐
赫彼峻猷敏益後施奕奕師相夙稟令儀經緯
造化皇馳帝驟公文弗試華國則厚孚格上下
登三成五公德弗耀凱澤則普辟彼溟海望宗
河源亦若泰岱苞結崑崙相業邇隆父教彌顯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惟帝念功榮施優腆曰予良臣篤生有自九
命薦加袞衣章甫上尊文綺存省非時賁于丘
園綠野逶迤齊眉並壽偕德梁孟諸孫競爽荀
龍薛鳳得全全昌古今凡幾四海祝釐願公永
視歸福相臣翊我明聖胡然厭世仙遊遽騁
萬里飛音百城纏惻帝用悼驚溫綸再錫秘
器恩來金縣朝輟羽儀送哀王官臨穴大隧融
融乘箕蒼濟生榮死哀名蔽天壤某等服官館
閣庇蔭門墻師臣在疚情切同傷湘潭雲影瞻

楚之鄉陳詞最發散其慈腸

周鄉金祭封大學士李公文

輝輝芳藻毓靈自根列列醴泉揚瀾則源明明
相君孰開厥先顯允維公篤生令賢公有善則
惟子之翼相君克紹以華於國公有義方惟後
之昌相君允繩罔我元良出忠入孝凡几赤
舄道贊上台功毗益契公之潛德弗耀而光公
之休問弗聞而揚命書奕奕華袞有與既壽
而康天休維繹公之綏之終和且敬白日不淹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乃返其命睠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駭惋慕葆羽
徘徊 皇命有赫光斯窳窳榮哀終始邈焉寡
匹某等昔事相君獲承令譽誼切鄉閭良深痛
慕素車驟驥執紼未及遙酬一觴神其來格

祭沈君典文

維年月日友弟某謹南向爲位哭我亡友君典
而奠之以文曰去年九月逢兄婁東方舟累日
笑語歡同握手言別期予春中再駕於吳訪我
華蓬三月書來云當北遊出處義重委心借籌

曾未越月凶問來投謂傳者妄忌口悠悠孰知
妖讖鵬對果訓嗚呼哀哉丁丑之冬長星竟天
兄抱憂憤焦灼如煎詞林舊事先後儼然惟兄
與我見謂知言促膝累欬剖心相憐於時臺臣
議論首倡諫垣繼踵幾奈天常兄有密草示我
於房我出袖中亦有斯章相顧一笑藉爾差強
嗚呼哀哉予道謂予此疏同子君典後我畱副
經紀兄曰宜然敢辭異趣退易彈文誓將趨死
折檻朱雲免冠慶忌庶幾回天 聖朝之美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三

闕下之難兄奮而馳手疏叩 聞恐不及時屬
有識者曰不可爲爾更投軀 國體益虧邀兄
於途挾之以歸彼婉戀者反唇相稽兄也呼天
抗論伸眉嗚呼哀哉予殆於杖兄號於庭予之
就譴送我及垆風餐雪虐病骨凌競流離道路
妻子伶仃朋儕迸散魄褫魂驚兄獨奮身衛我
孤焚我行及淮兄允陳情兄有老母就養于京
君不煖席復駕而征豈不念母爲我友朋嗚呼
哀哉世道之趨嚮利爲高君親至義視若弁髦

權門炎炎有口如刀扼腕悽惻公言其曹書凡
三上侃侃不撓衆所睢盱任其囂噉獨往不顧
曾不容朝義心所激干雲薄霄嗚呼哀哉兄之
朗行皎如白日兄之從善機駭九脫坦中夷腸
含垢包疾傾橐窮交迫於桎梏嘔嘔言語芒角
渾匿人亦有言盛德不伐天胡於兄獨降之割
嗚呼哀哉惟兄之才開宕不羣文詞迅發倚馬
非倫大庭首對太史徵雲一時朝中賀爲得
人既退與言倜儻紛綸羽儀蒸蒸威鳳祥麟奈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四

何中折飛不盡翰天實爲此奚命之論嗚呼哀
哉昔兄與我實同危難且死且生金石永斷歸
踰五年僅一再見曾無嘯歌以共歡宴曾無酬
酢以繼篇翰謂兄方壯徵會無算何以今日遽
成長判嗟乎吾兄精爽英英豈爲異物箕尾上
乘將翔將翔降視寰瀛彼赫赫者冰山俄傾以
較濁清若筵與楹一世之屈萬世之名兄之於
此亦可自瞑嗚呼遠矣我腸九縈如見兄容如
聞兄聲神乎來哉淚若建瓴叙以訴哀兄其俯

聽

祭錢敬山太司寇文

國家之運際於雍熙必有至人起乘其期惟我
司寇穆穆令儀邇其降神當孝皇時淳龐所鍾
非獨備德得全全昌厚集景福公之始奮天曹
顯秩世所矜艷居以脉脉銀臺高選朝之所注
公以便養陪京引去數歷卿貳雍容南署入競
華要退然若涅優游廿年皆守閑寂世高其讓
人服其潔泊乎晚歲入主眷知乃司邦刑喉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五

舌尚書不如不吐留曹載之公之於歸 陛下
未厭神龍霄翔豈御羈絆棲神服食晏樂衍衍
恩賜煌煌孤卿晉階袞衣帶玉自天恩來九十
賓筵公維抑抑潞公三入尚堪陳力朝野允望
繫公夙德修焉騎箕返帝之鄉不疾不驚遺形
若翔公之既薨猶勤 寵章錫之安車侑以異
張五福既極榮哀有光子孫代興公爲不亡賢
之先奉舉國戍于公之令子賢所舉士義屬通
家情則世父隕我國老永失所庇式德無從徒

深涕泗明靈如在鑒茲哀情

祭封太常卿翰林學士丁雙松公文代

維公蘊茲碩美肥遯爲貞輅光戢曜隱璞含真
孝友淵睦居身是珍淳風可想邈焉寡羣維德
弗耀肆於其躬爰篤哲胤降神自嵩少宰奮起
秉訓惟恭一魁大庭譽望聿隆身爲士律文爲
世師人曰華國寔公之規出宰機衡入參論思
人曰清白寔公之遺 天子冲聖游神簡編咨
于少宰進列 講筵學有緝熙佛時仔肩橫經
松石齋集 卷之三
論道啓沃日宣 天子曰嗟爾惟儒臣朝夕納
誨迪予一人錫之綸 寵恩崇所親奉常秩卿
載命維新公視軒冕輕于鎬塵公履貴勢等于
浮雲干旄下屬鑿坏而趨市隱巖通樵漁與俱
婉彼少宰念深倚閭頻來戒子視此簡書幸勉
饘粥勿替馳驅方承存問俄驚訃音墮書慰籍
實勤 帝心將作起塚少府捐金人臣尊寵乃
集公問齊年大耋顯榮令終公亦何憾逍遙太
空淮冰茫茫楚山蒼蒼公靈不泯臨之洋洋

祭董侍郎父封君文

維公挺秀南服峯泖鍾奇載德遐世繁昌是基
發聞早歲大放厥詞公車數上不賁羽儀晉觀
國學修業唯時爰挺哲嗣厥祥不違奕奕宗伯
爲王體臣批鱗請劍指誅佞人扞彼鉅鏑幾殞
其身投荒萬死十年載淪 聖皇嗣極眷命惟
新起之編伍崇階洵遵 帝曰忠直作予股肱
匪臣之良繫父之貞啓茲令德爲王之楨 帝
用休美 恩綸再膺象服有奭寵偕列卿人則
松石齋集 卷之三
炫處公也嬰寧入羣不亂泛迹無名剪黜嫺飾
退然居盈惟公之德萬石是光惟公之澤于公
是昌優游耆耄歷世茲長含飴抱酣言歸混茫
高朗令終英英洋洋燕吳修阻邈焉永望懷我
良友邁此哀傷生芻千里慰以一觴

祭嚴相公文

惟吳在古號爲僻遠自吾邑言游氏北學聖人
得其精華者以歸而始有文學之名然自數千
年來碩儒材士雖代不乏人而其以文學入筦

機務參大政者則寔始於先生先生當 肅皇
帝日其文章獨當上意學者幾以爲枚臯嚴助
相輝乎著作之庭既而由兩制晉陟冢宰於時
柄孽穢濁貪饕憑陵而先生獨操冰鑑風槩四
矚至於今猶誦以爲山濤之公裴楷之清蓋自
嘉隆以來而獨見夫先生昔者先生嘗一使荆
楚東還於吳會江以南方苦大旱而室復燬於
兵萬姓嗷嗷幾無所控矣先生抗疏請盡蠲田
租一歲東南遂賴以蘇息而桴鼓寢於不驚詞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八

三

臣故事雍容醇謹坐致大位疇如先生心切民
瘼氣奮人主說者謂先生謀國似陸贄陳計似
仲淹蓋自近之居詞垣而不諱於言事者亦獨
見夫先生先生當柄用方殷之日遽乞身而退
猶及二親之奉養世所謂吉祥善事非常之榮
而余小子見以爲其貴而能降寵而不矜使童
豎忘其年貧乏食其賜入其室者若無懷之墟
畏壘之民斯先生所以禔福自躬享有天眷寔
一德之所膺嗟乎先生往矣凡今之人苟擔爵

斯須而意氣橫軼鄉閭已不勝其汰而盈若尊
居輔弼而意周窮黨貴在日月之際而身爲韋
布之行者又獨見夫先生先生嘗燕語小子曰
余之事上與下日所兢兢者膽獨小而心甚慈
嗟乎先生之自名者庶幾乎碩膚之美而余小
子求不負於先生之教者蓋日以之內矢而自
盟嗟乎先生有抑抑之度而非依隱以自完先
生有休休之量而非和同以自媚有挺毅賢士
之風而恒不見其德有一介不取之節而能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九

三

居其清天下方以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者望先
生之復起而胡天弗憖遺乃遽騎箕尾而比於
列星嗚呼老成云亡邦國殄瘁哲人旣萎吾將
安放束芻爵奠蓋不自知其涕之無從而先生
亦將鑒予之誠

入都祭關侯文

維萬曆十一年九月某日具官某謹以特性酒
醴奠告於漢壽亭侯關公之神曰惟神忠義冠
古今威靈赫天壤是用能昭督邪正佑忠良而

極凶慝蓋歷二千載而禍福之昭示爲人心所
震戰而如臨在上者若一日也某昔者丁丑之
冬上書觸忤權貴逮杖闕下血肉狼籍神形
離渙待死復輿而愴恍夢境若大神之垂佑焉
寔藉以屬殘骸而返餘魂矣茲以癸未之五月
赴召闕廷旋膺晉擢幽辱於數年者既免玷
危而昭晰於一旦者漸就夷坦又我大神所降
依庇貺使賢不終填溝壑而狗馬一念竟得自
暴於君父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是敢卜日選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十

祭王編修文

嗟維太史幼挺淵姿宏識停川異學累銖廿年
淹抑逢數之奇擢穎制科對首龍墀春宴探花
夜閣燃藜摘詞揆藻玉佩瓊琚溫溫令德履方
蹈規展如之人邦家羽儀云胡遽閔天折遽罹
玉樓須記箕尾上騎天道難諶莫可詰斯迢迢
孤櫬翩翩素帷晨風鬱鬱夜壑流悲丘首云邈
越山逶迤陳辭薦酌尚其格思

祭楊叅政文

嗚呼我公關西世德挺秀五龍萃茲純懿淑美
在躬冰鑑既朗機神何融發聞早歲射策稱雄
元芳父子兄弟兩馮一門鼎貴淹藹芳風惟公
之來于旄塞途惟公之去白馬素車錄陳金鑑
召應玉符吉往凶歸行路增欷公靈豈泯將乘
尾箕發軔刑魏遠遡汧淇哀風興感行雲徘徊
旅魂難返音容莫追寮屬含悴赴者同哀邦國
云瘁典刑實摧長路悠悠永卽夜臺彌天之志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十一

祭王敬美太常文

天於斯文厥統有屬會其精英維天所篤公之
紹興世方二陸余不爲然公居其難斯文盟主
曰惟弇山公爲之弟頡頏其間江涵海納左馬
毫端中興七子功恢復古公握靈蛇詞壇儷美
百氏紛拏莫窺涯涘惟公匠心獨探秘旨君卿
唇舌武庫琳瑯子雲筆札戶寶家藏他人乞乞
一得擅長公兼數者沛乎徜徉非天啓之詞何

獨昌公於早年發聞奕奕至其當官克殫厥力再參卿貳典衡南北所居稱治施有餘澤如醴江河灌此尋尺公才如何孰云不適數逢其愁屢奮屢躋三十餘年位不滿德公於晚歲叩機探玄泊焉明志庶幾解縣胡天之厄弗假以年其生其死夫豈偶然惟賢於公嗟乎敢後望公冥鴻自視雛鷯我鈍而頑不善承候公數居間曲加護覆規我則誠復我則厚公之知我不獨婚媾昨歲茲秋公歸引疾送公歸舟江南握別松石齋集 卷三十三 三

祭少司寇雨亭陳公文

古語有之哲人其萎吾將安倣誦斯言之莫訓獨於先生而神愴先生少孤潔以自樹恒感時而慨慷迨成名已四十學益究於涵養始分縣於洪都赫神君其振響暨諫垣之超入舒忠赤

於陳讜當嘉靖之末襍權姦糾而成黨一疏忤於擊排瀕九死於庭杖曾幽斥之無幾際先皇之嘉獎還直臣於瑣闥益矢謨於立仗復齟齬於忌口乃高蹈乎蒼莽陟遠岫以徜徉撫嘉林而欣賞爭月露之奇章苞六莖而羅網總西來之秘旨探玄珠於象罔蹇小子之窮陋辱惠訊之屢枉沃煩慮以清言發正覺之無上等廿年於須臾匪一日之慕嚮逮 今皇之寵命求耆碩於草莽貫弓旌於丘園慰蒼生之素仰紛松石齋集 卷三十三 三

祭王元美先生文

一歲其五遷遂卿貳之晉長憶往歲之南還重憫余之骭髀念睽離其難合數眷言而惘惘謂一日以壯來盼停雲而延想余方要以棲息解塵勞於執掌顧余言而欣然約窮歡於長往慨人生之難期竟斯言之徒爽傳哀計之自南淚承睫而搏顙痛先哲之既遠式儀刑其孰象豈獨悲於友生亦邦國之同悵陳一觴以薦詞神其鑒茲爲饗

嗟我王先生專扶輿之清淑秉山川之精芒繫
一世之模範寔斯文之主張余邇觀夫近代孰
總兼乎衆長偉三立其自古雖無存而不亡德
有精而莫舉功有會而莫章在立言其庶幾得
失待於較量固有命而不猶鬼神亦忌其精光
或單家而偏至或竭蹶而望洋才有淹而別縱
志有厄而自喪或倫黨之相難或年運之無常
自匪精堅之妙質難博綜而翱翔惟先生之遺
統會萬古而獨昌早脫羈於孝秀遂掉鞅於詞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齒

盡非壑舟之可藏士喪師承國摧棟梁自朝
宇以及閭閻孰不爲之掩涕而悲傷蹇予小子
夙庇門牆視絳帳之受授探秘訣於中郎謂素
心有可信痛絕筆之琅琅嗚呼自古孰不有死
吾師且徹天壤而愈彰析春蘭以爲牲挹明泉
而薦觴欲招魂而不可徒有淚其淋浪
祭石給事室丘孺人文

嗚呼靈葩易隕顏魄無圓柔明既遠徽芳遂湮
閔茲良友悲深痛纏懿彼淑人凝采笄年母楣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五

則令仇合惟賢官事熒持拮据日度夫子邁往
植學斯專尊嫜在堂滄髓擊鮮思媚同室筐篚
周旋務以成義簪珥可捐用克厥家昌暉載延
夫子矯迹詞林踰蹊飄飄青瑣朗譽日宣瞻此
良助贊翊寔先用鮮內顧在公夙乾展如之華
乃邦之媛如何不弔大化驟遷當春掩藻中波
滅源遺孤未振口澤杯捲琴傷鏡判金釭闌然
泉庭一夜轉車遂還禴組在飾寄象惟褰哀哀
我友有淚河懸啓途告駕靈其往旃銘旌樹表

翼柳雲翻龍巖之野春草芊芊減采清都永卽
幽原痛莫酷斯彼蒼者天凡我同袍能無涕泣
敢告靈德鑒此几筵

誄

少司徒喻公誄

隆慶四年庚午某月日南京戶部侍郎光山喻
公卒于位又三年癸酉公子三玄遺書於門下
士趙用賢俾爲之誄惟公邁迹昌時垂功熙運
皇猷偕煥長駕軼於焚龍臣力畢宣齊軌方於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去

三

召杜傾一心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揆路方待
其揚輝台垣遽爲之隕曜老成云謝典則何徵
嗚呼哀哉昔子產死而宣尼泣其遺愛隋武殛
而文子懷其餘風雖銘功彝鼎恩禮絕於西京
而涕淚山河感慨深於南峴惟予小子風景明
德含哀作詞用以紀休範而雪悲緒云爾誄曰
維皇降靈寔啓我公肅邁明哲鬱爲人龍弱齡
蘊秀智等終童鑽幽析奧三餘是攻機神電舉
雅調春融勵操宏壯抗意邇崇褒然觀國射策

稱雄始縮銅墨蒲密在吳野有遺種犴無累孥

渭城游徼懾於一呼呌號隨突晏若四廬化倖

擾雉潔比懸魚乃應嘉招踔遷御史相臣褻邪

抗疏首指柱後惠文百僚肅只視嵯於東再巡

西土繡斧中朝威稜隆起墨吏望風奸豪立徙

慰此羈馴爲民之紀爰司京君化行畿服再擢

冏卿澤及蕃畜泊晉中丞西輔懸蠹鞠旅浮圖

軍容厲肅旬奴宵遁彤弓載錄南服是綏屹乎

江防湯湯淮水挽漕梯航界公咨度萬艘雲翔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三

去

三

開府三鎮威懷亶章入參留鑰六師皇皇文能
懷遠武實綏疆一蹶浮言終保其素莊皇御
極欽賢許顧司徒再辟秉茲國賦惟允惟恭匪
躬之故殲身劬勞竟爾長計嗚呼哀哉惟公之
文式如金石惟公之業賁於竹帛皇穹神察哲
人是福如何不憖隕此碩德頽範高模孰刑邦
國隕吾名臣終天靡復昭塗永滅秘路長即迷
矣千秋德音永則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三 終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啓

上張太翁老師啓

到館任肅諸史官啓

請同館同年啓

同鄉諸老迎丁丑榜進士啓

賀山西王相公啓

賀瑤翁申老師啓

賀申老師啓

松石齋集

目錄三四

謝申老師相公啓

上許相公啓

賀太倉王相公啓

尺牘一

與劉畏所

同郡致監司諸公

與孫龍洲

答張子蓋

復瞿洞觀

答徐孺東

答王胤昌

與孫登父

上兵備徐公救荒書

與留令公

與張給事

與公東堂

與熊陸海

復申相公

與周元孚

松石齋集

目錄三四

二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四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議

啓

上張太翁老師啓

伏以 聖代儲才煥起圖書之府師臣錫教責
臨奎壁之垣爰修芸館之舊儀式舉玉堂之盛
會翹瞻道駕賜重儒紳恭惟老師閣下毓秀衡
湘蜚英荆楚際風雲之會蚤魁多士于南宮依
日月之光游陟崇班于禁院詞賦軼三辰之麗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一 二七

縹緲窺二酉之藏希丙魏之和衷賁機衡以幹
旋 皇運仰周召之令德協端揆以斟酌洪休
頃者較執禮闈掄材秘閣驪黃並簪旣不弃夫
驚駘杞梓旁搜因見及于樗朽某等咸濡化雨
共坐春風方幸免黜于匪材乃復叨選于吉士
省躬戰懼撫已驚慚雖桃李樹于公門莫報洪
鈞之大造而葑菲畧其下體敢忘采擇之盛心
誓當磨朽鈍之資于以酌知遇之德惟此仲秋
之月將闢館以儲才乃占初十之辰爰肆筵以

俟命暫下 九天之直用諧三省之歡光麗瀛
洲草木因之動色榮生玉署宮牆亦以生輝德
業文章快睹兩朝元老弦歌詩誦作新四座諸
生伏冀俯俞不勝仰企

到館任肅諸史官啓

伏以陟趾金華共仰夔龍之會棲心蓬蓽濫叨
鵷鷺之班既藉末光于步趨敢假承歡於晷刻
際易簡之榮遇寔忝洪私謝景仁之異才良資
弘獎詹於是月某日肅宴瀛洲恭邀仙侶觴巡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二 二七

竹葉霏玉屑於尊前騎簇桃花蹀金羈于門外
昭文林之盛事續翰苑之奇游談對共諧彼此
俱暢先詰朝而將命冀畢日以言歡倘遂俯俞
曷勝仰企

請同館同年啓

惟昔獲雋南宮既附登名於天府儲材北館復
叨隨步於瀛洲考執無能論心獨厚嗟此石渠
之新命猥承艸土之餘資惠我友朋良藉吹嘘
之力過爾優逸冒躋清貴之班莫罄鴻私宜申

燕喜簪于月之某日爰遵良辰敢諧嘉會問春
來否已在江梅苑柳之條有客伊吾盡是金馬
玉堂之彥鳴風襍珮移彩仗于彤墀映日金貂
瞻法像於黼座觴行各醕賦就俱工幸分視草
之餘共洽啣杯之興謹圖申控乞遂參陪

同鄉諸老迎丁丑榜進士啓

竊惟化始南都梓里之掄才獨盛名高北闕士
林之藉寵良多凡辱同朝均叨私慶矧九重
訪落方春秋鼎盛之初乃衆正連茹適天地泰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

交之會杏花驕簇丹霞路上三清黃帕封開瑞
錦雲呈五色快睹龍標於奪錦宜申燕衍于嘉
賓消於是月某日用修尊簋之常儀爰舉奉迎
之舊典人間星聚漢史預應占於奎壁之光賓
座風生周行永式倣於人文之貴敢申下悃敬
佇高軒

賀山西王相公啓

恭惟門下夙膺天眷載陟台光初無四國之言
邁返其若姬旦大有居洛之望來歸寔似溫公

予其仰成既 帝心之簡在人且觀政必物情
之允諧第世道雖屬清夷當懷憂治危明之計
而人心尚多附和可無思患預防之圖必期力
反爲功是在善藏其用某逃聞除命喜倍恒情
既十年獨荷于異知豈千里敢忘於忠告老思
山澤惟甘一壑之安辱與門牆敢致寸私之瀆
未宜慶謁彌切瞻依

上瑤翁申老師啓

伏以 聖化首作人特重賢關之建師資貴得

松石齋集 卷二古 四

士必先儒碩之掄辟水敷文章縫誦美園橋擁
聽今古稱榮矧太學乃風教攸司而 留京亦
根本重地欲使爲式於多士必無濫及於非材
如用賢者管窺末學樗散庸流非敢狂直以沽
名徒以嚮愚而取罪安心擯斥已甘丘壑之餘
鼓腹雍熙豈有岩廊之想恭惟老師相公閣下
德惟民望才寔 帝師冠九棘以調元展緯地
經天之略宅百揆而論道樹星輝海潤之猷方
且厲翼翼之心忘疲比於三握廊休休之量采

技及於五窮，妄塵黃閣之吹噓，誤玷清朝之拔擢。維桑與梓，既叨鄉井之同，穰李繁莢，又出門牆之下。遂令斷朽復被青黃，夜火分爇，北扉之榮尚在秋風，咏藻南雍之命維新，載德南趨。懷簡書之可畏，縣情北闕，慙涓涯之莫酌，已於季夏之中旬，肅服官政，迨茲孟冬之十日，虔修報章，雖一顧之恩，誓當不孤於鞭策，而十駕之力，無以自効於駑駘。忠孝愧陽城表儀，安在詩書，非孔戢模範，奚存伏冀，頒以訃謨，授之規畫。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五

敢不奉明命以率胄子，用副栽培之仁，敷文教以育英才，少佐菁莪之化，向闕廷而稽首瞻綸閣，以傾心于目威尊，伏用兢惕。

賀申老師啓

恭惟老師相公閣下，三朝碩輔，一德格天，以帝者之元臣，寅亮廟堂之政，以天下之大老，弼諧達邇之情，非堯舜不陳於前，昔聞斯語，有謀猷則順於外，今見其人，六年有成，百揆時叙，睿衷簡在加左柱之崇稱，寵數褒嘉，賜上

公之特命，瞻茲不次，是有由然，雖讓美辭，榮是九三之君子，而躋崇履，要必五百之名臣，用賢等夙侍門牆，謬蒙陶埴，傾心北斗，念望塵之無由，跂足南天，第承風而竊忭，所願恒調玉鼎，皇輿與相業齊隆，永叶金甌宗社，及世臣偕慶。

謝申老師相公啓

竊念用賢，仰荷甄收，已忝太學再葺之祿，伏蒙老師俯加拔擢，更晉陪京少伯之司，愧非安定之長成，均士風丕變，敢希歐陽之知禮部文體。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六

乍新雖清暑優游，散材固所甚適，然榮階冒躡，心豈得無慙，茲當視事之初，爰申報命之舉，念被恩之獨厚，若負丘山，願圖稱之益難，可傾肝膽，昔者叩闕累疏，每思自放於江湖，今者華省繼登，益恐難逃於尸素，惟老師不遺溝中之斷，謬欲飾以青黃，乃門生自視几上之餘，不敢試以刀俎，翻堦咏紅藥，非所敢望，故鄉歸黃冠，終期得請，其爲感悚實倍等夷。

上許相公啓

用賢備數成均缺然補報驟除亞旅悉藉吹噓
惟禮樂經邦莫清於是職乃優游華省謬及於
非才且辛未之舉四百人賢獨先居卿貳念丁
丑之斥十一子餘多尚屈庶寮揣已何能容身
無所雖相公曲加延納似不假乎梯媒顧用賢
俯念生平寔不在於溫飽頃嘗累陳病疏尚阻
歸休茲者屢陟榮階益慙瘵曠謹緣上謝輒布
私衷推轂屬承非不感鄭莊之德拂衣中歲竊
希慕晦叔之風輕瀆威嚴伏垂聽覽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七

三十八

賀王相公啓

恭惟荆翁相公閣下秩超三少位列三公黃閣
論功懋伊尹格天之業彤庭錫命當魯公報政
之期方梁棟之稱隆更芝蘭之應瑞傳崆峒之
秘訣抱一以寧運帷幄之計謨登三而理允宜
膺周上公之九命更將振晉太保之重豫識鳳
毛絲綸美爲世掌共瞻麟閣勛名遂冠當朝某
幸素托於粉榆敢希通乎槐棘微詞不腆祇益
蹈乎冰兢至敬無文願少垂乎電矚

尺牘

與劉良所

頃丈至都城屬弟適在告居間即勉出覓丈行
迹已發二日矣大恨咫尺光儀不能以憤懣之
抱一向丈據雪以是耿耿耳人生自古孰能長
存第所不朽當自有在丈此舉階梯已具向後
所圖以樹立者正亦多端勿謂摧折便自消沮
使靈長之運未去當不使丈俛首淦泥也方今
時人弟意謂大似蜡日飲酒間得一二有識者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八

三十九

同郡致監司諸公

鄉先達故都御史朱秋崖先生者自其在襁褓
值父有家難母居獄矢節併抱少長每聞母教
輒涕泣竟日以是益奮志淬勵爲諸生即挺立
不羣操行凜凜衆已服其冰蘖之守既舉進士

歟歷邊圉在威茂有平三溝之功百蠻震聳在閩粵有勦雙嶼之績兩省輯寧最後巡視江浙深懲通番奸黨所禽滅海上巨寇及內地奸商無慮數十舉皆動中機宜至守溫盤南鹿諸洋走馬溪大捷一時倭奴掃蕩無遺幾于平定而閩浙勢家坐虧番舶之利乃以飛語中先生竟以憂憤卒後數年而倭難大作大江以南閩浙之間兵燹之慘近古未有而東南迄坐是以虛耗假令朱先生不歿得行其策豈有倭夷之變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九

哉先生歿迨于今二十餘年矣嘗之嗜利者今知其爲釀害昔之倡異論以搖先生者今知其爲助倭賊以戕根本蓋自先生甫歿而公道大明士論之所共惜者亦既二十餘年矣顧以時日遷流忠憤之氣尚爾抑鬱子孫單弱赴愬之舉用是遲回今幸 聖明在御褒顯忠良恩不遺于枯朽賢公卿在事追叙勲勞論畢達于幽隱此正天意藉是以酬朱先生不朽之功而雪其久沉之痛者也况某等生同梓里耳聞其寃

目見其事又恐不爲先生一暴白其心迹哉臺下總統藩牧有存亡繼絕之典維植風教有旌善表忠之權是敢敘述先生生平大節并其功烈之不可泯者上塵嚴聽伏賜俯垂矜督亟示褒揚不惟歿者得以酌庸于既往而生者皆將樹節于當時其有補于世道人心非淺鮮矣

與孫龍洲

別丈荏苒踰歲矣何日不念當創甚時自謂與丈遂隔生歿不圖今日復延餘生得親手箋痛念豈能勝也弟褊心迂狀丈所習知歲杪之事重感世變人情割於所不當割順於所不當順熟計數四謂不可無此論似於天理人心少安而天下後世且得有辭遂爾冒昧陳之何暇復計軀命而它痕瘡之慘迫逐之苦有出尋常萬萬今丈聞之當爲我數破涕矣歸臥窮檐痛足拘攣展轉無聊幾成溝中之瘠而危疑百端恐喝萬狀猷猷微息計不知得終安否此又賴丈爲我擁護日所惓惓然丈夫作事業已如此亦

何所怖也。邇得少息，塵慮專事願養，自愧忽忽。年且逾四十一，無所窺希，欲於學問原頭少加研討，他摠不及，倘數年之後，少有進益，異時見丈得無汗顏負感，方可謂不孤丈意。然不知究竟何如也。丈謂我無自滿寔，剖示至要，斷不敢忘。萬里走使下訊，窮僻丈高義，且薄雲矣。愧何以承之。報代伊邇，冬底丈當過吳，下先期能一相聞，弟且走候金昌門下一聲積抱耳。

答張子蓋翰撰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七

三十九

昨歲被遣南歸，行抵寶應，值石尤爲梗，坐舟次見足下帆從湖中馳過，不得追扳，一晤悵望無極。是後梁谿兄使還，辱足下手札，枉問兼承教語，於致虛一說，猶更詳盡。至云一切意見，不作好惡，逆耳之規受而無難，此兩言直用佩服。至今每臨事接人，輒循繹數四，弟本抗浪迂戇，氣若不能下人，然內則不敢妄自執以爲是，年來林居寡繁，得一意省治，逾見不足，自謂於此兩言不敢負足下教，使顧時時內觀，即一日之間。

私意橫出，抑而復發，端緒甚多，及事機當前，又苦識見不定，徃徃生悔，讀書見古人行跡，其意慮之深長，紆畫之周密，大者經理家國，小者以治一官一事，皆曲中肯綮。至於今無遺恨，則輒撫卷嘆咤，以爲卓乎不可及，而自處且瞠乎無地。弟今潛深伏隲，無所復須於世，加重創後，兩足體痿，髣髴已過半，精神志氣，雖自勤劬，度亦無所益於道，故稍欲就性質所近，而洒濯之求爲一澹泊無營之人，如是而已，自它非力所任，亦非志所期，不敢妄自勞神苦形，虛擲歲月也。足下心醇而行古，氣定而思深，旣以負當世之望，而又能虛已自求真，有休休斷斷之度，此其意念已高出尋常齷齪矜伎者萬倍。異時爲朝廷肩鉅任，解大紛，捨此宜無可屬意者。然嘗聞古之君子，其欲正人，必先自治已始，而欲濟時以有爲，尤必先審夫時勢之所重者，而後施吾挽回幹旋之力，庶克有濟。此必非偏執已是，悻悻自負者所可幾，又必非校量於數十年之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

三十四

聞斟酌於數當事之人。稍執其中而遂可爲是者。又必非豫布規箴。先定伎倆。一出求必如吾意而盡。可以爲無刺謬者。要之非有圓通之識。經遠之慮。則不及此。足下試預觀今日君德之當輔成者何在。民生之當優養者何在。官邪之當儆飭者何在。人才風俗所當獎掖而振作之者何在。中國之隱憂外夷之極變所當警見其微而預以銷弭之者何在。順時勢所趨而究觀其敝之所由。其細所不敢言。其大者足下當必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

三十四

有桀于中。嘗試與澄慮而旁觀之。得失自能了了。後之視今。當不甚遠。寧可無慎。又近來學者之病。談性命者恒忽于措置。重作用者多畧其根本。夫性命之說。今時所共詆訾。抑或寡言無當。見謂迂遠而不切于事情。此輩要亦非真能探性命之原者。然亦未有居心不淨。持已未潔。而徒以機智刻傲。上之籠威福之柄。下之把持羣情。而遂可爲作用之大者也。古人學問。當其居平。不過在動作辭受間。漸漸澄汰。使其私意

盡泯。然後可推之以平施于萬物。故居室之道。可用以察于天地。其致力最爲切近。而至其用世之術。必先自其大者要者。次第修舉。亦不徒在粉飾于文具。馳騁其私知。取快于一時。而偃然自以爲不朽之業。取便其身圖。而敖然自以爲非常之遇也。弟危疑之身。憂怖萬狀。又兩年間。大浸相仍。饑溺不支。窮愁拂鬱。無與爲比。獨幸以寬閒中。體察身心。受病如此。而推之及于世事。其弊相尋復如此。輒敢向足下一發其狂言。亦望足下異日國家之計。必有所以廣慮之深思之。不徒見目前已也。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西

三十五

與瞿洞觀

讀丈遺我一賦。藻思標鮮。三復稱快。顧鄙薄何以堪此。然稽琴振聲。向生典誦。竊有慕矣。日困痼疾。未暇一屬和。正亦苦才情未稱。恐貽玷詞場耳。近開關日久。聞丈精進三昧。豈是慧性。不知鉢盂何王後人也。諸所煩惱。根株漏盡無疑。區區毒蘂。若蚤蚤搏膚耳。第異日蓮花社中。亦

可着一不戒酒老子也。

答座師申相公

賢自獲譴南歸念罪過深大羣疑當道故一意屏跡冀免詆訶雖以素所受恩如吾師者竟歲不得致一語同鄉中累遇便郵幾欲上陳畏涉形迹卽復忍止方負罪悚息每一念至悸不自定使者過臨猥得先拜手書誨諭微悉奉書叩頭感激出涕伏念賢知識淺陋闇於事機性又倨野不能因時摧折動輒罹詬自量已決非逢

松石齋集

卷三四

五

世之資今者雖重扞憲網猶得棲遲畎畝奉祖宗蒸嘗歲時對妻子扶携飲食不至羈戍窮壤凡此孰非出吾師之賜亦孰非賢含哺熙熙於大造之中者誠他無所慕亦無所尤也顧獨愧年過四十鹵莽如舊而憂勞煎灼鬢髮種種懼一旦溘先朝露內無得於身心而外終無以顯明門下得士之大故邇來專事收攝性情照了諸妄雖鄙願不欲張目肆口喋喋陳說以自附學道之流然稍能抑割利欲毀譽得失漸能安

松石齋集

卷三四

六

之一日之間卽旋起旋復終爲有種自此守之數年庶幾望可少醇此賢近所自期而竊欲持之以獻於門下者門下今日處阿衡之位司化理之權請得於機務未叢之日虛已傍觀一進退辭受一更張措置果皆不負於朝廷不果皆不自便其身圖不凡所是非先以昭徹胸中更不着一有我之累則異日獨秉樞要必能以至公持心以至虛應物天下利弊人材邪正幾可坐照如是而社稷有不蒙其福者誠未有也方

今天下物力凋弊徵求峻急而風俗日趨猥薄人情日入巧詐蓋緣財盡於官則生計日促生計既促則不得不務爲爭逐以求盈於一旦此猥薄巧詐之所由滋必非刑威督責所可消而弭者謂宜少崇廣大徐加轉移盡去煩細之徵勿下苛刻之令使民力稍舒各安生養則機心自銷淳德自返庶幾可挽於數年之後此今日治體所最當先而識治勢者所當早夜而求者也且今日所謂察吏治者非不密矣然趨走日

甚淫凶自如。不過一互相標飾而已。今日所謂督盜賊者。非不嚴矣。然劫掠日報。侵奪不已。不過一互爲容隱而已。名爲作成人材。而懷業抱執者。多扼塞而不上達。名爲撫恤小民。而蠲除賑貸者。多壅闕而不下逮。名爲抑豪強。而蠶食下邑者。往往比肩。名爲却饋獻。而簞金入都者。每每疊跡。此其故何也。督察太嚴。則人各出其智以圖規避之術。故法恒不得以勝乎姦。而姦恒出於法之外。自古及今。當盛治之後。生齒日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七

繁。資用日廣。自然機心日進。爲治者不勝其機心。而一切以法持之。遂從而入於亂。故綜核之治。名於漢宣。而元成之衰踵之。操切之政。極於熙寧。而靖康之亂繼之。語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人究窮通之原。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吾師試推極今日治理所先。一彼一此。居然可見。施爲所急。必有定主。其他若當廟堂。君德之隱微。閭閻民事之瑣屑。則有所不敢言不及言者。要在我師一留意節宣而

已

與徐孺東

丈抱病廬次。猶然垂念於罪廢之人。馳書爲訊。奉讀周旋。誠不圖九死之軀。復得一披丈教語也。弟歸且三月。痼疾爲疹。兩足拘攣。未舒日負痛楚。對影窮閭。自惟鄙悖。竄逐固宜。第丈所望我者。未展一籌。獨奈何不愧也。弟褊心迂見。向來純任血氣。鹵莽輕忽。邇欲漸事心往。求自解脫。卧病林壑。不關人事。靜中差可一意討尋。他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七

答王胤昌翰檢

冬仲從吳子道所得足下手札。宛篤周盡。窮文相念。無以逾此。誦寄懷一章。尤自悽絕。置几間不敢去。念至輒咏之。未嘗不浪然出涕。弟駭。模

惟魯又素性不能翫，敝所居輒聚而相尤，何意足下乃當我以惠施鍾期之與？謂世無知我者，何可自必？又竊自沾沾喜溢眉宇也。弟兩年來屬歲稔相繼，饘粥之計遂至不支，而外間形勢尤自慘怛。近見安福公事益惴惴，若日在几俎間，顧幸向來一意排脫塵垢，求所謂心性自得處，自知死生利害，苟不由己，孽皆可坦坦，即不幸不可必者在，外而吾所自必者可無內愧。如此足矣。足下負太上之心，崇古人之義，諦觀斯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九

三十四

世競飾華藻，爭炫奇偉，亮足下業以不必勝此輩，則去就內當自斷耳。既嬰世網，安可復尤俗態？人生忽忽百年，日暮足下與弟皆驥尋抵艾，向此時不能求吾心所自適，而日逐逐於智力之場，顧非材所任，亦非時所宜矣。足下誠以爲何如也？今年夏仲去一壯弟，孤寡累累，歲盡復殤一女，嗷嗷滿室，足下所謂奄忽異物，此等誠足傷心。然借以自發，便可明富貴於我何與？足下又謂後來者直以氣見凌，而一二雅契金蘭

者漸異曩時，此是人情趨背之常，何足深怪？但於此中能順受而柔服之，亦是攝性調心一大機會。又何必玩鷗鳥、犯颶浪作長遊也？弟此首歲與犬子了姻事，可望以燕閒少事，靜修足下能千里枉駕，東來紫氣，且當候之。吳昌埜人擬以片船載尊鱸，一浮白虞山尚湖間，此境固當勝長安馬蹄塵百倍也。又不識足下果能踐此言，不且無使不佞先之也。

與孫登甫憲使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二十

得廣西信後，忽忽二年不通，一問吳越相去間不數百里，音寄寥廓如此。然私心所向，慕於足下，思効力精修，以期不負於足下，所以望我者則猶之比肩而居耳。僕名挂罪網，日涉畏途，震動慄懼，恒懷凜凜而傾側之徒，遑遑借僕爲資，膏飾唇吻，煽作是非，巧於相詆，謂可以速登進之路。人情嶮巇，至是太行九折，安可喻其危？不也。顧僕得藉此幽憂之中，杜門息機，稍幸以餘閒得致其心力，追惟曩時負氣矜隆，遇事慄疾。

往往視古人不足並而天下事且無難爲者乃
究竟非有實得徒恃其資之少近偶一臆而中
焉遂謂可當於用不知學不由心智非得性其
偶合而當者少焉亦復忽然而悖此如拙射之
窺穀替人之投籌極其千百之往非不可幸於
一中要之非得心應手之妙也吾儒學問須當
鍊心應事使心體空虛事來無碍自在安和發
無不中譬之天地萬象萬物皆自動作雕刻而
不爲巧覆載而不爲德然後可以爲天地之化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廿一 三十四

僕尚有所欲效之足下者則願足下詳求所謂
治心之功必使念慮澄澈心常有主外間機變
毀譽一切拒而不受久久則此心益自安閒知
慮益自蒸出跡雖涉世然不與世人同其煩觸
躁競如是則足下他日所發揮於事業運量於
材智者更當出人萬萬區區一尊寵烜赫固非
以盡足下亦非僕所望於足下止是焉而已也
僕廢錮推阻意氣俱盡顧於此中少能自解脫
生平最善足下不敢閱其所得輒向足下一道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廿一 三十四

語堙鬱結塞不知所發非足下的然昭晰孰能
了僕於冥冥之間哉

上兵備徐公救荒書

某蓋往居明公治人之末矣明公宦吳中最久
其得吳民心最深故凡爲吳之民者其望幸於
明公非一日矣頃者廟堂諗明公之習吳事而
又下循吳民之望乃復以明公畀于吳其翹足
拭目待澤於下者舉沾沾色喜而明公亦復响
煦噢咻之視往有加焉誠冀以飽食休居之餘

戴公綏靜寧輯之化也詎意斯民不天災沴重降自四月以來積潦綿延四郊成浸繼今五月中旬霖雨傾注連日夜不休水勢漲溢高者橫決壠畝一望滔天而低者漂沒廬舍奚啻田禾萬姓嗷嗷宛轉待斃即今貧弱半散四方而稍具牙角者又恣睢竊伏漸成探攫之風若復蠲除之令不下徵求之額如故恐魚鼈之民一旦或挺而爲潢池之弄將來禍變必不止于凶歉而已惟明公目擊時艱又熟知吳民窮困大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二十三

三十九

非曩日之比方且爲痛心酸鼻側席輾轉而怒焉如傷者顧其計莫急於叩閭請貸而其端非發自明公不可某輒用冒陳疾苦仰願台聽說者謂今歲之災大抵有甚于嘉靖四十年然往時民間尚有宿儲今室如懸磬十家九矣往時二麥尚獲有遺種今污萊滿目不得一莖矣往時恩貸之詔寔累數十年所希有者此自明公素所習見猶然流離死亡交枕道路况今日時勢十百往日者哉故某以爲非明公洞悉前事

則不能燭見今吳民之隱而非明公極陳困苦之狀則亦不能回天聽而興其恩澤之施也某又惟近自隆慶四年水患洎去歲太倉等邑蟲旱亦嘗上請蠲貸然所議爲寬卹者不過免存留之數及多折本色而已夫存留大都一縣二十之一所濟幾何而折色之多米價踴賤更贏本色有司反苦于追比之繁而吏胥因滋其那移之弊此在少歉之歲猶不蒙惠而以施之今日猶江河而障以一坏也亦何濟哉伏惟明公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十九

與留令公

近承 恩旨深閤敝邑水災頻仍許于存留內蠲六千而漕糧改折三萬七千餘石昨明公揭示所派區分被災分數允當無謬衆情懽然計圖均沾緩徵之賜矣乃有一二希爲搖動者爲

的熟的荒之說數日以來紛紛籍籍傾動一邑無非爲討荒之說以誤台聽而又爲賣荒之說以滋影射之弊即今大官貴族家其田分散各區每區之中或田不盈數百畝而必強要區書開報數千其弊一也又一區之內必有富室數家區書塘長非其佃戶則其識熟平日仰其濡沫不敢不爲盡心此輩亦偏受恩澤其弊二也又塘長區書前日在官報數者正身不得十一或是子弟或是僮僕雖關禁不通外人然其家長受賄造成底數逕自更易甚多不公其弊三也又所關禁區書等人其中或愚騷不知田畝或私怨藉此報復一家之主田至千畝已有阡陌不周者况責愚民之條分縷析必無荒熟之謬亦甚難矣其弊四也又今明示每區先以改折派盡二斗三升然後以其餘及于三斗二升大抵低區輕糧之田甚少成熟分數亦與重額者相埒今偏于輕額則那移詭駕千態橫生不可窮詰而實荒之田反不蒙少惠其弊五也又

明公始示令報數不公者許業戶投訴治報者之罪今允軍臨倉事在俄頃若准其投訴則非累歲不能定奪若一槩拒而捍之則小民飲泣受賠所不暇計而其間果有力不足供米者雖至殺之亦止其身倉糧何由而辦允軍何得以無譴是內自爲困而坐令桀黠者蠶食其中以誤大計其弊六也蓋今之進說者必曰低區大有成熟若一例與之似無輕重似矣然低處自七八兩年受困已極即以少餘及之未爲過當

朝廷之恩，不至下墜，乃一意推比倉糗，小民無得藉口以爲稽緩，而明公亦大損煩勞，事庶幾其易集，民庶幾其無擾，未必非明公之益也。

與張給事

使者還得足下五月七日書，所以撫教者既具，而懇款披心，又何其詳於憂國而不難布聽於艸野如此！僕丘壑自閔，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即有所窺，不逾方寸，安能有所裨益明聽而可備采擇於百一者？顧向來時事，一主刻覈，民情離散，國本殄瘁，幾不可回。今幸一旦有更新之會，而二三元老方且虛懷延納，欲稍更以寬大，而漸紓其平居鬱積感慨之氣，此天下之所日夜顙顙仰慕，而足下居可言之位，富有爲之時，安可規規守常，復自蹈疑畏之迹，而不一爲之所也？僕嘗上下古今，嘗慨古之救弊者，氣過於有爲，則恒以激昂淺露反爲奸人之所乘，而識不足以審所輕重，則變置無序，或因所當革，革所當因，近者失救時之宜，遠者或反以藉朋黨之

口而爲它日報復之地，此誠國家治亂安危之大機，何可不熟慮而深思也？方今諸司之所共惋忿，士大夫之所共詆訾，以爲不可一日不少解者，考成之嚴，郵傳之禁，進學之少，三者而已。然僕以爲此雖不無可議，而士大夫往往欲私所不便之心，以爲盡非不可也。考成一法，使事機歸於朝廷，下吏無所容其壅蔽，不但可行一時，抑且當垂百世。獨驛遍裁，減過當，所當寬假於職官，然至如往時之冒濫，亦足深爲地方

決豈無鍛鍊羅織含冤而駢首者又闕庭之外囊頭立槁者累累相比此得無土苴民命而傷天地之和乎二曰征求之過急往歲兌糧多在正月以次而輸及折銀民家少有積粟待時而糶陸續完官故不甚困今率在十二月中兌事甫畢即勒限償折銀之半當粟米狼戾之時不得不賤比及耕耨資糧罄竭又不得不資之借貸民安得以不益窮此雖有司奉行之無法然亦廟堂峻急之令有以迫之也三曰括索之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

三十三

太盡往時罪贖丁田等銀勢有不能盡征者官府亦從寬貸今罪罰既解京定數必不可少而縣官公費不得不取諸此則當科罪之時或已及所不應而既罰之後追捕索繫縲紛紛勢所不免丁田之餘鎔兩在官小民以此視兵折爲差緩而官府獨急於此甚至不肖者假此以充橐裝而民之苦於追呼應接不暇又此兩者弘治正德中府縣庫藏恒籍爲餘積嘉靖間始括以供用然猶不如今日之罄然也故地方少

遇水旱賑濟束手無策倘異時一旦或有軍興將何以待此最所當裁議者也四曰督盜之太嚴夫寇盜之警自非盛世大同外戶不閉乃可免此今致民之窮極似驅之使盜而少有竊發即連章累坐期於必獲以故官府不得不假似是者以塞責甚或少警則虛張其事巨盜則反隱匿而不以聞如足下所云京口諸變亦是左驗此亦最所宜調停者也五曰刺舉之不明近者廟堂之意既一主于刻責撫按監司一切望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

三十三

風承迎有司少務於牧養則指以爲疲軟一事不急於奉行則舉以刺謬即如郡中近所論劉同知及崑山令此兩人皆一時循良潔廉無他而得報如此其他可知雖有鸞鳳且化鴈鷗矣以故傑猾矯厲者得志而循默守職者坐受困屈吏治安得蒸蒸而元元何所慰養也六曰幽隱之不達治安之世所貴閭閻之情未嘗不徹於廊廟耳今一有奏報則回避多端一有建置則探竊數種甚至水旱之災諱於燮理之無功

匿不以實奏，不獨小民之疾痛無由上致，即縣官所苦，郡不能顧，郡守所苦，撫按不能知，獨一切取辦督責而已。昨歲丈量一事，大旨在於清浮糧，而主計之意，乃在加糧以爲功。故瘠鹵淄塗，汙澤墮埆之地，尺寸皆攤重稅，即以散邑一縣言之，既包坍江之糧三千六百餘石，而額外餘出者復二千九十石。安所多得？若此，恐一入會計，遂成定額。將來必至逃死無餘，愚民嗷嗷無所底訴。近七月十三日之變，颶風涌水，人畜漂殺者無算。田廬在內地者，亦受衝決，所餘無幾。當事者尚徘徊觀望，不以馳奏。大抵近年之災，偏中於東南，而東南救災之策如此。此僕所仰屋長夜而拊髀於終日者也。六者皆今日所最切於民，似乎當識勢而亟反，然反之大驟，則彼所用事之人，豈能帖帖若槩以前所謂三者亦舉以爲疵而遽更張之？則彼亦得以藉口，而重起其根株之畏。蓋今士大夫之所共患者，更之則迹顯而未必甚切於民，惟於所謂六者而排

意焉，則伏於人情觀評之所未及其事隱而民之受惠實切。此在二三元老一轉移間，而足下開發左右，安可不致力也？僕生見熙寧元祐間事，介甫新法如助役一節，亦自便民。溫公既槩見其不可，故亦從報罷。又一日之間，所罷保甲團教數事，當時熙豐之黨實未盡去，故得乘間而鼓其邪說，遂至潰壞決裂，不可收拾。程伯淳言新法之行，吾輩有以成之。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足下既有志，亦宜慎所處而審行之。浙中悍卒聞尚爾羈縻，未得要領。諸鎮兵大是哂哂，難制。將來巨梗當遂兆此輩矣。目今漕軍至吳，必當有受其荼毒者。去冬崑山縣官幾斃於下，竟隱忍不發。況今挾此勢而洩其貪得之心，將何所不至？隱憂剝膚，莫此爲甚。足下既主兵議，所以爲桑梓圖者，幸并留神。

答公東堂

賢淹伏蓬蒿，積有歲年。一旦起而與登瀛，選自願。惡劣，榮溢分祗切。媿畏獨幸得竊交海。

內知名之士皆平生所冀望光儀而不得一觀者乃復矢心自勵期藉此稍收進益不孤此生而抗浪習性感觸時事偶有所陳遂重罹法網乃丈不慮餘波之及我而翩然降詞使幽寒之室頓生光彩豈當於今人中求之也每一循念輒用感楚神情所貫千里非遙弟即頽然百廢乃心無日不在二三君子之側也附便裁復不盡所陳

答熊陸海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

王倅來辱手教下及展讀數四不能去手知故人相念之篤矣弟閉居林壑苟存視息世事都遺獨循念二三知己徘徊延佇不能一日忘也仰惟吾丈靈心秀句妙自天發兼之坦衷逸度高出寰表此其意豈與世之齷齪者倫也弟之不肖乃獲與于推擇之末而輒分咳唾之餘潤未嘗不私自喜沾沾矣弟孟浪不羈以此得譴倘能相教或有流言可畏難者乞以見示使得自警是所望于切磋之益也懇懇附便草勒數

語裁候臨楮悵惻

復申相公

伏讀閣下別柬所示深欲以寬大挽今日之弊而又不欲驟於更張一旦震駭耳目使用事者起根株之畏而益堅其黨護之術此古之大臣所以詳於謀國要於成功不繳繳急於自試一發而絀其用其道恒如此也然賢伏念閣下居廟堂之高足不關乎郡縣聽不徹於閭閻即有一二進言者其人或畏忌而有所不敢盡或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十四

挾其私所不便而立說則又刺謬於事而不足信賢淹伏阡陌民間疾苦蓋既以身周遊其間而俯讀仰思深惟時事獨察其隱又不敢以附嚮自私之說而榮惑於尊師之聽謹就所見民患之最亟者粗陳其梗槩惟閣下少垂意焉今國家財賦之自出者獨東南爲重然頃者四年之間三中水患今歲瀕海諸邑颶風涌水受禍更慘民情嗷嗷不保旦夕至屢屢朝廷之慮議緩徵議改折議賑恤而民之困日甚一日

者何也其弊在行法之過當而其端則本於刺舉之失實今之有司朝坐堂皇所窮日敲朴者徵科也所百計迎合承者監司也以爲力此二者則可以得最課而適上人之歡故於一切利弊緩急小民冤抑豪僕侵陵悉置不問一投縣牒候審迄三年而不得一訊獨聞下馬一飯有費至三十餘金當暑月責辦累旬而猶不解二月索鮐魚富戶汎海幾覆沒而猶以羈命致譴諸如此類不容毛舉此其人皆列上考以爲能吏

松石齋集

卷二

五

而其被鐫讓惠文所治如近日論劾蘇州劉同知崑山劉知縣皆極慈愛百姓不事表暴乃以少失上官之旨枉見摧抑而他間有昏墨殘暴虎冠而爪牙者率以高第薦薦故一時改易視聽爭相慕效惟以苛責求稱上意其視民之休戚真不啻如秦粵卽如徵賦一事自冬底兌糧甫畢朝廷未嘗卽以解銀爲緩而有所停降也縣官勒限卽賦折銀之半一時粟米涌出不免賤糶方春耕種已無資本又不免出息稱貸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四

當夏秋之交猶自逼迫小民或以青苗就質或出子錢加倍比及秋成不得顆粟至有望田而號泣者以故三四年來困弊益極田野蕭條烟火幾絕蓋賢自罷歸六年所見日以益甚今者白日攫金盜及雞犬城市闐闐之中探囊發積無夜不警春中一聞浙省悍卒之變驍驚之徒輒擬耨鋤自奮稍罷弱者反希望於一訖以解徵求之苦盛世氣象恐不如此所以然者蓋由監司惟責有司之能辦事而不問其牧養之何如至於興利除害等事稍費時日復需官帑者動以羈留破冒爲嫌明示意向取辦空文實效不臻其原坐此況今大吏所藉爲耳目者不過諸郡理官數人而數人者之采聽勾稽又不過倚之猾胥姦隸之口故如往歲吳江知縣王言武進知縣黃承讚一犯此輩遂至囚辱罷斥有司往往相戒動色扼腕嗟歎如是何以望其得廉訪之當核是非之公而責縣官惠養元元之實效也上下相罔牢不可破其弊非一日而當

今日刻覈之極其得失既重則人之趨避者愈巧故惴惴自持者益受挫而猥便逢迎者皆得意而去也閣下既有意假天下以寬大之政非使民蒙實惠不可而欲使民之受實惠非精營吏治而一變其刺舉之權不可惟當大計之時一以公心品鑒於上大采羣議勿拘故牒於衆所共誦者得其某事善顯進之使天下之仕於州縣者雖阻深殊絕之地常若廟堂之聰明懸照於左右而監司大吏亦不得苟且相蒙於

二三信任之人使察舉失實而受蔽賢之罪庶幾諸司一洗故習易其取名之心而專於求民瘼略其趨承之計而先於圖政要如此數年民生自安富庶可復下使斯民得被實惠而上可以紓廟堂勤倦求治之意今日急務莫先於此夫古之諮詢自岳牧而迫於工瞽芻蕘皆可以備觀聽何者蓋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優劣考於閭巷下之叙也今縉紳一有雌黃則曰此請託不行挾私怨而爲之也士民一有陳說

則曰此桀黠爲謀將傾上官而爲之也雖此二者其澶漫固出八九然亦顧其人其說之何如不宜混而棄之也惟使賢不肖之權一聽於大吏其勢既極重不可反故小民之受困者其弊遂偏中於下而不可爲天下之事如此可勝慨哉賢晏居深念國家享平成之治二百二十餘年矣漢唐當斯時已不勝搶攘雖我祖宗功德極隆靈長之運政自未艾然近者星文屢變水旱迭興天意不無小警而下驗之人事則生齒之繁極矣風俗之靡極矣府縣之空虛邑里之窮乏人情之巧詐風聲之震蕩農民之凍餓士氣之憤惋各有強綴假合之勢極其危而不可不深爲之慮者所幸閣下既屬天下之重望而一念懇惻於時事又能周知天下之隱則今日所以維極盛之治而置宗社於覆盂磐石之固者舍閣下其誰望也賢跼伏窮林知識不越方寸獨見東南爲天下之重東南安則天下爲次故舉所最急者爲閣下陳之大都亦不

過書生常見非有奇謀石畫可資於明聽之萬一也辱在門牆又辱以明問之及遂陳其一得如此若曰罪罟之餘猶多曉曉即此是賢之罪素知不待世人之鈎索也附便草復幸垂矜炤不宣

復顧冲菴

悍卒遂爾盪定東南巨梗無復遺孽矣非老丈威畧素孚計畫前定何以一舉收績如是也廟堂知人之明吾丈不負所舉可謂兩得矣叛首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三九

三六

既梟夷餘黨雖見讐服然聚居都會此中頗聞兵民相軋殊有偏右得無它日又爲閭閻離而異之此在吾丈善後當豫圖之大都今人苟塞目前無能爲朝廷久遠計自謂善策第徃徃竊不然之吾丈忠公體國海內仰望當不草草若此舉既輯可爲督府橫拜地矣起潛兄遂領杭郡得兩賢左提右挈豈憂越人不遵王化哉

與周元孚

惟昔論交京國辱足下謬以意氣見與垂死

相扶孱生稱石夾者何止二三此時捧首迸竄視足下高義寧不愧死昨歲乃勞千里命駕光我蓬華一語窮晝夜胸中積愫向故人始得盡吐自放逐來逾四年僅得此快耳足下遺我扇頭一詩置懷袖中卽大寒沍未嘗去手今剝蝕無幾矣足下豈復有意乎不妨更寄我蓬州之命得之除目足下方希操箕顙而朝右顧以銅墨見辱計當不復濡迹冬杪見登之兄知足下儼然在疚怛焉傷懷足下才邁一時業貫千古

松石齋集

卷二十四

四

驟當摧抑政是吾輩勵德矢志之會且若假之燕閒使得窮討記載爲異時張設根本天意似有所眷足下幸自努力僕冉冉望艾雄心勁氣消亡略盡獨向龕中燈火禮如來藏了無生大事無所須於世矣足下視今時能復惜緯而忘宗周之恤不當亦作優游歲月計也僕兩年校定管轄二子補訂殘闕似有微功間嘗妄論管子一書幾與周禮埒用而其文詞與古出荀卿遠甚韓非引物連類自出一機軸固自千古絕

唱獨以謫，殊不可讀。幾成委棄，世人皆知重六子，不知柱下漆園。名言至理，信當絕類。若子雲仲淹，何敢望此一班。足下幸爲我置琅函中，日披數籤，當令齒牙生快，目町不闕睫也。僕積歲苦潦，瓶竭壘罄，餽粥之計，亦自關心。然幸旦夕無虞，推討便足高枕。第民間嗷嗷，枵腹幸變數日，來頗傳京口方有嘯聚，甚足寒心。此雖潢池假弄，不足深慮，而民情如此，詎是山林樂事所宜有也。別足下時作三詩，甚鄙俚不足觀，欲寫松廬齋集卷二十四四十一

嗚咽

寄輒自慙止念足下愛我何可不一洩之遂并錄呈情事種種晤面當在何年筆不能悉但有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尺牘二

與陳雨亭

上督撫胡公

答鄒南臯

與鄧定宰

與張崐崕

上申相公

上王相公

與鄒南臯

與丘月林

與歐楨伯

答張陽和

與朱虞封

與鄒南臯

答申相公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五

一

上王相公

上申相公

與鄒南臯

與艾熙亭

與李道尊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五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尺牘二

與陳雨亭

別既三月始達青原水澤已堅矣陸走勞攘舉家復僑居于青者兩月迨今猶未稅駕也賢賦性愚騃不能與時俯仰別時蒙先生指教謂無忘前車而遇時觸發伉浪猶故度終非適時之具亦不久作拂衣計耳先生清修峻節超然不羣且年僅艾期正可有爲而當事者謬謂先生耄耄之年不欲以世間事煩勞神慮昨過首揆老師處一言先生精力如少壯行且以艱鉅授先生矣錫玄君雋舉流此中肇先生之後者又有人焉賢所爲踴躍稱慶于高門也

上督撫胡公救荒公書

吳民凋瘵已極自頃歲重荷我公撫綏之恩顧恤頻復不遺餘力亦既幸有天矣乃者陰沴降殃淫潦汎溢前四月十六日大雨傾注竟三日

日夜水勢驟盈數尺其大小二麥悉入巨浸不獲半穗然鄉民無知猶妄冀雨歇水降可布穀種悉力戽救旋加插蒔至于典衣衲賣器具盡以資之田中民以大窘繼至五月十三日以來雨若建瓴勢勇赴壑迄今旬餘晝夜不止不但淹沒田疇亦并漂溺廬舍居者支床架閣處同魚驚而沉竈遂無夕烟徙者挈瓶負襁哀若鴻雁而望門不得宿飽悲號並于雨泣愁氣鬱于陰霾民之窮困至此極矣某等竊惟其稅銀之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三

所出者倚辦于民力而民之所藉以供稅者倚辦于田畝而已今田畝既入于水濱則民力且無所施而國課何由以辦是以萬姓嗷嗷而莫知所爰止也伏惟明公道存拯援念切痼瘵又目擊時勢之艱厄當不吝一舉手濡足而以開億萬民之生路者某等是敢昧冒陳賁仰期我公急發奏記上請

聖明宅貸民命然非我公極陳困苦之狀而爲剴切之詞則亦不足動

天聽而回此恩澤之施也夫今歲之患談者大都謂同于嘉靖四十年耳然當時二麥尚獲全收民間種粒猶得存其贏以糊口不若今歲之一委于水而當時國用缺乏較今尤甚尚特下寬大之詔盡貸漕糧數十萬石况以今較重之災而以明公激切之請主上之聽計當不旋踵矣或者疑以散邑始濬白茅可資以洩不至盡淹然以三吳之水獨注一壑日去幾何需其平減非一月不可寧有秋種而獲者乎此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三

必無之理也或者又以姦猾利于脫稅過爲張皇難以寔憑今滔天之水一望極目何容欺蔽此又必無之勢也顧自比歲所議爲蠲卹者不過免存留之數及多折本色而已二者所濟無幾而折色之多所出更浮于本色是上以虛名免下以寔征應非所施于今日者也故某等竊願明公亟垂軫念毋掣時疑毋扼舊例必使蒙恩曠蕩盡賜蠲除庶窮餓之民不至竊弄干擾蠲卹杜糴之福亦將永奠于磐石矣某等用

敢齋心以請惟老公祖俯採末議速賜拯援蒼生幸甚某等幸甚

復鄒南阜

天寒雪劇但闔戶讀書得意處擊節若與對面至姦諛互伏處亦時時髮指唾罵之以此亦忘其寒之至膝也每讀每嘉歎亦戒慎走路頭莫與後人爲豎髮資耳行逕如此固老兄所不屑爲也昨南臺疏端暗攻弟此亦可謂吾輩生事乎明日倘不入衙可跨馬一至第所何如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四

三〇四

與邵定宇

前歲兄游吳中弟羈于兒女之情不能走晤猶冀兄峻事還朝當復過吳且棹舟贏糧得追隨積日庶罄數年夙慕乃弟忽荷賜環之命則日遲兄來訊未幾傳邸報中得請告疏殊茫然自失第所幸一出者非幸得官實幸從士大夫後獲侍其賢者以爲身心之助今獨與兄踪跡錯迕如此入都已來通無意趣稍幸得洪陽先生徐伯繼二三同志相與提誨猶時竊兄緒論稍

自矜式然勦之所聞終不若近挹儀範之爲切

也弟少年負氣豪舉莽莽縱意十得二三中歲始向于學問乃又牽于詞語愈深愈鉅過四十年然後稍知戢其意氣從事身心性情間以求所謂復還于太虛者顧習染既深師資無地日矜持于形迹以求免于罪戾而于我本來無物之體猶然未透故攝東尤西旋起旋伏救過不暇交戰于理欲之中而已吾丈粹惠純修獨見本原弟所刳心而聽命者久矣倘不鄙我幸爲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五

三〇五

揭障蔽便使直達與交弟忽忽一出伉儷之迹羣疑輻輳頃者論議紛然子道與弟復挂唇齒求去不得幸奉一差遣便圖歸隱矣定擬擔簦負笈一謁兄里第共傾十年所企慕也時事驚心江河莫挽即偃然丘壑能無杞人漆室之慮乎

與張嵎崧

賢末學豎儒無足比數乃先生過采葑菲之遺超然降色引而教之不惜以身先于賤者賢雖

愚鄙亦何以拔樹思所不負於先生至意也先生三朝宿望四海巨瞻賢即智固一隅無能盡窺天下賢豪長者之深然度之今之三事六德者能如先生忠誠淵亮才美橫絕蓋指不二屈也海內望先生入秉衡軸即少俛亦且掌政邦國而猶以疆場外事勤勞行間即聖王緩北顧憂而海內缺望矣薊鎮積弛今先生一日易置偏裨登革漁股士卒燁壘影采皆當生色顧愚生間得一二傳說謂南兵雖過廩食寔松石齋集卷二十五

當應之如響先生誠藉此時成不世之功偉矣偉矣

上中相公

用資連蹇不偶蓋四黜春官自分爲溝中之斷矣最後辱吾師拔之衆棄之中始釋屬而登川方服闋謁選會有讒之當道者吾師憂閑不遑縈解百方旋獲涉級詞林丁丑之難賢待盡篋與交游中傳言吾師旁皇中夜歎息流涕而圖所以脫賢於厄者五年間心力良苦嗣是賢得去險就夷再濫朝列今者不踰再歲歷陟四階海內侈以爲榮士林傳以爲盛則誰之賜也吾師所大造於賢者不數而賢所圖報於門牆者未稱萬一伏自念前所樹立不足當吾師之作成後所勵勉恐未必副吾師之期待故日夕惴惴焉思所以報吾君者不得則望吾師之爲阜夔周召又思以其身幸置阜夔周召之間所願効忠者即平日所受賜而不敢忘報之人也安得默默陰拱與庸庸同事徒爲躡寵取便自

嫌富貴之地而已哉。故晉見之時有懷必吐，未嘗不蒙吾師之延納也。退而有所私憂過計，朝聞朝言，夕聞夕言，又未嘗不蒙吾師之鑒而聽也。顧賢疎於自持，語言口吻，傳生得失而推心太過，往往爲好名者所挾持而不自悟，至流言飛文，羣誹滿腹，而吾師猶然保護優容，又進而推擇顯用之，此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者不能。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如此。夫君子小人，其黨皆有一定之性，世之善知人者，其幾微亦決於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八

上太倉王相公

前奉別後仰體先生至意，不敢復以交際繁猥，上勞酬應，榮發時遂不及候，送江干，不無悚仄。然計先生當不以疎略爲罪，輒用自解。賢以五月七日從郡中發行，甫渡江，值酷熱數日，如坐炊甑，兩目赤腫，誤投涼劑求解，遂至傷脾，又數程而劇，至濟上因殆，不支度，不得復前，徒死道路，爲世所笑。今遣力再疏乞休，惟先生推念平日見遇之意，勿復責以忤物故態，勿復拘以徇世常情，得於首揆老師處力贊一言，早賜放歸。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九

三七

倘獲生還鄉里，使得專心醫藥，更延餘生，皆先生之賜也。倘必不能俯從賢，當更申三疏，卽回棹待命於家，去官削籍，惟今日指揮病次荒率，不知所言。

與鄒南阜

今年大計皆稱無冤，吾兄默贊之功亦自不少。趙麟老惜乎復去，中朝少一砥柱，奈何甘義麓李盛春之起，頗愜輿望，獨顏管杳然若何，而可聞丈約於郊外會，朱汝愚弟不得往，但神往。

耳向曾以兄言語太倉相公不知於汝愚得力
否沈少林弟亦且選吾輩當爲加意曾植齋亦
累累念之此厚道也楊忠愍公子應尾聞當來
補官兄亦可留神

與丘月林

賢生自結髮即知向往君子而方嚴剖介之士
則尤所欣慕而願爲執鞭者爲諸生日數隨計
吏之都下亦時時傳說長者風節凜凜兩腋生
氣恨不一覩其人而遲回困蹟自頃登朝始克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十一

一挹光容而賢已駿尋艾矣雖頽情之餘無能
自振庶幾步趨而式瞻儀刑所得於感發良多
矣春首臥病累月疏請未允辱長者錫之訓言
佩誦終身矢不敢忘茲來濟上淹留遲及二旬
再請復不得進退維谷但深自省訟冀藉長者
委曲申誨令得寡過於異日寔所昕夕刳心而
承聽者聞長者近亦乞歸朝廷重望末俗所
藉以維安得遽爾高臥不爲世道一酌望耶倘
恍不盡所言

與歐楨伯

昨歲陸山人至亟道足下所委念于不才者甚
厚留中一集日置几上披次少當領挹丰容醞
藉格力已是維摩長卿等輩非近世徒沿下趨
勦竊餘剩以自咤爲詞人比也不才資稟既下
復厄之酌應近稍事篇什一意盛唐名家然後
知詩之道當師于神而不當師于詭竄以爲新
奇近世作者林立其究銓引濫而景意多乖氣
格濁而神理未洽舍一二作者如足下及濟南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十一

弁州僕最所服膺者數人而已嘗冀以少暇得
一躡屨從足下促席款語相與印正顧南北分
岐緣未可耳附上鄙文二首伏候教音

答張陽和

別丈忽忽六載念想輝陰懸戀彌深恭誌老丈
讀禮之暇靜業益弘異時陶化蒼生毗贊之猷
定自此矣弟褊心迂態徃徃至觸禁忌猶自蒙
昧大非逢世之資所望丈且旋旆入都冀得晨
夕趨承誨責或藉以陶化耳注切注切

與朱虞荊

今天下士習率飾爲軟媚醇謹雍雍自好期不拂於時尚蓋至論人取友則皆徵逐便利私其黨與亦以求不違時好而已欲得一矯然操行不以利害易意不爲趨避改節者百不得一二然此一二之中遑遑高亢自信視天下無一可與而當其稍引與同類者又時以議論不相下規誨不相假遂橫生疑忌亦致中離蓋即此二人中其能恢然虛受惟吾意氣之同而不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三

望於汗隆惟吾道義之益而不睽逆於意見者又厯厯一見耳以僕之愚妄椎樸世之能取而信於形跡之外者不得一二而又時時抵觸當路羣誹刺天見者皆以崖異擯斥即平日所嘗交臂論心者亦以嫌疑自引而去者屢屢矣門下於僕生平昧半面之識而僕猥瑣無能重以疑忌之交攻此正按劍相顧流波及人之時也况又無因至前而可塞裳就之哉乃門下超然俯降詞色首垂問訊頃者儀亭一晤雖邂逅須臾然詞氣之莊嚴心境之夷粹已畧見其端緒而虛已下人且忘僕之固陋似欲謬與於意氣之同而直引之爲道德之友是僕游世數十年所不得幾遇於一二者一旦乃得之門下即僕無似不能勉力問學終副知己之遇然以今世俗所謂顧望而擇交回齟而量友者相去奚直逕庭哉報謝久虛寔苦羈縻今晨少暇輒勒短牘用布區區之嚮慕如此

與鄒南阜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三

諺云猢猻入布袋此行大不異也蓋一爲師弟間恐激甚則似難爲二爲欲明恬退須一往身試不然終是負氣故俛勉一出近過梁溪知長安中李吳沈江自相構猜至置酒講和頃孫侍御首劾李兄兼帶子道一語此爲端倪行且及第可知矣卽幸不及寧可低頭就之哉然業已就道且羈逾半年無復偃蹇之理儻入都完科舉事便乞休乞休不得更作商量或告改南或告養病須數月一明已志乃可決退弟兒輩俱

在家輜重甚輕祇辦易走計耳子道純甫大忤
冢宰純甫且求去不得度當何如右武信似不
能遽轉此兄今有歸志弟意且遲留緣彼中必
以不得驟陞乃乞退爲誚故少示持重此鄙見
如斯吾兄更一爲酌量羊嵩原閣中有揭但聞
有旨如此陰構極矣吾輩三三人不盡不已近
擬冢宰入閣三君乃大譟故冢公銜甚切耳

復申相公

辱老師手諭殷篤敢不銜感但念賢睽孤寡合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十四

自其夙性而伉浪愚戇時或觸忌諱冒嫌疑而
懵懵猶不自覺此得之父母所生似終不可易
而之獲利蓋自審已非逢世之資久矣昨荷
天子徹照盆之明老師勤推轂之力起田中而
還之故物不旬月而又擢之清華卽木石猶知
感動思所樹植而希報稱顧始至之日忌者及
目朝者反唇日自惴惴已知不免蓋爲歸計亦
非一日矣昨者同鄉之氣實出猜構無足深辯
卽有之其公論在天下其是非在士大夫亦無

足深懼自引畏匿但念賢往歲偶以孟浪致受
淹抑海內哀憐見與而不知者摩唇喻訛謂是
當立異議操月旦相鼓誘以自矜其聲名者久
一日則重一日之罪或至不可解釋此一宜去
且賢之不材於詞執道行無一可者謬廁詞垣
寔過其量今復躡大逾等駸駸榮顯每一造班
行未嘗不鞠躬赧顏措身無地而不量者猶度
之形意之外謂希榮好進無有厭足不去則此
疑無以釋此二宜去賢賦性伉厲不能隨時俯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十五

仰今在宦途豈能鑿坏穴樹自隱如申屠蟠倘
少見睂睫便自成讐不去則後之好爲讒中者
借他端以相齟終無以自白矣此三宜去吾師
責賢以大義謂不當敝屣君恩是矣然古之
人臣難進易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明訓甚嚴
賢自量不才不勝其位卽退而處山澤能自修
檢以不負聖朝作養之仁亦使天下嗜進不
已之徒使知有輕去其官之人風俗或因此少
厲人心或因此少回亦所以報朝廷故曰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豈必以居位爲報朝廷而決去者爲忘君恩耶此四宜去且賢居老師門墻之末不幸爲人所指屬其寔無所可否而謬以爲有可否之權其寔無所匡益而謬以爲有匡益之責羣疑滿腹士憎多口此之聲跡烏可不深自隱匿此五宜去賢之踪跡甚孤地位又甚難處今既開此疑端而復逡巡自止後之進者無窮殺人投杼雖慈母不免老師與其戀一日之誼而留之孰與全其終身之行而棄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五

之耶此六宜去今者廟堂之上賢俊如林天子方嚮意圖治天下正可爲在吾師一念轉移廣引衆正從容導主上一出於正稍俟數年聖心益定聖智益習吾師得自展布光明俊偉之業必當蓋古絕今亦何所疑亦何所畏愚不肖之一二人何所輕重而謂賢濡忍於一去足有益於師門哉賢以此益滋懼不得不去之決矣夫容德乃大此自處人已之踪言之甚金盜牛小小疑隙何足置意若事關名行道

繫出處又不得以此例論賢年幾五十平居以廉耻自厲以名節自限出處之際審之已熟今天下多戀戀名場不能忍決借賢人長厚之名以自文賢甚所不取豈於此時遂自迷眩無所主持然賢亦非好爲悻悻決去就於小忿以自快其胸臆惟老師亮炤之

上王相公

頃讀臺中二疏端攻李少卿而并中子道純甫乃獨不斥及於賢然賢實爲罪首特以稍遠耳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三

目故僅免唇齒耳賢安敢幸一不挂名彈章遂默默低頭就此籠絡耶少卿曩時排擊大慙真有社稷之功亦幾蹈鼎鑊之險及今事成而議其後始見爲易耳有如巨鎗偃然握柄卽諸爲富貴計者無不得然成何等朝廷耶少卿之過坐語言不謹急於呈能所坐亦微何至如所云云污穢已甚寧當爲人今或指名故黨者輒訾爲揆揆隱伏刻削無仁恩何獨攻少卿諸人輒以爲中款繫快時論羣起而相然耶少卿

今日之事乃起周元孚一疏聞元孚疏出所以構之者百方皆奇詭縱橫非控揣所及人蓋徒知此爲禍始而不知禍寔胚胎於司寇公之一論也司寇公果如疏所云耶抑不如疏所云耶先生當有定衡則李少卿尤在可原之列矣至如吳沈二君忠言正色侃侃爲國江御史直方蹇蹇真有匪躬之節而皆橫被攻謫旁觀嬉笑自以爲得居此奇貨是何心哉諸君之失在持論太露責人太詳求治太急自任太過以此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六

三十三

私黨於下無深思巧術以自固勢亦易去也所藉者上之篤信而深維之耳世之側目而羣誹於此數人者皆曰不能安分不能守默固諸人之罪然未嘗挾名高而營私利也未嘗恃意氣而肆干托也未嘗立門戶而招權寵也卽有可否要爲正論卽有同異要爲無私今責以不能安常待時嘒嘒焉取衆尤而無補於事此爲諸人自謀誠不可耳昔者范希文自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其爲小官章疏何止數十至居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七

三十四

一炤簪之斷不能逃於至公至明之見也賢謬託平日知愛遂敢極意肆口不知忌諱罪我知我亦惟先生裁量若賢氣質之偏不能融化先生固已諗知之而自度非用世之資又有不待世人之共棄而後知者當置勿論可也

上申相公

門生方在劇病中謝事伏枕忽聞 慈寧宮被災昨見 皇上命下羣臣深切戒懼祗交徹以慰天心此臣子效忠之嘉會宰相因事格心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大機也近來時政種種寬平遠近亦忻忻戴德無可致訾門生愚闇無所知識則竊有一二最關 君國切於修省之實者方今 官府雖號一體然人各持其私則不免有掣肘之弊此堂陛所以閼隔而政體未見其協一也莫若乘此儆惕之時請 皇上一御文華武平臺召見輔臣及九卿之當事者各陳闕失相與面加商確一開其端嗣此日有召見日有陳說則下情可達於 上上意可徹於下不必假之傳進近遞

則矛刃自然不生又 祖宗時小小變異輒詔求直言嘉靖中三殿之火亦首及此今獨災

慈寧固 聖母所居 皇上所自出之地天心

玄遠杳不可知其示意或有所在海內有深見

識微之言可爲 國家開長慮却顧之利者藉

此一 上聞擇而用之未必非益如近日所謫

言官五人亦宜破例召復亟下 明詔深示悔

責則古今之盛事盡歸於 朝廷而一時贊襄

匡導之盛美皆歸於我老師他一職一事厘補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三

三

苴隙漏者則以次舉行不必毛舉微文以塞修省之責如是則妖且變而爲祥災且變而爲福天心之回可必於俄頃然賢以爲事出希曠則功難於轉移必我老師力持於上一疏不可則再疏三疏繼而爭以去就庶幾 皇上當洗心易慮應之如響吾師所以樹非常之功而建不朽之業端在此舉門生今將行矣日遠師門無以報稱竊以愚衷所耿耿一二者請之吾師惟吾師勿以爲迂勿以爲越位而沾直少垂明聽

焉

與鄒南阜

傳慎所丈歸舟欲寄訊吾丈會雨甚遣人稍遲至江邊則傳舟已發矣傳丈盛德遽殞不勝絕鏢之痛又其親子甚幼而弱日來其乃弟至略露辭色恐孤寡不能藉以安丈密邇可時時惠存勿令此子失所非弟熱腸好干他人家事也秋來雨靈吳中田禾千里成白非地關中之旱幾至無民幸聖諭深加憫恤或得少蠲貸不

松石齋集

卷三十五

三

至解而携耳然尚凜凜莫知愛止丈高臥遂遺世耶毘陵秀水二丈皆靜脩閑戶不辱吾丈注望熙亭服闋良久叙用未及不知何說也丈今學問着力在何處其得力亦在何處便中幸一示弟爲步趨準

與艾熙亭

憶丁丑之難從待漏署中僅覩容髯今別十年所矣弟鬚髮種種九死之餘形神摧耗不知吾丈養粹氣象正當何如冬杪純甫兄遺丈手書

至知得之白春元所弟時方有入棘之擬謝去酬酢白兄固賢者爲丈所推轂弟亦不及一接見之愧甚三復丈語知已堅東山之志每從純甫相向歎息美以爲冥鴻遠舉非羈縻樊中勞勞畏匿者比矣今時純甫復被劾去爾瞻請假不得則以純甫故圈吾兩人爲質耳念欲更疏請必以爲激復再三而終阻今姑少需終於決去必不能回面易心與羣黨竝立坐爲所制也

松石齋集

卷三十五

十三

大要今日吾黨無置足之地者雖伉浪慨慷任怨過當不能無尤然要之此心未嘗一日不在國所行未嘗敢一息自情於名教而故黨根結互相擠陷不敢縷及丈弟觀兩三年來所嘗一言虛借及弟等者有一在朝者乎其平日意氣諧合骯髒不由權門者有一不落人後者乎昔所稱脂韋逢迎賄合利交者自一二著名外有一不軒軒翔叙者乎凡經詆訾唾罵吾輩者有一不引爲腹心倚爲耳目者乎予道之去橫

加惡名純甫此行實出主使卽如江李二君其危言激論不無小過至攻之不遺餘詆一則以爲交通宦豎一則以爲援引蒲坂二君之去已半年矣所交內臣爲何主名所爲道地處何人得力此第簧鼓一時附影逐聲之徒奈何欺天下後世以爲無公議也援引蒲坂第不能知然蒲坂固是賢相卽有之要亦爲天下得人之公心耳今蒲坂已歿無可倚矣奈何必加污讟并死者亦爲連坐耶第以爲忠直之受枉寧受杖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廿五

於江陵不受屈於今日也向來姜菲媒孽主者猶顧公議自頃乃挾一重而多筭者公肆擊排且閃倏變幻口語雌黃朝是暮非目挑心招具是機穀有市井無藉所不屑爲者悍然自以爲砥行立名誰則如我嗟嗟人可欺天不可欺吾心獨知之地又盡泯乎第自是以爲不必復與之爭而私衷惋惜重歎其披猖至此乃一念猶自爲朋友欲死累申救藥愈重猜嫌蓋純甫既去所憎獨在弟而此公書與弇山亦謂獨弟尤

難處是誠何心今之欲羈留弟者不過以純甫見遇耳誠得此拂衣長往安所不自得耶萬世而下當必有知我者豈必借譽於二三邪媚之徒也虎跡君伎甚挾馬爲重一按差不得如請彼中有具疏欲劾趙大中丞而吾鄉陳副中丞數日間卽出之爲少司寇他種種無不類此彼勢已成不盡去吾輩不已向大語稍涉一二已自累牘服關伊邇幸勉爲世道一出把臂何日豈勝依依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廿五

與李道尊

吳民不勝凋敝其最苦者在錢糧襍派之多水道湮塞之久雜派多則民力不堪水道湮則地利不收兩者遂令吳民無復飽暖之望是以弟於昨歲曾具疏上請求一清理加派庶幾民通得以少寬而國課因得遂足寔兩便之舉不意竟阮不行乃鄙心猶倦倦惟望老公祖一精營而加惠我吳民幸甚大抵吳中錢糧之弊略異小疏不敢復贅卽以敝邑言之山場湖蕩歲

報近科不聞用作何項抵補而板荒坍江通租累負者不下六千餘石此何說也及究其指歸凡報起科者不過曰以待工部四司料價弟去年在都曾具查料價數目敝府一郡四司所派不過四萬金而已嘉靖末最稱繁費救邑料價僅八千兩而今邇年加至一萬八千兩其弊顯然又敝邑在國初時人丁十萬每丁二錢七分得銀二千七百兩此項正供料價後因餘米既多乃以五千四百石每石折銀五錢補料價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宋

三

而人丁免徵此往年冊籍可查也近人丁銀復征寧止二錢七分而所謂五千四百石者又屬重歛不知此又何說也頃者撫臺下檄委友人袁子凡詳加布算蘇松二府加派甚多已查的數具復撫公伏乞老公祖詳加研筭或賜面與袁兄一相訂正若事在必題請幸力贊撫公得如數減蠲庶吳民少蘇而國家亦固根本之圖幸甚幸甚若水利一說自兩漢歷唐宋至今在吳中必先治水則以吳地最卑下水所歸

焉而江海二潮日夕兩至浮沙易淤故吳中無百年不治水者其說具在可循而攷誠得少減雜派浮稅而又一詳治水之法田亦不至常淪稅亦不至久負天下之利莫便於此今方議專官未決弟以為治吳不先治水利恐將來水患歲甚一歲吳民愈不支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水利弟尚有說須上之老公祖亦或可備採擇之萬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五

三

八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尺牘三

與李道尊

復姜養冲

與李見羅

荅李夢池

荅王敬美

與馬廓菴

與蔡侍御

與沈少林

復周友山

荅朱鎮山

上王相公

與鄒南阜

與陸平泉

與顧冲庵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六

一

與顧冲菴

與鄒南阜

復陶四橋

與王對滄

與王道尊

與潘松雪

與周山泉

與喻楓谷

與于谷峰

復楊止庵

與劉子威先生

與周元孚

荅陸平泉

與石東泉

與潘松雪

與石東泉

與孫月峰

與趙麟陽

荅馮文所

荅宗子器

與聶侍御陽和

與沈郡丞

與趙儕鶴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六

二

居士趙用賢汝師父議

大續

與李道尊

吳中徵輸既重頃來九年之中五罹水災所賴
我公祖慈明懇惻勞來多方當途疏請之力
聖恩寬貸之仁皆我公祖左右惟勤贊此休美
飲河知源敢忘所自大都敝鄉古稱澤國內有
巨區以匯諸水環吳皆江有諸浦港以洩其流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一

二十六

它不敢汎及即以敝邑言之居郡城之東北凡
浙西若曹太湖東洩諸水由吳江經郡城會於
常熟自無錫而北太湖分流及荆溪孟河諸水
亦會於常熟常熟在漢唐有三十二港以洩全
吳建瓴之勢旱則資潮汐潦則藉分殺故田常
稔而有此名歷宋元數百年中間疏濬諸港
獨詳於敝邑載在正史可攷而鏡至元末獨
存四港已東爲白茅嘗資爲運道其流最大稍
北爲許浦正北爲福山港極西北爲三丈浦至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二

三十三

正中亦幾湮廢故江南水災無日不聞僞吳之
起首濬四港聖祖一因之故於此四港各設巡
司防禦海警以總勢蓋太湖之水大半歸於
敝邑而正東所受郡城陽澄湖婁江衆流亦下
而歸于敝邑故敝邑乃三吳之尾閭敝邑入江
諸港無壅則長洲吳江無錫諸浸殺其六七矣
又以四港論白茅入海稍紆而東計百二十里
許浦亦不下百里獨福山港在縣城正北入江
僅三十六里最逕而三丈浦則以洩邑西大河
諸水其利在西北一方於邑似少緩焉此其大
槩如此嘉靖末撫臺海公嘗濬白茅一港幾成
而去然累年猶少賴之至許浦福山二港則置
不講頃年惟三丈浦既大濬又旁及奚浦鹿苑
紛紛動衆皆爲一方計又皆爲有勢力者計耳
而邑之大形勢大利害或未及也邇者水患相
仍豈天雨傾獨多於今日邪良由出水之道既
壅諸流既無所洩而又加之霍潦如傾又何怪
其溢而塗于漂蘆蕩陸也故爲今目前最急計

則無如... 易為力者知福山一港先加
開濬然後以次及於白茅許浦白茅差尤易以
海公之濬尚不遠猶能通流故也福山港一通
則郡城直注水水運從北入江散邑長洲吳江
諸浸可殺其六矣入春陰沉麥苗幾壞恐又作
大水覆曉都人憂天幾至不寐今者直指公且
以報代行輒敢走力端啟老公祖并有一束亦
言及水利希我公祖一轉致直指公若乘此暇
日少加講求或遂預計所以疏決之宜庶幾獲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主

復姜養冲

賢固陋樵樸年齒亦已長矣上之不能垂業對
德揖讓於古人而下之亦無能含咀英華馳騁
千古獨成一家之言以是自愧遲遲見少年奇
軀則輒低眉歛手幾欲逡巡避之非誠敢自挹
損自顧効所不及蓋憚不敢前耳頃者渡淮而
北遙望關河積愆多病幾無合古踟躕徘徊

欲引撫殺門下學其遺教歎然握手把酒臨風
登樓索賦語終宵言稱莫逆遂使披襟俄頃
足要如帶之盟矣別來碌碌數月即執掌塵途
未暇率緒而一念所懸注於門下者時既憶不
置使者至辱教寵及關函見字如覩容宇誨諭
諄篤許可過當愧悚益不自勝所謂紹風雅而
垂竹帛者責在門下不才瓠落老大非力所承
獨願門下求諸古人幾微必謹之地而發之事
業文章則何施不裕何道不光區區所欲期之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四

與李見羅

伏讀經世經武三書初見門下洪纖卓偉持此
應世何患不合古人軌範也至論止至善而以
修身家門猶得聖經宗旨之最奧處第所謂至
善歸宗者惜未得聞下詳教不諗以何為宗竟
即以脩身為宗耶嘗嘗意大學一書三綱八

且雖孳然具列然其要只在誠意而意之發動處只在好惡好惡雖幾微而修齊治平之本要不出此故自誠意章後章章皆論好惡而其嘍緊處則歸之于慎獨一語今世學術漸壞一時最號能持身者往往臨寵利當利害便會失足者當由誠意之功未能得所歸宗故披猖如此門下深識此意故獨揭至善歸宗一語非學有真見不能及此承教良深賢莽莽無所知識又當病後不能悉陳惟門下矜其愚而勿罪狂言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五

五

幸甚

荅李夢池憲副

丈謂冷眼看世界似覺分明弟謂若祇將冷眼看人便爲熱態所欺惟當以道眼觀則邪正自較若黑白然道眼亦不易言非道心嘗存中虛無物者不能也況在山林中進度朝寧終似指盤證且未足爲真弟孤立一意自量非可達世獨介然於念不敢隨世習邪以此往往見熒動輒爲光然兼惟自求不規視此若坦途然任其

軒輊吾自強中而已昨歲累疏自乞要爲自便丈乃謂我進退維時此亦終屬遙觀非得弟之真者丈來滯中林輿情實難頃者廟堂推轂詔遂起之田中實被異數然弟不以丈一出爲喜而以丈之無改節易操爲望惟丈守之以正而又能不妨于人情運之以智而必不惑于似是之說斯實世道所賴吾黨之光不勝愧切聞丈容髮遂改弟兩鬢如雪聰明不逮攬鏡泮然學不加修但有惶愧丈今日遂獨處亦養性一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六

三十三

荅王敬美

弟年逾五十豈復少年豪舉向來從事克治即不敢希古人潛心之萬一第守一二字剖判已久必不敢迷所往吾儒立身處然千古在前千古在後要當不愧兩者一時向背何足榮辱弟性氣雖剛褊然于人情當體會處不敢甚遠亦不敢過爲許激以傷和平之道丈不必過

慮及弟也。江李二君近日之舉不無過差然要是激極而趨罪當兩任何至恣口醜詆此其得失較若黑白豈待弟之喋喋亦何敢規勝負于一擊以敗天下之事哉。丈慮我似亦少過荆石先生行時已頗疑弟其至都日間聽私語亦甚不滿于弟要是入之最深勢不得不分彼此昔者嘗誦君實子瞻改容相謝事心善愛慕之必不至貽丈之慮即可慮亦必不在弟作難首也天下之大安能每事盡善但能使邪正不甚混淆人心不甚拂抑即足稱治吾輩當無事時惟應虛心觀其是非爲它日從違取舍如必不合但有一去而已往見宋諸君子相爭如虎終不失和氣況弟尚處閒寂何得出位取辱即有私憂過計要爲向人肝膽非有所偏護丈謂從弟觀似真終不若弟親見者尤切也今方內雖云太和舉正亦自滿朝號爲君子不當自相攻擊自爲抵牾弟雖不才于此亦差較量明白必不敢悻悻自喜以壞天下之事丈所當慮亦應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七

三

端在弟也。丈夫行藏自有定分丈亦不必有所勸止恐滋重疑弟之心耳人還復值有場事之迫草率布此爲復

與馬廓菴主事

夙承風範唯是軌跡殊途咨覲無由徒深注戀賢仇浪寡諧自唯固陋不能骫骳逢世而自守一念則不敢墮行冥冥乃世之反目反唇者恨不即穿而下之石亦自顧斯世終鮮知己矣門下獨超然徒以意氣縣合不暇面譽其人而遂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八

三

與蔡侍御

窮冬爲別郊原慘淡風雪載途念父遠適邊庭
悽惻不可言獨仰屋隕涕而已別來計日可到
馬邑起居何如衙宇亦可棲託否方今邊事可
虞金帛日輸虜情愈無厭中國已作漏卮事變
在後不待智者可知顧今言及於此輒有乏才
之歎弟以爲人之有才非必崑長在乎所習如
水之注地方圓平曲惟其所流安得天必命之
邊材而後可應拊髀之思也是在人所用心何
如耳吾丈資稟明邁識超見定天下事既已熟
試而諸嘗之無不可者弟謬以爲丈今居此勿
以遷吏自矜過爲優游便當究心邊計考識材
品窮究利害險拒向背諸乾沒剝下情弊所極
具當登見不遺又勿亟思遷轉假之歲月毋生
瀆厭今十年後吃乎爲萬里長城上副天子
將帥之任而下以慰乏才之歎顧不偉歟丈夫
志馬革彼獨何人幸勦之矣

與沈少林公子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九

二十九

令叔來得奉手書知動履甚詳且諭太夫人納
福尤倍殊爲故友增嘆昨秋日望公翹舉後竟
落落良爲悵然公妙敏之質故當撞破烟樓奚
但跨竈乃所願幸戢心專志一意舉業不獨諸
玩好當遠即馳逐聲名借交延譽亦坐曠時廢
業已後畢竟不可得力僕愚鈍無以過人然慙
慙効忠一念要不敢負我亡友所願公之熟計
而俯采於愚言也今時士習所患不在無才而
患名之恒過其才固不若闇然者之自章也公
以爲何如耶貴邑令陳公亦甚向往于公此公
醇然大雅亦荒歲之梁肉也時就請當必有益
僕春仲濫竿塲役擾擾迄今重以睽孤形迹大
爲群猜所擬日思掛冠顧羈縻未可遽脫耳此
際非言可盡語次便當流涕矣

復周友山少恭

賢傾注門下積廿年餘矣昨歲都門一晤顏色
疑言披示藉益良深而竊以窺門下古心淵識
非淺學所易及蓋日師心而苦未能造其藩籬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二

三十四

也自台車之人蜀數聘星蓋部直若參辰易廷
評至獲奉緘書諄篤至誼佩服彌深賢仇慙不
能觥觥而襍線之才技倆亦窮自顧惟有丘壑
可安亦冀及時勉修靜業差於愚分爲得而顧
瞻時事不無欷歔故數有陳說耶畢臣子分義
至今猶然羈跡寔垂本圖芝陽劉丈賢亦聞其
風槩父矣門下傳示教言斯亦出處大誼而不
知賢於此乃亦順時而動耳不敢過激滔滔之
勢非不肖之身所宜戀戀而取辱也易廷評一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上

答朱鎮山

賢豈儒末學當結髮時已知海內之有朱先生
矣通籍甚晚然猶及一尾班行望先生之光如
太山喬岳但無由樞趨門墻發先生之聲歟而
啓其迷昧偶有感激自扞重憲乃蒙先生垂念
小子過爲獎借于是見先生之庇藉後學又若
引小澤而微雲雨矣竊公粹德宏養賢方深倚

範頃因積毀苦欲乞身良友在目不能終被引
掖命也如何時事變習故轍踵蹈先生居洛之
望不能不爲世道興慨矣

上王相公

人還敬領先生至教縷縷千言無非勉賢以道
義而責其行已之玷缺有以召羣猜而滋多口
賢雖愚闇然猶戴髮含齒未同草木之無知敢
不判心委志奉以周旋且賢自十餘年來所專
志誦法者亦望步趨先生之萬一卽舉動稍有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上

關繫無不質正於先生無不資承於先生安有
先生輸心腹明指示而賢猶惘然自是暴棄於
聖賢之途哉顧賢稟性甚暗又堅守匹夫之諒
不能量時取舍往往觸罪戾而不自知念昔賢
所與共事者寔惟此二三人旣出患難而有今
日矣一旦見其爲羣誹所加遽改顏易面思自
解脫而逃之聲跡之外賢之愚見竊所不居卽
如先生所云主盟於吾徒者不無後言是矣然
今歲翰長張先生兩遺賢書其評子道有曰

次高明器識敏練異才異品目中罕儔賢惟專一不化而又得教於所敬信之人竊以爲是亦識見問學所不甚謬者而不圖迷眩之至此也且大理之與數子不聞綢繆何忽自云得自逃此輩若此謂之妙於轉移則可而謂爲先識卓見愚衷竊猶未解也賢自南而來每經過士大夫輒道先生於諸人稍露不足而京師傳書亦見謂以爲失所憑依賢愚誠不度先生當有所以善處乃過爲慮而嘵嘵陳說又不慮而忘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三

十四

其言之在率賢罪誠何辭然區區之私儻亦有芹漈之思乎方今聖君賢相濟濟廟堂四方無虞足稱盛治矣先生負天下之重與天下之拭目於先生者寔有加於司馬文正司馬一出解安石之繁苛而一更張之故遂有以酬天下之望今治安非有旦夕可見之功天下直以精神淵著者窺先生而先生欲以雍容乎格者答天下之心賢愚以爲視文正其難亦有加焉麗丞相籍嘗論英富公謂衡未執政交中舉

之冀其進用而已有利若一槩以公議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毀王嘉祐駭孺子耳其對萊公數語曰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而言聽計從乎故不若未相之爲善萊公亦加推信賢之愚誠甚於嘉祐而先生之聽豈後於萊公耶今純甫陟京兆龔臺使受挫須臾說者謂此先生審於調停然愚謂此特姑救一時之紛耳人之制行難齊而厚求者不一恐將來愈積其怨而愈重其發先生於此意氣稍不能周將無復兩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古

十四

全之勢矣賢既奉嚴旨不敢復陳矧荷先生教督之切重自悚息不敢寧居已勉強而北矣乃賢之初志終當安於靜退返我初服雖不能買兒童口脍以收不驕之聲先生試放之山澤十年當作何狀亦當必不負先生之教也倘先生必以賢裏姦挾私短長其說於二三子疾呼而挑戰則仲父一評足耳何以有如仁之褒而復有器外之譏耶此誠非賢才智所及而亦斷不敢止愚屢聽如此也賤軀左耳瘡痛旬日幾

至失聽舟中鬱熱異常暑毒侵脾下瀉委頓幾不能支眩瞢言不成倫惟先生終庇而與之寂寞以自愉適幸甚幸甚

與鄒南阜

愁坐殊不自得然聞畿內百姓之饑山陵工役之死止仰屋竊歎九閭既高虎豹環之何以使民情之上達謀國於此不知何以圖塞天變也適傳純甫兄已補南太僕謝恩尚須隔幾日乃可海剛老有大奸巨惡之論大爲駭心兄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五

與陸平泉

袁進士昨書抵用賢云先生貴府其浮糧實多不減敝府既具數呈請當道大約吳中雜派多岐乾沒非小賢往亦知言之無益而民貧已極賦出不經灼見其弊而不吐一言此心耿耿終不自安非敢博名高而阻之非之者百出以此知袁君尤難然袁君已自有三難之說徒付之

浩歎而已先生身不任事而心切爲國惓惓下問不遺小子乃知正人君子立心營慮無非大計豈苟且目前富貴爲圖已也

與顧冲庵

不奉明教復歷歲矣頃臥病濟上乃知丈開府遼陽遼故重地又年來彫殘已極故委重足下是聖明掄材之審廟堂推轂之公四海士人之所窺觀冀望於足下者弟不肖何能爲足下重乃刺及弟也吾輩平日所學獨有事君可以自見而君子平日所矢以事君者惟有勿欺二字可爲所學標準大抵今時風氣既流儇巧益甚機械熟於習用私利蹈爲故常雖賢智者不免旁皇淪浹於其間非無樸誠守道貞一爲上者顧不以褊心見誚則以絕物爲忤滔滔縱容莫挽惟此之故足下識此機關破此羅網其於策勛對績自有餘地弟愚昧寡諧所如牴牾行且返我初服鑿坏避世袖手林麓觀名場之所究竟當必有具隻眼於千百世之後賞心而獨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六

三十三

契矣足下其許我能不負斯言邪遠左積衰有
原非一洗故習而開以百世之利恐遽難回弱
於強所望以有遠者獨計足下之措注如何耳
疆圉重寄幸足下莫負 聖明之簡眷

與鄒南皋

方奉申師札教兄疏雖未下然不過欲加詰責
而已恐必無他虞復菴兄又致書余相亦云保
無別變則弟始一解頤矣

復陶宗伯四橋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十七

二十九

賢當陞伏草莽則已仰德而傾慕者久矣比叨
仕版所得於傳說及門下轍跡所過臨者清風
凱澤穆然且滿寰中自是嚮往愈切而賢獨抵
牾遭逢蹉跎南北迄成間阻度此生終不得一
奉教左右乃造物假便使空谷德音訇然而至
庶幾坐春風而聆其謦欬矣感懽何如門下風
德負當世望乃長公大魁宇內連翩詞林則賢
且辱在寮案末又於門下竊附通家之誼輒藉
還力僭致下私伏惟鑒存

與王對滄道尊

吳民不造洊歷災歎今歲復罹水患較重于七
年而閭閻之貧乏又大非往歲之比矣頃者荷
我老公祖深軫民瘼協成大計兩臺公祖已具
題懇請億萬之命庶幾望幸第未諗主計者若
何處分恩澤詔下若何以慰蒼赤喁喁之望賢
以爲即今太倉之粟足支十年向者常見放支
營軍半悉爛黑竊計邊餉甚急米折似未可輕
議而漕糧可悉蠲以惠此溝壑昔在嘉靖甲寅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十八

三十

于時帑藏內絀救邑嚴文靖公具奏其流離之
狀撫按繼之即盡數免漕糧一年民獲更生不
致釀變今國家蓄積數倍于前吳之困更劇于
前當道諸公祖其憂勞擘畫悉心民憂者又十
百于前有如萬一詔免僅取分數或仍量蠲存
留則民必不支或挺而爲盜其憂方大今荏苒
之間且蠹蝨多警矣能保飢寒之民不妄意一
旦之飽煖乎愚猶望我公祖垂神照拂即一疏
不能動 天聽不妨再請又救地向來凶荒亦

時厯廟議蠲卹但率以做荒爲名殊大誤至計
即如今歲數百里間一望茫然何煩檢勘若下
一做字便屬矯強人力祇爲大戶豪猾道地名
欲惠小民小民竟不得蒙升合之賜者此說基
之矣惟我公祖深答

復王道尊

頃者賢具疏上請專爲江南加派日多催征
日急民不堪命欲乞平議少損其額外之征耳
非敢遽欲虧惟正之供也顧得嚴旨加讓而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九

三〇十

又重荷皇仁不遽斥逐賢方日夜省惕重思
越俎之罪安敢復希心於采擇冀酌愚志之萬
一哉乃臺下超然降詞謬加許可猶欲拾旣弃
之餘而重爲拂拭至徧勅屬邑詳議利弊賢又
不容終默默而負臺下博采芻蕘之至意大要
江南之困蓋重於襍派之多而雜派之可以詭
影而冒破者莫如料價即以敕邑常熟一縣論
之嘉靖申領國家煩費極多於時每歲料價不
過八千五百餘兩耳近二十餘年稍增至二

萬六千九百餘兩此其故蓋由有餘米之名故
歲歲增加又諸有司憚於握籌積書奸吏樂於
加派因之乾沒故於每歲所報山場蕩田諸不
等升科糧田不以減槩邑錢糧或攤免坍江板
荒諸額稅而悉以歸之料價故于料價之甚可
緩者皆盡數征解即如敕邑書冊中有聽派料
價一款此其端畧可見矣又如頃歲因淮河衝
決蘇州一府驟加料價四萬原議於河堤修築
完日免派今堤完已閱數年而此銀未嘗少減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二十

三十五

况漕河修堤已於輕齋一錢三分內每石扣銀
一分爲河上之用敝府漕糧六十五萬每年得
六百五十兩通計各府均扣似可足用何必獨
於敝府重加四萬金邪又頃見撫按兩臺深閔
板荒之爲害議於熟田均攤荒糧不佞居田中
最久稍識此弊蓋敝處土壤高低懸絕有高鄉
板荒有低鄉板荒高處有一等田最瘠者即布
種不甚發生遂爲棄地然此不過百中之一耳
其它因人少而荒者每畝可得艸束銀錢少許

業主頗樂於此低處有第五六段等田最卑窪積水歲不能熟者其它有菱艸魚鰕可采利畧與高鄉相等又奸猾詭因荒田一畝報作數畝者官府何嘗履畝親量若槩與攤稅熟田恐將來拋荒不數年且倍于今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愚意以爲凡此板荒俱宜量免一半地方之人必且歡然承受即有賠補糧長亦當甘心但所免一半當爲議補敝邑往時人丁十萬工部坐派四司工料銀二千七百餘兩每丁共征銀

松石齋集

卷三十六

主

二分七釐其後因敝邑餘積數多免派丁銀改於餘積項下出辦歷年已來所告升科及沿江新漲沙田豈必顆粒皆征於官豈必分毫皆補於正額哉誠令詳覈其數且將倍於五千四百石者幾矣愚以爲即以此補板荒所免之半猶且餘其半矣此一說也不然則如修河所派四萬金者必不盡蠲宜以三萬免派槩七邑均之每縣可得減三千金爲米六千餘石其於補板荒之半裕如矣此又一說也又如敝邑有白茅

一港自五衢起至海口共一百二十里正德末嘗開此河因元之故澗者大約四十餘丈最隘者亦不下三十餘丈此有老畔可循一望而可知者頃年海沙壅塞兩岸皆成花豆田矣隆慶初年撫臺海公又加疏濬止存河面十丈耳畧約計之除閘外沿海口四十里沙瘠勿征截長補短通得二十丈長八十里其畝數應亦不少今此田雖皆報升科於官未必盡數所征於官者作何抵補又不過曰派之料價耳且其所

松石齋集

卷三十六

又主

報科則不等皆爲弊端乞專委廉幹無私又委曲精事者一人逐畝量見使豪猾不得容其欺隱每畝槩科一斗悉入會計或抵補坍荒二項或量減正額以重蘇民因此又一說也此外沿江海諸灘如嘉定太倉及敝邑白茅灘地皆有蘆利可收長洲吳江吳縣皆有山地蕩田可恣侵漁誠一一清查而歸之於官非獨可補拋荒之數且於糧數亦可少輕今日所以蘇江南之困急者此誠可效消埃之一助矣第敝府積膏

其弊通神詰之於此則又脫之於彼耶之於東忽又竄之於西其端萬方皆可以惑聰明而眩人於不可窮究之地非有強果精明之才鮮不爲其所搖然非專委任而需之歲月亦無以竟其事而要成功是在臺下擇人而任之精心以營之而已冗次草復近見鄧公祖所駁正小疏二三事尚有可伸臆說者容別申請教

與潘松雪司理

章瑞安來得諗政譽四溢體用之全自丈快觀

公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三

三

之亦數歎以爲足洗今時論學借籍之誚第吾儒用功須在涉世法中討出精神不磨處不知丈日恩簡書尚何所置力何所探究于人情物理上亦能尋出不激不隨方法否第見近來負大名望亦自負大涵養者一到名場利境往往謎眩顛倒喪其平生此皆由根本之地不能洞徹堅固假此名色欺世盜名所以終必敗露交游中如吾丈誠心質行真不多見故敢發其狂言如此幸丈教我相訂證我亦幸同勉力求踐

實地毋沾沾狗時好也

與周山泉

自濟上一承風範甚慰平生至潞河得奉手書已又從徐孺東兄所再沐教言雖踪跡差遲闕焉承問而感佩至意所以勤倦於不才者則日夕惟誦不敢忘也門下夙德厚蘊鬱望旣久茲一出而建節開府閩海巡壤不獨沾被休澤且使道化弘被繼慶元遺真儒建樹固自非常賢庸闇下材學不加修顧憫然師儒之位教化原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三

三

與喻楓谷松江守

賢昨年嘗以江南錢糧事具疏 上請區區款
誠非以博名獨念此彈丸地寔惟 朝廷根本
頃歲已來水患相仍小民流離至比嗷嗷鴻鴈
乃司國計者漫不省察每有加派輒獨先吳而
其間冊籍之紊亂侵詭之因仍弊且萬千故求
爲稍一清理即加之重稅亦使民間明知所以
然亦不敢漫肆論說其積弊之端訂之已數年
其考核之詳本之在成案而又與同志如袁進
士了凡輩評隲往回無慮數十始敢具奏故雖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書

如鄧直指所駁疏語數條亦未嘗謂賢所語爲
非實此可知矣乃其事久因循相仗而莫明正
其弊者一以 明旨所屬似督過不肖故不蒙
見察一以弊窟所仍莫探其原轉展稽索勢必
及之吏書彼烏肯自見示以利器一以矜長覆
短見謂功非已出稍復回互一以根株難窮少
加計筭精力輒窮槩言國計已定各有抵補助
搖爲難不知如此數說者終於鄙心有耿耿之
私焉頃敝同年俞新宇至盛道公超然破去一

切凡見委心袁君且令所查具有實跡即欲見
之推行一聞斯言不覺神情踴躍之極然賢非
敢幸已說之得行實幸吳民藉此少解煩苛得
延生息非獨吳一時之惠實 宗社無疆之休
也惟我公一意力行勿阻異說勿撓成見不勝
懇切不勝願望賢於我公未窺半面輒敢直披
胸臆者知我公能容賢於衆弃之中也

與于谷峯

昨於歲杪荷先生手書寵復兼領佳幣悚媿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書

能自安茲以修理衙門事具疏上請并條陳舊
規者七事謹附揭呈先生覽教內事關先生貴
部者乞加矧譽得即爲題覆甚便遵守大要賢
非敢創立意見皆屬 祖宗典故又擇其便而
易行者始敢列上綠南中弛廢已久不少加振
刷似乎贅員非設官本意矣先生旦暮且入佐
密勿所望起頽敝而還之 祖宗之舊者尚有
望焉

復楊寺丞止庵

賢自入仕版以來暨再起田中數從縉紳後屈
指海內名賢無不亟推先生而徐丈伯繼尤相
與誦先生行誼甚高幾欲親就函席一挹德容
而山川綿邈萍梗違錯徒負此心無由咨覲惟
托誠夢寐如將見之耳頃者 聖明爰求舊德
弓旌之禮遍于巖谷先生之起賢等尤所快覩
庶幾望先生入後一尾班行以爲規楷乃先生
固守高蹈復疏乞休雖冥鴻遠舉不期罹于樊
中然於 王上勤求之意得無有虛于羣情之
松石齋集

卷三十六

美

三十一

拭目威鳳者得無有缺望耶賢枘鑿于世方圖
返我初服而猶囁囁于先生之出者亦其愚不
能忘國之一證也

與劉子威先生

先生當世之偉人也經術文章擅美當代而猶
眷眷後學傾身接引惟恐弗迨如賢謏陋瑣蔑
曾不足當先生之一顧乃亦辱先生收之門墻
而時加撫教賢自惟何修而仰塞至意也惶恐
欲效去秋辱四詩見遺瓊瑰滿握駭眩移人若

自天而墮也顧嘿不能酬一語才量越趨情見
勢迫愧何如之歲中赤旱重以酷熱煎灼每至
不堪先生起居益泰壽祉益隆遙聞寔增懌籍
造物方假先生揭旗鼓於詞壇震聾聵於末學
無涯之年正將長上古而彫三光矣伏楮增戀
惟深禱頌

與周元孚

一別相望遙遙卽緘書起居亦不易得况面目
乎弟居南中一二載叨據非任了無感動人處

松石齋集

卷三十六

主

三十一

庸散可知邇來時事種種可驚敝鄉災沴相仍
溝壑填委皆吾同胞今者萑苻且多白挺入春
沉潦幾九旬麥秋幾不登幸此數日少晴猶可
望佈種竟不知向後復何如也北地人食其子
者官司亦視如常付之不可窮詰大同軍缺糧
已四月諸邊無不嗷嗷光祿僅有數月 上供
此二百餘年未有之事而徵輸耗費復不可省
後將何極每一念此便可終宵無寢吾丈卽高
處林壑寧能忘情斯世哉 廟堂主意大抵別

有主張君子之道惟當求已所未及不敢尤人
總之世間只邪正兩途自古先詰不敢遠舉即
如程明道先生劉元城司馬君實諸公當時何
嘗不以善已善人遠讒消忌自處亦何嘗憑意
氣墮俗情而一時攻而議之者未嘗少假然此
畢竟不足爲數先生累弟以爲吾輩所患者尚
在真假未分不在時俗啾啾丈所教弟曰知幾
其神則弟所日夕惟誦若不透此關即有建樹
亦涉粉飾况又決無所建樹耶故以言自治則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三八

吾輩不可不求所未至若以論世道則其責有
歸不當專罪吾輩也倘畏世間口語便須改圖
從彼局中恐未得國能先失故步宋諸君子必
不爲弟不肯不敢輕云學聖人大處一付無可
無不可如近時迎合之說也丈於此酌而立足
立足定然後可議學問進退是非也丈有五岳
之興弟亦不能忘情若冬春能過吳中可相爲
武林雁蕩之遊亦勝情也丁右武此豪傑不當
在今人求之丈亦與善否

答陸平泉

用賢庸愚無足比數數荷長者俯垂教指每一
披誦先生雖偃處丘樊而愛君憂民之念一
何詳疊乃至以一言之當於先生并不才賢而
欲引於聲氣之同自惟下劣惕息不敢寧居也
今歲差有秋然秋間少旱不無損苗之二三且
民貧既極春間貸食率每石餘二金即一日獲
矣主者取盈焉無論徵輸及秋且亟小民恐不
得一日飽食潢池之警又慮在眉睫間耳所幸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三十八

撫公咨咨念民其才足以濟事而直指公亦復
勤恤閭閻近聞且有疏爲吳民請命庶幾有瘳
乎頃新設水利專一道此廟堂盛舉賢嘗歷
考自晚唐迄國初吳中無數十年不治之水
蓋吳故澤國以具區滙之以諸港洩之而濱於
海潮故壅塞最易比宋惟錢武肅治法極詳後
皆因之而今久平無事此理不講十年之中遂
強半魚鼈安可妄罪天時也老先生宿德元老
諸當道且委心聽教幸承兩賢公祖之臨一爲

詳語其故而清理糧稅撫公尤倦倦焉亦幸先生憇恩斯豈直吳之幸實所以培永國脉也惟先生留神

與石東泉

賢愚闇不更事雍務雖號簡寂然頃者似亦多弛不量力輒欲少還其舊兩月來所舉僅廢事一二獨堂署頽敝幾不可居鞠爲荒艸之歎非聖朝所宜有亦欲具章上請今者告之政府須回問至即當陳乞然必老先生主張於上庶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手

幾不孤所請耳敢以豫聞敝鄉水災較辛酉歲無一穗之存蓋辛酉渰者僅一次比八月水即退矣今歲既渰之後更加七月二十一日之風潮八月二十三日之驟雨衝決飄蕩高低俱被災如一即今晴明日甚少積潦不退天氣向寒民猶水中居耳何以堪命下情每念及此輒忘食不能關睫不審天意何以偏重厄吳民如此自昨歲小疏不行江南錢糧無復可望清理之日且今所急獨治河開浦使水至不爲患田得

常稔猶可支持數年而今之言三吳水利者率如瞽人擬目往往不得其梗槩不明其原委非以就近圖一方之利言則以孟浪博知事之名言耳賢稍亦究心於此似于脉絡稍悉其槩然恐言之非時如對痴人說夢反足債事故不敢自露其愚當今惟老先生之憂國真心耿耿若焚倘不厭于聽須一陳之如何賢素不善病今病且兩月幾至不起猶假懣氣息拂衣之念與日俱切所以稍遲者因監中舊規有一二未復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手

荅潘松雪

僕顛頑窮途困不知變天下賢知者所共姍笑即愚而賤者亦更相指屬加之侮慢僕固所謂天壤間一莽人耳乃足下勤於故舊貶損道德至辱書珍重慰恤感激恩私何可言喻方今

海內賢豪林立莫不樹頤頤張牙頰高論宏議以爲直躋古初視三代無論唐宋且將軼兩漢而踞其上惟於文亦然蓋彬彬極盛矣然以僕所見士大夫臨小小利害輒錯愕趨避權勢所承往往至後其君父而左顧右盼便其身圖舉萬世之是非一生之行誼弃之若弁髦敝屣初不甚惜然猶私計此直桀黠者假之以徼一日之寵未必其束遠肯俛首而帖服也及於今雖世所號爲賢智者亦莫不羣然而趨當大庭廣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三

三十四

情遷雖一二賢智者猶不能自解免况庸庸者乎僕以爲榮名富貴百年一瞬要於吾身何加而吾人所以獨立不懼維世俗而植名教者天地間要不容無此種故願與足下共圖之未識足下以爲迂否也西京之下人才所不敢諗第求若劉罷之陳瑩中於時輩中安可多得故僕謬以爲志豪傑者希三代而薄唐宋此皆務高言而鮮事寔不足深法也足下又謂左遷右固足可自雄大抵今之能文者不過穿蠹史傳移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三

三十五

此僂彼使韓歐諸公見之直令作嘔噦耳足下之於文深矣故言及於此其於道德所自信者亦當出時人萬萬敢布狂言伏惟省察

與石東泉

昨冬賁冊人還荷門下手書仰諭至意感激無已頃得陳少司寇書又知門下惓惓垂念不才如此顧惟不才愚庸無比而又伉直一意不能詭隨射好至反脣相稽皆出自平日相知之口可謂不遺餘力矣賢即不才豈應至此賢亦惟

自反自厲懼一蹈其所言即彼雖不及此心有餘愧何暇尤人然人情至此番覆真同雲雨良足與慨先人敝廬足蔽風雨薄田十餘頃少足餽粥床頭萬卷擁被而吟亦足自老何必戀戀此官致重疑畏於他人也賢生平了無窺見至榮利一途輒敢自負真能剖決門下試索之十年之後品當自定矣今固不敢以口舌爭也大抵今日之敝在名爲親君子其實所親者皆小人而反蒙君子以小人稱名爲遠小人其實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言

濡滯數月間足辦事矣
與孫月峯少卿
賢骯髒不能諧俗又愚騃率意至老不能盡變故吾獨於世之所謂賢者輒傾心嚮往即爲執鞭亦所俛首稱快門下才藻絕世乃退不自名至于操行孤貞挺然自立真不媿忠烈公孫矣別來南北懸遠雖無從致起居而寢食慨慕必以爲不可及蓋獨於門下三致意焉門下今者避家門之盛少徘徊不出良是然門下近所究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言
心者何事世道日流民窮天變饑饉遍宇內此豈豪傑偃臥時耶亦豈豪傑優游養名無所短長而將躡大位耶天下正坐虛名誤事天下亦有一種兢兢守名僅得清謹二字終其身享大名榮當世愚意以爲此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門下當辨之百世而下有識真者畢竟不爲此輩所欺也南中諸曹惟國學差有關係向來雍雍慕操文學非久遷去故廢弛幾無存弟雖不才然私心不敢負此官故拮据治之期年

差得少改觀然視前輩直小巫大巫耳烏敢希萬一項且以病幾不能支時下方圖返我初服矣不敢爲誰以謾門下也

與趙大司馬麟陽

自老先生之去國羣趨靡靡古調希聲遂爾絕響數從朋遊中仰訊道體日堅神慮愈勝豈造物者不終遺蒼赤界先生以遐矚遠馭異時者弓旌賁野杖几歸朝豈徒與抑抑者論功而潞公磴磴老成之跡均非所並於先生矣賢睽隔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廿六

三十四

門牆忽忽三載褊心狂氣猶然故吾誠思日得侍於先生之側當必有濯舊聞而開新益者乃吳越邈爾音塵杳然何能有握侍言教之日則惟自矢勉循學問希不負先生居平所注矚者而儀刑寡承師資何自奈何敢望日益也賢愚聞無論機線之用了無他長惟旦夕得還山期操扁舟涉錢塘謁先生里第少聆緒論慰我怒如之衷也

復馮文所學憲

弓旌久不賁巖穴使吾丈棲遲泉石間自快所得方日爲觖望乃近事紛然黃塵奚啻十丈寧獨無哂笑且頰感矣丈之不遽出庸詎非得耶第狂愚不解事一如故耳歲中已三疏請去猶然以貌見羈而掩袂者顧謂弟厭薄思北反唇下石籍甚耳目寧可一日安哉丈夫生世獨快一時不念千古在後日正長耳弟所耻也方今數千里赤旱江南饒沃可憐焦土矣民饑歲甚當有內訌之慮如何而可南中臺省奏荒疏已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廿七

三十七

去三四兩臺甚勤此憂聞亦且具疏矣弟不諗廟堂主張何若度惟有盡蠲漕糧庶無損國用而少濟民命不知能副此望否也

復子器宗侯

用賢僻居海隅固陋無奇重以椎魯之質雖努力百倍而畫地爲趨終不能有踰方寸以是占籍詞林既幾廿載於海內賢豪長者翰卿才士時時竊讀其辭慨焉興慕而自惟朴鄙終不敢馳一詞介一使以自通於君子之側也至如門

下抱奇蘊美片言單語膾炙人間賢蓋目擊而
口誦且廿年矣何圖門下擁王侯之尊挾風雲
之思雄視千古氣已無前而乃勤施於疎遠陋
儒函書千里瑤編藻什一日得盡其文章之觀
所藉以發愚懵而慰生平之企慕者不啻聆鈞
天而忘其身之猶滯塵土也敬美已物故嘉訊
竟作殷生浮沉耳

與聶侍御陽和

經旬臥病應酬都廢獨杞人之愚伏枕尤切他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廿六

三〇七

慮時間亢旱不雨兩月敝府高處苗已盡槁低
者晝夜枯槁不已至竭澤而聽其槁者亦十三
四矣傳聞自丹陽已下至常州皆然池州寧國
大率同之民力已竭徵輸方急方今北地既旱
所倚在東南而東南若此是在臺下所稔聞者
若更十日不雨其災不異昨歲愚意以爲言之
於今似亦無補第得 聖明聞江南亦且不堪
廟堂勿倚江南爲一切取辦庶幾少緩累年之
逋征無益之濫科齊民尚可延命以待來年不

然則四百萬石之漕糧又加以歷年各項之帶
比一時并於小民恐有意外之虞收拾似遲臺
下素切憂民之心不佞又荷以道義見信輒於
病中復饒舌至此至民間疾苦之所不可盡言
者亦不能悉布也臺下幸一留神

與沈郡丞

敕邑歿節黃給諫鉞歿諫蔣御史欽精忠大節
不獨一鄉之望亦古今奇偉人也顧兩公皆無
嫡裔鉞以靖難事故久湮不振欽雖累有建祠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七

之舉而值其後人之不振故皆闕至今頃歲靖
難諸臣已荷 皇仁昭雪各建祠祀于鄉如方
遜志是已鉞實與遜志同事其詳在鄭端簡徵
吾錄中照耀人耳目所不敢具謹以蔣欽三疏
及建祠呈詞塵覽賢昨荷老公祖特賜建坊外
申加粧色銀三十七兩賢意若此銀爲此兩公
造祠庶不孤公祖厚意而敝邑久闕之典藉以
增美僭以下意達之督學公惟即賜轉詳幸甚

與趙儕鶴

日辟兄遺教謂當陸沉以俟忘仕與止而一付
運於天地之亨屯甚善教語敢不刳心以聽第
云陸沉者必有歸著處若不得歸著此便是心
慕榮祿假無不可之說占地步以自恣耳必非
聖賢立心處世一段真意也方今天下議論一
涉利達名場則曰且姑與逶迤勿過激取疑至
事涉關繫輒又曰須從容隱忍乃所以成事其
究不過一依回而旋且脫手此習已入人骨髓
往往得利以去弟亦不敢置辯審如是凡爲官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四 三十四

以寧執硜硜之諒而不欲効世人混托無不可
之說也弟非敢懷教自是竊以爲今日真有志
於爲君子者必計得歸著何處然後可任運以
爲仕止耳此意惟熙亭兄得之最真亦惟吾丈
可聞此說而不色忤也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尺牘四

答侯復吾 答茅鹿門

上山陰王相公 答趙心堂

上申相公 上許相公山陰王相公

與余漢城 與馮具區

上申相公 答溫一齋

上申相公 答潘松雪

與羅康州 上申相公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七 一

上王相公 上申相公

上王相公 與周元孚

與朱金庭 答李冲涵

答吳明卿 與張洪陽

上山陰王相公 與王少湖

答王相公 答顧冲菴

答王元美先生 與王獻宇

與荆按君 上撫按言災旱事

答李兵憲 答許叅政

上山陰王相公 答吳之矩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七 二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七

尺牘四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課

答侯復吾

爲別無幾，目駐南雲，何時不延想勝風也。俚來獲詢丈起居，知公車已按部豫章矣。太夫人善飯，諸郎挺挺，直欲撞破烟樓。丈此行既履家慶，而碧雲秋色，日擁前旌，且得以時舒嘯，滕王高閣，計攜節東臨，當對匡廬五老峰，更舉酒屬幔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復茅鹿門年伯

賢愚陋下材，冉冉老矣，於所謂名世學業了無所窺。獨能遍誦老伯白華二稿，差足自誇。乃玉芝續集尚未覩也。書來荷老伯許與過，當兼得讀所未讀，且感老伯以名宗夙望，負海內人倫。

之鑒者亦知天下有么麼小子，則仰感玉成期，鞭策駑鈍，以副老伯屬望至心耳。賢慙口迂才動，與時違意，在必歸擬以扁舟從老伯茗雪間，浣滌肺腸。恭承誨語，冀獲少益，庶無枉此生也。今姪英資雅度，不愧老伯後人。此來未幾，即與少假促令侍吾老伯矣。力還附便草草，賢褊心迂狀於世，杌鑿惟冀老伯不吝德音加之提誨，是祈是禱。

上山陰王相公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二

恭惟門下碩德崇望，中外之士所注屬以爲襄太平之業，而弘中興之烈者，喁喁望幸久矣。頃者特膺簡命，入參大政，制麻始下，朝野生色，莫不仰誦聖天子有制相之明，賢公卿有同德之舉。雖在阻深，疎遯，猶然跂足矜奮，稱快於致治之得人。况用賢常奉掬溜加箒之役於門墻者哉。然賢不以先生得位於一日者爲快，而以道之得行於他日者爲望，不敢以私所依庇者幸先生而以蒼生社稷得先生者爲幸。

夫國家熙明之運歷二百餘年有覆孟奠石之安可謂極盛矣其間名臣碩輔雖代不乏人賢卽不敢浮騁諠譁雖黃前輩然按載籍所觀記何啻遜美三代之佐卽宋世所稱韓魏公司馬文正公似猶不可幾而及者此其故何也權太輕也權輕而求必用則不能無所因依假托以求重既有所因依假托則其重常在彼而其輕愈在此故今日之所以重相權者其道莫若自重自重之道莫若慎於守已使彼無以議我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三

之非而投其侮然後從容委蛇迎其善幾導之以正彼卽非悍然熾然盡棄禮義未有不俛而從者卽不可具如吾意而吾之所回斡旋轉者必有愈於風靡爛倒之日若至事關休戚道繫倫常有不可力爭者亦須決一去就使彼知天下有輕爵祿蔑視權勢之君子則吾雖去而道之重者常在於我夫古今之欲行道救時者惟孔子與時推移不膠故常者亦惟孔子然位終不易得而道終不爲苟合天下萬世不以其不

用於世而謂孔子非道法之宗也故孔子之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夫知止之爲道則知必於用者不得爲道矣天下之勢必有所趨而其端必始於微所貴於大臣者必能逆管其微而制之於無迹今其勢非特徵也形見事著而猶不能持之則益靡爛潰決而不可收拾將誰執其咎乎先生負當世之望雖居得爲之位而實在旁觀審勢之地必先度夫道之輕重定所守於我而後徐觀事勢之所趨者持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四

其微而嘿收其重使人主之權不至於旁落而天下晏然享治安之效斯真無負於大臣矣賢荷先生知遇之隆旦夕希望見光采以自效於百執事之列顧疾病纏綿力不能赴謹揣力具疏乞暫假官職向慕之篤輒敢攝慮齊心特貢一言之愚於左右維裁管而教之

答趙心堂

別丈幾十年雖萍梗相違而意氣縣合猶之比肩耳丈貞心苦節潛修數年涵養益定弟即未

接席聆旨固豫論丈之學日進矣弟伉儷如昔
愚駭有加方圖退隱藏拙何敢釣奇以炫世耶
成均峻擢濫及不肖惟丈成我析有以策正之

上申相公

用賢屬以沉疴幾殆兩有陳乞伏荷老師未卽
擯棄雖我師眷念門生必加挽留然自愧門生
狗馬之誠未能上徹師尊猶然抱病尸素寔無
地可容矣賢伏見近日請告紛紛遂成故事意
欲自解脫於此不圖老師復不能見諒於形迹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五

之間徒爲煩瀆也洮西虜患孔亟卽今遽戰必
不能他日無戰必不能常保其弭服鄭尚書退
虜後正須老師區畫耳若復弛心自娛則國
家之難方自此始老師善後之圖安出頃見侯
給事三說幸毋中其下策可也

上許相公

春中謬有陳列仰荷老先生俯垂采納悉皆允
可復辱老先生手教諄懇奉讀周還皇恐無地
賢居職無狀未能有所裨益甚愧老先生任使

厚意日惟兢兢監中事規惟錢穀最爲難處緣
所入甚寡而日月支給皆不可廢中間破冒雖
多亦毫芒耳賢已逐節清理一番事事悉裁爲
定額浮濫較昔亦少汰矣但如乾魚膳夫等銀
其大者皆在湖廣蘇松而此三處四年不解分
毫老先生所諭三千金者昨年已少虧其數黃
先生已補大半而賢於春首遂盡補完貯庫此
三千兩者似不敢輕動賢意欲遂積此爲緩急
之需以此甚苦各處之不解倘老先生有柬及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六

撫臺乞一言致之況此甚微細特當事者視爲
緩圖耳三廳重造已畢工近大司空已過敝署
估計但木植皆待抽稅於分司是以興工之期
尚未必何時也諸史刻壞爛者十六七苦於無
貲不敢輕舉僅刻陳周二書已完其餘若北齊
宋隋三國南北魏書無處下手獨唐書闕板二
千近補八百恐數年後視今日更敝爲之奈何
玉海闕失者補刻二千餘尚有二千應重刻者
頃復修七百葉矣承老先生惓惓念舊遊地輒

附便草勒申報

上山陰王相公

頃於謝少常所傳示教劄伏論先生憂時之切所繫於中多矣今者天下士注望先生普公平之心以杜讒賊之口辨忠邪之分以挽矯僞之風願先生深維治安大計毋務爲一身一家之利則社稷蒙休士心允服幸甚賢謬竊以爲宰相之道惟在知人倘有好惡先入於中則順逆之間忠佞紛至以忠與佞較數不勝也勢必

松石齋集

卷三

三

三

至於忠者悉斥而諂媚之徒羣至矣彼諂佞者不過要肩睫之悅以希一日之遇烏有深慮遠計哉故愚願先生之慎之也賢年漸向衰而懶惰成習近來復膺多病日思自適於江湖非久且圖拂衣歸臥伏伏先生運樞執衡令舉世受平安之福賢且日擊田壤中歌鳴鳴自適矣南土歲荒特甚民心蠢蠢無自固之勢時下久不雨麥難佈種所憂不獨米貴也調燮之寄又在先生臨筆惶悚不知所言別有俚作呈郢併祈

賜教

與余漢城

門下宏深與徐會兩漢精意而獨創一家近時一人而已居都日數困塵坌亦自恨受教無地不能數數趨奉詞令別來則又數從朋儕中念門下不置復自笑何相悖如是某居南中已歲餘叨忝非任終日仡仡於職事猶自曠闕秋風且起尊鱸可念要不負故人相念而已世道日流非大力大識者不可挽之賢嘗妄謂今人中求一立不易方者正不可得何能相期以寥廓之業哉賢蓋於門下深望焉

松石齋集

卷三

三

三

與馮具區

春初得丈一書是後覓便不偶不獲承嘉問又半年矣吾丈靜業益修意空千古彼懷邪輩自謂頗困吾丈而不知乃更爲有識者誚耳第幸吾丈勿忘澠池時它日令執讒慝者辭舌死可也弟甚爲太原所螫不遺餘力獨念丈便令人警心所幸試事一畢乞歸有日彼技將窮王恒

叔疏語自是一時公心亦千古不磨之論所恨未透窳窟然此兄已作外臺人中矣

上申相公

頃者老師榮膺再荷寵錫三加門生漫隨諸弟子後薄將賀私不敢端敬亦懼老師更以賁進爲罪耳春首謬有陳列俱荷老師俯垂采納允行十八園橋且藉生色感不在門生一人之私也鄉中災沴異常米價自四月至於六月皆一兩六錢近者雨暘差時減四錢矣而疾疫復甚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八

溝壑填委無筭即使大稔民生憔悴已極亦不能遽復生聚也幸老師深念桑梓每加蠲恤撫臺之命及周志老殊爲得人之慶但錢糧一事勾稽甚難至於田糧推移弊窟深窅最難窮詰非得二三人佐握筭於下恐不能有所釐正也賢往往在士林中求之獨見今南京兵曹郎倪棟精心強力而又聞有原任太守沈鉞者賢所未識面皆誦其最優於此等事而操守復堅定近見許敬菴京兆亦首以沈公見推謂欲清江

南錢糧則無如是公誠得老師主張於上或借此二公他日當郡守司道之職必大有裨益足贊我師德意亦令撫臺不至拮据而難成也說者憚於窮搜謬謂錢糧有定額何自可減不知祖宗舊制自夏稅秋糧馬草三者之外今名色若干所增加者若干何嘗有定即不敢他望如兵餉料價河工均徭及漕糧板蕩過江等米豈一無可省豈一一歸於朝廷者哉賢以爲不乘我師在位痛下手清查一番後則誰能任之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九

三十三

者至水利一節自晚唐歷國初吳中無百年不治之水今入海之道上下皆壅不通因循已久故老亦忘其事每至滄沒率委之天數甚謬不然又近來當道諸司一遇歉歲率出示不許還租債以故厚積之家遂不敢出貸於人不知姦民無賴不償逋者不過百中之四五人而小民一歲中所假貸於業戶者常三四次今因懲不償者而槩使貧戶無所乞假以故今歲鄉民餓死者之多至於累千百也然今歲償逋則有

不容不爲限制者。蓋三四月中小民借米率券書價每石銀二兩。若至秋成後米價最高亦不能過五六錢。是以三四石償一石也。歲卽大稔亦何能出此數。小民方幸一日之飽而死。亡又隨其後。故莫若皆還以米。而少高其息。庶爲兩便。然又有真貸銀而乘此欲槩償以米者。又非通方之說。必有阻撓之者至矣。要在業主佃戶間一辨之。無不可行矣。誠得老師便書致周撫臺於秋成後得以此言布告各屬邑。及詳行出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三

曉諭慰安民心。如此雖於巨室富家少有不遂而所全活者甚衆。不獨爲國家培命脉亦爲諸地方存質附毛計長遠矣。乘便偶布惟吾師採擇

復溫一齋

別來六載音塵遙隔。時時誦門下撫浙勤勞使飢饉之餘得安衽席。比者錢唐以東及敝鄉數十里焦土不入寸苗。萬姓嗷嗷流攜歿徙過此將不知所終。人心愈思如門下者復加鎮撫焉。

而不可得也。財賦重地天意加旃非獨小民無策而官司亦束手煎灼耳。倘獨恤之詔不下。惴惴之勢不可復支。門下居近樞要能無一從吏以惠此危迫乎。賢愚懸左計於世引分自安。惟有丘壑可保。若度無可厠足而欲強附用世。實際之語人已兩失矣。賢之必去正謂盡其在。我而已。李大司寇辱投分最殷愧無以副其期。許熙亭南來亦嘗道門下雅眷感知已之教不遺窮遠世運滔滔挽之在有大力鉅識者是在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七

三七

門下及司寇公耳

上申相公

門生久病不痊昨已具小疏乞暫歸田里。老師視門生猶子計當曲垂體諒令獲反丘壑。誠日夜顙天懇禱而望幸於老師者旦夕且得遂初願矣。茲因齋冊人行復此申懇中式監生王國昌門生初不知其卽去歲所嘗以冒籍干譴者也。今爲叅論。其人本未嘗擬罪今反原籍復本姓又蕩產入貲。獨其才足惜且使天壤間

遂無着足地情亦大可憐且聞其事抱養父甚孝則亦非自外名教者門生亦僅一見之國昌非有求也賢敢爲喋喋瀆嚴聽似天理人情不容終嘿耳家鄉收穫甚少小民失望日有逃移甚且有投繯者矣兩臺請恤之疏已上必應多爲改折誠得照舊規以五錢一石爲率仍示諸司寬爲比較連歲帶徵者亦須量緩急或有所停庶幾少濟蓋重傷之餘民固難甦又值儉歲不能不煩老師調停耳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三

答潘松雪司理

奉讀來教諄諄數百言仰見門下反已之周治心之密至謂敦篤靜默者未必無益于有爲而氣稟之偏往往乘其銳果以害事非門下涵養醇密習氣澄汰不能真見實際洞啓有爲之害如此第今時學術大壞一種自謂任道統者亦往往假敦篤靜默之說爲圓融遷就之計遇氣節者則曰此矯矯立異適足敗事遇誠實者則曰此涇涇小信要非通方其究依阿淟忍無所

不可不過成就一方便法門獵取便利而已世之譚者自古人立身行已法度應事接物道理都置勿論動輒指心體之圓神不拘者立說滑稽難窮汪洋莫究即之于此則又遁之于彼索之以神則又詭之以迹更迫而窮之不過曰此曹淺近不足窺聖人心體之大作用之妙也其說誤人至今極矣賢無所知識然自幼誦習孔子論語一書乃其立言之要其直指心體處最少所謂四勿意必固我者皆是暗暗說心之難持以此收攝之而已及其稱顏子僅曰三月不違仁大抵孔門言仁便是心言心便是仁要以仁爲此心生機之運心不違仁此是吾夫子最喫緊語可想見其當時存心之最密處至其作用必至七十然後能不踰矩而猶下一矩字豈如今之變幻恍惚而自托于吾心之神者哉愚以爲士君子之處世不用則已用則當以救世爲急救世之本尤當自其心之存主處求一真實體段然真實體段從何究竟須在進退不依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三

三十三

可。是非不詭隨。歟。亡禍患不足顧。爵祿富貴不足動。然後可信其心有主持。而其他運用之妙。則又在當機而發。臨事而斷。要亦一歸于正。非如世人規合巧度。偶中時會。竊取腴潤。便沾沾自喜。謬以爲吾得心學也。愚生質甚魯。又墨守其一得之見。敢就門下一吐狂言。以裨教正。

與羅康州

賢生海壖。汨沒風氣。即有窺見。不過辭章之末。其于大道之奧。了無所聞。顧私衷謬臆。以爲吾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十四

三十一

人寓形宇內。既名之爲學者。而又日取聖賢之書。俛首誦讀。是當有原本。當有實際。豈徒勦習口耳。張皇于詞說。遂立名當世師後學也。中歲始讀程朱象山諸書。及陽明白沙兩先生諸所議論。亦稍稍知吾儒用功自有精實處。心竊慨慕近于京師。始得先生諸說。循次涉一二。蓋知先生皆本之躬修者。既完其初。而後推極于微隱。漸讀漸省悟。然奪于應酬。輒復弃去。賢誠惻惻無所知識。然竊見近來學者。孰不樹願頌張。

門戶高談性命。非薄今古。及退而徐譽其所爲。則以依違而托之于圓融。以觀望而詭之于持重。以漫無所可否。其心于名利之場。而自詫爲中行。至鄙節氣。則曰壞事。惡直方。則曰立異。學聖人者。必學其大。而至無可無不可。然後爲是賢于此。不無少惑。竊復愧淺學劣行。安得一蹴至妙。則惟以君子立不易方一語。朝夕維繹。事只蹈實地。即意未定。詭于道者實多。而回互隱伏。不使萌于心。而著于跡。使得失今天下共聞見。但求不愧此心。且作一誠實人。然後敢議學問進退也。先生矜其愚。幸有以裁示之。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十五

三十一

上申相公

去冬齋冊人還。荷老師賜教。更辱渥惠。深惟老師垂念門生。至意感激。不可言盡。昨歲爲修理衙門事。已略具其槩。呈稟老師。既蒙俯俞。茲具疏上請。又條陳一疏。皆舊規久湮。所當修舉。內所薦舉三人。乃門生詢訪平時深信其不獨有學。皆有實用。非處士純盜虛名者比。若門生真

知之而不以上告此心闕然如有負故終不容
隱嘿伏祈老師垂鑒下情詳加申飭舉行而修
理一事似有旦夕不容緩者去歲水災特甚幸
老師焦勞於上委曲爲吳民得開蠲折之例民
間甚賴但其間困極入春來陰雨又強半數
之衆無所得食荏苒之間不無小警吾師不可
不懸照於千里之外也又吳中無數十年不治
之水歷觀唐宋至本朝皆然而頃水災相仍
者雖由天時亦以水利不講入江之道皆湮塞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上王相公

賢伏見先生近辭疏中論救言官諤諤詳至竊
歎慕以爲數十年中相公獻納未有如是之忠
懇者非先生抱養堅定能置得失者未易到此
也然自數月已來詢之諸大老及弇山先生皆
云巨璫雖暫去尚有隱慮且主上意有所屬
雖斥而遠安知其不驟引而進也賢之私計謬
以爲攻鯨者已數十疏將無太煩當今要機惟

是早建國本則羣疑盡釋彼之有所挾以覲
覲者將不攻而自去故具疏上請語具揭中
賢跡在疏遠卽有聽聞皆屬影響獨妄計先生
繫望朝野且主上之眷遇亦本朝所希
邁於此舉宜預爲拔本之圖與其能顯諍於後
不若能潛移於今也款款之愚如此疏詞或者
上觸忌諱雖譴責亦所不辭儻荷主上優容
則乞先生更念賢痼疾已涉四月情在迫切令
得放歸田野養其餘生不勝懇望台諭謂賢有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一 三十二

上申相公

冬月齋疏人還伏蒙老師札教所以寵慰之者
甚厚乃門生享過其福疾病日深頃者時事紛

然又不無憂危增劇伏見老師大疏反覆循覽
仰諗吾師用心良苦而道路籍籍流傳聖情
深眷巨璫或有他圖賢謬以爲攻鯨救沂似非
要機獨有請早建太子則羣情自定姦黨不
必攻而自止故特於請去疏中詳論此事小疏
稿輒附呈台覽此宗社大計不容緩圖與其
他日有形而折之不若今日未形而豫爲之計
差易措力耳且前是之請皇子尚未勝講讀
之勞似爲早計今適其期矣老師社稷重臣當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七 大

有密勿贊襄不俟門生之喋喋也疏詞或涉狂
妄不知得何處分若微天之寵得放還田里保
有餘年則始終生成之恩吾師真等於天地父
母矣其或以招隱好名之說爲間幸吾師掩耳
勿聽

上王相公

賢近來實以數病亦每念年逾五十便當棲山
隱谷有我歲月求我性情所自適處故累疏邪
歸誠不敢有他志頃者一疏乃狗馬區區借此

以效報主之義不圖誤觸忌諱復循例中留
使歸志未遂而疾勢亦因以加增故不得已復
爲此請惟乞先生俯亮下情真切亟得賜允是
旦夕所願天叩地而希得之於先生者伏惟留
神別諭謂宮中大事不可串作一題此間傳
言籍籍正謂姦璫乃妄意肆扞國法賢之愚
衷謂攻鯨救沂俱非頂門下鉞惟有冊立一
定則羣姦自消不知彼何得更以此捍言者至
於因請告而陳言大典誠爲有罪然賢亦熟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七

十九

籌此事從美好上說去無慮七八十疏亦俱付
不行有如更爾遷延則伏闕號請恐亦一切
指爲不祥范蜀公且無所逃罪矣此事在二三
先生嘿運而幹旋之上也不然則顯諫力諍亦
當隨之先生計應豫定矣近來議論煩滋先生
直當取數年已來局面繹思之自當平情虛氣
坐銷羣口矣

與周元孚

春首卽欲乞休大旨已略具前書中計吾兄已

悉其不可不去之故猶少遲遲者正恐彼中疑弟有所指顧其間須事體已定然後堅請以去耳吾儒立身與其進而失着不若退而得已第自度才智短淺而戇性褊心執一不化所欲引而去者誠非邀名亦非悻悻必與衆爭勝蓋審之人已之間惟去爲適耳丈謂愛惡惟視爲國意念真否此非平氣虚心一毫不涉私已者未可易言然今誠於爲國者安在耶大要所患不在黨惟黨而至於結則有國所深患也又觀今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十一

三十七

日黨何在耶至伐異趨利風斯最下一恒人能辨之豈俟丈教及而後省哉丈負絕羣之才而又稟離俗之志未必遽諧時尚卽偶諧恐終不能盡同惟願丈酌於理而不酌於時論然理之所在固自幾微又寧遲重無寧輕易也

與朱金庭

賢臥病已久茲當乞歸偶觸時事有所陳說蓋聞之士林傳說及道路所播聞者皆具有不可言之慮賢謬以爲攻之出下策惟有拔本塞原

之舉則羣陰見睨自消矣輒不量力極言建儲一事倘犯聖怒禍且不測固所甘心如其事下先生則莫若乘時堅請下以絕覬覦上以安宗社先生當有定慮不待賢之喋喋也病體日深仰祈先生覆准放還尤所懇望

上申相公

齋疏役還荷老師不罪愚狂縷縷札教仰悉老師垂意甚厚但賢之初心本以久嬰疾病念卽求去而區區下誠非藉一言無以自盡臣子之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三

三十一

誼不圖小疏留中歸志復不可遂賤疾亦復增劇萬不得已復有此請伏惟老師俯諒門生必無以不情上千君師之理得准回籍少延餘生老師之恩豈獨成我亦生我矣建儲一事淹久不決羣猜籍籍異議煩興老師謂內無深姦邪說則聖志不搖豈其端倪已見耶抑虞姦邪或得生心於乘間而爲是言耶萬一有之禍在宗社毒在縉紳而責則在吾師矣大臣之道惟正可以服人惟無私可以不內怯惟不

可則止而後分義始明於天下吾師身任國家之責幹旋此等大事激之固足敗事至於假調停之名託官府一體之說今歲如此明歲亦如此脫意向不移事久中變所謂姦人邪說者投隙一起此時老師欲爲國萬全爲身萬全其可得乎且聖明在上世道尚稱清夷亦無甚糾紛難處之事獨此舉雖聖心不無牽制而明明詔旨已布海內老師復不能紓長策堅力一決之於旦夕門生所疑而未解也科場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文三

三

事壞亂已久此在吾師答之形迹間而求之此心獨知之契自可平情而無怨尤亦不必過詰於言者矣若槩謂事皆出至公言皆出攻擊執強辯以角公論則詞說愈多竊恐所謂姦邪者或遂借此以開隙未可知也願吾師諗之且廟堂之地不當以機御人不當蓄疑待人機心存於中則疑似之迹開攻讒者因得投其向而生得失天下事既去而令名亦不歸矣亦願吾師慎之門生學不通時道不足以物身安敢妄

諸名家之歸指高不詭俗古不模句師心獨運洋洋洒洒今之主盟斯文而功恢於復古者獨先生與弁山先生而已賢愚不能讀安能有所窺見直以平日所服膺於先生者率妄意恣口猶瞽人之擬日先生能無笑其愚而闇乎令公子來乃辱先生超然降詞獎借非分悚惕不能自寧尚期竭駑鈍之力益加驅策求不負先生至意而自度終不能副尚冀先生勿疲於津梁使賢獲少濟焉幸甚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三

與張洪陽

不奉教音復數月矣春來屬疾強半乞休疏已再上既束裝待命矣豫章宗室事近亦聞之李監丞如先生語而撫公論劾似右宗室此風一倡將來遂成一憂端何當事者之不恤遠如此洮西虜患已逼臨鞏甘州被圍三月不通問始之誤事者郅三邊而近者惟屬私人處籌帷之任故一敗至此目前選用惟賈和爲事恐虜生心已久意乃不徒在西也先生即一旦起當國

勝筭其何在乎鄒南阜已過九江矣此間識者謂前疏既不復則再請之疏似不容已於先生以爲如何別東策甚妙第度此間決無人能任者天下事皆如此可勝長歎使學者不買聲名求實際仕者不圖富貴露真心尚可爲奈之何其不可挽也

上山陰王相公

賢久臥空齋養病自秘忽聞 特詔還先生機務之地不覺霍然有起色沉疴幾云體也海內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七

羣情注望已久當今治機所先先生靜中已有成筭要當不負蒼生之望而已年來饑荒遍天下南方尤甚至今未蘇生民十去三四盜警蜂起若謂已治已安而謂先憂者爲好異謂立言者爲生事則非愚之所能知也先生必嘗得此輦情狀則忠言日至民隱日聞治平之業端在於此賢今具疏乞歸偶觸時事復有陳說雖涉勦獵而於 國家大計則似爲當機而發所以消隱憂絕羣疑正仗先生維持其間耳久違函

席輒附力申候台嚴致下情之積慕如此且冀推念早乞病身以養餘年是先生之終惠也

與王少湖

先生誠心質行學務根本賢愚鮮所窺見獨計以爲當世運波流中如先生者歸然爲魯靈光在今日道學之弊俱從圓活處誘人入無不可地其壞世界已極如先生一言一行的然不詭於吾儒可以紹晦翁之絕學者屹乎亦爲狂瀾中之砥柱矣不佞賢心如其口不能作謾語以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七

復王相公

賢寔以病乞歸再疏未蒙賜允伏蒙手教縷縷愧悚愧悚十二款之說流聞四年賢久已忘之往嘗對言者云此語果有一正當悔罪自反倘涉虛無其失亦不在我賢亦意相公不應至此此語初非出於高者賢悟亦已久不必翻然世

途不齊自然有此何必置欣戚賢自顧望六人
矣何得閑工夫與世間爭閒是非耶小人無忌
憚種種皆是若君子必不陷迷魂相公第一意
爲國何以安邊境何以致時和年豐事至不
圖其私怒來不着以已亦須反求其未至社
稷蒼生終必賴相公耳

答顧冲菴

南都僻遠弟居此逾兩年海內音塵幾於隔越
老丈駐節遼左相去七千里乃時時緘書相訊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惠問周旋投分之厚實出常情古人義不以寒
暄易心老丈獨尋此道於薄俗傾危之中難矣
難矣來諭累百言啟告詳至弟心非木石敢不
佩服但念弟雖不才然其望人之爲君子意寔
懇切且欲令以未形之不善盡棄故所患難之
交俛首貼尾於榮進之途如此便謂能容人能
下人不惟貽笑於老丈天下後世視此等爲何
如此弟之所決不敢蹈也凡於此等處弟最苦
心籌之已審故寧稿首丘樊而不欲甘心榮進

此意惟敢對老丈一陳之君子之名不可虛取
天下之大非可以一時意氣凌懾而無破壞者
要在有實學者辨之而已老丈久歷邊陲雖勛
庸懋著而胡馬朔風懷警多矣召拜之期恐
不在遠弟私竊數海內賢哲即如林而獨當一
面足抒主上之憂者如老丈固不易得持功
在久立業貴終要在老丈慎之而已

荅王元美先生

自先生之行更無可相向陳說衷懷者一再過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先生行寓未嘗不悵然自失也數日前見邸報
得大司寇新命知先生鷄首且南又幸得復侍
教函丈不覺喜失聲館選已定長公似已不得
不得亦佳然以才以科名之說兩無當焉得者
竟何人耶亦堪短氣賢愚鈍而兼慙朴取憎于
世徒以先生獨加與可猶挂名場然甚非本懷
此中尚可藏拙棲遲一非則落筭中矣先生教
賢泯于無跡但跡已著若何而使泯也熟計惟
有丘嫂聊足自娛數日來聞耿中丞爲陳心谷

徐華陽周公祖明不當加劾叅三臺使亦公論也南中昨初九日得雨尺許似少蘇亦無救於苦獨得飲水少寬耳郡中聞竟未雨民心大恐兩臺荒疏聞已去數日今所急不獨在蠲亦當議賑賑費惟有歷年備倭及兵餉銀尚有餘積貯之有所而本府向所增黃河修堤銀似亦不少誠出此預備穀麥各縣俱令有蓄冬春之交或委的當人分圖就給貧民或召募大開出海諸河兼養饑民是亦兩便又各處城垣頽壞所

松石齋集

卷三

三十五

養民兵徒靡廩給非惟訓練無聞而今防守城池之計亦甚疎以此景象則卒然潢池之警不可保其必無我先生應見當道諸公似宜以深慮戡之不當徒靠福運過日也賢之多口此便罪案然惟向先生可一道耳

與王獻宇邑令

夏秋之交劇旱彌月鄉民重以飢餒無力庠校苗之所損甚多誠宜堅請蠲卹聞之當道亦復念此已行踏勘乞老父母留神誠得爲疲民請

松石齋集

卷三

三十八

已殘之命豈惟造福斯民實爲國家培此根本耳又邑有山川壇舊在南郊有牆以限出入有屋以潔牲牢松檜鬱然乃神靈之所栖止也數年已來牆屋俱廢壇遺之上小民日嬉游焉糞土填積古木悉樵爲薪幾成廢社賢行各郡邑亦多矣未有若敝邑之衰者山川實司土之神建國所重自周漢已來以年穀之事祈之今頽廢至此則敝邑連歲水旱蟲螟之災未必不由于此賢持此說既久不敢輕發今遇我老父

與荆按君

頃得袁進士了凡書誦公祖爲國一念必欲爲

吳民開百年之利至遺書邀袁君相與考核弟
小疏中所陳錢糧事宜非公祖真見實心鮮不
以唾餘見弃弟近見時人頗以弟疏得嚴旨
見譴必無可行之理即各府縣被臺檄推求不
過委其事於吏胥一查覆而已夫搜剔弊蠹必
非吏胥所樂甚或詆弟疏爲影響無稽此或不
及詳啓疏語而徒以聲聞見誚又此事非精心
計求不能得其肯綮始以畏事之心托爲此言
未可知也我公祖試再取小疏叅之賦役二書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五

三

及司農會計錄當知弟非影響之說矣聞之道
路云獨松守喻楓老銳然有意倘蒙我公祖先
委喻楓老會同袁君更加講求一番如萬分一
有可行詎獨吳民少蘇即國家亦受無窮之
福且無論減糧得以賦數合之畝數令小民知
派額之非徂取將甘心焉詎非公祖之惠乎江
南古稱沮洳自唐宋及今無百年不治之水它
不敢細及至如敝邑常熟尤三吳之尾閭也敝
邑入江之道無壅則吳江長洲全吳水患可避

其五六此皆有成說在前可據以行者奈何近
之講畫未至不盡人力而姑委之適然之數也
入春陰沉當又作水浸我公祖爲萬民計當早
爲之所賢或尚有愚說可仰裨明聽之一二者
異日容端請教大要賢必不敢執已見以求必
行而鄙心惓惓竊以爲非此兩者少爲之加意
恐吳民自此遂至不支後不知所底極矣公祖
幸并宥其愚而垂採擇焉

上撫按言旱災事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二

五

頃來亢旱不雨已及兩月南中諸郡縣民心惶
惶雖並走祁望而天心未回膏雨未降敝府焦
灼特甚田在高仰者已悉就稿無可復救低處
雖賴桔槔爲力然澤且竭矣小民晝夜輸灌力
亦殫矣竊計去歲旱荒雖極乃皆未及布種遂
以絕望民間工本未至盡委田中今歲則插蒔
有費芸盪有費車戽有費麥秋所入傾橐無餘
其可念者一去歲初荒富家尚有積粟然米價
已如珠目前催征甚急米麥之價更減非以有

餘倘仍大歉米必日貴并二麥亦不可得食民何以安生其可念者二西北大旱所倚辦惟江南時下雖急爲民請命度四百萬之漕糧必不可免十五六七年等之緊要通負一時取足勢不得不嚴於敲朴民命不堪恐有意外之虞其可念者三說者或謂舊年之荒米得高價又荷蠲免之恩富家更因獲利不知富者百家而一若果豐盈百姓豈忍藏金而聽米價之日增以重困其口食哉此說若復行恐富者之粟價終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三

三

不能抑而貧者之餓命終不能保其可念者四說者又謂江南水田既多即高處苗雖未穫尚有花豆可賴不知圩田土皆塗泥水最易竭即與大河水相接者然竭兩三月之力一夫所熟不過四五畝其贏得幾何况圩田皆屬輕額以輕額之義當重額之歛民之重困何疑花豆所畏惟秋熟多不結實若執一二熟者以例其餘民何所控訴其可念者五方今北地大旱淮以南自五月已來苦大水衝決京師尚傳江南今

歲必且大稔六軍九邊之需日計籌而入內廩歷年之通日握算以程某等度雖臺下委曲奏請求如昨年之蠲免賑貸似不可之一言庶幾主上知江南之復災不至有取盈之心廟堂知江南之不可滿望復將有調停之策臺下必悉心借籌條上利害或用一緩二令郡縣得以措手或朝四暮三令田塾得以休息務存皮以附毛將及骨以爲肉豈惟江南百萬命之攸係寔國祚千萬年之所關伏惟台臺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三

三

復李兵憲

經賦書夜至秉燭疾讀一過其條畫既精密而列款分明合撤減增額數徵派犁然洞悉自是奸胥絕上下之弊小民無愚弄之苦其間即有一二贏出者其事乃在朝廷於公祖可謂無不盡之畫亦無不盡之心力真爲吳中一清風弊垂法無窮矣目前賑濟一事最爲要舉蓋上不虛聖主之德意下得慰飢民之仰望所係

甚重然其弊端百出一詭影轉移間反入不飢寒之手非擇人分覈而裒散之勢不得十一賑期須在明春正二月間爲實際則此時正宜熟計而爲之地若顧以責之數令公恐力有所難周而勢有所必不能及者安可不爲之區畫也至如濬河之說其可考見者自錢唐及於我朝在三吳無百年不治之水何者以地獨卑窪內匯太湖之巨浸而四灌以江海之洪流故其通易塞少塞則中滿溢出而渰溺之禍歲歲不

免蓋在西境則吳淞黃浦婁江諸港最大在東北境入江者則無如崑山常熟而在常熟獨有四港以分其勢即宋所置開江營獨重此二邑可知矣敝邑如白茅最要今幸少流通而自縣治之北徑三十六里而遂入江者無如福山港邇年湮塞殆盡而迄無有言其當濬者則以田土甚瘠無貴勢者之產貧民愚而無力既不識水勢所急而又憚於赴訴之勞費故如奚浦三丈浦於邑之旱潦差緩俱已開治而獨福山港

遂致終湮亦安可不爲之亟圖也若它開幹河則必先支河既濬港則必築圩岸種種有說倘公祖既從事弟尚有臆見爲獻耳天下之事惟務實力爲難而務實者之鮮也則以覈實者未盡心焉故也邇聞敝邑盜賊橫起至漸窺城市雖屢捕而屢不得絕其要領者則請託夤緣者階之耳然至委之飢民而欲藉釋盜以爲功德則受劫殺者何辜况向來所捕之盜未有一人名爲飢寒者何其悖也此皆時事所最急者敢松石齋集

因便布聞

荅許叅政論常熟水利

奉讀來翰仰諗臺下憂民之切而所謂濬吳淞疏支河築圍禦水三說皆吳中今日急務臺下一言而要策畢舉矣水利之說不才究心於此亦已數年第恨徒得之簡策中無能一身履其地督度形勢相視脈絡故不敢輕意肆口然至今日所言治最當先及疏洩襟喉要處往往不出古人所已試如吳淞爲上流所急是矣攷宋

史張獻叔及本朝錢溥皆云松江東南高仰西
北窪下其受水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今臺
下已濬吳淞於此兩公之說蓋再加晉恐上流
應濬者不止吳淞一江而已自此已下其流益
分其入海之道亦益縷析所不及詳數賢常熟
人則一邑水道所身歷而可指數者請爲臺下
畧陳之敝邑居吳郡城東北太湖之水一由長
洲而下一由巴澄而一以常熟崑山爲尾閭而
常州諸流則自無錫百瀆望亭宛山蕩而下無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五

五

慮數十道亦皆以常熟爲滙故唐宋治水言上
流必於吳淞言下流必於白茆七浦寔稱並重
考之趙霖嘗云自田圩旣廢水通爲一遇東南
風則太湖淞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比風反
則常熟水之東赴者亦然見敝邑形勢最關
諸水衝要其後任古陳彌作相繼相度皆言常
熟之浦二十四悉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
悉東入于海蓋晉人患淞江不能獨勝太湖之
注而獨重於敝邑如此及詳治水諸策莫精於

松石齋集

卷二十七

六

六

錢武肅宋三百年大抵因之其所設開江指揮
專以一駐常熟范文正時稍益卒至二千餘則
其重又可知今欲盡復二十四浦之舊必非力
所可及若所謂白茅許浦福山黃泗四浦則似
與吳淞江之勢相爲聯絡必不可緩蓋此四浦
者元人嘗資爲運道至張士誠據吳不憚勞民
大發卒濬之故我聖祖平吳因置四巡檢於
四港之口以當時四港最大懼鹽盜之出沒也
百餘年後漸至湮塞弘治中都御史何公貞外
祝惟貢大加開濬今又百餘年湮塞等於平陸
矣夫此四浦者白茅居邑之正東折而入於海
百二十里稍紆東北曰許浦入江八十里當邑
城之北曰福山港入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北則
曰黃泗浦入江九十里白茅往爲巡撫海公畧
加疏濬雖未迄工海口尚未大利然今流幸稍
通數年已來亦賴其利乃其最逕而切又稍近
而易爲工者則莫若福山一港而已此港受東
來直注之水到江最易宜與白茅稱亞其功多

糧田頃者漸瘠鹵不堪矣然而未有言及之者以白茅昔時稱爲運道其名最著故言者往往先之又福山之湮已久有勢力之家不蓄產於此小民徒咨嗟於窮檐封蔀之下誰則知之日者敝邑所議開乃皆在三丈浦奚浦所費亦不貲則以此二港有三四要人田廬盡在其間故出力得首從事耳不知二港所洩者乃自無錫膠山陸聖諸水會于大河而播於此二港於常熟實無與焉不才時爲之竊歎又無所告語即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七

七

三

告而更扼於異說不信也今遇臺下任專治水且不憚憂勞以先民瘼而又虛懷延詢不才不以此時少披其愚將此志終鬱而民間情事亦孰與暴白也誠乞臺下於吳淞竣工之後移節敝邑按視四港及遍攷羣說如果愚言或有根據即賜度工興事且舊籍所載福山港所開工食大約不過四千二百有奇以易具之費而成三吳最急之工臺下於施功先後取效遲速亦宜少留神焉不才又聞聞言今海口俱高於內

地即加開治終亦無利此近孩童不解事語晉范仲淹上呂相書其辯江流若高必無姑蘇一語足破千古又瀕海之地特高於它處謂之岡身蓋天地之氣至邊則少結以限海潮惟不濬則海口之沙日壅望之似高耳惟臺下先燭此說之謬然後循次修舉他若開方挑土均工散銀諸所規條在臺下已得良法不敢喋喋又若敝邑目前所極要者築圍一節而循習常見漫不省憂各邑如入府大塘岸已皆修築而敝邑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七

三

三

獨廢不講昨歲徐光祿所助六千石竟作烏有亦堪懊惜臺下未及施工於治河則宜加意於築岬許光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郝宣曰築圩可以禦小水而不可以禦大水然則必濬河而又築圩則吳之田利而無患矣臺下若止濬一吳淞譬如人身毛竅八萬四千獨舉一竅治之其餘壅蔽爲害亦不細矣

上山陰王相公

日者敢以狂妄之言上瀆明聽

罪越

狙猥賜獎掖士伸知己乃今見之賢迂顛無奇
年來多病且謬以頃者請去紛紛去者以跡賣
重留者以私示恩致使高蹈之節遂爲今人巧
避媒進之端意欲求自解脫而終不能得之於
相公則復有覲顏就列而已西事跳梁已極比
見聖諭可謂明見萬里鄭尚書之行亦以飭
止啼意耳未爲不是第今日議戰必不可而他
日恃市貢以爲長策恐國勢口就陵夷財用
日致虛耗豺狼無厭將并前所輸而視爲長物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七

廿

徒弱我而强虜耳先生於此宜喚醒羣迷毋爲
晚宋之自愚也天下全盛材智潛伏士馬患不
訓練計策患不堅決所苦在寡籌筭保富貴之
人苟幸無事終必大壞矣先生其勿以愚言爲
狂瞽

復吳之矩

士君子苟能切於爲己專於報國一時遷逐亦
是仕宦常事勿因摧折便自喪氣勿因有此一
段奇氣便自矜嚴天下事所當爲者無限吾儒

學問所當進益者無窮僕竊幸此謫乃足下堅
志熟仁之地異時經綸運量之根本也假令如
足下清年發聞平行仕逕厯厯謹循繩檢又藉
以門閥夙望何患不通顯何患不得酣豢娛樂
然卒卒一生或緣此而墮落者多矣乃造物者
不欲使足下因循此中故嘿有以啟其衷一出
而建此正議又重爲之挫抑使困踣顛頓若不
使享有世俗榮名之樂此豈偶然哉故愚不爲
足下苦而竊爲足下賀也方今世運江河士習

松石齋集

卷三十七

甲

三

嚮於軟媚在事諸公一切斤氣節特立者爲不
便已私轉徙剝換中朝幾無人而節廉自喜才
幹任事之人亦且退縮遠避非在衡泌則托空
寂僕嘗妄計今天下飢饉相仍官防邊事凡諸
紀綱所係無不決裂隳壞有如一且糾紛踵至
求一荷大任幹旋大事者豈謂必有其人而勤
求此種又須自年少精力強裕中有根地有力
量者爲之則今之可與語此舍足下而誰也僕
嘗自恨不歷州縣不能周知九邊形勝措置之

略雖間得之論說終屬耳食今足下有其時有其資而又有此便可藉以開發見聞熟察形勢誠不厭此官爲卑不以邊地爲苦得遍觀關以西虜患甚急若何可解近日聞甘肅一鎮幾廢若何可爲守禦要策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正足下今日要圖也向他人語不以爲迂則以爲此不愛我僕意甚不爲然亦意足下必不以僕爲不愛足下而顧強索之窮愁寂寞之地也若他身心進益亦正須在患難中看人情向背志氣

松石齋集

卷之三

望

三十二

安寧何如種種受用處亦自今日始此僕身所嘗歷故敢以進足下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尺牘五

與周元孚

答焦從吾

與李漸菴

與錢繼山

答蔡青門

與張憲副

與李見羅

與石東泉

與李漸菴

答李按院

與陸五臺

上申相公

上王相公

與丁勺原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八

答畢松坡老師

與丁勺原

與周元孚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八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課

尺牘五

與周元孚

比得足下九月廿九日信方授書而役者即去
致使尊教委於不報亦使數旬以來延想足下
勝風欲開口一吐胸中鬱結無可告語故念足
下更切此意徒汶汶莫致也足下才氣凌絕一
時兼之意識歸於爲國可與濟天下而共患

松石齋集 卷之二十八

二

三

難寒苦者當今獨有足下在耳近者尚墮之擢
殊不足爲第喜然私心亦幸其萬一得藉挽回
於狂瀾傾倒之日於世事未必無補乃又竊計
古之君子未嘗不欲迂其身以爲天下至其卓
然自守的然自見處必不逐時好爲變易亦必
不謂因人可以立功而有所遷就合則留不合
則去而已矣今天下言學問之妙者在圓通以
適用言事業之大者在委曲以求濟此病已着
人膏肓其流弊遂至隱忍回互無所不可究竟

不過成就一高爵重位乃目守正者爲立異務實者爲邀名學術人心之壞正坐此等顧其勢既橫流而局面已成就似無下手處足下度可不可之間勿失吾故步可矣

荅焦翰撰從吾

不佞賢當淹伏海壖既誦慕門下高誼昨幸瞻承道範玄旨與義偲然自將蓋退而歎門下精英絕人是其餘氣猶足鼓鑄人羣未幾而門下果魁大廷矣賢人不虛生世道固攸繫天若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三

三

選門下而畀之任非偶然也詞林前輩皆崇實學近或少陵夷世方謂清夷足適意不佞賢獨有憂焉毋能遠及即時下方數千里赤旱敝府獨甚萬姓嗷嗷待拯而當事者猶畏匿異悞不敢遽以 上聞即聞而或忽漫應之即應而以何策解斯民之重困乎不佞身雖暫羈形神夢寐無日不在岩谷它日門下固有經世之責者念何以豫期而不孤造物所屬意也若逶迤進退與時低昂據地而希榮固知門下所不屑不

佞亦何能徒以是爲門下誦也辱教及敢私布伏惟亮鑒

與李漸菴

客冬迫春杪凡再奉門下手教披示極切維誦不敢忘用賢懶慢故是習稟邇來又重疾苦遂不及致一竿牘報謝何物小生辱長者慇懃接遇而顧自棄於相知之側如此賢於初春忽患暈疾顛仆公座幾至不支頃復增劇度非時日可愈遂具疏懇請冀得早歸慰此生全之念若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謂動於意氣又或如世俗採取旨向謬爲恬退以文其繫戀之跡賢所甚耻必不敢蹈病中得聞新冢宰之命海內翕然向慕賢時爲灑然既又諗門下晉居大中丞得總攬綱維凡懷抱一切之士莫不悚心稱快賢斯時爲起舞掉鞅不自知沉疴之去體也顧今日天下尚稱治安在事諸公皆和簡寬博向慕美善非有深姦巨慝衷不可測之意肆毒於民上也然而南北災沴屢奏民窮財絀勢日岌岌 中國日弊四夷日

驕貪墨之風日熾浮詐之習日長當事者亦思挽回之積日累月曾不得膚寸之效豈叔季之俗果不可反將聽其自流乎愚以爲紀綱之地尚未得提挈之原振刷之力或未究轉移之本天下不從上之令而從上心神之所注亦已久矣奈之何忽其要而務嘵嘵於其所不信者哉國家之設六卿以吏部總百官而以御史臺糾察百司之闕失視他卿加重矣邇年以來吏部乃爲徇私減公之主操用舍之權爲人酬德而松石齋集

卷之三

四

三八

心也令甲所載使諸人皆得直言無隱故雖振瑾嚴張之暴未嘗明詔諸部屬不得言事也創之自今始耳創之迄無言其非乃又從而申飭者獨何心也古之論說不行於一時者其文往往備載史冊蓋使後世知當時有明智之士亦使知其處置方略中合機宜者爲後之觀法耳今獨懼發及其陰私乘微有阻格之隙槩使之不得發抄又從而申明重禁之者亦何心也御史出差有不易之次雖江陵當國未聞有大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三十四

氣而揚揚得意者皆私人也。往時巡按差滿不得携一物。二三十年前未聞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今猶視以爲常。至各差互相問遺一交易間。東西相轉泊。而歸舟之圖書悉滿簾之金寶。彼祝大舟者。特不幸而發覺耳。此外薦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復命有候。入覲有饋。出訪單有饋。爲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之不暇。而欲無濫取於民。守清白之規。此勢之所必無矣。傳云錢一本者入臺而無與立言。此非惡暴其短。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耶。愚謂如錢君求之於今。亦不易得矣。惟風紀之司。或未盡公平。故是非混淆。賢不肖亦惟任意倒置。峻節危言者。讎之爲立異。雄奇跼蹠者。鄙之爲敗常。言中其款。則求之心。而曰是有爲。舉得其人。則非其類。而曰是植黨。依阿軟媚者。尊顯。而方正奇偉之士。抑折而遠去。天下之事。皆務於掩飾。因循。非一日矣。今所幸惟先生膺此要任。澄清之志。既所素抱。而才氣德望又足以壓人心。而使之聳聽而易慮。能少加意而默

爲之主持焉。不終朝而可見清明之象矣。幸甚幸甚。瞿叅軍汝稷。王車駕士騏。唐儀制伯元美。戶部士昌。馬比部猶龍。皆邃養精詣人倫之表。而其他若御史丁賓。副使蔡文範。府丞許孚遠。叅議丁此呂。王士性。餘姚趙司馬。關西魏司徒。一時夙德奇才。豈容久棄遠外。如先生建升平之業。當於此數公者有賴矣。賢自分將闕影林壑。於生平知己者之側。不一吐露。則歸而有餘憾。遂發其狂言至此。亦知先生愛賢。當不令章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揚而召之。怨與禍也。

與錢繼山

半載不通問於公矣。夏中凡乞歸者。再竟阻初意。杜門幾三月。乃復出就列耳。日來議論益繁。西虜跳梁。特甚。廟堂主不戰。未爲不是。第意在庇進。賄諸人。故始有萬道長之論。繼而南中有蔡驗封。劉司業章。御史三疏相先後。而發聞。蔡疏已留中。不知果否。大司農告匱。至無策可輸。遽而東南復以蟲災傷稻。收穫甚微。將來事勢

不知何如令人念至真忘寢食而當事者嬉嬉
謬謂治平宜其召物議如此也

復蔡青門督學

居都下日辱吾丈許以意氣謬同數促膝論心
感時慷慨自老丈南遷弟亦遠之白下各天相
望何啻參辰吾輩行藏所不能必而此心矢厲
期不負所學要當同之第時事頃來益不可測
竊用疚心而大江南北歲沴疾疫溝壑累累幾
於一空米價湧貴至今猶若珠耳而當事者頗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八

三〇七

不甚經心惟日修隙自潤老丈所論用人三條
可謂最中肯綮故狡獪頑鈍之徒乘時射利莫
不得志所最不平者彼乃得張口肆詈傲然敢
爲盡決堤坊而潰壞至使祖宗遺制遂爲權
勢之常例不亦可痛乎弟骭髀不諧于俗彼中
見嫌莫先于弟遂亦聽之獨頃來善病八月一
發幾至不支具疏乞歸猶以貌見羈故山猿雀
亦復相誚稍至獻歲復且決策老丈淹困已久
清正之聲素孚正宜抑心從事爲世道主持不

得有它慮非若弟違俗之甚睚眦猶不及也

與張憲副

弟素不善病頃八月初一疾幾殆至九月末始
能具疏乞歸蓋迫於力不任勞而止足之義亦
可循分自安非有它圖也彼戀位者顧謂弟去
爲不便體面姑以貌見留而後言寔繁皆發自
相知之口不知腐鼠見嚇乃爲鷄鵲所笑耳開
歲復當決策弟不免增一番勞攘如何老丈才
蘊恢弘自弟所見能守正不撓如吾丈者正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九

三〇七

易得溧陽始乾兒於江陵旣入幕于諸政府托
根甚固而西安彼徇至此第祇疑其去歲苗丈
一事而不知其乃中吾丈是寧有人心者此兄
踪跡大抵苗丈所疏爲不誣彼謂一臬副足困
君子不知君子隨寓而安因事而盡職於老丈
何損也溧陽尚未戢歛頃入南都遊閒無賴彼
乃更得入太倉局中此可怪也日來時事種種
駭目祖宗在天之靈何遽杳嘿令此輩盡破
不易成憲爲權勢常例而大江南北米價湧貴

人民逃死無筭時下麥秋更不至不知何所抵止廟堂調變手段只如是耳可供胡盧也宇內獨閩廣頗稔虔州附閩未故亦有歲而江右米獨貴烏能閉糴糴者多則不得不更窘得無虞盜邪惴惴之勢天下皆然而二三巨擘更樂爲豐亨之說何歟弟還山之期當在明春之仲一丘自擅勝踟躕蹉下多矣丈幸努力海內亦須留數君子以主持於它日也

與李見羅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六

十

門下紹道統于儒紳宣皇威于武服蓋賢之嚮慕積十年餘矣顧企注雖勤咨觀無由則日取門下所著書讀之頃門下再起田中旣戡南夷遂鎮襄鄖文武經緯迭用惟宜行且需門下調燮之任矣計門下亦出其素所蓄者用俾蒼赤無負四海之望乎便附短牘致生平之嚮慕此若

與石東泉

不承門下動定者二年於茲矣懶慢故是賢夙習而邇來亦數苦疾病纏綿致使受知之門獲

此疏節賢誠非人哉恭諗門下旣舉冢子又荷聖明簡眷晉位司徒天祚明德錫福非偶惟舉手加額遙致祝頌之私而已頃者災旱頻仍南北交困國計民生日就窘縮明盛之象豈宜有此昨讀門下處置財用一疏至博採羣議集衆思以益國計仰諗門下憂時之懇切經慮之宏遠當必有奇謀碩畫之士出而應門下之求以紓國家之急第古今之善理財者不言生而言節道國運休明之久其文物旣增修則財用必侈耗利孔必無遺謀所當言者獨有節而已矣旬月已來又見諸臺省各陳所見犁然具備而其最要者已略舉於王給事之一疏今天下費之最鉅者無若邊餉其侵漁蠹冒弊出百端亦無若邊餉顧人知之人能言之而迄不得其要領者以權在督撫隱蔽自上則下相回互受計支吾則推尋無跡故欲清邊餉須公忠潔廉者一改轍而更圖之乃可耳不然卽僅得毫芒所補幾何也今之所最蠹財而害民無如錢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錢一節言者紛紛迄未有竟其根株者乃弊原則在數更而屢變也本朝洪武四年始開局造錢未幾旋罷中間正統天順成化正德皆格不鑄獨嘉靖鑄錢最多十九年已有所得不償所費之詔後又更造洪武至正德年號各百萬錠費且不貲國用亦坐以空然世廟在位久至末年錢始通行其舊錢及洪武永樂宣德弘治諸錢皆廢矣未幾易以隆慶又未幾易以萬曆每一更易之際列肆兌錢者資本一日消盡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三

壅不行坐此今聞水衡所積貫朽而民間一聞布錢之令疾首相告夫錢本神物其流行與否非禁令可齊要於民之所便而已不然何數十年前唐宋錢通行民不告病而今嚴行當朝所鑄反告害稱不便也賢以爲繼自今請暫罷鑄錢南北歲省數十萬金獨無奈內之常例外之射利者何賢以爲非門下不能一截其流也錦衣官校光祿厨夫他諸役詭影者凡外省遊食負罪避難之徒誰不冒籍食糧於此歲費錢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三

之也賢愚不學不能周知 國家大計又病劇不能記憶偶覩門下虛懷廣聽欲盡天下之見聞而賢故門下所知遇者不能嘿嘿且計去國之後長遯丘壑於門下承問之日幾不可再故乘便一吐其愚如此

寄李漸菴

南中隔越聲聞賢復懶慢不敢數致書都下雖平日受知如老先生亦日夕佩誦而經歲不一通問非敢自棄門牆蓋疑忌之間所當自引松石齋集 卷之三

遠乃精神則固遙相屬耳方今議論紛紛斥罰呵譴技窮力殫卒不可止而乃歸罪於好名干進之人此天下之所以愈不平也其原蓋以在上者挾私而不畏人之攻在下者乘其私以求申已之說畏人之攻其掩覆愈精而求申其說則其發譏必巧此其勢如揚湯止沸厝火積薪沸者終不可止且有焚原焦土之患矣惟門下深察邪正所歸明辨是非所屬若其言有中於事機者即僞亦宜當之以誠其跡有似於阿附

者雖誠亦必歸之以僞正紀綱則上下惟均母使有勢者獨饗其利維風俗則好惡必審母使攻讒者得售其姦事事爲 宗社作計念念爲天下求才庶幾人心少平天意可回饑饉溝壑之命可轉爲飽煖衽席之民 國家命脉必當永保其利亦豈獨在小民哉今天下形局雖若事有其弊然實弊無不可革而利無不可興所以相仗依阿莫肯一措手者正緣 廟堂惟滋議論而郡縣惟修文具彼郡縣有以窺 廟堂松石齋集 卷之三

盜涯分池魚讒壽志在自放於江湖而已他非所冀也

荅李按院

敝鄉今歲荒旱聞之父老言自二百年來未有若此劇者亦未有當收穫日而米價騰貴如此者頃仗臺下力請得折漕糧所惠已不貲且得發帑金三十萬爲數府飢民延旦夕之命 聖恩之浩蕩兩臺諸司之悉心撫字亦既優渥矣但賑濟一事不才往在田中見舉行未當率爲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六 三〇五

奸利之資徒付浩歎姑不暇達論即如去年敝邑徐監事曾捐六千石爲築圩修畝之費此既好義者所難而朝廷輒舉旣斥之官還之故物要以風示天下報亦云厚而今所築所修亦在何所一覆按間恐皆作烏有矣不才仰讀舊典俯察今事謬以爲行賑必須報飢報飢而不實散賑而官司不身親督之督之而不得精計強力之人賑猶不賑也愚意以爲宜擇府縣佐中之最盡心民事者三四人布之一府協助各縣

蓋縣有城池倉庫之寄勢不得久在阡陌間親驗飢貧也度今十一月民尚可延旦夕正宜乘此時付此三四人者周歷鄉鎮勘報飢戶已得的當然後當開春正二月間民方乏食之時逐區賑給當賑給時又須於數區圖中擇一道路均分公所呼集里老飢民按名唱發又以其間摘一二人親加詰問即又親詣其廬因旁及其阡陌小家見極貧輒問亦在報數中不執一御百庶幾可邀實惠於六七然賑以銀終不若米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七 三〇五

穀豆麥之爲用切奸猾又不得懷挾詭影以行欺愚又以爲亦乘此時將帑金照各邑所應得分數即付所推擇三四人者收買麥豆雜糧凡賤而可實飢腸者皆得充數如是則所賑者既多而受賑者亦得實濟誠萬民之幸也賢翁讀富鄭公青州條約何其犁然具舉要在得人則舉耳惟公祖實圖利之至三吳頻年非旱即潦者要以水利久不講而入海之道盡湮故耳即今歲有海通潮者猶有收穫此便是明驗聞今

者敝邑將實從事其詳一時不敢具述大畧濬幹河則必支河支河不先幹河開後水必盡洩更爲害耳若敝邑大形勢自白茅而下惟福山港爲急古人荒歲嘗興工役是固兩利之道也賦役事仰荷公祖悉心經理亦見謂稍減然非楮筆可盡江南安危在公祖舉足間幸且勿萌歸志後人索報甚急艸率上瀆幸賜鑒觀

與陸五臺

頃見邸報知老先生已見朝矣老成入朝天下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八

仰望丰采何以爲社稷紓長慮何以爲是非判微杪此其間間不容髮老先生自能慎之矣草率裁候幸諒幸諒

上申相公

北地頃者亢旱災饑過度伏惟老師尊體動止萬福天意方付治安之責於老師主上方專委任之重於老師賢受遇受眷最深最厚及門之士無有如賢比者老師當此勤勞倥傯之日賢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效非獨材智素拙亦

由邇來疾病驟尋效力無地也賢病狀已具疏中春初卽擬陳情乞歸會病少間且止今復大作勢似不可一日留者竊望老師推腹心之信勿致疑阻今賢得遂生還之願幸甚幸甚賢昨爲祭酒兩年間凡四疏乞去皆以劇病不堪支持此自南中士大夫所諗見者當時已有誦言於朝謂賢厭在南中且以久不得遷爲望遂致襲影附聲之輩傳相訾訾幾無以自白不知論資叙賢獨出辛未一榜士卽今前輩諸老尚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九

有屈就賢之後塵其餘以宿德待次久不得調方接踵摩肩也老師卽更欲有所加意於賢何以置諸前輩乎官聯自有定叙使賢好進不已而踰之寧無媿耶此不足信者一賢居南雍餘二載自幸歷官數任惟此差有職掌可盡課士校書循日有效意甚爲快去秋濫得陞轉猶恨不更假一年得盡補六朝諸史之闕何嘗敢萌厭心今賢之居郅僅十月耳卽使賢干進忘耻豈應欲速至此耶此不足信者二或者又謂一

二林居者道使賢去欲有所蔽罪賢雖不才然
自束髮受書進退之義日所講求且既受國
恩辱老師見遇之厚亦希有尺寸樹立以自表
著豈容於出處大事漫如木偶人隨人牽掣耶
獨吳子道強力忼慨鄒爾瞻醇和潔廉賢自視
愧弗若遠甚數欲效古人誼推位讓之猶畏涉
好名之刺因循中止耳賢之去就必不因人此
不足信者三又賢見近來好生議論者往往於
求去之士輒推尋其故不曰避罪則曰沽名不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曰怨望則曰希覬不曰以退爲進則曰以暫博
久醜言橫加必造其隱賢不敢遠舉卽如先哲
章楓山羅整菴其致仕皆年四十餘當時不聞
有貶詞至今傳以爲笑談使兩公而處此時恐
亦無逃於悠悠之口矣夫利祿千萬人所共趨
世乃有一人獨能輕視之而不甚顧惜卽其人
意有所激猶當嘉獎引掖以作天下廉靜之風
今顧度以不肖之心排抑萋菲使棲心寂寞者
必不得自申於是嗜進無耻之徒得張膽肆口

反目恬退者爲矯僞謂貪僞者爲圓融士風益
下而真才遂隱於是又使求去之疏紛紛藉藉
襲爲故跡今日一疏乞歸完前件也明日一
旨票留了人情也廟堂用人之德意反爲巧
宦媒利者竊之以容不軌之身真僞混淆賢不
肖同類竝稱此有志者所以痛心疾首寧稿首
丘壑沒世不稱而無恨也老師誠能諒賢之心
察賢之無欺特令回籍親近醫藥苟延性命則
豈徒於賢爲再造之德而於一時人心士習未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廿

必無挽回之權矣言非危激不足以回老師之
聽伏惟憐察

上王相公

用賢碌碌南雍不能仰希先輩萬一乃荷先生
不遺故舊忽有異等之擢念昨叨處教席竭其
勤力猶可少效毫芒庶幾不負門下之委任乃
今乘輿擁蓋遂登卿貳之列進旣驟則忌益急
受命以來若蹈湍水先生雖篤念故人甚非
所以曲全不肖也願早晚借以寬閒始終藉以

保全矣幸甚幸甚頃累見先生乞歸諸疏賢謬以爲建儲一事前者大疏中旣以報恩負恩危詞動主則此事須老先生始終成之耳若當春期猶未及舉然後先生力爭而去未晚也近傳中宮復當誕育此又所不敢論矣鄉中饑荒異常晚稻悉爲鹽風所耗十不得一民心始大震今米價每石已逾一金至明年二三月復不知何如前者盜賊縱橫猶在田里今行劫往往入城市矣官司復以饑民爲解藉之行德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不知奮挺疾呼恐非抱餒所堪而被劫之家不旋踵而溝壑此又何譴而蒙茲毒也隱憂當念莫切於此惟廟堂宜加意綏輯江南之幸也草率僭陳惟賜矜諒

與丁勺原

客歲行旆暫駐江關於時屬萬虞病乞休竟阻會晤數載離闊之衷鬱悵至今春仲曾以武參政入蜀便附一啓爲問當不至作殷洪喬浮沉也吾輩出身而仕要以爲國與民誠佐天

子撫字元元苟有利益卽墨半綬得斗大地皆可自盡矧專制一道屬城數十噢咻衽席惟吾意旨固不必計近遠較炎寂盤根錯節君子樂趨吾輩欲爲其易誰爲其難者在門下今日不當復有別圖矣賢仄目於當途春首諸君論荐更益疑忌於時已具疏乞歸稍爲申別是非會有止之者止之亦是第不能與此輩比肩事主項已發疏懇請一不獲命須至再三不惜也儀部開局卿貳尊官南中又第拙劣者所宜爲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作宦計母善此地乃不欲以不肖軀虛嗽五斗浮繫令作門面艾鴻臚亦同且相繼逐尊鱸歸去矣義仍兄學行駿駁一爲一時固自高雅郭京兆寵辱不驚蔡驗封嚴飭有守閩士獨得此兩公耳餘靡靡隨人脚跟不足數也近王光祿自北至南都遂得三四君子不落莫黃詹事陳首垣雖割愛少離然實繁有徒彼沾沾自命者一敗塗地遂爲姦邪逋主邇日并硜硜操守已涅緇略盡山西公日以忠言忤上意

將不安其位此雖宰相盛事如善類何如天下
事何念之輒令人妄寢食聶御史有矯然之氣
僅一載接語已見端緒當不負門下許可也富
順熊叅議茂初當今正人第一流門下想知其
履歷當式廬起敬卒卒復陳意殊未盡

答畢松坡老師

冢公入南都得被老師箋教仰諗惓惓獎許不
勝愧誦昨歲吳中荒沴溝壑相枕藉而陝之西
河之內山之東復人相食豈陽九之會使然耶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話一

老師即高臥山麓然蒼生爲念寧能安寢也門
生碌碌間局叨忝非據邇來雖稍稍振飭然于
祖制百不得一至寬嚴之訓則教弟子者深矣
冢公北賢未及申謝役還勒此附候諸惟節玉

與丁夕原

數年離濶昨秋仲見邸報知丈備兵莊浪寔當
虜衝廟堂掄材而以丈往彼謂吾黨徒嚴名
跡不副糾紛然弟以爲不肩鴻鉅無以見大力
不遇盤錯無以別利器以丈宏偉卓犖之材迅

邁弘遠之識則當斯任者正豪傑自見之時耳

第今虜志憑陵輕我中國豺狼之欲肆毒有
年邊境以掩飾爲能樞筦以安靜爲事歲復一
歲敗壞至此可勝長歎丈所居地乃虜所必攻
然聞僅以四千餘人守十城堡二百六十餘整
臺而又剝削之餘兵不勝弱將何藉以戰守所
幸經略鄭公鑒前事既失必當改媚虜之圖修
禦虜之策而隨行諸公又有萬僉事梁駕部兩
公皆沉謀決勝不詭時好今葉中丞復擁節而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手五

三十三

來矣葉公清忠介特善謀善斷則吾丈所資以
立功者當不至掣手繫足矯矣不相入此可爲
丈慶籌畫得騁無閼隔矣獨計邇年襲虛相煽
弊竇一開橫不可塞至於邊事尤稱積蠹今執
政之意大都借款和之說輸金幸虜一去又幸
虜飽欲明年不來便傲然自謂巢幕安若磐石
豈顧國家他日有不可拔之禍不可測之憂
哉讀李府尹疏不知動心否向非此疏則近日
之破軍殺將尤不能上聞也感慨何極吾丈於

此惟應殫我不欺之素紆此長駕之略寧使功之不就於今母寧使禍之獨遺於後寧拂宰執當事之意於朝廷母寧留隱憂夙疾於疆圉斯吾黨君子之幸社稷奠安之幸也惟丈實圖利之

與周元孚

日者得丈一訊甚慰渴懷虜患猖獗其矛盾乃起於廟堂論議羣然何日可定以弟愚昧遠料大都今日遽言絕和親與虜急戰此似孟浪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三

三

卽欲戰安所得兵以陣安所得將以帥不幾以國與敵乎弟邊情蒙蔽已久以將佐爲橐裝以司道爲功賞捷徑聚頑鈍遊辭帶藉之徒於極重繫安危之地相率爲欺邀功倖賞此所以有今日弟數年來已傳洮西之迫虜因夏中得李府丞疏讀之一爲驚怖一爲痛哭而當事者獨漫不經心或者猶以爲厭聞其說惟一意苟幸旦夕安得不至此極然亡羊補牢及今尚可爲計大要今日紛紛舉邊材舉將材恐亦是一時

塗塞耳目不得不然耳夫將之得人在主帥所決擇有李郭則偏裨皆堪任大帥有宗統制則麾蓋負弩者皆稱天下神奇當時何嘗聞嘵嘵而舉之卽嘵嘵舉之則本兵總督平日所指使而意屬者何徒耶若邊材之說尤似拘曲之見且欲衝鋒奪旗決機兩陣此誠不易得今之時第以實心應事者充之果利吾器果飽吾士果修吾封疆果撫吾將卒果不以蒙蔽爲能果不以剋剝爲計斯惴惴者可使崛強者可使北人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三

三

可使南人亦可使苟集吾事爲國之杆而已何必標邊材之名反爲樹私之地耶人材難得而至於經略邊事其才尤難弟意謬以爲今不患無材而患無實下手做事之材耳誠使廟堂超然遠覽決去一切舊染廓然耳目舉天下忠實而有計算者數人布置諸邊假之歲月寬其文法與以便宜不撓其舉措不索其饋遺不遽絕虜和亦不盡徇虜意如是四五年後死亡漸復勇氣自倍虜敢憑陵若是哉若只令輕銳

與博一旦固萬萬不可而徒欲掩飾苟且不爲
長馭遠駕之圖則禍自此始將不可支國家
從此遂無息肩之日矣庸人惟見未市之先歲
有殺掠卽今僅一訖所得尚多不知前固無每
歲三百餘萬之費況此一舉所喪略足當前之
數年矣可猶曰勝圖在我耶丈素切報國忠
款而材識宏遠又矯矯獨出時流苟可効愷
可贊一言於當事否耶第庸拙擇官而仕無如
閒散願丈始終勿以語次及第爲幸又丈明年
松石齋集 卷二十八 三

二月可之太僕任矣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尺牘 六

上王相公

上山陰王相公

答史鶴亭

上王相公

與李漸菴

與石楚陽

與石楚陽

與陸五臺

與吳復菴

與鄒南臯

與鄒南臯

答沈少司空

答孫立峰

與葉龍潭

松石齋集

目錄二十九

答高鳳翥

答袁了凡

與艾熙亭

與吳復菴

與李翼軒

與陳按院

與張慎吾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九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議

尺牘 六

上王相公

經半載餘不奉尺書候先生起居懣情疏節計先生諗其故能當不至督過賢春初嘗一病頭暈幾至狼狽已擬具疏乞歸會少間且止然時時於回旋中輒復一作頃數日遂大劇勢非旦夕可望愈不得已復有此請病狀詳疏中伏惟相公重念故舊勿致疑阻得早歸一日受相公一日之賜也賢伏見近日有請去者必更以好名干進相詆然天下亦自有一種真能樂恬淡耽寂寞志不在軒冕者不得槩以世俗巧取媒進之心量之古鑿坏踰垣之徒史冊艷爲盛事以今教化修明廉耻敦行之日乃遽謂世必無此等是料天下之過然此鑿坏踰垣皆貧窶困約之士少一低回便可鍾鼎輕肥猶忍而不就況賢故屬厭於此卽去要不得爲強割所難古

人忍其難。而謂賢必不能決所易。是料賢亦過。或又謂賢嘗以激抗違時好。故爲少年所樂推。苟聽其去。則顯示不容之跡。乃令賢愈重。而自開其隙。然賢仕僅十年。獨于辛未一榜。晉居卿貳。則豈可謂相公之不用賢。且以賢之疎狂重之累至之構。猶任其擁病軀。優游清署。乞歸而屢不得。則豈可謂相公之不知賢。相公嘗教賢以仕止惟求心之所安。賢日加三復。今賢病不可任事。而又揣已分量已極。則心之所安在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二

三十一

歸。苟必謂賢之去有遺議。則是姑示羈縻。使賢宛宛焉自困繩纏之中。或者反非相公之心所安矣。今天下荒旱。北地旣甚。江南諸物騰踊。米價尚如珠。疾疫未解散。貪酷之吏。在在有之。財用日窘。無策可紓目前。奚暇後顧。而關西邊事汲汲不可支。貢市日務輸饋。盡廢成禁。虜志日驕。將來必不可塞。天下事如此。相公負海內之望。膺主上非常之眷。不於此時開拓心胸。爲國家振長策。據遠慮。盡前積弊。建百世之業。

而乃跼蹐徇時人膚寸之見。謂拘留一病夫。可遠謗息爭。而苟幸於一時。竊恐相公不能推心御一窮交。天下士且望望而去之矣。語於相知之側。不敢不盡。伏賜矜答。

上山陰王相公

用賢厥情無狀。春首曾以兩空函附齋疏者。馳上顧辱先生裁教。諄復何長者。加意於疎遠如此。而賢乃負簡伉之罪於受知之門。惶恐欲死。賢日者忽感暈眩之疾。時作時輟。猶冀靜攝可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三

三十二

痊。故疏已再具。而輒止。何圖小人福力短淺。自頃十數日來。瞋眩幾不能支度。非旦夕可愈。遂復有此請。伏乞先生俯順微尚。爲感如萬。一不得請。須上再疏。恐來往耽稽。亦并付去。人大要賢不敢效世俗賣重希高尚之名。亦不屑如近來嘗試意向了局面勾當而已。此惟先生能知賢。亦惟先生能信賢。爲不欺也。南北荒旱。時事可憂。百千難盡。病夫心熱意躁。伏枕驚霍。每念先生體國獨誠。憂時獨切。將何以爲懷。乃近

得北中密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上意亦且乞歸將得允旨傳來語或未真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上心至此賢竊嘗謂主上雖少倦朝講然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公卽未必有轉圜之笑亦不致有投石之拂今建言者勤於攻主闕而絀於言輔理似亦非由心之語賢跡屬疎外見聞影響不敢浪及卽據所傳邸報中一二亦往往私置疑駭本朝之設臺諫專於糾劾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四

三

不法耳今一有言及大臣則臺諫羣然起而攻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蔽塞正論前代惟晚宋爲然乃最熾於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曰不報曰寢不行者皆得具載史冊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於昏亂而今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謗微補弊揅壞之術所繫不小故賈董衡向諸疏備於漢史者皆所未嘗經行至劉蕡一策不過一落第舉子唐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今日其湮沒可知

矣夫禁使不發抄是何心而又有申飭之者是又何心也國朝令甲使人人皆得盡言毋令阻隔故雖遠者如振瑾近者如嚴張未嘗下詔明禁部屬不許言事獨創見於今日耳夫吾無可湮之跡人亦何樂於言哉以此知非大公之體也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聞有請告居憂已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卽使其果鉅姦宿猾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況加於海內之名流哉欲絕其仕進之階而豫爲折萌之論謂天理人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五

三

情所安乎氣節者屬世磨鈍之要機也故淮南憚一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於房綰彼誠慕其風而知戢也今一切讎立節者爲好異目守正者爲矯情惟取模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頤指而狎比之尊顯之卽間有拔及負峻節者亦必視其回面順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此輩旣皆海內所慕想且感恩誦德之不暇於是訛訛自侈其聲音而巧猾無耻之徒乘間闖進天下靡然顧化而所謂真氣節

者折北而遠避。此人心士習之所以日就頹靡也。賞罰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足爲榮。而罰亦可以鼓舞羣志。近年觸怒主上者。無若潘大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遂起寄重任。是皇上於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知黃道瞻孫如法久病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用。或遠調不遷。或久扼不理。借一二摩切人主者。詭托之於不可測之用舍。而他干公議附私門者。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本

三十九

卽有遷謫。曾不逾時而清華躡躑矣。郡縣佐屬年來苦加職者之多方稱壅塞。乃使未嘗涉足吏承者。一日得官千餘人。以去。猶務容納曰。成人之美。彼於久次不得者。又何獨忍耶。江李二知州迫使無聊。不無失策。然其心皆爲國。其言皆務明法。必極力攻排。已棄其人而猶汚其行。分宜之於楊忠愍。江陵之於劉御史。殺之而已。不令其辱至此也。史孟麟趙南星皆篤問強志。吳正志薛敷教饒伸高桂皆公正發憤。未嘗

敗名教犯官箴。何攘臂切齒。使之無以自容。彼有縱貪漁侵法紀者。何累劾不聽其去。卽去而猶使之有餘榮耶。宇內名德如歸德沈宗伯。餘姚趙司馬。棄在田野。薦牘且有不及。而關西魏尚書清望絕羣。臨海王侍郎謀猷出衆。不及其未衰。令一展布。恐河清難俟矣。意有所全活。遂致停刑八年。因掇李中丞之東。而忍逐一君子。西河之地。幾半入虜。惟務掩蔽養亂。不知後日一蹶誰可收復。貢市諸禁俱廢。輸金錢若漏卮。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七

三十三

不知後日一有不繼。何策可禦。凡如此類病中不能盡憶。亦不能盡言。倘先生猶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宗社之幸也。賢苟幸無死。庶幾可爲太平之逸老。寔賢之幸也。左府經歷瞿汝稷。尚寶少卿曾乾亨。戶科都給事中王繼光。車駕司主事王士騏。皆卓然深詣。不溷時俗。先生幸括目遇之。賢不敢以私人進也。歸田後不敢復通問。貴要遂吐露至此。聊得十一知先生必能諒賢於形迹之外也。惟先生寬其罪。

復史鶴亭

陳中丞至奉丈教札日披讀案頭以當面晤訊
心老知道履甚安而長公亦復勤學諗我丈之
有以自適且乘閒致力詩篇吾丈機忘意適何
所不可弟年來所進惟有視去留榮辱等之一
切虛幻嘗竊笑彼勞心一生得則張皇失則悲
歎徑寸之地如炎如冰卒被其煎灼以歿斯亦
大愚矣弟日者復有北改之信南中四年殊可
藏拙人言留滯弟更以留滯爲快以弟之骯髒

松石齋集

卷三九

八

固老丈夙昔所知必不能善用而彼中機括自
是一成不變聞申師被論而出頗動意氣有不
快於冢宰乃借鄒南阜以洩忿如此景象弟豈
應側足今擬固乞閒身決不敢輕就籠絏惟時
時竊歎老師讓千古事業營一瞬榮貴也劉少
司成忠實端正衙門中此公少見近者之疏要
就大義詰責非如萬之污蟻也蔡則甚詳爲十
改省之說大都發舒人心積鬱京中面諛者遂
謂弟所至使真可謂鬼魅世界耳

上王相公

用賢棲息南中甚與僻性相宜不謂歲首卽有
改北之命此皆門下推轂所致然賢自舊年
感暈眩之疾向來靜攝漸就平復自聞命以
來卽匍匐酬應遂爾疲薻還至京口適值風濤
幾乎覆溺驚惶震慄冒觸寒雨舊病復發既抵
家卽杜門伏枕已及一月未能痊可謹具疏乞
休伏望老先生俯垂體念得遂所請不勝懇望
大抵賢不敢賣重邀名襲世俗常態伏自念愚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九

顛如賢叨冒旣過而疾病嬰纏不任就列若復
顧望徘徊罪過益重惶懼益深何以自解於天
下卽老先生亦何取於此等也此言惟老先生
信賢之不欺遂敢直吐周元孚累書至言老先
生於冊立事用心極苦詔旨累下似無他
虞而傳者籍籍猶有餘猜此何說也病中草率
不次

與李漸菴

自昨秋奉教種種至訓仰諗先生謀國忠款遇

士之厚且寵及不才感非獨在一已海內士孰
不聞風延頸也賢向者托處白下幸閒曹可藉
游息夙苦頭暈漸賴平復乃辱先生噓獎過當
忽有北遷之信紛然應酬遂爾疲繭渡江歸日
爲風寒所砭幾蹈不測舊病一時舉發還家卽
杜門臥疴轉加煩劇是欲走力具疏上請冀得
賜歸以便調攝賢居南五年疏已七上若果賣
重沽名探取自固之計天下有識者固已厭之
卽不佞賢亦自厭其不情而唾棄之矣門下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三

謂借以點景賢亦有所不暇慮及矣方今內惟
冊立外惟邊事二者最急籌邊疏政府亦得策
第所敘置當樞諸公不知能畀新作一規爲不
蹈故轍否頃 冊立之旨累下既有成議而羣
猜猶然滿腹此何以故天下之仰重士心所歸
往獨老先生耳誠於此調停有緒而更一廣飭
吏治豈惟 社稷之福卽賢等稿首林麓方幸
以太平自慶於田中矣南中士如傅博士光前
蔡比部獻臣劉司業蔡考功皆矯矯人倫固亦

後來之傑出者賢深知其人非徒以能建言取
之也他日先生自知之

與石楚陽府尊

爲別九年昨過郡城獲一接顏範兼承誨語曩
固竊意超出風塵今來尤自卓偉不佞誠不敢
以昔叨庇宇下遂私所好要之公好之道惟心
無私者乃得之不佞又竊自附于胥無冰炭矣
別後餘月病冗交侵入山之念益篤數日來復
聞公祖意有所不可已決行計然又竊計人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又

不可正不佞所謂可君子出處要于潔身不佞
固每念之豈敢効世俗作軟媚貪戀語以恩明
聽第自不佞束髮至今且四十年治吳稱能無
慮十餘人乃其廉潔無私刷剔強暴保惠柔弱
庭無留事案無滯詞獨見我公耳一旦復將去
之何吳民之無天亦何以觀刑于後今不遑述
自免耶又竊歎世道靡靡安所底極也吳民戴
誦公祖甚切如事未盡若不佞所聞望門下少
需忍且古之濟大業者亦須從容觀理不徒在

激昂快意一決也

與石楚陽太府

劇病中于老公祖之事常切歎世之惡直醜正
變白爲黑者何代無之然而世未必盡知之則
或終湮沒而不振者有矣惟我公祖治吳載歲
與凱之政廉潔之稱徧於萬口卽平日所囁嚅
而不利者亦嗟呀而失色民心如此公祖卽去
何憾第世道方可虞轉移之責終屬正人世寧
無知公祖而虛心于他日者幸公祖之終勉也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十一

語曰直如弦死道邊道非宛委不濟亦幸公祖
之繹是言也

與陸五臺

賢自閏月病痢幸稍愈頃於七月之中爲颶風
所撼復作寒熱今復將一月矣猶不能離床簣
君命又稽心益危懼病益增劇茲復遣人具疏
乞歸事下貴部乞特准歸休情非至切不敢欺
上且仰負老先生推轂至意也日于病次聞朝
議紛然老先生何以鎮定之沈太僕起南光祿

士論甚愜想應次當及吳諭德矣以賢之不才
卽讓位亦所允快東南水災異常民間騷然若
至冬收成復儉將不知所終議賑議蠲似不可
闕幸老先生照存

與吳復庵

病中累荷老丈垂念殷篤卽骨肉之愛何以踰
此弟賤體稍康已能起步但頭目猶眩精神未
復不能涉勞日匡坐一榻耳擬于正初卜行一
切耐應通不敢與計當先操小舟一晤丈整所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十一

欲語必不敢勞丈枉顧且亦令弟惶恐也時事
局面一新陸冢宰幹旋居多山西相公向來少
得一伸似猶不盡所懷也荆石相公僅一聞其
其行否尚未得真信不敢妄對也繼山丈弟前
有書勸其一行亦爲西陲多事它起用可比
若畏難不行令人笑吾輩專高乃繼山丈
意不以爲然不知老丈亦有否也

與鄒南阜

弟愚顛宿成藉教旨所及以和濟剛每一聆紆

晝未嘗不洗心自訟顧時時近我良友庶幾日
漸融釋而人事不齊天不假緣倉忙間丈已南
矣扳留莫及惟有寸心所假不敢負丈亦不敢
以人間盈沃自處丈雖遠幸時有以發我箴我
斯不負相成至意第亦日望丈內精玄要恒假
廣言毋執一心爲羣所惑吾輩二三知己必期
盡所懷也荆石相公僅一相聞其行否尚未得
真信不敢妄對也繼山丈弟前有書勸其一行
亦爲西陲多事非他起用可比若畏難不行令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三

與鄒南臯

弟病雖去八九然頭目猶未清楚辱丈教我一
切杜絕泛泛應酬然勢不容已爲之奈何劉兌
老已改教甚慰羣望近日且擬丈暫補南小九
卿闕不知竟何如也復菴丈弟自入都卽懇之
政府已將起補南掌院缺矣忽中飛語遂起疑
端大都謂恐反累復丈會須明年前啓復丈已

略布此意若其疑不疑則一聽之若其果疑是
則弟之命耳醜人羊叔子弟必不爲也

荅沈少司空

門下清德雅望當世罕倫而忠誠任事衡鑒黑
白較不失毫末則又賢所萬不能方一者古所
謂不言躬行賢于門下蓋深企誦焉鄒南臯已
淹下僚海內共尊賢日夕遑遑亦旣累累陳之
當路然近來政柄下移飛語交馳深入宮庭其
故莫可得而解老先生至日當自得之近來端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十四

三十八

揆二公六曹尚書俱天下賢者而未見轉移當
由蔽錮旣深非旦夕可化老先生之入是亦大
助也幸即脂車而北更勿棲遲寧夏事似難遽
收拾恐它方效尤而起彼中當事諸公各懷一
心賢竊慮今之患不在邊隅而在人心也倭寇
已下朝鮮郡縣八九此憂又將剝膚民窮財盡
未聞寬解政亂官殘未聞調治 主德雖難言
而凡任事者得無弛弛從事耶此不肖之所隱
憂而未敢雪之人奈何兩賢公子翩翩雲霄此

震古福德乃集公門盛矣盛矣握手有日遙致私切諸不能縷縷

復孫立峰家宰

老先生負天下之望居得爲之位當世所急者惟在擇人而任舉用賢俊但令人皆稱職官各得人雖格君善俗未易卒致而補偏救敝尚可言功承賜下訊謹具疏如原冊亦向來所博訪于羣議者惟留神采擇并祈秘之他如鄒元標饒伸李茂桂湯顯祖輩嘗以言獲罪當路者江松石齋集

卷二十一

一五

五

東之輩二三君子均當推舉說者謂外官須荐乃可起然昔年王掌科已曾論薦矣門下可一查而知也刑部員外瞿汝稷德學兩茂非它任子之比而家又甚貧至不辦糜粥頃告改南寔其避喧就寂之高志今困頓長安中亦旣數月日索米市中亦門下所當垂慈者祈賜炤答

與葉龍潭巡撫

賢伉儷不才無足比數獨向意海內名德斯夕夢寐此心嘗耿耿焉門下間世奇才而天篤其

東志存社稷忠貫日月叔世斯入天不虛產蓋實造物者默啓以應今日之變者也方今宇內多警西陲一事有門下障之足收盪定之績第諸邊效尤要挾匈奴酋長又將生心島夷且復有內侵之信民心思亂撫君今日百孔千瘡何處補塞乃根本重地尤難轉移者賢雖萃集于朝而極敝之餘遽難責效所慮小人乘間遂空人國杞人之憂時惴惴不知所終賢久病餘息入朝兩月但有蒿目而憂無所短長之效已立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十六

三十

見矣門下顧惓惓望其以尺寸自樹乎仰冀門下即收功底定入贊樞筦令四方被安懷之澤而賢亦幸以一日奉令承教于左右則所禱心而求側足而待者也

復高鳳翥

丁亥都門一別忽忽遂及六年嗣後於南中嘗見門下大疏雖一時朋奸作僥然自是使小人膽落敝風差挽祖宗二百餘年取士之典未有壞如今日者令豪傑飲氣非門下一洩之日

月幾晦淪矣乃又使文流移轉徙栖栖下僚者
彼誠何心哉今公道少明衆正似可登用旦夕
望輜車之臨相與共一參晤力還勒此布復

復袁了凡

別吾丈忽忽又六年弟去夏一病自分必化爲
異物仰托洪庇稍延至今入都雖滿三月臥榻
嘗八九日瞶瞶不知所之邊議僅讀三四條以
目昏不能遍閱然縷縷曲中事端且語多切直
盡發中外向來掩閉諸狀倘能持此說少變置

松石齋集

卷三

七

故習何憂匈奴何患悍卒哉西方叛卒尚未授
首諸鎮素萌異心倭奴明年恐不免南侵浙直
將不免頗聞其驍悍非復昔年之比吾儕鄉土
何以自保 朝廷命脉何以獲全今獨詳于北
而東南若置度外弟愚見謬謂倭既飽欲于彼
必不更犯中國今內地張官既多不思拒之海
上亦或非計而吳中守備弛甚倘其一至卒何
以應此非細故也丈新命既下當于何日入都
前議復梗不知何云面請有日不能多及

與艾熙亭

弟自去年春仲歸家一病歲餘扶疾而來今猶
羸然幾與老丈作兩世人死生無常益悟萬緣
皆空矣老丈入蜀後音信杳然古稱蜀道難非
虛語方今中外多事正須吾輩出真心與調停
地方斡旋氣運弟雖病甚一到此不敢復言去
吳子道扼於讒口弟竭力周旋究竟不能得近
見孫月峰道陸太宰若少須臾不去則此兄出
矣鄒爾瞻之不用聞之流言皆云舊相行時曾

松石齋集

卷三

六

三十八

具揭於 上言六人決不可用鄒居其一不知
此語是真否近來寧夏兵變已勾虜至城下事
將決裂石大司馬日來請自將而往正在發議
之初弟意以爲決不可作孤注今後無再着老
丈以爲何如陸太宰自入吏部舉措大當人情
方欲盡展其蘊而去於讒口命相之旨竟成虛
說此中大生物議將來恐分黨相攻周少卿一
逐惜其才未展聞亦有人中傷之者方今君子
雖號滿 朝然政柄與中貴結成一體天下事

正未可知丈姑盤桓西蜀俟丈之入內方敢爲世道慶耳

與吳復菴

九月八日毛貢生至承丈手教忝來再荷詳語感老丈視等骨肉不憚披心弟隨往致之新建相公次日相公卽以此致蘭溪公大略具新建答啓中矣梁谿丈一起卽四品豫南先生亦以掌院召於丈落落如此誠爲扼腕顧其事卽新建相公不能得弟可知矣今天下多事正須吾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十九

答李翼軒

惟公偉才俊譽海內所倚爲泰山喬岳者卽遜在疆場而所繫 廟堂之望者愈急固知歷試

諸艱正爲他日弘濟之本也忝來得拜手翰承動定甚悉弟乞身一疏恐非 皇上需用於公之旨且縉紳先生莫不錯愕此舉或非公靖獻本圖也用賢庸劣下材則日冀公之返旆承明得此少藉聲歎爲顙蒙之資耳公倘不遂鄙夷必有以終惠之矣附便草率裁復惟台慈炤亮不宣

與陳按院

江南爲國家根本要地人皆知之邇年困憊之極人皆能言之及一入其境見沿途風景殊似饒沃諸供億及每歲奉上諸珍幣玩好皆出于此遂忘軫念矣不知就耳目所及見皆若稠密豐穰而窮鄉下里所居僅盈咫尺艸芥所啖止弃餘之糠覈皆非地之所絕無者由征賦之太多詞訟之太煩有司未遑有恤民之政豪猾大姓乘之而鼓其吞噬之勢此良民之生所以日促而官司之事愈見其多况復累歲飢荒未聞寬恤剝膚椎髓後益難支此當途者所宜垂

慈而昭析其隱微者也謹少列一二如左倘荷
加旰寔江南之幸亦 國事之益也

一江南財賦甲天下而蘇松二府又甲江南其
士夫拖欠者即有隱情亦不必顧恤斷所當盡
數追完其餘大戶名者似當少緩中間如糧長
侵收豪民婦并弊竇雖多端槩以畫一之征豪
民未必應比終累及于小民此在良有司執實
御虛自可不致貽害百姓然此非旦暮所可得
其情者要在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耳江南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三

三十三

所通租雖多要當以總數計之十年之中所應
上供幾何所負幾何非他省田少之比而此十
五年來江南凡水旱全災者六年半熟者四年
即如十六七二年米價至每石一兩六七錢經
年不減橫道外人無筭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
者要之即言之終日未易悉盡也惟臺下體督
而已

一江南訟師甚多悉入巨室及操窩訪之權者
亦繁有徒治之愈嚴避之愈巧不可窮詰要當

應之以平恕而治其最黠者無赦庶幾少軫其
風焉

一江南之民窮極矣每上司准一詞訟必致株
連數十人其最巧黠者不于本處上官申理或
走南京各院巡鹽衙門一詞所及甚衆動至淹
延累年民有呼而無訴者誠可爲之痛哭流涕
是所當加意禁緝者也

一積穀之令最爲有益地方今罰贖者率以金
代而查盤者視爲故事反使看守斗級之人累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三

三十三

賠應比甚非立法之初意矣今水旱相仍海上
方且慮寇至何可復循舊貫不思爲一核實乎
若徒積而不能散則又貽地方之害無窮不如
入金之便矣

一江南自嘉靖戊午已後倭寇既平海上之防
弛極矣而歲所徵養兵之銀未嘗少通于民間
聞有以應別項徵解者有以充別用者此皆莫
可得而窮詰惟撫臺得王其事耳以今世尚廉
潔內無餉遺外鮮饋送宜一切還之以養兵或

者不煩加歛而足乎

一江南之風素號禮讓近來勢家凌辱學校諸生報之猶未伸抑鬱之氣乃今學校遂挾衆以欺侮鄉宦此風漸不可長及至負勢行威者即多不義輒又孫避而不敢誰何然則爲鄉宦者何樂乎循分自處哉此風不可長幸申禁防

一打行之風獨盛於吳下昔年督糧翁大叅嘗被其禍幾及大亂後稍擒雜殺惡少百餘人此風少息近者踪跡愈密俱詭名于鄉宦家人遂致道路以目官司莫敢誰何異時地方有變此輩亦致亂之端也

一江南烟水荏苒之地十居七八又沿海屢盜出沒之所在昔故稱多盜近者或有以寬縱爲陰德遂致縱橫敝邑去冬劫徐姓者致其首而去正月初盜十三人劫縣前錢知州肆然無忌皆前此未有之事各邑往往有之此不可不爲慮也夫以縱盜爲積德大謬不然矣

一各邑城垣俱宜議修台車巡歷所至乞詳視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三

三

防倭須堵截于海上爲吃緊且易爲力若放之登岸則不可禦今兵船悉廢一時打造錢糧又有難處即如敝邑及太倉江陰沿海一帶俱有販私鹽船甚大操舟人頗習水戰宜令報官統以軍官嚴之約束厚其工食可備一時之急是亦濟變之策也

與張慎吾

陸冢宰能自封立近年例一推頗快人意遂大得士心以此知相公之失人心其機乃在陰護

松石齋集

卷二十九

三

小人耳僕自庸愚獨有赤心可對鬼神而人或未必能知固非用世之具山林之分安之而已

松石齋集卷之三十目錄

尺牘七

上山陰相公

與李見麓

答曾健齋

與朱虞封

與甘紫亭

與王太初

答呂新吾

與鄧定宇

與沈繼山

答顏疊陽

上王相公

答鄧定宇

與朱鑑堂

答許敬庵

松石齋集

目錄三十

答王澹生

與陳心谷

答趙南渚

與柳賡虞

與陳玄嶠

與顧涇陽

與張見洛

與沈繼山

與沈繼山

與朱海瀛

與孫月峰

與丁勺原

與陳玄嶠

復李克菴

與張操院

答劉大景

與李克庵

與宋紳斗

與江念所

答吳安節

與安我素

答王泉臯

與史玉池

與岳石帆

松石齋集

目錄三十

二

松石齋集卷之三十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尺牘_七

上山陰王相公

用賢自服政已來及於今且廿餘年所願委誠歸命昕夕獨嚮意於門下乃數奇緣淺忍死一來冀承麻澤甫入春明而公袞遽爾榮旋今既再閱月矣悵悵無依羸殘之軀益復軫結但有悔其出耳門下功匡廟社忠犯人主雖大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

二

七

業未究蒼生失望然一洗貪昧之風令主上知大臣有難進易退之節二百年來相公之去未有如今日之重者使隱忍顧戀之徒咋舌自慚捫心增愧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矣第所惜日來中外權分覬覦乘起今雖君子如林而一日蹉跌輕若弁髦幾空人國且西夏師旅之事未決殄滅各鎮且效尤要挾海上汎報紛紛應之者弛然如故未有湔濯自新之圖言之實可寒心此惟可向我公前一洩耳

與李見麓

賢居平所誦法師承者於門下誠日夕企注不敢自外昔居南中承老先生惠然德音若進之門牆之末私心慶幸顧風塵睽隔無由面承教旨未幾老先生重爲宵人所扼海內發憤賢私切駭歎何意聖明之世乃使正人罹謫至此賢適來此中已抱病歲餘勉力供事猶不任勞劇獨老先生之事則當力請政府即太倉到不憚竭力以爭也日間面請未悉萬一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

三

六

與曾健齋

居都下忽忽數月雖未能日與趨承顏色然瞻依在邇旦夕若接席而承言論也別來旬餘每延望停雲徙倚南睇仰戀不能已已中朝事獨建儲差爲最急第日進言於兩政府但太倉公到更不知事勢若何亦獨有吾盡吾心而已老先生雖去國能無介介於此乎肅力走訊起居并布薄忱後有便羽望時慰德音臨楮不勝翹企

與朱虞荊

數日來長安中又作一局面第夙疾未盡除見此不能安日思反我丘壑又苦一時未能也趙儼鶴當今第一流今春考察亦百年未見之事一旦坐非罪而遠逐此中說甚長非筆端可盡但此後君子難以駐足將來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可歎可恨心穀定宇二先生見間乞爲弟道意

與甘紫亭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三八五

玉峯奉別慈穎更兩月餘始抵都下賤疾猶未平日曠曠如夢中倘自此得日就平豫尚可支吾旦夕耳將入都時忽傳聖怒一震旁及諸善類山西相公拂衣長往志士垂首銓曹一命累推未下聞之道路且有窺覲者搖惑聖聽故至於此方今人心皇皇羣疑滿腹西陲之事甚急冊儲未知究竟賢之此出以爲時可有爲豈意若此亦不久作婦計耳敝鄉凋疲奸宄百出仗臺下彈壓囂紛少衰獨敝邑盜賊四起

其原因由姑息過甚故猖獗至此誠得督盜者如

往年同知王典地方何患不靖大抵今日以貧民惜盜不知操戈橫行豈飢民所能以縱盜爲陰德獨何忍於良民之駢首也邑中惡少昔也顯露踪跡故得指摘今皆遁入一二勢家道路以目愈衆愈不可指名故鄉里齊民有田數畝者皆相隨而入於有力之家其勢相延已非一日莫之能挽頃敝邑新令邢公一見間知其精明和厚不負下邑顛顛之望矣得臺下一更提教何患不爲循良病次艸裁伏祈台亮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三十三

與王太初

一別老丈忽忽九年昨于南中每見大疏未嘗不擊節歎服乃當事者輒復以異已見嫌遂有粵西滇南之擢令人短氣方今主上深居九重朝雖多君子而難于展舒滔滔之勢不知將何底止至如寧夏之變師老財費魏公素負物望而當機應變似非所長至于諸鎮務在剗削往往搖動有司惟徵斂而撫巡者尤加刻焉

即弟吳中近亦少開矣脂膏已竭椎剝愈嚴議論徒多是非失實况朝鮮已幾亡遼左又開一大患今紛紛舉動未見當幾終之在 主德一移天下事便可轉移而度非智力所可及也弟居南中五年歸而得疾甚危頃始入都猶瞢瞢若夢中月餘來始有生氣耳於官守國事了無所補媿甚媿甚 建儲事未得要領使賢相既去而二三君子相繼斥逐鄒江數公非有得罪君上而錮使不獲用此有人遙執其柄者至近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復呂新吾

伏承台教達頌寵褒過當令人汗出浹踵惶恐無地弟獨有愚慙能兢兢操持不敢墮壞禮法或者爲老丈所鑒知然自度持之終身猶恐行百里而半九十也奈何老丈輒輕許與至此邇來 主上高拱穆清諸大僚俱高目憂時但昔

年黷穢之跡既甚一時挽回爲難吏敝民窮積氛難解乃又重以外孽相乘寧鎮叛卒既將就夷島嶼且肆內窺之志紛然多事遂至議括積逋議開諸利天下事誠不知所終老丈人羣俾望敎歷既久知國家要機所在入而一挽之非特弟所私切亦士人所共注屬也

與鄧定宇宗伯

弟自去夏負病至今瞢瞢未解坐是不能承訊左右日望南雲爲之興慕弟本庸陋兼之多病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五

雍雍尸素甚愧老丈督教至意方今 聖上深拱穆穆九重即欲開真心布實用非口舌所能得弟私衷欲有所陳說乃近來進言者甚衆苟涉大計悉格不下恐徒邀能言之名無裨實用姑與逶迤其中細節大都非獨力可挽卽鄒南阜三數君子累列名叙遷而竟格不下其所從來可知矣西賊雖告捷東倭信甚急不知何究竟且在在加餉徵兵征歛日煩水旱絕不能相顧憂當在人心國本冊儲事尚未知 聖心決

否固爭不得惟有一去而已

與沈繼山

弟春初負病強行今又三月猶淹淹不振昨雖勉一供事猶臥榻強半且 中朝局面大更山西相公拂衣長往政柄旁落雖有一二正人俱袖手竊歎莫可誰何千緒萬端憂且不測非筆札所能傳也西事雖難今之所急則猶標末耳寧鎮反圖既決老丈與魏尚書左提右挈平此當有神筭此舉丈蓋世之業不容輕讓人也吳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復顏疊陽戶科

忝來讀手教兼閱大疏知公謀國之忠處事之切若 雖有其實者不能到此操練民壯之說最爲實用而 雖有費乃吳中非不有額設民壯矣然皆權勢之家詭寄名字者三四地方奸豪影占者四五其餘一二不過僅供差使而已一

且有警無論倭寇即如舊歲敝邑當縣治前以十三人輒入錢令家行劫而去如蹈無人之境郡城時時有警它可類推有司不過止于不報耳若海上有事何以應之至積穀一條初議原如大疏乃當事者以虛應而稽查者亦以虛數報罰贖十報之上司者一二而上司者又且密授旨令多議罪至有一詞問不應十餘人此真掩耳盜鈴無論民生日促即欲求善吏安可得乎誠行公二說亦彊兵惜民之上軌也若此中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上王相公

偶爲風邪所中辱兩垂訊尚未能趨謝老先生召對當在旦暮 冊儲一大事當伏蒲苦諍

必使 聖意有轉移不果卽須以去就決外間
事若自去歲兩處兵興已來耗用不貲師所經
行地方若洗宜加賑貸畿輔及山東一帶俱荒
歉異常民無固志而吾鄉之連年水旱皆所當
上聞者又如雲南一省其間歲供祇四萬兩今
加黃金三千兩詢之彼中人士皆云滇產金甚
少皆買之四川諸處每一金須銀十二兩三千
金大約又增 國課幾半且緬夷歲擾歲有兵
革若遂爲定額恐南中自此多事矣鄒南臯之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八

三

瘡於部司李見羅之沉於冤獄海內望解此網
久矣此皆三相公所當力肩其任而解紛排難
者老先生倡於前兩相公諍之後必當有濟此
廟社萬年之幸非獨一時遭逢之幸也狂瞽
本無知識以老先生垂念輒復拾唾棄之餘進
之侍者

復鄧定宇

使者至得讀大疏極爲剴切令人慙然奈 上
意不可回舉朝諍之了無回意第 皇長子已

十二齡尚未親儒臣目不識書卷此其憂在廟
社奈何太倉此來如此大事不能挽回奈何欲
幹旋諸事也老丈清德偉望海內共欽旦夕且
入佐政府惟弟則更以日爲歲耳今歲大計風
垢一清南中不知何如倭寇頃日大剽倘仗社
稷威靈一舉盪定絕其南犯之志眞天下之幸
也敝鄉米價賤甚而征逋甚急小民幾無以自
活此亦東南之大可憂者老丈當默默心動矣

與朱撫臺鑑堂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九

三

敝鄉財賦甲天下國家命脉所關累朝已來雖
不無積欠然未有如頃年之多者緣自萬曆七
年至二十年十四歲中全荒者六半叔者二故
往歲米價每石一兩五六錢此可知也去年始
稱大稔遽欲並徵四五年之欠萬萬勢不能完
幸老公祖解此密網民心始安不然事且有不可
測矣以弟愚見惟當全徵見年而帶徵一年
則胥票差人既少小民得以漸悉輸之官此一
便也弟見前年題疏內專歸臯官戶意便以爲

不然今教中云欠止十二則官戶盡完之後將誰咎乎夫官戶拖欠此誠萬不可貸若以欠止三十兩者不與比則開花分之端徒爲吏胥開弊竇耳弟自總髮即親田家事見官府之比較者無若永嘉王令小民分毫不得拖欠吏書亦分毫不得爲奸弟曾具疏言竟不果行使縣縣皆如此公法豈至那移隱蔽至今日之不可窮詰哉倭奴近見報知已還巢今年幸且無恙明歲恐當必犯閩與浙直勢必增兵兵必當加餉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十

側聞道路流言云向來兵餉或有以供他用者此雖未知果然亦宜一與清理又如敝邑養兵亦數百人然勢家占名遊食虛影十不得一壯士此必重加選定嚴加約束必截之於海上庶幾易以爲功若使一登岸則不可禦而地方所損多矣且聞近者之倭非昔年之比倘其一犯必有攻城屠戮之慘此則在我公祖一指畫間而吳有太山之安矣加餉之說雖民情所不欲以時勢論勢不得不爾顧其事全在有司之得

人處置之有法民雖勞而無怨然得人固難言矣敝邑新令張君及無錫柴令江南之傑出者計俱入衡鑒中矣又敝邑陳司寇雨亭先生應得謚典并祁老公祖垂神

答許敬庵

日者 冊儲事羣諍不得 三王並建于國體大謬今事雖中止而講讀無期斯其憂更大弟亦具小疏糾正迄不能得奈何征倭之師未得要領近聞且許通貢此于 聖祖有戒况島夷黠滑焉知不生後來之心乎門下于此宜得定筭矣便間幸詳示不盡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答王澹生

別丈久蒿目望丈之一入乃台車猶未決行悵快特甚此間人曾未有短及者丈所慮或是鄉曲耶頃者冊儲大事貴州相公最初答詔即以兩說進無怪 上之竟從旁說也不佞此出無所短長且旦夕作歸計惟 建儲一事未決則夢寐不能安耳附便草草幸亮

與陳心谷

台車之南賢無所瞻依悵悵如有失南中法紀少弛得我老公祖身範所型不肅而威矣朱右丞鄒水部傳博士葉文選皆一時名流不知已在公祖藥籠中否繼山丈爲流言所中遽爾拂衣吾輩數奇爲人所屬意雖日加兢懼猶慮過差語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賢日三復焉

答趙南渚

老丈今撫中原實天下腹心之寄弟向年曾行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其中千五百里殆無堅城而亦復蕭條今得老丈鎮撫此誠克壯根本高枕中朝以冊儲事未決諍者累百疏未得肯綮此則奈何援朝鮮未得要領又境外之可慮者老丈素抱經世之籌其何以策之力還附復祈時賜教音

與柳賡虞

公之南也大非僕所望至今令人悵悵然南臺多清暇得以公論持國是又得以餘力及典故攬江山之秀極登眺之奇固足稱壯遊且南中

法紀久弛藉公一振之則功名方自此始固不得以南爲寂寂也讀大疏委曲詳至心目一豁

惜例置寢閣奈何西事已平國家威力尚盛所苦惟四海之窮而江南財賦重地今民窮極矣有司苦腴削上司急征逋未有撫循之實將來必有土崩之勢固遠慮者所宜垂惜也陳松老張元老皆一時正人領袖公日與相周旋否

與陳玄嶠

別旬餘相念種種諸賢羣去舉目無倚塊處一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室但有感歎而已日得與李大中丞一語曾次豁然者數日始知正人終是骨氣與人不同若它則未可望藩籬也孫家公堅意求去僕亦再三緩頰而不能回若代孫李差勝尚可支持目前不然未卜稅駕何所也史掌科再求歸疏俱不下似亦無可留之勢許少薇不去尚有人焉天下之苦最是財用今民貧到骨奸豪思得一逞未有一循更加意小民者即百得一二而其

人非得譴則僅僅部擢耳以此希得良吏牧養

小民必不能得歸之生自困窮始太倉之積無
饒餘馬槽去者三之二悠悠四海誰作良有司
未造大都如此安得與丈識微者一發狂言乎

與顧涇陽

吾鄉君子居當路者獨丈一人不免時流所重
矧目然而名高德重雖嫉無如之何第望丈亦
與爲無涯姑存一二以爲正人恃賴勿致過激
天下事尚可爲也家公之命數日來亦下否倘
賴天之靈李公晉此世事尚有可爲不爾則李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古

公且不能安矣弟出都行且四里一路皆爲水
所苦運船之苦不可勝言復有賠補之比怨嗟
充路當事者曾不省憂海船雖大費累鉅萬巨
材數十恐無出海之用誠可痛惜任事者皆如
此何以期治安之效乎使買生見此寧止痛哭
流涕當扼腕絕胆死矣對丈言不覺又發憤幸
勿訝其愚也

與張見洛

弟於辛卯春一病今已三年雖去年強入都中

日曠眩不自支無日不應歸亦無日不思歸中
間求去累累惟弟亦自厭之入而故態不能悉
俛首乃有近日之事總之分所應得第煩諸公
之合擊頗費心力且弟已離京師數百里猶奉
旨責對推冢宰一節此則本朝所僅見者寧得
不令英雄暗笑耶此意或老丈懸知之不敢以
語人也詢堯姪得丈起居狀甚詳優游林麓別
無它警便是神仙且令郎成立而次公又踵起
此天將以是酌丈未竟之用大爲識喜劉畏所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丈傳初因採拾未詳不敢下筆旣得熊陸海丈
寄至當時遼東事可十一二而第旋病作矣少
須必當完此負見劉姪乞致聲不盡

與沈繼山

第久病餘生得反故園殊自愉快獨以弟婦危
在旦夕似無可生之理歸五六日所事惟醫藥
禱祈倘一僵仆幼兒女尚有五人室中更無別
可代力自此餘生皆成惡境丈聞之當更爲我
攢眉耳弟昨春入都適當事者皆初得政而山

陰相公別時見三四番惓惓以時事爲言，愚意亦謬謂爲臣子苟可自効，不必名自己出，故於三公所知則言，言則必盡，初亦採其一二，後漸見不堪，弟亦絕跡羣小，極力擠搆，又以形跡見疑者數事，遂不可解，此番事雖出力者在小人，而主謀者不得盡委之小人也。此海內士人所知，弟不敢嘵嘵俟面丈日悉之。吾丈清節絕羣，志在蒼生，方今四海無不困敝，當事者直以虛文塗塞耳目，九重意在委信碩輔，遂可優遊於石齋集。卷之三十一。恐危機尚在一發，未可知也。弟是以甚冀丈之出，蓋爲天下非爲友朋計。頃歸見田野復非所傳大稔之說，廟堂諸公倚吳以無恐，正未必然。此亦丈所諗知山林自適，似未必穩也。東溟丈適過弟，已道尊教，南臯丈一學憲亦不可得。此豈盛世所宜有？襟宇有經世之志，今復以遐荒處之，賢者不得用，類如此。弟病雖去七八，尚不能作楷書，草草布復。

與沈繼山

丈堅不仕之節，辭疏屢陳而俞旨未可得，丈宜促駕決矣。且大臣應召遲回，似亦非蹇蹇之義。今時事孔亟，外援屬國其難未解，中原北地饑饉流離，人且相食，卽吳中號大稔，然米貴特甚，民無固志。天時尚未可必將來竟不知作何狀，以時勢論慮非久安之道。丈一身關繫治亂，今之入當邪正進退，民生國計大頭腦處，揀正一分則天下受一分之惠，不負此出是大功德耳。偶見邸報，主上惓惓以饑荒爲念，遣官松石齋集。卷之三十一。之義，今時事孔亟，外援屬國其難未解，中原北賑濟此真聖君憂民之切，久不見此舉矣。卽此一念便可轉危爲安，易否爲泰，獨於放斥諸賢如王秋澄輩又無可挽之機，此又不知何意。抑出獨斷耶？將有所主張耶？治亂所關實在於此。弟放廢之人不宜輒談時事，獨幸丈此出令少得展弟饗太平之福，爲盛世逸老足矣。非弟敢勸駕摠之，吾輩以心爲國，以官爲寄，三已三仕亦何不可。敝門生冀道長亦可與言者望汝。

之藥籠中附便草讀統希垂亮

與朱海羸

門下盛德宏蘊世所希觀賢即以風塵違阻未
遂瞻依之願每誦法佳集輒以爲快第恨年來
劇病之後不能詳讀然終當卒業置帷中暗識
不遺一字乃漚耳向來玉體矯健眠食遂較勝
往昔否僕歸兩月屬老荆病篤轉入沉痾且作
訣坐此羈候門下專力馳布下棕統希慈炤

與孫少宰月峰

松石齋集

卷之三十一

六

老丈出撫東省後弟屬夙病未痊訖歲餘不通
一候乃此心依依無一日不在丈左右也頃者
見逐不過要人修夙憾斥異已者耳弟情具辨
疏中使弟首發絕人之端真天地所不容罪人
也何能復施面目向人前吐氣耶此亦不足深
辨也 詔詰羅康老事弟已具疏上而竟不下
何始者詰責之篤而今竟沉閣耶去一孤立老
儒何至廣設機穽巧立名色如此人情險毒真
自可駭弟不敢言其端已啟於伍員外數語矣

丈亦嘗見之否國是無不定但盡去異已者自
爾帖然諸老所見未爲不是也老丈負重望士
紳所仰籍此入乃天下人心所繫卽弟退處林
麓者亦方藉以爲安弟未受事之前望丈久矣
何得當此時而猶謀所自處耶丈惟早入則慰
士望於一日耳弟伉儷不識忌諱得罪非止一
處今攻弟者非一手一足也弟本無他長而又
不能委曲濟事其及宜矣獨以此人之攻而去
弟差可自解弟生平所重者然諾而今更坐此
污辱此則前生造下罪業今應還之耳夫復何
尤 主上大都倚信三政府正可有爲之日乃
征東之師未解宇內荒涼者十五六民怨天變
種種相仍是則可慮吾丈此人宜有以少挽之
真不負科名不負人望矣

與丁勺原

別數年蓋無日不念丈比入都歲餘見時事日
流又無日不念吾丈若居要地必能扶掖正道
私有所補何至於今滔滔也大都當軸者局於

意見卒於議論我見未忘正言不入世運合至此雖有善者亦無如何而不肖弟不識時勢不量德業強欲以口舌維植是非其及固宜弟必以之彥一事爲因至爲之地而入於官禁則慮世間又生姦宄之心使自好之士重足側目此亦諸公不思之故耳李漸老克老兩公皆以弟事重爲無賴所詆訾漸老度必去克老自是亦失懽政府涇陽元冲必將漸引而去別有一番樹立恐愈不可知矣丈亦念及否耶歸計非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所宜言豈謂欲丈濡洞富貴時事之變丈所諗知恐山林未可穩臥則又不若經世之爲效也

與陳玄嶠

昨別時謂新建相公逶迤兩公間似有深意此見甚高第曩日華亭相公與分宜同處雖見和同而海內正人皆知其心事故能終有樹建今不知作何如情境也日者李克老及諸君子甘餘皆入楊應宿彈章中一網幾盡弟雖不及見其疏聞之道路似老丈亦借重矣疏中有無權

之宰相等語心事立見所喜皇長子明春有就講之期一事差強人意耳

復李克菴

別後荷丈兩書及弟海內交誼寥寥不多見此非弟一時一人感相信之厚即史冊中亦未易言弟即不才且向衰老能無矯厲思奮以期無負知己哉崑田已來旋遭老妻之變兒女孩幼者五人日夕相向悲啼人生境界至此煩惱已極無可復加今弟以無生法忍處強自排適冀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延餘生一俟藏事既完即杜趾塵間與如來對證更思了卷帙事不負一生埋頭苦耳偶見聖主因楊掌科疏至驚惶憂懼欲行蠲賑即此一念便足永培國脉真可無虞於世祚第今四海困極江南號稱成熟然米價大貴閭閻刁惡縱橫柔良無駐足之地士風民俗惟利是趨惟強有力是騁較兩三年前又大有異弟誠蒿目而憂將不知此身所終如何而可相隔數千里何緣一吐老丈一身係衆正休戚關世道隆替

正不必急急求自遂沈繼山丈亦將出矣願涇陽曾健齋兩三君子尚在位不至斷正人種子此便是天下之幸附便卒卒布數語意不盡陳希亮

與張操院

別臺下忽漫改歲時序若流澗焉音塵言念何極賢愚讎不諧俗好又不識人間變幻諸術孤立一意言及固宜乃奇窮之命亦復轉集老妻一病半年竟致永隔遺子女五人呱呱向啼所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不忍聞此在造物者亦重譴于賢而苦之惟當安命反其所以致此而日脩其所未至猶恐不足何敢尤人日來所傳倭信雖未有的據然揔之沿江數千里無一不當備加兵加賦法所宜然獨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器械百不一具老弱挂籍者十六七而士夫之家間多占籍行中虛靡糧餉即敝邑福山總葉思忠頗欲自奮而竟阨不遂大都如此惟幸寂之不來來必無幸矣江南昨秋雖爲大霧所損收成減三四米價差

高辛可足賦然民間窮極思亂所在盜發近無錫一巡檢爲賊所殺乃以追賊墮水報上官船爲賊所窘幾至被劫而竟嘿嘿不敢言橫道殺人司皆諱言其事如敝邑他邑城中往往受此禍即夜臥亦不安而竟亦罔聞然此要在爲上者一實心幹理無諱其已然無怠于將然何患乎盜之難息恨不得如我公祖一彈壓此方令斯世得沾飽煖休息也它種種目前可虞者未易縷縷而賢又廢弃于時若當事諸公所疑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忌不敢縱言承清問所及輒復發狂惟賜矜啓

答劉大景

別來賤體多病惟兀坐一室作老博士自娛門下職司韜鈴當今方圍多事正當留心勿徒靠福運過日也行取累促不下聞之道路言此舉出政府尤屬可駭山林之人不當言分外第大典一輕恐後來主上視之若鴻毛耳

與李克庵

世上論交以榮瘁爲厚薄比比是矣獨吾老丈

超然法眼毀譽不足亂其明淹顯不以易其意
以弟之不才蒙世大詬獨爲之張膽表白不避
權要仰觸 聖明使不才弟尚得齒人類不辜
數十年辛苦樹立頂踵毛髮孰非老丈明賜也
歸田及一載窮愁泥人又屬有亡婦之慘心神
俱摧無一可爲老丈道者賤體病將四載猶苦
頭目噴噴稍須平復若終藉慈庇得安丘壑尚
須埋頭經史作老博士或冀成一家言庶幾不
負老丈成我至意不知終能不負此心否也顧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十四

答宋翀斗

僕愚闇不知人間機穽妄意謂一誠可孚遂取
厭憎此亦無足深怪聞壽光之政廉平無私少
須公必入佐諫垣行取久厄此本朝二百餘年
未有之事公異日何以策之不可不留神矣

與江念所

大都弟此番入都一意希有裨國事故於要人
之前明知其不入而持論激昂往往拂意雖趙
張二相亦致大失其驩人固難知何況其它不
肖之身不足惜獨遺累李大中丞諸公旋皆解
綬世所號正人君子幾至一空而日者南中二
三公相繼被逐其威大振事無可挽弟林居雖
安而時事至此能無寒心乎使者至敝邑適見
邸報知丈已晉南光祿而順衡丈已補州矣孫
家宰顧選君作用自是非凡可爲世道一慶辰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十五

復吳安節

厚念遠及不勝感激所諭時事真屬可憂老成
如李漸老豈宜令高蹈遠引即一二有志憂國
之士皆斤爲異已敗事正人漸漸寡矣弟所深

慮而見逐之端亦坐於此又 冊立一事反無
音耗是不可解身遠 闕庭不敢與聞倘明春
倭警一臨東南天下事更不可知此則杞人之
所拊心而不寐者也

與安我素

別後半載日抱病獨處惟把卷差自適耳丈課
畊自娛大是佳境第世道之責尚在少年幸努
力行取之舉累促竟沉偶一二言此舉有王之
者豈廟堂調變手段故當如是耶高丈頃顧我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會有婁東之行竟乖良晤聞已促駕之任須冬
中造請耳

答王泉臯

奉別已來無日不西向延佇得教知台車已蒞
蜀甚爲志喜蜀土故稱饒樂自江陵已來日以
微功爲急且貪沒軍需故稱多警而積蓄爲之
一空艾熙老頗有志整頓會病未遑又其才與
公較不及懸殊今得公撫之而又孜孜以安靜
休養爲事此真蜀之幸亦 朝廷之幸矣威茂

松潘之虜實我有以召之若旣不忌戰又不勤
兵兩言便爲蜀造福無窮大都蜀僻遠凡吏於
此者惟貨賄是求弊安得不日滋民何得不日
疲除患務本非選良吏而重懲貪墨恐不可挽
也高明以爲何如小壻王維城蒙過辱推獎非
口舌所能宣盡附謝不宣

與史玉池

往歲修問 左右濶然經二載矣春首讀 大
疏別忠邪之分寒奸諛之膽議雖中梗乃當賴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波傾峽之時屹然砥柱使天下羣迷之士猶知
公論世所不泯正人時所必有若揭日月而一
中矣 門下之功寧出唐子方范仲淹下乎今
門下雖放處林麓然不佞竊計海寓饑旱相
仍蠢蠢有將潰之勢西郵邊事百孔千瘡上谷
雲中禁防盡弛已具一蹶之兆而當事者祇爲
目前塗抹輸金講解爲世恩橫要之地耳有能
露赤心一刷時弊爲 國家建數十年之謀者
乎不佞以爲如 門下方來必且建不拔之論

樹無前之績顧今日豫定所養知門下必不
逐時流淹留杯酒枉費歲月也辱門下異等
之遇竊敢以非常之原望之

與岳石帆

自去冬得一奉教左右旋即別去側席數語
至今佩誦不忘僕孤立一意妄不自量思少補
末俗而藏用之知未周疑忌日積踰踰急歸
卽今三徑之願已適夫復何尤丈奉差事竣
久矣何入朝之信尚杳然乎陳玄嶠忽爾奄棄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天
令人痛貫心腑石善何怪乎群小之紛紛
也

松石齋集卷之一目錄

五言古詩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 上起立以聽恭

述

送符卿徐伯繼請告歸信州

初夏齋中述懷二首

送王胤昌太史省母還汝南二首

望岱

登牛嶺見日始出

松石齋集

目錄一

一詩

二十六

送顧吏部請告南還

送熊茂初再調河南戎幕二首

送張錦衣南使還蜀

賦得蕭比部寶綸樓蕭嘗夢白衣道人

指所構樓地樓成適符厥夢索予賦

此

端陽前一日全大宗伯王公大司成張

公學士余公少司成劉公邀少宰羅

公汎舟石頭城南觀競渡得忠字

送郭府丞赴北京兆

沈光祿鏡宇太樸園詩

別汪仲輝

檜峰詩贈李參軍

送黃懋忠太史使封唐府暫還嘉禾四

首

七言古詩

恭題 成祖所御四馬歌

鳳臺吟送嚴道徹 赴舉

松石齋集

目錄一

二詩

二十六

汶水吟贈于進士子步

游雲龍山遇雨酬莫副使

馬邑行送蔡侍御時畧赴謫縣尉

薊門行送鄒吏部請告還吉水

緩歌行送熊茂初僉臬福寧兼柬吳宮

諭趙憲使二子

婁東逢吳子道作

太白樓對月酬高憲使蓋卿時予方乞

休

南池歌東高憲使

春雲篇寄贈余少府明俊

題楊尚書畫竹送方生還楊州方時將

卜居白下

昔時行贈王超宗

丹泉詩

王大宗伯示所居四景圖輒詠四首

文筆晴烟 金鷄春曉

石隴馬鞍 溪橋碧水

松石齋集

目錄一

三

全五

送董山人遊西岳

松石齋集卷之一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五言古詩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 上起立以聽恭述

聖人握大寶望道心無疆法古治所貴啟沃資
前芳伊昔貞觀初親儒盛文皇爭臣寔司直垂
訓明且長盤盂昭炯戒帝道古有光采之備箴
誨藉以時言颺 皇心夙予警宸聽何琅琅當
展起延竚如嚴在美牆瓊臺鑒其侈槽丘念惟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一

狂牽裾表魏帝吐哺稱夏王帝衷鏡往事保治
若履霜曰予能守位天鑒亦孔彰丹書戒怠勝
五子歌內荒典謨苟不泯茲訓其可亡惟臣侍
密勿講幄承趨踰水兢切宵慮聖學真日強持
此紹往烈媲美駕禹湯作頌希虞庭千古徵明
良

送符卿徐伯繼請告歸信州

秋色有佳興何期及君離蒼茫易水上落日壯
士悲青絲絡紫駟駢轉路歧路歧臨當盡握

手重遲遲夫子有盛才貞心冰雪資文章作代
桀經緯稱世師念昔青瑣賢讒構遭磷緇飄零
未死身報國矢策奇流水非鄭曲太音寔寡知
楚人不辨玉三刖安所辭嗟嗟漁陽地杭稻雲
帆馳安知灌鵠鹵決渠仰金堤武安戀食邑徒
嗔鄭當時謀國苟如此君何獨偲偲黃金鑠衆
口蛾眉難爲姿白駒繫空谷賢人徒嗟咨千金
買駿骨騏驎鹽車遺魚目往見襲明珠徒爾爲
我非彈冠人感別增煩思煩思鬱以紆對君還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二十

三十六

自怡道場古龍虎瑤草山中滋君今闕林壑緇
錫好自隨倘悟真如古人間任所之

初夏齋中述懷二首

融風拂晨霄花雨散輕馥白堤多鳴鶻東皋展
種稔念此物候移遙情軫芳淑徘徊空堂上素
心媚幽獨悠然西山雲流暉蕩巖隩物化非營
營委順無不足惟以開沉憂披襟會遐矚

青春始摧謝灌木滋繁陰落花棲草際流鶯語
深林開窓啟玄覽獨見禹古心虛薄寡世資種

種白髮侵逝波日渺渺因之與浮沉撫辰叱往
志幽思懷鳴琴飄然紫霞想羈紲盈緇塵

送王胤昌太史省母還汝南二首

良辰戒商序戚戚傷遠離遠離迫衷懷惜此歡
愛移平生結交誼婉戀心獨知華燈開中堂樽
酒聊相遺極夜不成醉仰視明星稀明星何歷
歷僕夫理前綏念爲參上辰咫尺懸路歧鴻鴈
雲中哀顧影以踟躕思君何能已泣下如縑
出自都城東南顧返義陽登高望大河大河水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

三〇九

泱泱遲遲前途盡依依慈母傍入門拜嘉慶物
色桑榆長子行愜歡願我獨嬰憂傷已矣各去
住聚散安可常永絕賞心悟側目希流光義言
多苦調峻志潔秋霜允願崇明德終期令名揚

望岱

驅車越修塗明星晨未爛綿邈欣遐矚靈嶠造
天漢游陰被霞石飛清起雲觀連嶂旣截嶽蒼
翠亦陵亂松塏懸晴暉鳥道倚伏竄紺宇秘中
巖恍忽景耀判肆睇周八隅神秀啟震日冊府

亟金書流丹骨可換疎踊企璿房凌風假羽翰
大游何道遙喟彼市朝玩

登半嶺見日始出

景岳絕地險層秀凌二儀遂登千尋天俯睇若
木枝角宿耿未旦曜靈發晨曦一氣鬱黯黯霞
光忽中窺離離散丹彩煜爚滿四垂城堙暗遠
霧積水浮天彌皎潔澄上方峭蒨隱半規昏燒
曙莫辨倒景驚西馳憑高企寥廓萬象開羣奇
窈冥覩光怪超然蕩煩思躡足附紫霄飄遙駕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四 二十九

送顧吏部請告南還

平生寡交游投分子獨深衆中見顏色躡足賢
豪參曰余本頑疎年髯且復侵屢陪瑤華論相
照許寸心涼風動高闕九月燕臺陰念子重離
別對酒不能斟下馬秋庭寂城柝夜沉沉朝辭
南曹寵夕返北山岑仰視明星麗參辰竟難謀
志士感夙抱嗟此賴光尋悠然梁溪下端居行
煩襟丈夫豈遺世乘運當爲霖賞心宿有在戀

子丘中琴莫以淒涼故投賦輕千金去去循增
除悵望懷良音

送熊茂初再調河南戎幕二首

仲冬寒氣烈蕭蕭林木虛霜霰被道路送子夷
門墟夷門古俠隱尚識侯嬴居市朝忽陵谷冠
蓋多遽條薄俗委悠悠世路其何如以子含清
貞駭目將睢于悵別各千里把袂分蹕躊躇
一寒騎望遠深愁予子行慕袁盎浮沉並里閭
努力苟如此豈嘆相携疎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五

二十八

垂老宦未達蹭蹬梁楚間念昔厲羽翰青雲共
躡攀一落緇磷口十年承賜環相看各自失把
酒開頽顏窮冬薊門道白雪明高山以此流水
意送君何潺湲流水本無情思君髯成斑簇嶺
有笙鶴相望嵩丘山

送張錦衣南使還蜀

翩翩佳公子逸氣陵紫烟三十執金吾登壇衆
推先子侯詎言貴小許仍象賢春風駛驄馬夜
帳孫吳篇朝來謁天子詔書明光宣遠游事

結束組練明秋筵落日潞河遠蕭條江上船路
向巴山盡心從蜀道縣那知故人意別思搖風
前明年征旆返薊北正青天

賦得蕭比部寶綸樓蕭嘗夢白衣道人指

所構樓地樓成適符厥夢索予賦此

白衣啓靈機仙居開其兆 帝命錫嘉名寶綸

實始肇武姥鬱崔嵬當軒青未了間之淇塘流

層波遠浩渺蕭子綿邈姿心期出塵表危榭引

高風虛櫺曠飛鳥朝光澄日華夕景汎幽渺顧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六

三二二

茲君親恩端居思獨悄永念松谷公堂構力非
小時欣榮問滋回睇三山杳高樓多仙人羽駕
肅縹緲千秋樂未央陰陽自昏曉

端陽前一日同大宗伯王公大司成張公

學士余公少司成劉公邀少宰羅公汎

舟石頭城南觀競渡得忠字

朱明肇佳節金堤麗芳馥端坐無餘念回思故
林中鬪茗春山下蕩槳溪橋東忽枉宗伯顧邀
賞愜素悰瀛洲二三侶忝陪塵外蹤瑤軒臨水

曲登臺四望同管絃圍永晝羅綺嬌春風寶馬
嘶不息午聲何隆隆須臾橫江上方舟躍五龍
鼓音劈浪湧舞勢排雲空揚桴亂流進烟霧紛
濛濛岸上冶游者揮手如飛鴻踏歌連袂起川
渚凝粧紅西迷白門柳東指清溪宮宮柳晚依
依歸騎鳴瓏璵繁華盛戚里嘉惠足數公高帝
雄謨在時清道方崇但令歌舞地歲歲歡相逢
毋爲懷屈賦千古弔遺忠

送郭府丞赴北京兆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二九五

籍甚黃京兆危言自昔年乘騶威舊肅歌袴咏
新傳共喜燕臺詔還徵郭隗賢吾君思側席都
輦化鳴絃暮雨石頭急春潮浦口平佩符雄此
別臥轍故堪憐霄漢瞻佳氣弓旌及遠天自茲
幽仄者應共被登延

沈光祿鏡宇太樸園詩

達人悟無始寄情在寥廓本爲青雲姿自擅乃
一經太樸何臃腫匠石釋斤鑿用大衆所拙我
獨契冥約旦暮閒園裏寢處恣盤礴五石浮江

湖何事憂瓠落山中雁不鳴幸不濶鼎鑊逍遙
我無爲與爾游廣莫榮華俛仰間膏火競相鑠
勛業齊唐虞萬古亦一燭何如葆貞素逃虛寡
形縛太樸名吾國吾名爾永托

別汪仲輝

客從新安來棲遲白門路旅食非悠悠朱門寡
良遇彈鋏歌將歸驚人句徒賦綠芳幸未歇及
子逢春暮饌酌席屢移高襟暢玄素俠骨歿猶
香黃金貧不顧楊柳鳳臺烟桃花秣陵渡相逢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八

二七十一

復相憐歎息非今雨望望三山雲渺然愁心駐

檜峰詩贈李參軍

亭亭山上檜鬱鬱含奇姿孤根得所植凌寒色
不移哲士懷貞心因之托遠思結廬高峰下林
莽相蔽虧蒼翠日在眼靜嘯煩襟披放情陵霄
外顧步矚五芝但保幽獨操市朝非繫縻毋爲
桃李顏坐歎芳菲時

送黃懋忠太史使封唐府暫還嘉禾四

首

昔我游京國握手多時髦弱植慕端操繼繼托
素交君子委芳訊傾蓋良一朝承明相出入風
徽日以陶結意向千古晤言獨寥寥逝景促別
會纏綿憂思勞憂思在遠道四牡揚朱鑣安得
齊衡軌與子同翔翱

駟牡何駢駢駕言適宛洛展禮世五宗唐封肇
光宅授簡賦梁園菁華映昭煥列樂陳歌鐘明
月照緹幕采筆馳縱橫逸氣秋旻薄良儔不獲
偕舒情安所托循念昔者歡怒焉傷離索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九

三十一

嵩印有仙室三華秀瑤艸循彼南陔情掇之後
天老迴轅軫南翔望塵一何渺行旆引江花吳
天白雲杳入門承歡顏榮名洵已早游子多苦
辛聊因偃幽抱修業在及時終然永相保
巖廊豈不戀湛思契冥筌却掃捐百慮歷覽該
羣言敷文妙華國凌厲躡馬遷駿功在鼎鉉調
燮資大賢刻意藉獨往靜惟緝化權歧予旅文
館慕類情彌懸勤役佇將歸天路期騰騫念子
沉心曲申報希瑤篇

七言古詩

恭題

成祖所御四馬歌

龍馬來翼 聖主鐵路蹄竹批耳蹠躩翔雲螭
天矯攫乳虎當年鄭村戰其疾驟如雨朝摩九
壘夜七營躡景逐電驚神行飛箭連錢貫鳬臆
血染龍花逝猶力歸來欽控青門外 天子明
堂坐北極五花雲錦吹東風蒲稍徒爲入漢宮
右題龍駒戰鄭村壩乘此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十

二十七

騰星精降天房御軒后乘飛黃 聖主旣膺籙
神馬如龍翔追風走滅沒顧影驚驕驤靈壁之
戰何雄武南奔百萬若委土 帝躍此馬摧中
堅權竒蹴踏湮長川良工貌出丹青中稜稜逸
氣猶呼風嗟乎汗馬功勞乃若此 聖子神孫
當念 祖

右題黃馬戰靈壁乘此

紫駟馬金絡月朝刷燕晡林越渥洼竒種古難
求生綃貌得千金骨紫駟呼青海風爲驅哀哉

小河戰十萬俱爲魚紫駟奔足歷浮雲翻竦身
企闔闔客與游天門於今馬飽閑戰伐披圖神
俊猶鬱勃吁嗟紫駟何不嘶入桃花去 天子
方競朽索馭

右題紫駟戰小河乘此

驛馬黃金勒照耀桃花色鳴鞭渡白溝天地走
霹靂飛兔一日騁千里今之此圖無乃是汗血
猶憐色骨竒龍媒尚憶趁趕起昔時畫馬曹將
軍拳毛寫出真絕倫穆滿當年歷西極空令八
駿留雄式豈如此馬乘飛龍躡躡長鳴磧壘空
白溝原頭白骨淒天陰鐵騎風雨嘶鬼火青青
血爲燭豈知此馬形容在麟閣

右題赤兔戰白溝河乘此

鳳臺吟送嚴道徹 赴舉

嚴仲子何翩翩朗行皎白玉高意凌紫烟汝本
青雲相君子一生羞自言統緒著書好在薄長
卿耽玄且欲窺李耳酒酣氣振吳市傍擊劍手
挽三石強風雲磊落開浩蕩側身天地何茫茫

竭來三十未成名蹉跎猶困一諸生南風五月
吹雪浪棹頭東去金陵城金陵城邊草色秋三
山亂落秦淮流秦淮美人何處所纖纖擢手凝
高樓玉宮仙桂十萬斛飄向高樓作香王采雲
遙見仙人來九關瞳瞳魚鑰開手把綠玉杖謁
帝遊蓬萊朝辭麒麟館暮宿鳳皇臺鳳皇臺上
秋風早千年鳳去餘音繞看君長嘯臨高臺雄
鳴一聲天地曉

汶水吟贈于進士子步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

三

美人家住汶水陰我往從之烟樹深入門孤興
發清藹披襟爽氣澄高林于公門楣古來少况
復青雲致身早建安詩句永和書紫芝眉宇秋
空香薦雄雖奏屬車篇報劉更抗陳情表歸來
到徑掩荆扉抱甕輶輶渾忘機中郎坐上曾倒
屣公子門前乍解駢錦瑟高張促絃柱繡幄低
垂小槐雨黃昏木末動青蘋主人一尊情未已
三十年來天下行客游無日不心驚風塵蹭蹬
盱白眼憐君獨炤何英英汶水流本清河水流

至濁人心不同若此水對君肝腸差可燭別有
荊卿一片心易水風寒空刺促

游雲龍山遇雨酬莫副使

山雲莽莽聞龍虎黃河倒天天吳舞帝遣河山
關九土神州蒼茫空一俯君不見昔時彭城置
酒會高祖楚兵西來決破釜睢水不流太公虜
又不見戲馬臺南走項羽大阜青青埋亞父虞
姬夜帳泣如雨千年王氣鬱膺膺芒碭龍成雲
不聚方花古礎剝幽廡蛾眉綠曼銷歌樓豪華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三

三

零落遙相主白石犖犖山色古須臾長風蕩秋
宇黑入太陰吼雷鼓豐隆砰訇列缺吐還如楚
漢當年爭戰苦使君綰符紆五組談笑風雲淨
樽俎荒城斗酒月當午田田桑麻盛環堵自從
洪河凌競奠神禹年來蕩潏成斥鹵壁馬日沉
輸內府使君籌前若策數一一河流掌中取坐
令歡聲開萬戶轉漕百萬榷樓櫓寶劍揚眉笑
一撫雄風瑟瑟西陵樹明堂天子四照普河山
永奠鎮神武

馬邑行送蔡侍御時鼎赴謫縣尉

朔雲橫天天欲低胡沙獵獵吹人衣漢家邊城
重馬邑年年虜騎窺山西飛書插羽奏明光鳴
鉦疊鼓開邊場逶迤關塞五千里烽火何處無
鐵槍自從永樂三犁穴世宗皇皇張六伐長纓
繫頸五單于闕下爭看走降節呼韓罷款携日
逐胡兒嬉騰飽梁肉授鉞將軍帳底眠乘城壯
士山頭哭山頭日日望征塵白草淒淒不見春
魏尚雲中誰首虜聶翁塞下無豪民邇來 聖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古

三〇七

主勤籌邊拊髀思得將帥賢蔡子封章叫閭闔
矛冠摩雲高觸天一朝 天子顏色改投荒直
向陰山壘昔時杼軸舒東南今見澄清傳瀚海
桑乾水合馬蹄脫夜半風鳴戈相撥捫鼻馳書
墨好磨不獨匈奴氣先奪送君白雲滿郊原擊
筑還傾燕市尊 聖明自是能容直鎖鑰須君
任北門

薊門行送鄒吏部爾瞻請告還吉水

薊門五月飛嚴霜浮雲翳日天無光城南柳絲

千萬縷一一爲綰離人腸離人鞍馬去紛紛徒

倚斜暉獨送君心隨揚子磯邊水路指滕王閣

上雲世人翻覆雲水情肝膽向人誰可傾憶昔

九關嚴虎豹與子抗疏下雷霆我投南服裹瘡

痍七年遠戍君羅施鋏骨丹心未消血鑠金衆

口還成箕賜環乍許游華省封章再忤忠逾耿

鳳凰臺前春草長鳳歌且學幽人屏我行白下

返郊丘連床夜雨同孤舟涕泣空懸賈生淚江

湖獨抱希文憂我賦歸與未遂初君從幕下起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五

三十七

徵書共道山濤能啟事繞朝拭目看公車由來
絳灌怒難逢當場優笑紛誰憑崇闌化筌玉爲
怒吞聲志士甘常窮慷慨逢人不易言悲來相
向獨相憐神武衣冠稱見早穆生城旦明幾先
羨君冥冥靜者心飄然高臥螺川陰少年不爲
窮章句清時豈合終山林男兒七尺萬古身莫
令白髮蹉跎新我亦名場澹蕩者拂衣且作同
調人章水東流入九江雙魚日下下潯陽明年
若到匡廬訊與子峰頭問向長

緩歌行送熊茂初僉事福寧兼柬吳宮諭

趙憲使二子

江水二月平江花三月滿春帆消息幾時還當
杯不惜離歌緩與君三十謁承明相看意氣山
可傾問奇何事非楊子凌雲有賦誇吾賦蛾眉
入宮誨羣妬鳳皇高飛鷄鶩聚江潭一斤餘十
年誰憐賈傅懷沙句風塵垂白未逢時歷落巖
嶇君亦苦去年新從蜀道回我亦返駕城西隈
爭言白壁非懷褐共道黃金且築臺白壁黃金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六

二九九

空自好涓人買駿何草草眼底紛紛魚目珍誰
人解辨連城寶和歌差作酒人泣酒酣氣振髮
倒立牙冠乍識臺端雄荷衣旋擬山中緝梨花
香月下長洲錢塘垂天水拍浮毘陵城南吳子
宅平生肝膽差可析西湖地主得趙君湖頭行
春騎若雲唾壺擊墮青天月千里相思坐超忽
都亭楊柳晝絲絲行人馬首斜陽遲舉鞭揮袂
忽不見龍劍延津會幾時

婁東逢吳子道作

柳絲三月壚頭長吳姬當壚壓酒香逢君婁東
解鸕鷀一醉累日傾肝腸海雲障天天茫茫起
舞四顧心徬徨烈士悲暮年不惜委道邊所嗟
青雲器宛轉溝壑捐古來悠悠皆若斯一沉一
浮會有時我歌獨漉詞進君金屈卮扁舟散髮
泛鴟夷何如富貴履危機送君此去姑蘇道靡
蕪綠滿芳洲草草長門逕不可尋巖畔從君苦
不早

太白樓對月酬高憲使蓋卿時余方乞休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七

三十五

昔聞李青蓮玩世稱謫仙徂徠山南濟水北竹
溪遺跡今茫然我方濟北登高樓齊州九點青
悠悠掉頭不見孔巢父當壚猶憶董糟丘知章
不語太白笑屋梁落月丹青幽層城沉沉嚴夜
柝疎簾杳杳披明河明河流雲迴倒影西風入
幕生微波待乘黃鶴去試聽青天歌青天有月
萬古新綺羅偏照豪家春璇題綉柱三千帳輦
玉輿金十二輪共矜富貴常如此長繩繫日銷
不死那知塵海變須臾繁華一旦成覆水自從

有樓月不改古人今人相伏倚長安依舊月紛
紛還是清光不照君何處吹笙追子晉千年怨
骨泣靈均帝閭不可叫肝膽誰向傾人間萬事
填塞安足數惟有飲者全其名洛陽才子外臺
端文章昔日同詞垣竭來東魯相逢劇十日高
陽興未闌樓頭月上人先醉樓外霜飛月欲殘
霜寒月白夜亭亭門前鞍馬如流星藉君一發
沉冥至明日孤帆下洞庭

南池歌東高憲使

松石齋集

卷之一

本

三十九

芳月南池宴開尊曲水有涼風當戶至吹暗藕
絲香青軒樹轉月滿床零零白露霑衣裳故人
相向語今夕冰盤膾鯉銀罌漿瀾瀾城南秋水
長蓮花荇葉交橫塘夜半迴舟隨綠渚儂家江
南樂未央江南信自樂濟北遥相望張華已沒
雷煥死何人解辨豐城光吳絲蜀桐聲未歇漸
看海日生精芒男兒放意且飲酒毋爲老大徒
悲傷

春雲篇寄贈余少府明浚

春雲翳翳垂日脚婁江東頭夜潮落疊鼓鳴橈
水上郎牙檣十萬圍朱幕茂陵野老識者稀短
蓬孤坐親牛衣但聞江干車馬填不聞人覓孝
廉船海內乃有汝南公超然心與靜者同謂予
澤畔高偃蹇入門一笑披心曾下里驚聞段干
式拂衣敢據侯嬴席高山流水子期心千載知
音共相惜羸軀幸且弛漁釣青眼何人俯餘照
余公意氣山可移反唇不作時相稽片言昵昵
成莫逆使我長笑信雙眉明月啣來可報恩如

松石齋集

卷之一

元

三〇九

何魚目仍緇塵君不見蕭朱徒言結綬寵膠漆
終輸雷與陳古人結交結在心不然白髮當如
新雙旌南去擁春雲三月桃花吹作雨雨落在
地雲上天別意能無歎離阻

題楊尚書畫竹送方生還揚州方時將卜

居白下

修竹楚江濱倩蔥含翠氛東風動地桃李妍何
如瀟灑淇園君方生飄然靜者顏尚書貌與青
琅玕不將高節污塵土祇抱貞心共歲寒君今

三月下揚州暮雨瀟瀟江上樓若到金陵訪鳳臺應知竹實鳳皇來

昔時行贈王超宗

紅顏昨始媚青鏡今忽凋歲月若俯仰奈何輕
良宵我見王先生玉立頽然標風流千古高俠
骨落筆雲霞何鬱勃金堤月滿醉娼家寶馬塵
清馳帝闕昔年舅氏稱英雄與君意氣矜相同
北堂夜夜歌簾月南陌朝朝舞袖風歌簾舞袖
歡未移年來七十遂忘機許身猶作高陽侶青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二十九

丹泉詩

候月安鼎鑪丹光掩明月鋤雲石竇開濺濺梳
石髮洗藥春深帶落花縈紆細艸亂晴沙何處
羽人騎白鹿同爾吹簫醉紫霞

王太宗伯示所居四景圖命各作雜體詩
詠之輒賦四首

綠沉青鏤斑雉翎截玉新封重管城何如海上
一峰立含烟吐霧開南溟東亭莫道夢如椽文
筆王家世象賢尚書擲管振南服茫茫元氣相
鈎連峰頭日日烟霞起黛墨掃天天可補須臾
觸石寸雲生一洒商霖遍天宇

右文筆晴烟

君不見石隴山頭馬鞍石凌空歷亂五花色海
水直侵扶桑宮秦鞭驅之飲海東真人憑鞍顧
眄間須臾汗血傾天開天閑雲錦十萬羣金羈
玉勒光紛紛請看昭王臺駿骨成塵埃海嶠一
石空羣材如今天馬不自西北來

右石隴馬鞍

金鷄天上啼春山曉來白六龍啣燭飛閭闔千
門開明堂坐天子盈朝警絳幘風雨淒淒不下
埭心隨黃鵠遊天池雄鳴一聲振毛羽丹穴歲
幾安足數但令四海致昇平聞鷄勸君莫起舞

右金鷄春曉

渟渟碧水炎洲西溪橋東去纖林低蒼烟萬頃
平玻璃神州南望九點齊學士高齋天半棲珠
簾萬疊春波迷閒來杖策遵平蕪紅桃綠柳鶯
亂啼朝雲南浦飛暮月西樓孤朝朝暮暮自霏
微空今魏闕縣江湖丈夫得意懷良圖何能一
經守舊區

右溪橋碧水

送董山人遊西岳

松石齋集

卷之一

五

風馭去冷然函關路幾千漁陽三月暮芳草暗
秦川秦川漫漫烟樹阻太華三峰高玉女醉拂
蓮花頂石眠狂携謝眺驚人語羨君冥冥五岳
心金門莫笑空浮沉扁舟他日江南去與爾相
期學向禽

松石齋集卷之二目錄

五言排律詩

便殿奏事 上念跪久降座以手引起

又蒙 天語嘉歎久之紀事

郊壇扈 駕賜觀齋宮温室又賜金椰

瓢銀入寶紀恩

奉贈肖父張大司馬

壽徐上相二十四韵

少林寺

松石齋集

目錄二

一詩

一、六十

贈石少司馬

贈南海曾士鑑二十四韵兼呈趙少宰

李榕曹啓鑑荷亭新成有作

送秀上人自真州將至峨眉

五言律詩

題雲棲寺

輟轅嶺北望

贈崔道人清言

陽臺宮作是司馬子微成道處

秋日借韓存良吳子道二太史游西苑

枉詩見投奉和得十首

華嚴寺

晚渡衛河

送傅大理之南都

奉使出都宿潞河寄別故知二首

奉和張學士洪陽先生閒雲館詩八首

送蕭給諫使封琉球

送陳錫玄文學之南雍

松石齋集

目錄二

二詩

二、五十

潞河留別張以孚張時左補闕

平原留別曹戶部

送寬上人

林居

阻雨大河宿塵上人禪院

焦隱士祠

早發寧陽

晚過碧雲寺

訓尉氏令

玄谷寺題贈方乘老僧

謁夷齊廟

會亭驛阻雨

天津逢沈太守

早涉伊川南歸

送潘去華理郡温州

送劉應楠理郡永昌

送司宇和尚游五臺

丘齊之吾無全成奉和四首

松石齋集

目錄二

三詩

下世一

賦得露零仙掌

玉泉寺觀魚

三竺

送劉生還天長時予將赴闕

贈醫尤生

毘陵道中家弟餞別

登江天閣同送別諸友

仰雲詩

半塘寺訪圓上人

此葉科圖配補

香山寺

金山寺

華嚴寺

嵩山謁二程先生祠志感

宿悅上人禪房

流憩亭小憩借趙太史

流憩亭望見西湖

來青軒臺省諸公小憩

贈美人吳絲裙

松石齋集

目錄一

四詩

七十三

既登岱夜集郭外訓唐僉臬二首

松石齋集卷之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五言排律詩

便殿奏事

上念跪久降座以手引起又蒙 天語嘉歎久
之紀事一首

謁帝金華近承顏玉陛隆康哉希舜詠咨汝企
堯衷曲踞明臣禮垂援俯 聖躬負依 天語
切引袖御香通虎拜文磚肅龍趨黼座雄褒嘉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一 二、五十六

榮 帝命吁咈荷皇風宣室恩稱異平臺禮獨
崇元良非一德端揆謬三公何以訐謨協能諧
熙載忠唐虞身幸際周召積無同翊亮資明運
憂危佐 聖冲所希常道泰千載慶遭逢

郊壇扈 駕 賜觀齋宮温室 賜金椰

歌銀八寶紀 恩

聖主肅郊祁天行日馭移旌旄元隊合冠劍上
公隨法駕叨倍列靈壇屬仰窺何如宣室召得
與閤官儀殊錫珍金錯承恩麗玉墀鏤文光賈

鼎寶氣耀懸燕位直台衡重榮沾雨露私誓將
精白志歲歲格 皇祇

奉贈肖甫張大司馬

聖世篤元臣千年瑞檢新降精元自蜀爲翰寔
生申名美回奇早才稱董賈倫河陽花作縣粉
署玉爲人體國心先著匡時策屢陳安危皆報
主文武摠調鈞四佩登場印三垂淨虜塵昔時
南服靜今見北夷馴息望歸黃閣疇咨眷紫宸
中樞喉舌冠端揆股肱鄰貝帶榮領玉雲袍寵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二 三〇四

錫麟百僚師肅穆九命益逡巡衛武多憂日營
平未老身果懷經世術不愧濟時屯海內知司
馬行間戀冠恂含哺如下士開閣豈平津魚水
超千載旂常炤萬春所希光史籍今古仰嶙峋
壽徐相公二十四韻

聖曆光熙洽星精降甫申將維一代運故眷百
年身德以匡時重功因濟世神鵲鸞高譽望魚
水契君臣惟昔中興盛毘茲下際仁 先皇咨
密勿末命寄嘖呻景曜扶重起洪鈞力轉新萬

機康改革九命益浚巡廣學惟論道開誠在後
人於今寧海宇猶是藉陶甄平格天宜壽華夷
誦並臻東山思謝傳四海望平津瑞靄紛成綺
卿雲鬱若輪山川標氣色日月隱嶙峋桂樹竊
三鳳蘭堦繞八荀留侯元不老鄴相果殊倫異
數昭 皇寵溫綸出紫宸天衣五采麗法酒上
方珍 存問趨羣吏賡歌協衆賓師賢間往括
褒德及茲辰下士勤推轂非才濫吐茵銜恩慙
咏藻紀壽頌真椿玄圃仙花艷瑤池碧醴醇武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二八五

少林寺

靈岳天中表香臺象外樓客行青嶂裏寺與白
雲齊寶笈深龍藏金繩度鳥梯慧燈承日朗聖
草傍堦淒王舍留中震耆闍去竺西虹幡初地
繞鳳剎化城低巖鵠窺禪下天鷄望曉啼慈雲
彌法界定水見真倪五葉開仍秀三花采欲迷
願乘清淨力常得駐招提

贈石少司馬

司馬盛才名中樞佐上卿風雲酬國士文武濟
時英直諫危青瑣孤臣意屢驚雄謀占赤羽報
主膽逾傾郡國胡威譽朝廷汲黯聲露恩深
瘠眷風采儼孤貞罔牧稱淵塞臺綱善肅清諸
艱方納麓歷試會持衡短語堪施餌長心尚請
纓勛將彝鼎列政格泰堦平壽紀初開靈源欲
降精微才承渥惠虛忝問窮生道以升沉合恩
從顧盼榮江湖收涕淚廊廟叶歌賡佇待銘功
日康哉咏 聖明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四

三十二

贈答南海曾士鑑二十四韻兼呈趙少宰

誰謂棲遲者歸來復國楨本超湖海性盛鬱古
今情詞采凌南國才華絕二京上林空荐賦入
洛祗虛名寂莫憐楊子天人負董生初衣鮮薛
荔載筆潤瑤瓊豈念辭秦泣還尋訪戴盟舊京
旋白社嘉客欸春卿曾時客趙少宰所漫滅懷中刺沉
冥匣裏萍聊懽投轄賞暫緩越吟聲妙酒時參
聖玄言足醒醒秦淮虛夜月燕趙幾經行自管
登臺勝于今有鳳鳴物情多慘澹古道在堅貞

綿薄官成拙風期思獨縈贈言披藻詠投分托
蘭衡濟世無舟楫匡時必宰衡遺弓應不恨抱
壺欲辭榮寥廓終翔鵠翻飛可掣鯨五噫予自
適十上子非輕日麗珍珠市春回碧玉城嶺應
付信江柳待含英何以敦岐路淒然步檐楹因
君夢鈴索離思咏南征

李權曹啓鑑荷亭新成有作

傲吏盛才名開亭傍錦城地幽人境別心達俗
塵輕荷氣當軒度蓮香逐酒行岸花交雜樹汀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五 二六十四
柳亂流鶯徂者羣芳秀含風夕景明水雲寬汎
灩鷗鷺狎澄泓上客邀呼酒臨池賦濯纓誰言
塵市裏亦自有蓬瀛

秀上人自真州將至峨嵋

杖錫去翩翩峨眉到幾年故山雙封下半偈一
燈傳昨日揚州信秋期漢口船禪心本不住真
境故無邊月古湘江湛雲深蜀道縣清機隨鉢
履寒梵足松泉待得同棲息皈依共法筵

五言律詩

題雲棲寺

精舍雲陽好莓苔一逕蕪綠陰巖際合黃鳥谷
中呼投足聊停策行吟且據梧亦知塵外意驅
馬復征途

輟輟嶺北望

迢遞輟輟道山盤路幾重川明分洛水樹靄見
嵩峯車輟餘周漢民風識邶鄘龍門烟霧裏極
目是秦雍

贈道人崔清言

吾愛清言子癯然土木姿朝餐供石蕨夜嘯對
山魑一壑心常住孤雲意與遲待尋南岳去訪
我碧江湄

陽臺宮作是司馬子微成道處

天隱巢居處連峯入奧區白雲辭帝闕青鳥會
仙都月冷猿聲斷松虛鶴影孤此中消燕坐何
必問蓬壺

秋日偕韓存良吳子道二太史游西苑枉

詩見投奉和得十首

方駕游何許晨趨紫禁遲遙原浮雜島遠水漾
輕颺宮闕超皇覽江湖有釣絲帝京誰盛藻謝
眺有新詩

直省金華接陪遊御苑同臺虛臨太液道復繞
離宮寶帳三千所珠簾十二重何勞問玄圃身
擬駕飛鴻

昭和南合殿苑南有殿天際隱樓臺龍軸分巖出

鯨池對壑開樹銷金掌露塵歛玉堦苔輦路經
行處猶傳歌舞回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七 二五十三

岩堯紫光閣藹藹却雲烟玉牒千尋起璇題百
尺縣淒清鄰上界縹緲御羣仙 先帝遺弓在
龍髯杳日邊

白水瑤屏麗芙蓉萬頃紅金鰲吹作雨玉螭矯
成虹花氣通翔鳳林光淨射熊鴛鴦亭上望雲
霧阻南宮

銅龍初盡漏綺騎結晨游左掖窺天近南臺見
月留披襟連紫禁歸夢起滄洲帝里偏承賞寧
悲宋玉秋

紫府臨丹地金壇駐五雷中有五雷殿受符芝蓋下
傳訣羽衣來明月千門閉飛雲五色裁徒聞歌
太乙誰得儼仙才

先皇勤稼穡內苑落西成玉峽喧雲碓蘭場駐
火耕如逢天樂下將逐海槎行今日歌無逸千
秋仰

聖明

芬芳禁林晚天宇隱霏霏翠幌偏臨戶金屏別
掩屏御溝分鴈苑仙榭出魚磯文史陪游地行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八 三十一

歌咏帝輝

清切聯三益趨陪托二賢秋雲低苑柳寒露咽
宮蟬仙侶彤樓集瑤文彩筆傳今朝盛游宴何
處與鈞天

朔日早朝

九秋傳朔氣萬國擁宸旒寶幄祥雲繞珠旒
瑞露浮衣冠周禮樂拜舞漢王侯願效呼嵩祝
堯天化日俾

晚渡衛河

不識澶淵路今窮渭水源
野花低歷岍汀樹遠
連村馬飲春流急人歸夕渡喧
客行殊未已明月逐征軒

送傅大理之南都

獨持一尊酒相送白門人
窮海十年成孤臣萬死身
寸心猶許壯華髮未悲新
明日燕郊路征車渺後塵

奉使出都宿潞河寄別故知

擁節下彤闈分携限夕暉
林開迴騎影花靄宿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九

三

巖扉路水清添漲燕條綠
抱肥回看暮雲盡心折故交稀

奉和張學士洪陽先生閑雲館詩八首

獨好林中隱閒雲孤館多
道心澄索莫生事澹蹉跎
檻外匡山合城邊章水過
一丘雄自擅塵世幾勞歌

非關卑宦薄祗是惜時窮
湖海歸人老烟波隔夢中
看心孤月滿對影萬緣空
贏得柴門下蕭然太古風

高館閒無人清虛見太真
持將鑿坏意坐隱據梧身
閒逐風花戲孤邀海月親
迷津如有悟端不恨長貧

先生高卧處五畝足幽居
日夕西山氣何如挂笏時
白沙留野竹青靄斷寒漪
風景前林好無妨倒接離

吾廬真自愛無事應今朝
日月跳丸甚江湖戀關遙
憂時成鹿馬任達適鷦鷯
倘憫蒼生望弓旌好自招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十

三

迢遞衙門下白雲當戶行
人皆憐驚序吾自宿鷗盟
曉月清江渚浮雲遲花城
一龕相對處天竺古先生

朝市厭喧喧紅塵隔故園
羣星低草墅疎雨曠江村
不媿東山卧常傾北海樽
寸心持未斷祇是報君恩

一榻結幽心窓閒水竹深
人間難白地世路只黃金
伏策希巢許遵塗逐向禽
漆園無傲吏古道竟誰尋

送蕭給事使封琉球

萬里故人別滄波杳莫期檣鳥迎日舞水豹避風移玉帛通羣貢輶軒賁遠夷扶桑到應近爲爾挂弓時

送陳錫玄文學之南雍

裘馬金陵去翩翩入洛才摠緣悲窳逐重念爾蒿萊早路侵星赴園橋應月開國工堪辨玉披謁不須哀

潞河留別張以孚張時左遷待補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二

二

相見復相別潞河春水深孤臣一掬淚去國兩鄉心古岸留水氣寒沙宿夕陰不堪頻北望離思日駸尋

平原留別曹戶部

故人齊地主相送及河干不分枯骸屬猶承握手歡輕烟春柳弱新火曉厨寒未必酬知已休彈貢禹冠

送寬上人

傳經雙樹下一錫老空林以我初禪意依公獨

覺心坐聞清梵發行處白雲深想到千峰裏烟霞不可尋

林居

自得端居趣深林獨掩扉片雲驕樹色一雨澹湖暉寂寞玄知是文章老覺非唯應狎鷗鳥與我對忘機

阻雨大河宿塵上人禪院

維舟問野寺風雨入門深一榻禪中意孤峰江上心久喧非馬辨暫據槁梧吟向夕聞經罷松窓半月陰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三

焦隱士祠

佛土朝暉淨幽亭野氣深秋風吹一葉彷彿聽鳴琴不以黃虞聖誰操箕穎心蒲輪徒漢使空谷有遺音

早發寧陽

麗日融嚴序行車媚旅客路隨寒厲盡山合野雲重古寺掩殘月開門初曉鐘平生慕真侶於此企仙踪

晚過碧雲寺

初地何年寺金銀漏法輪
林香搖積雪花雨泥
輕塵息影消羣慮觀生幻
一身夜深孤籟發天
末動青蘋

謝尉氏令

赤縣神明宰相逢古尉城暮雲千里色孤月片
時情幾處桑麻地新添雨露聲同歡雖可戀其
奈迫王程

玄谷寺題贈方乘老僧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圭

三十五

杖策憩東林縈紆澗壑深幽崖泉自落峻嶺日
長陰貝葉翻僧律蓮花淨梵音乘公趺坐處草
色映堦侵

謁夷齊廟

虛廟遺孤竹當年憶採薇君臣倫不廢湯武事
猶非衰世黃虞沒空山虎豹威酌泉心可勵徒
此挹清輝

會亭驛阻雨

積雨晝陰陰蟬聲灌木深
奔縞當日事握節壯

游心孤吹月中細一燈風後沉
羈情何所寄留
滯托微吟

天津逢沈太守

乘海有高士杜門來故人黃金辭出守白髮慰
慈親遠岫烟中景平沙雪後春
自行樂地修
竹一間身

早涉伊川南歸

方舟伊水上遠渚洛城東
予亦栖遲者滄洲意
不窮薄游非郢客歸去是梁鴻
畢竟衡門下心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古

三十三

期誰與同

送潘去華理郡溫州

幾年洙泗客結綬欲東游
去路燕雲晚休衙越
樹秋才高潘岳賦興入謝公樓
遙想郡齋裏應
多畫諾籌

送劉應楠郡理之永昌

萬里盤江道三秋擁傳過
身趨雙節近山出六
涼多到日驚西土頻年苦荷戈
曾聞郡齋暇五
稔幾徵歌

送刁宇和尚游五臺

東林初悟道禮佛到清涼去有巡臺侶來休幾
日糧錫留吳地杳山入晉雲長月色中峰夜應
憐舊講堂

丘齊之吾兼參成奉和四首

開亭當粉署庭對對蕭森地以閒曹遠情因往
哲深宮雲移旭日苑柳遍鳴禽獨抱幽人思千
秋懷古心

爲郎聊復耳隱几故超然二子風流在遺文獨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五

三十四

可憐人疑雲上逸事愜草中玄振爾瑤華色相
輝寔後先

尚憶空同子猶憐少谷才文章窺董賈詞賦列

鄒枚昔是經行地今成往事哀何人燕市裏鞭

弭爲君開

美爾文園客青雲起大名人今稱二妙吾欲並

三生跡遠心逾勝官閒詩更清市朝容吏隱應

不獻承明

賦得露零仙掌

靈液夜霏霏金盤曉未晞承雲濡玉潤委月汎
珠暉仙掌雙莖擢神膏五色飛蓼蕭歌帝澤長
得奉宵衣

玉泉寺觀魚

路轉千峯仄藤迴一逕深泉聲咽危石鳥語靜
高林自識非魚樂緣除害馬心塵纓那可濯于
此遂招尋

三笠

三寺連天竺鐘聲杳上方雲搖幢影度石老徑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六

三十七

痕荒歷寂窺諸相板援撫衆芳筍輦行欲暮烟
月照蒼蒼

贈醫尤生

賣藥長安市人言是伯休得錢即沽酒無月不
登樓玉篋丹經秘金膏寶鼎流千秋醫肆內誰
副賈生求

送劉生還天長時予將赴闕

少年輕作別老大重爲歡念子河關遠嗟予行
役難山臨瓜步盡潮落廣陵寒莫問南來雁三

秋獨爾看

毘陵道中家弟餞別

簫鼓夜闌闌星河近接天相看去留意共盡酒杯前鴻雁歸霜白年華促鬢玄池塘何日夢秋冷不成眠

登江天閣同送別諸友

江天鬱渺渺飛閣倚層阿萬里流不極寸心將奈何雲光浮白馬山氣疊青螺明日眞州別驪駒莫浪歌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七

仰雲詩

林臥寡所營悠悠澹世情孤雲本無迹吾意亦何縈夾日龍文動垂天鳳彩明滄洲堪極目千里暮山中

半塘寺訪圓上人

不遠西林舍蕭然出市塵龍函虛海藏寶鐸振風輪欲辨空同相應憐幻是身因公棲息處從此會迷津

香山寺

一踏香爐石王城遂渺然古松斜遶徑秀嶺半藏天此地非靈境何方有淨緣林端清磬杳真氣識初禪

金山寺

相將下翠微乘興款禪扉巢燕窺人語巖花點客衣梵音聞處處境想入非非予亦甘栖隱何年白社歸

華嚴寺

谷寺俯湖濱堯花開錦雲客來孤磬發僧定淨

松石齋集

卷之二

六

香聞積蘚侵碑字虛函散貝文一乘微妙理驅馬厭紛紛

嵩山謁二程先生祠志感

雲下嵩陽院丹青式二賢名從濂洛重道爲孔顏傳世故今如此古人誠渺然千秋嚴俎豆祇誦在遺編

宿悅上人禪房

一榻下禪林偏怡靜者心高齋今夜月獨臥碧雲岑澗水侵階合松蘿入戶陰人天栖宴寂吾

欲遂抽簪

流杯亭小憩偕趙太史

有來梁苑客同被洛川流柳葉金溝暗桃花玉
洞浮幾人休沐暇得與永和游坐惜烟霞暝風
塵物外收

流憩亭望見西湖

架嶺沈淪天幽墟生紫烟窗御鵲觀月岩寫鹿
門泉目盡天南雁心歸湖上船風塵那可望真
媿小山篇

松石齋集

卷之二

九

來青軒臺省諸公小憩

高閣倚青冥羣公擬聚星春風吹草色萬里入
虛亭芝蓋迎烟合山雲傷檻停飛鴻跡可慕心
目杳然醒

贈美人吳絲裙

欲解絲成積慙慙薦下裳同心曾約帶交股合
生香影逐湘波豔嬌同洛水妝何如羅襪裏日
得比容光

既登岱夜集郭外詠唐僉臬二首

尋山初稅駕卜夜此開尊氣挾霜臺烈顏飛黍
谷溫嚴更催候火暝色合孤村共洽林塘興相
將下石門

公府日休暇主人偕旅游雲當三觀出月飭五
松清岐路有同調風烟憐素秋津亭莫相問離
思迥滄洲

松石齋集卷之二

松石齋集

卷之二

手

九十七

松石齋集卷之三目錄

七言律詩一

恭題 皇上所御画扇二首

詠鵲鵲葵蘭二花

詠白燕梨杏二花

恭謁 長陵

陪祀 昭陵紀事有作

平古田奏定

宿 昭陵齋房呈溟南趙館丈

松石齋集

目錄三

一

丁七

昌平道中望天壽山作

鷄鳴寺逢舊居停主僧作

送徐秀才暫還丹徒省母

至日齋居奉和王大宗伯韵二首

雪中艾鴻臚見過話舊作

送趙少宰汝邁北轉仍兼學士二首

送王侍御勉仁擢憲副廣左

長至日齋居暑中聽演太常諸樂和王

大宗伯韵

來崔詩 有序

送艾純父擢太僕暫平江

送趙文明學憲之任河南 有叙

秋盡喜熊參軍茂初至二首

題徐州張水部迴瀾亭

元宵夜徐伯繼吳子道丁右武鄒爾瞻

同集小樓作時予移疾請告方有還

山之興

范侍御言事落職時予以病請假賦此

松石齋集

目錄三

三

丁八

申送

大司馬銅梁張公奏捷薊鎮加 恩官

保投贈

滄洲許使君夜讌南川樓

濟上逢曹太守之京口曹先爲侍御嘗

因薦予坐忤出守

天津王使君汎舟長河言別

病起

送太僕卿沈純父南還攜李二首

正月八日客有遺予梅花者因談丁右

武往事愴然賦此時丁方在滁陽

送沈工部少卿予告還吳

送江南仲山人還歙縣

黃家渡阻風

酬大總督劉公

舟中即事

夜泊梁店見月

青原關別易戶部

松石齋集

目錄三

三

頁十

送朱太史封衡藩便道還越

送李翰林冊封蜀府

送劉太史封秦府

送劉翰檢冊封靖江王府暫還番禺

送史戶曹督餉江西

送童撫戎督運事竣暫還京口

送丘齊之出守潮州

聖駕入自南郊受朝 皇極殿紀事

送徐伯繼謫太平知事

送王侍御視鹺兩淮

除夕寫懷

玄墓山和申相公韵

宿遷道中寄懷管北部

送熊茂初再調江西闢幕二首

送余山人還吳便道將登太山

周元孚過訪話舊作

別周元孚作周時被謫歸楚

贈北溪吳翁

松石齋集

目錄三

四

頁十

送吳侍御滿告還臺

吳氏園作

吳子道席間示感懷作次答二首

寄唐禮部玄卿

登境山作

雨後聞鶯

雨霽由萬松嶺玉月岩少憩

壽閒溪黃翁七十

松石齋集卷之三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謨

七言律詩一

恭題

皇上所御畫扇二首

花鳥芳菲禁苑中
畫圖省識見春風
香飄蘭氣千莖碧
日麗葵心萬朵紅
當暑移來看皎潔
自天題處轉青蔥
鵲鴒原上休相急
已荷 皇仁 祝網同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右詠鵲鴒葵蘭二花

春城駘蕩日初長
白燕雙飛度苑牆
千樹曉霞迷杏艷
一簾晴雪泛梨花
迴風舞共花爲雨
帶月看來羽作裳
莫向昭陽營舊壘
君王原薄漢宮粧

右詠白燕梨杏二花

陪祀昭陵紀事有作

瑤壇晴雪淨春空
劍佩聲沉苑路東
霜露每勤憂聖主
貂璫無復肅齋宮
通原燎火分宵白

拂樹霓旌映曉紅
寂寞翠華誰望幸
惟餘金粟鳥呼風

恭謁 長陵

天險居庸壯帝京
文皇曾此駐鑾旌
雲生碣石圍龍障
河起桑乾繞鳳城
欵塞幸無南牧馬
留屯可解北門兵
橋山弓劍千年在
終古常瞻王氣明

平古田奏捷館選第一

皇威赫赫耀天兵
南指樓船百粵平
萬里蠻烟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二

開象郡三秋海色淨
羊城廟謨自協周
宣曆嶺徼誰傳漢武名
聖澤於今沾異域
凱歌直欲繼堯賡

宿昭陵齋房呈溟南趙館丈

先皇原廟俯層陰
肅穆祠官奉御心
月露夜零千嶂曉
風泉寒咽九龍吟
空傳遺帙留園寢
猶想鳴珂直禁林
繡草宣臺何日事
侍臣唯有淚沾襟

昌平道中望天壽山作

鬱葱佳氣滿燕山望裏諸陵紫翠間玉闕南陵
雄漢寢金墉北拱固秦關千峰馬首懸如曳九
廟龍髯邈可攀一自宮車承輦路至今流水鎖
潺湲

鷄鳴寺逢舊居停主僧作

廿年曾憶此經行月落香巖夜更清半偈不留
題壁恨一燈猶向舊龕明雲深竹色迷蕪磴花
覆春陰傍苑城自是塵勞久羈役可容相對說
無生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三

三

送徐秀才暫還丹徒省母

憶得傳經共降帷諸生此日獨相依孤帆乍隔
三山兩慈母還將九月衣浦口潮聲行處合江
門柳色望中稀陳蕃正解南州榻可道停雲黯
不飛

至日齋居奉和王大宗伯韻二首

展禮明靈肅譽髦望中雲物轉東臬齋心露禱
同三事卜夜星文聚六曹風細銅鳥宮漏永月
明鳩鵲禁城高遙知宣室祈年意宵旰應勤

聖主勞

粉署香沉紫閣烟齋居午夜欲忘眠青郊尚憶
陪瑯輦白雪仍聞倡木天向曉觚稜迎日麗辭
寒梅柳映風妍登臺更切蒼生念榻管祁書大
有年

雪中艾鴻臚見過話舊作

高館風威挾雪寒夜深相對酒容寬十年別爾
逢傾倒四海何人有肺肝闕下生還身似夢關
西戍老淚堪彈梅花幾樹南枝好幸得清閒寄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四

五

此官

送趙少宰汝邁北轉仍兼學士二首

舊京曾插侍中貂歲晚徵書下紫霄步履星辰
聯八座文章山斗重三朝花明玉署春初曉路
入官河柳正嬌到日鑾坡應召對鹽梅何計慰
均調

明光奏賦第三人曾向羅浮試采真南國再逢
新詔命北扉重入舊詞臣石頭歌散憐同調浦
口帆移送早春朝有老成宗社福可令霖雨負

經綸

送黃侍御勉仁擢憲副廣左

西臺執法幸彈冠直道能容世所難囊裏諫書
猶未展嶺南除目已先看離筵雪色鍾山杳別
路驪歌玉樹殘解道平津開閣處如君若箇在
朝端

長至齋居署中聽演太常諸樂和王大宗

伯韻

漢家祈祀重汾陰南省端居法宇深金石盡諸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三

韶濩律公卿虛忝肅離心如聞仙馭空山杳猶
想鈞天舊日音宸極此時多氣象周廬千騎午
森森

來鶴詩

有序

南省中舊有雙鶴忽失其偶余與大宗
伯王公當夏至齋居日方演太常樂舞
乃有一鶴橫空而墜雌雄應和比翼軒
階昔人有鼓音而二八並集感孝而一
雙來下方之斯美未若其諧合之奇也

王公枉詩見遺輒和元韻奉報此篇用

致祝望之意云爾

南宮松檜偃離奇獨鶴翩然憇所思解識月中
孤影恨來從舞後兩堦儀稻梁謀愧虞羅遠江
海情懸刷羽遲爲報春卿消息至驚飛那敢並
心期

送艾純甫擢太僕暫還平江

一疏曾同九死餘青山無恙又離居洛中諸貴
紛投石輦上何人更引裾尊酒再傾燕市筑絨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六

三

書重覓武昌魚未應數馬堪消日托諷知君薦
子虛

送學憲趙文明之任河南

有序

往丁丑之冬余與子道吳兄伏闕言事
被杖落職幾死者數矣文明時以侍御
按部江西具疏申採疏且投而會有阻
之者不果上其事頗洩當事者甚銜之
文明意不自得乃移疾請告竟用忤旨
當左遷杜門林居不出逾四年歲癸未

春文明起家由衛輝理官入爲職方郎
而余與子道從田中召復還侍從再會
都門黯若夢晤未閱月而文明有督學
中州之命復當言別慨聚首之無幾惜
妄言之寡契爰申別詩暢我離緒云爾
追隨曾是舊詞垣冠蓋中州爾獨尊齊魯橫經
原絳帳鄒枚授簡故梁園驚心往事看投石抗
疏何人擬叩 聞遙想牽帷嵩少裏西風秋色
滿行軒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三

秋盡喜熊參軍茂初至二首

十年顛顛嘆離居吳蜀相望萬里餘爾去幕中
猶作吏予從几上幾爲魚微官邴曼還除目頌
酒劉伶莫荷鋤落落乾坤誰獨醒可能青眼對
君虛

其二

聞道驅車自捷爲入門容髻笑支離秋雲摠識
時人意夜雨重來故榻思衰散游燕緇欲化文
傳喻蜀檄仍奇開尊莫負西山色岐路逢君更

幾時

題徐州張水部迴瀾亭

仙吏風流畫省過平臺秋色淨無波窺人月借
瀟湘近拂檻雲生嶽麓多共道梯航連上國徒
聞壁馬日沉河只今誰障狂瀾力獨立中流奈
爾何

元宵夜徐伯繼吳子道丁右武鄒爾瞻同
集小樓作時余移疾請告方有還山之
興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八

三

春衣初典鸛鷀裘海內談宗此一樓燈彩焰分
雙闕麗月華星傍九衢流鄴中詞賦徵高會洛
下冠裳屬舊游總道風光饒帝里吏情終不似
滄洲

莫怪相過駐馬頻爲憐佳景動芳辰高齋尊酒
同今夕諸子才名托後塵燈火千門良夜永鶯
花九陌故園新宵衣想到宸遊處玉燭應調萬
國春

范侍御言事落職時余以病請假賦此申

送

病裏愁多髻易華聞君南謫轉堪嗟春風不下
窮途淚夜雨依然處士家文帝豈能忘側席賈
生終合召長沙自憐潦倒耽微祿徙倚斜陽聽
晚鴉

大司馬銅梁張公奏捷薊鎮加恩官保投

贈

紫泥初下冊元功兼秩恩歸上相崇樽俎自堪
羈老上烽烟那得照回中冰橫曉渡胡兵遁陣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九

繞陰山獵騎雄慚愧書生徒橐筆祇從江漢咏
車攻

滄洲許使君夜譙南川樓

樹裏行廚簇晚烟南樓晴色泛長川共嗟分手

紅亭日猶憶披襟白社年汲黯慙能嘲布被桓

寬論豈析緡錢

使君嘗以書諫歛相并
遺余鹽法條弊一卷

夜深漁

火沙頭滅涼月紛紛滿去船

濟上逢曹太守之京口曹先爲侍御嘗因

薦余坐忤出守

當年詞賦重西京驄馬行呼肅帝城烏去柏臺
霜少色潮傾鐵甕夜消聲雲迷北關心將往吟
斷南冠眼乍明誰道陸機成薦後白駒空是繫
時名

天津王使君泛舟長河言別

使君雙節建東瀛刁斗千林夜不鳴秋水浮槎
天欲近中流清嘯月初明帝鄉只隔烟波望歧
路偏深戀別情最是征輪重江左何緣一借冠
恂行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十一

病起

隱几蕭條病後身西風忽報授衣頻青雲開閣
仍披褐白石行歌自採薪書劍幾回傷獨往鱗
鴻依舊候三春五湖何日扁舟去不向江東憶
紫尊

送太僕卿沈純甫南還攜李二首

飄零去國淚重流逐客相携愁未休九死回天
危抗疏七年窮海戍高州尊鱸正足湖南隱鴻
鴈初驚塞北愁莫更沾襟念歧路滄江不遠舊

同游

潞水秋風客思饒中流擊楫候歸潮青山好在
心猶壯白髮看多意轉凋不道當年還瘴癘却
憐今日老漁樵烟霞莫負君恩重清夢時頻到
赤霄

正月八日客有遺予梅花者因談丁右武
往事愴然賦此時丁方在滁陽

旅客相思及早春况逢穀日旅愁新風高擊筑
人初醉歲宴驅車雪滿輪疾惡最憐朱伯厚獨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醒惟見楚靈均淞陽雲樹三千里却對梅花倍
愴神

送沈工部少卿予告還吳

水部才名冠一時爲郎十載尚棲遲不緣黃閣
無知已寧向青山問卜居帆落吳江人共遠月
明燕市醉將離因君忽憶臨河岍携手秋風好
及期

送江南仲山人還歙縣

乍來都市意何如領俸初衣返敝廬采筆江濱

還賦夢名山禽向屢回車蟬聲極浦孤帆遠鴈
影當秋片雨疎有約丹砂能鍊就與君相對釋
玄書

黃家渡阻風

蒼茫雲氣隱孤檣風起橫波浪捲花近海魚鰕
喧市集遠村旗鼓賽農家青萍匣在看將老白
眼人逢好自誇去國果然輕似葉清明誰道即
天涯

酬大總督劉公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授鉞三垂報主身至今麟閣讓功臣游旌乍出
花間隊獵馬常嘶雪後春赤羽論兵猶矍鑠丹
心謀國尚紛綸儻能詔起東山卧烽火還看淨
虜塵

舟中即事

江浦新晴對落暉芳堤草色晚烟霏青雲漸遠
名猶在白髮看多意轉違風煖檣鳥迎日舞沙
清浴鷺傷人飛綠知世路如浮梗何事飄搖未
息機

夜泊梁店見月作

蔡林纖月媚清漪
簫鼓中流晚更移
幾度春風消客邸
每逢寒食倍鄉思
蹉跎涉世堪投筆
今古浮踪似弈棋
從此扁舟乘興去
五湖三畝足棲遲

青原關別易戶部

三年兩度關門過
地主逢君興獨長
五石瓠甘題散木
千金骨在識非黃
天邊岳色侵衣碧
樹裏鶯聲喚酒香
河朔平原俱浪迹
且容青眼縱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主

吾狂

送朱太史封衡藩便道歸越

主恩親遣重丹書
東土新開帝子居
負弩官儀雄海岱
屬圖封事采青徐
江濤晝靜迎潮館
星氣宵隨入越車
朝右須君持載筆
可因傳檄滯相如

送李翰撰冊封蜀府

錦城天府漢諸侯
使者桐圭萬里游
結駟曾題司馬柱
草玄重到子雲樓
巴山路轉猿聲合
巫

峽江寒樹影秋却憶瑤華披秀色
新詩應寄浣溪頭

送劉太史封秦藩

青雲冠蓋出西雍
王者親藩世五宗
漢使自高公幹譽
秦關原重伯翳封
芙蓉半削金仙掌
石月雙啣玉女峰
想到天門搔首處
秋風呼酒跨茅龍

送劉翰檢冊封靖江王府暫還番禺

侍臣朝散鳳凰池
萬里封貂北極移
桂嶺瘴消松石齋集

卷之三

古

開雨露銅標地盡識
威儀故人燕市秋
相憶驛使梅花春較遲
君到莫言榮晝錦
樓船猶有未班師

送史戶曹督餉江西

起草名推漢署郎
新符遙佩度文章
司農國計江淮急
負海軍儲飛輓長
落日諸峰看五老
清秋高閣倚滕王
到來紆畫東南事
書疏應傳耿壽昌

送童總戎督運事竣暫還京口

將軍漳水下樓船粳稻東南大有年外府全齊
來負輓中邦成賦仰幽燕雙旌曉挾秋雲轉萬
馬寒嘶夜柝傳羨爾鳴珂榮舊里雅歌誰傍酒
人前

送丘齊之出守潮州

幃帷南去古諸侯握手新知戀舊游白雪才名
高執戟潢池兵氣寢援桴江瑤魚上蠻溪雨波
蜜花時海郡秋想到行春榮露冕賜金重建璽
書褒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五

聖駕入自南郊受朝 皇極殿紀事

聖主齋居帝若臨和風霽雨夜沉沉笳鼓萬吹
迴金闕旌旆千群度羽林太一親郊周禮備回
中通道漢宮深受釐不獨諸臣慶拜舞同歡四
海心

送徐伯繼謫太平知事

風波一日世情新南去蕭條嘆逐臣季布謗先
聞使氣朱雲直未許批鱗還將蒿目憂時事莫
遂蓬心負此身君到凌歊臺上望江潭應有獨

醒人

送王侍御視鹺兩淮

八使名高執法中飛揚六傳海方雄廣陵濤壓
臨江旆斃社珠懸照夜驄少府緡錢三楚倍牢
盆杼柚大東空朱暉自有匡時策疏草旋應寵
漢宮

除夕寫懷

四十一年今夜過椒盤柏酒聊倚歌半生勲業
笑爾耳兩髻歲月成蹉跎白髮無媒逕路少青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二十六

春作伴江湖多抗顏不惜戀五斗獨愧山中舊
薜蘿

玄墓山和申相公韻

洞庭西望越山晴鳥外烟波重旅情萬壑松濤
孤磬杳諸天香雨一燈明傳杯自愜高陽興避
世無慚河朔名牢落平生媿招隱虛將短髻拂
塵纓

宿遷道中寄懷管比部

淮海東來紫氣浮白雲黃葉正高秋綈袍忽動

尊中意錦字難傳水上愁浪擁河聲淒夜析月
凌霜色到寒裘知君亦自憐行露把臂誰同汗
漫游

送熊茂初再調江西闔幕二首

襤被蕭然下豫章可令時輩識行藏笑談欲絕
青油幕名字曾高白玉堂側目總堪憂貝錦折
腰真得類柴桑斗間莫犯雙龍氣未必豐城起
夜光

曾共談天碣石宮重來慘淡舊游中披襟倘許

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三

高陽劇授簡寧誇稷下雄燕市夜歌辭別酒章
江春信候歸鴻主恩三譴還西土猶勝輶軒語
郝隆

送陸山人曷還吳便道將登太山

垂白詩名人洛年杖頭行色又翩翩符探漢策
金泥秘觀指吳門練影懸夜雨江楓揚子渡秋
雲菰米太湖田中林舊侶如相問謂報爲郎愧
草玄

周元孚過訪話舊作

逢君初泛洞庭舟共說中朝戀舊游爲楚昔曾
同趙客渡江今始得周侯飛蓬有問青衫淚短
劍無歌白日愁良夜總拚酬酩酊可因杯酒托
沉浮

別周元孚作周時被譴歸楚

片雨燈前夜色新淒涼舊事豈堪論難將疏草
回寥廓漫有詩篇泣鬼神世路風波容易改天
涯兄弟若爲親明朝遠作荆吳別相對江籬嘆
逐臣

松石齋集

卷之三

太

三

衡門高掩尚湖田忽報文星墮楚天肝膽乍傾
杯酒後死生相憶篋輿前停雲賦奪千秋雪抱
葉吟同五月蟬君到懷沙如有問衡湘歸鴈起
聯翩

贈北溪吳翁

蕭然隱几類潛夫猶是高陽昔日徒名姓向來
推任俠風流老去快呼盧紅襦半臂纏新錦紫
玉雙筵按舊圖爲問扁舟行樂處西施載得五
湖無

送吳侍御滿告還臺

使者霜威六月陰還臺舊是假抽簪
皂囊猶鬱排雲氣白壁先驚按劍心
路轉前旄江樹合杯行促膝夜燈深
看君未少澄清意寧向明時並陸沉

吳氏園作

七月七日驕陽噓沿流出郭尋幽墟
東郊園池興不淺西候稻梁謀豈餘
短褐未厭銷骨口欸段且逐下澤車
吳雲蒼翠迥在眼奈可生事供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七

樵漁

吳子道席間示感懷作次荅二首

風雨毘陵對黯然逐臣容髯總堪憐
蓬心許自消扛鼎蕉夢從人未息肩
殘暑日移蘿薜蔭空齋陰合桂叢圓
莫言詩思愁中少片片瑤華落酒邊

病起青尊醉不迷狂歌忽憶舊中題
側身平子愁偏劇落鳧莊生物與齊
高舉上將慚遠鵠卑棲安得並連雞
解顏今夕論心地好聽秋風鳴

楊啼

寄唐禮部玄卿

十年詞賦愧齊盟漂泊相將弟與兄
從道子牟忘魏闕豈如嚴助厭承明
石牀涼思分泉色松院秋深入雨聲
携手莫言空谷並時名猶自擬弓旌

登境山作

青山古寺有叢臺松檜森沉一徑開
平楚輕陰浮遠樹洪河排浪隱晴雷
馬嘶孤嶺歸雲薄麥松石齋集

卷之三

主

雨後聞鶯

流鶯哈哈柳溪頭候館晨鐘曉露稠
不惜東風三百盞那堪夜雨一孤舟
路傍偏結離人思枝上還驚少婦愁
若到金門聞曉曉啼爲春色滿皇州

雨霽由萬松嶺玉月巖少憩

曲磴盤紆鳥道圓西陵樹色望中輝
松風驟合

松石齋集卷之四目錄

七言律詩二

皇上奉祝 聖母萬壽無疆二首

郊祀禮成錫宴 皇極殿紀恩二首

皇上有事南郊送 駕承天門恭述

九日侍宴應制

登月山高閣

寄懷劉介卿

晚登釣臺沈侍御攜榼枉過

松石齋集

月錄四

宿紫微宮王明府子秀夜集七真臺有

贈

經紫虛觀

宿少林寺全习休和尚夜話

送博羅張孟奇赴春官試

贈周隱君

送池州姚大府入覲姚爲直指與予曾

會揚州

挽劉將軍

高座寺作

送喻督叅赴召北上

贈李臨淮侯壽

送吳大司馬請告還連江二首

庚寅元日立春紀事

元宵雪夜余學士劉司業同集王大宗

伯第

李季宣自真州過訪言別時李將讀書

棲霞寺

松石齋集

日錄四

送吳繼茂府幕奏最之京

送姚山人匡叔游西粵

桂林雲仙鍊得大丹任世久而不衰姚

山人匡叔年八十矣往乞此藥附詩

訊之

送顧進士令貴溪兼還展省

侯侍御邀遊望湖亭同林給諫諸公小

飲

庚寅六月予方請告杜門程孟明茂才

挾策北游過白下投詩見訪執弟子
禮甚恭於其行賦此爲贈

程孟明所得江太僕訊知將有武林之
游時予方請告還里作此寄意

贈大中丞蕭岳峯爲胡荆父山人作

送荆父胡山人之上谷謁蕭大中丞

送典簿子俊考最赴闕

送蕭太僕赴任南潞

初出渡口寄唐給事

松石齋集

目錄四

三

閩吳公子家吳台山頗有丘壑之擅作

此贈之

濟州送王世構擢蜀府審理

送顧山人南還

梨花下宴別用瞿元立韵

同沈太守伯成飲何方伯坐中席上占

韵

新橋逢王憲使小飲舟中時正憂旱

謁文信國祠

武清得蔣廣平問却寄

贈王戶部

訓楊一中憲使

高憲使夜集南池言別

送萬進士令元城

送程尹謫教山陰

送朱伯祥文學南還

錢侍御席間餞楚雄二守錢君暫還吳

郡錢時志歸隱

松石齋集

目錄四

四

送何子誠侍御出按川蜀

次韵劉子良秋夜對月作

挽諸給諫父母諸時扶母櫬還越二首

史汝和宅賞燈兼出烟火時同館諸君

子皆集

送劉衍亨太史冊封 韓王

送劉子良太史冊封 周王

劉太史使梁還壽其尊人江雲公

青縣堤上別方繼璋

目錄

松石齋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讓

皇上奉祝 聖母萬壽無疆二首

聖后膺符啓運隆春暉遙駐上陽宮垂衣未洽
黃虞化率土先歌姁姁風鳳宸迎祥邀聖母龍
樓侵曉會呼嵩慈游常奉歡無極萬國均輸化
日中

縹渺仙雲護建章聖慈天覆邁姬姜軒圖始自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二

十四

皇娥茂周曆開從文母長樂報簫韶回萬舞杯
看沆瀣挹三漿願言國運隆熙洽歲歲宸游介
壽康

郊祀禮成錫宴 皇極殿紀恩二首

天子宵祈太一壇賜餽恩洽萬方歡班聯黼座
榮分席羞出珍厨飽太官日月光華瞻禮樂明
良喜起會衣冠小臣亦忝陪游盛湛露惟歌
聖澤寬

鳳輦天回御紫宸羣公燕喜接郊禋九成歌奏

金縣磬萬壽觴傳玉醴新 聖主自將同宴鑄

詞臣誰不羨橫汾御恩徒紀觀臺瑞豈有甘泉
賦可陳

皇上有事南郊送 駕承天門恭述一首

曉漏晨催彩仗移驂驛羽騎夾郊堤仙姿月白
瞻天表蹕道風清擁擁漢儀赤輅纔臨三殿駕朱
壇半遶貳車旗叨從百辟觀殊典鳴珮珊珊過
玉墀

九日侍宴應制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二

十四

佳辰風物際重陽 聖主宸游樂未央玉醴均
沾黃菊壽綃囊初佩紫萸房千音寫鳳迴虞奏
萬舞承雲陋漢章慙奉恩光同鎬宴載歌天保
頌明昌

登月山高閣

白石青崖萬壑幽蒼茫高閣俯神州嵩邱對聳
雙峰色瀝澗遙分二水流松露雲披光欲曙蟬
聲雨咽氣先秋勞勞暫假塵機息一宿諸天最
上頭

寄懷劉介卿

湖海年來漫寄蹤，彈冠此日幸相從。
延津躍劍虛疑合，河朔卮杯未許逢。
已見談經同子政，還將坐嘯佐弘農。
太行雲樹千重色，不及懷人意轉濃。

晚登釣臺沈侍御攜榼枉過

漁浦烟消日欲昏，登臨何意枉高軒。
悠然拄笏西山爽，忽爾披襟北海尊。
天人平湖低晚樹，雲歸遠渚暗孤村。
游人莫作江南望，春艸王孫自五原。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三一

五原

宿紫微宮王明府于秀夜集七真臺有贈
仙宇崢嶸結翠微，流雲坐染六銖衣。
何年瑤島乘風去，幾日緱山舉手歸。
松影月移虛萬籟，經聲夜息靜羣機。
莫言珠樹能栖宿，雀蚤晚雙鳬向闕飛。

經紫虛觀

紫金臺下虛皇觀，玉女昇仙有石壇。
羽蓋雲深疑駐鳳，芝田水煖尚留丹。
泉飛碧落山容藹，松偃清陰鶴夢寒。
我欲栖心玄圃去，靈膏終借一

卮餐

宿少林寺同幻休和尚夜話

卓錫何年駐帝京，東林遙夜一鐘鳴。
身隨幻境非緣境，見到無生始是生。
世態流雲浮處變，禪心止水定中明。
知師已會西來意，好向岩頭訂宿盟。

送博羅張孟奇赴春官試一首

鳳城佳麗憶同游，一片孤帆下石頭。
寒雨三山桃葉渡，江濤九月秣陵秋。
橋門色借樞衣重，藜火光從彩筆流。
此去長楊應奏賦，白雲那得久相留。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四

三十二

贈周隱君

搖落憐君問酒人，衡門泌水未全貧。
兩都彈鋏曾傳食，五月披裘且負薪。
行處青山閒作伴，歌來白雪易爲春。
素心好並南村叟，相逐秋風把釣綸。

送池州姚大府入覲姚爲直指與予曾會

揚州

瓊花曾共醉深杯計吏能車又北迴遙憶西臺
高坐嘯正思東閣並觀梅一麾秋浦三山近五
馬春城九華開入對定勞宣室問 璽書應向
日邊來

挽劉將軍

樓船十萬水犀師曾識將軍破虜時橫海頻年
威百粵渡瀘當日走諸夷祁連象塚留勛伐麟
閣宗臣肅羽儀最是銅標高勒處至今風雨暗
旌旗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五

高座寺作

石子岡頭曉月微春江花氣正霏霏清晨入寺
梵鐘靜薄暮長干遊騎歸對老竺乾留法座亭
高木末振鉢衣酒闌却望蕪城路不盡天南有
雁飛

送喻督參赴召北上

青雀凌波趁曉風周南留滯幾年同當尊乍遠
看飛旆攜手何堪嘆轉蓬司馬勛名傳塞北參
軍俊逸動江東縣知幕府勞相憶多在秦淮夜

月中

贈李臨淮侯壽

登壇三十擅英聲幃幄親提天子兵戚里歌鐘
惟下士侯家詞筆獨長城鳳臺吟處江山麗麟
閣標來將帥名更有陰符探秘訣人間莫羨李
西平

送吳大司馬請告還連江二首

功成分閫復持鈞出入三朝一老臣百粵軍容
收絕鎮九仙山色待垂綸驪駒唱斷清溪別勝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六

閭占來紫氣新真訣近從毛氏得駐顏還並八
千秋

仗鉞中樞壯貳京主恩一劔答生平陣前鵝鵲
雄魚麗江上旌旗列鳳城爲問赤松今辟穀何
如黃石蚤傳兵倘然 詔起東山臥幃幄能忘
佐 聖明

庚寅元日立春紀事

今年元日逢春日彩勝椒花巧闢新不歎周南
久留滯徒聞直北暗風塵江梅着雪猶含凍苑

柳迎暄欲吐顰最是物華濃入眼幾人百歲遇
佳辰

元宵雪夜余學士劉司業同集王大宗伯
第

尚書甲第五雲邊燈火良宵列幕筵自有詩哥
訓勝友不勞絃管競芳年一簾晴雪花間舞萬
樹緋桃水上燃却意長安明月夜鸛裘沾酒醉
青氈

李季宜自真州過訪言別季宣時將讀書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七

三

棲霞寺

曾憶河橋載酒船春風相送帝京篇青燈對語
憐今夕芳草關情又六年閉目不窺長袖舞降
心將傍攝山禪近來詩思憑陵甚可信朱門解
荐賢

送府幕吳繼茂秦最之京

結客才名早歲傳五陵豪俠冠當年微官幸托
紅蓮幕佳句仍聞白社篇燕市清秋看駐馬秦
淮明月待歸船酒酣莫望真州路離思蒼茫隨

暮烟

送姚山人匡叔游西粵

東林晏坐幾經時又赴羅浮采藥期老去耽玄
持半偈狂來飛白蒲新詩潯陽九派江流穩粵
嶺千重馬度遲最好清溪秋夜月可能回首一
相思

桂林雲仙宗侯鍊得大丹住世久而不衰

姚山人匡叔年八十矣往乞此藥附詩

訊之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八

三

神鼎丹成百歲樓

樓是宗侯煉丹所

真人常此駐丹丘

停騰姹女金膏就呼納玄關玉液流鴻寶虛無
徒秘訣蓬萊清淺幾浮漚倘然乞與刀圭妙躡
足應齊玩世游

送顧進士令貴溪兼還展省

玉河冰折柳霏霏春水船從漳浦歸邑領花封
分美政庭趨彩服晃慈輝猿啼仙洞千岩杳魚
上薌溪五月肥將母不妨行露晞雙鳬蚤晚
帝城飛

侯侍御邀遊望湖亭全林給諫諸公小飲
吏散幽尋出郭分風林晴日墮清氣苔深石磴
藤蘿色水落魚梁雁鶩群柱史舊題堪倚馬省
郎高議可排雲鳴珂此地多休暇歸騎城南擁
半曛

庚寅六月予方請告杜門程孟明茂才挾
策北游過白下投詩見訪執弟子禮甚
恭於其行賦此爲贈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九

二十五

經旬隱几臥蕭條藉子相過破寂寥玄草未訓
門下問黃金能薄世情驕蟬聲吳苑秋將換馬
首燕雲路轉遙此別定知投筆意上林花發待
來朝

程孟明所得江太僕訊知將有武林之遊
時予方請告還里作寄意

疎雨微颺澹客居故人千里命巾車携來今日
江淹句憶讀當年賈誼疏徑闢蓬蒿林入密衣
裁薜荔服還初聞君不淺西湖興我亦秋風返
敝廬

贈大中丞蕭岳峰爲胡荆父山人作

上谷新提十萬兵呼韓日款受降城龍庭北望
無傳燧雁塞南來盡偶耕專閫憂堪分聖主
請纓心不負書生縣知劒履還朝坐猶道風清
細柳營

送胡荆父山人之上谷謁蕭大中丞

平生踪跡半中州蕭寺重來續旅游法自大乘
空色初名從入洛著風流清溪夜月迴孤棹上
谷烽烟急暮秋幕府只今能下士可因栖寂罷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一

二十五

前籌

送典簿子俊考最赴闕

太學三年鄭廣文空齋日日嘯寒雲東膠色借
詞章秀南國名從載籍聞鳳闕曉光天外近鷄
籠山翠夢中分官橋大有新條綠相送那堪隔
夕曛

送蕭太僕赴任南潯

柳色離亭颺酒旗月卿南去汎流澌環滁舊卜
琅邪宅駉牝重歌垌牧詞春半長洲芳草遍花

明上苑故人思縣知風詔鳴珂入霄漢于今屬羽儀

初出渡口寄唐給諫

暮雨瀟瀟洒渡頭孤帆前浦暗滄洲中林有語催黃鳥臨水何心愧白鷗侍從舊聯華省地烟波今隔李膺舟遠簫橫笛乘流去搔首浮雲極北愁

閩吳公子家吳台山頗有丘壑之擅作此贈之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二

閩山萬里落吳台地主奇探勝境開千嶂雲容生几席雙溪樹色隱樓臺紫芝曲並幽人賦清夜游堪公子來莫以一丘當自擅超宗原有鳳皇才

濟州送王世構擢蜀府審理

墨綬新從濟北逢傳經韋氏見遺踪曾聞廉吏朝優孟豈道長裾老易容別路雲連湯子渡去帆星傍益都封明時不見留賢哲丘壑相將臥一龍

送顧山人南還

郊甸初冬饒積雪分携此日重離憂不因爲客嗟窮路亦藉微官慰薄游物外羈情吾獨苦山中靜業爾能修江南春信梅花後應念天涯有敝裘

梨花下宴別用瞿元立韻

滿庭香玉晝芬菲月色溶溶夜轉輝賸有梅花能傲雪還輕柳絮解沾衣歌殘綺席人初醉賦就梁園燕欲歸上苑春光容易別明朝相望五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十三

雲飛

同沈太守伯成飲何方伯齋中席上占韻
一舸春帆落遠汀丈人高閣枕青冥勛名岳牧推先達松菊歸來羨獨醒花氣邀賓香作供棋聲入院靜堪聞儵然若並神仙侶長嘯寒雲墮紫庭

新橋逢王憲使小飲舟中時正憂旱

風波孤艇滯前洲駐馬逢君戀舊游饌有白魚鮮入鈞杯傾玄黍釀初芻桑麻滿地思今雨尊

徂連城寢暮得携手不堪頻北望故人天際路
悠悠

謁文信國祠

星相荒祠落照中煌煌眉宇閎深宮干戈百戰
窮南海仁義千秋競北風存趙獨留心化碧吞
胡尚有氣如虹沾衣一掬英雄淚腸斷寒雲易
水東

武清得蔣慶平問却寄

南去扁舟興不孤蕭蕭寒雨暗江蕪尺書忽枉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三

五

瑤華色蓬鬢還驚歲月徂桑維政成齊五鳳梅
花賦就可三都停雲望斷行吟處猶憶烟波舊
釣徒

贈王戶部

南北飄搖未定身客游應笑往來頻冥鴻天地
誰知已飛蓋追隨有故人岐路悲堪消歲月酒
杯狂亦失風塵江城一聽梅花逐明日孤帆倍
愴神

訓楊憲使

中

倦游南去復揚舲車馬江干擬聚星疎雨古堂
涼入夜深杯刻燭酒初醒絃歌競喜今齊俗瑣
闥曾高舊漢庭長路莫論心百折側身天地幾
風萍

高憲使夜集南池言別

南池亭子枕滄洲池上重來戀昔游逢夜不虛
良燕會使君還是舊風流蒹葭水淨涼分雨荷
芰香多氣入秋狼籍深杯莫辭醉挂帆明日又
徐州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四

五

送萬進士令元

壚頭四月柳絲香西去襜帷大麓長三輔股肱
今樂令九河綿絡古黎陽裁書秋思霜前雁臥
閣春陰雨後棠百里可能淹驥足直將投筆靜
龍荒

送程尹謫教山陰

茂宰能名漢吏如還從遷謫問離居言詩舊識
轅生傳程常分致餘姚探穴重窺禹跡書是處青山逢
二酉何來白雪有雙魚賦成莫浪頻驚座狗監

誰人薦子虛

送朱伯祥文學南還

南去其如作賦才相看意氣倚徘徊風塵豈少
馮驩嘆岐路仍同阮籍哀白雁三秋來正遠黃
花九日到應開故人未是王陽貴莫笑彈冠尚
草萊

錢侍御席間餞楚雄二守錢君暫還吳郡

錢時志歸隱

萬里驅車越雋廻衣冠此日幸趨陪漢庭郡治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五

三刀最滇海民歌五袴來游子苦顏憐短髻故
人離思盡深杯 璽書正自推能吏三徑從君
未可開

送何子誠侍御出按川蜀

當年虎觀盛談經繡斧西持出漢廷馳檄近傳
司馬喻乘槎今見益都星錦官柏借霜臺白浣
水溪從素筆青一自碧鷄宣賦後何人重到草
玄亭

次韵劉子良秋夜對月作

獨上南樓萬里情月斜鵲影偏明亦知弟妹
勞相憶無奈文章老未名永夜高城聞畫角秋
風孤館送清砧不堪望斷關山道塞北哀鳴起
數聲

挽諸給諫父母諸時扶母櫬還越二首

仙郎此日罷鳴珂宰木蕭蕭涕淚多數策已知
兒是慶斷機應見母爲軻青山隱跡高吳越白
首榮封寵薜蘿千里未能酌絮酒招魂徒有楚
人歌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六

素車驚策薊門西暮雨迴風宿艸萋馬鬣久標
原氏隧牛亭重合鮑宣妻朝廷瑣闥高郎省竹
箭東南美會稽腸斷不須悲夜壑 璽書應復
賁璇題

史汝和宅賞燈燕出烟火時同館諸君子

皆集

敞筵華月霽澄空燈火高齋錦里逢座握靈蛇
渾不夜談馳非馬似生風初疑香霧浮銀界忽
有金蓮照綺叢劇飲莫教催玉漏滔滔游騎滿

城東

送劉衍亭太史冊封 韓王

送爾都門擁使輶翩翩玉節下雲霄
藩分陝服王畿舊路轉函關紫氣遙
振筆二華高象緯采風三輔見謠謠
故知燕市秋相憶莫遣離亭宿柳條

送劉子良太史封 周府

中州列服舊神京勅使親持帶礪盟
自是傳經推子政居然入洛見長卿
花明少室迎龍旆月滿綏山聽鳳笙
聞道梁王多侍從鄒枚詞賦總堪傾

松石齋集

卷之四

七

五

劉太史使梁還壽其尊人江雲翁

花滿荆門四牡駢青雲初試彩衣歸
鄴中年少名公幹郢上仙翁字子微
鶴髮漸看瑤島近鳳毛爭識玉堂輝
歲星高着江湄外應供奎躔燭紫微

青縣堤上別方蘊璋

憐君此別手重携散髮長堤日又西
鐘鼓千官

愁駐馬星辰一夜暗然藜因風柳絮沾沾起出
浦雲帆片片低東道若逢楊得意可能相對訪
幽棲

松石齋集卷之四

終

松石齋集

卷之四

太

五

松石齋集卷之五目錄

七言律詩三

慶成大晏紀恩

壽曾陽白少參七十少司馬確菴公父

送李給諫使封楚府

送年家子陸茂才還吳

韓行人使大梁暫還吳壽母

送包司城倅饒州

陳太醫坐隱齋成過飲作

松石齋集

目錄五

贈錦衣張將軍

施封君雙壽

楊中丞鎮薊有贈

送余太史伯祥使封 衡魯二王暫還

白下

送桑倅恭進尚衣還治武林

聶山人天衢遺予五炁丹兼有還山之

約作此奉荅

贈李大將軍

奉荅沈君典太史宴集錢光祿齋作得

壇字

挽顧光祿母華節婦

送吳臧方出叅西藩餉潞河相次累日

賦此言別

送朱山人

送章大會試

夏日過秦汝立中翰寄訓二首

壽沈生琦大母七十母故給諫婦長子

松石齋集

目錄五

常爲史官

七夕避暑飲吳氏東園示孫少府蔣比

部

莊內翰見訪作

寄訓江陰胡令君

寄穆常州二首

寄壽陸翁

送趙博士應南宮試復之金陵

壽華亭徐相公

夜宴沈令君署中作二首

別方戶部作

江都別尚進士之吳

至徐州却寄淮揚姚侍御

戶部姜使君飲黃樓二首

贈李光祿

登放霍亭懷舊游作

太白樓

過青源值茹兵憲有兗州之役不遇悵

松石齋集

目錄五

三

然有懷

武城阻涉

天津逢趙戶曹枉句見貽因贈

李太守夜宴陸錦衣宅同郭叅政

湖心亭有懷王僉臬王時在天台

送馮山人子潛游匡廬武夷

送錢比部決審還朝

焦山寺

金山寺得聞字

黃懋忠在告作此奉詢

送徐文學之江都徐善方藥

東郡蕭太守邀登光岳樓作

送朱虛谷遷崇藩歸隱

送杜子庸北游

送吳醫從凌司馬之廣左

送敖學錄擢大理二守

送周公瑕南還二首

送吳山人南還

松石齋集

目錄五

四

八

松石齋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三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謨

慶成大宴紀 恩

大廷酺晏慶郊成喜起君臣見鎬京旭日五雲
依帳殿鈞天九奏叶韶英千花彩自彤墀散萬
壽觴從玉陛行虛泰上台偏 聖澤承恩常祝
太階平

壽曾陽白少參七十少司馬確庵公父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二

功成分陝遽投閒五畝歸來未買山白雪故能
工郢曲青牛曾是出函關馬曹卿月司馬嘗新
沾寵鳩杖春風好駐顏誰得似君金紫映錦衣
重見舞斑斕

送李給事使封楚府

雙旌南出楚天長美爾飄飄青瑣郎車輅重開
熊子社桐主新授漢庭章舟迴襄浦分仙珮賦
入澧蘭揔國香最是武昌魚雁便可令書札滯
潯陽

送年家子陸茂才還吳

燕歌此日唱驪駒醉裏高陽戀舊徒一刺懷中
成漫滅千金臺上事虛無何嗟歸去仍彈鋏自
是文章合弁繻奕葉遺書聞好在雲霄莫遣鳳
毛孤

韓行人使大梁暫還吳壽母

負弩君行入洛陽長卿此日盛游梁剖符達許
分南國衣彩歡承在北堂行處三華携玉液歸
來六傳擁金昌王程計日還趨省待爾鳴珂侍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建章

送包司城倅饒州

急管青絲金屈卮相看一夕忽天涯薊門雁盡
三秋旅茗水蓴香八月期輦轂司城歌子罕功
名佐郡若宗資鄱陽向上春潮遠白雪應裁慰
所思

陳太醫坐隱齋成過飲作

一區少隱紫垣傍供奉曾提肘後囊肆裏垂簾
窺老子席前探局偶中郎紅塵盡日喧車馬清

夢何心入廟廊自是元龍多逸氣夜深呼酒說
干將

贈錦衣張將軍

三千緹騎繡弧擎獨領中權屬子侯曉仗平分
雙闕隊春衣盡壓五陵游酒如文舉尊常滿座
有陳遵轄可投匣裏芙蓉羞自老 王恩還擬
一身酌

施封君雙壽

五年交戟因爲郎乍奉雙龍拜寵章耦德祇今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三

推缺冀淵才原自重元將逃名白髮全消酒玩

世青衫一隱囊見說踏歌行樂地芙蓉秋浦封君

本青陽人
地名秋浦樹蒼蒼

楊中丞鎮薊有贈

當年分閫荷宸衷百二重關鎮節雄屬國降胡
羈老上漁陽突騎統元戎旌旗畫偃長楊獵刁
斗宵沉細柳風共道普天無戰伐形容麟閣待
標功

送余太史伯祥使封衡魯二王暫還白下

詔承三殿出蓬萊馬首青雲岱色開東國宗盟
嚴帶礪西京詞客重鄒枚談雄稷下雕龍口賦
就靈光授簡才別後行吟何處所秋風應上鳳
皇臺

送桑倅恭進尚承還治武林

五月龍舟漳浦移尚衣筐篚禁中披名高甌閩
寧襦袴政最東南獨繭絲鳴佩乍隨鷁闕仗觀
濤遙駐虎林麾縣知玉宸疏循吏遲爾徵書佐
郡時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四

三

聶山人天衢遺予五炁丹兼有還山之約

作此奉答

早聞辭祿訪丹經五岳名山恣所行歲月蓬心
調吐納烟霞芝宇證虛明始緣玉液刀圭授正
解金精服餌成便欲從君勾漏去可堪凡骨煉
長生

贈李大將軍

虎臣親遣獲烏丸推轂先登大將壇戲下輕車
遮首虜軍中超距簡材官金戈霜抱陰山色鉄

馬風嘶遼水寒東顧毋勞憂 聖主邊城今已繫呼韓

奉荅沈君典翰撰宴集錢光祿作得壇字
相逢休沐下鵷鷺邀賞高參畫卜歡投轄盡傾
光祿酒盍簪初喜貢公冠芳陰入院花留馥殘
雨鳴池暑較寬不是宣城遺藻麗何因風雅見
登壇

顧光祿母華節婦挽詩

休言將母事何如淚盡泉臺夜月孤埋玉此時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五

五

消別恨斷機它日識遺書豈無形管留芳訊自
有清心映夕廬共道郎君好詩思柏舟吟罷痛
猶餘

吳職方出參西藩舟值潞河相次累日賦

此志別

握手歡同薊北游挂帆高傍李膺舟折衝曾走
降王檄轉餉還輸佐國籌吳時任督糧不是韜鈴閒
盛世由來岳牧重諸侯故人寥落黃金貴說到
波臣也自愁

贈朱山人

誰言常日白頭公真見衣冠太古風芋栗未全
貧鼎下弓旌何羨賈岩中顏顏駐酒神逾王健
思凌雲調轉工便欲從君棲隱處梁溪一棹五
湖東

送章大會試

君行物色壯時髦惜別相將解佩刀五彩雲成
名始奏千金賦就價終高風霜歲事辭蓬鬢
李春陰上錦袍燕市酒人如問訊爲言幽思入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六

五

離騷

夏日過秦汝立中翰寄酌二首

高閣清暉入座收居然三徑得羊求此時對酒
重淒斷却數當年困旅游結客盡逢龍劍合何
人不道鳳毛留於今屈指詞林事萬卷看君是
郭侯

惠麓雲來雨氣重披紛談塵快登龍傳經自昔
推韋氏作宦從君似邴容冥色全深當戶竹溪
聲遙和隔林鐘誦書篋裏羸何事無限吳山也

素封

壽沈生琦大母七十母故給諫妻長子常

爲史官

由來黃閣並丹丘爾復才名小隱侯問試鹿車
從識鮑情陳烏鳥獨依劉雪霄一日看霞彩永
雪千秋咏柏舟太史若裁貞烈傳應知舊業好
須簪

七夕避暑飲於吳氏東園示孫少府蔣比

部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河朔茲晨興可憑七襄歌斷夜澄澄甯杯思入
風雲氣伏枕寒生澗壑冰亦自高情同蔣詡能
無狂嘯對孫登天文倘動賢人象乞取仙槎一
托乘

莊內翰見訪作

風塵去國自何年千里瞻帷草閣前未可署門
同翟尉尚慙卮酒對彭宣吞聲窮感涕袍淚握
手交存寶劒篇暫得寂寥寬一醉明朝相別又
茫然

寄謝江陰胡令公

歲晏江臯雪乍飛故人相訊一沾衣身隨危仄
愁中過色借招携醉裏肥下客狂還同阮籍使
君清果得胡威若言意氣堪酌許十日平原未
擬歸

寄穆常州二首

久將名姓掩菰蘆江畔俄驚小隊呼自得論心
期秉燭虛聞按劒擬投珠一麾身重干城寄五
岳形從石室圖不是烟霞有真好何緣傾蓋抵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八

潛夫

五馬春來露冕行雙熊夾轂兆前旌誰言三輔
高時最揔道中樞屬大名山閣流雲憑檻出江
楓落月應潮平憐君忼慨登臨意不盡關河此
夕情

寄壽陸翁

青山湖上足烟霞江左名流重陸家自傲田中
多隱色已看門外有高車呼筇醉共西江月抱
壺泉分顧渚茶七十行歌人世少髣髴休遣負

年華

送趙博士應南宮試復之金陵

青絲白馬照金昌雙劒天風引旆長賦壓騷人
材是楚經傳諸子說爲匡雲邊五色披閭闔臺
上千秋有鳳皇遙憶蓬萊增氣象班楊詞筆在
明光

壽華亭徐相公

屈指 先皇柱石臣何人勛業冠麒麟格天德
重 三朝舊夾日祥回萬國春綠瑩歸從娛盛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九

世赤松游並得閒身那知海內東山望劒履猶
須上紫宸

夜宴沈令署作二首

尊前秋色照金疊乍擬冰壺坐右開花滿正同
潘令邑詩新真並隱侯才鮮雲露白芙蓉濕明
月天清雁驚迴誰得似君高唱絕夜深橫吹起
霜臺

不謂猶憐阮籍窮尚堪青眼對君公慧機妙可
窺身後聖地深能着酒中離隱寒香疎紫菊林

酣晚色映丹楓亦知瓠落甘吾事寥廓相期氣
轉雄

別方戶部作

客散深堂列炬然江村烟景動芳年羊求杖屨
時三過仲蔚蒿萊自一廬攬轡即看成勝踐彈
冠羞復及華顛明朝彩鷁河干遠應念春風五
柳前

江都別尚進士之吳

尚父嘗按吳

一卧南陽遂廿年相逢此夕倍相憐鳳毛才是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十

超宗舊烏鳥情因報母懸岸色新添瓜步雨潮
聲初送廣陵船吳閶門外千條柳曾拂當時沉
酒筵

至徐州却寄淮楊姚侍御

蘼蕪三月滿天涯驄馬俄傳問索居春雨尊中
消說劒暮山江上好鶩帷霜飛白簡臨淮肅峽
轉黃河入楚奇一夕雄風吹萬里揚州鶴背可
須騎

戶部姜使君飲黃樓二首

高閣憑虛俯大河雲龍峰色映差莪驚波檣影
浮天卷狎渚鷗羣拂檻過才子登樓能作賦酒
人彈鋏和當歌與君同是思家客暮雨山中長
綠蘿

金霸刻玉五花驄上客登臨落照中白辨淮徐
雄英麗青分齊魯破冥蒙叙年潘岳誰如少托
賦楊雄老未工早晚承明陪侍從心期應許故
人同

登放雀亭懷舊游作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春暮淮西正綠陰十年爲客轉驚心鶯啼古路
林光淨雀去空亭月影沉霄漢久勞縣夢寐雲
山重得舊招尋白鷗深愧閒相待未許長歌梁
父吟

太白樓

濟上層城百尺樓竹溪曾駐謫仙游山容似借
青蓮湧水色疑分采石流縹緲雲裾高縱浪迢
遙蓬閣俯神州屋梁落月栖殘夜猶照烟波萬
古愁

贈李光祿

供奉當年列禁闈依然丘嫂遂初衣詞家句裏
窺長慶隱士占中識少微曲榭輕陰人跡少橫
琴長日鳥聲稀如君七十真難老處處行歌有
釣磯

有懷

過青源值茹兵憲有兗州之役不遇悵然
岸柳絲絲渭水春斜陽徙倚向津亭曾勞錦字
傳嵇散那復仙舟御李膺遷客本來耽寂寞故
人還喜問飛騰王程信宿重回首暮雨孤鴻不
可聽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七

武城阻涉

支離南北嘆風塵可信浮名繫此身雨暗連村
歸綠對月遙孤艇蕩青蘋堪消驛路愁中酒却
戀家山夢裏人揔道金門能避世何如江上老
垂綸

天津逢趙戶曹枉句見貽因贈

落日孤城枕大流逢君虛左慰招留龍蛇道在

神猶王蕉鹿人間事可憂片語鴻濛開萬象一朝星聚足千秋袖中攜得相如賦莫說南來只漫游

李太守夜宴陸錦衣宅同郭參政

使君開館夜如何岐路相逢感慨多朱紱誰修金谷飲青尊能醉竹枝歌人今湖海憐雙劍客有羔羊重五紵深坐不妨頻引燭涼風天未起重蘿

湖心亭有懷王僉臬王時在天台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三

湖心亭子枕寒湫拍岸烟光四野浮酒試烏程偏辟暑歌來白苧欲先秋兩峰高並青如沐一鏡平開翠若流從道山陰能放棹赤城今穩臥王猷

送子潛馮山人游匡廬武夷

看君躡躡氣何雄杖底千峰指掌中廬岳雲深迷去鳥慢亭秋老識歸風無魚不作馮驩歎有路寧爲阮籍窮愧我日縣滄海夢應須同爾問冥鴻

送錢比部次審選朝

仙郎持節出逶迤三輔俄承解網慈尊酒離亭秋色杳大江飛雨片帆移西曹掾管推玄艸東觀繙經歷絳帷擊筑何人燕市裏風塵遙憶白雲司

焦山寺

孤峽臨空島嶼遙諸天樓閣隱迢迢鏡中魚鳥浮晴色檻外帆檣進午潮石磴迥含滄海氣江亭高擁赤城標何年白社栖幽跡任爾風塵可自消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四

三

金山寺得聞字

凌波一棹水云躡足孤峯萬里雲帝闕東蟠龍扇壯江流中圻楚吳分兼葭遠岫開晴靄鐘鼓叢林靜夜氛莫更凭闌望南浦秋來鴻雁不堪聞

黃懋忠在告作此奉詢

歲晚風霜短髻疎棲遲美爾得幽居閉門不見長安米伏枕惟耽玄晏書豈爲避人甘懶慢將

因臥病轉清虛侯芭已識揚雄賦問字因多載
酒車

送徐文學之江都徐善方藥

蕪城寒雨淨江烟別爾懷人楚水邊
卷幔清秋徐稚榻下惟長日廣文瓊瓊枝天外勞相憶
瑤艸山中信可傳白首莫言經術困蒲輪應遣受遺篇

東郡蕭太守邀登光岳樓作

岳色東浮大麓平蒼烟對藹重城千帆河渭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五

窗中出萬壑風雷杖底鳴高處淒清隣 帝座

望來佳麗奪蓬瀛何當五馬追遊日一笑天門
紫氣生

送朱虛谷遷崇藩歸隱

人憐少府困談經更惜除書下汝寧初服旋甘
栖市隱曳裾無復向王廷帆移瓜步江烟紫潮
落君山岸柳青裘馬平生多意氣莫言湖海是
飄零

送杜子庸北游

此去春風滿 帝畿憐君猶自老荷衣上林賦
就逢楊意入洛名同荐陸機柳葉青隨芳艸盡
桃花紅逐片帆飛詩筒未了山中約可信先驅
負弩歸

送吳鑒從凌司馬之廣左

白髮何嗟事遠遊春風爭羨李膺舟中丞賓從
多珠履上客衣冠薄蒯緱此去金芝應可掇將
離芍藥好須投羅浮舊是神仙宅莫逐安期駕
赤輿

松石齋集

卷之五

六

送敖學錄擢大理二守

春風是處廣文聲佐郡翩翩壯此行絳帳經生
留六館碧鷄山色屬雙旌舊游踪跡淹同調到
日音書隔幾程極目滇南雲對杳祇看除目下
專城

送周公瑕南還二首

楊柳千門曙色開翩翩裘馬亦雄哉百年湖海
憐浮梗一夜關山聽落梅白雪盡驚枚叔賦黃
金未起郭生臺閣閭城外春如錦行到堯花渡

幾迴

搖落偏驚旅客年
驪駒那復悵離筵
江南杏花寒食盡
薊北鴻書二月傳
避世偶同方朔隱
問奇終愧子雲玄
故園叢桂勞相憶
芳艸因君重可憐

送吳山人南還

南客懷歸傷莫春
天涯薄宦若爲親
東風渭水迴孤棹
寒雨燕山憶故人
白首才情高俠氣
青尊花月老閒身
定知別後栖遲處
獨傍滄江把釣綸

松石齋集

卷之五

三

釣綸

松石齋集卷之五 終

松石齋集卷之六目錄

五言絕句詩

席上贈譚者朱生二首

七言絕句詩

贈日者沈生

奉和劉侍講暑日見過二首

題無念僧行卷

有序

送地理曾時統

有序

山行即事五首

松石齋集

目錄六

一詩

送心法和尚入蜀

送緣督上人

贈画師吳子

嵩山

嵩福宮

淮水曲

秦嶺

惆悵詞二首

秋江二首

詞

盛敏叔館兄新婚調寄玉燭新爲賀

銘

吳山人萬歲藤杖銘

贊

棣萼相輝圖贊

有叙

魁星像贊

徐麓源博士像贊

朱文學像贊

松石齋集

目錄六

二詩

吳貞節氏贊

吳純節氏贊

沈貞烈氏贊

松石齋集卷之六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謨

五言絕句

席上贈譚者朱生二首

吾愛郭舍人滑稽狎天子一遇東方生伊優欲齟齬

擾擾名利間英雄幾塵土看君緩頰談舌端戰秦楚

七言絕句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一

一九十一

贈日者沈生

與子相逢在北濠廿年祿命亦虛高如今磨蝎推應去安穩山中醉濁醪

奉和劉侍講暑日見過二首

水面涼颼太液清溪雲間拂簾紋生高齋消盡風塵色一聽瑤華萬古聲

戰勝閑來貌自腴陶然一覺夢于于五湖新狎烟波長不向空林咏白駒

題無念僧行卷

有序

不佞於佛理未窺一班也然亦時時好

從學佛人游獲聆緒論其貢高執有者

謬謂已得法要而不知竟落偏義苦行

談空者自許既證大覺而不知亦墮進

情蓋法等虛空而心執有無覺海汎濫

孰窺真際宜不佞之疑而增畏也庚寅

春仲胡山人荆父過白下荆父故善

名理稱辯才無上乃數推無念師不事

語言直契宗旨不佞因得一叩威儀少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二

二七

承謦欬目擊道存無所容聲然後知

提自有密義大乘自有正法爽然心開

幾不虛此生矣念師因舉卓吾李先生

心經金剛諸說見示謂吾證道自李先生

始遂窮一晝夜力讀幾遍李先生不

佞企其人而慕說之者廿年餘矣一旦

得藉念師而窺其微言不佞因以知李

先生非常人此其意蓋有所激而隱

禪者詎獨非不佞此生之幸歟念師復

且杖錫還楚不佞恨從游之無幾而又
愧扳留之無術輒呈俚句聊識私仰云

爾

頭白於今侍遠公南宗誰復悟真空帝城鐘曉
秋雲杳一葦相將渡楚東

送地理曾時統

有序

堪輿曾時統虔之興國人遠祖廸有神
術世以比郭景純所著書多不傳獨傳
其子若孫今數十世矣時統在諸裔孫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三

二十五

中尤精其技歲游楚東徧岳陽諸郡凡
爲人卜宅營兆大抵因山川形勢不尚
卦例諸說決禍福若數一二辯黑白無
爽毫末先是余友艾和甫太僕歸自戍
所時統與約後八年當過白下相訪艾
頗異其言今年庚寅時統果來金陵純
甫已官臚卿一年適符所約數矣和甫
讀陰陽家書最多每爲余言得其要者
獨時統耳余因邀之至吳中時余先妻

葬已七年曾言是地以文曲遇文曲法

應棺中有濁水而柳內乃尚燥兒子琦

美遽發視則棺之漬于水者上和不及

僅四寸耳他所履按亦多奇合已復返

白下白下人雅不譚風水然見曾輒心

折邀致無虛畧名遂大譟適和甫擢同

卿因載與俱去期以明年春仲當再過

吳爲我擇一壽藏地時統信士余知其

不肯約于其行和甫旣作四絕句亦命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四

二十五

余次其語而爲之詩以贈

彭蠡西風一夕還江魚村酒醉衰顏探君袖裏

青囊秘收得東南萬里山

青溪渡口送歸舟指點江山王氣收盡說麒麟

高塚在前岡誰識是眠牛

山行即事

十里山塘九里花輕烟淺淺襯平沙棹歌一曲

浮雲暝片片尊前落紫霞

拍岸輕橈簫鼓鳴女郎連袂踏莎行山頭紙陌

烟如湧人道玄皇掣絳旌

出水蒲芽一尺強深村門巷柳絲香黃鸝啼歇

無人徑小艇維來傍野棠

殿橋西去水如藍匝地榆陰滿陌南盡說尚書

高塚在綠雲千頃晝髮鬚

春堤幾曲是湖田處處旗亭艤酒船載得醉人

歸去晚半村斜日半村烟

送心法和尚入蜀

少屢初從南岳來繙經重上雨花臺了心若了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五

二十三

無心處神足何須說萬回

送緣督上人

乞道何年別故林千山一錫遍行吟浪游原不

離雙足孤月長天證此心

贈畫師吳子

愛子丹青妙入神烟霞容髣髴來真何人解識

麒麟像丘壑相將置此身

嵩山

玉檢金泥事有無從官曾說聽嵩呼白雲日日

封中起荒艸秋原輦路蕪

嵩福宮

下馬來尋舊渚宮亂流荒艸夕陽中鸞旌鳳吹
無消息惟有寒鴉噪晚風

淮水曲

湯湯淮水日東流賈客乘風浦浦舟盡道揚州
多艷曲到時須上大堤遊

秦嶺

夷趙功成決武安秦王萬乘入邯鄲咸陽不似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六

二〇三

叢臺舊落葉西風兩地殘

惆悵詞二首

水沉香冷博山爐徙倚黃昏月影孤何事啣啼
不成愁近來雙眼淚將枯

西風吹雪滿河關落日驅車游子顏君王不道
妾薄命前席何年早賜環

秋江二首

江上風帆片片開千峰愁色映啣杯誰言水到

黃河曲不似離腸日九迴

水面寒生入鵲鷄江風吹夢落家鄉紅顏一別
愁心盡白髮三千道路長

詞

盛敏叔館兄新婚調寄玉燭新爲賀

梅柳窺春蚤見曉帳芙蓉鴛鴦嬌小洞房昨夜
香雲煖花燭分階繚繞風流瀟灑想跨鳳乘龍
恰好分明是弄玉秦樓蕭史雙雙蓬島絳紗
斜擁星蛾轉綠綬窺郎色欺芳艸佳人窈窕相
輝映喬木絲蘿嫋嫋百年偕老更桂子蘭孫不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七
少須記取彤管它年梁鴻德耀

銘

吳山人萬歲藤杖銘

天台之陽植此靈壽礪砢多奇矯矯擢秀我遊
逍遙維以處後嗟不競不撓予托爾以守

贊

棟萼相輝贊

有序

予甫弱冠業曲臺禮則受經余師葛養
予先生而是時先生兄育菴公寔相與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八

七

朝夕同講席上下論議予雖未及游公
之門而課功程稅所規藻于公者寔居
半焉未幾公以經魁南都省試連舉進
士爲職方郎有能名出補汝寧太守會
當事者銜公郎署時有所忤意公遂自
劾罷又數年而予師始舉鄉試既累下
青官第乃就銓謁得守歸州以去方汝
寧公去官時其仲兄虹川翁尚無恙每
游行山澤間兄弟相先後杖屨休休邦
人榮之至繪爲棟萼相輝圖以遺汝寧
公予因以燕見得一披是圖蓋不獨大
冠儼雅有先民之程而其怡愉雍睦之
象亦可想見其家庭孝友之風者汝寧
公曰自吾兄之塲而弟復官于遠予默
默有原上之思焉予幸爲我稍次列圖
事而系之贊庶幾可藉以徵于久而因
以飭爲吾後之處兄弟者予謹奉公教
而爲之贊云

我聞葛翁載德以居逃名以游蹉蹉乎蓬藿之
脊矯矯歸州嶮然者冰玉之操而皎然者藐姑
射之仙肌惟汝寧公逶迤與俱弟後兄先見之
若謂其一丘一壑相羊自嬉而吾以爲其繕性
于學游神於漠者實可以鎮薄俗之趨蓋先生
之所自貌者退然若不勝衣而去僑與盈執鐔
之機後千百年其將藏形于丹臺石室之墟乎

魁星像贊

爾斗之精何以獨兆乎文明當由其前之耀乎

松石齋集

卷之六

九

二十八

六府而後之麗乎三台噫嘻是維啓國家之眞
才而宜尸祝爾於戶牖間哉

徐麓源博士像贊

嗟爾儒其冠耶宜寬袞而逶迤嗟爾游方之內
耶去態色與欲志而一和之以天倪蓋先生所
不足名位而先生所有餘者乃其人情之內怡
寂如畏壘惛如華胥兄先生者彷彿挹太古之
淳風而先生是宗人以杜德機者耶

朱文學像贊

子腴於中而癯者形子邃於學而扼者名彼其
睢睢于于據槁梧而吟也若以爲輕世而遺榮
然吾見子手揮五雲腹蟠六經將龍驤慶霄鳳
舉瑤林眇翩翩而獨征惟狗子以名乃索子以
形吾不知子之垂紳鳴玉紆組影纓者抑豈有
充乎此形而吾以爲此獨貌子之精

吳氏三節婦贊

有叙

閩吳大夫鵬峰公嘗官內外臺有聲朝
寧間矣已而微忤當道意遂拂衣歸歸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

未幾而以疾卒予登 朝晚又落藉家
居者數年自餘亦僅僅株守長安中無
由一咨叩於公之轂欵也然從海內賢
豪間所稱說於公者亦旣洋洋矣歲之
甲申公子可官來遊吳下間出沈貞烈
傳示予且爲予言公之姑適周戶曹妹
適何比部者皆甫踰二十而笄皆能立
孤延嗣迨老而操行如一日里之士大
夫蓋私以易名之議加周曰貞節加何

曰純節矣至于沈貞烈之死以方二氏則尤有難者夫二氏敵體有位非可方跡于贊御而含悽於白首以視夫畢命於華年者死生之際又大有逕庭矣予讀其言爲之低回而三歎焉故夫大夫之節槩表著於世述者豈偶然哉即本諸家庭婦子間而其所漸摩者于茲爲極矣因各爲之贊以自附於彤管之職用以厲夫世之馳驚妖佚脫落名教者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一

三十一

云

吳貞節氏贊

奕奕貞節維吳之懿夫死于諫婦死于義嗣彼徽音恭姜節誓異日齊風激揚千禩

吳純節氏贊

宛變女宗詩書自鏡夫君永絕終焉自靖立孤延業茹辛卒命風軌載揚儀言日競

沈貞烈氏贊

貞女來勝是曰槐英從死大夫守道達情慨懷

從容烈士之程勁節後周有赫斯名

松石齋集卷之六 終

松石齋集

卷之六

十一

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六卷附附刻
一卷

〔明〕沈承撰 毛孺初輯評

明天啓六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序沈生君烈即山遺集



嗟乎此婁江才士沈生遺集也
生磊落負奇兀傲自喜不可一
世每探觚角技雄授作者之壇
吳苑起多才俯而聽其羽扇指

余一

揮千人自廢也余視學三吳
從壁上觀諸英人旗鼓相當拔
生冠軍乍接眉宇軒、霞立竊
意生寸鋒勃宰當旦暮玉侯
玄比授其闢中牘以怒視挾

石渴驛多泉一徑夜泊時後驛
弛都不自檢余時目振之已采
報罷會有

恩

選之後手生宅奇肆如初咄嘆
慨余生愛生以生之才降心靜

叙

氣澄練神明三年之逢千秋
之業維模智刃何所不佳乃落
未偶盛名坎壈伏櫪悅溪荆山
淚盡居此何朝露湛焉竟赴
玉樓之召矣嗟乎沈生有夢賦

者必有奇窮不其然乎生平著述隨手散軼友人求其什一以志虎賁中郎之恩卒業未竟為之輟箸太息浸假以生遨遊承明金馬間必能縱心博洽且氣居雲

集三

檄甫州而愈風白縵落而禘錦不然而奏最賢書稍露以角未得一耐至瑩帟雪案之苦又不獲繼之年以老其才馳騁詞場篇高美綢之名字長為徐之價名

山之歲日新富有固未可量也今已矣吾見其進焉爾矣生澗擅陽春而筆多秋意其為文妍銳漂逸跌宕流舉出入香山叟涪翁坡老間五七之激微送於饒

集四

拔俗之韻郊寒島瘦質之所僻無所不有窺之一斑惜未見其文之蔚也余迂疎無似而憐才一念差長於世人夢筆匹風流非泯昔賢有之寧為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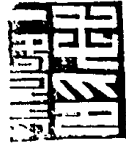
摧玉折不為茅敷艾榮嗟乎
沈生執戟摧楊長沙少賈匪
今斯今之復何恨

天啓丙寅長至日

嚴陵毛一鷺書於平江之

叙並

古獲齋



沈君烈遺集序

孺初毛老師於庚辛之際主衡三吳一時隸
博士高等者無不籍籍有名聲而婁東沈子
君烈其最也君烈少負異才喜讀奇書工爲
詩歌古文詞而至性耿介不與俗伍單衣葛
巾飄若神仙中人以是天下之士咸器重之
甲子之秋與余相期於白門至則君烈已病

序一

病而瀕危然閨中之役猶縱極其才情而後
止越幾何時而友人有自婁來者詢君烈起
居則上帝已召賦白玉樓矣余聞之慟焉遽
驅車往弔其廬則談扇猶新玉樹已萎遺書
在案哭聲在帷因與張子天如謀所以爲君
烈千秋計多方蒐討纂其古文詞意欲壽之
梓會朋等

毛老師復膺大中丞之命駐節吳中知君烈之亾也惻然痛之因取其遺集爲捐資以付之剞劂且命鍾一言以弁其端不覺潸然涕淚之橫臆也嗟乎遇之不幸未有如吾君烈之甚者也夫士方抱俊偉雄傑之才則必思急有所乘焉以自表見於世其上者入金室觀秘書得出入禁御以宣其股肱之力次亦

序二

或司錢穀兵農之任及理都會郡邑之事使功足以及於一方而名足以著於天下則於天地生才之意始無相負而士子窮年所爲畢力於古今之務者亦得以稍展其用至不幸而潦倒名場困頓棘圍已令英雄氣盡况乎名未成而遽奪之以年也雖然天能厄其遇奪其年而才之所爲困結而不得舒者

終必有所托以自著於是有好士者出焉爲之表其遺言述其佚事至于沒世之後穀消影寂而文采風流猶得長與曉雲暮霞山光月色共照耀吞吐於黃壚碧落之間則所爲窮之以一日之遭者正所以榮之以千古之業此又上天顛倒不測之妙用而才士之氣亦因是而少伸矣余自戊午江上與君烈定

序三

交相習最久故君烈之聲音笑貌喜怒哀靜夢之中相遇猶能識之大約其爲人也介然負難羣之志故時有不可一世之概而間托之嘯歌諧謔以與世浮沉意之所是雖以劍客酒人山僧樵叟與之徘徊流連竟日而不能去若意所不可卽以王公貴人與當世之所號爲名流碩彥欲交驩之掉頭而不顧也

故於世常落落寡合而獨以其牢騷孤憤之
氣寓之賞花賦詩吟風嘲月之間又性有笑
癖每對客則笑轂不止雖衣冠稠雜之地彼
獨哂然自若也嘗私擬君烈嶺似稽叔夜放
若阮嗣宗嗜酒則劉伶之對壘善笑則陸雲
之後身故其發爲詩歌紀叙雖體格不一太
略多取裁於晉魏之間有粲如霞有光如貝

序四

有皎若秋雲之遠有迅若饑鷹之疾有悲若
嫠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有雄若鐵騎之驟
鳴銅焦之忽警又有幽而艷若襄陽之叙西
園樂天之記草堂者矣又有感而淒若照隣
之悲才難退之之送五窮者矣又有如笑如
嗔如激如訴托於正則之詞天賈生之賦鵬
者矣蓋其性情所往既已極寥廓宏放之致

而興會所屬復與子墨互爲流連是以抱景
咸叩懷響畢彈真有氣逐指而成笙思在口
而爲簧者視夫句權字衡桎梏于四聲而自
附爲風雅之遺烏足當其一呖乎抑聞之天
上無不讀書神仙君烈清姿鶴質具有宿因
使慧業不彫則此時安知不與王喬赤松輩
共乘霓裳載雲旗翱翔于閬風蓬島之區而

序五

吾輩猶相與拾其遺文於蛛絲蠹腹之餘得
無視者猶存藪澤耶雖然奎壁之府文章所
屬筆墨之精五曜會焉鬼神憑焉使君烈之
文不傳則休文不稱于今而長吉永棄于昔
矣且成敗論人世態之常而生死勿諉尤交
情所少今
毛老師以一日之契遂不忘國士之愛爲點

次其集而行之使幾餘之桐復發清音已賤
之木再傾睇照則憐才苦心已足報君烈於
地下復有今日之集其意已足報君烈於
治生張先生爲之慇懃其成其氣誼又豈尋
常可幾及哉抑更有感焉君烈家徒壁立而
室人薄少君以美才懿行左右贊襄每相與
評詩詞之工拙究內典之精微唱和之樂雖

卷六

古人所稱梁孟相對恐未能有此也君烈死
越暮年而孺人以哀痛之迫亦遂不食而亡
則至性所感其可傳者又不獨以文矣君烈
有遺腹子方笄笄在襁褓中吾友天如爲之
撫而育之此固今日友道中所爲且盟而夕
寒者而君烈曾無一言之約天如乃爲金石
矢之而不辭則天之所以報君烈者其深且

厚又何如也余托在社末人琴之感實深于
懷因削牘次之話言嬉遊猶若隔旦流風不
遠其人安在能不悲哉哀緒橫集放筆不知
所云

時天啟丙寅季冬之朔金沙社盟弟

周鍾書於吳門舟次



卷七

郎山集序

凡物之至者或其精彩醞蓄終必躍露而不容以掩遏是故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躍為芝水之精躍為醴松之精躍為琥珀蕉之精躍為甘露忠孝之精躍為碧為霜即

一腐藁耳其精必躍為飛螢而况文人之心精有不躍為佳聲遐譽者乎雖然豐城之劍精躍而為斗間之紫氣第令非遇神識至人則有竟埋塵土而已君烈負才絕世所遺留古文詞縱想流葩殆欲變今古而天奪

此葉清華配補

其季致抱韞蓄之憾耳

大中丞毛公識之憐才盛心合以玄賞汰眼精多爛然聲譽遂定政如斗間氤氣經茂先題破至今猶似耿未散也余承乏守婁得觀成而寓目焉雖恨不及見君烈讀其文恍惚見

之笑抑予輩君烈亦性孤高倏然埃外長人之室即公事不至君烈之言曰立身無傲骨者其下筆必無飛才胸中無素心者其舌底必無警語然則君烈之飛才警語益自心骨中流出寧渠文之精彩不容掩遏要其人

此葉清華配補

之精采不容掩遏也大中丞之神識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婁士雅稱好修
必多澹臺其人余喜于君烈窺一斑
笑

鄧東劉彥仲美父題



即山集序

記甲子孟冬吾友君烈之大別也時朕然自
為得之流才非異倫輒致焜耀潔衣服矜車徒
方軌並跡隴駟於霧濁而君烈獨違奇剝負病
不獨撒瑟之餘遂退托山楫變越恒數幅抑莫
嗽余懷之疚蓋無日月矣又念是秋君烈之未
白下期已薄關試同余詣問介生日曠不復前

倉皇寓書有幾作防風之語余頗惑其言不祥
然終弗以為異不意其沉綿長寢於斯乃識也
嗟乎死生齊致達人立數課忽焉冥冥無有
其幹常然之觀自不可顯於日景之內闕外闕
劉者替史然而賢愚重輕本分繇見或靡質遜
園草或鴻輝列高星象之大小於此相差若
必以龍鸞之畫於梟獍璜玉之沉辟於礫石

梁北莊生惠施之談謂哭泣可廢固非通論也
君烈少起單家學書幾廢乃勤振於宗族之間
閉門距躍研究墳素復排時之訓故自為造焉
製往者之詩無可謂能立矣性通溪康雅恥受
人高壙之蔽與婦薄孺人靜居一志孺人通詩
書能琴又好禮梵夫不食魚腥兩人以高素相
友所居敗堞不墜葦若支飾曠然弗以寄意餐

飲安匱惟四時之祭一獻膳膳餘自唱祇盞簌
尊酒爾君烈於壬子迄甲子之歲凡十年未受
知于督學使者與郡刺史郡佐司李及州大夫
者數矣人皆勸其少通刺問營治家產咸謝無
一言即州大夫捐索賸與官所置河壩地委之
力辭不欲傷已之初閒情一往雅有笑癖或
病非有通世所宜然寧淡內鎮外忘可否要殊

聊浪之容賢于士龍遠矣始猶刺論摩娑繼則
學地漸澄蓋馳通勝之韻共孺人持水又謂習
玄心偶臻五衍可憑間出篇作各恆懷抱則孺
人手摹而書之以示賞咏清操既絕豐矣嘉譽
每疏一義若折神籙雖古之灌園鬻蔬緯蕭織
胸者未足喻其芳聞之鬱郁也至君烈中棄孺
人晝夜擗操甘心灰沒賦悼亡詩百首愁怨悲

慄痛逾柳下之誅侵染成疾殞其身躬計去君
烈未亡裁餘一年有一日耳病証相然月時不
異無摩娑戴面之事而節行一軌誠邑里所希
聽未更所觀來也且生人百際莫太乎倫紀先
止夫婦之原以臣事君以子事父根柯不別故
凡貌無妍惡當相其心術體無剛柔貴斷其行
事恒覽風俗之指稱聖人為美人女子為君子

言男女之德性至矣揆諸兩人不殆庶與所恨
顏俗涼劑不念河上之曲初藉旄端歿而憚鑒
名字風流墜息孰為依據余與介生諸兄弟汲
乎憂之蒐佚考闕什獲七八質之
治生張師謀以事上白公其文於人間適
撫公為
嚴陵

毛師尊 師尊以曩辛酉歲督學三吳君烈選
拔居上首茲過存詢知已骨土法然傷之遂因
張師之請特賜厚賻歸其族人又手評遺文歎
之盈言發鏤金鵝刻 張師為之左右董政不
閱月已報功殘文煜雪永不靡歇依古以表以
揭衣之弟子生死承沈擢於長者蓋未有也
兩師與介生伯玉各有弁詞而亦屬余連綴夫

以鄉人序其鄉人之賢本土舊俗之懷亦君子
所謂義以朋友摯感風徽若新是安可以無言
乎卒 染筆事不周具侯思理稍強當再作傳
一通以盡曲折若夫邑之有志墓之有石尤未
敢一日忘之也

婁東張溥天如題



即山集小引

李王孫天才清繁落句驚人十許
歲穉噪長安韓吏部經就成其名
儲皇甫湜醜惡過訪益尊而歸至
今風高軒過一篇才子風華鉅公

意氣千秋如覲也今人但解寒黑
錦囊之雅思古人獎譽扶聲教之
寶悅乃尔年之真宰妬才小人好
涸而輒神牛鬼之奇僅存一振已
稱神物王孫有云感興黃金臺上

意提携玉龍為天死夢生人淚想
山斗無盡時一日讀即山集潯然
興感以為天烈之才之遇後以王
孫而

嚴陵毛老師之懷才遇於吏部君

五生長鳳落之鄉才情瑰磊殆象
掩駕前人庚辛之際與余茲以以
試交知 垂老師余自媿夜郎何
敢雁看君烈碩讀其文想見其人
縞慕之誠氣交而魂合以欠者一

接處游耳君烈既自以數年不售
 爲之倏條以死 毛老師懷之甚
 極之賻之未已也一再索其遺稿
 手爲點次削棄以傳之墨學原居
 時指者於時留連而嘆惜又朱時
 柯亭之竹不枯廣陵之穀未絕矣
 當日一樓雲氣浩爽殆當於楮墨
 向者生焉矣耶不隨烟雲俱沒
 師乎之何如矣恐之吏部也其
 爲不死矣史遷者傳伯夷於天

趣舍之致注復懷懷不能已
 寄慨紅顏青雲之附鳴呼窮
 愁故憤自是才人本色遇不遇天
 也得一人焉知己可以無恨焉知
 君烈有通然生死之間者矣為此

筆作數修以志吾感

蘭陵初友弟陳組後湯海



自山集目錄

卷一

敘

賀陳侯考績敘代

賀趙侯奏績敘代

又

賀常鎮道曾公榮轉山東廉憲敘代

賀司理張公貽封敘

賀陳侯榮封兼母壽敘

又

賀陳郡尊考績敘

蓋書敘

王屏山人集敘

李范合選敘

觀風錄敘代

社規後敘

匡社敘

持軒詩草敘

王丘合刻敘

題諸生譜

督學孫公校士錄敘代

常子還稿敘

顧幼陶稿敘

墨仙稿敘

蘭谷山房詩草敘

名山小論敘

秋駕草敘

雲彥小草敘

紀事

易經數編敘

考卷幟敘

酒壇餘政敘

印史敘

又

壽張太僕夫人孫七十敘

壽李牙峯七十敘

壽陸靜淵封翁入袞敘

壽江母沈孺人六十敘

壽金君六十敘

壽曹君五十敘

壽江見泉七十敘

壽李君七十敘

贈高學師敘

贈偶伯瑞敘

贈洞聞長老敘

自山集

目錄

三

記

重脩太倉州儒學碑記

陳公去思碑記

署州篆推府張公德政碑記

卷二

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兩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官泉江

公暨元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祭文

祭顧泰巖封翁同繼配倪夫人

祭王母李太安人文

祭黃明宇夫人文

祭韓三州文

祭王吏部文

祭江寅谷文

祭申文定公文

祭張蓼生文

祭張虛宇文

印日集

目錄

四

祭江侍御暨夫人合葬文

祭顧給諫文

祭陸太孺人文

祭蕭母文

祭閔怡雲母舅文

祭周君文

祭徐源湮文

祭周青陽文

祭徐光祿合葬文

祭李封翁文

祭蕭雲洲先生文

祭震女文

雜文

題超乘師卷後

懋目文

鍾植贊

魁星贊

周麟伯畫省贊

又

題關公像贊

卷三

論

聖人安內以攘外

士之品有三

魚頭參政

高帝誤處多絲不學

養民以致貧人

名教中自有樂地

秀才以天下為己任

便以天下為己任

勤求賢而逸得人

卷四

策

兵法

文體

表

自山集

目錄

六

擬宋賜九經於州縣學校儒臣謝表

咸平四年

擬上諭廷臣請大發帑金募兵遼左討建

會奴兒哈赤平之羣臣賀表

萬曆四十六年

擬上冠婚賀表

卷五

書

王錫巖別駕

陳望菴武部

復呂得之

山陰王靜觀

劉集老

吳民部

啓

謝薛直指薦代

又代學師

候廬州王鳳陽沈淮安朱三司李

候沈南少宗伯

賀王大中丞生日

即山集

目錄

答烏程金封翁代

上陳聖苞兵部代

謝潛院薦代

冬至餽推府代

候山陽盧合肥胡兩縣宰高郵王州牧

候淮撫陳大司農

九日餽陳郡尊

答徐遊擊

賀松江劉司理新任

上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朱公

燈節餽郡尊

答臨川吳公

候王岵雲大司馬

淮雲寺譙江二守

募疏

普陀寺募造觀音殿疏

普同塔募造疏

募刻牋註金剛經疏

即山集

目錄

檢藏疏

造地藏寶像疏

重修江東神祠疏

造法華經梁王懺疏

脩痘司神殿脊疏

卷六

賦

條賦

古樂府

秋曉謠

玉粒謠

神夜遊曲

生簾歌

鄰舟行

男兒篇

男兒篇後

四言

夢淵明集中句

四山集

目錄

五言古

古意五首

讀孟表陽傳

閑題

婁門阻風

讀王右丞與魏居士書時方嚴寒

九月

古意

感賦二首

嘆所居

七言古

官街鼓

古意

贈州侯陳師尊有詩

寒暮

寒食雨

贈王功曹

題高壽王弘山

四山集

目錄

病齒

題高壽陸封翁

擬寄

五言律

山樓雜述

山房讀書

雜啼六首

丙辰元旦

淮雲雪霽

行春

五月

七夕

慢世六首

秋懷四首

過俞君宜宅

涉江

泊龍江驛

奉次郡侯陳老師訪趙凡夫之作

即山集

目錄

上

即事

懷北郊

七言律

登郡城望西山一帶

秋日雜興次韻二首

送別陳聖苞師尊北上

送別侯學師歸里借計

雜興

送吳司李 內召北上二首

自述二首

贈陳禹江二首

訪春書事

水村即事

自齋自題

試筆

贈別

壽周孝廉祖母

壽王帖雲大司馬

即山集

目錄

上

訪舊

書懷

感事

擬寄

送趙咸熙師尊北上

贈王功曹

五言絕句

過趙凡夫山居

悼亡二首

題郡齋石二首

清明日哭印兒二首

七言絕句

夜倚樓

留題點景齋壁

癸丑元日

春晝

春郊

題壽星圖二首

印山集

目錄

題曼倩圖壽人

春夢詞五首

讀長恨傳

雜啼四首

再夢李六

七夕贈趙碧雲校書三首

有感

乍晴戲占

贈瑤月

奉次郡侯陳老師訪趙九夫之作

次陳師尊題美人圖一托腮一獨立

擬改題一絕

登山小偈

五

毛瑞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一

婁東沈

承君利

敘

賀陳侯考績敘

代

刺史於古爲諸侯後世因之掌詔持節位次九卿卿缺以高第補或置部部歷歲舉爲守相非通六條計帳者不得居官蓋其重云是官與郡縣相差而權則異也明絮法祖是牧三載一報政司銓以治行上天子下璽書褒榮或召或留召則以大夫獨立而留

卽山集

卷一

則爲外臺之表九伯之冠是權與郡縣相差而秩則異也銅章墨綬德怨之機是故麤裘章甫與赭衣伍畝子弟田疇猶爭歲月焉況什伯者乎卽善事足獲名譽下去之矣卽小惠足媚庶人心去之矣蓋吏之視事也如郵衆之視吏也亦如梗不誹幸矣乃言頌哉若夫大材小試所試輒赫風流博大明敏精勤廉莠相剋恩威並濟百姓歌之士大吏揚挖之如東倉牧陳侯者猶賢卓哉是秩與郡縣相差而勲名又異也侯以丁未第二人起家才華學識赤幟海內片語

隻字爭球璧之胸靡不有侯而婁獨分尤焉侯於婁

其美政不能更僕數要繇今婁以追昔婁侯之政其可觀已昔吾觀父老自東來者問長吏狀則蹙額賢否未計也先爲科名短氣云今且侈口使君而津津湯色誦他邑矣非必盡知文亦以趨聲灌也婁之士慶而人多鋒昔間有以搏距佐闔者侯下車力繩之今且翕然耻而革也婁昔固多豪右吏卽鉅第收一二萊傭立威止矣豈必中餽窟極固焉今且直擊其渠小民重足側目之情罔弗洩卽打網者亦心承焉

卽山集

卷一

不寬也姦囚狡胥昔每能以文致裁傷善類今且其陰不翅水燈天燭也東南催科號劇繁而婁居最昔者武健之吏日計民而鞭之追呼者日踞於野逋負者日繫繫於庭頑如故爾自侯設程月始一督擔載如歸民不厭而稅饒今且宿餉俱起也民昔勇於抱憤吝於輸情有司憶決肺石多飲今且呼而前如課家人事不悉隱不止民故不欺判卒如流各厭乃心以去也庶言庶獄庶慎自有者昔之幕僚多以斜封混之今且盡於一里巷用無慢也昔之

長吏徒任察故借叢者尋託焉。今且城穴一空。皆清
於水奔走穆穆而已。欲上下其手。無從也。吳越士氣
固澆。有司更懲。噫。廢餐。遂使文脉彫瘵。昔之道路。有
口。侮目。賤者。知必博士弟子也。今且進而教之。優崇
之。獎借之。寒而煖。嗟之。以業問者。有所疑。立析也。以
牘對者。有所抑。立伸也。然而。貴緣弗許也。惟其伎。假
借弗徇也。惟其平。以故學校之風。如沉疴薰七。發霍
然典舞。雖鈍奮也。雖處戢也。遇太學如之。詩書衣冠。
復親休明景運也。檄牒踵接。騎從驛驛。昔嘗左右手

自日集

卷一

三

畫不暇給。今且坐嘯指之有餘也。清獻之鶴。元亮之
琴。安仁之花。次公之酒。與四境之桑麻絃誦相耀。民
如投慈保懷。以爲固然耳。不知誰力也。此皆侯政之
著者也。侯初除開州。既禹州。政聲隆隆。溢既入省。關
所拔皆傑士。夫以侯之才。卽千里猶厚慕焉。矧其偏
茲土也。侯之任吾上。甫越期。例當三載。榮滿爲報政
侯。夫侯固尚書元書達於政事。經術經世。卽筮仕。猶
將持券焉。矧其政成也。予聞與上官語。次。上官曰。賢
陳侯不置。已而詢婁諸縉紳。縉紳曰。賢陳侯不置。已

而從良士。歷博采之。復以同具參之。復擬政實之。賢

陳侯者。一口而今上令諸生。且以言請也。夫當吾上

而有循吏。如侯。卽微諸生。言猶思有効焉。矧其重以

請也。予老無以益侯。第附士大夫後。與百姓同謠曰。

我有根棘。陳侯伐之。我有蠹賊。陳侯遏之。犬不夜吠。

足下生聲。又曰。父母育我。今陳使君。挺精神。今上天

聞。以是爲郡縣之長勸。聖天子知人。當倣前代故

實。以不次召東倉牧。無使留鎮。久誦英雄。龜放長河。

鹿隨車轂。宰天下乎。有如婁矣。雖然。尊撫禁近。用侯

得矣。於戶口所尼。視侯者。惟懼其不留。爲內召奪也。

賀趙侯奏績敘代

經生不更事。枕書而縱談。吏務則磨牙攘袖。料理如

列几案。一旦攝尺寸之柄。平時粉話。都無用處。外庭

唱呼。心忤忤。惟恐損威重。矜飾弁帶已矣。其或坐斗

戟樹。三三鄉約。長煦煦。如殘落。臣妾文移。檄召如空

谷音。便謂泰然。刀奏沛然。水流而遇盤。根錯節。割席

戰汗。左右喬顧。涉筆署紙尾。不暇給。何暇以卓異驚

人哉。致古循良。瓊燦簡冊。治績八人殊。大要胸具別

才充其峻邁。個個沉雄。定齊一轍。故糾寬糾猛。曾不測之鬼神。徐嘗徐應。猝嘗猝應。警有方。突有譜。兵有陣。而爲吏。無臨摹故。濟才非天授不可也。咸熙趙侯之刺吾妻。於詞林爲傑。於科名爲高第。於任爲歷試。於風壤爲不接。文人寧必習簿領。意氣輕外補。歲月遷清要。去安所得。隔膚之痛癢。爬搔爲。而侯命駕東來。不微記室。不襲掌故。小吏欲持成說。弄文墨。輒訶斥不得近。察土俗之敝。如素狎處。擿伏如屬垣耳。宿胥不得夜半。鬻片紙。健卒不得露突。村廬抱牆而

自口集

卷一

五

進。諦而坐得其情。呼誼佐而投之。劾尅日而決之。各厭服而出。兩造之訟。如聞鈴閣聲。午立散矣。是故城社廝走。有却立竊嘆者。此真小民之福也。里中豪素。脚無寸版。而陰把度支窟。紅朽口所偏肥。道路側目。侯廉實大創之。鼠輩悉蒙頭竄。米鹽繼曲。章亥莫窮。侯解琴瑟更張之。一一以尺籍別白。擔載者追呼者。與持籌心計者。並不得牛驥同而鹿馬溷是役也。著爲令。百世不易可矣。薦紳先生縫掖之彥。講射讀法。升堂問業。快論無勑。請以私毅而起。卽微優。奉心

不直也。侯曰。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薄而不美者也。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博而厚味。是故釣而得一士。割養廉之餘。弗邱也。早衙則聽斷。退食則勾稽。有疑案。則肩輿犯霜日。一往而破鳥不及飛。獸不及遁。三尺之席。僉判可否。耐答寒暄。交加而筆無留行。今秋較士武闈。程錄皆出侯手。淹通綜核。猶刺棧而國體時艱。洞究根本。甲兵數萬占一班矣。有才如此。豈有龔黃定本。可顧而學者耶。嘗攷君家廣漢。見事風生。其殆類是。侯爲人赤誠自矢。開懷滌襟。雷

自口集

卷一

六

雨驟至。旋而水釋。無復蛇蚓糾結。日惟茹檠嗽升水。拈掃民上。某全利。某全害。某利害。半必鑑髮而後止。某苗某莠。某苗莠戰。必終畝而後止。蓋忠介性生精。神獨挺實實。以如傷摩百姓而斷斷以不欺報。天子是故明月垂簾。松尾數聲。驚鶴廬舍。酣酣無柝鳴。犬吠而孰知。沃焦釜棒。滿卮乘燭。照逃亡者。腫正未熟也。繇此言之。又豈直才足多哉。嘗攷君家。并每事焚香告天。其殆類是歟。得如侯者。補袞調羹。天下無難事。學之博士州之功。曹衛之參軍。相與寅恭。樂從

治績之成也。聚而誅曰夫孰使課士士功。詰冠冠清。鳩工工作。掌賦賦理。越在一命。咸運厥愆。可上下者。繫惟侯力也。坐嘯畫諾。敢忘拜賜哉。藉手於予。漫麗其畧。以備卽日之太史行人。詔而採謠者。

又 格意敏妙

令甲通籍典州郡。三易星霜。循資而報政。東院采賈名實。丹鳳銜溫綸。推恩晉爵。寵異良牧。以風藩方。意至渥矣。是故文人繇科第起家。握銅符出專城。社爲朝廷出臂力。爲百姓造福。亦不得以繭絲報雖。

卽山集

卷一

七

然今之吏。基難矣。問書厚求其所不便。而使節未必。稔其所不安。草笠耕夫急。則如窮猿。而緩則爲驕子。巨蕪不可鋤。稍就就輒缺矣。而非然者。擁多垂魚。巢富貴。坐飽肉食。懷金而走珠。則爲吏。又特易也。有大夫於此。提刀解全牛。操鏡照膽。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給。不相參涉。松露未乾。棲鳥聞唱。銜聲驚飛去。六曹捧文書進。疾趨退。羣下非呼無敢。平立關說者。虞芮伏几。席下伸牘。睨未半。情發兩破。單辭告密。游手橫索。錢惡擊無赦。劇賦如亂。通而量。

卽山集

卷一

八

客擇可通以事。先自事者曰。某餽遺則亟謝不復省。視麾之惟恐免。潛宮楮衣。例議贖而綱解。三面間示蒲鞭。錮緩絲粒。澹石不屑汗牘尾也。三老廷棧。穴度籍羨餘。偵意旨。瞋目砍案。竄治不少假。但損江流。一勺露葵數枝。充忠赤之腹。他無庸矣。若是者。不謂之廉吏。不可也。才多或檢不匝。而嚴邊幅。或絀於用。長斯二者。有一於此。亦足以大造於民報。朝廷矣。況乎以一人之身。兩擅其杰。歟。不束於吏之難。而又。不染於吏之易。若走者。不謂之絕代。也。賈。則。史。不。可。

也州太父母咸熙趙公。化理濃洽。譽聞峭聳。會上最
考五雲北貫三台。文武薦紳。揚解爲賀。時余舉其大
者誦之。如此皆躍足曰。善。於是乎命管城君楮國公
石卿侯玄香太守各趣供役。

賀常鎮道曾公榮轉山東廉憲敘

比來金精動宿。石鼓鳴山。塞上風烟接地。羽書旁午
於途。縣官左右手畫。而東南半壁屹如長城。則治兵
使者爲之保釐也。綠林白波。稱蛾號米。探赤白丸。間
左騷動。謠言繁興。當事者夜數驚起。而大江之濤。鈴

南山集

卷一

九

析清閑。絃誦之聲與田歌相和答。則九原魯曾公爲
之坐鎮也。公攬珠瓊之秀。騰拔雲漢。摘藻艷華。流聲
馥蘭。繇尚書郎開少參幕府。駐節澄江。持臬毘陵。京
口下車以還。百寮貞憲。九伯嚮風。四履所及。柴扉不
扃。花村不吠。牛牧馬走。聯臂謳歌。嘖嘖使君來莫材。
官健兒懷德畏威。蛇行交戟。間拳勇蹶張。投石超距。
人人皆願得一當會。新天子收元之明年。高日時
難。撫憚郊壘。謂青齊吾股肱。郡海岱鎖鑰。非公不可。
尋遷公爲山東廉憲。秉外臺之鉞。提方岳之衡。於時

南山集

卷一

十

黃麻紫泥。挾五色雲錦。從鳳尾飛來。將士且咄嗟投
戈。父老且歡呼扶杖。宇下之文武小吏。爭借冠留司
馬云。僕無似。側身行伍。不知馬足。敢效龜部。惟是存
蓬艾之心。不能不就日傾也。當公慮因兩浙。既附編
齒之餘。而建牙三吳。又隨執戟之末。時蓋有私幸焉。
而轉竊竊懼也。二天所賦也。三尺所同也。奉令無狀。
其將賈臯以累知人之哲也。公茲周歷三臺。巡行六
路。騎竹者在河濟之上。臥轍者在江淮之間。馬頭塵
起。而慈母脫矣。時蓋有私惋焉。而轉竊竊喜也。僖宗
之一臂上擁幽燕。下控吳粵。公侯于城。公侯腹心。遺
簪舊履。其將藉手瓦影以仰成也。方今龍德景曆。虎
臣蔚從。以公魚頭作鍊。而爲古採訪觀察。擁碧幢於
三輔之地。行視塞幃。望風豺狼。股栗蛇豕。膽寒又何
論潢池兵也。公柱補鼇。夫。斧脩蟾月。旋而出壯金湯
之藩。旋而入調鹽梅之鼎。則又聖明安危之注意。而
非武人之所窺測也。

賀司理張公貽封敘

宅家橫牒記年。設盤孟旂幢。壽雄駿審官院。備凡省

為甄流品循各實謀最登册府應制詞臣直明光緒
 筆磨折立起草宣麻於時黃祇紫泥從赤鳳口中飛
 出為廟廷錫類之至意為郡國廉明卓異之風蓋甚
 盛典而往見利齒肉食增戶口善上官注高等馳騁
 黃金而道路悠悠轉覺蕭然落色擁十行札不異弊
 絮集五花判不異汎梗寶九錫文不異鼠璞何以故
 余竊謂奏績試功拜爵襲級皆國靈也以通籍之精
 神傳之而靈以都人士之精神傳之而益靈通籍之
 精神至於大可斃虎可渡鵠可振臂可隔羔豚可不

即山集

卷一

七

歸而其氣遂結而為雞香為襄錦為鑪烟都人士之
 精神至於劍可守袴可歌竹可騎鉏可經手版可不
 犯而其氣遂結而為星浦為桑陰為雲蓋當爾之日
 衣袋之姓御屏之名悉繇口碑之脛走而入而帝于
 之機仙人之掌恰與扶老之杖競而喧則二百年來
 獻於理郡篤裴張公數未有也公曜翹鏢之姿時清
 選之望執三尺霜威彈壓八邑與繡斧相鴈行而不
 作塗抹面目解吉網洗羅鉗活平善無筭而不屑為
 帽錫發姦擿伏如神豪右手歛廷椽股票而街亭無

卷之七

即山集

卷一

七

鉅距當事推水鏡類典大小文衡桃李芬列不超空
 驥登龍而下樹談經無震矜氣延及士大夫穆如春
 日而論地上事輒動松風掃除會今上御極之二
 禩嘉公治行龍章翟雉貴於一家父老子弟歡聲若
 雷謂天子明見萬里使蘭臺芝檢代草野啣珠豁人
 意中事而公曰嘻過矣幸微覃恩遽霑尺一未有藉
 手為君等光方隕越是懼余曰是乃所以為國靈也
 桑麻之秀十倍常期而車服之榮亦適逢異數謂非
 精神之通不至此鶴浴魚肥之氣爛煬於東海廣霞
 鱗虹綵之氣更亘接乎西江謂非都人士之精神與
 通籍之精神交發互映不至此頃公視篆吾畏數閣
 月婁矜方襲石以識公之撫字勞而至此又且裂帛
 以書公之報政速也夫公塵網埋羨不累勾吳一勾
 水而何有於龜部兩行雖然他日輶軒使者過金閨
 而躡躡伏軾而聽塗巷老謳以此當江南之采蓮竹
 枝則或不妨伴公胡牀而俱挂壁也

賀陳侯榮封兼母壽敘

以走觀於十數年餘不上熟羊腍而吾妻吏治幾

乘除也。猶及憶屠伯畫手版。鈴下白起用事里甲坐。鉞鉞家人有鬼扑之目。而物窮而變。則有茂宰起而蘇之。擢米鹽。跌宕文史。時則桃李之蹊。與桑柘之陰。並秀嗣以踵事增華。變本加厲。東海之風。灑之以西江之水。狐鼠愈益。遁魚鶴愈益。肥一時道路有召杜之謠。而數忌其盈。則有烏丸。驟漢出而妄判坊州。骨如錫。面如鑊。手割席如鐵障。而身處脂如垢。囊時則田疇子弟之色。黯然如弱雲。狼籍而珠徙矣。即復孤陽乍回。而驚弦之翼。跼跼墮水。而未有枝。大悉吳

卽山集

卷一

三

儂之食。賜於長吏。每一淵而一鄰。而司牧之惠。顧於下邑。亦每一鬼而一龍。似有天道焉。不默人事也。故白南翁陳侯。除書未下。都人望氣。已知定有絕代循良。大浣甿民之塵土。迨侯叱馭。褰帷而喜可知也。侯爲人伉浪調達。率胸懷吐肝膈。直探諸喉。不欲效女曹兒。咕囁耳語。絕似生風之廣漢衣。三潄食二簋布。被脫粟不以勺水累人。絕似噉菜之君魚。戴星而出入錢穀決獄。皆手自磨勒。廷掾屏息立騎。卒不得踰郭門。絕似投巫之豹。兩造抱牘。至不片言而各扣頭。

卽山集

卷一

十四

伏簿領牋記。紛積於前。不須吏而各酌給。無參涉。絕似流水之移之。不畏強禦。絕似題府之興伯。公餘游戲詞翰。高吟三十韻。草輕內史。點惑孫郎。絕似醒狂之次公。進諸生談經。講梳絕似栽花之安仁。鳴琴之子賤。蓋稅駕未五月。而半壁政聲。且盈百萬車矣。先是侯三令劇邑。攷成當貤。慶今年春。鸞章翟翟。飛集於婁水之湄。而太夫人蘇亦以是年上壽。七襄之錦九節之菖。適與時會。真甚盛典。然則天子臨軒。太史起草。行人宣麻。野鶴宮鶯。合歡而游於麗譙之上。此造物所以報三異也。紫雲娘獻流霞。萼綠華舞柘枝。董雙成吹鸞管。青鸞赤鳳相雜。而戲於板輿之前。此尤造物所以報三遷也。維時薦紳先生。學宮師儒。下至深山父老。無不舉手加額。作頌聲而未已也。則又有二三執經之孺子。聚族而爲踏歌者。或難之以爲兒曹。細語恐不堪。亂兩部鼓吹。走曰不然。疇昔之目江干竹馬。侯未嘗不色喜。安知非絲衣一割。且侯騷雅之宗。以猥巷之謠。采而貯之魚袋。亦詩材盡本也。遂從吏而前。二三孺子爲某某。皆侯月試時所一剪。

又

婁之風流刺史曰輪山白翁陳使君蓋八閩之軼材也其遇事也如斬亂絲也其行令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也其擿伏發姦如然牛渚之水犀照方山之石鏡也其聽訟折獄日未移而萬幾立剖如家人而談疾苦也如屬垣而得其情狀也如霹靂一聲而喚人頂門也其未明而衙日向晦而未息露冕行春如捧漏卮沃焦釜也其鈞檢王藏吏布策握筭老猾洗

手如觀掌果也。其飯脫粟烹露葵。帽箱剝落無異布素。如明月冰壺也。其據案省文移左。署訊牒右。答牋書信。筆無畱行。紙落如飛。如摩蕭斧伐朝菌也。其持三尺彈壓豪貴聲勢炙手熱而不得搖其肘。如霜臺之籠目也。其枉笏夷猶事上官過客如鶴骨之立雞羣也。其五經縱橫與諸儒生提緝古今綜驗文史如扣洪鐘也。如寫水著地也。其退食之暇拈題課士如掃千人軍也。如奪麟舞也。如黃金橫帶而馳騁蔽遮聞也。其嘲雲謠月珠玉隨風而生如李青蓮夜臥高

矢一

集 41—574

在問紅杏於日邊。沂黃河於天上。則食使君之賜。秋毫皆太夫人之賜。敢不酌而祝於時。使君聞之。亦軒渠而笑。顧侍史取其說而存之。欣然似有當於心也。然則使君之意。云何。曰。其錄里社小學也。如洩洩。通之不妨為籠中物也。

賀陳郡尊考績敘

國家自宰相以外。所與天子共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也。治郡與理一邑異。一邑之長。雞犬烟火。狎集三尺之前。不懸峭澗以勝之。則易犯。是故可以簡髮數

印口集

卷一

七

采可以察淵中魚。可以叱咤為風。欬吐為雨。以是為能。而郡者長。衆長者也。長衆長者而束濕薪密凝脂。離歧攘臂與喬詰卓鷲之才爭功名。則四方之魚。鹿蹊狂走。偵風肯莫。知所措而脊脊滋搜。語有之。繁策急響。非致遠之術也。要在持大體為難。大體得則不煩。不煩則畫一。清淨不煩。而較如畫一。則以之相天下。而有餘。某號陳公。用此道以治吳。而吳之治。於是為天下最。維吳介在東南。罍罍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數百里。司農度支。尚方服御。皆於是焉。山公之

印口集

卷一

六

來也。酌土風。察疾苦。因勢利導。一一與民休息。解瑟更絃。惟是去大。甚者耳。蒲鞭可警。重聽何傷。不輕動搖耳目也。以故鈴下馬走口。不得偏肥。手不得高下。而田間耆老。抱牒而進。如子之牽慈母衣。而懇痛癢。無纖悉不得盡。不知有唱呼恐喝。洋洋堂上之聲色也。如是者三年。男安於耕。女安於織。章縫者安於書。列肆而居。牽車而游者。安貨童子。有仁心不捕。漁人夜半舍魚。解劒拜仇。歸田息訟。天則雨暘時若。地則山川出雲。獄簡而詞清。花繁而木秀。政聲聳聞。璽書馳封。增秩賜金。為海內風。鳳鳴嘖嘖。鶴舞踟蹰。吏民懽呼動地。先是吾婁趙侯。亦以是年政成。士大夫相率為侯頌。侯謂予曰。范冠蟬綬。繡績蟹筐。區區下也。藉手迹。舉繁。惟陳公盛德所變化也。僕何力之有焉。居亡何。遂請予言為陳公頌。夫予席蔭於東南之二天。而又博觀四邑之吏績。莫不赫赫可書。即微請顧能已於言乎。漢宣帝嘗曰。守為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漢世循良為多。帝綜覈者。而當時黃頴川獨用寬。和季入

相其他鉤鉅陰鷲皆不及也宋之高宗亦曰守得人則令無不得人夫以單父之吏而牽其肘則善書者不能工矣吾觀於公與侯之相與以有成豈不猗歟盛哉方今聖天子垂衣久道賢宰相正笏平章又得公臥理東南泰和元氣盎然在宇宙間然則公詎獨用此道治吳也哉曰他日相天下亦復如是

蓋書敘

玉晨君惜清福尤惜繁言寧贈人八座不贈人五車小篆文寧贈人萬羊不贈人三寸青錢管故長安裏

馬山集

卷一

元

馬以歲計而勝花百不一市肆諍癡符以月計而桃賣百不一即當行家製殘刻燭仰屋梁以日計而池塘春草百不一予嘗妄說文章為神物試之則雞鼠可辨舉拜之則枯樹俱可乞長生第須用石上雙蹠攝伏竹裏茶蘼中榘消受耳聲一噫而丹飛矣除辟一下而鼎敗矣時人沒頭腦輒以卒卒有司甲乙為龍虎榜以小小博士宮為鳳凰池坐使筆尖吞瘡痂之苦題面負沉黑之冤墮如是惡業罪甚百龜何緣復希燃香王象故赫蹏據子大不足劍錢祭鬼而自

之復苦

帝五百年後享千金者真吾輩語耳昔人口天上無不識字之神仙予亦曰人間無不學道之才予不讀蓋書枉却十年蠹魚也雖然未具珂月之黃金骨莫許輕着腕未夢見濤山集之碧霞丹莫許輕着眼

玉屏山人集敘

從來軍國非乏材只緣制科偏窄收拾不住坐令無數英雄跳匿於酒場詩社之間從來詞賦亦非無用只緣襴袍淡泊銷受不起坐令官家無數事業摧敗於金緋之手余嘗撫枕疑之自鞀鼓震驚輪帛貴空

馬山集

卷一

三

谷冷灰皆然尚方衣劍如餽餉進賢冠如貂續彈文封事如兩部畫網羅不可謂不竑士氣不可謂不吐顧日聚訟蘭亭不得收一鞭之用何哉雨露飽朱門不飽白屋風雨騰尺蠖不騰神蛟丞相無塔門焉軍無揖客即倉皇採餓偏善習養鷹銜紫之而已欲卵不棄鐵不疑汗車茵不訶出入黃金不問如古豪達行事繁乎未有聞也且不見頻年以還邊陲數數之警特為長樂老增三窟而朝廷數數之詔書特為張角占風開一面然則老天下烈士以黃馘而愚天

下才人以秋茶恐非常事高枕木懷耳杞綽過計第
 顧文墨吏無徒爭鋪翠銷金樞制臣無徒酒食前軍
 旅後翹材館無徒採庶子忘家丞或足資抹時之一
 簪乎吾婁國華吳君讀鄒魯書攻秦漢語羽儀博士
 宮課輒甲等所至上官有司輒加璧乞言一切碑碣
 牋奏非君捉刀觀弗善也君鬱鬱困公車爲詞林行
 秘書雖復左右縈拂意殊不屑會里兒陰搆君君長
 嘯曰奴輩忌吾才耳大丈夫非鹿豕豈長聚也遂裹
 書劍走中州游長安攬青徐海岱諸勝向之大人先

卽山集

卷一

三

生雅厚君者聞君至爭折節延致久之事白君益肆
 其力於三墳而跌宕其志於五嶽如司馬子長歷覽
 名山大川而益奇也如杜少陵客秦州往來梓夔負
 薪采橡栗而益工也如蘇子瞻晚年從海外歸而益
 變化不測也君嘗抵掌連雞飛兔山從衡上嘗據惠
 釋紛恍慨立義出游俠上嘗含毫作高文典册磨墨
 掘鼻作草檄飛書出相如枚臯上嘗揮塵析百家玄
 理博通内外典出支許上嘗甯連杯酒嘲風月猶歌
 顧曲出周郎上嘗襞綵牋撰六朝金粉致語幽徐更

上嘗與余流涕時黠權利病策心計聚米畫山有封
 居胥踏賀蘭意出管晏晁錯諸公上嗟乎有材如君
 而使之飄落不偶天下必有任其責者乃君夷然拊
 其錦囊曰布帆亡恙與其折腰半通綸母寧掉頭輕
 世也雖然唾壺時時作龍泉聲矣以文章傾動公孤
 將無妨江湖談笑不

李范合選敘

婁中沈生善爲迂語誕語其敘李范合選曰讀古人
 書當相一代之風額讀今人國門書當相一科之風

卽山集

卷一

三

額有一代天必產一兩人絕頂以呼召斗嶽之氣有
 一科天必借一兩人出色以厭服泥塗之心故遇此
 一兩人者便當布以欽案貯以隱囊伴以博山供養
 以蘭膏作禮圍繞以丹鉛擎以雙荷葉澆以白墮其
 餘鱗爪不足爲一兩人樹兵而悉可奔命而聽一兩
 人之用此讀書法也曾記庚申春拈小題數義紙尾
 自署做海上更生體客見之瞠目不知所謂已而徧
 扣脇花余指首屈愚公客益啞然與同坐者匿笑去
 迄今天知搜其軼稿合而行之大似代余釋誨者須

知讀書自有作家畢竟眼角指端真正帶得一兩
骨節來故能與一兩人結香火緣而一兩人之性靈
亦若透其牀頭屋角而不去不然此一兩人者天不
肯容易贈人亦不肯容易使人物色也雖然設像者
制作於人微敬於人又冥疏於人能為古今之一兩
人者皆筆精墨怪也其所為文皆丁甲神所遇也又
皆世間秀傑男兒鼻火所衝舌水所淫也覓相守則
魔生物相狎則魅立余懼有奇鬼憑石而嘯老狐戴
儒履而飛不得不時時將楞嚴咒解雪一遍夫名貴

卽山集

卷一

三

文章人人可以已癡止啼而輒推一兩人為帝是其
迂也脚未着於三年一兩人之中而頭直掉於千古
一兩人之上乃謂文章有竈比之花月木石之妖是
其誕也沈生者名承字君烈婁之酒人也

觀風錄敘代

南國文章之盛甲於中區而姑胥雲間毘陵京口四
郡之人材甲於南國歲遣臺使者分行天下而四郡
獻當一面蓋綦重也使者馳驛下車例不遑他務皆
謁貴官進諸士陳說經義已卽鳩其士之木者鑿拱

之已又拔其文之尤者傳示之取類於古觀風蓋重
之也余不佞猥奉簡書藉手四郡惴惴從事功令惟
謹而竊於觀風之指願為諸士覆說也今天按部之
日攬其山川相其原野循歷其溝隍勾檢其錢穀獄
訟詢其疾苦旌別其淑慝進退其黃墨綬采聽其士
俗謳謠莫非風也莫非觀也然而當事隱其說而
於課士之牘命之者何也政以士者尤風之萌末也
箕舌也飄縷垂帶揚而成波筆性文心吹而成籟薄
海內外之風濫觴於刁調之士氣固如弱雲之擁樹

卽山集

卷一

詩

而不自持博士子弟之風陰翼於怒號之物情復如
細雨之濕衣而不自覺蟹倖蟬綫鉞幕縈滅誠深識
者之憂矣况復四郡襟東南之半壁四郡之士尤操
都人士之蜚弧以余觀之材數勃窣文采陸離闕其
一班故已爛然與湖山之秀魚鶴之肥城郭人民之
雄麗紛披聯發卽無暇遠引先達鉅公如志乘所載
就比來領京兆薦射金馬策四郡幾傾其座焉洵決
決大風觀止矣抑余更有進焉懼士之萌末箕舌不
寧惟是也語曰士先器識後文藝又曰科舉之弊使

朝廷典禮政事。俱捨合出來。不知一撞百碎。然則不
敦行檢而上。聲慨不終學術。而猶全排風斯下矣。四
郡故沃土而多雋民。沃則為腥風。為怪風。而風淫雋
則為冷風。為飄風。而風削間左。不逞。關雞六博。擊劒
探丸。習固爾爾。而子衿輩亦輒飲狂。挂有司議時不
無一二告也。噫。小人扞閭動以仁義。揭竿為口。實上
官約法。亦動以詩書。發塚為難。端此非有志之士所
廢書投筆而嘆者乎。方今國家多壘。邊塵坐飛。池兵
竊弄尚賴爾諸士六息之厚力。搏羊角而埽旄頭。何
有粉榆一片地。不為勁草。而顧為鴻毛也哉。諸士勉
之。詹詹以是牘之寸管。尺幅曰風在是。則劒首之映
非不佞所觀於南國也。

社規後敘

秋菊有佳色。秋情如絲。聽林叟話。閑山金鼓。退就短
籬下。負影集立。手把諸君文場。管書流覽。材名恍慕
三河子弟。出五道將軍。令人耻不得與。欲戴紅抹額。
應詔既又見。約法詳折決。訓謹嚴按。纒不得馳驅。股
栗者久之。脫狂書生。卑騎扣轅門。負氣使酒。過雷池。

一步吾戴吾頭。來矣嗟嗟。婁士寔不競。勇私怯公。即
漫南塘小出。尋鳥獸散。何論擊賊草檄。時此者約某
絕似臨淮。入壁精采皆變。等閒雄視江東。使薄海推
澤潞精兵。避順昌旗幟。丈夫立功萬里。顧豈在投筆
不投筆也。僕夜郎自大。李廣不封。雖一隊獨當而雅
無關志。他日酒酣登高。觀劉項戰處。差足敵從軍。幾
乎今日止堪為諸君呼盧。擲布帽而已。

匡社敘

匡社主人張天如嘗謂余曰。文章顧為雄霸。無為雌
卽口集 宋一

王此言劇甚。起舞豎儒。不知令變。又手從族。認中山
君為二毛。不鼓不擒。強顏曰義兵。不用奇詐。譬猶綠
林兒。伏死市曹。猶作豪語。耳可謂開堂。雖然。好片
八脚壇。又被宣州蜀馬。擅壞矣。石勒胡鵠。猶能讓罵
阿瞞。豈有隆準公。不割鴻溝。歟。立輒作趙主父。胡服
騎射。輒似荆卿。生劫秦皇。必欲沒水。求折足。問鑿塚
發專車。朽骨斷爛。杖中覓斬白蛇。劒滿壁。挂繩拂土
銓。以此競逐。得不使南粵夜郎。掩口此匡社主人所
以血白馬而盟哉。余苦干戈久。王不王。霸不霸。游兵

紫梯梯土去。來野戰也。望見勅敵。有沛色矣。雖然未
忘鉅鹿也。昔人學書不成。往學繪學。繪不成。往學塑。
此固英雄心折。亦繇狂奴態欲自成家耳。今爲予
計其走馬扶餘乎。歲且行盡。牢愁百結。燒燭如拳。
發白墮如火。扶匡社一編坐臥其下。夜以手捫而讀。
之。不求甚解。第似夢紫潭之漁。觀赤幘之閭。恍忽間
有廣武陣圖。豈不快意。

桂軒詩草敘

筆墨妖器也。不用之。則其鬼將自鳴。如夜之花。蓋之

樓臺紫石潭之甲仗是也。騷賦神物也。不遇失足之
英雄。則其奇麗秀絕之句。不樂爲之用。如疎肩袖手
走醋。鑿缺石蓮。負古錦囊。日驀投金渚是也。然則人
生不得行胸懷。徒閱情風景。鑽貌草木。邑邑氣盡。何
緣作爾馨語。曰屋梁三又路。又靈境也。玉皇椽吏以
清供化爲齋鹽。而以其餘膏殘。馥化爲煙月。磁引鏡
母。召子孰敢不至。故一派吟。竟似閒雲野鶴。或吹簫
空際。或雜投夢間。特被駁詞。斟唱聲。驚飛去耳。如昔
人應制篇。畢竟輸行卷一簣。今人館閣體。畢竟輸山

林一。籌觀場入學正始音。畢竟輸西峴一籌是也。長
夏散髮枕地眠。取以三陳君之詩草布右側。旋口動
旋以手指作冊鉛勢。紙爲之穿。時復拍紙狂叫。躍起
坐。鄰壁爲之怪。暇一日酒酣。以三向予嘆詩窮。幾欲
浮之。飄塵之。堯率塚曰。是崇我者。予曰。君願判杜若
索鳳毛乎。曰。不願也。君願上書獻策。掃丞相門乎。曰。
不願也。君願墮風塵。白雪之窟。自謂黃初建安開元
大曆復活乎。曰。不願也。予曰。然則君之崇君之上客
也。君言故欺予。以三乃目予。而笑遂命酒而盡。醉極

王丘合刻敘

其草而醉之曰。若善事我。我當如我家故事。市千金
胡琴而碎之以警若直。

王丘合刻敘

文章苦海。有小輪迴焉。其初地寄位於心。心如蓮華
朵。其象爲木。故火伏焉。火陽類也。而包陰。陰陽相鑠
則成字。而字者其形爲火之子。於土爲兄弟。而於木
爲祖孫。故不得不傳及於章墨。木能賊土。筆能劫墨
而和之者水也。於是欣欣然相遇於穀之皮。而文出
焉。第其時火乘水位。而火絳逸而不收。水亦過壯而

金

金

金

不可繼類有物憎之者而其道不得不制之以金。金木錢而剗剗棗梨為政。文乃還而攝入於人之眼根。矣。眼者火木相守之官也。火濟火而然。木接木而茁。而文之壽於是不可終窮。計文劫之緣起。始於木終於木。五行相雜而木之功多。變化大蕃而木之害亦不少。古人懸之東門。瘞之名山。倘亦獸勝術乎。故木之為道。種一因報一果。鏤心當得膽。口報雕肝當得刮。目報嘔血當得剖。腹報洗筆當得紙。貴報擁鼻摩袖當得異香。異錦薰襲之報。而不然者當得覆瓿報。

當得炷艾報。殺青觴溫更當得素火報。大抵筆墨之性。金氣多則火青。土氣多則木遁。乘願遷流。循業發現。政不關得令不得令耳。然而有大轉輪王位焉。非風雲不可。黑風吹船。飄入羅刹鬼國。而八股不復有口矣。誠使王丘兩先生不因大力負走。以世法目之。鮮不在偏僻野路科也。張天如兄弟有概焉。重起而合刻之。而其友君烈沈子有概焉。亦起而敘之。敘之而下士聞之。益復大笑為之不畢其說而止。

題諸生譜

金

金

金

金

好異者謂天上有金。勝有銀。勝有錢。勝果爾。不知秀才當得何勝。定是泥勝耳。泥中淘得出金銀錢也。然沙磧苓通亦莫賤於泥也。嗟乎。百年間來。甲乙具在。請屈指。恨漢幾人。白首幾人。青雲即復做到布衣之極。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烟。與泥何異哉。只今凝酸子。波波向水火裏鑽。去撥冊縱觀。能無冰消灰冷。人有言。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若對此悲嘆。退發深省。學佛學仙。思過半矣。然則金銀錢又似不如泥也。故為作諸生譜。雖無太史公論贊。不可不呼為青衫史記。家置一本。案頭也。

青衫生色

督學孫公校士錄敘代

治運者上林花也。必須有羯鼓為之催。則人文是也。士風者錢塘潮也。必須有勁弩為之挽。則學政是也。炎鎬霸王道。雖在三代不得稱正嫡。而當時賈董諸名家。文章經術。聯蹕金馬。恍與衛霍之威俱震。匈奴唐帶陳隋。散習液池。瀛館幾作博局。教坊而一二山斗如昌黎輩。起力砥頽波。便隱然有雪夜克蔡之勢。豈非筆墨神初得氣先者乎。即或謂文人極重難逐。

要之朝堂背坐倚醉可擊殿柱而繇葛一講輒屏息
不得譁五鳳樓喧溢金吾白挺不能過而手版一畫
輒累目相戒無敢犯則三尺約法有大力者負而走
耳三吳故六朝金粉地多士鵬舉起為四方之高
髻大袖而亦不無善馬敗羊屢煩詔書之几杖金
錢如是者何也扶輿蜿蜒之氣勃率於西北為山而
激灑於東南為水山氣厚故材多剛方而響亦多沉
博水氣薄故物多尖媚而音亦多儇露自古咸陽西
京之文踔絕百代自是山勢北來典午風流有舌無

卷一

主

骨恰其水聲東去政不盡關清談也本朝定鼎南
國而尋鎮幽燕其提衡諸道類用藩臬而於江表文
壇獨用繡斧彈壓出神京右意固閎深矣斗壁有靈
惠徽西川六吉孫公秉鐸三吳三吳之士舉拭目觀
司隸威儀絳帷寒而精米為之一變赤幟拔而風雅
為之再變今且如金如錫為龍為光人人不復作吳
下蒙矣若是者又何也曰此故易之所謂山澤通而
洪範之所謂剛柔克也大要吳土之祖尚其跌宕儒
冠拓落名教者正坐於江右之餘毒而要其跟蹤掃

地鬼怪壞人者寔本於文體之發狂嘗見比來輒苗
隄隅唐突八股優俳小說蝶襲六經阮嗣宗將詞為
老兵介葛蘆幾牀其何語則一片風波之民筆塚俱
成水國而研池俱有水淫矣公以鏡面持水鏡以錦
城劒關之巨靈手陶鑄兼葭白露之水雲鄉如燃犀
而照如排沙而簡可謂手挽江河之下而逆流筆補
東南之傾而再造然則都人士之速化也宜哉文章
經國大業五星聚五雲捧太乙老人當燒藜而為之
先告以茲龍門諸彥襟領時流俯則虛聲不盜書紳

卷一

三

而服先民之矩仰則利名不愧撫劒而酌國士之名
豈惟灑拔流俗遠流江東綺靡之謫抑亦匡濟昇平
盡解壯夫雕蟲之嘲真千載一時乎余不敏猥隨負
弩之班側聽談經之席撫是編也令人不勝執鞭之
欣矣

常子遷稿敘

沈郎徵逐里間詩履消盡邇乃用蛛隱法逃入闔閭
城之南國白雲松火隔在數峯黃蝶野花曲通一徑
婆娑有影劍跡無聲差自謂避秦小武陵不復許漁

海客

舟問渡矣。忽一日放鶴歸報有一異人葛巾焦衫挾兩三勝侶策杖而來跡我於牧童樵叟之口入門不告姓氏擲一編於戶徑去僕開卷未竟尺幅擊案絕嘆以爲不從人間來自起追之見艤艇垂楊堤登舟解維權發如駛僕遙謂曰客何爲者可來共語客乃反顧拱手曰我越中常子遷不得志於一時將走通都裂胡琴君可作蘇門一嘯予出當不爲外人道也

顧幼陶稿敘

御從

余浪墮口業喜弘獎風流輒爲黠兒所賣漸面頰不

御從

御從

御從

御從

御從

欲聲卽神交如幼陶遺書浹月闕然不報不惟性懶寒暄亦深謝舉筆塚將傳語斷眉也新夏晤求一於江上尋又晤懷茲於吳門兩兄皆言幼陶趣敘甚急

御從

余乃愔愔自失曰余欲敘吾幼陶文久矣大要立身無傲骨者其下筆必無飛才其胸中無素心者其舌底必無警語晉處士寄託詩酒雅似澹遠人而意有不可遽作色拂衣是何等血性當今帖括幾於陸沉科名幾於草竊而坐井之面孔耳食之鼻息甚於鄉里小兒蓋人人腰折矣讀幼陶文岸然露爽政不減

御從

當年商音羽奏飛蓋登車可謂五柳先生對門宜其慕蘭齊莊雅與之合也昔有淵明破遠公酒戒今有幼陶破沈子筆墨戒矣雖然兩兄爲我語幼陶他日有圖三笑者添注一不儒不釋不黃冠之畸人與君輩而四將無胡盧俗眼

墨仙稿敘

唐人有句曰形骸寄文墨意氣託神仙其殆爲吾墨仙打稿乎余十年夢思湖上而牢落五尺簞不得一假濃抹淡妝瞥見墨仙文恍疑凌波美姝從六橋煙

御從

御從

御從

御從

月中湧出令人欲賦遊仙矣豈君家淮南驅雞入白雲君乃能搗胸麝成紅雪君家蛻瘞文堯率塚乃五百年後化爲松烟入君手結五色樓臺也然則墨仙固有胎乎今且紉墨仙之文以爲酒可以養髓點墨仙之文以爲用可以燒黃金不然絕粒而飛天不然鳴珂而遊帝仙乎仙乎吾蓋不知其變化矣

蘭谷山房詩草敘

春愁牢落跌坐郡齋讀應制諸公同門書有五色餘毒迷人化爲酸風來射眸子遂因目疾時且雙鰲負

芒如出閣新婦。臂袖向暗壁。惟耳聞鳥語。鼻逆花香。詩鬼未老。小兒活活。欲破胸而出。又被肝烟。騰上散作淚灰。如是者累日。忽獻之陳先生。相背呼曰。子目無患。吾有小藥。草爲子洗膜。乃探其積。出其所藏。則吟稿也。僕初瞪眙。如在幽壑。底裂一線。天既乃漸豁。靈境未終卷。而溪山桃柳。士女禽魚。無數春光。一齊爭發。於睫間。日痂盡脫矣。嘻。異哉。嚮來不遇金鑣。何怪薰人艾氣。便白日欲寐。平獻之笑曰。吾從西魯。跨匹馬走江南。携此一味。醒眼方素。直者其在。子敏。

也。僕曰。浣花無人。謫仙去。此方久已不傳。微先生教。僕固當言。雖然。由此一番。又未免於長松下。重分青白眼。則先生何以懺我。
有此妙方。洗上池水。尚覺多事。

名山小論敘

一日坐妨帽軒中。忽有一陣怪風。從西北起。有無數三寸鬼。騰躍而來。皆銳首長鬣。戴竹冠。騎東郭矮靴。綠沉槍。大如椽形。其後又有無數八脚小鬼。搯頭畫角尾之。而至若相迫狀。三寸者以好語誦道曰。力今弓燥手柔。與諸侯會。微名山君等。可暫避。八脚者。

寶主述

有慙色。遽驅蛇集其端。三寸者意不能平。身自奮。擲地。八脚又陰教蛇。街之。於是三寸者乃大怒。即日治兵相攻。旁復有白面烏欄。號幟先生者。扣壁門求謁曰。竊聞倍時者不章。功高者不賞。八脚意良厚。願老平章。熟餐而書諸紳。所謂合從爲楚。非爲趙也。三寸笑曰。卿故遨游。四友間。爲人耶。作說客耶。乃引之周視。牕几牆壁。藩溷訖。還飲譙。因從容謂曰。丈夫舉事。上自東壁。府下自冢墳。速自頡頏。近自釋家。難說莫不收保。有年得天下。勅敵與權。所長有一居先。

卷一

寶主述

當伏死。暴池耳。能効女曹兒。咕囁乎。歸語八脚。有頭中書。無降中書也。吾計決矣。嚮先生唯唯。出當下八脚立陣。甚堅。用葛藤爲城。用黑漆爲旗。號甲仗各帶酒。煮皮鞭。蓐食各帶腐湯。望見三寸軍中。皆紫石潭。而陳皆大笑。俄三寸者登壇。部署。聞其稱中軍。口鋒都尉。稱偏將軍。曰。頡頏。司馬先鋒。曰。雞距。將軍後曰。五花校尉。兩翼夾擊。有曰。彤駙馬。有曰。錐虞侯。巡微者。有曰。鼠鬚郎。騎策應者。有曰。削削中。郎將參軍。事者。有曰。碧鏤。常侍處分。果定。鼓譟勸兵。槍。震。

未接戰頃數有諭太守傳詔止之輒引兩虎不得私
國爲論鋒都尉亦引成語對曰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遂顧左右急擊時三寸之士振臂一呼而八脚之
師皆敗走屬鄉之欄先生諭太守來賀觀其戰處入
木者七分咸共嗟異遜不及也已而三寸諸將吏班
軍行賞置酒高會而我妨帽軒中有一二禿髮鬼驚
瘡可憎亦復躍出相就竟不知何者是客余不覺失
聲大叱之羣鬼駭散擊光如電化爲一物如斗忽墮
案間取而視之乃是金沙友人周介生遺我名山小

卽山集

卷一

論一册

姑妄言之何妨說鬼一審部勒正使文
場生色

秋駕草敘

友人陸雲彥持秋駕草示余讀其文亦輯轡銜執節
掌握驚驅逐電曲中鈞繩真王良手段也從來功名
線路劑如羊坂多許英雄噴沫鹽車要當大呼的願
一湧三丈乃今舉業家頗類轅下駒徒戀棧豆上者
亦類東野鉛陵窮則伏急則敗而已卽復捷足詭遇
文茵暢轂朱英綠滕而不識金枺漫驕車儻令人氣
短語有之馬或以奔跳而致千里以雲彥之材見

影而走會須驂君王八駿軼昆雞過歸鴈游四海
而氣力有餘豈屑屑與跛貓闘捕者然則是草也何
以雅似奇肱之製馭風能飛有如此日其泰豆氏爲
雲間眉公立木置步三日而盡其術故二十四跡所
投無差不待操筭而已決也雖然竊有感焉取以示
巖必有驚而逸者

雲彥小草敘

寸管生風遂欲眉飛鼻翳

卽山集

卷一

余所居鄴頭支壁矮窓習秋莽中客至幽暗不能竟
一語一日雲彥入訪解衣坐戶限上呼王人曰來來

吾有近草在子謂我何三年磨鏡袖裏蛟飛筆若不
靈終當燒作灰吞耳因縱論當今逢年伎倆雙眼俱
白鬚髯怒張快風簌簌穿窓紙而出豈花瓜葉齊響
予釋草尾抗聲謂曰時無英雄故孺子成名咄咄奇
文不可共世欣賞耶請版行一二立望國門塵起是
吾黨吐氣之秋也雲彥大喜携其草便去

紀事

卽作昌慶虞稿序亦可

近日讀書無別法渾一味求醉而已青衫如草陸沉
增伍不堪洗眼遇試後只解支屏而已會昌慶虞從

却歸道經余虛爲一破夢。余方幅巾蒙頭不復分賓主。揖又手而已。坐定亦復不作寒暄。互索試牘快誦過。虞虞即探行。璞出新刻餉余而已。是刻一一經名勝標舉如珠玉照人。余無須蛇足。第出少酒流之而已。時風雨饒年。楮煙。花片。撲衣。裾恨督。力小不堪聞。滕公僅耳熱而已。侍無小史。語多微不悉紀。惟喜與知已發。半日狂開數聲笑口而已。日莫別去。恍惚無膠賴。依舊掃斗。藉團蕉。手把刻本。重理虞虞所話諸名勝風。聚臥游而已。草草而已。爲復錄寂。

卷一

易經數編敘

易數學也。編以數。顏其易理也。雖然。畫前有易。此語未免誘經。巨斧一劈。已自蛇足。何緣又幻鬼怪。不馬不龍。帶幾點駁落。榜蒲局湧水而出。作恁兒戲。割片五色。頑石唐突。碧落已自疊牀。何緣又盡胡蘆。兩兩三三。如禿帝聖壁。欲與亡是公對帳。饒恁婆舌。故易之一書。即漢唐宋爭殺之本。而今人之讀書。羣字製文章。即易粉墨之本。康節精數學。而倒粘易於畫前。政心傷易也。易遭離坎而一變。遭歸連而再變。遭象

繫而三變。遭包玄等書。而四五變。遭房晏輩。而百變。遭關洛諸學。究而大變。至遭舉業家應制之手。而易蕩然矣。余嘗謂制取八股。猶八卦也。股用奇。偶猶加倍法也。田楊之譚畫也。指宮闕衣冠車乘曰此。吾畫譜則一幅舉業。亦明明有易譜。而文士坐不知也。善兵者祖易而結陣。善文者師易而潑墨。走徑口捷。士東經置高閣。而黃葉滿易林矣。掃地布席。自編中數子。始數千皆崑產。余皆從模索中得之。往往見寶。不以余爲不善易。時進其社言。以清我案牘。塵夫崑之以

卷一

已

易故多世學。數子之業。又能解易而不窮。今而後於數。編建五丈旗。還於章編續一枝燈。定不使醬翁篋曳笑人也。率意說易。幾使夷甫燒却麈尾。

考卷藏敘

窓下命場中文。自是開花草。不消十分認真。從今論則窓下文場中命。亦是冷鼓板。不消十分按定。只如開口時。閤嘴。若箇不事。下手時。黑漆漆。又若箇了事。來讀書時。悠悠汎汎。若箇不一味靠大奔競。時波波喳喳。又若箇肯靠天來。故酸子談文。正如盲子

即口集

卷一

望

談命會排八字。自然猜着兩句。會學入股。自然逗着兩篇。世人不知命造文章。而妄意文章造命。抵死將胡盧樣看做定盤星。則是以酸子談命。又如以盲子談文。可謂癡絕。然科策一出。四方畢竟炙手。却又何日文壇開市也。遇合之文。狂泉也。但稍落鬼奇字。即怪魁佳話。即笑柄。即回頭自檢一番。頗亦自疑。但稍戰勝惜者。亦首點忌者。亦神伏。即回頭自讀。頗亦自喜。且勿論此種奴態。真有平時扣鉢。就而一夕髯枯。平時擁被。踞壁苦不休。而一日長廊可掃。仔細思量。即口集

是誰調弄人端的小小得失。各有一小勢利之鬼。牽人之肘。而集人之鼻端。此乃所謂命乎。僕於虎鼠滋味險些。嘗透初似苦海久之。直作逍遙游矣。急為傳語。世曰。文耶。命耶。兩枝皮燈一條鍊。限遇不遇。皆須撞破。不然不被悶殺。恐被瞞殺也。

酒壇餘政敘

了漢作活痛飲為上。賦詩禮佛次之。讀古今奇快書。又次之。屈曲弄酸語。未矣。至以未字理嫁娘衣。出最

即口集

卷一

望

不為田夫色。動紅紫起大宅。政使裂帛書。掌寶盡胭脂。恐又錯走邯鄲路也。今秋陰暮。食斗壁。吾曹鸞翻雖鐵龍。性不馴。端合重邀青州從事。入醉鄉牢把泥丸。封閉洞口。較量酒德。酒功不迭。即吟魔禪味。傳癖且以卯金。不知有何論當塗典午。如八股頭。乃介生諸兄弟。輒破例流出胡麻橫。將朱衣殘葦。闌入麴部。沈子曰。羊踏菜園。豈不畏竹林笑人。介生搖首曰。不然。吾酒壇餘政耳。履鳥觥籌。與鉛槧交錯。吾乃肘雲溪侯印。揚解而起。覺爾時花。覓月鬼俱稱錄事。為來紀攝貴人。小飲無治具。有。如許下物。不復煩。鮭菜二十七種。寧惟是拔劍斫地。學畊田歌。請試染指。椒雨耶。繁露耶。亂水八升。罰吾依金谷。數咄咄哉。誠如是。是中山千日。釀一沉酣。便當三年。余亦須揮杯脫幘。抱作枕眠。眠際聞破奚囊。中噉噉有鬼泣者。急借少合婪尾。醉之而後。乃徐詠香山本色句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痛飲讀離騷。便足稱名士。印史敘

沙界一大圖。書記也。石補齋戴是謂印牀。舒領蓮嶽

是謂印骨。合璧聯珠。是謂印篆。雲霞如綺。江漢如練。是謂印之赤白。文草樹之苗。是謂印之痕。禽魚之尾。是謂印之影。水流花開。是謂印之奏。刀髮豎眉。橫是謂印之結。龍卦龜疇。是謂印稿。西巖汲冢。是謂印積。科斗鳥跡。是謂印說。自天驚雨。逗以還。墨索之散。彝碑版。是謂印上之波點。卽西方之黃面。東海之青山。是亦謂印中之佳手。而印外之副本也。誰爲印胎。日有一寶輪。非金非玉。誰爲印鈕。日有一帝。竅非龜非虎。誰爲印匠。日有一鬼。斧非鏐非鍊。誰爲印墨。日

印日集

卷一

三

有一空華。非丹非粉。誰爲司印。曹日有一子虛先生。非香案吏。非符璽郎。亦非太乙老人。是故印之所積。則爲糟丘。印之所走。則爲筆陳。印之所登。則爲詩壇。印之所變化。則爲劍術。印之所鼓吹。則爲竹肉。部印之所駘蕩。則爲溫柔。卿印之所受持。則爲香之五喜。而卅之力。輒會得此意。雖垂無綸。釣彈無絃。琴而亦是印。不會此意。雖入五都。擁百城。而不是印。然則胸中自有釵脚。漏痕。方許參不違印史。如必辨舟而求按圖。而索謂某代當摹某式。某人當用某記者。寧向

名山瘞吾印史 不須更翻印譜

又

白尚書集大帖。以陶家餅數十。作七層架。列齋中。坡解讀漢書。數過始盡。如人物地理官制兵法。每一過。專求一筆。考亭先生取玩。歐公集古錄。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如此說者。不第昔賢嗜古情深。政由古來一縷不磨之雋氣。書則棲於紙上。夜則棲於枕上。吟則棲於筆腕上。飲則棲於花月。上出山而處分大事。則棲於手版腰章上。江山可以麋鹿

印日集

卷一

四

宮闕可以鼙鼓。陵墓可以狐兔。而惟此雋氣。可雀可蛤。可她。可龍鬼部。遭之而活。墨瀟瀟。遭之而淫。蟲魚之形。遭之而孕。石骨遭之而香。金錯刀。遭之而吼。不佞故縱覽印史。不能不悵然有丘貉之思也。鄉里小兒不解事。輒謂今山不及古山。今月不及古月。貴耳賤目。態率爾。爾請君細點印帳。千秋塵土。姓名忽作。變相和。祭托出。臚列几席間。皆要。不關。癸丘頭。不閱。模金尉直。是書記之虎。貢如陳寺丞。枕屏効南宮筆蹟。政令古人復生。當爲絕倒。方今天下。鄧書燕燭之事。

多而削荆編柳之人少。人都嚇。則似邸中露會。蔭
太守印。跟蹤則似倒用司農印。出沒鬼神。則似鶴之
化印。集脫則似龜之左顧印。增減舉動。有同兒戲。則
又似趣刻印。銷印以舌劍。墨兵為金瓦。注則又似急
投水火。而緩復還。故處之印。蓋嗜古不深。斯雋氣亦
薄。而逢掖遂無文章。晉賢冠遂無事業矣。嗚呼。安得
如印史者。與之辨。周亞夫伏波將軍之文。則寒山分
寸石。恐敗不減於燕然山頭耳。不佞於古道雅抱獵
心。閒嘗擬指印林。而更溫吹史局。印史之行會。當借
蛛絲。蝶尾之精靈。喚醒視皮。輒囊之醉夢也。喜而敘
之以成鋒冢之餘編。以備花甄之別紀。

壽張太僕夫人孫七十敘

富貴榮康繁昌壽考之福。雖強力壽氣。請智利才報
每不配其所求。然閨房中秀。有靜襲之者。則神全不
全之辨也。無志苦德。與有心積名。俱足消損元氣。故
軟輿繡幕之仙。高華四照。津津甘里。媪齒牙。要之視
渾金璞玉之範。如東海家法。京陵家禮者。不翅小巫
退矣。吾太僕公張以峻姿偉烈。鍾鼎一世。人曰此乾

神靈彰所獨聚也。抑知靈彰必無孤行直坤與乾耦
而出而震巽豐恒隨之者也。請徵諸夫人。孫夫人淑
慎且貞。作述君子。當太僕公未遇擁鄰。揣摩弗逞。則
產而反上。華嚴婢機。抒鳴月。緝統。揉霜。汲。綴。紛。其
燈火丹鉛。俱勞。唐而夫人驩如也。太僕公起傢。以匹
馮驥夷路。萬里侍主。無內顧憂。得大展其手於補天
回日。白簡變黃沙之色。玉珂搖鐵騎之寒。茂節著赫
望歸。香風灑灑。生槐棘者。繁惟夫人拮据。是藉太僕
公居鄉。清剛亢爽。不能茹一語於喉間。而夫人濟以
溫。輒有猶豫。夫人徐理其說。則立決。故白首如賓。異
俗。穠纖。車。塞。花。鳥。簾。捲。魚。龍。誇。壺。內。豪。舉。夫人絕不
近。禮。空。王。而。已。失。譚。空。王。於。今。日。資。糧。金。碧。作。佛。事。
客。髡。緇。為。女。孟。嘗。止。耳。有。六。時。一。室。沉。烟。梵。夾。謝。喧。
揮。慧。如。夫。人。者。哉。伯。氏。雍。雍。仲。季。矯。矯。詞。場。據。傑。吐
納。風。雅。預。走。流。輩。彈。指。欲。破。浪。去。荀。家。文。若。復。坐。鄴
河。娛。朝。野。想。望。太。僕。公。如。望。歲。旁。觀。者。咸。為。夫。人。心
願。而。夫。人。澹。漠。自。如。輸。翟。貢。篋。筭。布。素。檢。柙。無。異。汲
汲。綈。紉。勞。苦。時。也。不。佞。余。兄。子。之。子。是。依。泰。頂。之。峰。

故稔婦道而益以驗夫人之母儀云蓋富貴榮康繁
昌壽考有嘿招而嘿護者七十年一日矣而正不從
里媚市美故曰神全也苟非德耀則伯鸞之神亦不
憚褻帝者師則未松游及今齊眉看綠髮不衰故坤
輿乾綱而震其豐隨乏者也新秋晨當設晚兄子某
謀余言親之夫時方河漢濯輝桂花流馥以余言進
猶殘蟬也雖然第願年年秋際聽蟬嘶夫人能無適
然也

壽李冢峯七十敘

自日集

卷一

三

歲在癸兆壽星臨辰位二月桃花盛放冢峯李公適
初度親舊呼觴走幣而集謙吾曹若欲索言於余前
致謝曰惟公茂才任卿之等人也譜系甲里中家鎮
鐵軸之寶悠悠者不可以少年博雅問遂舍置留課
後人林患釋紛以立義灌蔬莠竹以全高其一裘一
葛一盂一簪耳外履聲輒驚墜而與人為信雖水
雪千里必赴也其正氣凜然髮怒可指王族而小平
頭習之咽咽煖也其閑坐客出傷厚語垂目注鼻勅
松風收去而酌霞月品禽魚亦復談天不劬也其綜

緯微密如較尺寸如瞭掌握而馭紛紛薄暉際於
胸次下上於眉宇之間而掉首忽已忘也大約渾金
璞玉醇酒熙陽不知世間有爪牙鱗角事此其始祖
道德五千遺意也報未浮於身故駁發於所生任卿
彩毫天授積學破萬卷雄文拱壁玄言粲花為一時
名勝所宗日選高枝理豐朝向霄長鳴止煩秋飛衝
突耳繇公言之左顧孺人如賓右弄孫兒如玉即不
甘褒寧不榮暢而逼人來者固有培必報有報必食
矣嘗聞之七十從心今而後不恢恢乎從心有餘

自山集

卷一

三

哉惟不佞某之奉儀型寔世誨也先是與公鴈行稱
中表之誼通也即今與任卿申之以婚媾則又以婚
媾之誼通也上堂獻壽禮不可無言惟執事賜之珠
璣以為壺盞光也執事即不訪芝苓邀鸞鶴而城闕
有叟皂帽白鬚口誦佛經手把道書鼓腹看雲外不
求餘古隱君子方之何如執事能無香山洛社之思
乎作是語已會未擬對童子持桃花適至余遂笑曰
是度索出頭物耶請即此為信願躡杖履後結神仙
交年年乘春上桃花下映照配好俟三千歲果熟堪

禁大嚼何如公聞之亦必笑曰是類金馬門詠諧語
爲盡一厄

壽陸靜淵封翁八袞敘

江左推陸爲四姓名家而東倉九推靜淵翁爲一經
舊德紅玉青泥光影相照烏紗白拂望若神仙今
皇帝嗣寶曆之二年翁開第八帙時方春半碧草如
絲走野馬於桃蹊飛女子於李徑水香之蒞似與三
珠樹萬年枝競秀而烏衣國子弟似與青鸞玄鶴接
翅而翔也都人士加額爭攜流霞曲米爲翁壽慶與
自日集

翟禕賁相望于里門翁固逡巡避席趣止之而遽不
得謝會重甫茂才輩趨而前余不敏乃揚解進曰樂
哉今日吾翁飲也翁以邠魯之文學而帶西竺古先
生之戒定以柱史之慈儉而帶園吏之消搖以萬石
君之謹醇而帶井丹之高潔蓋自王器太和公釋褐
以來鳳尾之諾久傳鳩頭之祝洊及而翁曾不作貴
向向人田舍爲多收十斛麥輒裹馬耀地而翁寒暑
不多出則墊巾潯裏挾一小奚歛跡行見者不知
爲達尊老史載古隱君子猶遲遲多事治垣屋令家

壽江丹沈孺人六十敘

長戟高車而翁蓬蒿故亡恙勢家寵養得作傲人
狀而翁門如秋水兩三長髭氍毹有日松風扣版扉
遽倩蔡牀小支之上司雅重翁輒減暇卒起居而翁
歲一二公見外不復通片刺採芝退步多雜傳粉塵
侯而翁不製半臂不接異色客鉤奕之暇惟引軸自
娛而已嘗紀蘇文忠以能耐富貴能耐安閒譬之耐
痛易耐癢難謂真有道之士斯語若先爲翁擊案者
請翁點取排場鷹撮盧摯未免擁被懸黃頭歷齒不
動尊長生鐵未免坐垂堂通德之勝逍遙之亭未免

自日集

卷一

五

然車夕陽蕉花夜雨于焉理策憑眺柱頰夷猶外顧
而天表一鶚佩蒼壁負紫荷曳履簪毫爲林時之左
右手內顧而塔前兩芝握青鏤吞丹篆聯鑣方軌爲
洛下之東西樓則人間九錫仙家十資合併鱗集絲
絲縷縷皆翁之結願香也謂樂事猶有逾此者乎是
日也五色雲從列宿蔚起北入台垣上亘南極星針
綴斗牛恍忽見大史奏三千里外有真人紫氣路不
獨鼠腸滿浣學難大俱靈也

壽江丹沈孺人六十敘

讀古名媛書如所謂摩笄却車者則令人喟然時指如所謂畫灰移者則令人瞿然改容如所謂奉安陽檄導太常輿者則又令人欣然蹀足故世間鬚眉丈夫血性男兒逞逞謝不敏於知廢知興而坐嘆于志養祿養不知不可猝問者在天人之際而其可以徐食者在去來之因則余竊爲繼伯江子作繞朝贈也江子有母曰沈孺人高行殊邈遭家不造以盛年稱夫仁手拊繼伯爾蓋未能典謁云浸假而命執經從余游余時未釋褐起家繼伯亦未隸籍博士每蹀

卽山集

卷一

三

蹀向余曰吾何以報吾母也吾母熟嘗菁茶飽歷風雨清火一枝寒螢四壁左理鍼紉右課伊唔蚤夜以無墜箕裘是厲餅聲蠱耻不欲令兒見也天胡爲醉生兒如羊置三遷何地余語曰不如君言明月之珠以結疴出也繡錦之瘤以鬱感成也使謝家婦不遭家難作版輿流水風氣則不足以茁蘭芽之玉使藍田玉作園花早發以芳草一第爲寧馨則亦不足以蟠仙李之根孺人固孝廉公閨秀爲母師女宗而吾子又以卽姓負理材影纓甲第相望於中門渙水襄

雲交發於筆下第勉之當自有說繼伯用余言志日益適業日益酣知交日益博議論丰采日益縱橫蔚然爲時流推重今且相率告余曰江母沈孺人春秋六十高矣余不覺起舞時昔之日有徵券焉其請質之諸君既又低迴久之一行作吏擁笏垂魚回視扇枕倚閭忽忽如夢如子衫未青母頭未白諸孫牽衣子婦上食雞黍進母草蔬同客不遑遑於裾絕不戚戚於杖擊卽東海西池不以易此而又何況以五色之裏染九烈之汗也

卽山集

卷一

三

壽金君六十敘

出吾城之東閭三里許有古聚落焉而陽而築居樓溪而設徑林木翳蒼烟火逶迤轍跡雜遝鬱々擅村郭之勝中有右姓曰金龍德世隱推祭酒於里間而金有文學曰子韋弱冠擢花觚稟食官牆聲價課公車爲一時名輩之嫖姚都尉而子韋有世父曰基君朴躬茂行敦倫急交政不減第伍之高義與萬石之家風今某君當初度梅柳未困茶筍將肥吾城諸君子與子韋遊者輒借通家之誼爲君奉觴獻壽花光

酒氣幾欲羹。蔡行人余因緹記數年前曾遇彤家躍馬從海上歸抵掌詫余曰。婁固小福地也。達近湖山陰托之爲外藩而不必爭其實則漆園生之介處於材不材之間者也。婁郊之左臂尤小洞天也。海潮日夜自東注。婁蜿蜒西去而左臂政其南折處。東則太狂西則大飲而水政於斯處爭奇則贅髡之收功於田父者也。水之奇吐卽爲五色之采毫吞卽爲九還之丹鼎。吾子識之余時雖日往來胸中而不測其爲何語以今觀於子韋之才與其伯某之令聞而彤家卽口集

言且一二驗矣。然則書百忍者家瑞也。豐六嗣者國瑞也。聚德星於一堂者尤千秋瑞也。唐人曰。棟華晴日好。綵服莫春宜。請更以觴君者取次觴子韋之尊人。

壽曹君五十敘

九日令節也。潦盡潭清。烟凝山紫。洞庭木葉。真帝子之居。玉露金莖。湛仙人之掌。好事者動引故事。登高眺迥。一壺一觴。舉芳渚之芙蓉。采疎林之橘柚。其學道家則又爲佩茱萸餐菊英以輔體延年蓋甚盛事。

也。人生其時逢場借景。布景邀懽。一暢蕪段。白露之懷。不啻適矣。酒酣氣冷。倒著白接離。淋漓賦詩紀勝。蹟亦可謂不負秋光矣。而公仍曹君者適於是日。懸弧抑何巧合也。夫曹甲第冠吾婁。朱輪赤帟。後先相望。絃誦聲相聞。至今里門鞍馬照地。則卽君之置清山紫也。君少負異姿。濡首制科。染指欄幙。而鬱久居意殊不屑。遂乃掉頭從汗漫遊。卽君之洞庭木葉玉露金莖也。君距州治不數趾。車塵馬足。闢咽於一而君番簾婦軌。別有流水桃花。則卽君之登高處也。卽口集

君季父脩吾磨楯草機投筆封侯。屬君之詞。而君奉色笑惟謹。則卽君之觴詠也。君家亦凡。振青鏤管吐黃絹詞。頻爲衡文巨公所識賞。試輒冠軍。則卽君之橘柚之香。日包匭而錫貢之天子廷者也。脩吾雅器亦凡。剖符藏常山。都人士執鞭隨亦凡。爭推爲從約長。而君日益循牆以金玉之躬作谿谷之腹。則卽君之落英一束。祖籛鐘之術者也。然則參軍墜帽猶未免多事。解客嘲固不如君落。落費長房教人絳囊繫臂。猶嫁甌雞犬固不如君。凡皆易腸高懸館。馬臺

霸業不終固不如君植槐庭少陵多作九月詩未免
埋怨白髮黃花固不如君跛脚羲皇世界最上莫如
陶柴桑脫一官如屣坐東籬對南山瞥見白衣送酒
頗與君似而阿舒輩總不好抵筆固不如君德星聚
於一堂也維時亦凡社中諸兄弟願請余言爲君壽
余無以應第輾然曰君知命也歟哉余且以爲古稀
人也

青江見泉七十敘代

獻壽談神仙頗似口頭活套然烟火中真正別有箇

洞天不在一草一木一金一石効作家伎倆卽欲不
名大神仙不可得要之見泉江公閱閣甲里中磨經
學世爲赤幟公起家賢書歷通府官刺史賦歸來從
赤松遊坐看五襲儒衣之起舞次公舉孝廉名冠公
車行且燕羽後先欲齊飛去公以烏紗躡髮狎王者
英社長日與二三布褐交彈碁說偈餽鶴澆花問下
橋莊芳草無恙欣然策杖不復知戶外呵殿若此者
今人好面諛人不過指人門第曰異日必大指人聲
望曰異日必尊指人賢子孫曰異日必利第指人福

壽李君七十敘

履曰異日必長生必強飯必如噉蔗漸入佳然則此
未來者猶津津不啻神仙公一一當令較之誰爲真
假余因想從來求神仙必訪東海婁去海近赤城建
標飛流界道摩一凡席間卽復苦巨魚貪靈藥要是
方丈蓬萊一小版圖昔滿池疆作解事指點蒼烟白
波僅同兒戲使爾時有如公者於其過吳會而得
遇定不至以橋版貽笑人待今二千餘年而五百里
內德星照婁曲倘亦聖人在上久道化成應運並出
抑亦海中三山之奇氣堆疊已厚包裹不盡不得不

自山集

卷一

壽

逗漏於絕近去處也公方開七袞其里中宜卿徐君
固與公家孝廉有姻誼而又與余曩時有寅誼而又
以余與公之伯兄侍御有年誼乃遣其仲子若水乞
言夫蓬萊可到可謂仙境伏犀方瞳可謂仙骨子弟
親戚結駟連騎可謂仙侶婁去東海只一葦而吾當
湖與婁亦只一衣帶未必非仙緣他日綠溪而行願
一奉神仙杖履半擬問津徐君

是荒唐是與實
文人無所不可

壽李君七十敘

吾州有古君子曰某號李公降年而與晚輩遊蓋雅

稱師生朋友云嘗記十年前公偕儒人開六表吾黨
爭先持杯介眉壽即或不以時而公不至河漢過召
知交集齋頭浮白呼盧達丙夜客之飲戶方接離倒
着矣公不善酒而猶作鼓髯勢指叵羅決賭以留轄
也當是時公之郎君尚無恙公設紙窓簾簾木榻坐
則課執經問字之諸雛臥則看郎君舞筆草奇文於
其側便欣然起對客縱談古人百家子史以至先詰
制舉義方及里中舊聞快事蟬聯不得休令人不復
思就阿戎語以公之伏櫪壯心斷輪老手問一闌入
自山集 卷一 三
少半場尺許儒冠幾得而失尋以業傳其郎君復幾
得而失大道無知可勝扼擎然而差彊人意公且偕
孺人開七帙吾黨持杯競走如初有鹿門之隱榮啓
之樂而無尚平之累倘亦造化之翻局不於子孫而
於身者乎或又曰公步履矍鑠健七箸孺人不妨相
莊如賓公之天正未有定此言雖戲烏知不微中也
但公於天人之間熟閱變態不啻奕棋而持杯公前
者年年猶故我可若何今且以太白浮公款吐胸臆
公哉平章比十年前狂態得無小進否

贈高學師敘

書生不知宜味但憶幼年時晚館中賓着危巾蠟清
几噉梁肉私以為尊如神明迨長稍稍領畧一二索
焉嚼蠟尤有甚者非倚市則無媒非搖尾則無窟酸
俗成腥冷甑幾於炙手於是遂妄意古畸人閉門枯
坐酌水自喜親戚僚友愛者怪其犇忌者笑其鈍而
懶情不作解嘲今年春某號老師高嶺然謝教束圖
書策杖還山婁人士畱之不得爭為詩歌美之夫廣
文大西席也雅步徐言坐虎皮鼓吹絃誦上不必託
東翁之辛醎下不必擾友生之偈軋中不必乞靈有
力之推挽顧長嘯而起悟蕉鹿憶蓴鱸豈其官味中
亦有不堪多嚼者歟天道人事可解不可解而淺嘗
識識正難耳措大走里塾如驚而師屣二官如脫則
賢不肖之相去何如也師歸理三徑臥聽江流客至
或亦有心怪而目笑者請出此冊示之

贈偶伯瑞敘

嘗博攷古冊書傳紀所載姓氏如林但曰某某某字
某某前不聞曰號某某何以故大約古人卦畧里中

四老其名子弟也並得與父師等而其間鴈行執友
 或難斥呼則稍稍取義而別為字字非正嫡矣而不
 出乎宗則猶在名之支庶間也故古人多以字行至
 於近古有別號者不過喻人韻士寔寔眼界前有此
 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雲樹作笑題目以擬話耳
 即不然者亦時人慕其風流後人追其軼事而村墟
 市巷兩兩三三信口指點相傳以為某子某翁某先
 生某居士初非利齒兒可多噉得也未葉浮薄始成
 濫觴而吳儂好事更飲狂藥家在烟火闌闌而生扭
 海外不經見之名山身為財虜金夫而僑粧遨遊五
 嶽之勝繫遑遑靈下廝養橫取嘉稱洋洋大人君子
 上每見歲時社臘杯酒相喧主賓雜坐擎拳齟齬曰
 橋曰樓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嘔自古高隱所
 以逃名避世掉頭而不顧真有激乎余不幸誤以名
 姓落人齒牙譽不勝誹年來頗學癡聾家翁法應牛
 人足逍遙會客有盛稱伯瑞偶君者伯瑞似字而客
 目號誠字也綽有古人公卿號亦不至學樓橋松竹
 口頭活樣子遂喜而贈之以言

贈洞開長老敘

理學與禪學有二乎曰無也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
 不斷樹交花也禪學與詩學有二乎曰無也溪聲便
 是廣長舌山色猶如清淨身也然則參理不參禪是
 騎驢覓驢也是把飯叫饑也是真正頭巾習氣也你
 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也參禪不參詩是
 焦穀石女也是說龍肉也是凍蠅鑽紙也是真正骨
 頭工課也直饒微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也故
 詞佛罵祖不難難得底做箇酒濱椒聖嘲風弄月亦
 不難難得底做箇雪嶺詞人以吾觀洞開開士北面
 瞿曇顧時時掣關洛之簞洗陶謝之筆可謂彼法中
 狀元今而後吾當跨青驄携紅衰以與之談理吾當
 腰鐐鏡踏確磨以與之談詩吾當澆太白撫雄劍以
 與之談禪一是真理學是真詩人真禪人

重脩太倉州儒學碑記

夫八學宮讀殘碑則其剝造增脩之蹟固已燦然矣
 而歲月如流漂搖剝蝕殿廡其角楹先其眉者不勝

希對焉。客年云：莫明倫堂之東序，復遭焚厄，枯槁施
雪，敗礫揚風，傍利之浸，收其餘為龜鱉閉物，而荆
棘夾焉。義矣。蕭中陳侯，亦與自攝懷，然繫懷謂東吳
才藻林集，甲第蟬聯，臺司使者，且軒蓋相望，謁廟
貌，計講座而頌，亘宮牆，顧多弗飭可乎。適當湖施師
東堂，畫教首，白斯舉，侯躍然喜，亟命之旋，以衛幕余
君佐之。冠目鷗村，按冊程工，匠者司斤，陶者司埴，奔
走者司錡，耨耨土之焦者而變之，起甍之腐者而棟
之，除鳥之糞，鼠之跡，猶鼻之驪者而填壁之，而門廟
之而墨雕粉繪之而瓦縫釘頭之，廟自櫺星以內，皆
重葺之，岩甍也。堂自嘉會以外，皆重開之，丹堊也。隔
無蔓草，廊無頽墻，植松栽檜，森如弟子員之就於列
星之鬱，慈徒氣，令人動靈傑之感云。先是東序之燼
也，居者不滅，炭烟膏醃，混而為祟，故回祿乘焉。今則
肅獨嚴錫，非有事弗啓，諸祠如之，蓋故武新模，俄頃
攝峙，翼翼乎過飛鶴，而宿流雲，踰踰乎鶴賀於巢，而
魚舞於藻，所以壯文明之運者，端繫此矣。侯冠冕人
文，提獎學，殿鼓揚問業，分齋餉士，啓止所未親，而師

更以其實蕪之力，協贊之所謂交相與以有成者也。
是役也，枯槁孔勞，濯磨更大，奎壁之神，寔式臨焉，敢
不書石以俟後之入宮而讀碑者。

陳公去思碑記

長吏肘銅腰墨，南面以威，福百里，權招而譽樹，猶曰
才者能之。去後何如哉。土俗炎涼，宗黨僚友，立分腹
背於長吏何有。乃陳公自莆陽來牧吾婁，大興絃誦，
擊豪強，三年魚肥鵝浴，卓異聳聞。天子褒美，召為
兵曹選郎，去之日，婁人如嬰兒之脫襁懷，牽轅留車，

不忍舍像而祠之，勒碑垂德，政長吏之澤繫人於去
後一至此。越明年，余奉命撫賴，適過里，謁像拜焉。
惟時祠內外鄉士大夫，父老子弟，田牧販婦，屢絡繹，
踊或肅衣，裾崩角，或捧日，祝三多，或燕篆，或指胸矢
血誠，或循廊走，或流想支頤，或目懾鬚眉，心動或相
向敘述，廉明佚事，或徙倚低迴，於雞犬舟車廬巷之
相觸而俳俳不句。余謂之曰：關河潮水，蕭鼓聲寂夕，
陽烟樹，影入人亦有言以思無益。公高才雅望，
固當千仞而得長庇，數澤乎白雲在天，不見長安，豈

不奮飛。惜無羽翰。於是衆皆鳴咽。余又曰。出司民社。人與權機。誰謂公遠。定未吾遺。海濱析靜。廟畧之餘。人亦有言。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會。天子聽顧。輿情。倚重軍國。旋授之以東南。餽饋未可。知崇陰。蔚然清風。徐來。登高引首。身近星台。於是衆皆破涕而喜。然則今之俯仰。前碑。竊竊呻吟。而無已也。意其猶狹小之也。歟。衆皆應曰。然。夫吳儂之人心。其篤於去後之長吏。一至此。此之長吏。豈近代碎細。循良之蹟可匹也哉。余所以推衆之意。執筆識之。曰。婁人之思公者。

卽山集

卷一

堂

如石於是衆皆坐臥其下。不能去。公名某字某別號某丁未尚書元文章鉅匠也。

署州篆推府張公德政碑代

邊民飽鋒鏃若而歲。婁民飽繭絲亦復若而歲。天首南顧。借篤裴張公陽春脚一年。令人青盲遽洗。張公豫章軼材。聲香翕習。以進士高第。乘傳入吳。司郡理。郡人爲之歌。來莫亡何。婁關守當事者煩公攝婁篆。婁之明珠。爲之復還。居數月。會新宰且至。公當解篆還郡。於時薦紳大夫孝廉干矜。鄉三老里賦長各焚

香加額。志不忘。則聚族而謀。伐石公聞之。却謝不欲。嘗則羣走而白之。郡伯臺察諸使君。諸使君嘉異公。移檄報可。則相率而載筆於余之前。使余紀焉。余以爲公治狀。瑩積片石不足詳。公則交口謂余請摘次。公大者。余按故事。縣官徵白。鏹必輸羨餘。曰火耗。徵論墨吏口實。卽應折本。分廉吏不空清白名。而公悉革去。銀外裏抄。忽擊鉦而入。立寘法矣。當時黠胥。退閒挾勢家奴。騎驢而坐。白晝而攫金錢者。至此重足立也。向見坊郭。驅駟屠沽兒。奔命不給。逞逞撤業告

卽山集

卷一

五

罷市幸不至。銀鏹作鬼朴。酌酒賀矣。公鑿碑版。與約法。不復以尺帛秤肉累人也。勾攝例用石壕卒。罵突村舍。兩造簿未對。而產破畧相當。公禁不得出鈴聞。一步廷樣。不得輒嚮斜封。虞芮闢呼里保。與偕來。屈臂而質。伸臂而各散。伏散不復問酒家帘也。先是吏以食艾濟處脂。準罪入粟。棄灰斬竹。罰無赦。公數行磨勘。灑如松風。與古詞翰俱不朽。何物贖。鏹得涉筆。聯紙尾也。城社借藁。久舞晉賢於掌間。連結不可動。香車摩以次。就述。臺下蕩愁。各背冰雪。相示春刀也。

盜魁老從事。則左工賴或卓筆。或手搏。或單辭告密。陰螫人履。踞搖目。當者百碎。地操。驅無獲。食則教。令通指平善。公詞。貫大創之。悉窺草間。去也。王藏吏。黃緣作姦。木斷石穿。幾似無當。管公提赤籍。節級之。鷗形不復敢增減。鼠雀輩不復敢闌出入也。持籌劍。由哭一路。日坐堂。呈敲榜。而賦日益通。公收一二領。計書佐。追索一二平原。用事人而擔載如歸也。長史。倉皇倒手版。左顧。絞紋刺。右顧。除目。時時汗浹。裴公。於一切居間造請。徑將入青雲間。犯輒付吏議。不令。掣我三尺也。自判坊州。貢杜若。星暗斗間。士氣如秋。蓬宮牆牽蘿不補。傢設露坐。而公風流文采。起半壁之衰。分拔於棘。標目於柄。文數傳餐。于月試。裁鑒舉。無失才。即今鬱鬱盤盤。五色雲冠。文峯頂也。巨室豪。長者。手把田部。身脫租庸。而以述亡屋。充主客。以儒。服踐更。公悉檢括。如令甲也。雉堞樓櫓。噉寒潮。崩數。分。公發卒親督土石。不日而成。銀鑄也。兵戈草木。盤動。蛾米。縱橫。鼓角聲相聞。譌言洶洶。井巷衣。數。起而公徐出。半紙傳諭之。而帖然定也。太要公以懸。

絲挂床而兼拂地。鞭蒲以鞠草栽花。而兼戴星履。以技巫縛劫而兼味道談經。諸如前類。且載田叟紅。女口中石。以代民謠。而予以代石語。他日後公者。摩。婆石下。聞公之風。而興猶然。公之賜也。雖然。予退而。思古之循良。皆守令。躬典州郡。又文任易。為耳。丞以。外不聚見。公於妻。為鴻爪。又法曹清。要權伴。繡衣。惠。文冠。下行。屬邑事。薄視訊牒。安所不得。諸顧。出。惻。幅。抹一方。則尤度。越古循良。什伯。假饒。當世材館。錄。盡得名公。又何至注瓦操薪。同盤摘。蒸薤。朝中與河。也。是將日不得平。然則公之卓治。不耿。可為後公者。風。

毛孺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二

婁東沈 承君烈著

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兩京河南道監察御史亨泉江公

暨元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代

吾妻有真御史曰亨泉江公獨立敢言傾動一時天
奪之亟賁志京邸其後德配徐孺人亦相繼化去至
今士大夫聚談甲第流想丰采未嘗不爲公沾衣也
牛眠未卜鶴歸遲遲諸公子荷鍾有年上占星紀下

卽山集

卷二

選山脈剪莽鑿石會當封樹於是持公難弟刺史見
泉君之狀乞余勒言余嘗與公兄弟把臂公車情好
款摯與公伯子又姻婭也客歲丙辰伯子雖捐舍而
先入葬事居常話言不忘刺史君無溢語狀曰家庭
貫錄誌而銘之尤伯子志也雖不文敢辭公諱有源
字進卿亨泉其別號也始祖聚起家無爲州仗劍從
高皇帝轉戰以勲授昭信校衛襲浙之衛所百戶再
傳至亮轉太倉衛千戶以督餉入燕留守居庸出奇
討破虜進食本衛事亮生宜以生擒劇寇進階懷遠

將軍宜生英號玉亭是爲公王大父以治張秋決洲

成進指揮同知玉亭子二長都襲前爵次山字子高

是爲公大父娶毛文簡公女姪生贈公天然號復亭

江氏世以韜畧鷹揚至復亭始用文章鵲起謙膠庠

走場屋初治詩易既改春秋遂爲今經業開山娶太

孺人晉氏生公昂弟公其伯也公器骨峻整天姿絕

倫束髮搖花筆暇詞場弱冠補弟子員旋廩食爲督

學楚侗耿公所鑑重一再試皆高等入闈得卷者擊

節甚因秘枕中會寢疾而罷榜後出之耿爲惋惜

卽山集

卷二

三

役也使公早授則贈公之業不落未可知也亡何讐
人發難贈公嬰桐覆巢幾無完卵公挈仲弟有聲刺
臂血槌鼓鳴冤直指心勁推案起立試公文公筆不
加點快鋒剪水奇藻燭天直指嘆曰有是才而使抱
贖有司之過也亟解一函公文章之有用微露其靈
已如此嗣是以還下石者夫厭羣不逞目如將甘心
州大夫交代以私怨將假手振指覆羹轉喉觸譴復
以他事羅織蒼頭成獄事迫矣適公領庚午薦百戶
乃保計公累年顛踣於風波震悸於豺虎無寧旦而

編研不覺氣壯人始知天之篤於造公而公篤於自信云既又浮湛春官丁外艱者若而年庚辰成進士令四川南充縣縣故瘠敝分蠶叢中多採材榷鹽之政公至戴星出入廉民疾苦縣官興作費多方出帑羨應之無已則洗俸錢足之不須民也先是吏按尺籍熬廢井井波不揚民破產以殉公闢曠悉蠲之萬竈爲之色起時方丈田有司履畝不輟給公獨精握筭則壤出諸袖中老猾吏搖手戒唯唯受成事而已監司因下之郡以爲法他若發粟堯堤均徭清

自山集

卷二

三

驛置田養士築館校文歷歷美政具載南充碑記中績上詔褒卓異贈封如令甲徵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公奉母太孺人之官入則舞絲出則抗章望日益崇當事者需公日益切尋改北仍河南道維時公感激殊恩矢心許國而又循覽多故蒿目憂時旬月之間上三大疏其一爲揀荒卽戊子赤旱流亡莫圖而忼慨飛封活東南百萬者是也其一爲水利卽增設泉臺專領河渠駐節江口於今爲烈者是也其一爲懇節儉請諭教卽當時旁觀爲公股慄已而霽顏

獎諭人謂公有回天力者是也以公之才遭遇聖明嘉謨入告朝奏夕可誠千載一時天假以年建白止未有量而妖乘二豎孽煽三蟲經濟滿腔都付之英雄雙淚其奈之何時王文肅公以世誼毛廷尉以中表共爲經紀善後事伯季兩公子聞病匍匐往而不及訣矣痛哉蹇驢瘦僕萬里孤棺道路流涕然宦遊八載執法兩京而肘有諫書囊無長物以血誠報天子以清白貽子孫公則可謂無負也已大約公生平選句而發擇地而蹈動以直亮規人過人初嚴憚久

自山集

卷二

四

乃可思性深沉好讀書少年擁絮坐燈下埋頭一編火燎其中畧不覺侍史播爲佳話尤重然諾耻言阿堵物當改北時尅日伏闕矣有同事者相期不至諸老交口趣公謂先後着鞭間不容髮公曰寧以半通綸碎千金諾耶卒枯待者兩閱月初家食里中某欲寘人於辟知公與承識者善暮夜懷金叩門公曰余驚弦者而身爲弦乎錢而有神卽當擊我疾唾之其人掩面反走嘗有外家兄弟撥其奩田公曰有硯田在百畝不足多也笑而歸之無難色以康侯學擅長

門以下執經問執者履恒滿自哭則有某某輩自蜀
則有若某某輩其最著者也撫諸弟倍於慈父訓之
倍於嚴師一經所傳處而趨者服無數所以有刺史
君之花萼相輝而諸姪之頭角且蟬聯而未有艾歟
夫公大節細行兩有必於事業文章一無可朽口鐫
行路心照汗青卽古名臣不復過也士大夫至今景
仰以此徐孺人係甲族世居直塘里父某翁衣冠古
雅爲鄉祭酒孺人二十歸公相敬如賓事兩尊人曲
盡顏志得惟心處妯娌嫻黨內外無間言盡日躬滌
滌清縉紉捐捐不休善影初懸隨進刀尺而御與雞
聲爭旦矣自糟糠以迄榆翟自齊眉以迄於稱未亡
操作爲女奴先如一日尼媼之趾望門輒颺去曰此
難與語者蓋性幽貞喜儉素壁珥之間以爲閭中有
市耶屏不屑也志雅與公合故公之得以鐵面稜稜
多風雲氣無兒女情者孺人陰有助焉不然床頭吟
嘯捉裾袖鼻內顧留憐忽忽墮丈夫之勇天下豈少
哉若孺人者不愧公配耳公生於某終於某享年若
千孺人生於某終於某享年若干男若干人女若干

卽山集

卷二

五

祭文

祭顧泰巖封翁同繼配倪夫人文

卽山集

卷二

六

人孫男女凡若干人曾孫男女凡若干人葬之地爲
尤都麗宇于之新阡葬之期爲萬曆丁巳臘月之二
十九日銘曰其筆聲其服繡其豹閑三扣其年代其
澤壽其宮夜其神畫其松梧森左右其高寒而歷雪
者似公其天矯而擎雲者似後其月白風清有聲颯
然者似尚呼孺人之燒燈而草奏

紫泱泱之儲鼎兮星煜煜而流光載白雲之瓊器兮
飄然來於帝鄉峙峻嶺以儀玄兮疊秀基而匝黃鎮
情銓之孤峯兮挽勢浪之澆澗憑虛谷而爲御兮煉
太和而爲飡浣傲客以金波兮薰昂卑以玉淵鬱槐
市之德葉兮穆蘭室之帙香芬馥符於吳碧兮翹麟
跡之挺張孕鍾嶺而燭斗兮產耶溪而飛霜舒雄螭
而筆紫兮駐細篆而衣斑補君袞以舞袖兮振家裘
於皂囊木執繩而摩切兮旱挾雨而翱翔夕聽不寢
之鑰兮晨請莫借之鐸旣狐鼠之遁城兮亦桃李之
妍塙徹水壺於文鑑兮起三楚之珠瑯介氣冽寒之

皇。今。高。名。隨。雪。之。岡。報。皓。髮。之。日。長。今。綸。錫。游。其。皇。
皇。扶。大。年。於。短。筇。今。騁。微。笑。於。淺。觴。走。不。磨。之。想。望。
分。威。飲。河。而。索。源。賴。震。秋。而。松。勁。今。翠。露。脫。而。菊。芳。
倚。玉。樹。之。臨。春。今。增。排。謝。而。突。王。復。邦。媛。之。委。蛇。今。
嗣。偕。老。而。孔。臧。坐。燕。喜。而。婆。娑。今。服。麟。芝。之。妙。冊。乃。
既。醉。之。適。備。今。踵。齊。眉。而。去。堂。疑。矜。珮。其。如。脫。今。其。
象。輶。而。徇。祥。寧。莖。旂。與。椒。幃。今。吹。絃。笙。以。引。鳳。身。升。
瓊。簾。之。宮。今。位。紀。琳。書。之。函。龜。筮。襲。其。貞。休。今。月。辰。
協。其。吉。良。偃。歸。人。於。巨。室。今。倅。嶽。侍。而。賁。將。守。臣。管。

印口集

卷二

其。馬。封。今。太。史。揭。其。龍。章。輓。童。之。聲。蕭。沸。今。素。旄。之。
影。烟。翻。驚。曜。巷。而。蔽。原。今。雜。華。軒。之。縞。裳。頂。鴻。潤。之。
餘。拂。今。涕。漣。濡。而。滂。汪。恨。合。璧。之。著。上。今。埋。脩。夜。之。
不。陽。赫。斯。祐。之。有。秩。今。閱。萬。祀。而。克。昌。轅。衛。蛇。而。鳴。
驥。今。用。祖。行。以。桂。漿。慙。鍋。攀。之。未。殫。今。倩。青。楸。而。白。
楊。

祭王母李太安人文代

嗚。呼。哀。哉。崑。崙。之。巔。爰。有。神。藏。頤。頤。上。元。毓。鍾。九。光。
一。池。瑤。碧。千。樹。桃。芳。問。母。伊。何。其。母。曰。王。乘。彼。白。雲。

斗。墟。來。翔。幻。爲。淑。姿。柔。令。且。莊。爲。名。公。中。饋。爲。名。公。
北。堂。纖。裾。潔。比。今。幽。蘭。飄。繡。閨。輝。含。今。明。月。璫。宜。爾。
白。玉。若。爾。黃。裳。慈。融。春。日。矩。肅。秋。霜。瑯。邪。之。鼎。世。震。
至。先。司。寇。公。益。艷。至。今。吏。部。公。益。張。而。四。海。草。伏。耀。
震。於。耳。則。必。叩。耦。德。及。發。祥。用。是。閨。知。鍾。郝。邦。頌。姬。
姜。太。夫。人。卽。核。婦。而。母。史。部。公。卽。移。孝。而。良。水。中。皆。
汎。千。里。獨。昂。入。官。會。有。時。且。歸。侍。溫。涼。苟。依。依。而。無。
愆。逾。駢。駢。而。弗。遑。兩。佳。如。鸞。宛。然。在。旁。席。膏。索。土。貢。
娛。晚。鄉。避。謝。不。受。受。戒。西。方。悟。空。花。於。人。地。翻。貝。葉。

印口集

卷二

八

於。閒。房。清。磬。數。聲。烟。篆。吹。颺。紅。粉。不。敢。麗。兒。佞。慧。不。
容。御。嘗。甲。第。閨。林。禮。樂。文。章。直。欲。以。一。身。澹。泊。因。緣。
消。補。於。般。若。之。航。卽。今。鄒。下。東。山。且。暮。且。起。乃。白。髮。
忌。憂。了。不。挂。而。徇。祥。此。固。欲。福。今。離。五。濁。返。玄。今。入。
九。蒼。青。鳥。音。流。黃。竹。詞。香。舊。日。崑。崙。還。復。稱。觴。池。圓。
無。恙。桃。穠。未。央。回。顧。千。秋。彤。史。鏘。鏘。慶。雲。何。憾。寒。泉。
寔。傷。崇。徽。夙。心。敢。告。於。漿。嗚。呼。哀。哉。

祭黃明宰夫人文代

悲。哉。秋。氣。之。侵。肌。今。青。鸞。逝。而。不。歸。桐。葉。撼。以。飄。落。

今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嘶。兮。鴈飄飄而南飛。
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獨序之司委兮。
惟聞望之不永。燭耀燦於階闥。兮。蟋蟀啼乎軒房。聽
離鴻之晨吟兮。瞻流火之餘景。望舒窺而傷別兮。嗚
夫子以幽哽。顧坤道之承乾兮。天子之盛方。舉加駟
乘以四。兮。食鼎祿以二千。卓治冠於輔豪兮。厥功
集於紀鐫。鄉邦欽其繩墨兮。吏至止而依然。固天縱
鳳鍾呂兮。亦曰內有韋絃。御霞琚及雲帔兮。濟極封
於百年。豈不足以終閔兮。悟空華而反仙。仙風適兮。

自山集

卷二

九

蜺旌揭仙路長兮。不可越。篆香一線兮。通瑤池宴罷
歸來兮。簫鼓發琳女森兮。侍兩行。環珮珊珊兮。響明月
彤管傳聲兮。世似雷。天上聞之兮。細如髮。

祭韓三州文

嗚呼痛哉。天之報償善人。何其酷也。若以一官。身經
萬里。崎嶇嶺海間。自東粵而吳。計程令髮欲皓。然而
不憚策蹇至者。微祿累之也。爲貧而仕。卽稍稍圓融。
萬無挂議入矣。然而寧此無彼處。脂弗潤。護民如子。
護廉如女者。則介守累之也。君溫醇長者。和藹可挹。

無操臂事之氣。而任事寔能故。利害處無不避。而
亦竟及之。捍觸爐之尾。犯江淮之濤。而卒不免者。還
爲微祿累。而亦還爲介守累也。嗚呼痛哉。人生少年
讀書志取功名。耀桑梓得位後。志取富貴。肥身家。卽
不然。榮華薄而銖兩可規。卽不然。崇陰削而臙下可
老。卽不然。骸骨零落。而子孫田宅之波固厚也。有一
於此。可瞑君目。今竟何如哉。功曹錄事之吏。無望顯
擢。縱饒奇行。無絲入重關。君何闇於爭時。意若曰。有
天在耳。家不足恃。持官。官不足恃。持節。節不足恃。持

自山集

卷二

二

人人不足恃。持天。而孰知天之迫君。愈毒也。蓋畏勢
而詞賤。祿濁而侮寒。鬼神寔然。若夫迫逆吉凶特聖
賢調弄語耳。君何過信之也。萬里之身。一耳一年之
官。而骨殉於漕。當此之時。湯藥不沸。爬搔莫知。狐火
無光。睜眼淚灑。奄奄喘斷。蓬牕夜遲。此木石之所心
碎也。及今白雲之壁。四立青衫之干。血流客舍之蕭
索。撫觀空啼。先人之墓。慮欲歸。無日。嬰之民。兒童婦
女。莫不相向竊嘆。嘆而不解其所以。而不得不憾於
天也。夫豈有天焉。憐君之情。反出兒童婦女。而猶

可曰不來者也。嗚呼痛哉。秋風木落。明月覓游反。嗚呼痛哉。吾公固善病。年惟餌藥。暇然而珍。攝工每足勝陰陽之患。歲暮伏枕。意者猶往事也。竭珍攝之力。濟之以藥火。糜瀦可徐起也。而孰謂竟自此長臥也。嗚呼痛哉。余輩後先遊公之喬梓間。見公之身範。與元握兄之孝養。與三孫之玉立。與諸父昆季族姓之雲連。退未嘗不私相嘆重也。公之下接也。有忘形交。有忘年交。退亦未嘗不私命元握曰。某某畏友當法。某某義友當親。某某狎友當避也。余輩暇坐元握齋頭。每聞基聲。丁丁自樓間出者。必知公對客。

祭王吏部文代

於戲。天傾南國。星暗上台。一世偉人。疇犯爲災。茫茫元氣。破碎塵埃。燕夢頽然。誤遊夜臺。几夢可寤。此遊不來。蓋公苞采出於天。鳳而鱗甲。冠乎人龍。鸛食爲門戶。詞場繼國風。登朝而銓衡。直平海內。退野而山數直納。吳東是以介氣。無之可屈。而開心何所不容。

自山集

卷二

二

甲第之逶迤而起。園池之宛轉而通。花月之秀麗。冰石之玲瓏。春歌楊柳。秋採芙蓉。杯傾魚鮪。蕭弄鶯從。閒訪性命之微。談鋒豎拂。時商家國之畧。智必游空。亦嘗闢圃。攝士懸金較技。每有獻書陳兵之志。爲水草之時。斯尤予備位者所不及遡其詳。而竊欲終其指者也。西陵暮雨。東山未起。吾知公情詎能已。已。然弗挂。傷心痛髓。嗚呼哀哉。仙人于喬。固當飛雲。裏回頭。萬事如蕉。尚幾。

祭江賓各文

嗚呼痛哉。吾公固善病。年惟餌藥。暇然而珍。攝工每足勝陰陽之患。歲暮伏枕。意者猶往事也。竭珍攝之力。濟之以藥火。糜瀦可徐起也。而孰謂竟自此長臥也。嗚呼痛哉。余輩後先遊公之喬梓間。見公之身範。與元握兄之孝養。與三孫之玉立。與諸父昆季族姓之雲連。退未嘗不私相嘆重也。公之下接也。有忘形交。有忘年交。退亦未嘗不私命元握曰。某某畏友當法。某某義友當親。某某狎友當避也。余輩暇坐元握齋頭。每聞基聲。丁丁自樓間出者。必知公對客也。松門竹徑。幅巾半臂。履聲蹶然者。知公獨行也。架上有古方書。知公所考定也。一木一石之詳。知公所位置也。猶憶客歲。公當初度。余輩捧觴上壽。公從西莊歸。喜見顏色。整衣肅容。浮綠蟻。舞杯伎。爾時酒籌交錯。華燈高張。客曰。東方既白。主曰。夜其未央。雖然。樂也。掉頭回顧。曾幾何時。至於今。枹砵之局。未收也。綦履之聲。未散也。繩床尚有讀殘之書也。竹屏石檻。尚有落英之片也。堂上尚有酒闌。獨酌。氣血之氣也。而公之笑語。則杳不可即。祇有問之青雲白鶴。而

已矣。嗚呼傷哉。嗚呼痛哉。自今而後。復循斯徑。登斯堂。徙倚斯樓。觸斯種種。手澤相嚮。而執元握之袂。誰能不墮淚也。夫有杜史公之家風。在繼祖武以承先志。於元握決矣。而獨惜公之不及覩也。嗚呼痛哉。

祭申文定公文代

維萬曆丙辰爲 明太師申文定公捐客舍之再暮。鬼神襲吉。雷雨戒期。將卽宅於華表之宮。時夏四月。哉生鬼越日。某謹以辦香絮酒。走奠而陳辭曰。吁嗟乎。當今讀前人書。而見古大臣之生也。斷斷休休。立

朝造福。恨不身遊其時也。見古大臣之歿也。童子不歌謠。春人不相杵。恨不身預其儔也。見古大臣之葬也。節使營丘。大官供啗。海內來會。素軒如雲。恨不身覩其事也。然則今人之與古大臣。邈矣。遇諸紙上。尚慨然神往。而何況乎。猶及見之也。三十年安危所繫。歷可記也。越在率上。罔不延頸加額。而何況乎。近聖之居。若此其甚也。姑蘇白雲。八五間也。一顧之榮。勝千金焉。一日之雅。勝萬戶焉。而何況乎。徵三世之緣也。先君子附門下之桃李。叔父附兩公之賢書。家

海內

弟氏更附文孫之賢書也。若是者。真不翅身遊其時也。預其儔也。覩其事也。而加之以分其光者也。幸之幸也。千秋之下。讀今日之書。想見今日之大臣。而恨不見今日之盛者。當何如。悵悵而又何況。旋乾轉坤之烈。炳炳乎不刊不磨者。尤古大臣之所未必能而貽謀燕翼之風。繩繩愈起愈奇者。尤古大臣之所未必有也。勲業格天。則參何之畫一。崇璫之抹時。不足數也。雲仍相繼。則尹陟之父子。徵暮之祖孫。不足多也。盛之盛也。吁嗟乎。草澤之小子。無以自布。而將之以行潦之水者。非敢意赫靈之必格也。所以伸私慕也。

祭張夢生文

祭張夢生文

祭張夢生文

嗚呼。人亦有言。惟命不常。生寄死歸。今古茫茫。爲陸中駒。爲草上霜。爲鼠肝。爲蟲臂。爲石火。爲電光。可以破脩短。齊彭殤。晤晝夜。笑滄桑。可公非覺。討人子。可公非須遮。國王。然則人間汗漫之遊。吾輩當在鼓琴編曲之例。而獨於凡。乃不能不涕泣而霑裳。惟兄少丁家難。孤苦備嘗。讀我墮血。陟岵。截腸。以理推之。合宜帝

夢起家於孝子詞科發軔於賢良乃兄才如繡兄
學如倉廩時舟象履佩錦夢光影照於壇坫聲華歸
於宮墻以理推之合宜的盧一躍而千里繁弱一落
而雙鵲况乃兄情婉篤兄度安詳和而不隨廉而不
傷使人同旋其側既如對明珠而形穢又如飲醇酒
而忘形以理推之合宜福德與榮祿俱備令名與壽
考俱長夫何以半岳摧峯中流墮月而使生平青霞
之奇志忽折入於二豎之手而百不得一償及今風
雨漂搖戈矛踰典品析薪之未能而奚堪此若蠅
即山集 卷二 二五

祭張虛字公文 代
嗚呼悲哉吾竊疑疑信信於造物也造物愛公可謂
至矣世宙聰明男子意氣丈夫如公者固少而離決

遺清居
文足登
一美

肝見老萊藿者多矣即不然無饘粥之憂而室高
暇服美人指為風雨所漂搖者多矣即不然坐不垂
堂而陰陽入道俯仰缺陷抱遺憾於牖下者多矣公
以太僕公為之兄太僕公厚德重望如廣厦長被而
尤篤念鞠哀故公託迹仕隱間甲第煌煌步障可設
珊瑚可碎日惟擊鮮設醴對貴客而已除高軒之過
酣臥無慮也婚姻僚友騎從如雲禮樂衣冠子孫如
竹雖復王謝誰能逾此計公所需惟海屋數枝壽耳
造物有情即長留公為烟火中之神仙何不可而又

即山集

卷二

七六

必尋生死故事奪之去也悲哉是則可疑者也解之
者曰天地萍也萬物馬也富貴雲也人生其中電也
露也客也夢也傀儡也造物者不欲沒溺公於塵垢
囊故使之點頭悟撒手行驤駕鶴嘯傲三島寔始
終愛公之至意也嗟嗟是方理之可信者也余哀朽
附太僕公之年末而又厚徵太僕公之恩餘與公誼
則通家也而分則兄事也故前之疑蓋以世俗之見
哭公於人間後之信蓋以達觀之說慰公於天上也
祭江侍御暨夫人合葬文

自公之物三十年所生氣耿耿流芳楚楚風雨晦明
回薄萬古深功厚澤耆老每雪涕而思亮節高文學
士盡焚香而祖維今之歲前辰後午月在嘉平日屆
鳴鼓雪弄殘冬梅窺水滸白驥悲嘶素旄飄舞公偕
夫人同歸玄府劍化於津玉埋於土悵山高而水長
嗟若堂而若斧浮雲欲停飛鳥可數蒼蒼落日淚沾
車蓋之巾瑟瑟長楸風慄道途之股公年之奪公才
則吐平生之志非溫飽仁人之言其利溥黔首下濟
君父上補三疏琅琅讀者勇賈未究之用付諸難必

自山集

卷二

七

之天不盡之報垂裕後昆之武枝枝瑤草秀出蓬萊
片片夜光積如縣圖然則公與夫人可以含笑而胥
宇者矣某蕪詞僭陳杯酒慙魯執紼前驅薄言往祖
千秋明月鶴歸華表之巢一徑寒烟人採芳洲之杜
神之格思愾然疑俯

祭顧惺涵給諫文代

宿世玉皇香案前司香弄玉之飛仙偶貪下界踏紫
烟來遊婁澗水潺湲宰官得度現宰官蔚為東南一
名賢繡腸花筆舌生蓮蚤窓絮榻會有年扶搖直上

路九千激昂吐氣海內謬褒為人人欣執鞭趨家
鶴伴鳴絃高第入為天下先天子拜嘉求直言置諸
左右作純愆袖裏彈文雪色鮮善為鳴鳳不為鸛
聽金鑰夜不眠足踐星辰手補天眼睛照水如犀燃
探珠見寶選青錢八閩三楚桃爭妍玉笋班中雨露
偏金華殿上風霜堅忠臣孝子寔兩全南歸終制北
入燕東方索米郭履穿十年執戟命有權豈期從此
客舍捐黃河水落萬木乾孤舟日暮啼杜鵑某也釋
褐叨比肩今復盪竿坐舊甕糊心眯目雖自憐典刑

自山集

卷二

六

尚在天作緣乃忽降削不少延聞訃不覺雙涕漣時
方孔棘如漏船諫書落落晨星懸哲人一去不復還
誰為撲焦而扶顛撼以辨香陳竹籊欲言悽惻情纏
綿空梁月落夢相牽

祭陸太孺人文

於惟太母來自玉京蜚簾桂館瑤池閭城化為賢媛
以儲名卿當其作合君子柔慎有紀淑質如蘭慧心
如水言發成章步移成軌鳴杼機於明月光中戒漿
俎於寒雞聲裏拮据孔殷仰望未已所嗟不續中道

捐委。冰霜雙淚之珠。風雨剪孤燈之蕊。此時慈緒
在堂。齒髮髮枯。湯藥之侍。几杖之扶。伊誰宛轉。思緒
爾姑。寔推太母。以婦代夫。遺孤在膝。形影相輔。課詩
書於麻。縷絮。擣於門戶。伊誰劬勞。寫家之祐。寔推
太母。以母代父。及夫飲酸茹楚。半生備嘗。天昌厥後。
駭發於庠。手搏繡虎。口吐白鳳。博學傾千里。高文走
四方。羽翎以刺。理愈驚。枝柯以蟠。鬱彌芳。予奮國南
而起。丑空冀北而驟。孰不曰太母之力。食報如償。卽
今緣袍娛親。白髮辭俗。捧檄之喜。轉逢衰經之悲。萬
自山集 卷二 七

壽之賜。忽變生獨之束。泣者相聞。弔者相續。青尊溢
總帳之前。白馬滿叟江之曲。孰不曰太母之榮。輝光
四燭。雖未百祀。壽考踰七。雖未五封。綸章尅日。雖未
一訣。嚙指心懷。生有餘德。沒有餘名。瑤枝旣貴。瓊樹
亦英。女圖嘖嘖。彤史鏗鏘。從雲降止。從雲上征。乘輅
雲來。夫復何櫻。所嗚咽者。蘿蒿之私。母儀不再。壺範
何師。西風刺鼻。涕泗漣漣。而滄波阻修。採澗失恃。如母
賢明。神其格思。

夫何旻天之弗弔。而殘曜之掩芒。白雲沉梧桐之院。
清露萎蘭草之堂。鵲飛夜月。烏啼曉霜。使人驚聞孺
人之訃。而刺心酸鼻。點點欲帶鵲枝之血。而寸寸欲
裏猿峽之腸。孺人以鳴珂之甲第。作合通之高坊。內
外兩家。喬木掩映。宛如兩峯之並峙。而雙星之相望。
孺人。綢繡爲佩。采葳爲裳。閨中秀出。林下風香。可以
珠玉並素秋。羅綺騎上春。而性資慈儉。樂靜翳。編基
之餘泊如也。惟豐蘋藻。而潔酒漿。孺人孝謹著於族。
屬。嫺雅聞于井鄉。蓋詩之無非易之無遂。郝夫人之

法鍾夫人之禮渾全純備。直是見君子以迄於稱未
亡。當齊眉亡恙時。孺人婉意寵勉。使得聲譟公車。而
名聲蘭蕙。政不啻韋弦之益。與賓友之莊。當懷清禁
臺以來。孺人肅括門戶。櫛冰滅燄。使中外嶄嶄。政不
減冰雪之傲。與椒桂之芳。至今孺人之長君。抱遺經。
接前武。蹀躞澤宮。大且足搏萬里之風。而手攝五步
之光。至今孺人之諸兄弟。躍雲津。班王爭鞍馬。照地
夫且河分九里之潤。而屋蔭百間之廊。說者方以爲
此皆孺人漸入薤境。乃孺人忽自以爲未熟之黃梁。

意其宿世之夢。綠華意其前身之紫雲。娘意其扣南嶽。歟。西池意其泣九嶷。歟。三湘意其帝子謫來未忘。平支石意其化城歸去重乳乎姑嫜。其無似不能測。孺人去住之因也。而特以弱息倚玉而知孺人。灰九之志。苦而繁。匪之澤長。然則他日報孺人者。當借鳳銜之五色。而今日哭孺人者。惟有燈灺之一觴。

祭閔怡雲母舅文 代父

吾公之與余也。名雖外兄弟。而寔同姓骨肉之不如。風雨有聯床之話。草蔬有同飯之娛。或懷思而命駕。

或起舞而聞雞。蓋自通好以來。政似鹽梅之相劑。韋弦之相佩。而左右臂之相携。當余少時。固多剝膚之患。當公往日。亦多震鄰之虞。余固形影獨立。而無芳草之依附。公亦仇爽任俠。而無兒女之嚙哺。故公之倥傯也。每屬余爲之借箸。而畫地。而余之漂搖也。亦每賴公爲之對竈。而燎衣。迄于茲。各各自首。膏淋漓。俯仰追敘。疇昔而共感慨於時事之日。非公與余居。所隔一帶之水。而相去三里之餘。歲社伏臘。公無大。未嘗不策杖而造廬。余之諸豬。以渭陽情深。惟。

公爲典型之尚在。而余老人亦以伉儷情。邀惟公爲晨星之未稀。適有初夏。公來顧余。公時小有風露。然。網搜。雖而不類余之衰邁。魁梧而不類余之清癯。況公今年開八。泰。吾輩卽不喜走幣稱觴。如泚泚之俗套。仍願以濁醪蔬菜。悅兩兩之系榆。夫何公歸而還。循。不起。越至將狂之夜。移公之一生。好德。考終。公之後人。能自振拔。公道遙。紫虛碧落。有餘地矣。而獨余父子。僣倭於親戚。故舊之搖落。如秋蓬也。能無勝酒而歎。

祭周君文

嗚呼傷哉。人謂佛氏無生。死者矣也。金臂長舒。拂衣滅度。安羅雙樹。此何以故。然謂佛氏有生。死者亦妄也。禪定神通。出入三界。千萬億劫。金剛不壞。吾哭吾公。雪涕。拜公。世有隱先民之遺。光霽無邊。庭草交垂。至於今。族姓蟬聯。而競爽于弟。磊牢而多奇。古雅。未冠。映帶詩書。若是者。意公宜糾於儒。而公則以長者行。居士身。粗。豆黃。而之。嬰公家如龐老。薰修慧業。一孟受木叉之戒。六時潮貝多之葉。採微義於前塵。

窮客困於浩劫。覽路。縮。則。後。接。若。是。者。意。公。宜。酣。於。壽。而。公。則。乘。願。來。乘。願。去。栩栩。如。夢。中。之。蝶。嗚。呼。傷。哉。嗚。呼。傷。哉。假。合。者。四。大。也。不。爛。者。虛。空。也。太。極。之。闕。與。拈。花。之。笑。教。相。通。也。滅。身。說。法。與。現。身。說。法。性。相。融。也。公。乎。公。乎。孰。能。以。生。死。之。有。無。測。公。乎。公。方。破。網。之。鍊。捐。坑。之。火。了。大。事。因。緣。證。涅。槃。勝。果。偏。袒。初。利。之。官。結。跣。蓮。花。之。朶。而。余。乃。以。難。薦。之。私。嗚。嗚。作。兒。女。之。哭。譬。如。鳳。凰。翔。乎。千。仞。而。斥。鴞。視。數。澤。如。何。則。可。雖。然。余。之。所。以。反。覆。信。公。之。作。佛。者。信。公。之。妙。明。而。終。不。能。不。哭。者。不。能。忘。公。之。情。嗚。呼。傷。哉。

祭徐源涇君文

石顏泰山月犯少微箕乘溥說鶴跨令威公乎日暮何歸公東海隱鱗玉峯振羽家藏鄒魯之書身服高曾之矩少標夙慧才驚風雨鬼神壯譟奇聲籍冠縫衣章甫智不爭時道惟好古晚乃卷懷竹窓花塢寶老氏之慈儉脩于公之門戶天授以麟地跳作虎丹巢胸吞白鳳口吐為龍為光如組如舞鵬鵠橫秋雲

雷圖并搏直上之扶搖拔先登之旗鼓金馬玉堂離足尺五庭教功多書香利溥以公之年坐享其成彩袍弄色蘭檢流馨啣杯願解支節體輕玉樹瓊枝膝遶謝家之子弟白鬚皂帽首倡洛社之耆英人間可仙何必蓬瀛倏忽飛舉山空月明憶自客歲方公八十揚酒獻壽霞觴猶濕曾幾何時笑變為泣萬籬之情涕淚交集嗚呼哀哉雖則云然不朽者德疇福既併祭名曷極鄉間有悲思之俎豆史館有淋漓之筆墨生死大夢蛇蚺蜥翼

祭周青陽文

嗚呼世路荆棘刺促人情波瀾翻覆歲運今豪杰能蛇時事兮笑談蠻觸是非黑白兮市上虎死生脩短今蕉下鹿俯仰神傷為公慟哭公雄姿絕倫浩氣振俗筆陣崩雲詞鋒飛瀑激昂製作之途跌宕文章之局傑名天衢颺驚電逐卓治山聳清聲蘭馥惠文翹蒼柱後抗足類鷹鵬之秋擊使狐狸之夜伏行路避聽都亭埋骸疆禦落膽京師側目剛腸勁節三黜而愈厲鍊面銅肝百折而不訕甘作寂寂之笑肯微容

長。歸。來。分。田。三。徑。猶。存。分。松。菊。林。鶴。如。
八。庭。蘭。室。正。紫。門。曲。室。黃。冠。野。服。月。色。行。吟。書。聲。課。
蕭。蕭。弄。墨。史。氏。題。花。木。陶。情。分。柔。翰。三。寸。感。懷。今。關。
慈。廟。射。雙。龍。不。朽。之。大。業。竟。成。莫。解。之。謫。謫。嗚。呼。痛。
說。循。寬。有。人。每。百。六。公。子。說。難。長。沙。賦。鵬。子。初。以。
南。山。賈。罪。正。平。以。鵬。被。戮。陽。秋。有。關。君。門。戶。之。懼。
聖。德。有。女。奴。陰。習。之。毒。落。燕。之。句。罹。刑。螫。龍。之。詩。下。
獄。中。散。之。廣。陵。不。傳。中。郎。之。漢。書。不。續。總。之。才。高。者。
忌。必。招。文。奇。者。禍。必。酷。公。固。吞。憤。知。此。爛。熟。與。數。賢。

卽山集

卷二

三

今。相。逢。可。拍。手。冷。捧。腹。舉。頭。今。空。悠。悠。滿。眼。今。皆。碌。
碌。浮。沉。蒼。狗。從。教。論。定。於。蓋。棺。得。失。塞。翁。留。報。后。混。
於。式。穀。嗚。呼。

祭徐光祿公葬文

哉。望。高。原。之。騰。騰。眺。平。楚。之。蒼。蒼。悲。山。丘。之。同。歸。痛。
葬。雙。龍。之。雙。藏。猗。沐。歎。今。竟。不。死。蔓。草。榮。今。骨。亦。香。雖。
風。流。亦。出。遠。轍。始。在。今。清。揚。伊。上。國。之。嘉。賓。定。東。海。
之。高。閣。雖。世。靈。乎。蒙。聲。百。行。敦。好。名。教。文。治。乎。彩。鳳。
氣。騰。乎。蒼。狗。豈。義。於。幽。曲。馳。譽。於。天。廟。祿。臣。今。司。光。

陽。開。今。使。微。樂。天。命。分。終。天。年。不。我。後。分。不。我。先。但。
輪。五。更。將。將。得。去。何。論。天。上。今。與。人。間。昔。如。飲。酒。分。
家。盡。尊。今。留。有。餘。粍。裕。後。昆。或。彈。冠。以。鎮。巖。邑。或。束。
帶。以。環。橋。門。或。騎。起。於。儒。籍。或。虎。視。於。詞。林。或。如。珠。
之。映。或。如。竹。之。森。固。投。後。之。報。亦。生。前。之。心。冷。聞。長。
沙。流。光。速。雨。雪。暗。今。松。柏。綠。佳。哉。今。馬。封。襲。吉。今。龜。
十。冊。施。今。藏。鞋。白。纈。今。子。送。君。今。出。達。郊。思。君。今。
存。華。屋。三。江。之。水。今。澹。而。波。泣。數。行。下。今。聽。露。寒。
城。今。愁。更。入。歲。晏。心。如。何。

卽山集

卷二

三

祭李封翁文

代

月。犯。少。微。日。落。空。山。鯨。騎。江。上。龍。出。函。關。披。香。司。案。
畫。廉。押。班。遊。仙。一。夢。何。時。復。還。敬。想。高。風。古。隱。君。子。
夏。葛。冬。裘。左。圖。右。史。登。高。搔。首。臨。流。漱。齒。邈。焉。寡。儔。
大。雅。掉。爾。爲。王。彥。所。錫。郭。林。宗。金。玉。其。德。劔。珮。共。容。
居。仕。之。履。畏。過。之。重。過。者。必。式。頌。義。無。窮。草。玄。問。奇。
談。經。翻。道。山。鳥。不。聽。簷。花。落。帽。富。不。可。求。從。吾。所。好。
不。於。其。身。而。身。食。報。食。報。維。何。千。里。家。駒。繡。腸。蓮。舌。
編。王。走。誅。萬。人。自。歷。筆。陣。長。驅。才。飛。旬。外。各。冠。中。區。

激昂清時以理雄輔流水之決燃眉之觀克允維明
威而不怒草深三尺蛙吟兩部帝嘉乃功何處得來
石麟布種夜光有胎鳳啣五色履曳三台女作司空
惟時懋哉恩向日邊如川方至耆英社中更老位次
角巾白髮素書碧士豈不足樂顧遺世事聞吾東海
神仙所家赤城起霞棗大如瓜仙李蟠根公其是耶
屍輪神馬夫又何嗟所可嗟者老成凋謝材靡其松
境失其蕉鄉無模楷吏無憑藉側身東望黯然淚下

祭蕭雲洲先生文

印山集

卷二

主

惟公之門第鵲起則京洛之箕裘也詩禮蟬聯則高
曾之規矩也圭章之令望則謏謏松下風也金玉之
選儀則軒軒朝霞舉也舞墨花於春草則鷹隼之風
塵也搏羊角於秋風則蛟龍之雲雨也彈冠別駕則
出岫之雲也解組片帆則倦飛之羽也寧爲才鬼無
爲頑仙則夢幻觀也遺金滿贏不如一經則清白語
也文梓萎露則日之晏月之虧也蘭玉蜚英則鳳之
毛麟之趾也迄公厭世若而年而猶芥口脾干鄉里
巷則典型存也雖某衰鈍而無似而得附公蘿於後

人則方幅齒也今日何日則哀鴻至而長虹截也此
聲何聲則風葉嘶而露葉舞也平坐蕭條華蕪帶夕
陽之色則秋色之如水而如絲也悲颺騷屑松楸曳
河曲之烟則佳城之若堂而若芥也鏘槐風則楚夢
也動薤露則蒿里也豐隆烈缺之戒路則綠蛇之夾
轂而馳驅也危齒禿髮之沾巾則白馬之停驂而徙
倚也丹旄徐引與長君子相先後則明珠之返於胎
也玄宮聿開與太孺人同休歸則雙璧之埋于土也
膏壤則天孫有錦也式閭則庚桑有俎也風烟淒斷
印山集

卷二

主

祭震女文

萬曆己未年冬下浣之三日沈承之長女阿震以痘
不發而殤塋葬北卽之次其母薄氏日稱念梵書資
其冥福復促作一疏詞筆不忍下也於其三七當薦
熟食乃爲文哭之焚於其所生前跳弄之場曰嗚呼
痛哉汝名阿震生於丙辰以丙辰字故取震名汝生

○初我寔不喜三十許人不男而女迨汝未替汝即
○可憐以領招汝汝笑啞然當此之時周姬祿汝衣不
○解帶一夜十起飽就姬眠餓就母乳姬因汝故亦幾
○委曲後濕就乾南瘡剝肉煩則母瞋省則汝哭昨歲
○戊午我命不濟頻出就試割汝而去周姬既死試又
○不利歸來牽袖索物而戲有汝在側愁亦快意汝盡
○日添汝慧日多呼爹呼姆音不少訛常手彈門自問
○誰何我往來時汝呼曰哥戲攫汝物汝竄而波我舅
○來時汝以衣拖呼聲曰母旋笑呵呵汝伯來時作賓

○主陪擎杯曰請笑者如雷汝祖入鄉汝又往蘇經年
○不值問汝識無應聲曰識白帽白鬚汝有外翁一面
○未曾問客何方即曰北京汝之外姑視如身生凡三
○五次挈汝蘇行三更索坑五更索果父母留汝汝反
○不可顧謂我曰阿婆思我今年六月汝有癰災我特
○往蘇望汝歸來摩按患處其色甚哀然不敢哭恐哭
○不該每持果餽必窺意音不色授之不遽入齒每所
○玩弄誤有損傷小目怒之歛手退藏汝母過嚴時加
○撻束懼汝長大習慣成熟我意亦然但私相囑嬰孩

○何知且隨其欲汝昔杜蘇父母歸嚮問汝何依欲去
○欲留言雖不決意在兩頭頃汝歸斯喜不自持誘汝
○哺汝候面作癡小筐提聚矮座啜糜口誦大學手拜
○阿彌提汝賭勝達屋爭馳哈拍掌自喜爲奇不勾
○半月即汝死期天乎命乎神仙莫知汝未死頃召醫
○診視或云風邪或云癰子風不可必瘥似有理至令
○思之不測所以汝善話言此際不語聲嘶氣斷張目
○而已嗔汝而泣汝淚亦泚嗚呼痛可忍言哉論世俗
○情女死何哭論我生年壯大窮獨汝又頗慧雖女亦

自山集

卷二

○足誰知鬼神虐我太醜先汝十日汝妹阿巽少汝二
○歲與汝同病同三日亡汝所狎認今汝無伴當與妹
○並汝稍能行妹立未定往來携手相好無競若逢汝
○姬可更一問父有室顧父有妣問但往依之必汝提
○引所以權厝亦近顧側妹小汝携汝小顧掖他年十
○地葬汝同宅我今思汝不能去懷汝若有知常入夢
○來緣或未盡可再投胎所誦金剛併諸經咒設羹糲
○錢付汝領受汝見冥王操手哀扣儂實不壽儂實無
○咎儂生資家儂甘麓陋糲粒必拾以畏雷吼禱履必

愚。瘴。微。垢。神。有。誅。求。儼。年。實。幼。鬼。有。陵。轢。望。神。爲。佑。但。可。如。是。莫。歸。莫。辭。地。府。之。中。不。比。在。家。我。今。作。文。汝。不。識。字。但。呼。阿。彌。汝。父。在。此。哭。汝。一。聲。呼。汝。一。次。

雜文

天題超乘師卷後

讀。率。官。居。士。讀。嘆。超。乘。大。師。語。恍。如。身。察。法。座。歡。喜。無。量。而。中。得。吾。味。玄。薄。天。子。陳。筆。爲。之。法。然。疇。昔。之。歲。夫。子。下。帷。淮。雲。余。時。過。從。未。嘗。不。訖。吾。以。超。乘。大。師。名。蓋。夫。子。知。余。根。頑。欲。借。禪。鋒。指。喝。也。惟。余。恐。太。師。壓。俗。客。未。參。而。罷。嗟。乎。使。子。至。今。而。一。衲。一。盂。共。大。師。坐。蒲。團。予。從。座。下。袒。肩。受。記。烏。知。頑。根。不。少。破。已。矣。夫。子。有。文。字。禪。余。既。不。終。參。大。師。有。面。壁。禪。余。又。不。數。參。飯。依。失。路。以。來。流。寓。北。郭。信。武。可。蹈。淮。雲。寺。門。之。草。近。聞。大。師。又。將。築。廬。郊。西。去。噫。抑。何。避。俗。客。之。急。也。慙。予。有。禪。心。而。無。禪。緣。類。如。此。雖。然。若。他。日。過。普。同。塔。院。而。不。來。超。乘。大。師。者。猶。得。謂。之。有。禪。心。乎。哉。

微目文

蔡。亥。之。崇。沈。乎。迎。暄。立。於。庭。前。是。日。風。作。有。聲。翼。然。彌。塵。而。關。牖。於。曉。間。初。滅。沒。而。無。端。漸。猗。猗。而。活。焉。豚。睛。欲。破。摩。羅。欲。穿。瞬。如。慈。電。派。如。乳。泉。垢。蒙。敗。棘。之。繁。氣。吞。濕。突。之。烟。凡。旬。有。五。日。而。不。得。愈。沈。子。乃。爲。文。而。告。之。於。天。其。辭。曰。臣。目。無。良。游。於。臣。面。目。罪。山。積。臣。寔。不。見。荷。降。之。罰。省。其。一。線。比。日。以。來。偶。觀。房。稿。畢。竟。以。此。開。罪。不。小。臣。今。求。哀。懺。悔。數。其。罪。而。請。禱。房。稿。之。中。皆。新。貴。名。臣。目。何。爲。輒。敢。注。睛。房。稿。之。文。紙。皆。五。色。臣。目。何。爲。輒。分。青。白。其。有。鬼。科。卓。冠。羣。雄。目。或。鄙。夷。不。抵。技。葱。其。有。虎。譽。盛。傳。俗。下。目。或。嬉。笑。顰。於。怒。罵。出。于。入。史。錢。所。萬。選。目。或。裂。毗。斥。爲。花。臉。離。經。叛。柱。大。所。咲。目。目。或。刮。膜。揖。爲。上。客。長。才。累。牘。目。送。而。去。或。疵。其。篇。或。駁。其。句。高。言。其。賞。目。攝。而。忘。或。棄。爲。灰。或。淡。爲。湯。或。按。書。青。抹。筆。如。矢。或。按。題。神。惜。圈。如。珍。或。所。看。法。但。法。先。輩。不。知。變。通。與。時。俱。醉。或。所。識。字。但。識。古。初。不。知。權。宜。依。樣。胡。盧。或。信。耳。鼻。應。作。是。觀。目。乃。擅。權。自。用。自。專。或。相。皮。毛。既。竭。

爾力日乃通精別具一隻諸如此類不可摧髮無光
不出無釘不拔此皆臣有以養成其驕氣而目亦無
以解免於薄罰自今懺悔而後願一心皈命於遮眼
之菩薩誓不敢較長量短激濁揚清惟國門一字之
為貴而名經千佛之為尊抑或不然將起而誅其生
平乎紅粉之粧靚袂之飾有目以來未蒙拂拭也或
於夢遊稍感其鬼曲盤之迷珠簾之暝有目以來未
蒙申敬也或於憑高稍蕩其性青銅之腥黃金之氣
有目以來未經受記也或於市塵稍薰其涕名山異

自山集

卷二

水之觀奇花珍木之蓄有目以來未經干瀆也或于
悉編稍消其福苟其以此而坐目以罪狀求目以深
文臣固知天之不忍也臣之目亦且泣下如雨而不
知所云

高才傲骨不能不作青白眼向人
嘲弄唐突碧翁奈何

鍾馗贊

其圖是何以有曰大圭之首椎相似圖非是何以有
曰開元之間一進士吾亦不問開元間有是事無是
事但借君之推為我使草妖木魅么麼耳人心有鬼
獍角齒不生啖之怪不止冷風抖搜飛下紙一擊之

力全在此

魁星贊

吾欣爾名而爾類乎山精吾惟爾形而爾主乎文明
豈從來詞采之風流非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
面孔實爾之所釀成噫又有疑焉右手操筆而何以
左手持金得毋讀書非此不行然則吾之赤貧將必
不得微爾之靈乎曰賴有管城

周麟伯畫肖贊

啞啞啞認不得真認不得假憑他無牛面定知是箇

自山集

卷二

快人有一團塼塊一團瀟灑但問畫時用何法寫直
當用丈二鍊筆奮袂掃去如驚龍騰馬然則携酒盈
尊摘花盈把何不且飲而顧似有所思而目語其侍
兒者意若曰爾其張几設杆遲我客至而角昨日之
觥也

又

昔米南宮請贊于瞻彼眾人者謂我為顛子瞻笑曰
吾從衆焉今周麟伯贊沈顛彼眾人者謂我神傳
沈子亦笑答亦復然則云然有贊一篇雄心豁露

生骨生烟不知恒似乎時似且更五年乎十。

題關公畫像贊

認仔細。此是髯將軍。亦是壽亭侯。亦是武安王。亦是伏魔帝。三國英雄多若薺。今之人何不畫曹氏父子孫兒兄弟。噫嘻。卅國之星欲流。青龍之血猶膩。其有反覆邪人。蓄鬼志。而無義氣者。遇斯像。惡須迴避。

毛孺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二

卽山集

卷二

毛孫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三

婁東沈 承君

論

聖人安內以懷外

制天下者勢而已矣。制天下之勢者朝廷而已矣。勢者忽翕忽張於天下之內而天下不測其所變化者也。有精存乎其際也。朝廷者又潛吹潛息於勢之內而勢不出其所範圍者也。有神行乎其間也。故善操天下之急不恃赫聲濯靈之挾天下而走而恃有以

卽山集 卷三

利導於勢。善操勢之急亦不恃才鋒智刃之負勢而趨而恃有以戰勝於朝廷。則聖人安內以懷外之說也。請爲之移其說於擊劍而掉其觚則雖司馬荆曠不能割腐木也。請爲之移其說於揭關者揭關而操其端雖選士不能絕地也。請再爲之移其說於播木者播木而一一掃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其本而葉徧播也。夫安內者則亦劍之觚也。關之端也。而樹之本也是故養有戎也。車有鬼也。宮有虎也。五步之內有血濺也。卷婁之間有輶裂也。夢覺之頃

卽山集

卷三

有湯火也。遊於凝碧池而有漁陽之鼓。擊驚破霓裳舞也。譙於金明園而有黑頭之蒯。鋏幾偃御袍也。則吾觀於酒池肉林牛飲三千。卜夜達旦。以內爲精丘之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金屋翠華。蛾眉二八。望幸承恩。以內爲香粉之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西園左驕。官中白望。稅陌閑架。筭商權醢。以內爲市井之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梨園子弟。羯鼓花奴。玉樹之聲。清夜之曲。以內爲牧場之場而不得安者。則吾觀於楊柳堤。花石崗。珍禽奇獸。充斥上苑。鸞啼鶴唳。夜深深閑。以內爲山林之場而不得安者。而木也。內一不安。而姑蘇之臺。卽麋鹿之徑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昭陽之殿。卽單于之宮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舞馬之番。胡旋之舞。卽長安少年之胡心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卽築長城。壓王氣。而不免軼道之災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卽自將待邊。犁庭空幕。而不免博望之涕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卽庫杖龍對。繒帛纏樹。市店不取值。以給胡人。而無爲也。而未也。內一不安。而卽誅清河。殺萬人。僂五懷。除方面大耳。而

無益也。故呼韓稱額屠者接踵不足爲外之修而惟慮內有趙霍橫行原嘗斷擊之姦饑饉虜肉渴飲奴血不足爲外之雄而惟虞內有牛李之禍洛蜀之黨踏賀蘭之山繫名王之組定天山之箭勒燕然之石不足爲外之威而惟恐內有遼東浪奴之歌虎頭都護生入玉關須臂將軍肘垂金印乘槎仙客路犯銀河不足爲外之艷而惟愁內有龍上揭竿之變青袍如草白馬如練謀臣如雨猛將如雲不足爲外之快而惟患內有南詔之禍同牀在旁之孽紫淵爲池赤

自山集

卷三

三

九公主之亂也秦魏三國之如雲也內通爲外蕃也而不然者八關十六子之朋脅也七貴之專權也九尾狐之惑也五鬼之煽禍也內適爲外讐也而又不然者借夷狄以劫秦也借藩鎮以除宦官也外又適爲內讐也而又不然者淮蔡下而龍首遂浸吳蜀平而華夷遂出也外又適爲內玩也則皆不講於安內以攘外也識也。以內爲腹心以外爲榮衛以內爲堂所以外爲藩籬此吾之所謂勢也如奕之先着也以安內爲治本以攘外爲治標以安內爲杜絕以攘外爲丹雘也此吾之所謂制天下之勢也如奕之挈領也有時以興六月之戎車爲安攘有時以舞兩階之丁羽爲安攘有時以歸馬放牛爲安攘有時以臥薪嘗膽爲安攘此吾之所謂制天下之勢在朝廷而有猶存乎其際而有神行乎其間也如常山率然之首尾俱應也微乎微乎非有知幾之神不解安非有純氣之守不及安非有萬化之生心不能安故必歸之聖人而若夫封豕長蛇之擾也稱蛾號米之紛也前虎後狼之進也則皆安於策慕安於處堂安於積薪

即山集

卷三

四

厝火安於鑄甲銷兵爲金人十二有以階之厲也故聖人之作用有安內以懷外者而學聖人之機術又有釋外以內懷者

士之品有三

夫案品卜士此衰世語也何也士固有一品無三品也士至以品賣聲名而被褐之玉日賓賓如建鼓矣士之品至以三鼎足而處幃之蟲關狀之蟻日暖暖姝姝如東西帝矣夫品猶驥之齒也石之暈也鳳凰之鼓澤也獸不有豺鷄不有狸而狼莠俱登薰蕕偪

劉山集

卷三

五

處非國家之福也膏自焚木自寇漆自割而蛾眉入官芳蘭當戶亦非士之福也故曰士分三品此衰世語也不見夫糠粃之目而四方易位乎鹿可馬而梟可鷲乎非士之態乎不見夫芝苓雄喙之時爲帝乎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鵠鵠夜可以撮蚊蚤而晝不見丘山乎非士之伎乎不見夫杯蛇弓影而鏐金銷骨乎曾參可以殺人顏淵可以攫飯而許由可以竊皮冠乎非士之累乎不見夫佞於陳而忠於唐乎不見夫附司馬卽陷司馬附章惇卽背章惇矣

劉山集

卷三

六

非士之心智乎不見夫愛老而臣尚少愛少而臣又老乎不見夫曠而千人官笑而不千人官乎非士之將命乎故古之士一夔而足則不庸三也三代以後之九品入徵六行四科則又不翅三也三品之說必始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其敝遂浸淫而有道德功名富貴之徑隱然若敵國焉而吾以爲非也除道德則功名富貴猶之南北崗之相笑也土木鬻之相訾也何也士故有一品無三品也品之逸者莫如東海之華士魯國之聞人而不知其可誅也品之儉者莫如公孫弘之布被而不知其阿世也品之溫者莫如王莽之折節而不知其奪漢璽也品之韻者莫如麀尾之風流而不知其神州之陸沈也品之潔者莫如灌園之蠅蚓而不知其越威后之欲殺也品之圓者莫如長樂老而不知其視四姓十君如傳舍也品之騷雅者莫如相如之子虛子雲之太玄柳宗元之晉問諸傳而竊贊而當續臯之墟劇秦而投草玄之闕黨任文而竊銘母之渾則令人掩面也品之巍卓者莫如漢之元禮唐之贊皇宋之程蘇兩家而龍門之

與。與。與。舟。俱。沈。白。馬。之。血。與。濁。流。俱。狂。在。於。市。之。歌。
哭。與。嶺。南。之。瘴。雨。蠻。煙。俱。慘。則。令。人。短。氣。也。故。望。塵。
而。還。拜。買。山。而。充。隱。而。士。之。品。可。醜。矣。使。丹。火。銀。
銀。知。制。諸。一。日。可。以。不。恨。而。士。之。品。可。悲。矣。應。高。蹈。
丘。園。之。科。者。投。名。冊。府。應。不。求。開。達。之。科。者。走。馬。都。
門。而。士。之。品。可。絕。倒。矣。故。士。有。真。品。者。如。歲。寒。之。松。
如。鷄。羣。之。鶴。也。士。之。有。真。品。者。如。萬。斛。之。舟。如。千。鈞。
之。弩。如。百。煉。之。金。也。士。有。真。品。者。如。劍。之。承。影。如。珠。
之。夜。光。如。桃李。之。成。蹊。而。不。言。如。神。龍。之。倒。挂。而。不。
見。首。尾。也。何。也。士。固。有。一。品。無。三。品。也。士。必。不。為。鼠。
之。嚇。士。必。不。為。鳬。之。汎。士。寧。為。轅。下。駒。不。為。車。上。侮。
士。寧。為。眼。中。釘。不。為。笑。裏。刀。故。墮。都。却。萊。即。岫。贊。修。
之。士。也。持。馬。鷹。揚。即。瀕。海。明。鈞。之。士。也。安。劉。左。北。軍。
之。祖。即。士。之。木。訥。而。少。文。者。也。反。周。禮。集。翠。之。裘。即。
士。之。委。身。而。事。女。主。者。也。挂。冠。神。武。見。幾。士。也。借。劍。
尚。方。直。節。士。也。以。執。失。折。服。力。士。之。驕。而。士。之。品。愈。
貴。也。以。客。星。入。元。真。人。之。座。而。士。之。品。愈。佚。也。蓋。鶴。
狗。士。直。物。埋。埋。不。足。置。齒。頰。即。功。名。國。秀。傑。之。梯。航。

而。不。然。亦。浮。雲。過。鴈。也。不。然。亦。枝。指。枯。沈。也。不。然。
亦。長。袖。之。舞。而。多。錢。之。買。也。一。而。已。矣。何。言。三。也。何。
也。士。故。有。一。品。無。三。品。也。然。則。牆。之。壞。也。有。隙。木。之。
蛀。也。有。初。劍。之。折。也。有。蓄。士。之。品。如。以。羊。之。岐。而。可。
不。自。愛。其。非。也。哉。雖然。楚。愛。細。腰。而。宮。中。餓。矣。齊。惡。
紫。與。而。境。內。變。矣。善。乎。先。詰。之。言。曰。使。士。之。智。若。魚。
鳥。則。可。夫。士。之。不。為。魚。鳥。者。幾。人。哉。敦。敦。名。教。以。培。實。
學。寬。文。法。以。馭。不。羈。督。石。城。之。水。辨。河。陽。之。豬。以。崇。
雅。而。黜。浮。變。臨。淮。之。旗。拔。趙。壁。之。幟。以。揚。清。而。激。濁。
魚。頭。恭。政
鑄。三。品。為。一。品。端。有。望。於。養。士。者。
蓋。士。夫。夫。立。朝。以。骨。為。主。骨。者。天。之。勁。氣。所。集。也。人。
之。熱。血。所。團。也。亦。物。之。至。性。所。植。也。故。可。畏。而。不。可。
犯。則。骨。之。奇。也。可。憎。而。不。可。憐。則。骨。之。古。也。可。買。而。
不。可。索。則。骨。之。雋。也。可。假。而。不。可。銷。則。骨。之。貞。也。可。
殺。而。不。可。辱。則。骨。之。傲。也。可。瘦。勝。肥。狂。勝。癡。而。不。可。
為。肉。食。之。繼。則。骨。之。孤。香。也。可。振。指。覆。羹。轉。喉。觸。諱。
而。不。可。飛。鳥。則。骨。之。怪。偉。也。宋。史。載。蕭。簡。魯。公。

之剛心直節而當時貴戚用事重足斂手有魚頭參政之目至今使人讀之愜然髮竦油然色飛喟然聲咳蹠足曰嗟乎大丈夫不當臨淵羨乎請夷考巖廊之鵠立而納略其生平之豹班而有如折劉后之問而野雉爲之剗彩者非魚頭何以杜牝鳴之端而有如止七廟之請而城狐爲之奪魄者非魚頭何以坊跋尾之漸而有如執簡過慈孝之乘輿而宛似怒螳之欲當車者非魚頭何以寢官中之虎而有如抗聲攻館閣之子弟而宛似投鼠之心忌器者非魚頭何以

卽山集

卷三

九

驅座間之蠅而吾於是不能無墮淚於千載之上下矣玉階方尺地大江湖也大池沼也劍佩千官波臣也九錫十賚之爵爵勛名釣也綸也而寔亦雲也霧也是皆所以愛惜培植而鼓舞之者也男子於此以古聖賢之尺素書置魚之腹以饑寒盤錯之秋水淖魚之腸以天子設科取士之鬼鼓火鞭燒魚之尾而顧不得以一片之鐵石肝膽占魚之頭其何顏面以蹈馬蹄之路集鳳毛之池而立娥眉之班也哉自夫慕羶而魚化爲螳自夫點壁而魚化爲蠅自夫營

卽山集

卷三

十

腐而魚化爲兔自夫糾結而魚化爲蛇螭自夫瑣細而魚化爲螻蛄自夫笑不可測而魚化爲人貓自夫飛而食人而魚化爲政虎自夫精爽飄忽而魚化爲鸞蝶自夫冠裳訖裂而魚化爲沐猴自夫狡獪不可方物而魚化爲黠鼠自夫掃丞相之門而魚化爲鷹天自夫伴中書之食而魚化爲鷄鳧自夫陰柔而魚化爲九尾狐自夫諛佞而魚化爲百舌鳥自夫耗耗而不舞不鳴而魚化爲羊公之鶴自夫走險而窮獲反噬而魚化爲中山之狼而魚之變態極矣嘗武循覽傳誌品置公卿從來垂魚之袋鮑魚之鯖賦賞花釣魚之句後先踵接而求魚頭參政之目指未易多屈也繇是觀之能爲魚頭可以擊當道之豺狼而不能爲魚頭則雖狐狸不可聞能爲魚頭可以破滿堂之燕雀而不能爲魚頭則雖鹿馬不可訶能爲魚頭可以折鸚鵡之翼而不能爲魚頭則不過如鸚鵡之能言能爲魚頭可以爭殿上虎而不能爲魚頭則反不如殿上之孫供奉能爲魚頭可以馴鱷而不能爲魚頭則寧事長沙之鵬能爲魚頭可以刺羣而不能

魚頭則寧息江東之。其矣國家之如海中山也。而羣臣之如釣鰲客也。有如一魚頭擊而國作鼉柱。衆魚頭聚而國不成。層樓乎衆魚頭環而國接於蟻。蛇之百尺。即一魚頭奮而國不曉於杜宇之數聲。而何以鼠首者多。蔓尾者多。鴈爪者多。而魚頭者。寡也。魚頭之點額。暴懸半。繇磯澤之狎習。而魚頭之乘風破浪。亦半繇清。之養。成蓋至鸞。之有。鐵。龍性之不馴。而魚頭逝矣。蓋至麋。頭鼠目之求官。龍。鳳姿之不用。而魚頭沉矣。蓋至。薄。餌。驚。震。雷。而魚

即山集

卷三

上

頭駭矣。蓋至掬升水。而魚頭枯矣。蓋至罹於。筍。遊於釜。登於刃。俎。而魚頭泣矣。蓋至江魚之腹。葬。鵠。夷之屍。裹。仗。有立斥之馬。墀。有撲殺之獠。而魚頭碎矣。蓋至籍龍門之。鯨。殺。白。馬。之。流。下。螭。龍。之。獄。而魚頭一網盡矣。然則主上不學。巨。鑿。之。縱。偏。學。淵。中。之。啓。左右。諸。人。不。學。泥。塗。之。援。偏。學。竭。澤。之。漁。而魚頭若之何。白魚固所謂以骨勝者也。有骨在則寧。逝。寧。沉。而。來。不。肯。以。其。頭。爲。羝。羊。也。有。骨。在。則。寧。賦。寧。枯。而。決。不。肯。以。其。頭。爲。寒。蟬。也。有。骨。在。則。寧。泣。寧。

一。網。盡。而。決。不。肯。以。其。頭。爲。陽。鱗。也。故。謂。之。魚。也。雖然。魚頭之難。不難於注小臣之釣。而難於愛。天。臣。之。鼎。攫。龍。之。鱗。編。虎。之。鬚。而。不。顧。覆。鵲。之。卵。此。職。丈。夫。之。頭。長。鞭。一。擲。者。耳。參。政。下。牢。相。一。等。於。螭。獲。爲。和。鸞。於。鸚。行。爲。野。鶴。於。鷄。林。龜。國。爲。駟。虞。祥。麟。有。魚。頭。參。政。必。能。容。驍。馬。御。史。有。魚。頭。參。政。必。能。遣。狼。臂。將。軍。有。魚。頭。參。政。必。能。布。錯。脚。刺。史。有。魚。頭。參。政。必。能。裁。狗。尾。之。貂。蟬。羊。頭。之。都。尉。有。魚。頭。參。政。必。能。絕。繇。寶。之。尚。書。謙。面。之。臺。官。語。有。之。家。有。猛。狗。

即山集

卷三

上

則美酒不售。風有利。鬻。則好鳥不賣。然則所謂骨者。又特以威。鳳。之。難。見。走。麝。之。遺。香。爲。骨。而。非。以。爪。牙。角。距。之。猙。獰。爲。骨。也。故。謂。之。魚。頭。者。也。維。時。肅。簡。公。稱。誠。不。欺。而。仍。不。爲。小。謹。問。與。故。人。襍。賓。魚。服。就。酒。家。飲。則。吾。知。蛟。不。能。龍。而。龍。未。始。不。能。爲。蛟。也。雖。然。有。如。內。而。衷。甲。腹。鱗。外。而。拂。鬚。唾。面。保。全。首。領。以。爲。得。大。臣。體。以。是。爲。巧。於。魚。頭。是。又。海。魚。之。吐。墨。自。衛。者。也。而。不。知。漁。父。隨。其。後。也。

尺沼鱗飛風煙噴薄

高帝誤處多緣不學

學必有誤乎哉。曰：開門造車，出門合轡，學必無誤乎哉？曰：博筭挾策，異趣以半，學則必不誤，不學則必誤乎哉？曰：指在手，問月在天上，然則何如？曰：學為誤地也，誤亦為學地。終日學終日誤也，終日誤終日學也。此千古聖人之學，而開創之天子所為陰用而不以語人者也。請觀高帝：高帝一生學問，全在誤處得力。而議者乃曰：多緣不學。嗚呼！此酸語也。天子之學與儒生不同，儒生之學如雞燕之學飛，如坐蛙之學語。

御山集

卷三

三

其究也如蟬魚之生，灰尺幅中，以之飽腹可矣。變化何有哉？天子之學如神龍之，不學蛇足如霧風之，不學鷄伏其究也如夏雲之成峰，蟲巢之成字，有自然之文章焉。不爭工拙於皮毛也。若使儒生高其學而妄學天子之學，是刻鵠也。書虎也。誤也。若欲天子曲其學而下學儒生之學，是截鶴也。續見也。尤誤也。古之聖人，殺人父，爵人子，誅人君，擅人國，縱橫不測，亦曾祖誰氏之學哉？誤信廷薦，而以湮水之才，禍百姓九年，誤以其軀蹈井底之危，而不知骨肉之將甘心。

御山集

卷三

四

敗之人心志不出官室寶貨子女之計。如是而謂不學，信不學也。孰知高帝正以此時時學哉？語曰：學書紙費，學醫人費，經一假者，堅一骨也。遭一厥者，滋一智也。學騎者之涉陸也，不知幾挫頰而後其騎巧。若書足而諱組舞，燕人所訶而已矣。學沒者之涉冰也，不知幾浮沈而後其沒神。若相手而喜游泳，焉越其所美，而也。高帝亦若見也。帝知支離之學，末從以誤入而適變之。學源易以入誤而無心之誤，每可以精其學。操啖自諱其誤，亦不自諱其不學。誤則悔。

誠意之論而邊境日削者乎學之益固如此乎然則謂誤處緣不學過矣大約誤處多緣學耳幸高帝聰偉絕塵不為詩書所縛幸一時羣臣亦皆俊爽有用

印山集

卷三

十五

不弄蒸砂鑊塵之齒舌故成功以有天下不然令爾有板閣之書生執簡以繩高帝曰如何是學如何是不學而帝亦必退然正襟危坐以修學竊恐漢之為漢正未可知也吾聞帝常溺儒冠其即溺若輩也歟或曰學亦有辨矣副墨洛誦不足尚也至德要道可少歟曰予非病學也病宋學也宋儒以學之一字欺壓千古即問宋家實實有用之人不必盡出於講學之人故急急王之不直為高帝解嘲直欲為千古大學問人吐氣也

只是不服宋儒

養民以致賢人

蘇國者欲攬天下之勢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之勢則天下破非民心之足以破天下而君自破其勢則天下遂無所倚而大事不得不去焉故明主觀山立海捷虜管夷橫行域內何鋒不摧而於區區匹夫匹婦獨不敢草芥視蓋以草芥其匹夫匹婦者乃自草芥其社稷河山也夫人主之社稷河山始以百戰收

印山集

卷三

十六

而後以草芥視此英雄所以却步也善乎蕭鄴侯論致賢而先之以養民嗚呼此勅書也人主有不顧致賢人者哉戎馬則思雲臺之賢清談則思瀛洲之賢簡書而效馳驅則思埋輪攬轡之賢幃幄而談禮樂則思調羹補袞之賢而賢伏堪巖困蘿蕭亦且挾簪而思吐望闕而欲飛此時也一束帛之力一蒲輪之功宜無不謝松逕裂荷裳而畢集者烏在養民為且民者賢養之民養矣又烏用賢為嗚呼不知才流傑品正不可以結客之虛聲動也而於整頓宇宙之始

尤甚此無他亦惟求之主之心而已越王我越王
士爭嚮之豈一蛙足以引士哉心引之也大民亦人
主之蛙而已天下有桀紂於民而堯舜于臣者無有
哉天下有鴻散於野而騶鳴于谷者無有哉天下有
鳳而巢於雲壑而延頸於丘園固日夜念蒼生而尤
人高臥於雲壑而延頸於丘園固日夜念蒼生而尤
日夜窺真主深宮之羅綺嬌春而閭閻之短褐自憐
扶矜欲露則賢人之目不忍觀也金殿之笙歌迴雪
而井巷之白頭泣月黃口啼風則賢人之耳不忍聞

即身身

卷三

上二

也九重之覺棟列星辰驚燕雀而華簷滿屋有夢
不剪家徒壁立霜宿而風棲者則賢人之足不忍舉
也尚方之脯膾羅水陸窮豹麟而村落煙墟有半菽
未飽三鬴無登其首而鵠其面者則賢人之口不
忍言也賢人不至則不賢者必至于于是養蛾眉於曲
房而民情傷則泣魚望俸食桃取妍之人致矣養神
仙于海上而民志惑則掌露呈奇腹書詭託之人致
矣養猛士于四方而民役繁則彎弓挑櫓衛戰開邊
之人致矣養酷吏之鷹于左右而指民之命則武健

受人數升搏擊羅織煅煉與同來競名者致矣養
政之虎于園中而削民之膏則持籌之人頭會箕歛
算商推酷與衆孔爭術者致矣如此者皆非賢也賢
不能致而所致者又非賢社稷未有不敗河山未
不傾者則人主何樂乎以民恣也是故養之惡焉夫
養亦何常之有扶則生蹴則萎矣朝而灌沃則長夕
而棄置即消矣本根血脉之相盤則榮榮枝葉膚色
之相煦即凋落矣故爲君者雖賢人不至民決不可
不養而況賢又棄之去就者乎慈母之養子也體誠

即身身

卷三

上二

饑寒撫摩痛癢不遺餘力然而非謂有咎其不慈者
姑以此修名也亦非謂嬰兒有知以此市惠于其子
也子而至于離襁褓矣就外傳矣義然成人矣亦非
謂遂漠置之不關也無他眞愛結也養民亦如是矣
養之養其身也哺之養其腹也易劍以犢養其四肢
也除賦之蛇養其入口也通之以筑憚之厄養其情
也薰之以絃歌之良養其性也避殿減膳以隱微養
也佚使生殺以委曲養也衣可御以三浣而蝗不惜
於仰吞養之至也有司可假以便宜而發倉無嫌於

婦節之大也。而一民愛民好士之賜已。胞胞徹入。平山澤矣。是故息戰。勤農桑。則賢人喜其不黷武。練生聚課教訓。則賢人信其不佚游。坐黃屋而繪以流離。進父老而詢以利病。則賢人知其不驕。新絲懷刺肉之嗟。盤飧燭滴汗之苦。則賢人欽其不侈。畫地刻木。弛三面之網。則賢人感其不殘。寬租賜帛。釋一路之悲。則賢人樂其不奪。夫賢也不欲候身于黷武。乃不欲獻策于太平乎。不欲暗投于佚游。乃不欲奮鬪于英。誼乎不欲以驚爵祿。輕鐘鼎之身。低肩于驕。

即山集

卷三

元

俊之主。乃不欲激昂風雲乎。不欲以步皐。夔。伊。召。之志。變塞於殘奪之朝。乃不欲發揮勲業乎。如是而卜祝隱鱗。漁樵藏器。莫不拭目彈冠。霞蒸響應。抱忠蓋趨闕下。而壯士聚矣。壯士聚而羣策羣力合矣。朽索賴之無虞。覆孟愈以不動。社稷河山。一奠永奠。猶有揭竿于隴。盜兵于池者。必且望而反走。此極治之象也。所謂攬天下之勢者也。由此言之。則無論非束帛蒲輪可致。抑亦古來聖君察相。櫛風沐雨。肝日宵衣。所不易致者也。而民得之。養民固可緩哉。然則

庚子

自山身

卷三

三

廟堂之上。掛解無益也。民無感額而已。設館無益也。民無懋聲而已。擁篲築壇無益也。使民擊壤遊而已。三謂求龍。千金買駿。無益也。使民寒竈不令。夜析不驚而已。否則在廷諸臣。亦必有解體而色舉者。况欲餌山。闔之。璞哉。是故東海之綸。隱約自首。而一閭樹畜之。風頽使繫懷。西伯宣室之席。寵光赫渥。而一失蒼生之問。則寧老去長沙。大抵然矣。漢高帝踞牀溺冠。嫂罵豪傑。而賢卒歸焉。無他。致治世之賢。易致亂世之賢。難非嫂罵。則顛倒不神。而養治世之民。難養亂世之民。易借其易。乃可顛倒。其難也。嗚呼。此伯術也。罵士者。高帝之術也。養民者。鄴侯之術也。皆逆而致之者也。以其術也。而原未離乎仁義。故君子取其說而申之。以箴夫權使士而虜使民者。

名教中自有樂地

樂彥輔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斯言出。晉風流諸君子。幾垂首矣。千載後余。請得為畢吏部解嘲焉。曰。彥輔。非知名教者也。知名教。不復於樂地生揀擇矣。總道。腰之心。與戀俗味之心。等臠耳。且名教何如者。豈

詩下

作述

卷三

主

三

如。歸。之。羽。齒。之。角。不。相。兼。者。乎。豈。如。矛。之。銳。盾。之。堅。不。相。能。者。乎。又。豈。如。牛。之。穿。馬。之。投。鳥。之。籠。瓶。之。滿。因。之。桂。楫。困。圍。相。逼。而。不。得。展。者。乎。如。是。則。聖。賢。方。日。矜。冠。攝。步。左。顧。右。盼。冷。暖。有。幅。帝。笑。有。甲。一。旋。瞬。而。議。隨。其。後。憂。德。不。暇。而。又。奚。樂。之。有。且。既。謂。之。樂。則。行。地。皆。水。也。萬。川。皆。月。也。五。色。皆。摩。尼。也。三。十。六。宮。皆。春。也。葡。萄。瓊。瑤。與。瓦。礫。糞。壤。無。異。也。大。地。山。河。與。芥。子。微。塵。無。異。也。哀。衣。莊。拜。與。嬉。笑。怒。罵。無。異。也。杰。智。奇。才。與。顛。癡。夢。語。無。異。也。書。之。淫。傳。之。癡。與。痴。無。異。也。

之。嗜。無。異。也。回。之。琴。點。之。志。與。謝。之。履。稽。之。鍛。無。異。也。指。心。血。流。叩。天。泣。下。絲。之。哭。岐。之。悲。薪。臥。膽。嘗。之。痛。與。玉。堂。遠。紫。金。谷。圍。紅。可。歌。可。畫。之。謹。無。異。也。而。必。謂。斗。酒。非。名。教。中。物。銜。杯。非。名。教。中。人。箕。踞。詬。諧。遊。戲。放。浪。非。名。教。中。法。則。豈。儒。之。邊。識。矣。且。吾。見。世。有。尸。祝。名。教。者。焉。舍。唐。虞。無。型。舍。周。孔。無。祖。津。津。惜。殘。膏。利。瀟。瀟。上。流。以。籍。世。而。一。當。身。家。妻。子。利。害。以。生。離。孽。斯。庸。戰。共。秋。燕。同。慘。矣。特。有。幸。有。不。幸。故。孽。孽。者。獨。收。富。貴。豐。饒。之。快。也。然。則。名。教。者。大。好。之。究。

詩上

卷三

三

三

而。彥。輔。以。為。樂。地。嗟。乎。是。真。樂。地。也。哉。且。彥。輔。亦。知。散。髮。提。塵。荷。鋤。營。丘。固。有。志。乎。大。丈。夫。胸。積。無。限。磊。柯。聊。以。英。氣。耗。磨。詩。酒。間。春。風。沂。水。卽。此。甕。頭。之。香。也。租。褐。裸。袒。卽。此。鄰。舍。之。狎。也。夷。狄。居。而。鹿。豕。親。胡。蝶。遊。而。馬。牛。應。卽。此。棚。然。盜。飲。陶。然。至。醉。頽。然。就。縛。恬。然。達。旦。而。不。知。也。彼。方。以。三。昧。神。通。玩。弄。紅。塵。於。掌。而。此。以。如。豆。之。眼。竊。竊。作。尺。鴉。笑。吾。不。知。其。所。拈。者。果。何。樂。耶。抑。有。甚。者。援。引。典。午。陸。沉。立。風。流。罪。案。究。矣。氣。節。莫。壯。於。漢。朝。不。能。奮。白。地。於。未。造。理。學。莫。朴。於。宋。室。曷。嘗。挽。黑。龍。於。既。衰。夫。風。流。敗。名。教。耳。乃。氣。節。理。學。何。如。哉。且。白。眼。看。人。青。尊。引。滿。豪。狂。優。孟。代。未。必。乏。而。留。韻。有。幾。則。驗。之。侯。酣。之。聖。政。未。可。輕。短。耳。管。張。京。兆。以。畫。眉。見。訶。京。兆。曰。閭。房。之。事。有。甚。書。眉。者。余。謂。此。語。可。以。謝。彥。輔。矣。嗚。呼。世。之。削。也。雲。起。水。窮。盆。魚。臆。草。至。今。日。視。之。癡。情。迂。態。將。轉。與。畢。吏。部。同。嘲。吾。恐。彥。輔。又。何。說。以。解。

蕭疎自得若過七賢當把臂入林

秀才以天下為己任

夫士頡頏而煉英雄之器。豈易乎哉。將爲蓬蓬炎炎。玉輝劍舞。而與蛟龍爭雲霓。風雨之場。而特不會也。將爲吁吁。嚙嚙。蚍蜉而與燕雀爭簪籜。荆棘之網。而志不甘也。將爲呶呶。嚙嚙。老其身于蟬魚。如陰春。蟠蛭。如枯秋。嚙嚙。而恐其盜虛聲也。將爲詹詹。戀戀。工其能於陽蟪。乞靈東郭。走徑終南。而恐其犯尋枉也。於是不得不議任夫任。空局也。秀才而高談天下之任。尤空談也。含疏踐踏。錢塵畫餅。得無遺守。凝者。讓而青山白石。遇託經綸。又得無開狂流泥駕之。

卽山集

卷三

三

路乎曰不然。士之既任天下。則轉欲潛潛則壯夫之修。不至飄忽于豪華富貴。士之未任天下。則轉欲亢亢。則各儒之膽。不至委落于貧賤飢寒。譬之摩霄之鱗。揚暑則六幕之煙。畢起。耀甲則九蒼之色。齊播。人莫不咄咄驚怪。以爲有大力者負之。而不知其大力。正不于摩霄之目也。蓋自泥伏而已。負此矣。故天下者。士之霄也。任者。士之暑甲也。而秀才時便以天下爲之任者。士之泥伏之大力也。自古結繩畫卦。任而皇者也。平章風動。任而帝者也。定鼎牧官。開基牧野。

任而王者也。耕犁釣笠。點爛江山市。販鬻囚光。概日月。則任而卿而相者也。卽不然而伊優堂上。飢饉門邊。筆追鳳麟。舌誅禽獸。尚可挽奔瀾之倒。手扶雲漢。胸羅星斗。還堪起傾厦之衰。則亦任而聖而賢而豪傑者也。之數人者。懸之天半。則爲皇爲帝。爲王爲卿。相爲聖賢。爲豪傑。恍如朱霞白鶴之。莫可攀。瓊樹瑤枝之。莫可多得。而試置之巖中。則局然一覓藻之青矜。而千秋之白首窮經者耳。然則丈夫之任天下。顧自立也。而遇不遇。何論哉。故簞瓢水味。卽以引天下。

卽山集

卷三

三

之饑渴也。怵惕關心。卽以茹天下之痼疾也。蒲之截柳之編。卽天下之宵肝吐握也。盆之魚臆之草。卽天下之膏城春臺也。魚之叩壺之擊。風雪晦明之嘯。卽他日天下之激烈慷慨而吐氣者也。當此時。晝問屋梁。夜問篝燈。千里之心。未嘗不驕嘶于轅下。設有時。前席而逢宣室之客。捫虱而談當世之務。三分之業。固已預畫于隆中。蓋其聽任之源。如斗之柄。東西拊而不惑也。其沛任之勢。如泉崙之脈。迅注太行。王屋間。雖百折不回也。其沉任之識。如學射者。發神于。

三年而試如輪也。其繼任之骨。又如夜行之羽。可以飲石而運斤者。削望而鼻不傷也。是以出而任天下事。而天下大利。人害有不驚如神。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而禹直蝦蟇視也。而天下大疑大紛。有不眩如金。牛卻鐵鉗。刃莫施而庖丁洩之有餘也。而天下大議論大功業。發人所不敢發。成人所不敢成。而有不達如數家珍。如驅熟路。如孫吳韓白之兵。從橫曲折而靡不勝也。此豈待任天下之日始得此乎哉。總之如摩霄者。然從泥伏時。祿之耳。而輓世異是矣。

印山集

卷三

三

我冠危履。為士風詩。竝酒政。為士習。龍不雷牙。安提風流之塵。慧非見性。漫逃狐野之禪。則以為士品。甚且挾侶呼羣。包填鱗甲。敢發大盜之塚。嚙唇鼓舌。播奪公庭。置甚太學之生。則又以為士氣。而秀才之所任可知矣。即幸而得當。而繫組銅墨之間。鳴珂金馬之上。乃摩糲無色。半叨伴食之名。狼狽不收。盡敗山中之面。曾是宦路之簪纓。玉象之鍾釜。固足敗人如此哉。則秀才時先下一不淨種子也。故秀才以天下為已任。格語也。山岳之節。咀味於蒼藍霜雪之聲。凌

與於松栢。嗟乎仲淹人物。寧獨居宋朝第一也。

便以天下為已任。管現先賢有云。太公志於王而得王。管夷吾志於霸而得霸。諸葛孔明志於三分鼎足而劍閣之雄。終其世足以拒曹而關孫。嗟乎此任之說也。替人有從李廣射虎者。中道而懼。止於郊。蒐雉兔以返。曰亦實歸也。此不任之說也。是故尺蠖當猛豹。可以相持。徒手遇螭。壯夫却步矣。則有挾與無挾之辨也。知此可與論范仲淹任天下之才矣。夫仲淹之任天下不任

印山集

卷三

三

于垂魚綰綸。建旌秉鉞。出將入相之日。而任于秀才時。君子曰此志也。余嘗綜究百代之變。而知任極難焉。世界有堅有破。有負擔有壓。有昂而人才之膽。習骨力。又有奇有腐。垂絲而懸于鈞之石。築堤而壅倒海之波。識者終不敢定其究竟。此陸贄李泌。匡維百策而終不能挽唐祚之落者也。所謂有堅有破也。任一難也。擲不可以治庖而七不可以理髮。此房琯之所以前主之席。臨帝之軒。而牽引經傳。不如治安之體。

大雅堂

猶有藥石。此董之所以遜賢也。上書獻策。俱慨然有
揀濟之氣。而摹擬製作。豈似佛骨一說。至今凜凜生
色。此通之所以遜愈也。所謂有奇有腐也。任三難也。
代至於宋。而其任之成壞。尤最彰彰者也。自五星聚
奎。光應于天。半部論語。聲唱于位。而任天下者。鵲起
或以焚香必告任。或以水旱必陳任。或以不慕溫飽
任。或以定策兩朝任。或以爭獻納二字任。或以經義
治事任。或以坐請經筵任。諸不可更僕數。大要英英
卓越前代者。號極繁然。司馬光任天下。而成王安石
任天下。而壞元祐。有君子任焉。而成紹聖。有小人任
焉。而壞李綱趙鼎張岳之流。任之而成。賈似道秦檜
汪黃之流。任之而壞。甚矣任天下不可輕議也。前有
此。而後復有此。任之壞。甚矣士志之不可不
預扶也。而仲淹何如哉。始而授教。既而執簡。又既而
經畧邊鄙。又既而正色廟廷。凡其所為。喪西賊之心
。而樹天下之羽儀。伏閣之諫。上殿之爭。盡利害如指
。如武庫。而秉節介如山嶽者。皆從登壇中
。陶鍊得力也。是故鷹揚奮其烈。太公所以鼓刀于市

印山集

卷三

三

也。內政擅其強。夷吾所以不灰于四也。流米之功。擒
縱之略。鞠躬盡瘁之忠。回首無慚于三顧。此臥龍之
所以出草廬也。而不然者。卽僥倖功名。爲雉兔何足
道哉。朱子曰。真正英雄。必須從戰兢兢中來。夫士
。而必欲持玉捧盈。居以抑畏。此其說何居。任
者才也。必欲任者志也。而又若弗克任者。養也。必戰
戰兢兢而後。可以任天下。必戰戰兢兢以任天下。而
後。乃爲真正英雄也。世之空腹高心。而大其口以欺
世者。毋輕藉口仲淹也。
就文正暨論亦自英英逼人
勤求賢而逸得人
自古拱手而爲太平之天子者。非太平之從天而下
也。有造太平者。有造太平者。造太平者。誰賢是造
造太平者。誰求賢是。夫求賢。天子盛德事。而每憚不爲
何以故。曰。嫌逸也。夫天子不好逸。則已。誠好逸。未有
寢火而逸者。未有處堂巢幕而逸者。未有代鳥籠代
馬走代匠斷而逸者。不力圖已之振衣而坐使人之

印山集

卷三

三

桓齊其始亦不過歷人之薪積而其寃必不能解臣
之亂綱則以逸居絕之計左也漢王子淵曰君入者
勸求賢而逸得人嗟乎賢何便於天子而亟亟求之
也哉天子方以士前為逸而賢必曰君前天子方以
暗啜嫚罵為逸而賢招不來麾不去天子方以飲酒
夜移欵門為逸而賢以玄端操職辭天子方以俳優
畜為逸而賢不冠不可見天子方以封禪之書三不
足之說為逸而賢痛哭天子方以燕然勒銘呼韓稽
顙為逸而賢危戰慄天子方以合歡之鳥飯書之牛

御集卷三

銜孟之馬為逸而賢錄金鑑歌于為天子方以曉彈
琴鼓瑟為逸而賢詞繁音天子方以枕宦官戲弄兒
為逸而賢排闥而入坐政事堂而檄召然則折節求
賢適自伐也背上之芒可畏鏡中之瘦不堪甚令官
家自起撞郎而田翁會須欲殺則皆賢之為崇矣若
復有人能使一身可以散為百億身目營耳受口答
手規頃刻醉給靡不賸舉則何所事賢能使借材異
代可以攝精追魄呼山靈發土偶刻木為吏則何所
事賢則不然能使鶴可以受甲麋鹿可以觸敵婦寺

臣等竊以賢者天下之寶也而求賢之方不可不
審也夫賢者不可以數求而求之不可以計也
則其何所事賢然而萬萬無是理也惟賢之於天子
求者千以一線之逸而天子苟非賢則豈豈乎有四
顧之憂於是賢始為必不可少之人而求賢始為必
不可已之事矣分道遣使以詔求安車而加璧以東
幣求側轅走迎國士築官而朝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請教以奉社稷求一饋十起一沐三握求之酣也
州郡求之渴也版築屠釣之朋入於夢求之極而精

御集卷三

神通也市炊駿求其骨也式怒蛙求其氣也禮九九
求其所長也黃金不問其出入求其報也不限門第
科目資格求其實也二卵不棄于城求其死力也寬
文法假便宜從事求其置腹也迂官可還老臣可將
求其日之用也公車薦剡二千石得自辟舉布衣
得自主書求其委曲而無所容隱也以言乎勤洵勤
矣哉而後起而視薄海內外苟列是繁休者采者鳴
玉者垂簾者露簾者尉後維斗大印者待詔金馬者
執戟侍衛者持北門鎖鑰者試三輔者攬轡者坐嘯者

齊墨後者。下至抱關督郵者。各得其人以安。他行
志而絕。不聞有羊頭之機。狗尾之請。糊心昧目之誣。
如瞭修聲。聾司火威。施直鑄。遂條蒙現。各相得也。如
管仲制。割賓胥。無削縫。臨朋純綠。交相得也。如桔槔
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如四時當權。則進。成功則退。次
第相得也。即微有不當。而司勳之吏。稍稍以殿。最佐
之為天子者。高卧受成。而有餘矣。治錦者。人理一絲。
人司一染。杼柚既成。主人衣之。而過于市。市人曰。主
人之錦美。錦也。而不曰某工之所製也。召客者。酒人

即山集

卷三

三

一百六十五

奉觴。饗人奉膳。伶人鼓歌。客心甚樂矣。明日不謝樂
已者。而謝主人。主人使之也。構宮室者。引繩度材。斧
者奔而右。鋸者趨而左。他日工竣。鄉人相賀。不賀大
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是則勤於求而逸於得之
明效大驗也。難者曰。天子以無逸作所。豈以得人而
取自殷。逸為不知無逸者。其神而無為者。其體未得
本則權不可落。而既得本。則權不可侵。若復緩緩而
求。則權不可用。則舍我。我亦難。插離。察湖。魚。值。市。虎。駭。林。蛇。
游。捷。而。不。言。印。利。而。不。示。使。甲。有。越。組。之。嫌。而。乙。有。

聖書之嘆。前有駭裂之患。而後有棟撓之傷。是又任
人不逸之過也。千金之子。弟狎不逞之奴。結裘馬之
客。敗道也。拒戶而守。數米而炊。亦敗道也。其失家乘
一也。是故辨問奴。織問婢。善以家逸者也。決獄問廷
尉。錢穀問治粟內史。善以天下逸者也。第無夜半藏
舟。使大力者陰負而走。斯可矣。然則天子安得人人
物色之。曰求其用賢之賢而已。夫不求而得者。不賢
人也。求則得。不求則不得者。眾賢人也。若夫一人大
賢人者。求之而未必得者也。故用勤也。勤則上有逸

即山集

卷三

三

一百六十六

君而不勤。則下有逸。臣。三代以降。曠世奇材。陸沉空
谷。而濟時熱血。消折鹽車者。可勝言哉。漢宣綜覈得
人為盛。乃未免詩書法律。周召刑餘。故子淵微諷求
賢。而當時子淵轉而持節求金碧之神。抑又何也。嗟
乎。是又先儒所謂能言鸚鵡也。

跌宕雄快筆端如泉瀑雲流

彌初生評選即山集卷之三

毛孺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四

婁東沈 承君烈著

策

兵法

頃者黠虜不靖，邊塵坐飛，武備久創，落戰士惴惴，頗不覩中國長技，執事不以書生爲不料敵，乃拳拳垂訪兵法，誠搃擊時艱，藿食者卽無望擊賊封侯，敢愛三寸舌，不補一隊之用也。然竊計之，兵之有法，猶醫有方，畫有畫，奕有譜也。神醫以方活人，而庸醫以方殺人，各工以畜類，真龍而俗工以畜類，狗高巷以譜識先後，着而低巷以譜之後，着爲先，着嗟談兵，蓋不易矣。井牧伍保，隨地皆兵，蒐苗駒射，隨時皆法，不知何代分爲二道，徒令人欲挽天河耳。咄咄陰符素書，莫非口頭方便，留作後人花繡樣，而癡人執爲定本，認爲妖局，卽口坐六花八陣中，能潛天地行鬼神，立山嶽驟風雨，變化不測否？兵家率貴奇，但不知前人設過一奇，已成前人一番窠臼，不翻前案，何異刻舟錄今言之大約，以法用兵易也，以兵用法難耳，以

卽山集

卷四

殺入，各工以畜類，真龍而俗工以畜類，狗高巷以譜識先後，着而低巷以譜之後，着爲先，着嗟談兵，蓋不易矣。井牧伍保，隨地皆兵，蒐苗駒射，隨時皆法，不知何代分爲二道，徒令人欲挽天河耳。咄咄陰符素書，莫非口頭方便，留作後人花繡樣，而癡人執爲定本，認爲妖局，卽口坐六花八陣中，能潛天地行鬼神，立山嶽驟風雨，變化不測否？兵家率貴奇，但不知前人設過一奇，已成前人一番窠臼，不翻前案，何異刻舟錄今言之大約，以法用兵易也，以兵用法難耳，以

卽山集

卷四

兵法經略中原易也，以兵法禦邊難耳，以將將兵法易也，以朝廷將兵法難耳。滅寇走大梁，蹶上將，計誠奇，令武都斗重學，故步身爲虜矣。雖然，謂固有所備而動小弩，彊弩出郭入郭，未有數數形人如此，而人終不我形者，差而知兵，吾料謂又不爲此也。是以走藍田入武庫，條侯用以平七國，走秦嶺，出子午，武侯卒不用計，同而聽異，何也？烏集之吳楚，可以心傷，而虎踞之魏，不可以猝動也。然武侯不聽詭計，至以中輟辱敵，而敵不敢出聲，成安君不聽詐謀，卒反中背水之詐，兵豈有常法？法豈有常勝哉？試令今日有晏一男子，陳背水待敵，大言曰：此淮陰遺法，保不覆沒，執事以爲然乎？否乎？故曰：以法用兵易，以兵用法難。七十餘城一鼓可下，亦一鼓可還，有同兒戲，無他以中國攻中國也。語言嗜欲，彼此相通，形勢虛實，生長相習，對壘結陣，齒堅者齧爪剛者決，故瞋目橫矛，多以此得志，而今以黃沙百草千里腥羶，豕突獸奔，視效如鶩者，驅市人與鬪，我馬望胡馬影而反走，執事亦可高談戰術，無過雷地一步否？李牧攻燕破秦，趙

距韓魏王將軍辟舍不敢當而當時居代鴈門備匈奴輒戒收保不肯戰李固非真怯而要必待數歲後擊之破走者誠知徒手撓鋒不利也趙充國少年擊虜被圍身被二十餘創幾不免其後破先零卑開諸酋卒用堅壁屯田夫勇禦疆秦而不輕出塞功能圖麟閣而始未免編虎鬚用兵之難易略可覩矣蓋內地交兵如兩人手相搏環柱走而分勝負提兵禦虜如富人兒學擊劍大盜至斬關而出一劍不足恃也故曰以兵法經略中原易以兵法禦邊難語曰兵

自山集

卷四

三

難險度推轂鑿凶門閫以外悉聽將軍節制故以君臣而歃血盟息壤頗不近古然而不惜爲之者以文墨吏之尤可畏也執事試平心而觀今以大將軍黃金橫帶擁貔貅卽善事左右保無謗書一篋乎矯詔誅郅支保無罪乎不拘文法募三科保許之乎穿城踰鞠保不勅讓乎脩攻戰具隱若敵國保不收乎輒通西夏書保不斬乎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保不奪爵乎平按訟不法保不檻車徵乎祭服之投明月之誥呆反聞之必不入乎有一於此而爲主將者僅堪廷

自山集

卷四

四

尉監山頭母那得言痛飲黃龍府彼夫緋山入蜀乘傳襲蔡張燈飲酒齊混搭皆妻子不肯夢而不演者若其必待請而後行欲其成功萬不能矣故曰以將將兵法以朝廷將兵法難爲今之計行伍之中草澤之下無左搜石之流何知無異水徒張武科一日驟擊致若輩牢落國家又愛千金通侯賞奈何欲英雄之死命能計莫先於蒐軼材矣軼材者不按古方書而謂者也蒐軼材者亦不復以古方書而謂爲繩泥者也前代匈奴陰山九木慟海上際惟霍

人曉暢兵機是使家令聞筆

今東體

學士家相聚而談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輒屈指某體某體其義何居。口文之有體。即猶人之有體也。人有巨人脩人。平等人。長不滿六尺人。婢媚麗人。澹宕人。肥碩人。山澤癯人。魁梧奇偉人。不堪羅綺人。紫石稜人。巖電人。發脂黠漆人。而其眉橫髮豎齒堅舌柔。未有不相似之人。何也是所謂體也。體之於人也尋常焉而已。一不尋常而遂有盲人。瞽人。攀卷支離之人。

自山集

卷四

五

是所謂廢人也。不可訓也。再不尋常而遂有反蹠穿胸之人。飛頭招足之人。男子孕。婦女髭之人。是所謂怪人也。幻人也。然人也。益不可訓也。則安其性命之情者。惟尋常焉而已。就尋常人之體而能為天下不尋常之人。是乃所謂俊人也。神人也。就尋常文之體而能為天下不尋常之文。是乃所謂奇文也。至文也。我國家以八脚詞甲乙材傑。格主俳偶。義主訓詁。幾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繇見長。然自開科以來。各世偉人。遑遑多繇此着脚。而垂世雄文。遑遑多繇此下手。

自山集

卷四

六

三

者何也。是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為不尋常者也。造物範人。不曾以此面肖彼面。則學士立言。何苦以我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得仰之體。亦有閑鷗立海之體。亦有較輦波濤。因鏤怪異之體。亦有揮虎豹鬬蛟龍。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源泉萬斛。隨地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才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韶女郎唱曉風。殘月之體。亦有無將軍錢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其為自成一家之體。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焉。鼓舞變化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為人。眉目人也。齒髮人也。肺腸支節。無不宛然人也。然而析之。則與薪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體具而神不具。雖謂之無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離千載上人。恒懷懷有生氣者。神不具也。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活也。知此可以縱論今古之體矣。國初文韻檢高。其體貴如裴叔粗。服亂頭皆好。成弘而下。風領毛骨尤精也。

適如衛君長有施仗下形。嘉隆廓然自放體小
類也。而五兵縱橫固在。如錢世儀精神滿腹矣。至於
今高曾矩矱之不習。山鬼伎倆之欲盡。而體操出而
不知。歸半如左太冲效潘安仁。半如楊內史作高麗
舞。半如荀文若止。可借面巾喪其上者。如王子敬多
矜咳。殊損自然。而其卑者。如老婢聲。其胸多宿物者。
如陸餘慶。豕長三尺。手重五斤。而其小兒強作解事
者。如猿狙。服周公之衣。必齧挖盡去之。而後快。其爭
妍者。如愁眉啼妝墮馬髻。齟齬笑折腰步。而其醜異
即山集 卷四 七

者。如刻畫無鹽。夫文章天之靈氣也。人之靈心也。其
風尚以世變其氣骨。以年變其色澤。精華以日異。月
不同。變固無足怪。而駸駸乎併其體而變之。使足反
居上。頭反居下。肩高於頂。頤隱於齊。以是言奇。何足
奇也。然則與經生約法三章。請無與之言。秦體漢體
魏體六朝體唐體宋體。而請與言魯體鄒體。鄒魯之
書固聖賢之活面孔也。時文者寫生者也。直須布體
聖賢眉飛動。相視相似。是即俳偶體。訓詁體。是然
為當代獨立之體矣。譬之晴也。類也。胃也。膠也。胎也。
膚也。與人同。嗜也。而點睛也。添頰也。刮腸洗胃也。換
隋奪胎也。則與人異者也。而又何必劍鍊古人為。然
而傳神即在個中。而當面失却者何也。曰坐不讀書。
施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曉劍。措大窮年瀟
灑。雅數行熟爛科舉帖括。皆儒所謂拾合出來。使一
撞百碎者也。六經且束高閣。而欲如柳下所云。屬其
氣暢其支肆其端博其趣。不知胡盧作何語矣。然而
橫襟揆袖。借筆舌為先資。而又不肯深心學問者。何
也。曰習壞也。才術精神全工於奔競。窺瞰。煖一青蓮
即山集 卷四 八

重輕雖欲不走捷徑不可得。况又有登高招之者哉。以如市之心而欲迴如瀾之勢。譬猶保走而追狂人而已矣。歐陽公力挽西崑而所爭乃在軋苗之字句。有才之士猶不妨改頭換面而公不知也。况其他哉。暨經有言。文章太盛亦是一病。夫盛也而何以病也。倘亦如牡丹以舊舊為盛。以爛熳為衰也。然則惟務根本絕浮華為可以療文。可以療人。併可以療世運。

問赤壁之戰莫強於操而周瑜敗之淝水之戰

自山集

卷四

五

莫強于堅而謝玄敗之。其制勝各操何策與。兵無強弱也。亦無衆寡也。亦無必勝必敗也。其用之也存乎將者也。其所以用之也存乎幾者也。用而得則市人可合戰。而女子可行師也。用而失則粟支皆資盜。而帶甲皆藉寇也。不知用衆之幾。而徒以甲兵之堅利。士馬之飽騰。決雌雄於行陣。曰折尺簪可下。而潰乃愈速也。何也。驕而有所恃也。時則輕於擲。而驕於注也。不知用寡之幾。而驟為合。率統襁。騁怒螳之臂。窮鼯鼠之技。以與饑虎爭。一用之論。曰五步內

可血濺。而寢乃愈速也。何也不能料敵而合變也。不能奪其所恃而伐其謀。陰養其所驕而犯其所不備也。執事搃擊談兵有概於以弱制強以寡擊衆乃憤然想見當年赤壁淝水之勝。噫。令人欲封狼居胥矣。夫炎火之灰燼。與典午之陸沉。其累卵同也。三國之龍爭。與五胡之雲擾。其沸鼎同也。曹瞞之虎踞於中原。與符堅之鴟張於關內。其跋扈同也。然則赤壁之峰。皆烈士之血。所染而成。而淝水之波。皆英雄之淚。所洒而滴耳。嗚呼。岌岌乎殆哉。以如鬼之操。而加之

自山集

卷四

二

以新破劉琨之勢。精騎躡而長坂踉蹌。飛書遺而舉朝蕩恐。蓋其目無江東久矣。而矧其真以水軍會獵也。以專任王猛之堅。而加之以平燕定蜀之威。却大宛馬。而比蹤漢文。會太極殿。而安希曆數。蓋其氣吞晉鼎。不待犄尖。趨倒矣。而矧其真以投鞭斷流也。乃八十萬人之長驅。而不能當三萬人之逐北。九十萬人之猗突。而不能禦八萬人之蹶張。方欲鎖二喬於銅雀。而轉困於周郎之火攻。方欲立正馬於吳山。而轉罹於謝玄之水厄。此其故何哉。則所謂恃衆恃強

而驕之爲禍烈也。蓋但知十圍五攻而不知兵貪者。滅也。但知先聲奪人先發制人而不知趨百里者。蹶也。是故討虜之案。拔刀一砍而北。營斬將。塞旗之氣。盡成焦頭爛額之形。是故東山之展命。駕一遊而西。來攻城陷陣之雄。遽化涸草膏原之慘。說者曰。武侯緩頰而激之也。公瑾軍借箸而謀之也。而寔孫權之善斷也。說者曰。謝玄能任人於履展間也。劉牢之輩能受節制也。而寔孫安之善分也。乃或謂權資豫州成功。不知大丈夫不能非面事人。此真英雄語。豫州

卽山集

卷四

以帝室胃。身不離鞍馬。几無用武地。卽僂力行間。要之蛟龍雲雨。謂非權與有力乎。乃或謂安石矯情不嫻將略。夫不嫻將畧。則後世修齊賦詩。戎服講老子之所爲耳。折屐一喜。自是綸羽風流。不然大敵一境。顧能以圍碁爲干羽。而小兒輩所受何指。顧能使風鶴皆兵哉。繇此觀之。所謂以主勝客也。以逸待勞也。以暇勝猝也。以多算勝少算也。以五千之銳而勝十萬之疲也。以一鼓之作而勝三鼓之竭也。是則制勝之策也。因其幾而利導者也。然則操堅銜枚夜渡。詞

善無

軍而進。避寔而虛。如大梁之滅竈。如臨晉之陳船。而策將矣。從然則操堅分兵迭出。設奇伏以掩。參聲援。以緩。以左右翼之特角。如首尾應之率然。而策將笑。從然則謂老瞞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抗衡。誠自送死。似矣。使操節短而兵無形。雖十瑜恐不能燒而走也。然則謂晉處江南。正朔相承。君臣輯睦。秦乃將臨。跨江淮。爲石勒劉曜之事。誠獨斷而公。似矣。使堅持糧而示必死。雖百玄恐不能逐而奔也。然則史稱魏武用兵如神。髮髯孫吳而獨褫魄於東風之一傑。殆

卽山集

卷四

七

亦天奪也哉。不然黃蓋之計。雖工安知不自焚也。然則史稱符堅養兵於秦。幾三十年。而獨落膽於八公山之草木。殆亦天亡也哉。不然朱序之間。雖入安知非說客也。然則吳君臣亦水甚得算矣。曷不乘此之銳。驅彼之困。而乃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而縱豺先於中原。何爲者也。則亦赤壁之勝。有以盈之也。然則晉君臣亦未甚熟計矣。曷不睥睨乾坤。爲何等時。一挽吳江之水。洗開河嵩洛之腥。而乃今日運米於枋頭。明日助軍於關陝。何爲者也。則亦淝水之勝。有

如風雲
俱快絕

以之也。嗟乎！赤壁淝水之役也，操堅之敗，局施即為吳晉之敗局，而猶為兵有常也乎哉！不能用多則操堅能用多，則王將軍雖老，非十萬人不可也。能用寡則為周郎謝樣，寡之又寡，則班定遠以三十六人羈縻五十餘國，劉裕以一人獨驅盧循數千，恢乎有餘矣。愚於是益信樂枝曳柴，莫敖采樵兵之運用，故存一心政，不可與房琯之車戰趙括之讀書者共語黃石陰符也。

直看到吳晉得失纔是善讀書人

卽山集

卷四

三

表

擬宋賜九經於州縣學校儒臣謝表

咸平四年

伏以明王立教，九天頒絕學之書，盛世崇經，萬國被同文之命，拜日星之牘，光發丘墳，捧珠玉之函，榮騰奎壁，一時紙貴，千古蒙開，臣等竊惟文章貴本，乎經而學較尤關於化，字作洪荒，則天有鬼哭，雨粟之異，道開河洛，則地有神龜，龍馬之祥，自有諸千百家之支離，遂覺聖賢經傳之分裂，法家以刑名道家以術數，功利家以權謀，豈然具意何如說鈴父師以訓其

卽山集

卷四

南

子弟有司以取其儒生朝廷之上，以定其利日危，斯文不翅如線，稷下千言，堅白異同，無益本領學問，咸陽一炬，魯魚亥豕，竟同煙草，消沉自是，厥後亦有可觀，夜探天祿，高燒太乙之藜，雲擁辟雍，翠連環橋之帶，校讐石渠，講論虎觀，煌煌右文之典，置立博士，書寫端門，登臺反經之思，要之馬上之習，所中已深，挾書之律，其除未遠，集乾竺之文，則至尊製序，鈔達，附之選，則小吏噴鹽，經術闕聞，學官奚補，伏遇生知天授，聖學日新，悟徹乎未有文字之先，追原夫設為庠序之義，欲使衰扶八代先令，價重九經名山石室，遺書幾費，購求爛簡殘編，巨匠曾經編創，堯舜義皇，翠然大備，詩書禮樂燦矣，重新議論不雜乎老莊淵源，獨宗夫鄒魯，謂臣不守其官方，繇於士不守其師說，而士人學術之陋，繇於國家軌物之疎，賜以不刊之經，期以無斁之佩，畫縫掖之繩，野史稗官，萬架東歸，高閣樹黌宮之準，秦文漢策，十行走遍窮鄉玉嶺，金版自亞雲深處飛來，木冊竹書從丹鳳口中銜出，風動莢英，似效嵩呼之舞，日烘雲氣，猶含爐殿之香。

信乎布帛菽粟重而習白首而不能知登高順風上
有如下必有甚焉者。晴牕檢點白雲篇如日月麗天
江河行地。泮影長牽青水鏡使比屋唵誦接壤絃歌
誠尊經之厚力而曠代之弘摹也。臣等學不出乎豹
窺道未達於鷄語富乏惠施五車焉致聰非安世三
篋已忘尋行數墨空分二酉之藏目眩神搖何有一
辭之贊伏願帝王之學不與韋布同道德之儒更不
以詞華誦正心誠意橫經之席時開崇雅黜浮博古
之家斌列則五星聚東井將日昌其兆而半部致太

卷四

主

平亦將人繼其風矣。臣等無任云云

宋人優孟

擬上諭廷臣請大發帑金募兵遼左討建酋奴

兒哈赤平之羣臣賀表

伏以廟堂決策黃金買忠義之心。弧矢揚威。白日蕩妖氛之跡。六軍勝氣。千里歡聲。臣等竊惟四夷爲中國患。從古已然。然一怒安天下。民至今尤惡搗邊。豈容膳漢。賞下必有勇夫。秦茲建會。殿焉啟。舉攷其先寔完顏骨打之餘孽。迨其後爲毛憐海西之渠魁。併吞

便可作
誅
亦

部落馳騁朔原廣寧之間窺瞰邊陲憑陵石門五嶺
之險刻印而封曾受累朝之賜設開而市頗沾內地
之恩何物奴兒輒爲戎首妄欲跳梁一旦浪稱臥薪
十年闖入疆場燧通山海之城襲殺人民血染遼陽
之境不思曩者雖亟撫亟渝猶或生事貪功自我致
寇然而中間亦旋興旋撲豈非無將不赦乃爾倭聞
况久矣春王不貢聽其飽鷹颺野已留三面之寬乃
俄然胡馬長驅敢以怒螳當車愈挺九頭之雉想彼
悔中原武備不無少疎故肆行蹂躪抑亦偵近日廟

印

朱四

六

謨未必遽斷。則姑覲赦除。非大創之不少戢也。恭惟
皇帝陛下不兢不綌。剛柔互濟。一張一翕。文武隨時。
務農息閭。普天無橫索之錢。講藝投戈。窮髮有入侍
之子。方宜解辨來朝。共遊於華胥之治。孰謂操弓相
向。翻出於肅慎之鄉。卽疥癬小梗。無足煩全盛肝衡。
然塗炭腥聞。能不爲蒼生泄憤。廷臣借箸而籌曰。足
甚深險。以寸鋒刃而決。目靡室靡家。繁唐宗之府
庫。不知倖散。終實盜糧。耻朱季之金縢。無益成功。徒
肥虜。雖是猶懸芳餌。令布疾雷節。使三河求俠少。

束髮臨戎。詔書五道。出將軍。鳴。問。賊。列校材官。勢
臨指臂。張拔距。義激身心。吞日中之虜。奪鼓先登。
落天上之師。渡瀘深入。赤日摩鋒。南十避寶刀之影。
玄雲結陣。北風卷鐵騎之塵。聲呼振天。膽驚墮地。直
虹貫壘。朔霧昏旌。漢兵奮迅。如霹靂空壁。而馳。虜騎
崩騰畏蕩。應弦而倒。輟亂旗靡。敢信滿萬不敵。馬
騰士飽。殊覺當百有餘。昆陽之象。走林常山之蛇。奔
穴。抄忽蜂腰。頓背斧春。突梯鼠首。悉綴旄頭。從此煙
消柝靖。甲兵洗三衛之驚沙。狐遁。魍魎。草木懾九邊。

自山集

卷五

之殺氣入玉關而壯士長歌。兇除千古。過陰山而句
奴慟哭。威震八蠻。向非傾財而募。恐英雄誰肯請纓。
若弗輟哺而從。卽窮瘡何繇破竹。是雖社稷山川。寵
需下小。寔惟聰明神武。變化活多。臣等力不孿。才
非草檄。坐看戎馬。生郊漫捉封侯之筆。欲把文章。動
朔空吟。退膚之詩。家散萬金。酬外士竊慕執鞭身持
一劍。答君恩。誓心推轂。豈不聞。鴈郡。郅都。掘名。飛代。北
會須學漢廷。淚。黯。謀。寢。淮。南。但。因。人。碌。碌。不。過。料。敵
之書生。而思日。教。政。尚。藉。待。邊。之。天子。伏願戰勝而

自山集

懋修文以來。外寧。或伏內憂。有備方能無患。猛守四
方。勿以鳥盡兔藏。遽忘饗士。功枯萬骨。亦勿以夫。緒
大劍。擅喜。開邊。國家主聖。臣直。勿謂四。多。壘。僅大
夫之辱。復至養癰。縣官。衣稅食租。亦勿謂仰屋不支。
乃司農之嗟。重教。剝肉。庶令。腦日。逐。髓。月。支。冠。帶。車
書。永。齒。王。會。行。覲。嚴。驂。乘。桓。扶。轂。星。雲。河。嶽。獨。照。汗
青。臣等無任。

擬 上冠婚賀表

自山集

卷五

伏以冕旒正始。三加聳萬國之衣冠。琴瑟和中。百兩
煥九天之閭闔。紫氣高浮於龍袞。綵烟細駐於蛟宮。
千官拜嘉禮之殊恩。萬古修聖朝之盛典。臣等竊惟
絃綖之制。寔重成人。窈窕之速。尤開化始。自光岳之
漸薄。致編錄之多汗。南面而割席流汗。深悲乳口。猶
黃。東海之繼統嗣藩。任嘆霜頭已白。笑弄鴛啼之米。
終成駭。監。戴。劉。山。人。之。帽。何。異。俳。優。至。於。定。情。尤。多
慙德。傾國傾城。方國有庭花之恨。爲雲爲雨。荒臺起
畫夢之思。陰麗華雅存。娶婦之情。癡。長。生。殿。記。取。避
人之私語。勝事僅聞。求劍。餘風。略。觀。探。簪。蓋。繇。克。長。

充君之際。未免顛倒於衣裳。是以佳兒佳婦之間。
每乖違於莞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祥開石立。瑞
應河清。辨長安之日。未方奇慧於當年。識上官之青
猶遜神聰。於今日乃當五百年聲輿之會。適際兩大
禮並舉之時。介珪同珥。欲正位外之儀。薄火山龍先
尊元首之服。離戒於天地祖宗。香蒙若霧。告示於謳
歌朝覲。弁轉疑星。花迎劍佩。霞光斜帶。影纓柳拂旌
旗。日色恍承。虹續旣。選威於瞻視。旋合序於陰陽。玉
皇青案。擁赤。炳水之釐。金殿紅雲。捧入河洲之淑池。
卽山集 卷四

草暗生香。翡翠妝成。鵲觀宮花。爭笑日。鴛鴦飛入。
鳳皇樓。僊人弄玉。雙雙吹碧落之簫。神女投珠。宛宛
結滄江之佩。是真坤道承乾配兩儀之健。順況復離
明出震。整千代之冠裳。賜出上方。可謂恩均於戴笠。
寵流天府。足規德及於標梅。銜惠。鳧搖望。靡色舞。臣
等中非塾角。結趾同心。其冠不正。不無望望之思之。
千于歸。恒誦天天之句。竹籊戀頭。願自別於丈夫。妾
婦荆釵。舉案曾何分於蕉萃。姬姜欣逢。不冠不見之
朝。益天靡室靡家之報。伏願觸邪有身。入妬無蛾。麻

見蟻裳之焜耀。兼修意以修文。龍樓鳳閣之崔嵬。不
貯嬌而貯士。則典永典冠。家奉聖天子之製。而無怨
無曠。人頌女諸生之風矣。臣等無任
風流都雅。似一通致語。可詠可歌。

卽山集

卷四

毛孺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四

毛孺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五

婁東沈 承君烈著

書

王錫爵別駕

沐春殊渥難罄謝私惟有夙夜焚香而已頃聞玉體
違和鄙懷百結牧豎田叟寔顧辰乞代感德如僕又
可知也萬口所護力能動神而左右以藥餌荐者又
皆國能指顧霍然起矣敝親某聲名未蔚而技頗効
於里間願暫入侍技之工拙本不敢預定不可輕嘗
卽山集 卷五

復呂得之

濤聲動人兄卽不招已心飛於渡口聞命反覺足
能前以顏厚故也無煩多事明日但臨河一把臂
矣

山陰王靜觀

卽山集 卷五

卷五

二

沈郎家住雙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寔紙上
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
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
笑罵王郎也。弟於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
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
破邸中。爾時草莽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
有古風。有古趣。不爾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
人生何必時。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偶男子。犬
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
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
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
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答人情。如此。赤手無長
物。近菴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
草齏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偈人適因徙居
未暇作序。無已。請卽以雙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爲人
笑罵。而寔笑罵人者。恐欠厚道。仗兄削去。

劉集老

仰荷降體。俯同忘形。歸想高風。每結西飛之夢。不止

佩投轄之雅也。東垣歸信有無妻。猶如在井。中聲
息杳然。不復得。路人牽衣一問。不識發京定是何時。
計程數期。當有確音。不惜傳示。日者平頭赤足。草草
去來。頗混左右。謬待至誼。不罪閭閻相通。數煩損惠。
顏甲多矣。併祈艾節。以便源源何如。

吳民部

首夏擔簦走白門。微惠從者得奉塵。誨虛腹。果然恍
如六朝金粉。俱滿載歸矣。別來忽忽。秋容且老。言念
投轄風流。真使人日夢建業水。况復五侯。銷滋。燦也。

自山集

卷五

非分之施。過情之譽。不契蛾眉。混沌愧蛇鳥。才不若
不能衡一物。作報耳尺書。修候薄有所將。不足言儀。
塞空函之責而已。隔此衣帶。可勝悵思。

啟

謝薛直指薦代

採弄恩濃。謬投夾袋。銜花力淺。慙對錐囊。攜微末以
竟搖。捧崇高而汗下。恭遇霜振魚頭。星隨鳳尾。獲譽
南臨。幃開白日。懷章北報。袖裏清風。名花萬樹。敢參
芽管之枝。廣厦千間。荷借粉榆之蔭。琅璫積積。割混

鉛刀青山雲際。振土壤於一舉。明月天邊。分容光於
半線。乾坤異數。蟻蛭奇逢。竊念某有罪。未堪汚枉。後
無能安足。附籠中齒牙。不惜抽揚。小吏靡遺。肌骨俱
捐。鑄佩深仁。未盡神鼎。毒噬既破。尊卑之格。空函僭
謝。竟忘冒越之嫌。惕心傷錦。簡書勉答。今時加額。焚
香德意。未碑異世。遙伸頂禮。身任戰兢。

又代

寸長尺短。錄善靡遺。地厚天高。許身莫報。榮深一顧。
感切九迴。念某伏櫪驚駘。斷溝榜櫓。白鳳微才。洞轅

自山集

卷五

嘗嗟夜雨。青稊未職。寒灰殊愧。春風孰意。集苑無心。
乃幸嗟枯。有力細美。抽揚謬邀。水鏡廣文。名姓誤入。
山濤涵容。若水之寬。獎借從天。而下伏遇。霜臺凌栢。
鐵簡翬花。行春繡斧。馳避江淮。待曉封章。鳥啼瑣院。
非封俯拾。苜蓿濫騰。不吝齒牙。假之毛羽。浩蕩滄波。
同擇牛蹄之沫。團圓明月。偶分魚目之光。對殿頭而
上達。九鼎猶輕。附牘尾而遙飛。千金豈比。未答吹颺。
之賜。寔深佩服之私。辱知是恩。兢兢戰戰。神搖天有。
雨重。浴德難忘。忽忽悠悠。夢繞雲多。五色託辭。賴蒙

久如魚新酬。玉素聊布空函。勝仰星辰憂。惜水谷。
請看州事崑山陳令公代。

梁鳴兩邑。聲分天上。鈞韶花陰四鄰。春到人間草木。
烹鮮借潤。採瀾懷悅。恭惟朗月冰壺。和風玉尺。適發
著神明之號判。決飛流水之謠。高山子仰。西嶺峰頭。
清波一海。東來婁曲。既動萬家歌舞。尤欣小吏趨陪。
雷天可修。霜葵欲薦。排雲候鳥。擁篲迎輅。駢風戒。
黃金勒。御車誇說。李君。榮戟高臨。紫氣軒輅。蓋喜隨。
晏子。謹圖道路除塵。拜瞻儀範。仰冀誨言。霏屑佩服。

自山集

卷五

五

圭璋不惜迴車。易勝倒板。

候廬州王鳳陽沈淮安朱三司李

清風三入。凜氣杳長天。明月禹家圓光分曲。允喜趨。
承之有地。慙報塞之無津。就日心傾。望塵神舉。恭惟。
某官。文包風雅。道濟生靈。魯諸儒之德業。綠飾政刑。
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博大雍容。華領提綱而坐。
嘉公清剛直。發姦擿伏。而如脚懸絲。置水一簾。秋賦。
益運。覽程書。六業夜播。銀燭信斧。繡之持平。真銷。
蓋。這前命。下無獄訟之冤。皆悅而願。為赤子。止有廉。

藏之略。茲用不犯。於有司。陽春四走。草萊不擇。乎。封。

大海。羽沽。魚鳥來親。其宇。痛念其。驚駭。未。鞭。鉛。刀。聖。
制。章。句。臨。民。寔。傷。製。錦。簿。書。奔。命。空。溫。吹。竽。所。幸。從。
年。趨。接。鸞。鳳。今。日。走。同。牛。馬。版。叨。撫。字。之。餘。銘。懷。已。
舊。城。附。幘。幘。之。未。戴。寵。尤。新。地。邊。其。伴。得。依。雲。漢。之。
邊。天。假。之。絲。適。近。星。辰。之。側。欣。慕。執。鞭。亦。既。觀。止。庶。
幾。發。藥。敢。不。勉。補。未。知。獲。具。深。憂。見。斥。於。大。方。其。如。
有。客。惟。冀。借。輝。於。鄰。女。身。隔。堦。前。雖。怨。微。官。無。越。境。
心。勤。鈴。下。自。憐。積。愴。有。空。西。借。月。敢。嫌。敷。陳。罔。罄。

即山集

卷五

六

候沈南少宗伯代

文章騷雅。筆扶八代之衰。風夜寅清。聲振六韜之重。
地護南山萬笏。天連北斗三台。牆。仍。風。趨。履。間。今。捧。
恭惟某官。青鏤天授。丹篆夢。禾。雄。篇。鬼。泣。風。驚。玄。旨。
玉。霏。北。粲。霧。秀。擅。五。百。年。之。川。嶽。瞻。依。仰。九。萬。里。之。
星辰。明。光。起。草。奇。才。稱。著。作。之。庭。前。殿。修。文。直。筆。推。
起。居。之。注。漢。室。詞。人。班。馬。未。能。多。及。虞。庭。典。禮。薤。龍。
自。遜。不。如。東。掖。垣。之。履。青。霄。已。映。宗。官。拖。棘。院。之。紳。
帶。日。光。浮。南。傳。掌。故。俱。原。經。附。威。儀。亦。帶。風。流。泰。淮。

碧。水。涵。州。書。之。影。而。點。點。清。圓。鍾。阜。紫。煙。作。玳。瑁。之。
班。而。時。時。旋。繞。大。慧。力。過。關。群。衆。不。遺。馬。勃。海。內。士。
受。知。一。日。何。羨。龍。門。竊。念。某。微。才。愧。楚。甄。牧。謬。附。當。
年。薄。宦。懸。吳。臨。照。重。分。今。日。鞭。策。不。前。負。寔。深。於。鳴。
鼓。割。裁。未。學。傷。尤。切。於。操。刀。龜。青。句。冷。効。掩。關。臥。雪。
之。家。風。日。麗。年。芳。仰。匪。樹。流。營。之。妙。句。非。申。尺。素。曷。
展。寸。丹。李。桃。微。賤。心。飛。桃。葉。之。隈。露。雨。淳。濃。夢。結。兩。
花。之。麓。伏。冀。因。人。曲。照。爲。國。善。調。江。漢。之。敝。履。終。藉。
休。容。官。闕。之。金。既。永。壽。平。格。

賀王大中丞生日代

孤懸明月南山星勤軍麾樽汎流霞東海籌添幕亦
榮擢光岳喜溢纓弁恭惟某官巨德難名全才不器
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挺立臯夔之望
燁燁羽儀超騰冀北煌煌節鉞控制江南四海具瞻
千官爲憲適逢華誕爰屬中秋時維建酉蒼松與丹
桂俱香日在生申紫鳳共青鸞並舞甲帳衣冠文武
佈八千大樹冰壺簫管神仙來十二層城葉葉朝朝
桃花歲歲實旭日於麗譙壽域春堂如壽清多終於

海嶠金華玉瀼皆竊幸某職侍際戰之下輝分
杖之餘烟雲縹緲有弱水之非遙天壤高深待華封
而可祝伏願永綏百祿勿替萬年天壽平格調伊呂
之鹽梅主得賢臣遇彭喬之熊鳥

答烏程金封翁代

恭惟百行渾圓五福純備道骨精微秉山川之灝氣
德教宏遠養錫玉之清姿材嶄黃石爭傳地上之仙
望重白眉共慕人中之瑞此寔隱靈龍德所以表異
鳳毛尚書漢殿香飄曳履之班啟事山公花覆審官

自日集

宋王

之苑海內聳聞既似北斗泰山咸勤瞻仰伊人流想
還如醴泉芝草必邇根源烏紗瞻鬢首倡洛社之風
流甲第朱門坐看謝庭之富貴友其士之仁事其大
夫之賢遙羨居是邦者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恒思室是遠而乃珠璣忽墮雲中覺杖履如陪天上
某微官無補國拙宦笑鄰城過受掄揚勸增惡沮環
裾莫報深慙明月之投尺素常懷不減經年之袖
上陳聖苞兵部
權導九伐大師總方略之雄位次三公八表仰刑儀

之重地。叨餘蔭。天棒新禧。恭惟峻筆于霞。觀科燦斗。才奪登先。文采直扶八代。恩繼去後。政聲猶冠三吳。樽俎可以折衝。羨藜爲之不採。獵虎三千。談笑鼓雲雷之氣。甲兵數萬。運籌兼將相之威。麾搖日月。爭看司馬之風流。履曳星辰。快覩從龍之際會。其鉛刀學割。短袖知寒極。盛難乎爲繼。懸珠玉之在前。大賢何所不容。幸瓦礫之居後。自分瓜期。拙署考成之例。還欣棠澤。榮分承乏之員。竹素恭申。葵丹聊展。統惟慈矧。曷任神馳。

即日集

卷五

九

謝漕院薦代

淮漢波平。鱗谷溥六條之化。巖廊星迥。袞華騰一字之榮。感德靡涯。許身莫報。恭惟名山。毓瑞列宿。儲精筆端。杼軸敷經世之高文。冒險鎡鋸。養彌天之浩氣。馳馬遨遊。春徧大江南。北豺狼氣伏。煙消瀚海。東西止紆咽。喉之憂下。造瘡痍之福。謠滿時人行。行。恩。恩。去後赫赫。常思持簡書以對揚。帝命兩袖風清。懷封事以激勸。官儀五更霜白。大受小知。廊山澗而不吝寸長尺短。錄許菲而無遺。遂使銅章未更。謬選

冰鏡之光。飛綫微才。盡附山濤之牘。其幸席二天之宇。尤逢兩地之緣。素餐是愧。方虞柱後。彈文集苑。何心乃荷。囊中投姓。施德者如花影。瑤臺重重。暗積銜知者似鳥聞。檀板忽忽。驚飛。循摩頂踵。麟無青玉之可酬。修阻山川。惟有紅雲之入夢。肅裁魚腹。端布素心。仰覬冰融。曷勝日捧。

冬至餽推府代

融風布澤。亞歲迎祥。子爲天正。律回吹谷之和。雷在地中。法謹閉關之戒。欣逢小至。敬祝大來。恭惟威靈

即日集

卷五

霜明。晴隨日煖。錦繡。寶藏。彩。奪五紋之色。璣衡手轉。氣騰六甲之靈。剛德亨而見天地心。頌聲作而走陽春。脚。人事天時。於今適際。音希味淡。自古爲嘉。晷移南陸。燭龍蒼鬣。以驅車神。坐北宮玉女。玄衣而擊磬。繕城郭。修囷倉。有司奉令。登亭臺。望雲物。太史占年。其冷比葭。灰長無轆。線。叨百里之符。從星未卜。席一陽之泰。待鵬將舒。俄看梅蕊。驚新。效取椒花。媚遠。伏。願玄酒。醉人未篤。街觴之祐。黃鍾震世。旋膺調鼎之榮。其爲詠。瞻曷勝披述。

候山陽盧合肥胡兩縣宰高郵王肅牧啟

廉明之化。洋溢四郊。卓異之聲。飛翔千里。風企下風。欣看英爽。新承末職。敬挹清揚。恭以某官雅望傾時。高才鎮物。經術經世。宜民宜人。精察而持之。以大體。和平而濟之以真心。盤根別利器。垂魚擁笏。游亦有餘。照水灼文犀。縛劫殺巫。其未立見。邪旬皆花事。簡訟稀。日午簾移。棠影靜。吏民如水。魚肥。鶴浴官衙。琴挾鐸。聲寒。姑臧之脂。潤不涸。明月之灣。漁陽之謳歌。直滿行人之路。鄰國之民。大悅將歸。仰之若父。毋令

山集

卷五

尹之政。必來取法。無分於東西。某拙學無能。朴心寡貌。操斤有攬指之虞。未能免俗。稅駕無駐足之所。何以解嘲。地邀其倖。境接蓬萊。天假之緣。身依星斗。既愧昔年接翅。猶欣今日攀鱗。見聖不由聖。思免厥愆。先知覺後知。願安承教。數畝分陰。賴借梓桑。故雅萬程。附尾無遺。烏屋超。陪有守官者。無私謁。延想永。思君子。今未敢言。敬通尺素。冰淵是思。筆舌難附。

候淮撫陳大司農

廣熙三台。幕府天開。半壁城當萬里。軍旄雲捲長淮。

別編

山集

卷五

上

庚新木之怒。青蠅蠅。風幸逢天地之寬。紫氣斗牛。雲霄而拜。恭申奏記。借寶威嚴。伏願春風吹萬物。不遺草甲。於泥途秋月。滿千山。曲照蟲聲。於暗壁。

九日餽陳郡尊啟

半夜秋初透。朱繡早。蓋護霜氣之千尋。嘉節若薦。正露金風。餐菊英之一束。非修故事。定引新禧。時維九月。平江淥盡。潭清。辰屬重陽。茂苑煙凝。山紫。蓬瀛。泰嶽。洲露芙蓉。澹蕩。輕霞冠日。樓閣楠柚。罪微。賞紀。三。歷。詩傳。九。井。風前橫笛。斜吹。醉裏簪花。劍着黃山。

答之妙句。甚物堪同紅萼。除非腰佩黃金。幸。初春之
美談。恭遇某官佳禾爲瑞。不數梨花。甘雨醉人何須
竹葉。瑞腦香噴彩微。畫熊之賦。平原角靖。虹消戲馬
之臺。某非效探。更月中獻藻。終。囊未受白。裕堪馳。竊
願兼收。並蓄。長江。落木無邊。曉。登。高。綠酒黃花。比
徒。

答徐遊擊

日近扶桑海上著。獻琛之績。營開細柳軍中高。結客
之風。錫以貴光。當之疎越。恭惟才邁。鷹揚。技精。鵬。蓬。

印山集

卷五

劍拂清霜。萬里。寢鯨鯢之浪。帳嚴明月。一方。憑虎豹
之山。傾金買士。能消患於未萌。折節爲恭。轉施恩於
不報。充庭日眩。避席神搖。某幸逢名將。投壺寔愧。書
生。製錦修捍功多。既叨坐嘯。催科政拙。敢復傷廉。創
用完歸。附陳銜謝。伏惟原察。局。聲。鄙。私。

賀松江劉司理新任

際就新臨。登。觀。青。霜。紫。電。檐。帷。乍。啓。惟。傳。白。吏。黃。童
恭。惟。彩。筆。雲。英。詞。潤。石。浩。若。江。河。有。遠。神。而。兼。有
遠。體。繁。諸。鼎。彝。頭。大。受。而。不。可。小。知。驥。驟。天。馬。驟。剪。

推絕代之春華。由風塵海內想佳時之味。東京經術
家。諸。儒。續。晉。南。國。嚴。肱。郡。持。反。持。平。法。星。高。耀。雲。開
佳。氣。驚。看。目。下。三。泖。滌。迴。映。冰。壺。而。改。色。九。峯。率。兀
逢。王。尺。以。生。輝。人。人。競。效。驅。前。處。處。同。歌。來。暮。早。職
某。風。輕。萬。戶。今。成。千。間。溝。渠。分。照。知。明。月。之。無。偏。草
木。向。榮。喜。陽。春。之。有。脚。燕。賀。良。深。獨。慙。野。曝。鳬。趁。未
遂。統。美。隣。膏。

上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大常少卿朱公

位隆中外。九重。資。淵。塞之猷。道展經綸。四海仰文明

印山集

卷五

之化。恭惟高才華國。雅望傾時。筆底詞源。春濯錦三
峽。倒。流。曾。中。正。氣。夜。衝。尾。千。尋。壁。五。談。笑。皆。文。章。花
弄。八。磚。之。日。折。衝。在。樽。俎。帶。垂。兩。腋。之。風。筦。隼。符。於
仙。館。邦。禮。鏘。錯。揮。綬。扇。於。客。臺。門。賓。穆。穆。文。物。蔚。發
藁。譯。回。心。而。式。化。章。彝。藻。飾。義。旃。交。臂。以。觀。光。

燈節饒郡草

納。陌。金。蓮。不。數。花。開。琪。樹。黃。堂。玉。佩。恍。疑。人。在。珠。宮。
斷。鼓。吹。騰。樓。絃。歌。擁。麾。幢。光。連。寶。翠。恭。惟。政。寬。銀。箭。
望。肅。冰。晶。體。崇。敦。大。暗。塵。隨。冠。蓋。三。千。時。值。昇。平。廣。

寒雲樓臺十二。熊軾行遊五馬。醉春風。侯館驚山。驚
黑雙龍。捧夜月。如蘇擁入蓬臺之影。瑞氣成仙。欣瞻
花市之煙。嚴城若畫。欲祝傳柑之節。聊中採藻之儀。
伏冀照賜。永輪昌任。輝騰火樹。

答臨川吳公

鳳閣香煙。拂滿袖。雲護三台。魚腹珠玉。在揮毫。霞
五色。捧函手舞。拜。厥心。搖。恭惟摘藻花濃。流聲蘭。菡
業。檀千秋。華湧江山之氣。威行三尺。庭寒雷電之神。
冰襟。類得士芳。非森到公門。斗望獨傾。廷呼吸高。通

卽山集

卷五

五

帝座南陌。鳴珂爭羨。掖垣虛左。北辰。曳履。佇看臺閣。
登先某。既切二天之載。尤深兩地之懷。側身正愧。沾
裳引首。俄驚。驚。帛發。封。璫。光。照。臨。川。對。使。戰。兢。情。
舍遠。樹。思。公。子。今。有。素。書。不。滅。經。年。之。袖。何。以。報。之。
無。青。素。殊。懸。明。月。之。投。

侯王姑雲天司馬代

羽略等。邊白羽。靖天驕之氣。燕山紀蹟。黃麻領斗。柄。
之。班。挽。銀。河。而。洗。兵。挂。玉。魚。而。調。鼎。功。高。衛。霍。寵。冠。
龍。恭。惟。星。宿。羅。心。骨。文。章。動。蠻。貊。啟。歷。之。助。雅。勤。

卽山集

卷五

夫

紫氣千尋。出。踐戎場。入。參密院。寒霜凝甲。帳之花名。
傳士女。威震華夷。春色染午橋之草。真所謂道全進。
退。身倚安危。馬頭朱鷺。曲入關之壯士。長歌鳳尾。紫
貂衣。扶杖之野人。爭覩某。學製自懸。拙宦。觀光幸借。
各區庇。萬間之厦。常深。蝶夢之思。繁華里之堤。益動。
焉。遷之喜。望。祭。戰。而。她。行。肩。觀。紫。芝。似。孺。子。親。承。黃。
石。載。鞭。弭。而。臨。立。書。除。白。傳。與。蒼。生。共。傳。青。山。欲。展。
軒。轡。借。千。戈。素。惟。淵。嶽。之。襟。不。至。虞。遠。予。采。藻。則。品。
屬。之。德。敢。應。結。報。于。葵。花。

淮雲寺燕江貳守代

伏以來道梅風翠引馬前之蓋。半天蕉雨香隨花外。
之車碧雲數片供詩清磬一聲送酒恭惟台臺股肱。
出鎮喉舌分輝九臯之鳴鶴。雙逐鷄群六月之息鵬。
權淹驥定庭散午衙惟滿問奇之履。琴橫子夜猶支。
望爽之願其深。懸看竹之貧家。晏凝烹葵于上客風。
戒紅塵之陌。選幽青豆之房林。疎下界好聽岐麥之。
歌月靜上方雅合冰壺之致。仰興紫氣垂虹銀燭光。
分鑿壁玄言飛雪玉衡煥動吹灰不吝寒帷可勝倒。

即口集

卷三

七

募疏

普陀寺募造觀音殿疏

昔陀寺者名目遙分南海山丘近枕西關三春曲徑。
紫騮嘶入垂楊半夜寒鐘青雀船依漁火叱去米鹽。
之關門通松葉人家喚不承麥之香路接杏花酒舍。
荆茅粗剪繕構猶虛高卑廣狹地若開供養之基木。
頭。人未効經營之力居僧竊漢遊士沉吟茲者。
欲結住色之緣特創觀音之殿使琉璃圍四壁無俾。

寺記

光漏於隔林。將瓔珞挂一椽。不至塵飛於數座。梵宮。
啟矣。隨喜見。開俱得自在。禪棲爛然。禮拜讚嘆有所。
飯依。假如野。色城陰參差落日。經聲磬響和答。歸潮。
雨餘。殿角華。僧穿紫竹之風。月上簷頭。敲戶聽白鷗。
之語。諸檀越。倘有意乎。既擬作清涼臺。笑惜布廣長。
舌。於是合掌而說偈曰。

朱門好作佛事。白地難長蓮花。
紅福還着大眾。黃金可比泥沙。
又說偈曰

即口集

卷三

八

不分南北東西

善男女人多寡

萬家繡甍如鱗

大士蓋頭無瓦

普同塔募造疏

淮雲禪師超乘者悟徹淵水戒嚴珪壁江左來遊惠。
遠道林復出婁東說法驚峰遙遷鹿苑風絲瑯琊供。
養飯依曾動太原瞻仰讚嘆名人投體殞衲點頭乃。
神通大而分身信奉堅而下地誅茆別墅松遠郊。
面長渚背平疇西則樹尾峰尖寒煙一點東則城頭。
雨洗白雉如鱗院連地藏經聲夜雨相聞塔號普同。

鬼母秋墟不哭。規模姑窠。鼎建猶虛。帝象座袖衣。
枯戶。欄之塵鼠印。香牀貝葉。駁蒼苔之色。雖管四載。
未就一椽。不發廣大之心。孰知清凉之殿。繇此望門。
持鉢。擇日鳩材。薰誦之堂。經行之月。香積之厨。先立。
予其大釘。灰之用。土石之工。竹木之費。無財不可爲。
滿仗善男子。善女人。共圓弘誓。願喜捨。願拂蘆荻之。
霜。一旦高浮碧瓦。除狐狸之跡。入牕。偏爛黃金。試令。
踟躕。搔首三春。曲徑穿來。咫尺回頭。一道煩塵。隔斷。
沿松磬而覓戶。披黎徑以尋僧。星簷飛翠。乍新鍾磬。

四山集

卷五

志

之音。斗拱留霞。常護雲山之氣。斯時蘿深冬煥。竹疎。
夜寒。寒潮落堰。恍如指點。河沙。畫角吹譙。不減唱提。
獅吼。瑠璃的礫。禮拜隨喜。得未曾有。石磴玲瓏。徘徊。
其間。不能去焉。此寧特超師之所不憚慮。始想亦都。
人士之所樂與觀成者矣。以視半畝荒煙。白社雜豕。
禽之押一肩行脚。朱提歸酒色之囊。孰得孰失。何去。
何從。偈曰。

堂開西寺。神懸東。莫說東西了不同。
泉似請看。淮雲月。還挂普同塔院中。

募刻箋註金剛經疏

宗門不立文字。豈在金剛續命經。衆生各自修行。何。
蘭玉峯居士事總之。慈悲願力。方便機鋒。借筏乘流。
因貌刮鬚。非日重添須。菩提註脚。直欲隨掃釋迦佛。
話頭合掌。誦持黑漆漆。不知何義。固爲盲目。聞鐘信。
心解說。亦條條難。以施人。亦是巧炊。無米欲板行。其。
貝樹寔手。假於檀那。長行喜捨。諺云。財去財來。種種。
善根。佛曰。悉知悉見。與其飯僧。構寺。駕言於行者。豈。
如此四句偈之真。况復工竣書成。還着於本人。原非。

四山集

卷五

字

有一文錢之費。請與破除。我相人相。共就福德。無量。
無邊。嘗聞之。雨不能濕。皆蠶提筆。空中燈。可以吹直。
使焚鈔簾外。這個鐵鞋消息。只今黃葉。因緣。偈曰。

南無般若金剛佛。富者以財貧以舌。

布施休怪阿路巴。發心忍負迦羅越。

檢藏疏

淮雪寺藏經閣。自太原文肅公父子。發大慧力。湧莊。
嚴界。供養貝葉。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天龍神鬼。寔河。
護之。蹤紀於茲矣。而未有轉也。今潮音上人。慨然與。

願擬集編流十二尋法會故事盡發其書以淨信心
會如來意無論佛語菩薩語作平等觀直至無紙無
文字具正法眼真最上第一功德也余儒風不解佛
事但使博古家購求縹帙而度置不觀塵煤寸生僅
飽蟬腹僧曰俎豆周孔人誰遣之則是役也隨見聞
者當爭施捨矣蓋不特成上人之菩提願力亦所以
了大原之大事因緣也余於是歡喜讚嘆而不惜爲
都人士饒舌焉

造地藏寶像疏

南山集

卷五

三

淮雲寺甲斐藏經樓甲寺樓下三楹白衣中玄帝右
而左尚虛席今年秋半北宮居士入叅山主潮音公
之高足本如出一冊曰願居士布施廣長爲大衆說
小乘法以地藏佛實之居士曰甚善地藏爲地獄主
亦爲人王人又通酸口教衆生波波好向白衣前乞兒
孫向玄帝前乞符命畢竟下稍來大家要到輪迴窟
裏走十遭爾時業風飄飭切火燒身兒孫替不得鐵
面箇王儼頭半兒符命遺不得緊要着剛博下墜藏
佛一片熱心腸中幾滴慈悲淚這回錯却真二十四

州鐵打不就者雖然居士兩手赤條條而慣饒婆舌
受美啖飯底滋味全沒巴鼻而妄談鬼話人誰信我
姑謂大衆曰諺有之買馬何難買鞍造浮屠何難造
頂請試出城闔走官道徒倚平橋詣山門歷垂柳疎
桐上殿禮如來數阿羅漢既乃徐進空庭踏樓廊而
壁龕香火顧獨闕其左臂即欲折而登樓將母小損
致否以此問之則本上人此果立成矣但居士何時
亦出其平生願力持一手版覓一大檀那銷一錢神
小像捧置黃金牀庶不至徒以文字語言作害腳法

南山集

卷五

三

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

重修江東神祠疏

點黃冠無膠輒輒以泥土血食作行貨造片紫綾册
子假手餉後客裝點花面而又諱落齒牙紙尾別署
碧紗中名色鼠嚇里社三老攫金錢每念及此爲之
投筆裂眼世間多少縹緲茆簷年年未補即持質券
博醵請豪家不能妄意不動尊分毫而黃冠一折腰
好事者便傾筐剝皮無所惜鬼神號稱聰明正直既
以割羊醺酒煩父老黃冠又不鉤而飽不餓擇而安

居而又多為蛇足。赫赫者亦若樂焉而借之。嗟乎其何以塞窮書生之口也。城隍廟初修正殿。次及兩階。次又及寢殿。及諸廡。而廟祝意猶未已。其西廡舊有江東神祠。今又據云欲徙於儀門外。偏而謀於余。余哂曰。祠故吾友江氏先故所始。基江之議。鼎新固。有年。神之響卜。又加枹鼓於功名。尤第一。佛脚此舉。甚善。但吾之語子。頃歲小儉。斗粟足絹。厨中薪烟作。老桂香。方丈地。荷美苟完。民力已竭。木偶不至。燃眉。則歇手。亦得。廟祝默不應。予乃漫謂曰。吾為子諷十。

即山集

卷五

三

方腰纏十萬貫。費於不肖之手。與朽於牀頭。同一無用。索性將來撒漫。入仙家博宅。異日希帶白鶴尾。在半大道遙一場。則開手亦得。以此作緣。何如。廟祝欣然傳余語。以出不復問。余指所在。

造法華經梁王懺疏

沈生家凡再徙。皆傍北城之小園。日月至淮雲刹。即無論殿閣鉅麗。竹樹盤蟠。望之有葱嶺佳氣。其宅僧寮禪榻。靡不地布黃金。曲木博山。開方襍供。裨編墨蹟光耀。然何第空王本色語。而獨其東偏。為真達上。

即山集

卷五

四

人兼誦處。坐屋三四楹。與草芥一二僧。離俸折脚。鑄曝簷下。倦倦如凍雀。數使人發雷。窮達有命。豈惟讀書。即出世不免。幸上人。不業儒。業儒。東家待雨粟。跌不戒。寂寂沈生。今冬云。莫上人。遽謂生曰。賴諸檀施力。像設次第具矣。所闕者。幾葉貝多。而其急者。願購法華經。梁王懺。各十二部。足展吾事。知居士貧。不敢累居士酒責。惟綺語。居士所饒。又未斷戒。請遺片言。生乃報云。邇嘗感懷上人。憐欲撞破筆研。審爾。則瓶運未便壞。寧無始終成就者。即余亦。此顧不顧之破。既以卜。儒門。然不然之冷灰。雖然。時俗頂禮。類治客甚。且而上人。苦行扣門。拙言辭。里中黠黃冠。頑陀動飾。宰官貴人。銜而上人。以指大姓名。整人牙刺人眼。計非是。上人瞿然曰。將無薄待吾十方。這豈敢這。豈敢。

修痘司神殿春疏

惟清貞觀之左廂。有痘司神之小院。捧紅雲之五色。散河陽一縣之花。借丹火之九還。結金谷滿園之果。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得之則生。行其禮。奏其樂。

惟挂以
佛事

敬其所尊。思不服第。几延雖似鱗集。而懷楠未飽。
羣飛。椽直塗乾。雅荷十方之力。踵決肘見。尚懸一簣。
之工。假如人家。蓋頭而無草。誰堪風雨漂搖。譬諸吾
身。岸積而不冠。何以主賓酬獻。願始終其德。稍辭村
頭。庶早晚而備告成。殷春祭神如神在。勿妨暗裏出
油錢。無病做病看。莫待急來。假佛脚行。且无縫。參差
黃鶴樓湧出。蹲鴟之尾。管教花香。芬襲。齒。齒。無
半豹之班。

毛孫初先生詩選卽山集卷之六

婁東沈 承君烈著

賦

慘賦

壬子之役僕以落鬼之餘希心迷眼之倖業
題背水志勒封山自謂英雄之苦備嘗靴齒
之魔銷盡而猶然朱衣不點白臘空歸馬飛
棄漢慚無國士之追囊竭遊秦羞乏下機之
怨一帆風疾萬斛淚盈舟人夜語暗搖魚腹

之冤故友秋逢長隕羊腸之涕欲據鄱鬱敢
致墨卿憶自昔年垂翅吳歛自憐及今再困
公車楚騷堪續憔悴傷神聊擬辭成漁父支
離獨嘯何時賦獻甘泉使庾子嵩讀之曰了
不異人所甘心焉使范榮期覽之曰是吾輩
語未可知也

青青子衿秋風失利敝裘裹怨枯毫滿漢情景至斯
乾坤欲碎顧厄惟一絲慘有萬種閉目抽咽酸流骨
孔若夫吾伊雅士編研鉅儒寒影弔今一燈火雄才

報今萬卷書文齊山斗兮驂韓愈策貫天人兮擬仲
詞詎期懷珍犯刑揀悲招疑慚謝主人泣歸故廬乃

若夙負穎鋒早蜚英價唾鄧誼於屨簷墮子高於曉
下指白璧今在立談誇青雲今如取芥一朝沮喪顏
色都衣奚囊不前兮鼻嘶詩草徒存兮背挂至如錦
障使流錢山豪雋視名如珍視珍如糞白馬贈君黃
金揮盡赤手而旋蜩螻雙遁御歌舞以豈僅貢侯史
而不閤或乃室家累大歲月困長壯心銷腐顛毛點
霜家在棘園三月不知何處他鄉從此一點鐘鳴漏

卽口集

卷六

三

央稚子之笑迎足懷老妻之慰語尤傷亦有史雲之
饒塵長卿之壁立家倚捷而舉火身覬售而歸國時
折途窮剪肝伐鬼書星宮其奈何焚殘編而無益長
天杳杳兮誰措躬江水茫茫兮欲投骨衫何味兮粘
唇冠奚仇兮戀額籬前草兮秋凋竈下蟲兮宵泣禮
錢之報曷伸提脯之謀孔急儻有白髮望兒紅顏望
夫堂滿悲啼戶滿追呼季子見嘲於兄嫂買田請絕
肥妻學風雨三更淚落糲糊又或屈日臨冤霜烈庭
中人袖中鐵英雄有恨三年不雪裂舊氈而公志斷

痛指而灑血。夫何誤項羽於江東。哭禍生於孽機。在
旁之孽鬼笑。入半夜之夢。竟貼片。遂使眾人疑散帶
之。必不實。狂夫侮措大之終。非饒對濁酒而悲來。將
狂吟而聲。聲寐刺促而恒驚。坐徬徨而忽熟。天下事
不敢復談。丈夫眉。賊為百結。及夫雲泥。項判涼。暗互
戰。西家之輕騎。開風東舍之魏標。燥。紫。紅。奪。離。高
。春。賢。白。月。沉。光。。音。者。賤。親。朋。從。此。屑。肥。僅。僕。因
而。掩。面。五。行。勞。碌。賺。盡。田。園。八。股。蕭。條。不。如。胥。樣。今
入。怒。逐。霞。飛。關。連。饑。噬。又。如。怒。憑。膺。清。陰。陽。氣。沮。億

山口集

卷六

三

功名而內焦。臥貧病而不起。此時但聞淬。髓。剝。朽。殘
烏。流。諸。無。不。塊。壘。皆。劇。筋。痕。如。雨。湯。藥。孤。擲。骨。肉。心
死。况。復。雨。雪。霏。今。臘。色。催。歲。當。校。分。聲。如。雷。註。不。註
。門。神。熱。不。熱。今。臥。碑。啾。啾。傳。命。贊。宮。開。可。憐。心。膽
墮。茂。才。背。銀。春。官。分。速。上。今。祝。督。學。今。緩。來。嗟。乎。哉
。書。生。弱。今。天。不。愛。積。書。愆。今。負。書。債。恨。經。今。桃。葉。渡
。勞。魂。銷。分。燕。子。磯。外。於。是。不。得。已。而。為。之。歌。曰。年。光
疾。跳。丸。自。古。多。云。然。惟。有。登。科。心。度。日。如。度。年。又。歌
曰。霄。淪。淵。上。海。眼。見。小。兒。遊。厚。顏。窘。北。窓。輕。身。誰。商

和 饒君卿有珠無那。移紫頭楊淚。復何言。執轡不
和 十分悲憤。帶得十分商傲。

古樂府

秋曉謠

鐘聲。奪。夢。尾。晨。光。林。簷。額。蕉。露。似。花。香。桐。風。如。鬼。嚇。
蟋蟀。饑。吃。寒。蜘蛛。老。盤。躡。薄。寒。抵。疎。帳。碎。濕。投。暗。壁。
伏。想。前。後。因。紅。紫。滿。窓。白。

玉粒謠

玉粒年年怕。尤甚今年夏。一銀博一升。一日增一價。

山口集

卷六

四

縣官查故事。減糶文移下。大開常平倉。抹活東西舍。
西家害髮兒。羶汗盈頭瀉。得粟歸向人。榮點自驚詫。
書佐如三公里。胥如五霸十里人。如蟲捕竿不容諱。
所幸仗臂力。昇夫通姻婭。尤喜脫頂毛。仗他出衆勝。
粟量不得平。嘍哨沿街罵。東家雞皮翁。兒女號終夜。
饑腸雙帶束。米囊隔日借。九往十空還。十候九無暇。
萬選與衣錢。不選隨風卸。腹虛氣短。淺額破巾。消化
至今霜白頭。尚暴煙青吧。頗聞豪有力。願作當風塵。
家量雅似公。戶口頓疑詐。名固因財立。利亦乘時射。

福從愚鬼。微禱向窮民。嫁嗚呼天罰。人惟貧爲不赦。
遼陽因征戰。江南因耕稼。向隅自向隅。嘆嗟自嘆嗟。
我歌玉粒諸聽者。俱泣謝游手。喜排突。蒼頭能凌駕。
一事不如人。僵餓干休罷。

神夜遊曲

碧空雨捲晚舒涼。神出遊兮蕭鼓張。樹裏繁星銀燭。
酸馬頭。圓月寶珠。光丈二亭臺。紅一帶。碧油作幢。琉
璃蓋。中有花如苦木枝。枝枝街火通中外。三尺小兒
火上坐。回頭指影呵。呵拜誰家別學新。結飾蜀錦燈。

山日集

宋六

六

生聲歌

霸陵山人髮未短。擁被長思水濱館。一朝閣裏佩宜
男。味蚌生香土。烟煖錦襦聲。呱呱下地便似識。
之無阿翁磨頂發。狂喜脫手投懷又阿姑。多少錢兒。
稱孫客。總輸天上麒麟石。他時與國充朝器。還須憑。
仗添丁益黃君。湯餅莫惱余。彈琴種化方。發車倚。

一歌君一笑。譬如錯馬弄磨書。

絕唯

如舟行

楊子江頭秋夜宿。人語嚶嚶眠不熟。知是鄰舟促鄰。
聲起。鑿鑿窓漏。紅燭燭下搖搖。一女郎。二八羞浮二。
九。傍半臂薄施。無襦。擗頭斜墮。不梳妝。上坐一。姬。
口無齒。下坐一。翁鬚半紫。姬似烟花舊主人。翁似江。
胡老。商子。女郎側面坐中邊。鄉音相通意不然。疑詞。
欲答。微挑髮。殘酒將枯。又飲。奉。衷腸。吞吐聲嘈雜。荻。
尾嘶風。隔。蘋葉。依稀耳屬半言清。寧及黃泉母作妾。

卽山集

宋六

六

其他曲折不能猜。使我徬徨中夜來。天下夢緣隨處。
安。世間幽恨幾人開。恍君未必君知覺。得無端處。
淚落。鼓鳴解纜五更頭。明夜沙灘月蕭索。

其感甚深

男兒篇

男兒金骨帶神仙。學將軍坐坐。神鞭尖。趙倒李太。
白。一錢不直。臂伸連。男兒振筆鱗甲起。撞破天借。
雷雨。火鞭三寸走中堂。萬古雄人伏床底。讀書多年。
意氣渴洗。臨欲烹胡虜。血。

男兒篇後

搔首問青天

夢淵明集

作詩如

男兒釣鰲用何餌。前則飛廉後檣把。男兒知已不須多。死則青蠅生太阿。里問父老莫聾聵。只食馬肝不食肉。頭顱借與人報讐。臧僕驅來我鞭朴。君不見殿中如虎之英雄。年年縮地面不紅。
今此輩何地生活

四言

夢淵明集中句

夢讀陶集別有奇趣。啞然而醒都不復記。把枕久之憶其兩句作奎如鱗。作詩如戲。

五言古

即山集

卷六

古意五首

振振提垂條。颺身走樹腰。侍兒喧笑惡。驚妾溜金翹。藉草擁瑤琴。憑風出汎音。默留儂坐處。越煖待君尋。溪路曲如絲。桃花暗雨時。呼他閒女伴。詭妾莽相思。督面不知名。移時識履聲。恐傷郎盛德。匿笑背花行。春氣天迷眼。春風鬼蕩魂。生憎小袖促。容易說黃昏。

讀孟襄陽傳

吾讀襄陽傳。垂頭嘆幾聲。卒遇天子不得露。生平我我訪。使不及故人。情人憐君骨。冷香愛君眼。明

開口卽色。逢猶曰不素。卿小飲卽動氣。僧曰欲薦京如何。早自異常。使性孤行。

開題

梅雨日霏霏。甘蕉逐葉肥。蓬頭疏暑氣。信手活文機。方外書篇熱。人間禮法稀。親知相召我。說酒卽心飛。

東門阻風

嚮日東出門。西風觸船首。今日西歸家。東風復喧口。烟濤似湯沸。篙楫如瘧抖。舟子不得行。相惑惟搔手。吾觀降舟行。順逆亦各有。或出乘安流。歸時稍掣肘。

即山集

卷六

詩

或山遭石尤。歸時幸卽否。惟茲數日內。來去俱不偶。嘆息謝風伯。慙愧澆杯酒。綠我一命寒。煩汝兩頭走。

讀王右丞與梨居士書時方嚴寒

雨夜凍如雪。暫借輞川歌。林燈豹犬餘。突出王摩詰。良口與聲聲。爲盡陶靖節。叩門拙信詞。腰板不肯折。其志具一。般其語。稍爾截。癡者漢。漢猜去提指頭月。

別贈

平陸嗜清談。請遊亦不却。平生嗜泥飲。斷酒亦不惡。但聞嘉節至。便覺欣然樂。有寧尚活仙。好天當良藥。

新鐵着歌吹詩利當戲龍賭對古達人只饒先

古意

別酒亦復東水解亦復結寒草若何場留憐久離別
君在君自安妾戰不忍說人語山頭石妾道不如滅
身走寬不飛安得隨郎轍我願化秋鵬黏君箭頭血
寧與故鄉余莫異他鄉穴

感調

妾髮昔未齊纖齒自呼奴嬌癡父母旁不嫁復何難
東風鳴翠禽西風鳴寒蟬不令感柔懷修容待眉展

仙山集

卷六

九

幾烟日涅雲將聲夜採書百千懼怨訓細有無出處
自分幸肅離寵下姑方小比妾未嫁年舌尖奪靴嫌
嫖心亂朝夕郎遊多齊梁飲啼不忍白從下來時堂

又

太幕漫無家慈則天為瘦狀勝棲會稽枯顏千尺厚
花柳不覆潮微吻滴幽秀右袖一枝梅瘦腰淡香起
晚花冰野烟獨伴黃昏漏驚風二十男兩憐肝欲斷
嘆所居
破屋添霜初天晴海曉無晶晶蒼氣沸氣逆不可當

長熱天雨好天雨雷下決捉書捲博亮狂顧東西眼

不雨不晴好泥腥尤惡劣濕風生白毛髮烟落滿沐

登峭網肩樓水蚤投孟活如此多無宜賴得胸腔潤

七言古

官街鼓

玉璫揭月龍嘶日繚繞鼉聲挾風出高樓半醉韻絲
絃短酸孤聽冷肝骨絲絃消竭垂楊白肝骨稜稜磨
碎得城頭老卒瞳無色拍枕想封侯王國砲擊羈羈
繞夢回啼鬼啾啾人語續
郊寒島瘦蕭瑟越之音

仙山集

卷六

十

古意

佳人夏午簾如波佳人無汗嬌輕羅郎狂散髮投懷
多妾心憐慣不能呵好為君綰髻如螺手蟠綠髮心
揣摩別有憐卿奈妾何風響槐涼似人跡拒郎欽坐
顏微赤

贈州侯陳師尊有序

竊恐朽材易棄蟠木難容雖聲希刻鵠常懷
霄漢之心而才短登龍空隕蓬蘆之涕世路
入門各媚壯懷倚劍誰憐不謂流落之妾乃

荷清通之盼。日邊之望。既懸想於依雲里。石之吟。直均音於流水。莫展黃花之報。終投石之詞。感恩知遇。未暮。岱頂千尋。誦德誇功。僅類劍鉞一映云爾。

吳東太守聚羔裘。皎聲風壓雲之頭。藻珠青鏤劍。古畧嶠黃石巖。霖流殿前賦就空。三百香落人間塵。走驛荊州一識芥。侯封况當容埽。階盈尺合浦圓。合潮爛星隨車翠。蓋。灑。灑。麥。清。輝。凝。燭。芙。蓉。枝。溫。風。羅。扇。楊。柳。絲。早。春。衙。放。吏。如。水。深。夜。琴。橫。月。似。詩。霜。銑。

白口集

卷六

上

既肅秋除。棘日色。送融冬護。芝即今村巷。晝夢酣。小。麗不語語黃鸝。公餘瀟灑。燭文樹。陳道懷經履。稠難。筆補造化手。起衰。士。微。油。然。與。霞。匪。中。有。疎。頑。失。路。夫。山。樹。無。姿。半。疑。病。辨。壁。思。垂。到。泣。珠。憐。嘶。棧。下。裝。銀。踏。會。稽。竹。箭。厚。相。方。清。河。天。骨。慚。非。合。濃。情。捲。銀。鐸。搖。涼。壯。論。驅。貧。鶴。舒。彌。寒。煙。續。麻。分。照。多。恨。士。京。肝。累。窄。何。惟。讀。賜。金。塔。秋。詔。都。將。翻。曲。入。絃。歌。人。盛。歌。何。所。以。少。陵。有。詩。堪。借。擬。詩。云。美。政。誰。與。儔。不。數。昔。時。太。丘。矣。 麗雅

賦

山面曉曉。冷鐵色。凍威。撥空。日華。匪。腫。梅。抽。條。怒。而。直。有。隙。欲。芽。芽。未。得。珊。珊。果。紅。經。雪。感。水。仙。枝。綠。微。香。勒。呼。童。煖。煖。酒。疊。多。酒。不。活。膚。足。血。膏。阿。開。冰。研。戲。詩。力。筆。尖。生。皮。字。無。墨。板。扉。雙。拒。口。叱。賊。獐。風。鑽。壁。如。鬼。黑。 抵掌長吉

寒食雨

冰雷作聲。持小怒。伴雨。伴風。弄芳路。碧桃花。下草鳴。泉。白。楊。枝。間。鬼。噴。霧。老。狐。泣。穴。似。呼。人。新。燕。衝。簾。如。

白口集

卷六

上

走誤我欲摩天。撐淨日。不破丘陵久。昏暮。昔人能電。亦能雲。今日為烟。亦為露。作詩何必龍。五侯。理。履。且。隨。樵。牧。步。

贈王功曹

秋棘雖非鸞鳳。地蓮花池上。蛟龍戲。堪羨風流。刺。渡。孫。首。唱。霹。靂。功。帶。職。三。尺。寒。星。銀。燭。立。一。簾。秋。冰。冰。壑。墜。入。市。錢。翻。駭。鬼。神。臨。河。簪。筆。投。精。魅。海。中。孤。塊。打。波。瀾。增。握。其。符。如。使。符。著。臨。朝。落。地。鼓。稀。灑。灑。出。山。川。相。比。屋。歌。謠。和。昨。儘。當。途。舉。聞。騰。青。記。獄。簡。

詞清自鶴肥青松。對奕移翠。秦關自古多豪傑。吳市從來有仙吏。等閒。瀟瀟雙雙致。請以鞋言。賸鼓吹。

題壽書王弘山

此山松柏何森肅。知是太原之喬木。上有風雨。下。有龍。龍。猛獸為之伏。圖。壑。拳。巖。穿。地。腹。就。中。至。人。結。眉。眉。版。梁。溪。水。出。斜。垣。雲。殿。鐘。聲。度。幽。谷。曉。餐。霜。露。洗。肝。脾。夜。埽。松。枝。煮。蘆。蕈。撻。牙。之。牙。如。其。峯。浩。大。之。氣。如。其。瀑。兩。雄。如。其。霧。隱。豹。百。歲。如。其。淵。游。鹿。於。是。賓。客。驩。呼。奏。酒。酌。而。祝。王。人。猶。把。黃。庭。讀。

自山集

卷六

病齒

三日對書不能讀。支頤搖首雙閉目。半口無骨微覺。肉涎流於面下。及腹老大不好作。兒哭回聲強笑。吻。角。縮。欲。設。痛。喻。無。其。族。畧。似。鈍。斧。斲。濕。木。嗟。乎。此。牙。咬。菜。噉。豆。粥。世。間。殘。頤。學。不。熟。貴。人。名。士。呼。奴。僕。得。無。以。此。消。齒。福。所。以。齒。中。有。鬼。伏。

題壽陸封翁

鬢。寥。山。頭。肉。飛。仙。方。瞳。伏。骨。住。有。年。囊。頭。紫。絲。賸。紅。雪。杖。曳。綠。玉。凌。青。烟。天。風。獵。獵。海。霞。立。驚。獨。吹。向。耕。

花。人。知。有。列。真。騎。鳳。來。採。取。蒲。葦。點。茶。汁。紫。三。何。書。逍。遙。游。八。千。為。春。八。子。秋。借。閒。仙。家。真。火。候。一。觥。豚。望。是。丹。頭。不。信。但。看。珠。樹。鶴。政。集。蓬。萊。五。雲。閣。大。丹。化。為。汗。血。騰。餘。川。化。為。春。酒。酌。

擬寄

懸。榻。風。流。真。不。惡。左。典。銓。衡。右。典。鑰。萬。樹。桃。花。采。晉。唐。一。泓。藻。影。涵。伊。洛。至。尊。南。顧。越。王。城。度。支。自。領。煩。先。生。六。橋。魚。鳥。添。銜。者。半。壁。雲。霞。受。法。程。有。箇。菰。蘆。徐。孺。子。款。曲。寒。暄。無。片。紙。故。態。狂。奴。浪。得。憐。逢。人。問。

自山集

卷六

訊今何似

五言律

山樓雜述

柱。頰。一。巖。荒。鵲。衣。裘。病。裝。雲。驕。春。撲。浪。劍。怒。夜。啼。霜。密。雨。桐。栽。綠。殘。樓。柳。變。黃。未。經。抽。舊。怨。鄉。淚。已。千。行。

山房讀書

竹。欄。幽。曲。處。吾。膝。却。容。彎。注。硯。番。松。露。攤。書。點。石。斑。鳥。音。挑。曉。夢。悠。悠。色。弄。春。山。時。有。相。過。客。門。開。即。猜。關。

雜啼

烟煤四壁彫囚首獨支腰體倦思慘心煩怒嚇前
抽籬添藥火截曆補窓條夢裏秦淮水長呼欲墮橋

又

何物命頑皮干鞭不肯飛朋情消冷釜市眼賤儒衣
屑爲沉憂蝕眉因宿垢肥慣貧貧亦得未服是知希

又

烟日晚秋墟蒲塘曲抱廬招尤誰傲骨消福是奇書
葉捲蠶腰似桐高鶴膝如世氣刀割盡詩癖不曾除

又

飄蓬伏市傍清苦耐家常名理煨茶韻經綸灌蒔方
笑又如攬截穗臥似釵芒野鼠搏蟻生相看萬械忘

又

丈室葦條簾經年類蟄潛懶先喚櫛沐饑不問羹鹽
身病情癡減家貧詩料添吾生猶野葛痛噉反如甜

又

赤胸手時漢黃鬚落鬼顏卜居村郭半結習狷狂間
耻世神參護食詩句雜蠻草衣對秋見所欠一卷山

丙辰正月

懷昔流光換逢新壯事除雙童私述夢離姐互靜止
不用禽羶屋深村犬臥家平生厭從套不廢是榜仙

淮雲雪霽

澄暉豔林額踞展選神枝破黑餘烟突微青芥菜畦
鳥枝穿竹度人笠傍廬携擬賞逢誰吐中橋聽午雞

荷春

貪翠涉幽迂風鬆體不拘書酬花作氣雲暗雨餘鬚
眩菜蜂窺暖巡挑鳥性娛倦還蟠嫩草弄水聽吳歌

五月

卽山集

拳屋似禪關梅風染毳斑木蓬然滌暑蒲菽啖清閒
雨輟田歌出陂通水鳥還蟬魚時一觸狂走宿書聞

七夕

天上不知渠無求拙自如偶然鄰遺果且曝讀殘書
小冰涵秋興疎星斲夜庭人間惡狂事都似夢遊餘

懷世

積穽勇窺敵毋乃大疲哉巧骨奔能損虛名拜不來
中區賦所識刺短避相猜涇渭隨公有何須獨好

岸然屨取上一角界牆遮試草于倉幕公本秘酒家
獻諸胡自社園蘇頌烏紗落穆柴系裏關門笑吟牙

又

燈越榮有事雖守耻無能白蠹鹽消引青蚨血觸鷹
缺遊酣罵使聚舉訟搏僧苦雨淒風夜傍徨睡未曾

又

丈夫生倚命胡乃寄人籬有古方能客無媒不是師
違心脩體面伺色折腰肢滿為君平誤翻忘墜地時

又

不
一
不
一

酒杯揮意氣文字酸尖酸同社梯時輩通家影達官
機旋鄰竊詫札走僕爭誰風尚滔滔是何人獨醒看

又

蟬噪蚊聒穩蟬叫柳枝高天地長雙眼侯王總一毛
顧園田宅稠種仗父兄半莫怪漁家傲曾經出海濤

又

長岸洲纖趁蔭陰覆我廬編蒲平貼地枕閣側看書
惠雨清散草藥病伴菜茹冷如幼步寒園戲栗喚輸

亦自惱經其如長市城拙才疎體數開眼熟人情
年重生真態家酸托儉名仰頭千古意都付酒杯評

又

秋氣洗精神方窓竹樹隣情凝甘抱癯骨充耶言貧
驅筆擒新景橫書哭古人胃腸誰較得一片白如銀

又

偷影瘦沉沉悲秋日苦吟時危脩退步學老耐福心
擊鼓訛言雜衣冠士氣陰夜深彈劍匣斗際爆黃金

過俞君宜宅

山集

卷六

八

不認生前面心偏服趣人田廬三畝盡蕉竹一團神
門傍菟葵草鄉風學楚巾他時逢海外願與卜為鄰

涉江

水氣亘江天風颿逐隊編亂楊濃醞雨濕嶺熱烟
漁父蘆穿膝牛童鳥立肩只愁詩思濫小似上潮船

泊龍江驛

草市經秋闌蘆汀傍晚涼風聲奔嶺下月影散江長
由舍光通莽漁舟腥染楊不勞關吏問杯酒即行裝

奉次郡侯懷老師訪趙凡夫之作

箇裏誰家住前身支道林山童眠葉穩野鹿窺花深
半老寒玄石屏虛割碧岑不須松梵客巨坐即清音

卽事

風景秋冬際行藏儒釋間朝尋羨頌補夜檢酒經刪
幻夢扶癡骨游思話笑顏只因呵殿雜小不似深山

懷北郊

吾意欲逃禪時遭世法纏寒溫稽叔夜編管李青蓮
野寺三叉路卑衣九月天出門携策去詩意政蒼然

七言律

卽口集

卷六

元

登郡城望西山一帶

倦骨傷時眼半合偶攀城堞眺西嵐湖客濕採千鱗
屋樹尾晴搖數點風驛傳花衝水度烟幃遮柳眠
春酣年年白放韶光去償盡新詩債未堪

秋日雜興次韻

商風剪雨灑槐金時有微蟬嘯達林葉管半塵刪刺
口短屏頻鏡護頑心菰蒲不老如吞恨藜藿難降欲
獻歲四顧天垂圓似甕幾人呼透甕間音

又

病樹吞風墻巷陰掛衰照影似霜命半折牧馬蒙
語獨坐成仙作佛心星暗不光空罵詈曲歌無和欲
燒琴公平惟有高秋露滴到簷花點點金

送別陳聖苞師尊北上

人言直北是長安舟去登仙欲附難文如海雨菊如
吹滅初驚潮風聲寒顏惜別山山白熱血懸恩樹
樹一夢三年秋色裏獨憐失路立江干

送別侯學師歸里借計

寶馬嘶秋講樹寒可堪無翼得隨鞍負知一寸如霜

卽口集

卷六

三

碎怨別千秋似嶺盤還里湖光侵夜夢過江山色伴
晨餐菰蘆未識大邊否等取春風寄采看

雜興

麥雉呼風村雨餘柳條澹宕草窻虛晴離離穠綠鉤
帽曉寒澆蘭水觸書到憤地落知點鹿坐枯坐起和
溪魚葬常虞潘恨山第一覺酣酣兩腕舒

送吳司李內召北上

一顧黃金價可千月明亦到泣珠遊名流知己逢三
載佳話騎人賸七篇夢繞燕臺雖似蝶身隨驥足不

如報還欣順借 廷推意解報年來格外憐

又

立望江風飽去帆。天圍木杪萬山巉。漸聽鼓發波聲。細頻覺巾沾雨點。驛路晚霞通紫氣。離亭秋草青衫歌。思自耻無花筆。長博公餘笑啓緘。

自述

缺牆窩裏草簷低。白榻擲書門板西。數葉葫蘆涼散。眼一盆枸杞老生臍。殘碁獨布因迫劫。枯筆長慙爲。索題酸酸半村黃。日落自沽濁酒到前蹊。

又

囊無子母舌無咍。聚落藏家小小成。草履窓晴閑挂壁。蒲床夜雨夢談兵。狂謳劇本飛沉快。偶弄魚綸得失輕。自是時人奈不透。寬余作意傲公卿。

贈陳禹江

芳草江邊靜掩荆。筆床茶臼置從橫。北來爽氣雲穿窟。東望神仙浪蹴城。看竹往還長野寺。製書流散半門生。壯懷忽爾敲如意。午夜山童一覺驚。

又

才人風
一

葛相蕉求道。蒼蒼彈琴半畝白雲莊。深山方畧。龜。菊。同。學。交。游。馬。繫。楊。夜。註。殘。經。頻。提。火。畫。餽。餓。鶴。賢。謀。糧。孤。高。不。傍。時。人。腋。訖。著。額。間。赤。兩。行。

訪春書事

欲尋花信去尋遲。花上流鶯已占枝。三百金橋公。千。勒。十。千。酒。捧。美。人。卮。不。寒。簾。額。通。聲。福。可。隔。牆。頭。和。句。詩。世。上。風。流。詞。賦。久。俗。遊。春。夢。不。多。時。

水村卽事

牽舟路出水田鄉。水較田高尺五強。漁。爐。束。松。求。宿。

自山集

卷六

火里民。搥鼓。穿。崩。塘。鏡。磨。天。色。雲。生。寺。斗。大。人。家。樹。繞。場。記。取。風。軌。誰。快。事。急。流。碎。聽。枯。棹。悵。

自齋自題

三間屋剩一間空。泥補真如蟋蟀籠。爛壁糟團憑紙。護。矮。簷。漆。暗。賴。窓。通。軸。非。名。筆。姑。充。畫。鑪。取。燒。香。不。羨。銅。箇。趣。俗。人。難。與。道。自。題。詩。贈。自。誇。工。

試筆小

年來鬼氣繞詩臺。談柄都盧樹上蒼。屋。墻。過。於。表。夏。甫。女。殤。輸。却。蔡。中。郎。浮。名。未。抵。豬。苓。賤。宿。業。還。如。馬。

夢。仙小。曉。村。白。酒。翻。嫌。戶。大。不。成。狂。

野。然。四。顧。忽。吹。風。十。五。年。前。一。刺。通。名。姓。已。非。眉。目。
似。衣。冠。却。變。語。音。同。各。悲。往。事。君。幾。蚤。歷。問。前。程。我。
命。窮。畢。竟。厭。人。頭。髮。俗。粗。茶。無。碗。便。匆。匆。

雲。微。一。部。難。乘。瑞。吹。微。紅。塵。似。太。清。齒。髮。九。旬。搖。雪。
色。尺。刀。三。世。伴。書。聲。曾。謂。鶴。子。丹。先。化。記。弄。麟。雛。角。
已。成。為。報。扶。風。輿。漸。軟。不。煩。重。儼。作。陳。情。

自山集

卷六

三

壽王姑雲大司馬

黑。頭。公。領。白。尚。書。金。骨。仙。山。佩。玉。魚。貫。斗。文。章。成。脉。
望。挽。河。兵。帶。到。居。胥。山。莊。花。草。平。泉。似。畫。閣。動。名。博。
陸。如。見。洗。冊。砂。能。化。雉。總。錄。五。色。補。天。餘。

仙。我。披。纓。戴。冠。門。唐。門。聲。變。日。黃。昏。某。傭。欲。指。東。西。
慈。慈。母。相。慰。失。風。存。仙。俠。仙。遙。天。上。夢。蛟。螭。不。測。雲。
中。痕。倘。轉。惟。剩。年。前。事。冷。却。長。宵。屈。指。溫。
泰。前。香。燭。輝。煌。白。日。照。龍。麟。大。六。六。六。

開。將。生。計。逐。年。漸。盡。興。興。飄。蓬。海。一。帆。支。命。只。虛。肩。骨。
地。包。愁。還。仗。肚。皮。寬。寬。食。場。淡。笑。如。仙。寶。儼。板。可。更。換。
似。官。隨。意。吃。齋。清。坐。坐。不。妨。畧。被。世。尊。瞞。

感事

不。衫。不。履。一。開。身。弱。小。伴。狂。要。水。濱。逐。客。幸。無。秦。吏。
正。心。甘。學。宋。頭。巾。每。提。首。領。呼。知。已。肯。戴。鬚。眉。見。
要。公。等。莫。須。勞。腐。嚇。世。途。都。算。做。游。春。

微寄

十。年。慈。母。去。吳。兒。鶯。谷。重。遷。越。鳥。枝。東。壁。文。章。推。武。
庫。西。湖。財。賦。領。參。知。看。山。判。事。支。松。塵。飛。蓋。談。經。畫。

自山集

三

馬。無。惟。有。匣。琴。亡。賴。甚。還。將。流。水。混。鍾。期。

送趙威應師尊北上

雙。隻。白。鹿。夾。車。邊。入。計。爭。看。召。父。賢。事。見。生。風。餘。去。
路。香。焚。每。夜。到。朝。天。屏。題。肱。都。名。應。久。殿。唱。眉。班。立。
獨。先。惟。有。柳。榆。江。上。鬼。書。生。長。是。送。人。年。

贈王功曹

藍。田。一。片。紫。烟。南。播。作。曼。泥。霖。雨。甘。彩。棒。霜。威。搖。艷。
島。金。雞。月。色。洗。寒。潭。衙。開。槐。竹。鴉。啼。早。柳。蕭。蕭。蒲。大。

睡酣太史苦東來採訪經鉏隨口詠泉聲

五言絕句

過趙凡夫山居

橫抱山為枕半邀樹作家春風吹客至踏破一欄花

悼亡

去日花雙語歸時月獨啼寒衣燈焰下誰復剪窗西

又

脩然一弱裾造物何相寄地下不相憐殷勤道夫姓

題郡齋石

歸山集

卷六

五

誰新青霞采采毛蘇皆老怪若對米南宮險欲相答拜

又

一具玲瓏骨遺時未得偶不交天上機而醒人間酒

清明日哭印兒

生世方逾壯凋傷似暮齡點點泉下鬼大半是家丁

又

寧作焦芽穀無為丰死桐儂今哭黃口誰哭白頭儂

七言絕句

夜倚樓

樓有鳥聲 有海曉雲扶月如冰寸心多緒倚山

樓隨德手挽梧桐結

如瘦障光感永絲齊茅條尾挂烟枝蒸蒸遊夢在無

泊來親寒燈夜坐時

癸丑元月

男兒不得直又肩逢次春來逢次憐梅玉一瓶書一

束肅窓風雨之新年

春書

歸山集

卷六

五

護徑藁舍宿雨言數聲幽語伴幽人憐心莫道花如

緡白甘微風色已春

春郊

草花斑駁野田紅一角松菴裏曲通客醉不知山日

落剛嗟眠地罵飛驎

小題題畫星圖

畫將天與地星贈與仙翁號地行一歲展開看一

度同看主燕正如嬰

若看莫作壽星呼，此即君家行樂圖。試把丹青比長
頂，闕然堂下笑孫雛。

題曼倩圖壽人

嘗聞桃實歲三千，三度攀桃合幾年。武帝金柑尋覓
徧，不知當面有神仙。

春夢詞

半押漁樵半學禪，遊仙不夢已年年。情灰橫被春風
誘，飛出梅花帳外眠。

又

白山集

卷六

三

醉帶微愁懶帶癡，春魂蕩似暗絲無。端最恨風風
使，特地幫閒是夢時。

又

隔窓碎雨濕如魔，爲想爲因理若何。莫笑武陵人失
路，五更醒後勝無多。

又

歲華一片可憐春，撩亂芳情落紫塵。敬謝東風吹入
夢，可能吹夢入伊人。

又

玉茗集中佳話

晉中珍重意何如，語不侵私但起居。妾愛小詞卿
未臨，封漆注未行餘。

讀長恨傳

在天比翼地連枝，天子何難庇所私。痠殺玉真牽死
後，向人還說並肩時。

雜啼

那得不恨

十年淬血煉魚腸，不抵藍毫四五折。戰退拾歸鱗甲
碎，一枝松火叶寒蟬。

又

白山集

卷六

三

文字難分清濁漳，吳門風景足商量。拂鑪擦扇山
派割，片蒲簾煮腐湯。

又

豈花庭角剝霜橙，學道封侯念兩橫。紫馬青雲飛白
羽，腹中若箇有黃精。

又

木棉枝老葉敲風，蚱蜢條衣草尾翬。目送夕陽心四
達，却應答問誤鄰翁。

再夢李六

夢中相遇兩相歡許我前程十二分君是商人無面
舌不應做鬼獨虛文

七夕題趙碧雲校書

七月七日雨花吹淡乃支機坐許時天上相思今夜
丁人問今夜更相思

又

簷前花籠白臺巾香風飛落梁塵新秋偏體微傷
嗽手想荷杯眼屬人

又

酒光騰頰燭光闌曲罰無妨錄事官笑眼一招心飛
甚作提催板速郎乾

有感

護惜殘腸擺落愁不勝清涕觸天流去年只許牽衣
影即在今宵月下頭

乍晴戲占

春日臨頭簇簇新久違生面倍精神雖然還似三朝
婦纔欲窺人又畏人

贈瑞月

當時曾遇隔花鄰簾絲斜牽不敢濟今日帶人乘興
醉泥金雙帶恣即題

奉次邵侯陳老師訪趙凡夫之作

今天秋色蕩無涯誤入如登海上槎莫謂白雲無世
法日供詩料送山家

次陳師尊題美人圖一托腮一獨立

淚痕斜界倚頭思墮却鴛針手不知爲訝別覓如昨
日夜來還夢到江涯

又

小隄如山目似年釣簾隻立影齊肩恨人不比天邊
月猶許三更伴杜鵑

擬改題一絕

百花專寵盡推花葉奪花權獨有茶縱使當今多茶
澤何人得聞應候家

登山小偈

大佛登山兩不難行行坐坐且看看旁門也可隨緣
入不過多尋幾箇薄方便垂慈

毛孺初先生評選卽山集卷之六

沈君烈軼事

余蓋夙知要有沈君烈云意至妻得若而人落鬼中
晨夕堪與數矣居半年烏觀所謂君烈也者心竊怪
之一日君烈見過偶余別出留刺去余歸急走筆曰
冶生在妻如許時而猶未識君烈君烈亦猶未識冶
生此豈等閒事耶君烈毋他之冶生且至矣于是君
烈隨來落落穆穆益見眉宇之外譚說生平一如舊
粹顧嗣後君烈亦不數數見過也妻中名下故有社
不以余耄廢每覆其姓氏屬余射之至君烈文未嘗
自口集

卷五

不望而知爲君烈也君烈才故空羣而氣橫思奇瑕
處間或未除余輒乙其字句庶幾他山之石君烈弗
是也異日君烈試輒冠軍然其瑕處當事者亦往往
乙之畢竟求一字之易不可得夫當事之乙舉弗是
而謂是余乙乎哉甲子郡錄試試卷具先一日授獨
君烈卷未受詰朝余袖而寥覓之良久始遇君烈君
烈不以爲意如不得卷亦不以爲意也院試載冠
軍會州守乞養歸視象者期期不至距省試才數日
始克取文行君烈素喜涉江仍決英洲河而石尤爲

惡若更阻半日失期期矣君烈病痢忽劇匍匐終場
復報罷歸臥再月竟逝當是時薄少君姪七月矣關
百日而產一男遇君烈亡忌少君亦逝少君雅知書
能詩工楷君烈文成嘗爲之脫稿癸亥閏月之饒乙
丑夏始報可余遭致見其代君烈作領文要字莊不
勝惻然者久之因始稔君烈貧請之督學公助其喪
君烈雖善貧乎絕無貧言并無貧色故人罕知之家
門中至有疑其蓄者疑而無所跡則憾少君逝藐孤
道棄矣其友張天如挈而乳之先是余思所以承君
烈者獨遺文耳從吏社中諸君多方搜討苦散軼無

卷五

緒適嚴陵毛老師來撫吳其督學三吳時初拔君烈
冠軍者也問知君烈耗憐之甚則割俸土其骨一再
索其遺文遂有次第手譜次之復割俸命梓行于世
張殆生曰君烈畸人也也不更試牘似傲然媚心息矣
至關試卷似疎然競心平矣不願試期似迂然躁心
消矣郡邑諸公嬰討焉君烈送窮而君烈眷戀不舍
謝之彌堅其指趣大抵如此君烈爲畸人少君爲畸
人天如爲畸友撫公爲畸遇君烈諸懿徽自有傳不

具論論其與余交涉者抑為晦言

晉陵張三光治生父誤

卽山集附刻

婁東薄氏少君著

悼亡詩

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難問古今爭。哭君莫似秋風
怨。殘照猶疑錦帳紅。

上帝微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
少。劫取尼閻學道人。

憶昔逢君癸丑冬。誼如淮海與波翁。虹橋十二年前
事。今日回頭似夢中。

英雄七尺豈煙消。骨作山陵氣作潮。不朽君心一寸
鐵。何年出世剪天驕。

藿食蕉衣道骨癯。天翁毒手亦何須。雖然奪得文人
筆。龍奪文章半句無。

檢君詩篋理殘書。欲認籤題淚轉濡。忽聽扉聲窓外
至。回頭欲語却還非。

苦吟聯筆數莖。吟就欣然手自書。想為臨書逢客
至。至今和了半行餘。

筆成精墨墨成神。一半憐才一半真。文字漫傳當世

果然知已屬何人

環堵蕭然風雪紛一而久矣絕諸輩生平消福緣何

事惟有雄文遇采雲

獨上荒樓落日囑依然城市接寒雲恍疑廊下聞吟

果然天道忌才名一刻難留欲去程贏得箇中奇字

在據將千古與天爭

悲來結想十分痴每望翻然出柳期一滴幸傳身後

血今朝真是再生時

三十無兒君惘然却嬰偶過見猶憐今雖有子留君

兒幼應知未識予予從汝父莫躊躇今生汝父無由

見好卿他年讀父書

昔有懷憂齒未齧與君俱作彩雲消堂前學語幸衣

應好向泉臺伴寂寥

聞同孩幼話天真縱使非男也慰人臨去不能進一

見女來君已目無神

男兒結局賤浮名回首空嗟一未成遺得八節白

梧下寒窓護短簾隔紗猶似見支願去年此地床頭

正是同君夜話時

錢神墨吏鬼無訶苦執貧儒欲奈何一片紙錢都不

長吉遺文遭漏劫化書千載誤齊丘君今一字無遺

餘生何以答良朋遺稿先將副本勝一刻蘭書傳萬

不爐不扇幾更霜銳意應同百練鋼鐵硯未穿身已

知九泉何處用文章

半世心精苦繡成山河嶽伏筆尖平今朝來起懸高

落手猶聞嘆息聲

七戰金陵氣不降。可憐傑士殉寒窓。科名誤我今如此。蹶倒金山瀉大江。

廿載徒然六息功。怒飛未遂徙南風。泉盧擲下飛旋。久振寒呼來未是紅。

鶴程冠佩漸高寒。想見丰儀欲回艱。心似蓮花腸似雪。神如秋水氣如蘭。

遺孤向若叩生平。祇倩丹青想影形。似覩穀城山下石。提將圯老自關情。

即口集 悼亡詩

黃鶴悠悠去不歸。兒啼女喚向君歸。掉頭不顧同遺跡。萬仞懸崖撒手飛。

痛飲高談讀異文。回頭往事已如雲。他生縱有浮萍遇。政恐相逢不識君。

手運風斤開混沌。墨花開處剪鋒華。文心化作青松手。拂盡凡夫筆下塵。

濁世何爭頃刻光。人間真壽有文章。君文自可垂天壤。翻笑彭翁是夭亡。

木劫灰中一卷心。千秋石匣俟知音。世間耳目嬰兒

淺怕聽人彈霹靂琴

絕壁無緣剛五丁。不留一線與人行。君文幻似桃源路。只恐青山誤後生。

片石支扉敞閒牕。有時借酒解愁腸。閒來紙上尋知己。苦砌常留野鹿踪。

惜福持齋器不盈。清修何反促前程。冥途業鏡如相照。照出枯腸幾幾莖。

實學能從性地研。每千一介慎因緣。不貪物力為功德。直向源頭證聖賢。

即口集 悼亡詩

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寧有晤言期。情深欲化山頭石。切盡還愁石爛時。

苦節如君始合天。常疑唐子自稱賢。人間涉利無非業。縱賣青山亦業錢。

酒盃淘洗性情真。詠語能招莽漢嗔。慙爾機鋒多不應。只將鷗鳥待時人。

英雄回首卽長眠。手擲山河交與天。骨相不須麟閣畫。江聲岳色把神傳。

帶夢思君形影疑。一燈冷處想掀帷。生前幾許牽懷

事並集清宵不寐時

片冰心白日寒由他啼鬼狀千般相傳地府威儀

肅莫作新詩謔冥官

淮雲荒剝古城邊傷水人家附郭田君昔戲言當葬

地今當向此卜牛眠

也混承冠與世群孤神忽忽前高雲對君莫怪談鋒

少萬石洪鍾偶觸蚊

孤館秋聲疎雨過月明空夢眼如魔無端寒雁一聲

喚不是思君恨已多

即口集 韓公詩 六

冥鞠惟愁慧業深好除書癖與詩淫幽王廟簿旁孫

筆瞥見還應起獵心

君無殺業何至此靜裏思量得之知筆鋒盡處殺機

深七竅血流混沌灰

家計如君未足貪清泉滿釜不生塵穿厨野雀分餘

飯箇是君家闌席賓

半世交游半陸沉古人已灰博知心思君欲把黃金

鑄世上難求足色金

玄語凉心不可思令人欲擬拙言詩風吹天半峨嵋

下水人聞六月時

水次鱗居接青蕭渙喧米開晚來潮河不日暮得石

少猶望君歸過板橋

不如煙草竟消沈歸返遼東轉點心手歲歸和人世

既當年耆屬已無尋

神識今朝隔冥陽隨他業報不須忙君無多事求超

脚湯鑊蓮池捲戲場

竟裏醺雞世界寬蹄涔魚鱉掉迴欄天河收却長鯨

去恐把干江一吸乾

即口集 韓公詩 七

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

哭先離煩惱是便宜

馬遷作史遍游觀中國山川出彈丸君御長風游八

極文章眼界海天寬

半間塵鎖舊時閨壁上蝸留字畫餘想見夜深凄絕

處月來窓下伴殘書

何入參透舌根禪茄覓秋深老覺癯買得村醪原勝

冰粘寒落凍堤痕

既醒方知夢是迷此言亦是夢中詞黃梁腸覺成仙

劫。竟。還。非。出。夢。時。

英。骨。沉。沙。夜。吐。光。石。羊。盡。走。被。樵。傷。西。輪。不。返。千。年。

君。作。文。人。項。骨。強。知。名。不。屑。落。名。場。床。頭。壁。破。無。須。

鑿。倚。枕。看。書。就。月。光。饑。腸。寒。骨。儒。非。易。餽。面。遠。心。仕。更。難。地。上。有。身。無。放。

處。不。知。地。下。可。相。安。掃。葉。烹。泉。薪。水。優。拜。來。雅。眠。不。須。酬。自。嘲。殺。業。難。除。

盡。枯。時。為。刀。截。菜。頭。消。宵。一。夢。駭。重。逢。夢。裡。惟。愁。是。夢。中。急。把。承。裙。牽。握。

他。醒。來。依。舊。手。原。空。北。印。幽。恨。結。寒。雲。千。載。同。悲。豈。獨。君。焉。得。長。江。俱。化。

酒。將。來。澆。盡。古。今。墳。沉。沉。夜。壑。燃。幽。炸。塚。入。松。根。逼。寢。處。風。淒。月。苦。知。者。

誰。夜。與。山。前。石。人。語。衡。命。無。權。可。奈。何。身。宮。磨。竭。似。東。坡。羨。君。不。作。紅。塵。

夢。指。點。無。勞。春。夢。婆。莫。向。塵。埃。問。一。時。千。年。萬。里。弔。相。知。有。人。繫。馬。墳。前。

樹。半。揖。鞭。稍。哭。古。碑。

舌。碎。常。山。血。濺。泥。焚。于。頭。落。手。猶。提。寢。終。豈。是。男。兒。

事。應。怪。家。人。聒。耳。啼。跡。遍。名。山。苦。未。能。頑。身。脫。去。好。飛。行。昨。朝。蝶。化。莊。周。

重。今。日。莊。周。化。蝶。輕。長。門。賦。買。麝。頭。香。文。渴。詩。枯。自。引。鴛。筆。債。而。今。仍。謝。

絕。耻。為。人。作。嫁。衣。裳。何。人。不。是。夢。中。人。好。夢。榮。華。惡。夢。貧。若。是。酒。人。方。夢。

飲。阿。誰。呼。覺。未。沾。唇。方。君。與。古。漢。留。侯。意。氣。魁。梧。酌。度。乘。經。濟。未。舒。黃。石。

畧。形。神。先。伴。赤。松。游。萬。卷。縹。緲。擁。一。身。倚。來。為。枕。臥。為。茵。有。時。起。舞。敲。書。

案。笑。罵。悲。歌。叫。大。人。寧。為。才。鬼。咏。天。花。莫。作。頑。仙。吸。彩。霞。縱。是。弄。妻。能。竊。

藥。無。過。月。裡。作。蝦。蟬。知。名。未。肯。為。人。忙。白。水。青。鹽。自。侑。觴。長。日。夢。迴。慵。未。

起。失。迎。曾。有。鶴。登。堂。暮。掩。幽。缸。半。幅。陰。一。杯。作。別。酒。空。斟。明。朝。返。棹。吳。江。



ZW

21101000825040

通回首寒城淚滿襟
君聽哀詞意勿悲傷
辨弔撞亦何爲仙人一局滄桑
變百歲原同幾着基

自序

自序